

詩經恆解

晚年定本

奏爲故紳學行可風懇

恩宣付史館立傳以勵儒修恭摺仰祈

聖鑒事竊據四川在籍紳士翰林院編修伍肇齡胡峻庶吉士顏楷等呈稱已故國子監典簿劉沅四川雙流縣人生秉異姿幼承禮訓蜚聲黌序早登拔萃之科振藻藝林旋列賢書之薦道光六年選授湖北天門縣知縣不願外任改國子監典簿廉退本於性成孝行孚於鄉里裁成後進親炙者數千人著作等身手訂者百餘卷優游沐德純固葆眞念懿行之宜彰懼遺書之就失謹呈該故紳所著易書詩三禮春秋恆解暨四書恆解孝經直解古本大學質言史存等書共十一部計一百四十三

四川總督

張之洞



卷並開具事實清摺呈請具

奏前來臣覆查該故紳劉沅至性純厚內行篤誠編纂羣經歷
耄年而不倦楷模多士育英俊以成材允足標示夫儒風宜荷
褒揚之令典合無仰懇

天恩俯准將已故國子監典簿劉沅遺書事實

宣付史館立傳以勵潛修出自

鴻施逾格除將該故紳遺書事實清冊咨送

國史館查核外理合恭摺具陳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訓示謹

奏光緒三十一年十月二十四日奉

硃批著照所請該衙門知道欽此

中書科中書

臣

劉根文敬刊

國史館本傳

劉沅字止唐四川雙流人乾隆五十七年由拔貢中式舉人道光六年選授湖北天門縣知縣安貧樂道不願外任改國子監典簿尋乞假歸遂隱居教授博覽羣書過目不忘人咸服其淹洽兄濯嘉慶元年進士由庶吉士改工部主事屢書趣其北上沅曰顯揚之事兄已遂矣犬馬之養願得身任之母向氏邁疾困瘁沅求索醫藥不遠千里齋戒請禱朝夕弗遑母病尋愈其事親敬養兼隆克諭於道兄弟之間力行仁讓兄沒撫猶子如己出姪婦孀居無子急爲立嗣飲食教誨勞怨不辭宗族鄰里助其婚嫁喪葬者不一而足先是沅幼羸善病父汝欽精易學洞澈性理謂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

天實天啟聖人以明道化不僅在數術也伏羲主乾南坤北
文王主離南坎北卽先天後天所由分且連山首艮歸藏首
坤艮止坤藏之義卽大學止至善中庸致中和之學文王之
緝熙敬止成王之基命宥密胥不外此沅因仰承庭訓更求
存養之功內外交修久而知愚必明柔必強仁者壽大德必
壽聖人窮理盡性神通造化非若道流欺世之談也讀左氏
傳至劉子曰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稱其言至爲精
粹於四子書中極爲發明如以集義爲養氣之原斥修士爲
襲取以反身而誠欲仁仁至必有事焉勿忘勿助長等語爲
治心之本殊釋子之頑空又謂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
而皆中節謂之和積中以求和則可寡尤悔以底於純粹而

無欲且能知行合一以身教人故師取者多此理其解經盡
除門戶之見不苟異同務求當於經義乃至語氣抑揚之間
必悉昭合論史事如湯武放伐其先本自爲一國不過以小
事大並非以臣伐君夷齊叩馬不見經傳史記但因采軼詩
而記之然謂當取信於六藝則史公固不信此事故引孔子
求仁無怨之言以駁之其他所發明多類此又以老子書每
多誤解明瞿曇氏亦有人倫謂學者但學孔氏而釋道之眞
者卽不能出此範圍僞託者不得藉口以爲世害成都南郭
外漢昭烈祠墓傾圯沅鳩率修治因撰明良志畧闡蜀漢討
賊之義以正三國志之誤平日裁成後進循循善誘著弟子
籍者前後以千數成進士登賢書者百餘人明經貢士三百

餘人薰沐善良得爲孝子悌弟賢名播鄉閭者指不勝屈咸豐中侯官林鴻年爲雲南布政使至蜀得沅書讀之驚喜求問時沅已死因受業於沅弟子內閣中書劉芬盡購其書去及罷官歸遂以其學轉相傳習閩人稱沅爲川西夫子云所著書有周易恆解六卷詩經恆解六卷書經恆解六卷周官恆解四卷儀禮恆解四卷禮記恆解十卷春秋恆解八卷四書恆解十卷大學古本質言一卷孝經直解一卷史存十六卷槐軒文集四卷詩集二卷約言一卷拾餘四種二卷又有蒙訓豫誠堂家訓保身立命要言下學梯航子問又問俗言等篇皆言顯理微足資啟發咸豐五年卒年八十有八沅先無子六十後連舉八男皆能傳其學長子崧雲咸豐二年舉

人沅是科重宴鹿鳴儒者榮之椅文拔貢小京官同治庚午
舉人桂文光緒丁丑進士歷官編修御史梧州府知府棟文
順慶府訓導棋文櫟文生員孫咸榮拔貢咸煥舉人咸耀咸
燁俱生員

詩經恆解序

人性皆善而有不善者情爲之也情動於中有感必應人以爲性之爲不知其爲心之爲也人心道心皆心而理欲何以分途氣質所稟原於天地父母者不同而純雜判矣薄而濁則人心勝厚而清則道心多聖王以禮範民身以樂和民情鐘鼓管絃羽籥咸以自然之節而動其天良使夫偏駮歸於中和亦惟一己之性情卽天地之性情故能和神人而格上下也詩者聲音之文本於五性而毗於陰陽所感者殊故其言異而所言者切故其反覆流連不能自己然違於則者固不少矣聖人以爲此天地自然之音響而人心淑慝之明徵爰諧以器數用其精微播之詠歌布於鄉國導以天籟之宜而將其纏綿之致詩之爲

教者大黃炎以來歌謠不乏而世遠希傳文武周公陶淑天下
之人心範以中和之正道自朝廟鄉黨以及閭門莫不有禮樂
卽莫不有聲詩而其陳諸太史採諸輶軒者則又所以察民風
而行黜陟也威福可以厲眾而不能禁輿誦之謳吟刑政可以
僞爲而不能閤民心之美刺詩與王跡相維爲其下之風俗上
之得失所由驗也周衰禮樂崩壞風雅淪夷夫子慮其乖秉彝
而失中正故刪詩三百蔽以無邪蓋自二南豳雅而外其詩皆
不過當時之詞而自子釐訂則無往非聖人之教也歷代諸儒
發明傳註不爲無功然其不達聖人之意流爲世俗之譚者抑
又夥矣夫風雅之文通乎天地而哀樂之過失爲淫哇不有以
正之則詩之道日博而詩之義遂亡愚故不辭冒昧集眾說而

折衷焉凡所疑信一以聖人爲依非敢謂毫髮無遺聊以補前
人所未備名曰恆解亦以人心之公理而非有所穿鑿矯勉爲
云

嘉慶十年歲在乙丑仲春廣都劉沅識

凡例

一夫子刪詩之說歐陽公謂篇刪其章章刪其句句刪其字是也然亦有全篇不錄者今既就本文訓詁凡諸逸詩概不取以自亂其說

一虞書言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以之教胥則欲其直而溫寬而栗剛無虐簡無傲推之於和神人儀鳳羽義蘊功效盡矣夫子論詩曰思無邪孟子曰以意逆志是爲得之蓋非正其思無以得其義不得其義則所逆之志必戾古人而欲其有益身心通乎造化必有不能故今所釋一本孔孟爲歸而不敢以風流靡曼之意稍參入焉

一齊魯韓詩漢初各有傳授嗣毛傳出而諸家廢然其義時有

可取今兼採之至如子貢詩傳申培詩說或以爲明豐坊僞作然亦有可採閒取用之要以不謬於聖人爲主初無成心也

一大序小序本一朱子分詩者志之所之也至詩之至也止爲大序自關雎后如之德至關雎之義也爲小序毛公鄭康成梁昭明輩謂爲子夏作至程子竟謂大序文似繫辭其義非子夏所能言則推尊太過程大昌謂爲衛宏作今按其詞義純雜不一大抵源於子夏而後儒增益之卽大序亦非盡子夏之言也至小序則多失詩意今取其合聖人之義者存之他不盡錄

一變風變雅之說聖人未嘗言始於大序朱子亦謂經無明文

今姑如序說蓋亦疑之矣愚按大序言風之義是已謂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謂之雅雅者正也政有大小故有小雅大雅則不得其解故今不從其說

一詩者樂之章也然朱子云方其詩也未有歌也及其歌也未有樂也以聲依永以律和聲則樂乃爲詩而作非詩爲樂而作其說得矣今古樂已亡而詩之詞義美惡勸懲昭然見聖王之遺民心之正雖列國之作經吾子刪定皆有義類可尋非復從前之比故太史公謂詩三百五篇夫子皆弦歌之以求合於韶武此聖人救世救民之本志也故得乎詩之意卽通乎樂之情而一切曲說可以不辨

一人心之正本乎天地惟聖人德合天地故以一人之性情

萬物之性情而詩歌聲樂可以孚於幽顯後世禮樂不興則所謂中和之則人身固莫得其道而比器數以求中聲考察愈精其失彌甚故今但存聖人之意以俟將來而聲樂之所以與詩條貫者闕焉以非文字所能宣也

一詩韻以協音律最爲緊要然古字未有反切魏孫炎始作反切其源實出於西域梵學自聲韻日盛宋周彥倫作四聲切韻梁沈約又撰四聲譜繼是若夏侯該孫愐等韻書之作韻學紛然矣朱子集傳用吳才老韻然按之本文多有不合議者頗多夫聲韻本身自然之天籟聲成文謂之音然五方風土不同音遂各異又時代更嬗卽目前名物稱謂迥殊而音亦弗侔故古人之詩與今韻大別好學者博考先秦諸書

比類以求其合如陳氏第顧炎武考正古音多所發明然亦不盡合也今擇其可從者著於篇

一詩之義類經夫子刪定博大精深固不待言而文法之妙音節之高亦萬非後世所能彷彿今因詁解正義竝於簡端贅以評語雖一人之愚見然鄙意竊欲人涵泳義理得其性情庶有益於身心而不徒爲文字之助也

一詩註自毛傳鄭箋孔疏而外莫著於朱子之集傳其他傳解四庫全書所收已一百四十餘家各有發明義不盡允今取其不謬聖人者其他辨說不能悉舉學者細玩本註自得諸家是未免滋訟矣

一夫子言多識鳥獸草木之名詩人取興比類意義全在於斯

舊說多強今悉考證諸書參以聞見求其與正旨相合故寧
詳毋略寧異於前人不致晦聖人之意

一我

朝

欽定傳說彙纂

折衷集是書之大成實多所謹遵焉至如嗜古窮經之士尤必
多所著述耳目所隘不能備收尙冀匡所未逮幸甚

止唐劉沅志

詩經恆解卷之一 晚年定本

雙流劉 沅輯註

同門諸子參校

國風一

言又足感之國民俗歌謠曰風謂其感於上而為風俗其

行乎勸懲周衰王政不行諸侯悖亂夫子乃推明先王政化之意又約取列國歌謠刪存如左而此卷則國風之第一篇

周南一之一

古公亶父遷岐居周原因號國曰周而文王

之地以宣教化其後武王有天下國仍號周周公相成王作禮樂采文王時風謠以其所作之地分繫二公別之曰

周南召南南國名其地皆古南國地

關關雎鳩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興而比也關關雎鳩雄雌

首二句咏歎雎鳩之閒肅不可妄干已將后妃全身寫出故三句只以窈窕二

常在水中食魚其居各有界域非其配者聞聲則鬪故毛傳曰摯而有別窈窕幽靜之意淑好皆善也逑匹也河北方流水之通名洲水中地淑女后妃妃氏君子文王也言關關之雎鳩其性鷺烈不妄配偶在河之洲可望而不可即此窈窕之淑女德

字一點而歎其為君子好遠筆意深妙至矣

二三章只就苡菜比義初焉求之切而不得其道繼焉順其道而求之乃得于是以薦于神明化于天下許多意義一二字括之而反復抑揚亦復無極

性貞閒不可以非禮也參差苡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

求之不得寤寐思服古音逼悠哉悠哉輾轉反側興也苡接余

故曰菜服事悠長輾轉反側臥不安席承上言非淑女無以配君子而求之不易蓋一毫非禮淑女不就也彼苡菜止在水中

而左右流之不能遽獲淑女宛在目前而寤寐懷思不可苟求蓋六禮之事稍有不備皆為所拒且淑女必擇賢夫雖以文王

之聖其始尚徘徊審慎而不遽許字也大雅曰在參差苡菜左

右采古音之窈窕淑女琴瑟友古音之參差苡菜左右采之窈

窕淑女鐘鼓樂五教之興而比也采慎而擇之苡菜左右采之

當以禮彼參差之苡菜必左右慎擇而取此窈窕之淑女當琴瑟中正而諧迤乎既得則君子正位乎外淑女正位乎內上承

宗廟下育兆人其道備矣故參差之苡菜珍重而熟以薦於神明此窈窕之淑女愛敬而好合成家鐘鼓樂之如鐘與鼓之相

需而和以此相好中相之意既溢於家庭而聲聞遂暨於四國矣

關雎三章一章章四句二章章八句

文王得聖女姬氏以爲妃宮人喜之而作

此詩○蓋夫婦人倫之本萬化之原聖帝明王正身齊家此爲先務妣氏擇有德而後字文王擇有德以爲妣此周家王業之基也宮人先美其匹偶之宜而追敘其未得之思乃詳其已得之樂蓋自太王王季至於文王化洽閨門宮人亦知大義如此故其詞意皆惓惓於慕德而不及乎私昵周公制作以此爲房中之樂而用之鄉國天下孔子曰樂而不淫哀而不傷蓋中正和平莫逾於此也

附解周南召南或以爲因分陝之後以詩繫之或以爲文王分二公采邑然文固紂臣事以小心必不以采地私其子分陝之說出於公羊在武王得天下後且陝爲漢宏農其地居二京之中二南之詩與地多不相合愚以爲商時岐豐荒遠其地半淪於夷太王遷岐已是拔山通道王季德化漸闢戎狄歸心故殷命爲西伯以統諸戎至文王而德政日新諸侯益附故命周召二公巡行安輯以宣政治暨後周公制作以當

日之風謠核諸地里分而隸之亦不過簡篇彙敘非公自敘其績竝召公而誇載之也後人溯王治之所由隆則本諸二公以見其烈當日不然夫子因之亦無深意而序云周南王者之風故繫之周公召南諸侯之風故繫之召公夫諸侯之風皆天子之風也而文王時紂爲天子文一諸侯二南所詠皆文德所漸被其大權固猶是紂秉也文豈改制而更爲哉卽周公以二南爲化始亦祇謂文考修身齊家王業所基曷嘗於二南或分優劣至雖鳩俗名魚鳩其居水次各分界限不相陵越如或犯界必死鬪不休羅者爲其聲以致之卽至配偶不亂以聲相和如君子之夫婦敬而有別故特取興於關關所居有定如正內正外之義故取興於在河之洲琴瑟

和平靜正喻夫婦以德相悅不徒情昵鐘鼓和鳴聲大而遠
喻夫婦諧和家道修而教化遠蓋詩人取義至為深遠舊說
太覺囫圇又詩傳疑義甚多今直據本文解之諸家聚訟不
能悉辨後皆放此

咏葛之美次
句插入黃鳥

葛之覃兮施于中谷

顧氏曰谷與木協為隔句韻下放此

維葉萋萋黃鳥于飛集

飛鳴便覺春
光滿目音韻

于灌木其鳴喈

音喈

賦也覃長施延萋萋盛也黃鳥鵲也

鵲鳴

葩流味之無
極次章實紱

言葛已繁盛而鳥復飛鳴應時感物勤工不暇逸也

葛之覃兮施于中谷維葉莫莫

模入聲

治葛之事而
義在無數二

是刈是穫為絺為綌

區入聲

服之無數

音約賦也莫莫茂密下垂刈割穫煮也精曰絺粗曰

字
三章紱勤婦

綌數厭也繼言治葛為布而服之不厭重物力而貴質素也

言告師氏言告言歸薄汚我私

職而重親師
其他可概

薄汙我衣害汙害否歸寧父母

音米○古人之詩動以天籟或一句韻或二句或三四句非如

今人限以律法此章其概也顧氏謂古人無平上去入通為一音亦是○賦也師女師薄語辭治汙曰汙濯淨曰汙私燕服衣

禮服害何寧安也終言服之無數之事
歸寧父母以執婦道爲孝敬可以寧矣

葛覃三章章六句

后妃既成絺綌而賦之○其事則勤儉
恭謹其言則溫厚從容窈窕淑女此其

明徵而凡正內
之道概諸此矣

采采卷耳不盈頃筐嗟我懷人寘彼周行

比而賦也采采非一
采卷耳卽蒼耳頃歛

祇就采耳狀
其憂念而正
意在隱躍之
閒

也筐竹器不盈筐喻賢才之少人賢人周行大道蓋時方衰亂
后妃思得賢人以襄治因言采卷耳而不盈筐非不欲盈因懷

人之故是以倦采 陟彼崔嵬我馬虺隤我姑酌彼金罍維以不
而寘彼周行也

永懷 同○比也陟升崔嵬高貌虺隤馬罷貌金罍酒器世亂而
無賢以治猶道遠而無馬以前姑酌罍以解憂庶不至於

永懷實則 陟彼高岡我馬玄黃我姑酌彼兕觥 音維以不永傷
懷之至也

此也高岡則更險於崔嵬玄馬黃病之至矣不惟懷而 陟彼砠
且傷非兕觥所能解也兕角爲兕爵其狀鱗鱗故曰觥 陟彼砠

矣我馬瘠矣我僕痡矣云何吁矣 比也土戴石曰砠瘠痛皆病
也云何猶如何吁歎砠則小

於崔嵬高岡乃陟之而馬僕皆病則無
可任矣其吁當何如也耶蓋憂之深也

二三章乃承
出時衰之意
山險而馬驚
病憂非酒可
解也姑酌之
以求免憂實
不能免此懷
人之故也而
文情則波折
至矣
卡章結出無

可解憂則懷
人而忘采耳
自不容已四
矣字憂世憂
民之心至矣

卷耳四章章四句

后妃憫時思賢也○當紂昏亂文王忠勤於外后妃襄治於內是夫婦所以正

而王化所由興其因采物起興者婦人無外事而憂世憂民之心則賢如聖主所同也故曰永懷永傷亦自言其憂傷之誠而不及乎設施之實猶夫地道無成之義然反復流連忠主庇民之意於是爲至焉

附解序說以爲后妃輔佐君子求賢審官知臣下之勤勞朝夕

思念至於憂勤其說始於左氏自漢唐以下俱從之然詞義

不甚融洽朱子謂爲思文王以婦人不預外事也然后妃固

有聖德當紂無道民遭塗炭文王忠主衛民如必有同心者

卷耳之采固婦人之職故因以託興言已修職之餘一念及

於時政無心采采又託登山陟險以明無補之難蓋其憂民

雖至而詞不越乎已職之常且託喻以言未嘗徑直前章見

如之克修內職此章見如之有志斯民所以爲賢而文王修

齊之化所自起必如舊云所失為不少矣

南有樛木葛藟纍之樂只君子福履綏之

比而賦也木下曲曰樛而葛之拳腫者喻

親附以此喻

妾眾才質不一也纍繫也只猶是也君子謂文王以德踐福故曰福履綏安也木下垂而葛藟援之比后妃逮下而眾妾附之

該卻許多情

以是德內相君子實能履福而安故曰綏之也南有樛木葛藟荒之樂只君子福履將

事在內纍荒

之此而賦也荒蔽覆將扶助葛藟附木而蔽覆猶眾妾受恩南而為妃之助鄒氏泉曰思若或啟之行若或翼之是也

無已綏將成

有樛木葛藟縈之樂只君子福履成之比而賦也縈久纏繞也

深數之字反

復流連情餘久而不解比福履久而益全也

於詞須句句

樛木三章章四句后妃能逮下而眾妾頌之也○易之睽次家人曰二女同居其志不同行故妒

味

忌者多妾不怨則畏也后妃以德輔文王而眾妾皆樂其德沐其仁以為君子之實履諸福皆自為也故其詞反復

而深願如此

祗就螽斯反

螽斯羽詵詵兮宜爾子孫振音振兮比也螽蝗屬子母喜羣飛詵詵眾多貌爾謂螽斯斯

情狀而后如齊家之政禮肅而情洽皆在其中非徒咏子孫眾多也凡兮字皆咏歎不盡之詞

此也即其羽以見其柔和也振振奮動貌言螽斯羽薨薨今宜爾子孫繩繩兮比也薨薨羣飛隱隱有聲也繩繩不絕言其飛鳴和應而不相離宜子孫繼續而相親厚螽斯羽揖揖兮宜爾子孫蟄蟄兮比也揖揖聚而有序之意蟄蟄盤聚也言其會聚而有次序宜子孫伏藏蟄聚而不侵陵

螽斯三章章四句

美后妃不妒而子孫眾多也○血氣之物皆有情欲妒爭由是以興螽斯不然

故以美后妃而言其有是德宜有是福說說初動薨薨連飛蟄蟄伏聚一門之內繁衍雍睦如見之矣

附解振振舊訓仁厚以麟趾章故也然記曰蟄蟲始振周頌曰

振振鷺鷺于飛音有平仄而義皆振動奮飛此章始言其振

振奮動繼言其飛鳴之聲終言其伏聚之狀皆就螽斯說未

明指后妃只詠其眾多和睦而仁厚意自在內蓋家庭之內

雍睦尙已然必禮法修明眾職皆舉振振則眾職効勤薨薨

則眾情協應蟄蟄則眾志安靜祇此數字而后妃齊家之治
無不盡美可見螽斯蝗屬其類甚多此則指大青蚱蜢而言
大學之教身修矣而齊家又以五辟言之蓋居家無權位較
治平尤難齊家之道以正內正外爲本夫婦之德不齊求正
家不得也此書自關雎至此章皆后妃之詩不言文王妻統
於夫而妻苟不德惟恃夫綱化之非易言也孔子故序此以
見周德所由興而求賢婦必於初婚故關雎居首後儒第知
婦人不可干政而不知輔治必賴賢妻古人正身以正人起
於閨門衽席之間後人法令以相繩止嚴內外權勢之介其
講求治術者不同故其解經亦異於聖人之意如此

齊家必始於
婦人而女子

桃之夭夭灼灼其華

音敷

之子于歸宜其室家

音姑

○比而興也
桃夭婚時以華貌

于歸恆在韶
年安得遽有
齊家之德文
王后妃德修
而教備之子
韶年如桃夭
之美而即信
其宜家詳悉
言之無不宜
而其德之無
不美可見意
義周而風韻
嫣然誠工於
賦矣
美其才德祇
肅肅趙趙四
字而千城好
仇腹心以漸
而深極美之
亦極流連之
矣

喻其婦容也婦人謂嫁曰歸宜和順相安宜其室家宜其一室
之家正位乎內外言其足以端本正倫自初婚而已信之也

桃之夭夭有蕢其實之子于歸宜其家室

比而興也蕢實盛大貌喻婦德也家室一

家所有之室兄弟桃之夭夭其葉蓁蓁之子于歸宜其家人而

興也蓁蓁葉盛貌喻婦功婦言之屬家人一家之人
言其無所不備盡一家而宜之如桃葉蓁蓁齊茂也

桃夭三章章四句

桃夭化行於國也○治國在齊其家文
王后妃修身齊家以及於國而國人皆

各有以齊其家故其詩如此夫婦正位而後家齊即之子
于歸信之其所感深矣華實葉以次而榮一家之人亦以

漸而及中該許多德教在
內勿但以爲詩家換字法

肅肅兔置

置與韻極之丁城韻丁起起武夫公侯千城

賦也肅肅嚴整意置

苦也丁丁極杙聲趙趙武貌千盾千城皆所以捍外衛內施置
易紊而肅肅則敬爲之也先聞其聲後見其人詩倒言之而美

其可爲肅肅兔置施于中達起起武夫公侯好仇

渠之反○賦也達九達之

道中達衝會之所仇匹也稠人廣眾不改其度肅肅兔置施于
所養深矣故可爲公侯之善匹而與圖國政

中林起武夫公侯腹心

賦也中林邃密之所幽僻之地不弛其敬其功密矣故可為公侯腹心

兔置三章章四句

美周才之多而即兔置者以言其概也蓋古者農與兵合文武兼修兔置田

獵之事也而其入嚴毅有度不改其常故詩人即其所事而狀其內外之莊嚴是干城腹心之寄也抑此詩也其必

有所指乎墨子書云文王舉閔天泰顛於置網之中授之政而西土服金仁山以為此詩即是詩傳亦云文王得良

臣於野而詩人美之蓋均不為無見矣

采采芣苢薄言采之采采芣苢薄言有

音之賦也芣苢車前也宜子故婦人采之

薄言聊為之無成見也采始求之有始得之朱子曰化行俗美家室和平婦人無事相與采此黃佐曰門庭之內幸無係累機

杼之外尚有餘閒是也采采芣苢薄言掇之采采芣苢薄言捋之

賦也掇捋也

取也采采芣苢薄言結之采采芣苢薄言禩之

賦也結貯於衣而執其衽禩貯益多

而拔其衽於帶間

此一幅太平景物圖也采采二字一字一字緩讀一化日藉采芣苢以消遣或如此采或如彼采細寫出雜沓和樂景象其味無窮

采芣三章章四句

文王德化翔洽婦人采芣苢以相樂而賦之○蓋民相與遊熙皞而不知故第

詳采物情狀而行歌共適洋溢太和若
身親焉陸氏以爲天下之至文是也

喬木似可休
而不可休游

南有喬木不可休息

韓詩作思

漢有游女不可求思漢之廣矣不可

女似可玩而
不可玩承言

泳

羊向反

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

興而比也竦直無枝曰喬思語詞漢水出今漢中府至湖北漢

其德量之宏
深見於外者

陽府入江潛行涉水曰泳方杼也文王之化被於江漢卽出游之女而見其端嚴謹禮不可妄求則男女室家之正可以知矣

本乎內也
二三章乃言

翹翹錯薪言刈其楚之子于歸言秣其馬

音姥

漢之廣矣不可泳

己慕德之誠
如此游女誠

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

興而比也翹翹秀茁貌錯雜也楚木名荆屬之子游女秣飼也楚特出於錯薪

特出之英苟
求偶者得之

之內興之子獨立風塵之表于歸爲之秣馬敬慕之至也末又申言其德量之宏秉禮莊嚴令人敬畏之故翹翹錯

實爲修身齊
家者之大幸

薪言刈其萁之子于歸言秣其駒漢之廣矣不可泳思江之永

己雖爲之秣
馬亦所願焉

矣不可方思

興而比也萁蒿也蒿小於楚駒小於馬蓋游女非一降而求之同此貞潔不可妄干以致流連之意

而復歎其宏
深不可測度

漢廣三章章八句

卽游女以美文王之化也○修身齊家始於婦人游女者漢南之俗其方嚴謹

即慕德亦私
願而已

度見於容貌舉止之間詩人故歎美之而言其如江永漢廣不可淺窺其在家可想矣非謂己欲求之而不可狎亦

非謂王化獨見於婦人而男子不與焉

附解喬木喻其方正不可求非欲求而不可乃言其嚴正之氣流露於容止之間不可以其爲游女而狎之江永漢廣又歎其方正之中更自含宏其平日沐浴君子之化而修齊有功益可想也求薪刈楚喻其獨立風塵之表蓋游女之中又有其更賢者願言秣馬極明其愛敬之誠焉然愛慕之者謂其有德而非禮則不可一毫干也故又以江漢比之萋小於楚興游女之次者而亦同斯度也是以再四流連也或乃曰非復前日可求旣以詞害意且女已貞潔而男尙慕色文王之化安在哉又謂漢廣汝墳皆說婦人只是偶然有此詩說得一邊耳盍思女之難化勝於男婦女如此則男子可知且女

夫婦久別而相思人情也然非明大義者不能以禮節情此詩先敘相思及相見而慰勉以忠義其賢如此則文王之化可知矣

居閨閣何由詠歌卽出游者而見其悉賢皆文章加一倍寫

法詩所以爲善言德行也

遵彼汝墳伐其條枚未見君子惄如調飢

賦也汝水名墳大防也枚曰條幹曰枝惄

飢意大夫行役而歸其妻追敘未見之時思其勞而憂之甚也

遵彼汝墳伐其條肄旣見君子

不我遐棄

賦也斬而復生曰肄又伐其肄則旣歸而不至於終別

魴魚鱣尾王室如

燬雖則如燬父母孔邇

比也魴魚名鱣也鱣赤色魚勞則尾赤王室內也燬父母文王邇近也言其

勞甚而慰以王室雖虐文王可恃蓋文率商民以事紂雖婦人亦知大義而勉其夫以効忠也

汝墳三章章四句

舊說文王化行汝墳之國婦人能問其君子而勉之以正也○紂至無道非所

役而役之婦人念其夫之勞而勉之以義蓋文王忠於殷而率其叛人以事之至於感文之仁不敢貳紂所以爲德之至也

附解汝水出汝州天息山經蔡潁入淮而孟子曰決汝漢而注

之江先儒以為誤記然此詩經夫子刪定次於江漢之什而其詞曰父母孔邇則非河南之汝去岐數千里者矣意別有所謂汝者而非汝州之汝故禹得以決之入江歟聖賢之所以為聖賢以其言為可經若孟子不察其實而妄云不足以為孟子若記者誤記不應汝漢連文蓋水道遷徙不常古今異蹟而名稱亦異不可以後世之籍疑之矣愚於孟子恆解詳之

麟之趾振振公子于嗟麟兮興也麟也麟瑞獸王者至仁則出趾足也麟之足不踐生草不履生蟲振

振仁厚而有為貌言文王仁厚故其子亦仁厚而才可有為又

歎曰是乃麟也何必麋身牛尾而馬蹏乃為麟哉○顧氏炎武

曰古人之詩言盡而意長歌止而聲不絕麟之定振振公姓于

嗟麟兮

興也定本作題額也麟額

麟之角

古音

振振公族于嗟

以麟喻德而第卽趾定角言該其一身威儀矣正寫公子只振振二字蓋仁厚而無才亦末矣末句卽人

卽物其意味
無窮

麟兮

興也麟一角其端有肉不以觸物公孫之子以王父字爲氏因以爲族故曰公族

麟之趾三章章三句

序以爲關雎之應蓋文王后妃德盛而太和鍾焉子孫宗族莫不仁厚詩

人故言是卽麟瑞而卜周之必大也夫子序此又以示物瑞不如人瑞而勉人修齊以致治其意深矣

周南之國十一篇三十四章一百五十九句

召南一之二

召地名水經注雍水東逕邵亭南亭故召公采邑京相璠曰亭在周城南五十里而括地

志謂在岐山縣西南十里蘇氏以爲文王治周所以交於諸侯者屬之召公引大雅昔先王受命有如召公曰辟國百里言其治外也愚謂此說非是文王未兼并天下特因諸侯來歸故命召公理之二南之繫周召以二公分布德化舉以該全詩也至晉書地道記河東郡垣縣有召亭通典又曰河南府王屋縣有召公邑則武王分陝之後徙居之地非召南之召也

維鵲有巢維鳩居之

之子于歸百兩御之

魚據之興也鵲善爲巢鳩拙於巢

美諸侯得賢妃而故抑揚其詞鵲巢鳩居非其所有

每居鵲之成巢之子諸侯夫人也一車兩輪故一車曰兩御迎也鵲有巢而鳩居諸侯有德而夫人歸之自然之福澤德與德

也賢女適賢
侯豈類是哉
甚言諸侯之
德不期而得
佳耦與關雎
用意各別也

相招也維鵲有巢維鳩方之之于歸百兩將之興也方據也據而為主進於居
矣將送也上卿維鵲有巢維鳩盈之之子于歸百兩成之興也盈之
以盛禮送之
媵姪眾也成
婚禮成也

鵲巢三章章四句

諸侯被文王之化亦知修身擇配以齊其家故詩人於其始至而欣幸之○益

德與德相感而佳耦以成惟之子能賢故賢侯禮聘之而富貴福澤皆其所固有也喜之深而故為不意之詞又豔

羨之意餘於言外矣

于以采蘩于沼于汙于以用之公侯之事

事音始○賦也蘩白蒿春始生秋香美可

為菹沼池汙渚采蘩於此就潔事祀于以采蘩于澗之中于以

用之公侯之宮

賦也山夾水曰澗宮廟也

被之僮僮夙夜在公被之祁祁薄

言還歸

賦也被髮髫所謂次也僮僮竦敬貌祁祁舒遲貌詩人遠望即被而見容體未祭則僮僮趨事祭則祁祁安詳

也

上章美諸侯之德足以致佳耦此章美之子之賢足以助內治此周公所作孔子所定次二章相足之義其細寫夫人勤婦職修德

儀委曲詳盡
咏歎洋溢之
至

采芣三章章四句

美諸侯夫人之賢而卽祭事以明之○事莫重於祭事而夫人勤職肅敬襄事

則所以助理者可知故敘其采芣之勤且潔而申言其用以該平日末則美其威儀而凡誠敬之德亦可推矣

附解夫人之職甚多卽承祭以言則奉宗廟而理陰教他可類推祭祀之禮亦不一卽采芣一節見其勤潔恭儉而凡盡禮皆可想公侯之事言君事卽夫人之事公侯之宮則宗廟神靈於焉攸屬其事益嚴其當得賢助襄事何如末美其儀容以想其在中不就祭時說而就未祭已祭說蓋未事如恐不克享於神明已事幸其免於罪戾則方祭時可想其不言一切容貌而第就被言蓋遠望而卽知其儀一心結之狀皆詩人善於著筆虛處傳神加倍寫法也讀前二章如見夫人盤桓於山曲水涯讀末一章如見其往來於雝宮肅廟閒真文

賢才應運而
思興猶時物
感時而思奮
未見而憂既
見而喜其好
賢之誠何如
凡聖君必得
賢配非但修
內職而亦以
助德化正此
義也其詞顯
不如卷耳之
曲蓋文王處
憂讒之時諸
侯則承文王
之化正而易
見也

章勝境也前人采蘩爲蠶事之說支離不可從

嘒嘒草蟲趯趯阜螽未見君子憂心忡忡亦既見止亦既覯止

我心則降

古音洪○比而賦也嘒嘒鳴聲草蟲蝗屬奇音青色趯趯躍貌阜螽螳也忡忡心不寧降下也南國被文

土之化諸侯夫人亦如后妃相君以禮而欲其求賢自輔故言草蟲鳴而阜螽從之同聲相感以類相求賢者待明君而事之未得則己以爲慰也陟彼南山言采其蕨未見君子憂心惓惓

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說

比而賦也蕨鼈菜初生似鼈腳故名初生無葉可食惓惓憂結

貌說舒而喜也采蕨必及其早言見賢不可後時

陟彼南山言采其薇未見君子我心

傷悲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夷

比而賦也薇今之巢菜亦以早采爲佳傷悲甚於惓

惓夷平也

草蟲三章章七句

南國被文王之化諸侯夫人相其君以禮憂不得賢而作○亦如周南之有卷

耳也序與舊說皆失其旨

附解序曰大夫妻而說者以爲未嫁之女其說可笑黃氏壘非之是矣而以爲大夫妻憂念其夫不敢怨上謂以禮自防亦屬牽強若但以爲大夫行役其妻思之而已又無以見文王之化是皆不得詩人立言之意而妄揣者也蕨薇皆須及早采食故以比君子當早見蕨芽初長如小兒拳亦曰垂水胡明仲以爲修條叢生條之腴者大如巨擘剝而食之計美野人呼爲迷陽本草云薇有二種詩指山菜非爾雅水生之物陸璣謂莖葉如小豆蔓生項安世以爲今之野豌豆蜀人謂之巢菜與陸氏合然則薇竟有三種矣今從陸氏

于以采蘋南澗之濱于以采藻于彼行潦

賦也蘋浮萍濱涯也藻聚藻行潦流潦大

由采而熟而食層次寫來以輕倩之筆出之便不煩

夫妻躬采蘋藻以爲銅羹之芼敬其事而于以盛之維筐及筥

敍之王安石曰薦有常物采有常處是也

重其詞則所以詠歌故多用疊字

于以湘之維錡及釜

賦也盛貯也方曰筐圓曰筥湘烹也有足曰錡無足曰釜物不欲褻器不苟同慎之

至于以奠之宗室牖下

古音虎

誰其尸之有齊季女

賦也奠置也宗室大宗之

廟牖下奧也尸主齊敬季少也以少女而能敬襄祭祀其備可知見文王德化之深

采蘋三章章四句

美大夫妻之賢亦卽祭事以該其餘○蓋文王之化深故大夫能相其君其妻

又能相夫卽承祭一節見其敬慎周密之懷而所以理陰者可推矣

附解毛萇以爲古之將嫁女者必先禮之於宗室牲用魚芼之

以蘋藻蓋本昏義其說亦善第古禮采蘋采蘋竝稱采蘋爲

美夫人則此自當爲美大夫妻序說不可易也其稱季女乃

言其年之最少而修婦職敬婦功如此他可以知若以爲女

子將嫁教於宗室教成祭之是母教之事雖美女之賢於文

王化成意較緩如序說乃見由諸侯而大夫由夫人而大夫

此詩頌德其詞莊重用意在蔽芾二字隱寓召伯之蔭民也以反復咏歎致其愛惜無已之情

首章寫己守禮避患見幾於先文情跌宕意多慨歎下二章比非禮者於雀鼠

妻足以見德化之周也

蔽芾甘棠勿剪勿伐召伯所茇

賦也蔽芾覆庇而美盛之貌甘棠杜梨也白為棠赤為杜翦去

其枝葉伐戕其條幹芟草舍也詩人感召伯之德而愛其樹如此

蔽芾甘棠勿剪勿敗

古音召

伯所憩

賦也敗殘其枝非特勿伐而已憩息也暫於茇矣

蔽芾甘棠勿剪勿拜召伯所

說賦也拜曲其枝又非特勿敗說稅同停車也又暫於憩矣

甘棠三章章三句

召伯布文王之化偶舍甘棠之下後人思之而作○孔氏穎達韓氏嬰皆以為

召伯就民於隴畝舍甘棠而聽斷民歌思之然以為武王之時則非也蓋奉文王之命以宣教而民頌之美其臣則

君可知矣

厭浥行露豈不夙夜

古音

謂行多露

比也厭浥濕意行道夙早也道露濕衣比非禮汙名

也誰謂雀無角何以穿我屋誰謂女無家

音

何以速我獄雖速

我獄室家不足

比也家求為室家之禮速召致也事有似而實非雀無角而何以穿屋汝無家而何以速獄然

而慨其狡詐
無益於事亦
無損於我貞
烈而語則從
容非有德者
不能也

速獄而實無室家之禮
猶雀穿屋而實無角也
誰謂鼠無牙牙讀為吾亦可與家何以
穿我墉誰謂女無家何以速我訟音雖速我訟亦不女從比也
齒雀實無角鼠有齒而非牡則疑似尤難以辨言託於室家之
理而速我訟猶藉穿墉以云有牙其實非也速訟而亦不從貞
烈之至矣

行露三章一章三句二章章六句

南國之中有女子守禮強委禽者致之於獄而

卒不從作此詩以見志夫子錄以勉人而文王之化亦可見矣

附解序以為召伯聽男女之訟然本文無美詞故朱子以為女
子以禮自守不為強暴所污然文王之化猶有強暴汙人者
殊非矣夫婦人以貞節為本世固有貪慕美色強求婚姻者
文王時諸侯之國猶有是事而女子守貞不從雖致之獄訟
不改夫子錄此以勉閨閣自愛果能守貞非禮亦何能相加

且非特慕色者宜然也以文王之聖后妃初未深知猶不輕
許致宮人有反側之憂後世賢媛擇配有矢志不從者皆此
詩類也朱註首章未明行露沾濡於不覺比非禮當預爲遠
嫌下因言女託室家之禮致我於獄訟而其實本非如雀角
鼠牙無中生有能累我身豈能污我之節然則我之不從正
如行露不可夙夜非禮之來愼之於始耳其見禮明而守道
確故錄之以見文王之化而其人終不能屈女亦明矣非
禮者有不聞而愧悔哉此又足以化天下之男子矣劉向列
女傳謂申人之女旣許嫁於酆夫家禮不備而欲迎女不肯
行夫家訟之於理女終以一禮不備持義不往而作是詩然
旣許矣而以一禮不備不往於義未安鄭箋謂媒妁之言不

寫大夫儉素雍容而太平清晏上下風俗可想此虛處傳神淡處著筆之法

和六禮之來強委較優然其實非也女子知禮而或奸人術致父母愚昧強嫁匪人皆許女子守義也一與之齊終身不改安可或苟世固有父母媒妁不臧反陷害賢女子者聖人錄此詩其爲天下防豈不至哉

羔羊之皮

音婆

素絲五紵退食自公委蛇

音駝

委蛇

賦也

羔裘大夫

朝服

紵兩皮相

接之處

素絲爲組屬兩皮因以爲飾其狀突兀曰紵

委蛇自得之貌

退食自公

公政理也

羔羊之革

音棘

素絲

五紵

委蛇

自公退食

賦也革毛敝而革見絨界也紵敝而界見也又言自公退食家政肅也

羔羊之縫

素絲五總

委蛇

委蛇退食

自公

賦也縫線綴之革敝而縫見也合兩爲一

曰總絨敝而總見也重言退食自公深明朝廷清明君臣一德故無事也

羔羊三章章四句

序曰大夫節儉正直君正而臣亦盡職朝無缺事家無私營退食從容儉德可

風明良慶會之象也

又王率紂之
畔國以事紂
非強之也蓋
人見其忠敬
之誠化其禮
教之實忠於
事紂雖知其
無道而亦自
盡婦人女子
皆然此詩與
汝墳同意而
彼則猶幸其
歸此則竟不
能歸不歸而
無怨上之詞
益以見文德
之深矣

殷其雷在南山之陽何斯遑斯莫敢或遑振振君子歸哉歸哉
古音資○北而賦也殷雷聲雷出地奮喻周德之興也豐鎬在南山之北江漢在南山之南南國北望先見山陽故首言南山之陽振振信厚也上斯言人下斯言地言文王仁德仁聲近在咫尺何斯人遑斯而供紂役不敢暇乎然供役義也君子以誠厚居心恪盡臣職望其歸而未敢必蓋不敢以私情廢公義也殷其雷在南山之側何斯遑斯莫敢遑息振振君子歸哉歸哉
此而賦也自陽而北則山之東西故言側也莫敢遑息無寧時

前役甫畢後役又來也

殷其雷在南山之下何斯遑斯莫或遑處振振君子歸哉歸哉

此而賦也自側而北則山之陰故終言下指其地者愈切矣莫或遑處無定所此役未完彼役又興

如是而終不敢必其歸所以爲忠敬也

殷其雷三章章六句

南國婦人被文王之化能勉其君子以義而敘其思望之情○蓋紂雖無

道天下之共主行役者義也故雖知周之必興而必使其盡臣子之道序云勸以義者也

附解周非殷之封國北面爲臣者也自不窋失官竄於戎狄流

離轉徙夏殷未嘗恤之至公劉始營豳地太王又避狄人殷亦未嘗拯之迄王季益盛戎狄歸心商乃命爲西伯以羈縻諸戎如今宣慰司鎮撫荒夷之意文王無心榮利但知行仁恪恭將事故爲至德而此詩尤見其事殷之誠雖婦女亦體其德後人誤解征誅亦由此等詩義不明愚於四子恆解已屢言之矣

文王有求賢之誠而詩人尤慮其或後時蓋忠主庇民之意至殷而非謂賢才緩則逸也亦非賢才自汲汲也

標有梅其實七兮求我庶士迨其吉兮興也標取也其實七取其三也庶士眾賢吉賓
興之期言標梅而有七喻賢才眾多之時我庶士親之之詞
人君求我國之庶士當迨賓興之吉擇其尤者而用之也標
有梅其實三音森兮求我庶士迨其今兮興也其實三喻賢才漸升之日人君求士當及
今收羅不待吉也標有梅頃筐塹之求我庶士迨其謂之
興也塹貯也喻賢才隱晦
之時人或以賢才告聞嘉言而卽採之不必全才矣

標有梅三章章四句

文王急於求賢詩人美其事而恐其不及蓋以人事君之雅懷也

附解序以爲男女得以及時而作其詞汲汲如將失之先儒固有疑之者矣舊註謂懼其嫁不及時而有强暴之辱夫女守禮而男尙强暴文王之化安在我

高宗純皇帝欽定詩義折中曰求賢也而其說始定蓋紂播棄黎老賢才遯世文王汲汲求賢詩人故咏美之觀後車之載可知矣

嘒彼小星三五在東肅肅宵征夙夜在公實命不同

興也嘒微貌三五言

安命守分之美固已而一片閒逸之致溢於詞表其人可想

其稀肅肅敬貌宵征夜行命爵命妾御見星而往見星而還故因所見以起興而言不敢辭勞者以嫡貴妾賤命數不同故安於分嘒彼小星維參與昴音畱肅肅宵征抱衾與裯實命不猶也

參昴西方白虎七宿之二本不小因日出而星光微故稱小星僅見三五旦而稀也參昴現於東方則春宵也春宵夫婦和樂

之時而循禮將旦卽退所以爲德化所感

小星二章章五句

南國被文王之化妾能循禮而作○周禮典命其數有九夫人視諸侯之命數

娣媵以下貴賤視其國之等視其國之卿大夫士所謂命也賤者安分則夫人之惠以逮下可知而諸侯之修身正家以辨位定志者豈偶然哉

附解此詩美妾之賢實所以教有夫綱者修身齊家之道也妻外有妾因世人秉質不齊男有終身不生女有終身不育者或夫可以生而無子聖人故制妾之禮以廣嗣育承宗祧妾不敢比於妻所以正名分而防後亂也文王后妃德修家齊樛木螽斯妻妾之分明麟趾公子公孫所以繁衍此詩妾御莫敢當夕見星而退自言命之不猶不同實夫與妻平日待之恩誼兼全有以感化之也置妾必至四十乃可後世不知

多種禍亂者不知遠色乃能貴德寡欲乃益多男旣戕年壽復少前星豈非解經者階之厲歟內則鄭註云諸侯取九女姪娣兩兩而御則三日也次兩媵則四日也次夫人專夜則五日五日之中一夜夫人四夜媵妾夫聖王制禮不踰中正置媵妾以廣嗣嫡或無出或有出而寡以妾備御苟其宗祧有人固不以多妾媵爲禮如疏所言使天下逐逐於嗜欲而莫知節焉豈聖人之教乎君子謹身節欲不屑屑於閨房之樂而思以其身爲天下利賴之身苟無墜緒奚用妾媵之紛紛者爲世知妬之爲害而不知不妬之原必由於正身寡欲聖人錄此詩以教妾非以導男子多妾也不善讀之其誤世何限昴从卯古卯字从卯酉字从卯後人作卯遂往往混卯

江原有記妻
原有妾禮也
而以私意閒
之則不我以
者非也其後
也悔如江之
納眾流矣首
三字含意深
婉下三句一
抑一揚波折
有態下放此

爲卯如劉字爲酉金刀而譌爲卯金刀此昴字下本作卯今
易爲卯當从𠂔音力求反昴西方日宿日至西而落昴留也
寓留日之意

江有記之子歸不我以不我以其後也悔

音喜。興也。水決復入。日記之子。妾謂嫡

妻我妾自謂能左右之

日以悔悔而迎己也江有渚之子歸不我與不我與其後也

處

興也。渚小洲。韓氏曰一

江有沱之子歸不我過不我過其嘯

也歌

興也。沱江之別出者。過存問也。嘯蹙口出聲。嘯歌相樂也。

江有記三章章五句

南國夫人始棄妾而終迎之。妾述其事以美也。○記渚沱皆始分而終合

悔處歌由淺而及深。惟其悔過之誠。故相樂之切。上之人能悔過以惠其下。則下之人感恩以事其上。此詩所以次

於小星也

附解上章教妾循分此章教妻勿妒故相次也夫無子而置妾

禮也然非正妻知禮鮮不妒亂此詩始妒而終悔改過之美故爲文王之化序謂美媵其義未全按左傳凡諸侯嫁女同姓媵釋文以爲古者同姓娶夫人則同姓二國媵之公羊傳文曰諸侯一取九女二國媵之所從皆名媵而孔疏云媵謂妾也康成士昏禮註古者女嫁必姪娣從於是人遂概稱媵妾然娣與姪尊卑異矣而皆以從且儕於妾可乎哉說禮家妄言相沿誤世安可弗辨先王制禮防人情而立之中嫁女以同姓媵謂以同姓男女送之於備物行禮等事爲便故說文亦曰以同姓媵送也孔疏誤以爲妾而康成益之曰以姪娣從蓋見左傳載姪從其姑等事不知此乃春秋失禮之事非聖人之法也以婢贈八世固原有此俗而古同姓之國

以此爲禮然孔孟未言則其爲末世之事可知亦不容據以爲典矣四川建昌嫁女有姪娣送之者然不久卽歸非畱與女居然亦非禮之甚公羊謂諸侯一娶九女已非謂媵以防嫉妒尤誤同姓以女媵蓋贈以婢耳必非己之女與姪娣試思人孰肯棄其女與姪娣者哉

白茅吉士對
舉言淑女宜

野有死麕白茅包之有女懷春吉士誘之比也麕獐也鹿屬無角懷春備春室之氣

配君子也而
閒閒咏歎其

謂及笄時也吉士賢士誘求也野有死麕惟白茅可以包之有女值及笄之時惟賢士可以求之不得以其見於野而輕之也

味深長次章
乃承出如玉

林有樸檉野有死鹿白茅純束有女如玉比也樸檉小木純束重包之樸檉死鹿見

而以林野之
物比之慨其

於林野非貴也而束以白茅則珍重之舒而脫音兌脫兮無感我至者女雖在野而立身如玉不可忽也

出於寒賤尤
可貴也未章

輓兮無使虬也吠賦也舒行而體舒也脫脫舒遲貌感動也輓巾虬犬也此乃正言其如玉之實行容舒遲

細形其德歎
美其貞其詞

莊敬不佻雖輓不可驚虬不可吠而况欲干以非禮哉歎美之至也

野有死麕三章二章章四句一章三句

詩人見遊女於林野之間而美其德

性純潔以此見文王之化深也

附解前人誤解此詩義理神情均晦矣此蓋當春之時偶見女子於林野之間而有以識其德性故反復咏歎之死麕死鹿及樸楸皆非貴重喻此女出於農民蠶婦之家原非巨族然其品潔而志純當鄭重禮之如包以白茅珍如白玉也首章第閒閒咏歎其可貴次章申言其如玉末章狀其德容舒行而見其舒遲蓋前此遙見之今始細察之也佩鏘之鳴中乎禮度故悅不感瞻視之嚴絕乎輕佻故尤不吠也然不直曰不吠而曰無感無使云者詩人卽外見之形容揣其心中之嚴峻以爲莊敬貞潔不可以一毫非禮求也乃歎慕流連之

美王姬止肅
離二字盡之
能敬而和德
盛也矣餘皆
美其車服禮
儀而再言平
王孫齊侯子
明其世德相
承盛德相副
反復流連之
至

至矣

何彼穠矣唐棣之華

音敷

曷不肅離王姬之車

興也穠稠多貌唐棣移也圓葉弱蒂

微風大搖肅敬離和也詩人乍見王姬下嫁而歎美之唐棣葉穠而華豔興王姬外富貴而內莊嚴肅敬也離和也敬而且和

即車以見

何彼穠矣華如桃李平王之孫齊侯之子

興也平王文王國語

太子晉曰后稷始基靖民十五王而文始平之文王之為平王猶武王之為寧王當時有此稱也齊侯丁公伋也桃李相映而

榮比周齊為婚之盛美王姬而推本文王其釣維何維絲伊緡以見其澤之長齊侯亦賢者故稱美之也

齊侯之子平王之孫

比也緡綸也釣以絲緡其貴也齊與周為甥舅世續婚姻如釣用絲緡作合宜也上

章先言王孫君臣之義此先言齊侯之子夫婦之義也

何彼穠矣三章章四句

王姬下嫁於諸侯詩人見其車之肅離而知其賢因歎美之而推本

於文王以明修身齊家之化遠也

附解此詩古序美王姬毛鄭皆以為武王之女下嫁齊侯是也

邑姜與齊侯伋爲兄弟故王姬歸其子二南爲周公所定錄此詩以見文王修齊之教至其孫而猶然不特當時南國被化卽再世之後淑女之風猶存以是爲風動之本所以列於風也周南麟趾推及於公姓公族召南美及王孫其義正同至騶虞之詩又推及庶物則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之序不嫌與周南異也宋儒據春秋謂此詩東周後詩然子謂伯魚爲二南以其爲王化之本季札亦曰美哉始基之矣篇名明曰周南召南周召二公分布教化之地何緣得有齊魯之詩入其中且無論齊襄春秋所誅桓公創霸亦無與於王化也雖朱子兩存其說然終不可從

彼茁者葭

古音姑

壹發五豝

古音伯吾反

于嗟乎騶虞

賦而比也茁生出壯盛貌葭蘆

美時物之盛
武備之修仁

惠之洽止三
句耳而其中
含許多意義
詠歎有餘情
真至文也

始生者壹發四矢也。狔野豕之牝者，騶虞獸名。白虎黑文，不食
生物，言茁蒨之時，田獵以去其害苗之野獸。其事講武而其意
主於好生，歎美之以爲是。騶虞，彼茁者蓬，壹發五豸于嗟乎
也。騶虞，仁獸。春田不傷物，可知。彼茁者蓬，壹發五豸于嗟乎
騶虞。賦，此章蓬豸爲韻。乎，虞又爲韻。○

騶虞二章章三句

南國諸侯承文王之化，由仁民而愛物，
春田之際，除害農之物，以廣蕃育。詩人

因其事而美之，以明殺
無非生爲後世法也。

附解或以爲美虞人。韓詩亦以騶虞爲掌鳥獸之官。王應麟謂
與射義合。而歐陽公以騶爲馬，御言於騶，囿之中蒐，索害田
之獸，一發句亦如今說。朱子從毛鄭之說，以騶虞爲獸得之
矣。而亦以不盡殺爲仁，且謂草木之茂，禽獸之多，乃仁物之
效。竊嘗思之，古人四時田獵，以講武事，非以殺爲功也。春生
之時，而誇耀殺獸之多，以爲庶物蕃滋，立言毋乃不純且末。

句承接亦強不知本文乃美君之仁而卽春田一事以見其
殺物無非生物犯害於農則殪之騶虞不傷生則蓄之蓋聖
人無在不以仁民愛物爲心四時田獵以爲講武而亦藉以
去妨農傷稼之物仁中有義義以全仁是以仁心感召瑞物
頻來災慝不生騶虞與麋皆春田所見之物此當珍而彼當
殺聖人處之旣各得其宜而民物亦因以繁茂詩人故卽事
以興歎吁嗟乎騶虞言騶虞之來吾君仁心所感卽謂君亦
騶虞可也周公序此於二南之終以明有國家者由仁民以
及愛物均有中道平日恩覃兆姓而不廢蒐苗澤及禽獸而
未嘗養惡所以爲仁至義盡非概優容姑息之比也後人因
序騶虞鵲巢之應一語遂牽強配合不顧本詩神理烏容勿

辨又按四時田獵名義前人多未發明故於此章之旨不明
今竝附於此蒐搜也春將耕種恐害田之物伏而爲害故獵
以搜取之苗苗也苗之方榮恐獸戕之故獵以護苗獮選也
秋令肅殺有害稼者選而殺之狩守也倉廩旣登恐獸攫取
殺之而守蓋先王旣於農隙講武以明安不忘危而又恐後
世淫於原獸也故其名義如此後人不識聖人深意雖以爾
雅訓詁且多未純他可知矣至射義言天子以騶虞爲節樂
官備也孔疏云一發而得五靶若一求而得眾賢其說亦强
不知樂作於治功告成之後聖人仁民愛物之政旣周天子
恭己於上百官修職於下至於田獵取禽之時而騶虞仁獸
至焉則知聖人義中有仁物亦感被而當時德政翔洽百官

皆得其人太和充溢樂因以興故曰樂官備也天子非習武之人射以觀德騶虞本義殺中有仁以此爲節正戒天子黷武而明任官得人物且繁昌乂安可知當日文王化及諸侯皆能以仁育物而此詩乃作以此明射之爲義尙德不尙力爲後世天子則焉

召南之國十四篇四十章百七十七句

召南皆南國諸侯之事本非文王屬

國聞風慕義而來蓋紂所不能臣者文王正其身以及其家國而人化之亦皆正其家國以至於民物無不咸若其故則召公布文之化平日勞來安集宣慰感化之道不一而足也故名之曰召南前不得其解學者詳味各章意義自當豁然

邶一之三

邶鄘衛三國名皆以水得名邶水在太山之阜鄘水出宜蘇山衛水在靈壽武王克商分紂地

爲三建諸侯其後皆并於衛考西周時無吞并事東遷後亦無考蓋二國微弱衛乘機滅之史失載夫子特錄其詩

字字用意曲
折頓宕情味
無窮

既言小人不可測又言兄弟無足恃故知其爲宗臣也
守道不踰自
防處語無罣
羣小閔君而
悔民已是以
獨憂之劉更
半屈原之先
聲也
不能奮飛宗
臣有與同休

以存其國不許衛得滅邯鄲且明王
室卑微之故所以列於黍離之首也

汎彼柏舟亦汎其流耿耿不寐如有隱憂微我無酒以敖以遊

此而賦也汎汎流貌微非也柏舟舟之美者喻賢才也言以柏
爲舟美矣然使汎之而不繫則亦汎其流而已無所定泊也我
是以耿耿然不寐如有隱憂非無酒而不能解憂且遨遊而或可忘憂耳我心匪鑒不可以茹亦有

兄弟不可以據薄言往愬逢彼之怒賦也鑒鏡茹度據依愬告也承上言我心非鑒不能

度其所爲亦有兄弟不足恃爲依據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我心
往告之故且觸其怒極言遇之窮也

匪席不可卷也威儀棣棣不可選也賦也棣棣閑習貌選擇也承上言所遇既窮計惟枉

道徇物然我心匪如石之可轉匪如席之可卷而威儀
爲己所閑習又不能選擇而行棄其不合世故者也憂心悄

悄愠于羣小覲閔既多受侮不少靜言思之寤辟有標賦也悄

獨也覲見閔病辟拊心標手拊貌承上而言所以遭遇之窮由
羣小蔽明君民受其病侮是以靜思而至夢魂皆戚寤猶拊心

而慄也日居月諸胡迭而微心之憂矣如匪澣衣靜言思之不能

戚之誼日居
月諸離騷所
以呼皇穹也

奮飛

比而賦也居諸語詞迭更微虧也日喻君月喻臣言君臣皆爲小人所亂互相暗蔽己心憂之如未澣衣者然卽欲

速去無如宗國不能恕然蓋雖時不可爲猶欲委曲以圖濟忠厚之至也

柏舟五章章六句

宗室賢臣憂其國之棄賢任邪而作○國之興廢視乎人才舍賢而用奸馴至

乎忠臣拊膺正士解體詩人故深憂之而又以義處宗親不忍恕然孔子錄之以明夫國之喪亡必由乎此而風之變也變以此也所以警人君者至矣

附解小序以此詩爲仁人不遇韓嬰以爲宣姜自誓孔子曰仁

矣吾於柏舟見匹夫不可奪志矣孔叢子亦載其說劉向列

女傳曰衛宣夫人者齊侯女也嫁衛至城門而衛君死遂入

持三年喪畢弟立請曰衛小國也不容二庖夫人曰惟夫婦

同庖不聽衛人愬於齊兄弟兄弟皆欲與君女終不聽然向

上封事論恭顯傾陷正人引是詩曰小人成羣亦足愠也朱

子力闢小序而定爲婦人不得於夫之作及註孟子又言衛之仁人見怒羣小論者謂詩傳作於淳熙四年丁酉四書序作於淳熙十六年蓋朱子晚年定說當從之爲是愚謂序第不當確指爲頃公時耳仁人之說不可易也且觀閔受侮作自言則淺作他人言則厚玩本文憂國愛君纏綿悱惻蓋宗臣之詞先屈原而作者也非徒爲己見愠而戚戚蓋非宗臣不可則止耳何必反復憂思若此前人說多拘礙難通識者辨之

綠兮衣兮綠衣黃裏心之憂矣曷維其已

比也蒼勝黃爲綠黃土之正色間色而以

爲衣正色而以爲裏比妾爲妻妻見疏也莊姜所以憂不能止也

綠兮衣兮綠衣黃裳心之憂

矣曷維其亡

比也上曰衣下曰裳亡忘也黃裏掩蔽而已爲裳則失位矣莊姜之憂非爲己也憂其君與其子孫

妻妾由夫猶衣由人製故全篇皆以衣絲比而自咎無德救弊非特如長門怨

諸詩不怒而己其餘情全在兮字上領取

首二三章祇傷別而以燕寫相須相愛之情音韻淒楚末章乃美其德而冀其無忘先君相親以正相望有成二人之賢皆可想也

也綠兮絲兮女所治兮我思古人俾無訖怡古音比也女謂製衣者治理而

織之說過也言綠本絲耳而女治之以爲衣比妾本微而君過嬖之因思古人必有善全之道使君與妾復歸於無過傷己之

不能絺兮綌兮淒其以風古音孚金切我思古人實獲我心比也淒也絺

給本薄而寒風入之喻己德本薄而生讒閒因思古人厚自責而化頑讒先得我心欲則而效之也

綠衣四章章四句小序曰衛莊姜傷己也○莊公惑於嬖妾莊姜賢而失位乃不怨公與妾而自

傷之不誠賢乎抑非人君嗜欲之心滅其好德之正何以姜如此賢而不用哉故好惡之失當求諸心也

燕燕于飛差池其羽之子于歸遠送于野古音暑瞻望弗及泣涕

如雨興也燕燕雙燕也差池分飛之子戴嬀歸大歸也燕燕于飛

頡之頡之子于歸遠于將之瞻望弗及佇立以泣興也上飛曰頡將持也相持燕燕于飛下上其音之子于歸遠送于南

話別佇立久立也燕燕于飛下上其音之子于歸遠送于南古音

寧瞻望弗及實勞我心興也以燕之下上而音漸遠興別遠而信難通于南陳在衛南也勞心念別而

賢皆可想也

且心憂所謀仲氏任只其心塞淵古音終溫且惠淑慎其身先

君之思以勸寡人賦也仲藪嬀字能承大事曰任史記州吁弑桓公母家於陳佯為善州吁至鄭郊石碕與陳侯謀因殺州吁于濮戴嬀之大歸蓋石碕用陳以討賊之由任此大事而莊姜

知其有濟者以其心誠實而淵深和順而謹飭又勉以毋忘先君克成大任以助己也寡人莊姜自謂

燕燕四章章六句戴嬀歸陳莊姜送之而作○戴嬀腰莊姜生完莊姜以為己子即位是為桓公

州吁弑之而逐戴嬀莊姜送之野謀因陳以討賊不但傷別而已

日居月諸照臨下土乃如之人兮逝不古處胡能有定寧不我

怒其人而詞不徑直委婉曲折但覺意味深長

顧音古○賦也之人謂州吁也逝語詞不古處反古人之日居

月諸下土是冒乃如之人兮逝不相好胡能有定寧不我報賦也

不相好欲相害報善惡之應諱言日居月諸出自東方乃如之

人兮德音無良胡能有定俾也可忘賦也言日月朔望皆出東方則照臨更明善惡更無

逃影德音無良蓋相害之意徵色發聲何時而有定則日居月

諸東方自出父兮母兮畜我不卒胡能有定報我不述

賦也畜養卒終

述論說也日月有常而亂久未定因恐已遭凶害父母畜養之恩不終何時而有定俾國家安全報我與否不必論矣蓋欲以身殉之也

日月四章章六句

莊姜惡州吁也○戴嬀之歸莊姜已有成謀乞陳討賊久而未報州吁逞惡無

已故莊姜呼日月而訴之

附解序謂莊姜傷己之人指莊公毛傳亦然朱傳因之疑當在燕燕之前然指斥而怨莊公則傷厚矣或謂州吁弑桓公莊姜大歸于齊而作其說甚爲近理但無以見其爲大歸于齊也

欽定折中以爲惡州吁則詞義皆完美敬從之

終風而加以
霾噎陰雷昏
亂無已此州
吁所以逆也
賦臣賊子情
祇就風霾寫
之而憂思已
甚

終風且暴顧我則笑謔浪笑敖中心是悼

比也終風終日風暴疾也笑侮之也以終

風比州吁言其見已亦無敬容又言其謔浪笑敖乃平日常態是以不足教誨而中心悼傷悼悼國不幸而有此人也終

風且霾音惠然肯來音莫往莫來悠悠我思

比也霾雨土也鄭箋肯可也莫無也

言其昏迷已甚意者其或有順理而來承教時乎然其霾不解無所為往與來之時蓋錮蔽而不可訓矣故悠悠之思為宗社

計思有以終風且噎不日有噎寤言不寐願言則嚏

比也陰而定亂也

日日也願思也噎歔人煩懣則思嚏以開之言已無弗鬱塞之時也嚏嚏其陰虺虺其雷寤言

不寐願言則懷

比也噎噎重陰意虺虺雷不斷聲懷思也言其昏闇日甚而又暴妄是以不寐而懷定國之人

也

終風四章章四句

莊姜疾州吁之狂暴而作此詩蓋作於州吁未立之前而夫子序詩列於燕

燕及日月之後以明篡弑所由來且以見莊公不知其子之惡徒令莊姜憂患於未然也有國家者尙其凜之

附解序以為莊姜傷已遭州吁之暴毛鄭以後皆從之朱子始

以州吁之大
逆而不顯斥
其惡第云好
用兵獨南行
不歸而已其
敘悲怨之情
亦第言自己
室家之苦是
爲怨而不怒

變其說謂詳味詩詠有夫婦之情未見母子之意蓋泥看顧

我則笑惠然肯來句耳然使斥言莊公反復狀其昏暴姜之

賢何有哉故從舊說而疏其字句竝明序詩先後之意如右

擊鼓其鏜踊躍用兵

音邦

土國漕我獨南行

賦也鏜鼓聲踊躍喜舞意謂州吁也

土土功漕衛邑土功築城皆勞役也而言猶優於南行甚怨之也衛伐鄭鄭在衛南故云

從孫子仲平陳與

宋不我以歸憂心有忡

賦也孫氏子仲字毛萇謂公孫文仲也左傳宋殤公立公子馮奔鄭鄭人欲納

之州吁將修先君之怨於鄭而求寵於諸侯以和其民使告宋願助伐鄭宋許之遂與陳蔡伐鄭故曰平陳與宋也以與也歸

歸爰居爰處爰喪其馬

音姥

于以求之于林之下

音戶○賦也爰於居次處安也

軍次有常處軍行有常制今則隨意而居擇便而死生契闊與處不戒而喪馬遠求於林蓋失伍離次無鬪志也

子成說執子之手與子偕老

音柳○賦也契闊隔遠之意從役者念其室家因言始爲家室時期

以死生契闊不相忘棄願偕老也

于嗟闊兮不我活兮于嗟洵兮不我信音仲兮

賦也闕契闕活生洵信也信踐之也言從前之約如此而今觀事勢殆闕而不復契死而不可活偕老之約不可踐矣蓋傷心痛哭之詞也

擊鼓五章章四句

州吁與宋陳伐鄭從軍者怨之而作○朱子曰州吁伐鄭圍其東門五日而還

出師非久而民怨如此身犯大逆眾叛親離莫為用也陸氏深曰按左傳隱公五年夏衛伐鄭九月而州吁殺從軍之士不但怨深而死亡兆矣諒哉

凱風自南吹彼棘心棘心天天母氏劬勞

興也凱樂也南風長養故曰凱風棘小木

悱惻哀鳴如聞其聲如見其人與蓼莪皆千秋絕調

叢生多刺難養而心又其稚弱者天天少好貌風吹棘心而盛母養幼子而成其劬勞甚也

凱風自南吹彼

棘薪母氏聖善我無令人

興也薪棘之成也聖明達善賢淑令亦善也棘已成薪而凱風吹之不已

子已成入而母養之有加惜子無今人深負母矣爰有寒泉在浚之下

音戶有子七人母

氏勞苦

興也爰於也浚衛邑今浚城側猶有寒泉岡泉喜灌溉而寒則不能承上無令人而言也子如寒泉無灌溉之

功無益於浚所見皖黃鳥載好其音有子七人莫慰母心

興也見皖

好貌興顏色悅也好音興詞令順也黃鳥尙能美色好音以悅人七子不能和顏順辭以慰母曾黃鳥之不若也上言勞苦謂不能養口體此言母心謂不能養志也

凱風四章章四句

寡母不安於室而子作詩自責終安其母也○母養七子而至成人蓋非必不

賢者特子或失道感而欲嫁迨七子作此自責而母遂不去聖人所以取之也天下無不可事之父母特其所以事之者未至七子自責而母心終慰凡爲人子者當知所法矣

附解寒泉句舊解作泉有滋益於浚而子反不能事母義殊牽強且爰有二字無著竊謂泉之貴者灌漑生物次便飲汲若寒泉則不可灌滋禾稼且飲之亦有損於人故七子以之自比爰字承上無令人說下寒泉近在浚下而無益於浚七子近在母膝下而無益於母此正興下章乃反興也若謂凱風當夏故寒泉可取不知泉之寒者夏日亦不可飲也至灌漑

夫有德行可以有益于國妻故勸之以仕而不遇忤求者多也故深自悔恨

草木更無用之

雄雉于飛泄泄其羽我之懷矣自詒伊阻

興也雉野雞雄者有冠雉文明而耿介喻

君子也泄泄從容貌詒遺阻隔也自詒伊阻言其夫不仕行止從容自如已勸之出仕意欲効忠盡力有益于國不料今日致

憂勞是自詒其戚也雄雉于飛下上其音展矣君子實勞我心

比也展誠雉飛而下上其音喻事上接下委曲相就不能行其直道實難以立朝一時又不能退休已思君子之意甚憂勞也

瞻彼日月悠悠我思道之云遠曷云能來

比也悠悠思之長日往來君子去而難

返言其夫既已委贄不能即退如行道者去遠一時難以言旋深自咎勸夫出仕之非也

百爾君子不知德

行

戶郎反

不忤不求何用不臧

賦也百爾君子指同列者此乃言己悔恨之故夫之不容于朝以百

爾君子不知德行有事難了責求其夫無事平日則忌其夫之才以至丈夫下上其音幾乎不能自保也

雄雉四章章四句

賢婦勸其夫出仕不能行其道婦悔恨自咎而作○其夫不遇伏處妻勸之仕

以爲可以有益于國有益于民既而不然故作此自咎夫子錄之以教後世百爾忤求之時不可輕身枉道也

附解序說以爲刺衛宣公毛氏曰不恤國事大夫久役男女怨
曠國人患之而作意蓋云此詩之作作於此時其故由於宣
公不道未爲大失也而鄭康成黏滯宣公遂多謬解朱傳定
爲大夫妻思其君子當矣而於語義猶不盡協今就本文詰
之庶字字皆有著落

匏有苦葉濟有深涉深則厲淺則揭

比也匏可食而苦葉者則不可食水可濟而深涉者

則不可濟喻學可仕而時未可也所以君子審其出處之宜如涉水然深則束衣而涉淺則揭衣而渡

有彌濟盈

有鷺雉鳴濟盈不濡軌

古音九

雉鳴求其牡

莫九反○比也滿貌鷺雉鳴聲軌車

轍飛曰雌雄走曰牡牡承上而言竟有水方盛而濟盈雉在山而鷺鳴者濟盈則當濡軌終不克濟而茲則以爲不濡軌也雉

鳴必求其類乃可和聲而茲則竟求雝雝鳴雁旭日始旦士如

歸妻迨冰未泮

比也雝雝和聲雁納采之物旭日初出貌雁不冉偶不亂行夜宿洲渚始旦而和鳴以呼其侶

故昏禮用之亦未泮正月中以前言雁招招舟子人涉叩否房

不妄偶女不妄字喻君子不輕仕也反人涉叩否叩須我友音以○比也招招號召之貌舟子主渡者叩我須需也言舟子招渡人涉而我

否以先涉之人非我同類故待我友而共濟喻苟非其人寧守道不往也

匏有苦葉四章章四句時有急仕而徇人者其友作此詩以曉之也○君子雖急於濟時然

必道合而後可以相輔否則失身枉道無以正人徒取辱耳孔孟皇皇未嘗輕仕以此

附解或云管叔以殷畔邶人諷之而作然按之詞意不甚比附

序與毛公皆以爲刺宣公與夷姜淫亂朱子云未有以見爲

刺宣公之詩泛作刺淫解然細味本文語氣謂宣公夷姜刺

難顯言故詞在隱躍之間似矣而未章殊覺牽強卽泛刺淫

亂亦不協

欽定詩義折中曰審出處也蓋據荷蕢諷孔子意而推廣之則

通篇詞義皆有情敬從之

習習谷風以陰以雨黽同心不宜有怒采葑采菲無以下體

說理而出以飄逸之筆佳在比喻含蓄有味也

德音莫違

古音怡

及爾同死

比而賦也習習和舒谷風東風也葑蔓菁菲蒿類下體根也葑菲之根皆可食采葑菲者勿以其為下體而遺之喻已雖寒賤亦有可採也德音善言也言陰陽和而後風雨時夫婦和而後家道興故當黽勉同心不宜有怒即已卑賤無容見棄惟願德音莫違及爾同死也行道遲遲中心有違

寫出一個依依不捨一個惘然無情景狀

遠伊邇薄送我畿誰謂荼苦其甘如薺宴爾新昏如兄如弟

音底
○賦也遲遲不忍別違相背也畿門內荼苦菜薺甘菜宴樂新昏夫所更娶者言已被棄而行道遲遲者以中心不忍遽別也

濁中求清自敍所長較屈

乃夫則意已決絕送我僅至於畿是我之苦涇以渭濁湜湜其甚於荼矣夫方樂其新昏如兄弟不遑恤也

原人濁我清更為忠厚拳

汴宴爾新昏不我屑以毋逝我梁毋發我笱

古音矩

我躬不閱遑

拳於家政而轉云不遑恤實恤之至也

恤我後

古音戶
○比而賦也涇水出甘肅平涼府鎮原縣至陝西高陵縣入渭渭水出渭原縣至同州入河湜湜清貌

汴水渚屑潔以與逝去也梁魚梁笱捕魚器閭容也言涇水清渭水濁喻已本清以新昏而見其濁然其汴猶清不可掩也良

斟酌事宜恪
共婦職自敝
己事無一毫
鬻張之氣以
德爲讎自嗟
不售怨矣而
不怒也

御窮而猶不
厭其欲祗緣
不念昔者之
故千古忠孝
同此浩歎

人既宴爾新昏則亦不我屑矣第所經營家政幸毋以我去而
廢之而又歎我身尙不能容何暇恤去後之事哉不忿其遇而
憂其家忠就其深矣方之舟之就其淺矣泳之游之何有何亡
厚之至也

黽勉求之凡民有喪匍匐救古音之比而賦也方桴舟船也潛

足竝行承上而復自思恐其有以獲罪然詳審精勤不我能惰
已盡心力以求之而又周睦鄉閭則自反無闕矣

反以我爲讎既阻我德賈用不售昔育恐育鞠及爾顛覆既生

既育比予于毒賦也憯養阻絕育生鞠窮也承上言我之勤勞

不好德既阻絕我德如賈人貨雖良而不見售也因歎昔日共
謀生計恐其窮匱今既生育矣遂比我于毒而棄之免死狗烹

鳥盡弓藏古詞矣我有旨蓄亦以御冬宴爾新昏以我御窮有洗有

潰既詒我肄不念昔者伊余來暨比而賦也旨蓄鹹菜御禦洗

旨蓄禦冬至春夏則不食之比新昏以我御窮至安樂則棄之
也又言平日有心凌虐既遺我勞苦之事其欲棄之久矣寧念

昔者初昏我
初來時乎

谷風六章章八句

賢婦見棄於夫而作○世衰教微好色而不好德以賢勞之婦而被逐人道裂

矣尙安望有關雎麟趾之風哉可慨也

附解夫婦人倫之始夫爲妻綱必自正其身而後可以正妻世俗第知責怒其妻而不自修其身於是有輕棄其妻藉口七出之文者也聖人故錄此以戒人正倫端本按諸書葑也須也蕪菁也蔓菁也殯蕪也蕘也芥也七者一物也爾雅又云葑蓰又云蓰又云臺子至河朔呼爲蕪根塞北呼爲九英菘蜀呼爲諸葛菜隨俗異名不可勝記蓋此菜最宜於菹別有葑菹之葑其根最佳又有蔓蘋或亦以爲蔓菁要之此物隨地易名蔓菁亦菘類而九青前人云其幹修故曰蔓也江表種蔓菁易歲則爲菘河北種菘易歲則爲蔓菁惟其類也是

以易變也菲卽土瓜二者根皆可食詩人取喻在下體二字
言採葑菲者無以其根爲下體而棄之喻己雖卑賤亦有可
採蓋其婦家寒賤夫故得美婚而棄之也前人諸說多牽強
不可從涇清渭濁諸儒皆誤我

純皇帝命人查明有涇渭辨甚晰

式微式微胡不歸微君之故胡爲乎中露

賦也式發語辭微猶衰也再言衰之甚微

悲其衰勸之
歸而但以自
在中露爲辭
一句一折情
文悱惻

猶非也中露露處也按春秋於諸侯失國必責其不死社稷蓋
土地人民受之天子不可輕棄黎侯避狄寄衛狄退當返而不
歸其臣勸之自悲失所使君思之忠愛之至也抑或式微式微

胡不歸微君之躬胡爲乎泥中

賦也泥中卑濕而有陷溺之憂也

式微二章章四句

黎侯失國寓衛其臣勸之

附解中露泥中毛傳二邑名鄭康成以爲黎侯爲狄人所逐寄

居於衛衛人處之以二邑可以歸而不歸故其臣勸之諸儒
謂二邑無據不從毛氏朱子因之按呂氏春秋武王封帝堯
之後於黎城說文昝國在上黨東北杜預云上黨壺關縣有
黎亭黃氏曰今潞州上黨黎城壺關三縣皆古黎國地蘇氏
曰是時衛猶在河北黎衛壤地相接故狄之爲患黎衛共被
之卽其地以考其事則康成狄侵之說信矣第中露泥中二
邑實無所考則從朱傳爲是中露謂其露處無城郭宮室也
泥中謂其地之卑濕不止喻陷溺也曹學佺謂泥中中露二
邑今在東離狐城者是隋開皇中置廩邱縣於此側近卑濕
城居水阜是又明有其地但不如從宋儒解義尤深長耳列
女傳又謂黎莊夫人及傅母二人作未知所本

翼其救援而
反覆為之推
結以充耳
其宛轉求
之已久申包
胥之痛哭不
過此矣其情
詞淒楚全在
虛字閒須逐
句逐字玩之

旄北之葛

古音結

兮何誕之節兮叔兮伯兮何多日也

興也前高後下曰旄

止寰宇記在澶州臨河縣東誕大叔伯衛之諸臣言葛已長而時已久衛猶不知救援也何其處也必有與

也何其久

古音几

也必有以也

賦也處安處與與國以挾持謂謀計也為之原諒恐其待與國而未

至或別有良謀不狐裘蒙戎匪車不東叔兮伯兮靡所與同也

賦也蒙戎亂貌言敝也黎在衛西禹衛則在東轉言狐裘已敝則時久而遇亦窮矣衛竟不救復又為之解曰匪其車竟不東乃無

有同心者耳瑱兮尾兮流離之子叔兮伯兮衰如充耳

賦也瑱蓋猶諒之也

流離漂散衰多笑貌充耳塞耳聾者多笑此乃正言其終不之救也言已君臣流離若此而叔伯視之至為微細雖告急情殷

衰如充耳而已蓋歎傷之詞而無痛責之語所以為忠厚也

旄北匹章章四句

黎之君臣久寓於衛衛不之恤故作此以自傷○夫衛與黎唇齒也黎亡而衛

不救未幾衛亦為狄所滅夫子錄之以見睦隣之誼衰深慨之也

附解春秋王綱不振弱小多被侵陵故夫子作春秋於救患者

多善之益既無望於天子猶有望於羣侯亦衰世之意矣序
說謂衛爲方伯然正不必泥要以唇齒相依救災恤隣之誼
衛當救無疑朱公遷曰式微處困而思奮旄止責人而不刻
可謂賢矣其說得之至流離毛傳以爲烏義殊不合

簡兮見其玩

簡兮簡兮方將萬舞日之方中在前上處

賦也簡簡略威儀萬舞之總名上處前列

世侯侯見其

賢而肆舞故寄其嘲笑言所爲若此且喜不須整束威儀當日之方中方暴日中而在上處也

碩人侯侯公庭

嘲處三章以

萬舞有力如虎執轡如組

賦也碩大侯侯魁偉貌轡馬韁組絲絛自譽其才如此

左手執

方朔割肉於

籥右手秉翟赫如渥赭公言錫爵

厚賦也籥管翟羽也赫赤貌渥厚漬也赭赤色錫爵賜酒此

諸末章乃正

正敍其萬舞之事而若以受賜爲榮也

山有榛隰有苓

古音力珍反

云誰之思西方美

言之而致其

人彼美人兮西方之人兮

興也榛似栗而小下溼曰隰苓大苦草西方美人託言以指西周聖王言

榛宜在山苓宜在隰而已乃屈居於伶官不得不思西周聖人也

慨慕也

春秋禮廢女
德無極其甚
者如文姜之
會齊侯夫子
錄此詩以存
禮其惓惓於
父母之邦而
不敢以私廢
禮出宿飲餞
皆虛擬之詞
反復思量終
於守禮味其
言可想見其
人之賢矣

簡兮四章三章章四句一章六句

衛之賢者仕於伶官而作此自明○朱子曰若自譽

而實自嘲是也蓋賢者隱於下僚玩世不恭夫子錄之以爲人君戒也

悲彼泉水亦流于淇有懷于衛靡日不思變彼諸姬聊與之謀

古音迷○興也悲泉始出貌泉水今衛州其城百泉淇水出相州林慮縣東流泉水自西北而東南來注之變好貌諸姬姪姊也言泉水尚流於淇而我懷衛不能自歸聊且與諸姬謀也出宿于汭飲餞于禰女子有行

遠父母兄弟問我諸姑遂及伯姊

賦也沘水出王屋山東流去爲汭禰在曹州冤句縣北七

十里追言其于歸時出宿飲餞遠父母兄弟而音堅來義不可私矣伯姊年長者問之詳慮之周也出宿于干堅飲

餞于言音延載脂載牽還車言邁邁臻于衛不瑕有害

賦也衛有干城故發

干縣今開德府觀城言內邱縣柏人縣均有干山言山脂膏牽車軸謂以脂塗牽也邁速臻至還同瑕過也設言已遂出宿飲

錢速還衛都或無人督我思肥泉音錢茲之永歎音天思須與漕我

心悠悠駕言出遊以寫我憂

賦也同出異歸爲肥泉馬溝水出朝歌城北東流與美溝合又東南

注淇爲肥泉須東郡須昌縣故須句國今東平府須城縣漕滑
州南白馬城是寫除也終言已思歸不得結爲永歎惟思出以
爲其憂而已所謂發
乎情止乎禮義也

泉水四章章六句

衛女嫁於諸侯父母終思歸寧而不得
故作此詩○蓋婦人之義從夫先王制

禮父母在則歸寧沒則使大夫寧於兄弟誠以已嫁而反
兄弟不與同席而坐同器而食親沒則無其主矣聖人寧
以義斷恩不以恩掩
義所以爲後世防也

出自北門

音民

憂心殷殷終窶且貧莫知我艱

音斤

已焉哉天實爲

憂勞國政雖
貧窶交謫而
不恤忠賢之
至也若但作
憂貧解則竟
味索然

之謂之何

古音謫與爲字韻

哉

賦也北門背陽向陰殷殷憂之切無以爲禮曰窶貧困於財大夫行役憂其國

亂民貧而以己爲詞莫知我艱言莫知國之危王事適我政事

一埤益我我入自外室人交徧謫我已焉哉天實爲之謂之何

哉

賦也國事而曰王事重之也伍牆曰埤益增也謫責也盡人

謫曰交每事謫曰徧言已委贄以來則王事固之我矣日今

政事日壞己身所任如一埤之衛尚可力圖補救奈國事既非

不特朝無知心即室人亦徒以貧窶之故交徧謫我是一國皆

詩經互罕

卷一

三

迷無可望矣豈天實爲之古音王事敦我政事一埤遺韋我我入

自外室人交徧摧我已焉哉天實爲之謂之何哉賦也敦迫也遺委擲意挫

辱曰摧言己勤其職業非故勞苦乃王事所迫義不容諉也人見我不憚煩勞政事遂盡委於我我亦何辭但出入無一知己

反相摧辱則人心鋼蔽真不可爲矣

北門三章章七句

作○蓋世之衰也朝野上下咸相安於

逸情賢者既莫之知而反相誚辱君子不憂其身之困而憂其國之危是以呼天而告不尤人

北風其涼雨雪其雩惠而好我攜手同行其虛其邪音徐既亟只

且貌邪比也北風喻嚴急雨雪喻慘虐涼風初至者雩漸盛貌虛寬貌邪一作徐緩也亟急也只且語詞言北風初至而雪已凝

好我者及時可以同逝豈得其寒未知北風其喈雨雪其雩惠

而好我攜手同歸其虛其邪既亟只且比也喈疾聲也霏分散貌歸去而不反言風益

甚而雪已散布可決計歸隱矣尙以爲可緩耶亟彌甚矣莫赤匪狐莫黑匪烏惠而好我攜

見幾而作不俟終日虛邪安可哉歎其亟實憫其危惓惓之忠未嘗釋也故錄以爲君子之法

曲寫靜女之賢以明后夫
人當如此也
慕德而致其
流連非賢君
亦安能如此
此與關雎可
相發明矣

手同車其虛其邪既亟只且

比也狐似犬色黃赤烏一曰鷓鴣色黑皆不祥之物所見無非此物危

亂可知同行同歸猶商之也同車則已駕矣易曰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其是之謂也

北風三章章六句

邶將危亂賢者見幾而作○蓋君子之仕為道而已道不可行則不徒仕相約

而同歸非忽然於君民也無以濟時而徒取辱焉是以先幾而去也

靜女其姝俟我於城隅愛而不見搔首踟躕

比而賦也靜女幽靜之賢女姝美貌

城隅喻幽僻之處張子曰後宮西北遠城隅是也愛愛其德人閒則搔首踟躕行不前言不苟進也靜女有容有德而退處幽室詩人惜之我設身以目君也賢如守禮待君而靜女其變貽君不正詩人設身言愛而不見實諷君之不愛也

我彤管彤管有煒說懌女美

比而賦也變好貌彤管鄭箋曰筆赤管也毛氏曰古者后夫人必有

女史彤管之法煒赤貌美其德美也言靜女之德書之彤管光乎史冊觀者猶欣羨其美也

自牧歸荇洵美

且異匪女之為美美人之貽

去聲○比也牧毛傳田官也荇茅之始生者茅可供祭而荇則尤質

之美者洵信也女謂荇貽遺也茅可供祭以比靜女可奉宗廟君得之而不用然其德自可以珍茅由美人之貽尚愛重之况

美人乎蓋深歎
時君之昏也

靜女三章章四句

衛俗淫亂莊姜賢而失位宣公之時尤必有賢媛見黜者故詩人咏歎而惜之

附解序曰刺時也毛氏曰衛君無道夫人無德鄭孔從之至歐陽公乃云衛俗淫風大行務以色相誘悅雖靜女亦然舉靜女則他可知朱子從之然永叔之言非也既爲靜女何以淫亂淫亂矣而猶曰靜女乎且彤管爲女史所需以紀成法傳之自古今猶遵之非淫奔之物張橫渠曰後宮西北蓬城隅俟我幽閒念彼姝亦如古說呂祖謙謂張子必有所據詩人述古者賢君賢妃之相與以刺時其說近似而解各章詞義牽強左傳曰靜女之三章取彤管焉無淫奔之說他如孔穎達王肅何楷皆從古序呂大臨曰古之人君夫人媵妾散處

不斥其亂倫
而但醜其形
狀退一步寫
法正深一層
寫法也其音
婉其旨嚴刺
惡之作後世
鮮此

後宮城隅者後宮幽閒之地也女有靜德又處於幽閒而待
進御此有道之君所好也亦與張子合而於本文語氣未明
竊以爲衛雖淫亂成俗然康叔武公之德必有賢女特君不
用耳故作今解而夫子存此以見女非無賢宣公自入於邪
所以居下篇之首

新臺有泚河水瀾瀾燕婉之求籩條不鮮

音洗○賦也新臺新築之臺泚映水鮮明

貌瀾瀾滿也燕婉安和籩條不能俯醜疾也蓋簞麤者曰籩條編之爲困如人擁腫而不能俯故以名此疾鮮少也言齊女本

求燕婉而得此世所少也新臺有洒

古音銑河水浼浼燕婉之求

籩條不殄

賦也洒韓詩作漼鮮貌蓋臺吹水而光如洒也浼浼同湜湜盛貌殄絕言籩條之人天所不佑乃不殄絕

而至此斯厭之也魚網之設鴻則離之燕婉之求得此戚施

比也鴻雁之大者離麗也

戚施不能仰亦醜疾也言設網求魚而得雁齊女求燕婉而得戚施謂宣公無人理亦非人形惡之至也

首章預憂之
次章冀倖之
不忍斥言其
死也其詞實
悽楚至矣

新臺三章章四句

衛宣公爲新臺於河上納其子伋之妻詩人刺之而作○夫人倫莫大於君父

至於納子之妻則人道絕矣然嗜慾之萌不謹於微則必有狂肆而不可止者故國人切齒而宣公覲不爲愧焉聖人錄之使天下之爲君父者必正其身然後可以責人忠孝也

二子乘舟汎汎其景

養上聲

願言思子中心養養

賦也二子謂伋壽也乘舟渡河

如齊也景古影字養養猶漾漾憂心不定國二子乘舟汎汎其

逝願言思子不瑕有害

音係○賦也逝往不瑕疑詞知其有害而猶冀其不害也

二子乘舟二章章四句

衛宣納伋之妻生壽及朔後信朔與宣姜之慝使賊殺伋於道而壽

竊其使節先行盜殺之伋至則又殺之詩人傷之而作○夫淫亂之禍未有不亡其身與家國者也伋壽之賢使獲

嗣衛豈有量哉而宣公自戕其孝子悌弟國隨以亡錄此新臺之後爲世炯戒焉

附解舊說爲伋壽二子而作左傳史記亦云然自無可疑近或

謂以年考之宣公十八年納伋妻十九年生壽雖孿生尙未

周歲疑史公爲誣然考衛世家及年表史公但敘此事於宣公卽位之十八年其云納伋妻事則追敘之詞意宣公生伋在未卽位前納伋妻在初卽位後凡史傳紀年多難據左氏謂宣公烝夷姜史記則以爲夷姜本宣公之妻而敘伋壽二子此事亦同無異說自來仍之可無疑也

邶國十九篇七十二章三百六十三句

邶一之四

邶不詳其始封其地在紂都之南通典衛州新鄉縣西南三十里有邶城卽邶國邶旣滅而猶

繫以邶不予衛之得滅邶也

汎彼柏舟在彼中河髧彼兩髦實維我儀

古音俄

之死矢靡它母

也天

占音汀

只不諒人只

興也中河河中髧髮垂貌兩髦翦髮夾

世多不明大義之人令女改嫁而母命元多夫子錄此非徒表女之貞所以戒

夫也我其妻自謂儀匹也之至矢誓諒信也以柏舟在中河與婦人在夫家有常處而言兩髦爲我之匹至死誓無改嫁母乃

後世之爲母者也

天也何不汎彼柏舟在彼河側髭彼兩髦實維我特之死矢靡

慝母也天只不諒人只

興也特獨也夫爲婦所獨有不之意也慝邪之匿於心者許謙曰靡他其事

猶顯至一念邪思皆戢則節彌純矣

柏舟二章章七句

衛有子成婚而卒其妻守義母欲奪其志而嫁之者其女作此詩

附解此詩序及諸儒皆以爲其姜守義而作無異詞顧史記載

衛釐侯卒子其伯餘立弟和以賂賂士襲攻其伯於墓上其

伯入釐侯羨自殺和立是爲武公呂祖謙曰武公在位五十

五年國語稱武公年九十有五猶箴戒於國計其卽位已四

十餘矣使其伯果見弑則其年又長於武公安得謂之早死

髦者子事父之飾諸侯旣小斂則脫之史記謂釐侯已葬而

其伯自殺則是時其伯已脫髦矣詩安得猶謂之髭彼兩髦

是其伯無見殺之事武公未嘗有篡弑之惡也愚按此說甚明武公抑抑賓筵淇澳諸詩備詳其德時稱爲睿聖武公安有睿聖而篡弑者孔疏謂以其未成君故云兩髦繫以父在之詞蓋信史而不信經多見其惑之甚矣史遷不足信者甚夥當分別觀之此尤大義所關決不可信故且泛作守貞者爲是蓋衛之淫亂所不屑言夫子旣彰其事以戒惡而又錄靜女及此詩以見宮闈草野皆有賢媛不然人道幾滅衛何以能復興也或謂其伯卽非被弑亦或早卒然世子之妻亦無母氏便可奪志使改嫁之理

牆有茨不可埽也中葍之言不可道

上聲

也所可道也言之醜也

社席之間長舌所在再三言中葍之言所以深歎禍

比也茨蒺藜也蔓生細葉子三角刺人中葍閨中幽僻處道言也言牆之有茨所以衛牆而反傷人欲去之則又不可以比宣

患起於隱微而辱及宗社其垂戒爲至遠也

姜爲國夫人本宜助君成德而讒口囂囂禍國禍民欲述其讒間之言而閨闈深邃不便宣悉然大抵皆醜惡之言道之無可道牆有茨不可襄也中葍之言不可詳也所可詳也言之長也

比也襄尙書曰懷山襄陸詳詳言之蓋宣姜浸潤之譖不可詳說亦不屑詳之也牆有茨不可束也中

葍之言不可讀也所可讀也言之辱也比也東東而去之讀誦言之辱爲國羞宣姜之

惡既不能去之猶覩然而爲夫人欲長誦其言適足爲國羞是以不讀忠厚之意也而宣公恬然不知亦不覺其辱可恥奚苦

牆有茨三章章六句

刺宣姜之讒惑也

附解序謂衛人刺其上毛氏曰公子頑烝於宣姜詩人疾之諸

儒從之無異詞楊龜山曰中葍之言至不可讀聖人何取而

著之經蓋淫亂之君以爲密於閨門世無知者聖人著之使

後世爲惡者知雖閨中之言亦無隱而不彰其說亦善矣第

衛公子通於宣姜其事或有而史可疑詳見鶉奔章且牆茨

前詩隱刺之
此章正言之
婦容亦不可
少者也而專
飾儀容以求
悅目即非貞
德所宜有故
詳言其容貌
而微致其譏
諷夫子錄之
又以我後世
之婦女炫飾
而無德者也

興宮闈淫昏義甚牽強竊意宣姜譖公子伋壽而殺之宣淫
無忌當時宣公被其眩惑閨門醜惡害及宗社故詩人作此
刺之春秋如驪姬輩皆然夫子錄此以戒惑於婦言貽害家
國者不特刺其淫亂也

君子偕老副笄六珈委委佗佗如山如河象服是宜

古音俄

子之

不淑云如之何

賦也君子夫也偕老同生死后夫人之首飾曰副以副貳也兼用眾物以成飾笄簪也珈玉也

以六珈加於笄而爲飾委委雍容佗佗安重如山如河申言其貌象服法服子謂宣姜淑善也言夫人與君子偕老服飾之盛宜有委佗之德乃與象服相宜而子之不淑則不可解也

玼兮玼兮其之翟也鬢髮如雲不

屑鬢也

玉之瑱也象之晳也揚山之皙也胡然而天也胡然而

帝也

賦也玼鮮盛貌翟祭服繪翟爲飾鬢黑也如雲多而美屑潔也鬢一名髮聚他人髮以益己髮瑱充耳象象骨拂所

以摘髮揚眉上廣也且語助詞皙白也言其承祭之時自飾其容服之美而無誠慤莊敬之心胡然而可以通於天達於帝問

春秋載貴族淫亂者多然皆貴族相亂此似為卑賤上淫之詞足見衛之紀綱淪矣

之詞也諸侯夫人禮有助祭蓋承宗廟而為社稷主故極言天地以重其責也
彼縹緇是繼袞也子之清揚揚且之顏也展如之人兮邦之媛也
賦也瑳潔白貌展禮衣緇之細者曰縹緇束縛意以展衣蒙縹緇而為之繼袞自斂節也清視清明顏額豐展誠也美女曰媛言其服禮衣以見賓人見其容服之美莫不曰誠邦之媛也而豈知其不德哉

君子偕老三章一章七句一章九句一章八句衛人刺宣姜而作

一章言其不足以配君二章言其不足以承宗廟三章言其不足以見賓客惡之至而若惜之深詩人所以為溫厚也

爰采唐矣沫之鄉矣云誰之思美孟姜矣期我乎桑中要我乎

上宮送我乎淇之上矣賦也唐蒙菜一名莖絲沫衛邑所謂沫邦也孟長也姜齊女蓋貴族也桑中上

宮淇上皆地名期約要迎也言淫者託言采唐實乃思者孟姜及其既也視然忘其苟賤之恥而誇其相與之情以告人也則

羞惡之良盡矣爰采麥矣沫之北矣云誰之思美孟姜矣期我乎桑中

要我乎上宮送我乎淇之上矣

賦也麥穀名秋種夏熟弋春秋或作矧亦貴族也前章采藥此

章采穀而皆思美女蓋相習淫蕩荒其職業之勤勞而身在意馳風俗之偷甚矣

爰采葑矣沫之東矣

云誰之思美孟庸矣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宮送我乎淇之上

矣賦也葑蔓菁亦穀類庸王應麟以爲鄘本庸姓鄘爲衛滅或有仕衛者亦貴族也顧氏炎武曰首章唐鄉姜爲一韻而上

字仍協首句二章麥北弋爲一韻中宮爲一韻三章葑東庸中宮爲一韻而上字仍協首章所謂後章韻前章者也

桑中三章章七句

衛俗淫亂至忘其職業而誇示遇合之緣詩人刺之竝述其言以見其羞惡心

亡出於貴族爲尤可痛也

附解詩樂章也古人皆以樂論詩荀况曰詩者中聲所止司馬

遷曰三百篇夫子皆絃歌之以求合於韶武漢唐諸儒祖述

其說而不敢易至朱子援樂記桑間濮上之音亡國之音謂

桑間卽此詩淫者自作非刺者之詞深闢序說呂祖謙曰聖

人正樂首放鄭聲豈有刪詩而反取淫詞桑中之詩刺惡昭彰所謂思無邪也史記載師曠所指濮上之音鄭康成以爲濮水之上地有桑閒亡國之音於此出焉則桑閒乃紂樂非卽桑中詩馬端臨亦深以朱子之說爲非而條辨甚詳愚按夫子刪詩凡自敘醜行者皆去之而存其有關勸懲者凡所存刺淫之詩皆旁人作也然以其詞多託諷恐人誤解故示之曰思無邪若公然自言醜惡夫子存之而戒人勿邪是何異開門揖盜而曰毋發我笥哉至樂記謂桑閒濮上之音呂說甚明原不定指此詩卽所謂鄭衛之音亂世之音亦以其音言非謂詩也鄭聲淫亦然此章之旨朱子泥數我字以爲自言不知詩人起四句明指其事以爲刺末三句述其言以

男女苟一守
義則不能成
苟合宜姜與
男皆無恥故

歎其無恥將正文劃作二段自明前三矣字歎其荒職業而
肆淫思末一矣字歎其公然自號於眾蓋淫亂之風往往自
上倡之以其逸樂易生奢淫而相習之久遂以爲常而無復
羞愧貴族之流覲然如此是衛之所以淪於狄而子遺無幾
也後世文士或有工於描寫閨情以爲風雅者曷不思男女
之欲不學而能何待爲之摹其情狀聖人以禮樂節和民心
惟恐其不中正而後世以風流相尙致使才學之士毀性滅
身愚魯之流干名犯義此詩誤解亦一誨淫之作也烏可以
勿辨哉

鶉之奔奔鵲之疆疆人之無良我以爲兄

古音荒。興也。鶉鵲屬奔奔奔奔而就其匹。

也。喻女求男也。鶉鵲傳枝授卵不淫其匹。疆疆難偶而有疆鵲之禦之意。兄爲惠公之言曰公子也。此刺昭伯不能終守禮鵲之

以鷦鷯反興
之而拉刺也

彊彊鷽之奔奔人之無良我以爲君興也人謂宣姜君小君鷽

之賤也此刺
宣姜無恥也

鷽之奔奔二章章四句

衛公子通於宣姜衛人爲惠公之言以刺之。范處義曰衛詩至此

人道盡而天理滅矣楊時曰載此見衛爲狄所滅之由皆是

附解舊云惠公庶兄頑烝於宣姜庶兄之說由以頑爲昭伯而

史記云昭伯黔牟太子伋同母弟也然左氏祇云昭伯不言

名頑云夷姜生子伋不言更有二子史記乃云有同母弟史

記謂夷姜宣公夫人而左氏云烝是二書不合矣若頑卽昭

伯昭伯爲太子伋同母弟則當云嫡兄不得云庶兄意昭伯

當是惠公近族以下淫上曰烝何必庶兄也且左傳本無公

子頑之名史記亦未載昭伯通宣姜事惟左氏有之而曰齊

人使昭伯意宣姜淫婦悅昭伯而通之託齊侯之命以爲詞
齊襄非人援以爲例是宣姜之無恥也故昭伯不可強之而
後可然強之云者強其苟合耳非竟成爲夫婦何以遂生子
女多人若竟爲夫婦生子生女而惠公醜然不以爲恥無良
未必至是且惠公在位十九年屢會盟諸侯而宋許諸侯以
惠公母淫亂所生之女爲夫人亦非人情然則齊子戴公文
公諸人皆昭伯自妻所生必非宣姜所出也衛國九百餘年
始亡至漢興猶在太史公必有見聞故於此事多不從左氏
左氏云烝夷姜而史記以爲夫人左氏云昭伯烝宣姜而史
記不載以人情事理揆之則史記是而左氏非故參考而詳
辨焉誼關人倫之大事在恍惚之間安可以附和而不察實

故愚正之

定之方中作于楚宮揆之以日作于楚室樹之榛栗椅桐梓漆

爰伐琴瑟

賦也定室星夏正十月昏而正中占作宮室常以此時故名曰營室楚宮因楚計而名通典以為滑州

衛南縣即是宮廟室居室揆日測日景也周禮匠人云水地以懸置槩以懸視以影為規識日出之景與日入之景畫參諸日

中之景而南北東西可定榛栗屬榛小栗大其實皆可供籩椅梓實桐皮桐梧桐梓子椒漆木有液可飾物四者皆琴瑟之材

也上四句言其得天時地利之宜升彼虛矣以望楚矣望楚與下三句言其有久遠預備之計

堂景山與京

古首

降觀于桑卜云其吉終焉允臧

賦也虛故土阜楚楚北堂

不修陳宮室之美而但言其得天時地利敘物產而以琴瑟之材言見其能修禮末中言其勤儉豐饒歸於秉心塞淵語不多而義足覺上林羽獵兩京兩都詞費矣

楚之旁邑傅氏曰今博州堂邑景山九域志在開德府京高土桑木名追敘其將營室之前審地勢之勝辨植產之饒而又卜

以決之終然允臧可靈雨既零命彼倌人星言夙駕說于桑田以久安而逢吉也

古音 匪直也人秉心塞淵騶牝三千

賦也靈神也零降也倌人主駕者星見星之時說舍

止也秉操塞實淵深也馬七尺以上為騶言方春時雨既降文公命倌人而晨起駕車說於桑田課農事而勸女工故其富饒

之效不獨在人即畜產亦因秉心塞淵之故而至三千之多蓋富而且強矣

定之方中三章章七句

衛爲狄所滅文公徙楚北而營建勤治國人美之○左傳曰文公衣

大布之衣大帛之冠務材訓農通商惠工敬效勸學授方任能元年革車三十乘季年乃三百乘今觀此詩所稱占天時審土宜儲材具經營詳慎以農桑爲立國之本戎馬爲富強之資而尤推本於秉心之塞淵與左氏相發明矣鄒泉曰懷根本之圖而不事虛文故爲塞建久遠之策而不狃近利故爲淵得之

蝮螻在東莫之敢指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

也比而賦也蝮螻虹也陰陽不正之氣

交而爲虹在東暮虹也莫之敢指以比南子淫亂不敢斥言因言女子出嫁則已遠父母兄弟而來矣何反召宋朝乎朝

隤于西崇朝其雨女子有行遠兄弟父母

升音米○比而賦也隤升也虹亦曰隤虹映

日氣而成故朝西暮東言朝陽初出虹已自西而升乃如之人

也懷昏姻也大無信也不知命

反彌吝也賦也人指南子靈公爲夫人召宋朝謂其公族

爲兄弟固不知其私懷詩人言此人託召兄弟實懷昏姻之欲也女子守身曰貞信且以其欺靈公而言故曰無信命天理言

重言遠兄弟父母大聲而疾呼以發其天良斥淫惡而以陰陽不正之氣爲言蓋夫人助君內治他人不足以及當之也首二節一反一正嗟歎之末節四也字

言系心角
其背人道而逆天理無所
畏忌深惡之而深歎之也
慨歎無窮惡
之深而詞仍
婉也

其背人道而逆天理無所
畏忌深惡之而深歎之也

蝟螻三章章四句

或曰衛靈公爲南子
召宋朝國人譏之也

附解序說止奔也毛氏曰衛文公能以道化其民淫奔之恥國
人不齒鄭孔皆從之然以其說求諸本文語氣多不貼切如
莫之敢指何所謂而不敢遠父母兄弟鄭箋曰婦人生而有
適人之道何憂不嫁而爲淫奔之道乎朱傳曰淫奔之惡人
不可道况女子有行又當遠其父母兄弟豈可不顧此而冒
行乎語皆牽強如或之說則以南子託兄弟而召宋朝靈公
爲其所愚國人莫敢顯言故曰莫敢指遠兄弟父母也而未
節懷昏姻也乃直揭其事以刺之也不得以其無稽而沒之
况乃如之人明明有所指目若作泛刺淫奔神味索然試涵

比之於鼠欲其速死激烈甚矣然乃爲世道人心計不忍以一人天下也

咏正文自見人道即天命守信即爲安命詩人之言及此蓋賢者之詞

相鼠有皮

音婆

人而無儀

音俄

人而無儀不死何爲

音謫

○興也相鼠名見人則

交其前兩足而拱今河南彰德府古相州當時產此今甘肅會寧縣亦有之鼠主微賤猶有皮以成文人無儀節不如物矣謂其當死恐傷化敗俗也 相鼠有齒人而無止人而無止不死何俟音矣○

以齒自衛止容止俟待也容止

相鼠有體人而無禮人而無禮

胡不遄死

興也體肢體遄速也儀儀文止則五官動作禮則全體由淺而深莫非無禮故欲其速死呂氏曰嫉惡不

深則遷善不力是也

相鼠三章章四句

此刺無禮而作○孔子曰夫禮先王以承天之道治人之情故失之者死得之

者生而引此詩以明之蔑禮者賊其身以賊天下詩人深有見於其弊而不覺其言之激聖人取之以儆愚頑不以其詞傷厚也蓋有救世之心則激者亦厚

附解此詩刺無禮自不可易而子次於螻蛄之後禮始於謹夫
 婦而邪淫易犯人道以之不修家國因之亂亡衛之淫俗倡
 於上和於下夫子蓋深惡之故錄此深惡無禮之作也至相
 鼠明有此鼠陸佃曰一種鼠見人則交其前兩足而拱謂之
 禮鼠相州多有故曰相鼠韓昌黎詩禮鼠拱而立今甘肅會
 寧縣多有土人猶呼曰相鼠故註疏之誤決不可從

盛稱其儀文
 則中心之好
 可知欲姝子
 有以相報則
 求賢為國之
 意可見皆透
 過一層寫法
 也

子子干旄在浚之郊素絲紕之良馬四之彼姝者子何以畀之
賦也子子特出貌干旄以旄牛尾注於旗干之首而建之車後大夫之旗也素絲束帛也浚衛邑邑外曰郊紕織組也以素絲為線而縫旗之旒紕四之兩服兩驂凡四馬以載之姝美也子指賢者畀與也言衛大夫備禮竭誠以見賢者賢者何以予之蓋喜其事而冀其贊襄也
 子子干旌在浚之都素絲組之良馬五之彼姝者
子何以予之 賦也鳥隼曰旌組以合縫左右兩緣中壓一緣曰組素絲組之三束也在都則迎賢者而入都也五

之四加而為五禮益隆也
子子干旌在浚之城素絲祝之良馬六之彼姝者

子何以告之
賦也析羽為旌干之飾也祝屬也組成而屬之六六馬極其盛也

干旌三章章六句
美大夫好賢之詩

附解以上三詩序皆以為文公時詩蓋因次於定中而衛自渡

河以後惟文公為賢也然玩其文義各有所指不

從故於先儒之說棄取如此必求其詞義相安非姦也

載馳載驅歸唁衛侯
古音驅馬悠悠言至於漕大夫跋涉我心

則憂
賦也載語詞弔生曰唁悠悠遠也漕衛東邑山行曰跋水行曰涉大夫當時戴公廬漕使大夫告急於許

而許力不能救故夫人以其跋涉為憂思既不我嘉不能旋反

視爾不臧我思不遠既不我嘉不能旋濟視爾不臧我思不閔

首四句從歸唁正起五句即以大夫宕接而言跋涉之可憂不憂已之跋涉互文見義也次章乃承出憂之之故而反復自計其思

賦也嘉臧皆善也爾謂許人反反衛濟濟衛之難閔閔閉不閔明白易見夫人欲許代乞齊以救衛而許人不從故言既不以

之工蓋不徒
責人也思既
善矣而乃以
人之尤我爲
穉狂末章又
轉而求大夫
君子冀或有
智者知己之
策結以舍此
別無良謀蓋
憂念宗國故
不禁其纏綿
焉

我爲是而爾之坐視危亡固非善也若我之思陟彼阿止

古音去其

反言采其蟲

音芒

女子善懷亦各有行許人尤之眾穉且狂

賦也偏高

曰阿止蟲貝母主療鬱結之疾善懷猶善思行道尤過也穉幼

弱狂妄也已志既不得遂則登高以望衛采蟲以舒憂因言女

子善思亦各有道不可慨以婦人之言忽之今己之計我行其

甚良而許人尤之是直童穉無能多畏惠而且妄言耳

野芄芄其麥控于大邦誰因誰極大夫君子無我有尤

古音百

爾所思不如我所之

比而賦也芄芄盛長貌控持而告之大邦謂齊齊子夫人之姊是時文公亦在齊

而齊桓初興故夫人欲控之因藉極至大夫君子許之眾人之

往也按春秋傳戴公廬漕在周十二月夫人因麥起興言麥經

霜而猶茂喻國雖滅而可興當時許人不肯救衛竝不肯爲衛

求齊固因力不能救亦以衛爲難復興也夫人故言當今之計

惟控於齊可以存衛但我婦人不能自去惟許國君臣可任今
既不從則欲控之誰因而求亦誰肯因一婦人而至又慰勉之
曰大夫君子無徒責我任爾百計思維不如從我之計蓋當時
齊猶未救衛而夫人已料及非齊無以存衛誠賢智哉許人見
不及此則謂之穉狂也亦宜而舊說第以爲欲歸唁而不可詞義多晦矣

載馳四章二章章六句二章章八句

狄滅衛衛人立戴公以廬於漕告難於許

許穆夫人欲許代乞齊而不果因作此詩

附解按左傳閔公二年冬十二月狄入衛宋桓公立戴公以廬於漕許穆夫人賦載馳是年戴公卒文公立蓋戴公之立與卒僅一月之間耳當是時文公在齊齊桓尚未以師安衛衛大夫告難於許許穆夫人以齊本姻戚而桓公初興舍是無以復衛故求許君臣代乞齊侯而許人不從故夫人賦此左氏以其明智故特記賦載馳句厥後戴公卒而齊桓立文公以存衛不出夫人所料誠閭閻中之俊傑也序說甚明鄭康成亦以跋涉之大夫衛大夫告難者而朱傳易之且以爲夫人將歸大夫跋涉追之夫不可歸之義人所共知若君臣不

早知而繼乃知之爲太愚若許君不許夫人歸而夫人私歸
爲無禮旣自知義不可往矣而又以許人爲穉且狂尤爲不
遜又所謂百爾所思不如我所之者仍欲歸衛有似倔強之
徒聖人何所取焉故斷之以春秋按切時事就本文自然語
氣詰之爲得識者詳之舊說此詩五章蘇子由合二章三章
以爲一章然春秋傳云叔孫豹賦載馳之四章取其控於大
邦之意則四章舊矣毛傳疑誤若孔穎達云杜預云竝賦四
章以下賦意雖有所主欲爲首引之勢竝上章而賦之其說
牽強不可從也

鄘國十篇二十九章百七十六句

衛一之五

朝歌紂都也武王弟康叔封此更名衛在淇水之北百泉之南其後不知何時竝得邶鄘之地

由內及外由少至老細細形容多借物以喻而流連不盡之神全在兮字凡說理之詩無如此風韻者

至文公徙居楚邱成公又徙於帝邱即濮陽秦徙之於野王今懷慶始皇既并天下猶獨置衛君二世時乃廢凡九百年最後絕又大名府古觀扈國亦商之舊都或云武王立武庚於此姑存參

瞻彼淇奧綠竹猗猗有匪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瑟兮僩兮

赫兮咺兮有匪君子終不可諼兮興也淇水名奧隈也猗猗少而美匪斐通文也治骨角者

切以刀鋸復磋以鑢錫治玉石者琢以槌鑿復磨以沙石言其進德無己瑟嚴密僩武毅言其內念之齋肅赫盛大咺光明言其威儀之昭著諼忘也此章言

其少時進德人則效而不忘瞻彼淇奧綠竹青菁青有匪君

子充耳琇瑩會弁如星瑟兮僩兮赫兮咺兮有匪君子終不可

諼兮興也青青壯而盛也充耳瑱也琇瑩美石天子玉瑱諸侯以石會縫也弁皮弁以玉飾皮弁之縫中如星之明蓋既

為諸侯而盛服以臨民矣然其去私存理不異瞻彼淇奧綠竹

如簀有匪君子如金如錫如圭如璧寬兮綽兮猗重較兮善戲

謔兮不為虐兮興也簀棧也如簀老而密也金錫言其精純圭璧言其溫潤寬舒展綽從容猗歎詞式上橫木

曰較與式重疊故曰重較憑式則容俯倚較則不俯不仰得其
中正言其寬綽之中有莊嚴之度如在車中重較而立故歎美
之也善戲謔言笑相歡不失其正虐害也此章言其德老而彌
精如金錫圭璧然而又言其從容中適亦復莊嚴戲謔言歡未
嘗害正蓋學極於自然之候也

淇奥三章章九句

序以爲美武公也。言其自少至老進

故夫子以爲篇首而大學引之作此詩者其精微寄興如此則亦聖人之徒也已

附解史稱武公修康叔之政百姓和集佐周平戎有勳王室又
國語稱其耄而箴傲作抑戒賓筵以自勵時人謂之睿聖此
詩尤能道其修己臨民本末精粗之學諸家皆無異詞以證
佐確也第序說牽入聽規諫以禮自防又因重較一言黏滯
入相於周而按之本文實無此意且重較句橫梗不通今酌
正之

即考槃以見其窮約而寤歌永矢綽然有餘賢可知矣一字內該許多意義而有詠歎不盡之神故非後人所能及

考槃在澗碩人之寬獨寐寤言永矢弗諼

賦也考成也黃一正曰槃架木爲屋取盤

結之義朱子曰言成其隱處之室也山夾水曰澗碩人寬廣永長矢誓諼忘也言成屋於山水之間亦甚狹隘而碩人居之則

以爲寬廣雖獨寐而寤言誓不忘自得之樂

考槃在阿碩人之邁獨寐寤歌永矢弗

過

賦也曲陵曰阿邁猶窩也歌樂之也過踰也在阿非可久安而碩人居之則以爲窩伏處藏修如得巢穴也弗過視天下

之樂無有過乎此者而所守益定矣

考槃在陸碩人之軸獨寐寤宿永矢弗告

賦也

高平曰陸澗阿陸一處也澗上有阿阿上有陸軸車軸輪轉而軸不動且所以轉輪言其任世故之推移握其樞而不動也寤

宿覺而猶臥弗告此中之樂不足爲外人道也

考槃三章章四句

美賢者隱居也○子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既已舍之不患其不藏患其無可

藏也惟自得於己而無求於外則隨遇而安不願乎外此詩其有之矣

附解序以爲刺莊公毛氏曰不能繼先公之業使賢者窮處然

詩無刺意故朱子謂美賢者文選注作考槃在干地下而黃

下深言莊姜之德而但就淺處著筆蓋就莊公淺人說退一筆寫正深一層風刺也若曰求其見棄之故而不得焉耳

曰干干堦墀之處也韓詩作碩人之儗儗美貌然各書引述不同今直就本文解之而遵

折衷以爲斷

碩人其頤衣錦褰衣齊侯之子衛侯之妻東宮之妹邢侯之姨

譚公維私

賦也碩人謂莊姜頤長貌褰褰衣錦衣加褰文之至也東宮太子所居之宮齊太子得臣也女子後生曰

妹妻之姊妹曰姨姊妹之夫曰私邢譚二國名皆見春秋言其所生之貴族類之榮爲正嫡小君莊公宜親厚也手如

柔荑膚如凝脂領如蝤蛴齒如瓠犀螭首蛾眉巧笑倩兮美目

盼兮

賦也茅始生曰荑言柔而白也凝脂脂寒而凝者亦然頤頸蝤蛴木蟲之白而長者瓠犀匏子白而齊也螭螭螭額

廣而方蛾蠶蛾眉細而曲倩口輔美盼黑白分此極稱其容貌之美也

碩人敖敖說于農郊四牡

有驕朱幘鑣鑣翟茀以朝大夫夙退無使君勞

賦也敖敖從容說舍也農郊近

郊四牡車之四馬驕壯貌馬銜外鐵曰鑣人君則以朱絲纏之故曰朱幘左右兩鑣故曰鑣鑣雉羽飾車曰翟前後設蔽曰茀

致初遇之時
情事曲盡極
頓宕揚抑之

夙早也此言其成婚禮儀之盛又言國人知姜之賢欲大夫夙
退毋使君勞得與夫人燕喜則一國臣民無不愛戴而莊公不
知昏惑甚矣河水洋洋北流活活施罟濊濊魴魴發發葭蒹揭揭庶

姜孽孽庶士有暵

賦也黃河在齊西衛東北流入海洋洋洋活活充滿流動之貌施設也罟魚罟也濊濊入

水聲魴黃魚魴黑魚發發多而盛葭蘆蒹葭揭揭長也庶姜媵
妾木之肄生曰孽庶姜媵夫人而盛故曰孽孽言其旁出而盛
也庶士媵臣竭武壯貌言齊與衛一水可通本宜親睦且其地
富庶物產繁昌既鍾毓夫人之賢而且庶姜庶士亦盛備如此
則娣媵之人想亦勝於嬖妾而卒不見答誠不可解也

碩人四章章七句

莊公惑嬖妾夫人莊姜賢而失位詩人作此○盛言其貴美而賢又及於齊

之富強媵從之盛以見如此而不見答莊公非人情也朱
子曰此但指人所易見者以刺莊公之昏惑莊姜之賢固

不止此
也諒矣

氓之蚩蚩抱布貿絲匪來貿絲來即我謀

音迷

送子涉淇至于頓

止音欺

匪我愆期子無良媒

音迷

將子無怒秋以爲期

賦也氓民也

蚩蚩無知之

綖別後相思
重踐舊約一
恐一喜情文
兼至

此章宕接以
緩文勢乃令
動而有餘味

此乃正言見
棄涉淇而來
涉淇而去景
物堪傷寫得
悽惋

貌布幣買買也頓止衛邑在淇水南地理志東郡頓丘縣愆過
也將請也追敘其初遇之時男子謀挈婦去而婦故遲之以堅
約乘彼坵垣音延以望復關音堅不見復關泣涕漣漣既見復關載

笑載言爾卜爾筮體無咎言以爾車來以我賄遷賦也坵毀垣

名男子所居寘宇記澶州臨河縣復關城在南黃河北阜也復
關堤在南三百步龜曰卜著曰筮體卦兆賄財也又言其及期
而望之惟恐其不至重之以卜筮均之以貨財可謂
同心之至矣而不免於見棄事後迴思皆可恥也桑之未落

其葉沃若于嗟鳩兮無食桑甚于嗟女兮無與士耽音沈士之耽

兮猶可說也女之耽兮不可說也比而興也沃若潤澤貌以比

鳩甚桑實鳩食桑甚則醉耽樂也說解也言己色艾失身如鳩
食桑甚而醉今而悔之已不可解因為人戒之然士耽與女耽

其失均也婦人桑之落矣其黃而隕自我徂爾三歲食貧淇水
特為己言故爾

湯湯漸車帷裳女也不爽平聲士貳其行士也罔極二三其德音

○比而賦也隕落徂往漸漬帷裳車飾亦名童容爽差極定也
言己色衰見棄如桑之黃隕因歎其與其貧苦曾不之念今復

此章總敘未棄之勞棄後之苦疊用矣字愁歎無既

未歸於自咎不能慎始亦已焉哉實有不能已者也

渡淇水而歸自反事夫者無差而見三歲爲婦古音房靡室勞

矣夙興夜寐靡有朝矣言既遂矣至于暴矣兄弟不知咥其笑

矣靜言思之躬自悼矣

賦也靡不夙早興起咥笑貌申言三歲食貧之時不以家務爲勞早起遲眠無

日不然欲使爾不貧也所謀既遂遂暴棄我歸而訴之兄弟但

咥笑而已蓋失身不爲兄弟所齒亦何所歸咎哉亦自悼而已

自悼者傷其貪一時之樂而貽及爾偕老老使我怨淇則有岸

隰則有泮總角之宴言笑晏晏信誓旦旦不思其反

音資○賦而比也及與泮涯也高下之判也總角女子未笄之飾晏晏和也旦旦明也言本期與汝

偕老不意老而見棄彼淇則有岸隰則有泮物亦猶有限制矣

而人情不可測度總角之時和好相約期以終身自不思將來

反復之事既不思其反而至此矣則亦末如之何矣蓋自悼之

氓六章章十句

棄婦自悲也○蓋其始合不以正其既亦不保其終而悔怨亦無及矣士之苟合者

亦如斯焉輔廣曰谷風與氓皆怨然彼怨而責之其詞直其初正也此怨而悔之其詞隱初不正也是以君子永終

通篇皆卽淇水寫情而情文反復已至詞其未嫁時事迴憶之也

敝知

簞簞竹竿以釣于淇豈不爾思遠莫致之賦也簞簞長而殺也言思以竹竿釣於淇

水而遠不泉源在左淇水在右古音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賦也

泉源卽百泉在衛之西北而東南流入淇故曰在左淇在衛之西南而東流與泉源合故曰在右言泉源淇水常在衛之左右

而女子遠行乃不得淇水在右泉源在左巧笑之瑳佩玉之儺

賦也瑳鮮白色笑而見齒其色瑳猶粲然也儺行有度言諸姑姊妹隨父母遊而已不得與其閒也淇水悠悠檜

楫松舟駕言出遊以寫我憂賦也悠悠流貌檜木名柏葉松身楫所以行舟駕駕車又言淇水之

內舟楫可以遊樂而今不能則惟駕車出遊以寫憂而已

竹竿四章章四句

衛女嫁於諸侯思其父母而作○蓋婦人以夫爲家不得常事所生父母專事

翁姑非薄其所生也父母有子女本以夫家爲家然或無子則女當孝養壻當迎養世俗不然女父母無子亦忽然

置之豈天理人情乎故夫子錄此詩以教後世當曲全情誼不可偏見悖理傷教也

附解序及諸儒皆以爲衛女思歸是也而以同於泉水則非蓋泉水乃父母旣終思歸寧而不得此則父母猶存平日思念之作蓋女子遠父母兄弟禮也卽歸寧亦有定時然人子之心固無時不欲與父母相依諸侯夫人尤不能常歸寧則此詩之女其殷殷於思也可不謂孝乎且玩其詞意流連於左右之色笑而以遠爲憂蓋舅姑已沒而父母猶存懷其所生不能已也愚按古人制禮父母旣終女不得歸寧以女子旣嫁而反兄弟弗與同席而坐同器而食以別嫌也父母旣終歸無所依故不許歸寧今衛女父母尙在則可以歸寧而此詩若不能遂其志者豈非拘於常禮反悖天倫乎女與男皆子也女已嫁棄其父母而事翁姑思養之情豈能自止則思

歸固爲天理人情之正凡爲翁姑者當體其子婦之心使得兼養所生父母凡爲子壻者亦當恕推其妻之心毋第執禮而遂不慰其孝思耳夫男女有別故父母死女不得歸寧而父母尙存則當順其孝思且或父母無子可依而必賴女以生則壻有半子之誼女報養育之恩理當迎養以全其生乃世俗概以爲女生外相女亦忘其所生坐視危亡而不救則非人矣聖人錄泉水及此章所以明人倫之教豈直謂其但不歸寧爲美哉

芄蘭之支童子佩觿雖則佩觿能不我知容兮遂兮垂帶悸兮

能不我知警之使覺又以悸兮指其羞惡之長抑此童子其必有御侮老成者

興也芄蘭草也一名蘿摩蔓生斷之有白汁可啖支枝同芄蘭枝出葉間垂如觿狀觿鉞也以象骨爲之所以解結成人之佩知智同容容與遂禮曰遂遂然皆舒緩意悸驚動意言無他才

能但修飾容貌以爲美觀然其情形猶多羞怯如驚悸也芄蘭

乎不然何必
斥而諷之也

本不勝枝童子德芄蘭之葉童子佩鞞雖則佩鞞能不我甲音結

容兮遂兮垂帶悸兮

興也鞞決也所以引弓能射以骨爲之著右大指芄蘭葉似之甲長也言其才能不

足以長於我

芄蘭二章章六句

此刺童子無禮而作○蓋德業與年俱進先王制禮嚴於蠟等所以老其才而

深其養後世喜年少輕儇之士尙穎異浮夸之徒而聖賢之學始鮮也子故錄此戒之

附解序謂刺惠公蓋惠公卽位年十五六也朱子以無明文故

不從胡紹曾嫌其與君競能理有未安其說甚善當時世畧

必有年少蠟等者故詩人刺之而夫子錄之又以警夫少年

自恃者嘗謂世不乏幼慧之士然不教以篤實自修則浮華

日甚心性倫紀之功必無由踐又其甚者謂聖賢生而已然

不假學力於是羣尙穎秀輕侮老成世道人心日趨於薄矣

祇言歸之之
易而不歸之
故可想其情
彌深

容遂鄭箋曰容刀遂瑞也然玩詞不如朱傳之安

誰謂河廣一葦杭之誰謂宋遠跂予望之

興也葦葭屬杭渡也跂企也言誰謂河廣

乎一葦即可渡之誰謂宋遠乎一跂足即望之矣以明已之不歸非不可歸其情傷矣

誰謂河廣曾不容

刀誰謂宋遠曾不崇朝

興也小船曰刀不容刀狹之甚不終朝而即到近之甚也

河廣二章章四句

宋桓公出其夫人子襄公立當迎母歸宋而不能然夫人作此自傷○夫夫婦

之際人倫之始也非有大故不容輕絕桓公之於夫人蓋有不當出而出者說苑載宋襄公讓國於目夷曰臣之舅在衛愛臣若終立則義不可往夫有子不出宋桓出其人過矣襄公立迎母歸宋蓋父之愆全子之道何云義不可往哉夫子錄此罪襄公也

附解舊說嗣君承父之重母出與廟絕不可以私反謂夫子錄

此以教非也有子不出桓公之失襄公當幹蠱以全孝何以

任母在外哉且七出之說先儒已有議之者夫忤逆淫泆妬

忠孝之情別
離之意無不
盡而詞旨
和平其味彌
永

賦也伯婦人目其夫之字竭武貌桀英武

之稱艾檜類長丈二而無刃蓋衛宣公時蔡人衛人陳人從自
王伐鄭婦人憂王師之反而念其君子盛稱其夫之才也

賦也衛兵從王伐鄭至京師乃東行故曰東也

蓬草名其華如柳絮聚而飛如亂髮也膏所以澤髮其雨其雨者適主也沐浴面去垢因夫不在而不爲容義也

杲杲出日願言思伯甘心首疾比也其者冀其將然之詞杲杲日色明首疾頭痛也言冀雨而

日復出以比天時不順王師必不如願是以焉得諼草言樹之思伯而甘心首疾以夫勤王義當同甘苦也

背願言思伯使我心痠賦也諼本作蕮萱同似鹿蔥而葉小花色白香清可以忘憂故一名忘憂草背

北堂禮曰主婦北堂蓋伯有母在其妻恐貽親憂而思樹蕮也今人稱人母曰萱堂痠病也上章言己甘心首疾而茲欲樹萱

忘憂蓋己憂而又恐貽親憂賢孝之婦也

伯兮四章章四句衛宣公時衛人從王伐鄭從軍者之妻逆知王師不利而憂其夫之詞

附解序以爲刺時鄭康成本春秋魯桓公五年蔡人衛人陳人

從王伐鄭以爲詩作於此時信矣朱子特因自伯之東一語

謂鄭在衛西不從鄭說孔穎達曰衛從王伐鄭兵至京師乃

東行伐鄭非謂鄭在衛東鄒氏泉曰周既東遷衛自西北而

往故云之東胡紹曾曰案衛人從王至京師屬右軍號公林父正東行矣諸說確鑿無可疑者不然爲王前驅句爲無根且但以爲婦人思其夫全詩之意多不明蓋婦人逆知王師伐鄭不能成功而又以其夫義勇必死王事故其憂之深切如此首言其才而僅曰執殳前驅而已則其夫非貴職不得如孔穎達州伯之說惟其夫有忠勇之才而阨於下位不能止王師之東行故但敘己別離之憂以寄其無可如何之歎而末章又歸本於北堂慮其不歸而貽親憂夫美伯之才而喜其從王知君臣之大義也逆料王師無成而惓惓憂心明智之才也一於夫子而不復爲容節義之志也若夫己憂雖切而不欲貽北堂以憂又孝愛之至也夫子取之其以此矣

狐欲渡而無梁貧逢冬而無裳憂之實傷時政也

若范氏之說言兵者毒民於死聖王重之云云亦極有關於世然非此詩本旨也

有狐綏綏在彼淇梁心之憂矣之子無裳

興也狐猯也似狗尖

種綏綏獨行之貌石絕水曰梁狐性疑善聽冰堅則過河在淇梁則凝冰歲寒之時矣而之子乃無裳獨行故詩人憂之有

狐綏綏在彼淇厲

音

心之憂矣之子無帶

興也厲深水可涉處帶所以束衣水深處

狐亦遊之則寒益甚矣衣薄而有狐綏綏在彼淇側心之憂矣

之子無服

興也淇側常在其側無服周身之服皆不全也

有狐三章章四句

國亂民貧君子傷之而作子曰於有狐見惻隱之仁焉

附解序曰刺時毛氏曰衛之男女失時喪其配偶引周禮荒政

殺禮而多昏謂衛不能然也先儒從之而朱子竟以爲寡婦

見鰥夫而欲嫁之蓋以有狐淫獸取譬或然耳然玩其詞旨

物有限而情無窮三四句一宕一接二也字意餘於言也

婉和不類淫人之作或謂君子於寒夜見貧民與狐涉水而傷之賦此按之詩意似得其實蓋狐涉在大寒之時而民乃無衣無服故君子即所見以起興觀其纏綿悱惻見於言表以爲有惻隱之仁乃近似也

投我以木瓜

音孤

報之以瓊琚匪報也永以爲好也

比也木瓜楸也狀如柰酢

可食瓊玉名琚佩玉名言人贈微物當報之以重寶而猶未足以爲報也但欲其永好而不忘耳蓋物輕而意濃故報之者無

盡意也投我以木桃報之以瓊瑤匪報也永以爲好也

比也瑤美玉木桃更

小於瓜矣瓊瑤更美於琚

投我以木李報之以瓊玖

古音几

匪報也永以爲好

也此也以青玉李更小於桃瓊玖更美於瑤矣徐氏曰瓜有瓜瓟桃有羊桃李有雀李皆枝蔓也故言木以別之

木瓜三章章四句

朋友相贈之詩蓋施雖薄而意厚故報之者相愛於無已也

附解詩序以爲美齊桓諸儒皆從之即朱子讀尊孟辨亦云詩

錄木瓜春秋序績之意亦以善衛人之情也及爲集傳則以美桓之說爲不據而疑爲男女贈答之詞或云朋友相贈之詩也愚謂美齊桓則桓之惠不止於木瓜而衛人實未嘗有以報之朱子之說是也然謂爲淫詩亦屬猜擬惟謂爲朋友相贈則自明其所報不足以報而感德之思有不係乎物而係乎情者所謂物薄而意厚也夫子取之以明報施之道寧厚毋薄非必其施之厚而始不可忘且投瓜李者初未嘗求報也而報之者如此尤足見相與之隆焉孔叢子載孔子曰吾於木瓜見苞苴之禮行焉則瓜李之說非設言可知

衛國十篇三十四章二百三句

衛首并邶鄘侵敗王略故子列於變風之首而又特

先邶鄘一以明不與諸侯之兼并一以明十五國之詩皆以壞王章而後變變者失政之爲非先王之舊也若張子

衛濱大河其人輕浮之說愚不謂然蓋人者天地之心而君上者又裁成天地者也風土雖薄仁之以教化則厚康叔武公曷嘗不蒸蒸治化哉且卽衛詩亦多賢者烏可以一概論若桑閒濮上之音及趨數煩志之音皆流失使然豈其地不足興禮樂耶

王之一六

時周東都洛邑王畿之地周初武王居鎬成王

平王立徙於東都王室遂卑其詩無以自別於諸侯孔子刪詩序諸邶鄘衛後明王室之卑諸侯僭亂爲之也而王之不能自立亦從可見蓋當日盛時武王周公以公天下之心待人禮樂征伐雖統於天子而諸侯各君其國各子其民天子亦惟治其畿內王之有風亦如二南不自東遷始也第東遷以後王室衰而風詩失正其詞乃如此夫子敘之變風之次以明王不德則儕於侯垂戒後世焉其地則今河南南府懷孟等州是也

彼黍離離彼稷之苗行邁靡靡中心搖搖知我者謂我心憂不

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

音汀

此何人哉

賦而興也黍穀名苗似蘆高丈

口不辨於黍稷心莫知其向方憂之深而呼天其詞痛切其咎始謀遷都之人

餘穗黑色實圓重離離垂貌稷亦穀名一名稌似黍而小其實叢生邁遠行靡靡猶遲遲搖搖無定悠悠遠貌蒼天遠視蒼蒼

至矣

然也大夫見故宮廟地盡爲禾黍感傷顛覆徬徨不去而歎始
謀東遷之人爲計大左也始見黍之離離繼乃知其爲稷狀愁
眼昏花也故下彼黍離離彼稷之穗行邁靡靡中心如醉知我
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賦而興也穗秀
也如醉憂之甚而不彼黍離離彼稷之實行邁靡靡中心如噎
自知穗下垂如醉狀
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賦而
興也噎憂深不能喘息如
噎然稷實堅結如人心噎

黍離三章章十句

平王東遷之後周大夫行役至於宗周見黍稷而興歎閔王室之衰自棄其形

勝也

附解范甯序穀梁謂列黍離於國風齊王德於邦君宋儒因之
以解孟子王迹熄而詩亡愚於孟子註已詳辨之茲不贅若
乃王之降爲風朱子亦曰王室卑與諸侯無異故其詩不爲

雅而爲風然王號未替故不曰周而曰王夫王之降也孰降之乎王應麟曰左傳襄二十九年季札觀樂於魯已爲之歌王矣孔子哀公十一年始自衛反魯樂正雅頌得所則降王於風非孔子也孔穎達曰王爵雖尊以政狹入風張子曰王次衛者恐混於二南故以三國閒之鄭志張逸問平王之詩不能復雅而幽厲乃在雅何也鄭康成謂幽厲以酷虐暴諸侯故爲雅平桓則政教不及畿外故爲風是皆掠影之談也孔氏又謂風雅之作本自有體非謂採得其詩乃貶之朱子曰王風是他風如此不是降爲國風風多出於在下之人雅乃士大夫所作雅雖有刺而其詞與風異鄭樵曰七月西周之風黍離東周之風是三說者近之矣而猶未洞然於其故

也竊謂文武周公以天下爲公選賢與能代天理物不以土地人民爲私有也故分地諸侯使各君長治化而天子但總其禮樂征伐之大權孟子曰天子之地方千里不千里不足以待諸侯蓋其自治畿內爲諸侯之表率雖天下咸凜王章而其自視無異諸侯周初風詩首重二南文武成康盛時一道同風皆本修齊以及天下然先王猶恐下情壅於上聞也故當時採風王朝自有王朝之詩列國亦各有詩皆載在典冊播於樂府東遷以後雖政教不行而風詩尙各從其類故王之有詩乃周之舊制也特東遷之後王者不能以教及民是非失實而勸懲不明耳此季札觀樂所以有王風若非王本有詩安得而歌之夫子刪詩去其不可存者而存其關勸

無定時亦無
定所彼勞民
非禮只此二
意已足該其
他矣如之何
勿思若曰非
是則行役義
也可勿思也
所以爲賢也

懲者若王之風則猶夫詩之舊而特序諸三國後以寓訓戒
非有降之者也不然謂風不如雅何以解於二南豳風謂雅
優於風何以解於小旻板蕩至曹植以爲尹吉甫殺伯奇其
弟伯封作黍離則因而傳會者又齊魯衛三家以王風爲魯
詩新序云衛詩皆不可從

君子于役不知其期曷至哉雞棲于埘日之夕矣羊牛下來君

子于役如之何勿思

賦也君子婦人稱其夫雞稽也能稽時也其鳴也知時其棲也知陰鑿牆而棲曰埘

羊性畏露晚出而早歸常先於牛旣無歸期亦無定所曾羊牛之不若故思之甚也

君子于役不日不月

曷其有佸

音潔雞棲于桀日之夕矣羊牛下括君子于役苟無飢

渴

音竭○賦也佸會桀桀埘藏而桀露故先至者棲埘後至者棲桀括至苟且也苟無飢渴不敢望其來至而但望其生全也

君子于役二章章八句

農民行役而其妻思之也。先王

定時行有定所而且曲慰其室家之情俾無怨恫周衰王政不行諸侯背畔王乃不思撫字而虐用其民至於行役

無期農民怨歎序此黍離之後非特喪其地利九早失其人和也

附解序曰刺平王申之者曰君子行役無期度大夫思其危難

以風孔穎達謂在家之大夫思僚友在外之危難朱子改爲

大夫行役而室家念之就室家言其情更爲真切矣第謂大

夫行役似不然

折衷以爲農民行役則棲峙棲桀羊牛下來詩中乃無賸語敬

從之

君子陽陽左執簫右招我由房其樂只且

顧氏炎武曰且字章之餘也。賦也陽陽

誤他人之樂而已之憂可見與簡兮參看可以見賢

自得之貌簫笙管中金葉由從也房奏樂之所孔穎達曰房中之樂作於小寢只且語助詞言以君子爲伶官而志氣陽陽常

情者仕亂亡之

若自得左手執簣右手招我由房以爲此中甚樂也

只且

賦也陶陶喜悅之狀
翻舞羽也敖舞位也

君子陽陽二章章四句

政亂國危賢者思薄祿以全身而羨其友伶官之樂也

附解序說閔周也毛氏曰君子相招爲祿仕全身遠害然玩詞意乃在位之君子因不能自展而歎不如伶官之流無與於理亂可以藏身遠害爲甚樂也蓋賢者不能不爲祿仕而衰世義多不容是以思藉此全身有國者使賢士以執簣執翯爲樂其亦殆矣

揚之水不流束薪彼其

音記

之子不與我戍申懷哉懷哉曷月子

還歸哉

興也揚激揚戍屯守申姜姓之國平王之母家南陽郡宛縣懷王民思鄉也言激揚之水至不能流束薪興王

王之不能令諸侯以自失其所令也諷王隱而責不與戍顯結以思歸而曰曷

政衰不能令諸侯彼其之子謂他國當戍者曷月旋歸久戍揚而不得代也蓋不當戍而又不共戍久而不代故怨之也

之水不流束楚彼其之子不與我戍甫懷哉懷哉曷月予還歸

哉興也楚荆也輕於束薪甫即呂也亦姜姓宛西有呂城蓋以申同姓之國並戍之揚之水不流束蒲

說文从彼其之子不與我戍許音懷懷哉懷哉曷月予還歸哉興也

蒲草也又輕於束楚矣詩亦姜姓今許州

揚之水三章章六句

申國數被犬戎侵伐平王使畿內之民戍之戍者怨之而作○舊說申國

近楚數被侵伐故王使人戍之按是時楚尚未強橫何緣而侵擾申國或言申侯結犬戎弑幽王而立平王盡取周賂蓋戎狄無厭怨申侯而侵伐之王使人戍申於情事為近詩刺忘親戍仇也

中谷有蓂蓂其乾矣有女仳離嘒其歎矣嘒其歎矣遇人之艱

難矣興也蓂益母草蓂燥乾蓂之老者仳別也嘒歎聲艱難窮厄言天時亢旱蓂之乾者先嘆有女凶年與其君子別離

而歎人暗指當時在位蓋詩人諱其詞平日無撫恤之仁遇凶無備禦之策是以士女流離也中谷有蓂蓂其

脩矣有女仳離條其歎矣條其歎矣遇人之不淑矣興也脩長茂條條然

上之昏類已

可見數矣字
嗟歎無窮其
憂世憂民之
心無已亦見
矣

歎貌歎嘯同淑善也旱之久而長茂者亦暎矣棄之久而嘔歎者條歎矣所以致此由遇人之不善也蓋凶年上不收恤必有乘亂侵擾民者中谷有捄暎其溼矣有女仳離啜其泣矣啜其泣兮何嗟及矣興也溼窪地啜泣貌旱之極在溼地者亦暎矣窮之極則條歎者啜泣矣事已至此末如之何反若責其不早爲計者責上之意深矣

中谷有捄三章章六句

凶年饑饉室家相棄而詩人歎之蓋旁觀之詞所以致其責備有位

之思也

附解序云閔周是也蓋政散民流賢者覩其仳離而深歎惜舉女則民不待言其曰遇人艱難遇人不淑若謂其夫若謂他人蓋詩人諱言在上忠厚之詞也啜泣何及又言不早爲計至於流離若責之而悼逾深矣舊說作婦怨夫之詞夫凶年流離其夫亦出無奈責之則爲傷厚且於詞義較緩矣

亂世難以免禍而至欲寐而不覺沈痛極矣

有兔爰爰雉離于羅我生之初尙無爲我生之後逢此百羅音古

羅尙寐無吡比也免性陰狡爰爰緩意故作遲緩以避害雉性耿介輕死離麗羅網尙猶羅憂也尙庶幾吡動也

言張羅本以取兔而雉反羅之喻小人無罪而君子遭刑因歎其初生之時尙不至此政刑顛倒欲庶幾寐而不動或可免禍也

有兔爰爰雉離于罟我生之初尙無造我生之後逢此百憂

尙寐無覺音敎○比也罟覆車也有兩轅中施罟以捕鳥造作也非禮而造作以陷忠良覺寤也覆車似車而實以掩取禽獸無端造事之人藉國憲以陷忠良故以爲喻有兔爰爰雉離于罟我生之初尙

無庸我生之後逢此百凶尙寐無聰比也施羅於車上曰罟庸用也言此設置之爲尙無

所用之蓋猶能覺其奸也今則百計險狡處處逢其凶害聰聞也無所聞則無所憂也

兔爰三章章七句周衰政刑顛倒君子罹殃詩人憂之而作

附解序謂閔周毛氏曰桓王失信諸侯背叛搆怨連禍王師傷

敗君子不樂其生諸儒多從之朱子以爲不樂其生得之餘

至親相顧可
以履險而夷
他人則泛泛
矣此詩之意
與常棣相發
明再三以遠
兄弟為悲周
道親親雖衰
世而其流風
可想

皆衍諒矣然亦謂諸侯背叛按之詩詞初無此意大抵賢士
遇害君子傷之而作者也

縣縣葛藟在河之漣終遠兄弟謂他人父謂他人父亦莫我顧

興也縣縣聯屬之貌岸上曰漣終遠遠而不可復親有終遠之
意葛藟以枝蔓聯屬庇其本根故雖在河漣而終不漂流人乃

不然遠其兄弟而謂他人父雖謂之父
然非其親屬卒莫顧也蓋其窮甚矣
縣縣葛藟在河之漣矣

終遠兄弟謂他人母音謂他人母亦莫我有音以興也渙水

與父同取鞠養
意有心戀之也
縣縣葛藟在河之漣終遠兄弟謂他人昆謂他

人昆亦莫我聞興也岸為水齧曰漣又險於渙矣而葛藟終在焉者以根枝盤結故也昆兄也莫我聞則不但

不顧有而且
如充耳矣

葛藟三章章六句時有遭亂去鄉流離失所者作此詩以自歎

附解詩序謂刺平王然王族被棄亦不至謂他人父母且周室

葛所以為布
不仕之服蕭
艾同類而有
香臭言其混
於流俗也其
思以積久而
深則其人之
德可想

眾建親親王畿之內皆有采地王室之衰特以諸侯强大無
棄其九族之事故從朱子

彼采葛兮一日不見如三月兮

賦也彼謂賢者蓋在朝之士思被黜之賢而諱言之故曰彼也

葛所以為絺綌如三月思念之深未久而似久也

彼采蕭兮

音修

一日不見如三秋兮

賦也

蕭藎也葉白莖麤科生有香氣祭則燔之以報氣三秋則不止三月

彼采艾兮

音義

一日不見如三

歲

音賦也艾蒿屬所以療疾三歲又深於三秋

歲

采葛三章章三句

賢者見黜於野而其友思之言其事非所事以明己眷念之深也

附解序說懼讒也毛鄭孔疏皆云使臣任事於外讒閒易生一

日不見君則如三月諸儒多從之然以彼屬使臣下文接意

殊強朱子定為淫奔託言而本文詞氣和順亦未有以見其

為淫詩也或謂賢者被讒見黜於野周人閔之而作近是蓋

政刑不如德
禮此詩見之
天子於王風
之末序此見
治術之不明
終以有麻見
世非無賢不
見用而終老
田閒世教遂
日衰矣

采葛蕭艾細人之事言以彼之賢而竟采艾兮令人思念而
不能已雖一日不見亦如三歲兮凡詩用兮字皆有餘情之
詞蓋不顯斥其君棄賢之非而第言其所事非事已難恕然
其爲歎惜無窮而其用意爲至溫厚矣

大車檻檻毳衣如綦豈不爾思畏子不敢

賦也大車大夫車革路也檻檻車行聲毳

衣天子大夫之服綦蕭始生者毳衣五采其青采如綦爾謂其妻子謂大夫不敢不敢歸也

大車噶噶毳衣

如璊豈不爾思畏子不奔

賦也噶噶重遲之貌璊玉赤色孔氏曰禾之赤苗曰璊玉色如之奔逃役

也穀則異室死則同穴謂予不信有如皦日

賦也穀生穴壙皦白也終明己之志

生死不異也

大車三章章四句

或曰周人行役訊其室家而作是也蓋法嚴則民不敢避役然其心則非誠服

也故於室家之情惓惓如此而大夫之不恤民亦可見矣

不言此棄之
而曰彼畱之
婉矣冀其來
且食而不果
又冀其誨以
道摯矣

廢其言也

北中有麻彼畱子嗟彼畱子嗟將其來施施

音施。○賦也。北中境。藹之處。麻穀名。

皮可績為布。子嗟賢人之字。將願也。施施從容自得之貌。子嗟藝麻有若麻。畱子嗟者。因冀其來而共天位也。北中有

麥彼畱子國

音役。彼畱子國將其來食

賦也。子國亦賢人之字。子國種麥有若麥。畱子國食

冀其來而共食天祿。

北中有李彼畱之子彼畱之子貽我佩玖

音几。○賦而比也。之

子通指前二人。佩玖喻所行之道。言二人畱於李下。招之不至。則守道堅矣。然猶冀其貽我以言俾免咎戾。蓋重之者至矣。

北中有麻三章章四句

賢者自食其力。國人思之而作。

附解序以為思賢諸家皆從之。獨朱子謂其語意不莊然詳味

之未有以見其不莊也先儒議之者多當從序說獨毛傳以子國子嗟爲父子則泥耳謂畱爲姓亦非

王國十篇二十八章百六十二句

周之衰也與他國異幽王被弑賴諸侯以復安

使平王能修明王制任用賢侯列國猶未敢貳也乃輕棄故都甘於庸弱諸侯遂不復稟王令然其遺風善政猶有存者故王風十篇多賢人君子閑時之詞而夫子敘黍離於篇首見東遷之所以衰殿止中於篇末見王室之猶可爲季札曰美哉思而不懼其周之東乎思憂思不懼先王之遺澤猶有存者可不懼也舊說諸多誤解竝夫子錄詩之意不明學者當就本文涵泳求其自然之義則得之矣

詩經
之意

詩經
恆解
卷之一終



詩經恆解

晚年定本

詩經恆解卷之二 晚年定本

雙流劉

同門諸子參校



鄭一之七

周宣王封其弟於畿內咸林之地國號鄭是為桓公幽王之難公死之其子掘突定難佐王亦

為司徒又得號檜及鄆蔽補丹依疇應華之地徙於新鄭今屬河南新鄭縣畿內之國政教稟於天子本不當有詩

嘯字國語作嘯音柔

武公遷國又并十邑之地盟會列於諸侯故列為風焉

緇衣之宜

音俄

兮敝

句

予又改為

音譌

兮適子之館兮還

句

予授子

致其纏綿忠敬之情全在兮字上見其無窮之想

之粲兮

賦也緇黑色緇衣賢人之服宜稱改更適之館舍還旋同粲餐也蓋人君引賢於朝而慮其不安慰勞之如此

緇衣之好兮敝予又改造兮適子之館兮還予授子之粲兮

也賦

宜與體相宜好則美也所改為者又敝而緇衣之蕭

古音

兮敝

予又改作兮適子之館兮還予授子之粲兮

賦也蕭寬大也改造者敝而又改作

之也終言適館授
粲始終如一也

緇衣三章章六句

顧氏炎武曰徹還皆當一字句是也蓋鄭先君好賢之詩其人則不可考矣

附解序說美武公毛氏曰父子爲周司徒善於其職朱子從之以館爲天子之宮如今諸廬然考二公世職相仍忠勤當有之矣而武公侵并畿內十邑於王朝不爲無罪幽平失政二公未必果能盡司徒之職宣教而佐化則不得爲美二公詩矣當是宣王時友初封中興盛時友能求賢自輔作此夫子曰吾於緇衣見好賢之誠以其得待賢之禮節取之也然鄭爲王畿之國東遷後不能匡輔首開吞并實爲罪魁故與齊次黍離之侈

將仲子兮無踰我里無折我樹杞豈敢愛之畏我父母仲可懷

仲可懷也而
畏父兄人言

不從於亂乃誠愛仲者也後世黨惡助逆之流無此遠識既陷其主於不義亦不免禍惜未三復此詩

也父母之言亦可畏也

賦而比也將請也仲子叔段二十五家爲里喻封城界限也杞柳屬喻土地人

民叔段不弟而萌禍心從父母亂命實爲不肖詩人故設身以己之畏父母感悟之將仲子兮無踰我牆

無折我樹桑豈敢愛之畏我諸兄音荒仲可懷也諸兄之言亦可

畏也賦而比也牆垣牆以衛宅牆下有桑諸兄暗指宗室諸臣亦以己之畏兄感悟之也將仲子兮無踰

我園無折我樹檀豈敢愛之畏人之多言仲可懷也人之多言

亦可畏也

賦而比也園圃也檀木名段欲謀亂國人實不與也故以己畏人言感悟之

將仲子三章章八句

叔段恃愛謀亂莊公又縱而陷之愛段者爲此詩以諫也○蓋姜氏不明

大義偏愛啓亂莊公又明知而故縱其惡詩人閔段之無知也爲此諫之夫子錄之以見莊公不如也

附解序說毛鄭諸家謂莊公不聽祭仲之諫小不忍以致大亂

故陳其拒諫之言以刺之朱子不從以莊公拒祭仲之意非

真不從也故用鄭莆田說謂爲淫奔之詩然左傳載衛侯見

因於晉齊侯鄭伯爲衛侯故如晉請衛侯晉侯言衛侯之罪
使叔向告鄭伯子展賦將仲子兮晉乃許歸衛侯使其爲本
國淫奔之詩當日晉侯賦嘉樂齊侯賦蓼蕭鄭伯賦緇衣皆
寓意宏遠子展何取以賦而復見許於叔向耶兄以仲子爲
祭仲已是牽強玩其詞意溫柔忠愛作莊公拒諫之詞實不
相稱詩人諱叔爲仲蓋以莊公故也段謀亂之時此人特效
忠告言名分不可踰土地人民不可妄干善承父母之愛以
順宗族國人之心詞意周詳纏綿無已所謂愛人以德賢者
之詞也夫子弟之道以孝弟爲主卽父兄鍾愛亦必彌加小
心敬慎如或虐之亦宜至誠盡敬蓋莊公釀成弟惡固不足
爲兄而段恃愛驕恣亦不爲弟故夫子與下二章竝錄之交

陳氏以厚施
代齊王莽以
虛名篡漢從
之者皆如此
詩之譽叔也

刺其失不及姜氏者愛憐少子婦人之常莊公不能善承母
意善全孝友是其大罪若姜氏偏愛固小失也而可責乎

叔于田巷無居人豈無居人不如叔也洵美且仁

賦也叔叔段田取禽也巷

里途也洵信美好仁愛也段以私惠及其黨而其黨譽之叔于狩巷無飲酒豈無飲酒不如

叔也洵美且好

音丑○賦也冬獵曰狩言其善飲也

叔適野巷無服馬豈無服馬

音

姁不如叔也洵美且武

賦也適之也郊外曰野服乘武勇也

叔于田三章章五句

叔段小有材藝小人譽之夫子錄此以明無知之徒私相阿譽往往陷人

於惡而莊公不能先事教化以全孝友失可知矣

附解莊公以其母偏愛欲縱段不義而傾之其居心險惡可惡

已極段恃愛不知謹飭亦由莊公不設賢師保以教之而使

與小人狎處觀其美段者田狩飲酒之事段習焉不知其非

美叔之才以
刺其兄與頌
入章用意同

反以爲能遂乃妄爲賈禍子錄此詩刺莊公之不孝友段之
不自愛亦以明小人黨附相與稱譽皆猥薄不足道之事而
禍亂由乎此所以深戒將來也

叔于田乘乘馬

姥音

執轡如組兩驂如舞叔在藪

古音色主反

火烈具

舉禮褻暴虎獻于公所將叔無狃戒其傷女

賦也一車四馬曰驂乘衡外兩馬曰驂

如組柔也如舞諸利中節藪澤火焚烈熾也禮褻去褻衣而袒其臂暴徒搏狃習也盛稱其射御之善而戒其無習此以爲樂愛之以德也叔于田乘乘黃兩服上襄兩驂鴈行叔在藪火烈具揚

叔善射

古音樹

忌又良御忌抑磬控忌抑縱送忌

賦也乘黃四馬皆黃衡下夾轅

兩馬曰服襄駕也上襄猶上駟鴈行驂少次服後如鴈行揚起也忌抑皆語助詞騁馬曰磬使曲折也止馬曰控使不逸也後手勢而縱前手擲而送此二句乃實其善射御之實也叔于田乘乘鵠兩服齊首兩驂如

手叔在藪火烈具阜

音否

叔馬慢忌叔發罕忌抑釋搆忌抑鬯弓

肱古音忌賦也鵠鳥驄齊首兩服竝首在前如手兩驂在旁稍次

將畢而整暇如此

大叔于田三章章十句

盛言叔段材藝如此而公不能善全其才又陷之於惡以爲刺也

附解天下無全才也善用才者因其才而用之使之各遂其才而不至爲惡况骨肉之間乎叔段武勇射藝可以絕人暴虎獻公非生而欲叛者莊公不能善教之以成其材又不能善用之以全其才而使陷於惡詩人流連咏歎惜叔實刺公也子錄之以教天下後世之爲君師父兄者蓋爲人上而不正身善化其罪與在下者同孟子所以言賢不肖之相去其閒不能以寸也

輕用其民而不恤已非道

清人在彭

音

駟介旁旁二矛重英

音

河上乎翱翔

賦也

清邑名杜預云中牟

矣况棄之乎
後世末季餉
不顧者猶有
焉亦負聖人
存此詩之意
矣

前二章實寫
其德末章乃
咏歎流連之

縣西清陽亭是清水池出清陽亭西南又屈而北流至清口澤
彭河上地鄭之郊也駟介四馬被甲旁旁馳驅貌二矛酋矛夷
矛會短夷長也英朱羽爲矛飾二矛並清人在消駟介庶庶二
建車上其英疊見翺翔游戲無事之貌
矛重喬河上乎逍遙賦也消亦河上地庶庶武貌矛之上句清
人在軸轉音駟介陶陶音左旋右抽中軍作好音丑○賦也軸
遷徙無常師靡紀律也陶陶自得貌左御在將軍之左旋還車
右勇士在將軍右抽拔刃中軍高克好容好言軍久無鬪志馬
不施介而車不建矛左右軍皆強自爲樂不
能久耐而中軍方飾容好不知其將潰也

清人三章章四句

鄭文公惡高克使將清邑之兵禦狄河
上久而不召師潰高克奔陳鄭人作此

以刺之春秋書
曰鄭棄其師

羔裘如濡洵直且侯

音胡彼其之子舍命不渝興也羔裘大夫服
如濡潤澤洵信順

理曰直侯美也其語助詞舍處渝變也以羔裘之如濡興其有
文德而言以命爲安久而不變蓋命即天理與理爲一則不渝

也羔裘豹飾孔武有力彼其之子邦之司直

興也飾袖也武強
毅有力則見於行

也司直一國之直能主持之以羔裘豹飾
興其有武德而言爲一邦正直之所賴也
羔裘晏兮三英粲兮
彼其之子邦之彥兮
興也晏鮮明英裘縫以素組英裘之縫左
右兩組中歷一組故曰三英裘黑而英白

故粲彥美士以羔裘三英之粲
興其才德宣昭誠一邦之美也

羔裘三章章四句

鄭人美其大夫之詞而再稱其直蓋直者天理也正己正人悉本天理而無私

曲乃能安命而爲一國之彥

附解序謂刺朝毛氏曰言古君子以刺朝朱子曰恐未必然且
當時鄭大夫如子皮子產之徒豈無可以當此者但今不可
考耳又或以爲子皮卒子產思之而作然玩詩意是現在美
詞非事後追思不如仍闕疑焉

遵大路兮摯執子之祛兮無我惡兮不逮故也

賦也遵循摯擊祛袖我詩人自

去者見幾畱
者念舊皆爲

謂實指君也逮速意故舊也詩人攬袂畱賢而言無我惡兮故舊不可遽絕也
遵大路兮摯執子之手

賢也

兮無我魏兮不逮好音也賦也魏與醜同好情好也

遵大路二章章四句

莊公失道君子去之詩人留之欲其念先君之舊也

附解序說思君子也朱子初解亦從之後因宋玉賦遵大路兮攬子祛之句定為淫詩宋元明諸儒多從序說曹氏粹中曰申公白生強起穆生曰獨不念先王之德歟即此詩意蓋君子雖見幾而作然有受先朝厚恩不忍遽去者亦忠愛之道宜然不可一概而論也讀此詩見緇衣之畱遺逮字說文音訓不定當是去之速意也

女曰雞鳴士曰昧旦子興視夜明星有爛將翔將翔弋鳬與雁

琴瑟靜好乃夫婦所以和也借婦人

賦也昧旦欲旦未旦之時明星啓明星先日而出者弋繳鳬水鳥如鴈女與士咸警於將旦而女又語士使起弋鳬雁也翔翔

起早則從容也弋言加之與子宜之宜言飲酒與子偕老琴瑟在御莫

相悅樂之情
宛然一幅夫
妻行樂圖也

不靜好賦也加中也宜烹調所宜朱子曰射者男子之事而中饋婦人之職故云然愚謂勤職業則家裕故可期偕老而又言琴瑟在御莫不靜好則其和樂而莊敬齊家之事亦修矣知子之來之雜佩以贈之知子之順之雜佩以問之知子之好之雜佩以報之賦也知子謂與子相知者雜佩簪釵管之屬來初來順久而相和順者好則九所愛敬者贈之以謝其來而已問則眷念之報則彼來而此答其情又深焉蓋婦人相夫以親賢友善不惜其服玩可謂賢矣

女曰雞鳴三章章六句

賢婦人成夫之德而詩人述其事以美之首章述其相警戒二三章

述其妻之言也

附解夫子繫易曰夫夫婦婦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故未有妻不賢而家可正者也此詩敍其勤職業和家庭親賢善凡所以相夫之美無不備焉雖二南之風不過也鄭詩有此而鄭聲之淫何哉蓋自莊公以後風教日偷上好淫靡而有司

公治長南客
一寒賤一富
貴聖人皆取
之惟其賢耳
鄭忽偏於遠
勢利而失賢
配詩人所為
惋惜也

又雜以淫哇故流失然耳

有女同車顏如舜華

音敷

將翔將翔佩玉瓊琚彼美孟姜洵美且

都賦也同車親迎也舜木槿其華朝生暮落孟姜齊女蓋庶出而長者非文姜也都閑也謂閑習婦功言忽之婚也顏如舜

華美而不久因思翔翔佩玉之孟姜信美而且都再辭婚為失計也

有女同行顏如舜英

音央

將翔

將翔佩玉將將彼美孟姜德音不忘賦也婦既升車婿御三周御者代之故不同車而同

行也將將玉聲德音本德以為令聞蓋當時齊女有賢聲也不忘惜之深故思之久也

有女同車二章章六句

魯桓公六年齊侯以女妻鄭忽忽辭國人惜之而賦此詩

附解序說鄭人刺忽不昏於齊朱子非之曰忽之辭昏未為不

正即勢孤援寡不能自立亦未有可刺之道其說是矣第謂

疑亦淫奔之詩則非前人云詩曰同車則有御輪之禮曰佩

玉則有矩步之節曰孟姜則本齊族之貴愚謂序說近是而

詞不能達又誤以爲刺忽耳按左傳齊侯初欲以文姜妻忽忽辭至桓公六年忽敗戎師齊侯又欲以女妻之忽又辭祭仲諫之不聽詩當作於此時故或以爲祭仲諫忽而作然詞意不似諫詩當是國人惜之之詞或謂齊侯二女文姜宣姜俱不賢何有德音然考左傳齊侯初請妻者文姜也桓公三年公子翬如齊逆女則文姜已歸魯至衛宣公以魯隱公四年立距桓公六年已十四年則再請妻忽者非宣姜矣詩曰孟姜孔疏謂不必實長如桑中言孟姜孟庸孟弋不必三姓皆長其說良是文姜宣姜已嫁則此女庶出而長者何疑鄭忽魯隱公八年如陳逆婦嬀至桓六年齊侯又請妻之則陳女不育蓋果如陳鍼子之言考鄭忽平生無他失德特柔懦

不能自立詩人欲其以齊爲援又此女有德音非文姜比而忽不從故深惜之同車之女殆卽忽之所娶如陳嬀者言其無久遠之德如舜華朝榮暮落不若齊女之賢其義甚明也惟賢而又有大國之助故辭昏爲失人知三代之亡皆由女色而不知三代之興皆由內助詩人美其美都德音無一言及於齊之強大則孟姜必有實可取者而夫子錄之以明得賢內助人倫之要與關雎之意相發明不似後儒因噎而廢食之見

山有扶蘇隰有荷華

音敷

不見子都乃見狂且

比也扶蘇木名荷華芙蕖也子都美

男子喻賢人之都雅狂放蕩也且語詞言山則有扶蘇隰則有荷華而人乃不見子都而見狂且比朝廷無賢也

山有

橋松隰有游龍不見子充乃見狡童

比也橋喬通上竦無枝曰喬游長而曲也龍紅草高

老杜獨鶴歸
何晚昏鴉已
滿林同此慨
咏

文餘一名鴻鵠一名歸子充蓋誠實之人故與狡童對狡奸詐也

山有扶蘇二章章四句

小人在位詩人刺之而作

附解序謂刺忽非也毛氏所謂所美非美則得詩意朱子初解亦從之而呂祖謙取其說著之讀詩記朱子亦曾與之後乃改爲淫女戲其所私祖謙已不及見矣然儒者多從序說第毛傳以狡童爲斥昭公大非鄭康成以爲喻昭公所用非人孔穎達曰箋義爲長然必切昭公言初未有以見其實也不如作泛刺小人之詩爲得或又謂靈公棄世臣而任嬖人狂狡子良諫之而作以狂爲姓狡名已失之鑿又確指靈公亦不知其何所本也

急難相求已爲晚矣况不

擇兮擇兮風其吹

古音倡戈反

女叔兮伯兮倡子和

平聲

女

比也落葉曰薜女指

然乎首二句
大聲疾呼情
詞悽切

擗而言叔伯兄弟之輩女叔伯也以擗之將落喻鄭之將危而勸其倡和言歡毋爭競也擗兮擗兮風其漂

女叔兮伯兮倡子要女

比也漂飄同要成也久而不變也

擗兮二章章四句

莊公卒公子爭立齊楚交伐忠臣憂之而作

附解序以爲刺忽申之者曰君弱臣強不倡而和然忽之亡也由公子突狡黠援宋爭立非忽不睦其弟且以女目君於義未安朱子謂爲淫女之詞覈之詞義九未見其然或以爲莊公卒公子爭立忠臣憂之於事旣信而有徵於文亦順而不逆當從之

彼狡童兮不與我言兮維子之故使我不能餐兮

賦也狡童指小人與厲公

小人陰險詭秘明者察之而當局每昧昧詩人所以不能餐與息也

此彼狡童兮不與我食兮維子之故使我不能息兮
謀構難者子謂鄭忽禮諸侯卽位未踰年稱子詩人見附突之小人行蹤詭秘憂其必將爲忽之禍而忽不聽其言故歎之如言不洩其

謀不與食則祕
益至矣息安也

狡童二章章四句

鄭忽初立小人有陰爲突用者而忽不知詩人憂之作此

附解序說刺忽也申之者曰不能與賢人圖事權臣擅命狡童
卽指忽程子曰春秋書鄭忽蓋不以爲君也故詩人目爲狡
童朱子謂忽不幸失國况在君臣之分而以狡童目之此言
足以正傳失而扶綱常矣但以爲淫女見絕反言以戲之曰
子雖見絕未至於使我不能餐明與詩言反背則不可從或
謂狡童指祭仲嚴粲曰昭公卽位仲已老不應目爲狡童愚
謂非特此也祭仲與宋人盟將逐昭公詩人果知之旣爲此
詩以歎息之則必告昭公矣當是朝臣陰附突者詩人私憂
其爲禍曾諫昭公而不見從故作此詩

朋反有信不
思則不信矣
斥之以狂而
又歎惜之忠
厚矣

子惠思我褰裳涉溱子不我思豈無他人狂童之狂也且顧氏曰末

且賦而比也洧亦鄭水出陽城山東南五十里士人之佳者重言佼童深歎之也

褰裳二章章五句有無信而棄其友者友為男女之詞以刺之

附解序說思見正也毛氏曰狂童恣行國人思大國之正己孔疏曰狂童謂突與忽爭國忽微弱不能逐突故國人思大國之正己夫以突為狂童亦近是矣但突奸狡非但為狂童之狂且詩亦無明文故朱子改為女謔其所私之詞然考左傳鄭六卿餞宣子於郊子太叔賦褰裳宣子曰起在此敢勤子至於他人乎子太叔拜宣子曰善哉子之言是不有是事其

按左傳鄭實欲從晉必使楚弗敢爭而後固與晉則此詩乃鄭之民人所作故喜其終從晉而悔其初

能終乎言不以狂爲戒和好必不終也朱子謂其斷章取義序不察之然果淫詩太叔未必取義而宣子亦不善之也折衷謂爲刺無信甚允敬從之又按詩意本未顯斥而特託爲男女之詞以風也或謂子良如晉寓詩靈公擬其君爲狂童則大非

子之丰兮俟我乎巷

古音胡貢反

兮悔予不送兮

比也丰豐美巷門外鄭人悔不從晉

爲婦人之詞言男子親迎車已在巷而悔己不送比晉人有招徠之心而已不從也

子之昌兮俟我乎堂

兮悔予不將兮

比也昌盛壯貌堂庭內邇於巷矣將亦送也比晉人親己而已不服

衣錦褰衣裳

錦褰裳叔兮伯兮駕子與行

戶郎反○比也衣裳錦褰嫁服也叔伯男子之字喻晉同姓之親言

嫁服已畢一來則從行比賦幣已具晉來則迎服也

裳錦褰裳衣錦褰衣叔兮伯兮駕子

與歸比也與行從之與歸則永不叛矣

丰四章二章章三句二章章四句

晉悼中興能庇諸侯鄭始從楚既而悔之後終

從晉鄭賴以安者數十年詩人喜其事而託男女之詞以賦

附解序說刺亂也昏姻之道缺陽倡而陰不和男行而女不隨然士已親迎女忽不從既又欲從殊爲瞢亂聖人何取焉朱子以爲淫女始不從男既又悔之然其詞委婉有情不似淫詩

折衷定爲鄭思從晉之詩謂聖人錄之美反正也當時晉主夏盟卻楚以安中國故從晉則爲睦親從楚則爲黨叛春秋美蕭魚此詩美思晉晉乃王室懿親東遷以後晉鄭焉依秦楚所以不能虐中國者晉之力也晉國三分而後秦乃強橫周因益衰夫子取管仲意亦同此故

卽茹蘆與栗
含章不二以
見其德之幽
貞其遠也其
不我卽也其
不我卽也無
可卽之道也
詩人蓋歎惜
之也

折衷之解當敬從也

東門之墀茹蘆在阪其室則邇其人甚遠

興而賦也除地爲町曰墀圃畦也茹蘆茅

蒐也一名茜可以染絳阪者曰阪賢者隱居雖近城郭而能脫離塵俗故曰室邇人遠也

東門之栗有踐家

室豈不爾思子不我卽

古音子悉反○興而賦也栗表道樹也踐行列整齊之貌言其家室整齊嚴肅

也卽就不我卽不輕就也

東門之墀二章章四句

賢者近處城邑之間而能潔身高蹈故詩人美之

附解序刺亂也毛氏曰男女有不待禮而相奔者然玩其詞意

殊無狎褻

折衷曰思隱士也有道之士混迹於稼圃樵漁之中而超心於

功名爵祿之外以邇爲遠乃眞遠也觀其家室之有踐非果

於忘世者世不能用其人乃遠矣漢酒泉太守馬岌求見宋

織而不得銘其崖曰丹崖百丈青壁萬尋室邇人遐實勞我心語意與此相類愚按如此說則見其居近城市而超然物外不苟榮利而克修內行乃真有德之士非絕人逃世者類也意義超出前人遠矣

風雨淒淒雞鳴喈喈音基既見君子云胡不夷比也淒淒寒涼也喈喈和暢也夷平也

也風雨涼而雞聲猶和暢也比君子亂世不改其度如此則可轉亂為治故見之而心平也風雨瀟瀟雞鳴

膠膠既見君子云胡不瘳音聊○比也瀟瀟風雨聲雜也膠膠羣雞聲應也瘳愈也風雨相雜而雞

聲相應比眾君子不改其應求之常如此則可得多人以共治故得見君子則憂國之疾可愈風雨如晦雞鳴

不已既見君子云胡不喜比也如晦風雨陰霾矣不已雞聲相續雞將旦而鳴如晦則且疑為不旦

而止其鳴也而鳴不已比世亂益甚而君子不已其救世之心故見之則大亂亦治如之何不喜也

風雨三章章四句序說世亂而思君子不改其度也

天下之亂當局者愁急無策而不知賢人君子有已亂之才救時之志特上不之知耳詩人再三言既見君子之喜其望於用賢者至殷焉

一暴十寒爲學之大忌也服儒服而不修儒行師長憂之少年挑達如故冀其來而自言思望之切誠慈

附解序謂思君子毛氏所謂亂世鄭箋及嚴粲詩緝以爲鄭公

子之亂蓋在突與忽更入更出之時未免於鑿矣朱子以爲

淫詩謂詩詞輕佻狎暱非思賢之意辨之者曰淫詩未有稱

其人爲君子者愚按左傳鄭大夫賦此詩以言志必非淫詩

折衷曰天心未有不厭亂民心未有不思治愚謂有治世之才

者或隨俗而易其守臨難而變其節則以治亂而亂無時已

故思君子之不改其度誠曲盡詩意矣敬從之

青青子衿悠悠我心縱我不往子寧不嗣音賦也青青純絲之色具父母衣純以

青衿領也學者之所服子謂學者嗣音繼續聲青青子佩古音

悠悠我思縱我不往子寧不來音釐○賦也佩綬也毛傳曰土

子寧不來求教挑兮達兮反他悅兮在城闕兮一日不見如三月兮賦也挑

惠之師也

放曠城闕城上之關登眺之所士離師而失學習
爲遊蕩故其師憂之一日不見如三月之久也

子衿三章章四句

學校不修士玩師失學賢者憂之而作
○夫學校所以育才而育才尤貴明師

今師賢而弟傲玩則
上之持風教者過矣

附解左傳襄公三十一年鄭人游鄉校以論執政然明曰毀鄉
校如何子產曰何爲則鄭之學校其來舊矣序謂刺學校不
修自漢及唐宋元明諸儒皆從之而朱子謂爲淫奔之作然
白鹿洞賦云廣青衿之疑問仍用序說蓋詩義甚明古說不
可廢也

揚之水不流束楚終鮮兄弟維予與女無信人之言人實迂女

比而賦也激揚之水不能流束楚喻勢微弱迂與誑同
言勢已弱而兄弟甚少又信人言以致相疏不可也揚之水

不流束薪終鮮兄弟維予二人無信人之言人實不信

音申○
比而賦

兄弟天性也
而以人言離
閒相疏豈知
其不信乎喻
以勢導以情
明其害沈痛

之言不堪卒讀

也二人痛詞也二人若不相親外更無人矣不信言其狡詐始以廷女爲功終必以叛女爲事也

揚之水二章章六句

時有信讒而疏兄弟者其兄弟賦此

附解序謂閔無臣諸儒從之謂刺鄭忽詩作於高渠彌未弑之前朱子初解亦如序說後改爲淫女謂其所私而於兄弟字難解則曰兄弟婚姻之稱禮所謂不得嗣爲兄弟然禮文不如此解且與終鮮文義究有未協愚謂淫詩固非而必泥鄭忽亦鑿也夫鄭忽之不友其弟或有之而突等亦不弟謂旁觀刺之似已而不若作以兄弟相規之詞爲痛切也識者詳之

出其東門有女如雲

古音銀

雖則如雲匪我思存

古音秦

縞衣綦巾

夫婦人倫之始重色不重德斯淫佚而無以正家矣

聊樂我員

音云。賦也。如雲美且多。縞白色。綦蒼艾色。以綦爲巾。女服之陋者。員本亦作云。語詞或曰助也。言自樂。

詩人以聊樂
我員曉之微
詞諷喻意味
深長

其內助
之人也
出其闔閭有女如茶雖則如茶匪我思且縞衣茹蘆聊

可與娛

賦也闔曲城闔城臺也茶茅華如茶美而秀也茹蘆可以染絳裳色也娛樂也

出其東門二章章六句

賢者閔淫俗而作此以曉之

附解序曰閔亂毛萇以爲兵革不息男女相棄民人思保其室家故詩人閔之儒者竝沿其說然細玩經文詞意從容無干戈擾攘男奔女竄景象或言說貞士不染淫俗近之朱子亦如是解但如雲如荼不過設言而必云淫風大行淫女如此其眾

御案言其以詞害志諒矣夫男女爲正內正外之本古來賢聖皆以德選而世俗好色苟圖一時之歡不思人倫之重小害身家大禍君國此詩安可少哉

首二句言民
沾膏澤三四
句乃承出賢
人來美其儀
表竝寫其愛
慕之懷以喻
意出之故深
厚而有味也

野有蔓草零露漙漙古音上兮有美一人清揚婉兮邂逅相遇適

我願上聲兮比也野四郊之外蔓延也漙露珠盛貌清揚目清而

比民生以膏澤而蓄滋清揚比賢人之光明婉比賢人之和順邂逅相遇而適願喜賢人膏澤下於民也野有蔓草

零露漙漙有美一人婉如清揚邂逅相遇與子偕臧比也漙漙

如清揚言其和氣從容朗朗照人如清揚之美臧善也偕臧其適於善

野有蔓草二章章六句喜見賢者而作

附解序曰思遇時也蓋言思得君子以被其膏澤庶幾邂逅遇之其詩兩見於左傳一見於韓詩外傳至毛萇衍之曰君之澤不下流民窮於兵革男女失時思不期而會其謂澤不下流者因零露之文取反興以爲解猶屬寓言也逮朱子則言男女相遇田野草露之間是實其事矣然鄭享趙孟子太叔

第直敘其乘
春遊戲忘執
業耽逸樂男
女無別覩然
無恥而譏刺
已深矣

賦此趙文子曰吾子之惠也蓋取其有志於零露鄭七子餞
韓起子蠡賦此宣子曰孺子善哉吾有望矣取其有志於偕
臧孔子遭齊程本子于郟傾蓋而語贈以束帛子路曰士不
中道相見子曰詩不云乎邂逅相遇適我願兮吾於是而不
贈則終身不之見也取其畱意於邂逅會三說以爲解則朱
傳斷不可從明甚

溱與洧方渙渙兮士與女方秉蘭兮女曰觀乎士曰既且且往

觀乎洧之外洵訏且樂維士與女伊其相謔贈之以勺藥賦也

冰解而水盛也蘭蘭也且語詞洵信訏大也勺藥亦香草言二
水方盛之時男女共採蘭以祓除且相約觀於洧水之外謂其

地寬大且樂於是相與戲謔以勺藥
爲贈蓋相習成風而不知其非也溱與洧瀏其清矣士與女

殷其盈矣女曰觀乎士曰既且且往觀乎洧之外洵訏且樂維

士與女伊其將譔贈之以勺藥

賦也。瀏清貌。殷眾也將猶相也。張彩曰。曰士曰女。皆旁觀者之。

詞直書其事而醜態自見也。

溱洧二章章十二句

鄭俗淫亂。乘上巳祓除之辰。士女治遊相樂。詩人述其事而刺之。

附解此詩及衛桑中篇序謂刺奔刺亂。朱子俱改爲淫奔者所自作。辨呂祖謙之說。然自南宋以迄元明諸儒卒多異議。而辨之者亦多詳明。特於本文語氣未暇細繹。茲特就本文自然神理訓之。亦人人心中公是之見耳。

鄭國二十一篇五十三章二百八十九句

朱子因孔子放鄭聲。遂改竄序。

說半屬淫詩。前人云。放鄭聲者。主聲不主詩。子夏對魏文侯謂宋鄭衛齊四音皆淫於色而害於德。然宋今無詩。或曰。凡樂非雅者皆謂之鄭聲。故漢志云。鄭聲施於朝廷。或曰。得聲而得詩者三百篇則係之風雅。頌得詩而不得聲者。則置之謂之逸詩。或曰。刺奔刺亂。國史所題。應是當時情事。所以王應麟方回輩以爲前輩未了公案。然聖人編

詩原以正樂三百篇詩出自作者本不盡闕大義自夫子刪之而大義昭彰即不啻夫子之詩矣凡風詩淫亂之詩皆非其人自作愚於桑中詩已言之鄭聲淫謂其樂之聲調後世流失所致者非謂詩也

折衷

曰鄭詩二十一篇女曰雞鳴有女同車出其東門貞而好德有二南之遺風溱洧則刺亂也餘十七篇皆有爲而作

非男女之私何淫之有誠哉足破羣疑矣又按三百篇聲詩東漢末雅樂郎杜夔已老止記習鹿鳴騶虞伐檀文王四篇餘聲不傳太和未又失其三至晉室而鹿鳴又無傳是詩存而聲失已久然苟得詩之解即吟咏其詞反復流連自可以理性情而養中和夫子曰詩可以興觀羣怨女爲周南召南何嘗盡以聲樂爲訓也第鄭衛之音則當以聲論而不當以詞論夫子所刪之詩凡自敍淫行者皆不錄之乃可垂教也若存其淫詞而又教人思無邪是何異開門揖盜而令其毋發巾笥乎

齊一之八

齊者古少昊爽鳩氏所居之地武王以封太公望地方百里都營丘太公先世爲四岳封於呂

姓姜氏既封齊利工商通魚鹽民多歸之遂爲大國其地今山東青齊淄濰德棣等處所以名齊者臨淄城南有天齊泉五泉竝出有異於常也編詩所以次於鄭者鄭本畿內而壤王制并十邑儕於列國繻葛之役罪無逾焉齊僖

亦首敗
王綱也

義正而出以
和婉之詞寫
景言情俱臻
絕妙

雞既鳴矣朝既盈矣匪雞則鳴蒼蠅之聲

賦也賢如當將旦之時告於君曰雞已鳴

而朝已盈恐君晏起也既知實非雞鳴乃蒼蠅之聲耳朱子曰心存警畏是也

東方明

古音芒

矣朝既昌

矣匪東方則明月出之光

賦也昌盛也謂羣臣畢集君可聽朝輔氏廣曰上章疑於耳此章疑於目

是蟲飛薨薨甘與子同夢

古音莫勝反

會且歸矣無庶子子憎

賦也

將旦而蟲作甘樂也會朝也又言己所以欲君早起之意徐常吉曰不曰君荒於內而言己甘同夢不曰以君故憎我而曰以己故憎君溫厚和平也

雞鳴三章章四句

齊之賢如輔君勤政而詩人述其言以美之蓋所以造齊也

附解序思賢如也毛傳申之曰哀公荒淫怠慢故陳賢如警戒

之道朱子謂哀公無考以史載哀公被紀侯譖為周所烹不

聞其有荒淫之事也愚謂姜氏世有賢女佐周發祥安知其

序此章於雞
鳴之後誌齊
俗之所由變
也其在東遷
之後乎

無賢如况自太公以下五世之君皆無失德則開國之初尚
父貽謀猶在人君勤政而夫人成之亦理所必有聖人敘變
風於篇首每錄其詩之美者蓋以明國有由興也

子之還兮遭我乎猗之間兮竝驅從兩肩兮揖我謂我儼兮

賦也

還便捷貌猗一作囷山名從逐也子之茂古音兮遭我乎

猗之道兮竝驅從兩牡兮揖我謂我好兮賦也茂美也子之昌

兮遭我乎猗之陽兮竝驅從兩狼兮揖我謂我臧兮賦也昌盛也山南曰

陽狼獸名似犬銳頭白頰高前廣後狹曰狼臧善也子還茂昌已譽人儼好臧人譽已蓋習以爲樂不知其非其所從來遠矣

還三章章四句

齊人喜於田獵互相誇譽直敘其言得失見矣

附解序刺荒也毛傳謂指哀公朱子不從是也蓋齊人自詠田
獵之樂如此而夫子錄之以見其習俗武健矜夸非復太公

惜其可以備
禮而不如禮
猶寫容儀含
識不露情韻
容長

之舊夫强武有力亦民風所不可少也特當束以禮樂乃得
其正或以爲太公鷹揚之遺風然鷹揚不過喻其老而猶健
非謂公爲武夫公授武王以丹書曰敬勝怠者吉怠勝敬者
凶豈强武者流乎齊地濱海其俗剛勁好武乃其風土使然
數傳以後太公之教漸微民乃偏於武健而其後桓公管仲
又以功利夸詐導之乃去道益遠矣何得以咎太公

俟我於著乎而充耳以素乎而尙之以瓊華

音敷乎而賦也俟待也我女自

謂著與宁同門屏之閒充耳以纁懸填素素絲懸之尙加也瓊華美石似玉有光華昏禮壻往婦家親迎奠雁御輪三周先歸

俟於門外時齊有不如俟我於庭乎而充耳以青乎而尙之以

瓊瑩乎而

賦也庭大門之內寢門之外呂氏曰此昏禮所謂壻道婦及寢門揖入之時瑩亦美石似玉者俟我

於堂乎而充耳以黃乎而尙之以瓊英

音央乎而賦也瓊上曰堂英猶華也充耳

一物而三采故分言素青黃也呂氏曰此昏禮所謂升自西階之時舉充耳以概其儀文之盛而禮乃不備深惜之也

著三章章三句

齊有富而不備禮者其女知禮爲此詩以刺之

附解序刺時也毛傳時不親迎也諸儒皆從之自無可疑者第或謂非女子自作乃設爲嫁者之詞核之文義殊爲不然呂東萊據昏禮申明古說甚當然以爲齊俗皆然亦不必玩詩意乃壻家可以備禮而不如禮故女述其俟著俟庭又特美其充耳蓋禮生於有而廢於無充耳如斯非不能如禮者也俟著俟庭俟堂之敬如此亦非全不知禮者也特以疏惰之故遂缺親迎奠雁御輪一節此女能爲此言可知齊俗不皆廢禮夫子錄之以見禮失之由不必其衣食不足亦不必其人之無知特怠肆一念卽壞法而貽厲矣此垂戒之意也至

日出而來月
出而去竟日
綱繆其殷殷
就教之事不
一而足其愛
敬之文亦必
周至故賢者
樂其誠而詳
記其迹也

地理志謂著地名濟南郡有著縣不可從

東方之曰兮彼姝者子在我室兮在我室兮履我卽兮

興而賦也履禮

也卽就也言東方日出卽以禮而就賢於室

東方之月兮彼姝者子在我闥兮在我

闥兮履我發兮

興而賦也闥門內發行也言月已出而見賢者猶在我闥禮我而行蓋終日綱繆如終不倦也

東方之曰二章章五句

折衷曰

美見賢也大夫能禮賢賢人喜之而述其事

附解序刺衰也毛氏謂君臣失道男女淫奔不能以禮化日喻

君月喻臣下言古昏姻之正禮刺今不然其說牽強朱子非

之是也而以爲淫奔者自作按韓詩及歐陽氏皆以日月喻

姝子顏色美盛是朱子所本鄒忠盾以神女賦其始來也耀

乎若白日初出照屋梁其少進也皎若明月舒其光證此詩

喻意皆妄說也戴岷隱曰男女相奔不夙則暮然玩詩初託
興日月則非狎褻之詞美為彼姝亦非苟合之輩或訓履為
躡則即發二字不通

欽定詩義折衷曰美見賢也見賢者意誠禮備賢者美之禮而
即禮而發如斯說則詩之流連咏歎乃為有情口月則以興
見賢者之德容也敬從之

東方未明

音芒

顛倒衣裳顛之倒之自公召之

賦也自從也羣臣朝君辨色始入東

通章祇自敘其顛倒恩遽畏罪不逞之情而上之失可知非指斥君上也

顛

音真

之自公令

力珍反

之

賦也晞將明之氣未晞為時更早而折倉皇失措所以然者由自公令之也

柳樊園狂夫瞿瞿不能辰夜

音豫

不夙則莫

比也樊籬也園菜圃瞿瞿驚顧之貌言折

柳樊園本非厲禁而狂夫猶瞿瞿然以法不可犯也况朝廷森嚴今已奉公疲勞精神昏憤不能知晨夜之分入朝趨事非失

之早卽失之暮甚於
瞿瞿矣蓋病之之詞

東方未明三章章四句

舊說詩人刺其君興居無節號令不時。蓋爲政固欲其勤亦必中

乎其節然後臣下不致過勞而亦無廢事

附解此詩舊說甚明無可議者特末章舊以樊圃喻晨昏之界
甚明義殊牽強故易之蓋直斥君不知蚤暮則爲無禮祇言
朝廷法令森嚴已瞿瞿之甚至於不能晨夜則但自歎而上
之嚴迫已見矣

先刺襄公文
姜繼刺齊僖

南山崔崔雄狐綏綏魯道有蕩齊子由歸旣曰歸止曷又懷止

人倫風化之
本而詳盡其
詞如此其婉
厲處在旣曰
曷又四字深
嫉而太息於

比而賦也南山齊南山崔崔高危之貌狐邪獸綏綏獨行求匹
貌齊子謂交姜由從也婦人謂嫁曰歸懷思也止語詞言南山
之高而雄狐據之比襄公淫人居高位也因歎魯道有蕩齊子
由之歸魯何人不知文姜旣歸矣曷爲又懷襄公蓋竝刺文姜
也
葛屨五兩與蕩冠綏雙古音崧止魯道有蕩齊子庸止旣曰

無窮賢者之
言也

庸止曷又從止

比而賦也兩二履綏冠飾纓之垂者庸用也履

婦既曰庸止襄公曷為

又從文姜深惡襄公也蓺麻如之何衡從其畝米音取妻如之何

必告

音父母

既曰告止曷又鞠止

比而賦也蓺樹鞠養也謂

必縱橫其畝使有行列喻父母必防閑兒女使有禮法故取妻

者必告父母以父母主之不容瀆也襄公兄妹為此禽獸之行

蓋僖公縱之故曰既曰告止曷又養析薪如之何匪斧不克取

妻如之何匪媒不得既曰得止曷又極止

興也克能也極至也

容有不敬正名桓公既以禮納文姜矣曷

為又不以禮制之而使極其惡至此也

南山四章章六句

齊襄公鳥獸之行淫乎其妹齊人刺之

女夫人姜氏至自齊詩所謂齊子由歸既曰得止者也齊

侯送姜氏於謹所謂鞠止者也十七年公會齊侯紀侯盟

於黃平齊紀齊侯欲媚魯以會文姜十八年公會齊侯於

濼詩所謂懷止從止者也公與夫人姜氏如齊所謂極止

者也此是公薨於齊由是而齊人弑其君諸兒聖人錄此

詩以見淫亂之人道路指摘而覲然不顧未有不遭天誅

學之不力思
之徒勞諄諄
戒之末又歎
時之易失也
情詞反復有
味矣

者也其亦甚不
得己之心矣

無田甫田

與人協

維莠騶騶無思遠人勞心忉忉

比也田耕治之

之草騶騶高張貌忉忉煩亂也言田大而力不給則

無田甫田

維莠桀桀無思遠人勞心怛怛

音鐵。比而賦也桀桀侵陵嘉穀更甚於騶騶怛怛愁慘更甚

於切

婉兮變兮總角卅兮未幾見兮突而弁兮

賦也婉變少好貌卅兩角貌木

幾未多時突然高出貌弁冠名言總角之童其質婉變除少年質美易於有成也然苟悠忽自誤則未久而忽戴弁年華易逝不早循序自修爲可惜也

甫田三章章四句

此戒學者及時自修之詞

附解序刺襄公毛萇解曰無禮義而求大功不修德而求諸侯

志大心勞所以求者非其道鄭孔蘇呂諸家皆從之朱子改

爲泛指時人厭小務大忽近圖遠是已而末章不甚分明蓋

當時有少年志大躡等求功不知循序漸修者故詩人戒之
 田甫田而莠盛去私不力也思遠人而徒勞日用功荒也末
 乃正告之以時不可恃不得其序不踐其實則將老大徒傷
 也

祇閒閒歎美
 而深惜之意

自寓

盧令令反力珍其人美且仁賦也盧田犬也令令犬領下環聲仁
惜其所業盧重環其人美且鬢賦也兩環相貫曰盧重鉤其人也
美且偲賦也鉤大鎖一環貫
二曰重鉤偲鬢多也

盧令三章章二句齊俗好獵詩人美其才而
惜其誤用歎教化衰也

附解序以爲刺襄公好田朱子謂與還同意序說非然還乃田
 者自相誇譽此乃旁觀之詞

折衷曰鬢偲且仁之人而日攜犬以遊是秀者失教也里巷行

斥魯桓為敝
筭惡之深矣
言齊子之從
如雲水而肆
無忌憚漫無
約束兩邊俱
敝

道之人皆豔稱其犬是樸者失業也士失教則人才壞農失

業則風俗衰愚謂美質難得有之而荒於嬉則可惜矣故詩

人為此以諷首句指其業下句言其人言如是之事而以如

是之人為之不獨惜其自棄亦惜上之人無以善教之也

敝筭在梁其魚魴鰈

鰈矜古通用此讀矜

齊子歸止其從如雲

比也敝壞筭也魴

鰈大魚齊子文姜歸歸齊如雲眾也言敝筭不能制大

魚比桓公不能制文姜而使擁眾歸齊視然無忌也

梁其魚魴鰈齊子歸止其從如雨

比也魴似魴厚而頭大性旅行故其字從與亦謂之魴如

雨亦多也言其敝筭在梁其魚唯唯齊子歸止其從如水

比也唯唯

行相隨順之貌如水言其流也惟所流蕩而不可止蓋桓公同文姜如齊齊人比刺之由雲而雨而水漸而盛也

敝筭三章章四句

魯桓公會齊侯於濼遂與夫人姜氏如齊齊人刺之

附解序刺文姜也毛氏謂齊人惡魯桓公微弱不能防閑文姜

此章專刺文姜而重言魯道蓋歎魯為禮義之邦而齊子無恥其汙辱為不少也

朱子曰桓當作莊謂桓公在時文姜未肆自莊公二年以至四年五年七年文姜凡會襄公者五此詩當為刺莊公然桓公十八年與姜氏如齊遂薨於齊不得謂文姜之迹未縱桓公不惟不能禁制又與姜氏同往詩人所以深惡之下猗嗟章乃刺莊公序說不可易也

載驅薄薄簟茀朱轡魯道有蕩齊子發夕

古音苟○賦也薄薄疾驅聲簟竹席茀車

蔽也朱漆轡革也以朱漆革為車飾發夕夜行也言文姜乘此車而來會襄公

四驪濟濟垂轡瀾瀾

魯道有蕩齊子豈弟

賦也黑馬曰驪濟濟美貌瀾瀾柔貌豈弟和悅言其以兄弟相會為悅微言刺之也

汶水湯湯行人彭彭魯道有蕩齊子翱翔

賦也汶水有二此指出萊蕪縣原山齊南

魯北者湯湯水盛貌彭彭多貌言行人至多而齊子翱翔無恥也

汶水滔滔行人儻儻魯道有

蕩齊子遊敖

賦也滔滔流而不息儻儻來而不絕遊敖久留以為樂

載驅四章章四句

文姜屢會齊侯齊人刺之

附解序齊人刺襄公朱子以爲刺文姜是也蓋文姜自桓公薨
莊公元年夫人孫於齊二年夫人姜氏會齊侯於禚四年夫
人姜氏享齊侯於祝丘五年夫人姜氏如齊師七年夫人姜
氏會齊侯於防又會齊侯於穀春秋所書彰彰其肆行無恥
誠非人類詩人故作此詩刺之或謂齊侯納朔抗王師夫人
姜氏犒齊師詩人以此刺之則專指姜氏如齊師而言然玩
詩意未有專指蓋以其屢至齊而作也夫士之淫惡其可誅
固多而婦女果貞亦曷敢犯此詩所以特刺文姜也

猗嗟昌兮頤而長兮抑若揚兮美目揚兮巧趨踰兮射則臧兮

微詞止猗嗟二字而每句悉用兮字咏歎之所以致

賦也猗嗟歎詞昌盛也頤長貌抑若揚俯仰有度美目揚瞻視高遠巧趨踰疾徐中節射則臧言惟射則臧餘無可述此其猗

其深情無已之情也

嗟之猗嗟名兮美目清兮儀既成兮終日射侯不出正音征兮展

我甥兮

賦也名猶稱也言其威儀技藝可名清目清明儀成終事而禮無違正鳥名畫侯中以爲的展誠也姊妹之子

曰甥甥者因其母而名之詩人之微詞也

猗嗟變兮清揚婉兮舞則選兮射則貫兮

四矢反兮以禦亂兮

賦也變儀容麗也婉眉目好選異於眾貫中而貫革反中其故處禦亂言其技藝可

以禦亂如以金僕姑射南宮長萬之類蓋惜其不能閑母致使淫亂反不能禦也

猗嗟三章章六句

魯莊公忘父之讎縱母淫亂反與齊親會齊大夫狩於禚而齊人刺之

附解此詩諸儒皆以爲刺魯莊公無可疑者而或謂指公會齊

大夫狩於禚一事尤覺與詩意相合從之夫父母之尊一也

然母統於父而子又所以承宗廟之重故父死則母當從子

桓公爲夫人故薨於齊爲莊公者誓不共天宜告於天王伐

齊侯而誅之告於父之靈以禮事母禁毋外干乃爲人子而

忘親事讎甘心苟合且朝於齊與其大夫共狩則喪心蔑禮
矣齊人惜其威儀技藝如此而不能閑母復讎是以猗嗟而
歎之抑齊襄之事人類所不忍言而夫子存南山以下四詩
何也禽獸之行國人共憤而當局罔聞卒至於身弑國危故
用以垂訓且四詩分刺四人明夫婦父子之道各有當務使
人謹於其微毋至決裂而後悔也

齊國十一篇三十四章百四十三句

齊地富饒具民習爲射獵輕儇善用之亦

易爲治而入春秋未久齊襄首敗人倫至於身弑祚斬太公之教於是大壞後雖桓公創霸而禮教弗興無足繼太公之舊者溯其由來皆襄公爲之也故孔子序雞鳴於篇首著其所以興列載驅猗嗟於篇末著其所以衰有國家者可以鑒矣

魏風一之九

魏本姬姓之國其始封不可考晉獻公滅之而以封畢萬其地在雷首之北析城之西南

枕河曲北汾汾水民貧俗儉有聖賢之遺風焉昔舜都蒲坂禹都平陽皆屬魏境內

衣履有制進退有儀不及

糾糾葛屨可以履霜摻摻女手可以縫裳要之襪之好人服逼

與過其失均也

之賦也糾糾繚戾之狀摻摻猶纖纖也要裳要襪衣領好人土大夫之通稱女婦未廟見之稱葛屨不宜於霜女手不必縫

之人而以此

裳而魏俗儉嗇如此好人提提宛然左辟佩其象揅維是褊心是以爲刺

失禮矣故刺之

賦也提提安舒之意宛然曲避之貌辟與避同讓者以右爲上故左避揅所以摘髮象骨爲之褊心迫促無禮也

實欲其改之也

葛屨二章一章六句一章五句魏俗儉而褊詩人作此以風之○蓋儉本美德而無

禮以將之則失於褊嗇故詩人勸以廣大而子錄之以著魏所以失先王之舊也

附解或謂魏之內子儉不中禮其媵作此刺之然詩意乃刺好

人非刺女也朱子以爲縫裳之女所作近之

至美之材無人采之以公

彼汾沮洳言采其莫彼其之子美無度美無度殊異乎公路

族公行竊位蔽賢相形言

興也汾亦名出太原晉陽山西南入河沮洳水浸下溼之地莫菜名似柳葉厚而長有毛刺可以爲羹美無度言其美不可限

公路官名以卿大夫之餘子為之言下溼之地不無可采彼之水與單寒之地不無可用之材彼其之子實勝於公路也

汾一方言采其桑彼其之子美如英音央美如英殊異乎公行也

一方水外之地英華也公行官名以卿大夫之庶子為之彼汾一曲言采其蕢彼其之子美

如玉美如玉殊異乎公族興也一曲水灣之處蕢澤鷺也如玉德性堅潤公族官名以卿大夫之適

子為之春秋閔公元年晉滅魏至宣公二年五十有四年矣晉始有公族公行則詩所言皆魏官也

汾沮洳三章章六句魏之在位非人而賢人沒於草野詩人作此歎之

附解序刺儉也先儒皆從之我

朝詩義

折衷曰刺遺賢也古者諸侯世國大夫不世官故草野之秀皆

得登庸所謂立賢無方也周襄王命不行政逮大夫卿皆世

及竝官其子弟為公官於是單寒無由上進以魏之蕢爾而

備有公路公行公族之官使越在草莽者雖美如英玉而不得采用故君子譏之其說當矣敬從之夫魏地近唐堯舜禹之風猶有存焉而末世俗成嗇陋如上章所言其在位者無賢德乃至於此夫子次以此二篇所以著流失敗壞之由為戒深矣

國未嘗無人也才技智能可以分理而不能撥亂反正大才困於下僚目擊心傷而無人知之託於歌謠斥以莫知弗思情詞悲切矣

園有桃其實之殺心之憂矣我歌且謠不知我者謂我士也驕
 彼人是哉音資子曰何其心之憂矣其誰知之其誰知之蓋亦勿思
比而賦也殺食也合曲曰歌徒歌曰謠其語詞園桃可以助食而不可專以為殺也小才可以分任而不可大任也歎魏臣皆小才無謀國之遠略藉歌謠以自遣不知者則謂其驕以彼所為為是蓋舉國之人皆安於詭隨矣是以憂之彌甚而歎其何勿
 園有棘其實之食心之憂矣聊以行國不知我者謂我士也罔極彼人是哉子曰何其心之憂矣其誰知之其誰知之

蓋亦勿思比而賦也棘棗之小者亦非佳品也聊且略之詞行國出遊國中罔極謂責人無已再言勿思蓋深冀其也思

園有桃二章章十二句

魏曰削而用小才以謀國有遠識者憂之○夫危亡之禍有目所共

惕也然習為肆慢則不自知且以憂之者為多事

折衷曰庸臣誤國大抵如斯信矣

思父母望已

陟彼岵兮瞻望父兮父曰嗟予子行役夙夜無已上慎旃哉猶

己之將止將棄可知矣忠

來無止

李因篤曰子季弟半句讀協韻與擊壤歌帝力力字同亦備一義○賦也爾雅曰山多草木曰岵無已不得休

孝亦豈能兩全第徒死而

息上尚也旃之猶尚止獲也登山以望其父所在因想其父思己之言蓋魏必有不當役而役者故孝子思其親而寓其慨息

無益於君亦非親之所以

謂賢矣陟彼屺兮瞻望母兮母曰嗟予季行役夙夜無寐上慎

望於子也其義可為役臣

旃哉猶來無棄

賦也爾雅曰山無草木曰屺季少子無寐不得眠棄棄母而不歸

陟彼岡兮瞻

者告矣

望兄兮兄曰嗟予弟行役夙夜必偕

古音

上慎旃哉猶來無死

賦也山脊曰岡必偕同作同止不得自
如無死言父母俱在無輕生以至於死

陟岵三章章六句

孝子行役思其父母而作。夫忠事者臣子之分也然苟上無養教之仁又多

非義之役則忠臣孝子捐軀無補此詩思父母之念已則所以體其親者已周而忠君不待言矣乃不當役而役之致使久違色養虛糜疆場觀無已無寐之言則魏之非禮勞民可知然詩人則但序其思親之意而已所以為忠厚也

十畝之閒兮桑者閑閑兮行與子還兮

賦也十畝之閒所受場圃之地桑者採桑者閑

閑暇逸之貌行猶將也還歸也言時難久仕欲歸田以其樂

十畝之外

音意

兮桑者泄泄兮行

賢者思去
事可知非美
人之閑泄也
悲其志之不
能展也

與子逝兮

賦也十畝之外則去家遠矣泄泄舒緩自得逝長往不返蓋不特欲歸田且欲遯世矣

十畝之閒二章章三句

賢者不容於朝思歸隱而作

附解序及毛鄭解說牽強朱子曰政亂國危賢者不樂仕於其朝而思與其友歸於農圃是矣第君子出處以義難進易退

食君之祿而
不知圖報河
王君有忠
君報國之忱

非忘君國也必可以行吾之道有益君民而後仕否則萬鍾
何加焉此人苟未早知時不可爲至此而後思農圃之樂則
恐其無事藉祿養以爲榮有事先全身而遠害烏得爲賢且
世固有先熱中而後歸田者矣其始以名位爲必可得及所
求不遂日暮途窮乃返而息影核其初終竝無爲國爲民之
實念而論者亦曰急流勇退知幾而作也毋亦與於不忠不
孝之大者乎故此乃有志濟時而小人在位不得自展作此
詩而遂歸隱也不然第云思之而已其猶有戀棧之私乎夫
子錄之以明魏之不能用賢所以亡也

坎坎伐檀兮寘之河之干兮河水清且漣漪不稼不穡胡取禾
三百廛兮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縣貆兮彼君子兮不素餐兮

而無如何自
食其力視戶
亡者何啻驚
驚之分相形
互發意曲而
顯長

比也坎坎用力之聲檀木可爲車者寘與置同干厓也水波曰
漣猗語詞種之曰稼斂之曰穡胡何也一夫所居曰廛冬獵曰
狩宵獵曰獵貉子曰貍素空小飯曰餐言伐檀可以爲車而乃
寘之河干喻有用之材置之無用也河水清漣似君子之涵養
純潔因歎有位者不稼穡而多禾不狩獵而多獸胡爲然哉蓋
君恩也而何以不稱其職若河干之君子誠不素餐兮安得以
彼而易此也 坎坎伐輻 音逼 兮寘之河之側兮河水清且直猗不稼不

穡胡取禾三百億兮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縣特兮彼君子兮

不素食兮

比也輻車輪中輳轂者伐檀爲之清且直喻君子之
廣潔正直十萬曰億極言其多獸三歲曰特食啗也

坎坎伐輪兮寘之河之滸兮河水清且淪猗不稼不穡胡取禾

三百困兮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縣鶉兮彼君子兮不素餐兮

比也輪車輪亦伐檀以爲之淪水旋成文困圓倉鶉鶉屬夕食
曰飧按餐食飧本無大異而此分言之則指一日三餐而云也

伐檀三章章九句

美賢者自食其力而
歎在位之遺賢也

附解序刺貪也毛氏申之曰在位貪鄙無功受祿君子不得進

朱子以爲專美賢者食力非刺在位呂祖謙曰此旁觀之詞
若伐檀之君子方陶陶然不改其樂豈較量短長者哉黃氏
堦曰言君子有其功而無其祿小人有其祿而無其功鄭康
成范處義皆同此說

折衷曰無功而貪者食祿有功而廉者樂飢旁觀者乃激而爲
不平之鳴愚按如是解乃令經言字字有著落也

小人惟知剝
民以自肥遲
計國是逝將
去女而畜鼠
者尙未知也
可以爲鑒矣

碩鼠碩鼠無食我黍三歲貫女莫我肯顧逝將去女適彼樂土

樂土樂土爰得我所

比也碩大也陸璣云河東有大鼠食人禾苗兼有五技或謂之雀鼠其形大喻欺君

罔利之貪人也毛云指君非是黍北方以爲小秋貫與
慣同久而習也顧念逝往也樂土有道之國爰於也

碩鼠碩

鼠無食我麥三歲貫女莫我肯德逝將去女適彼樂國樂國樂

國爰得我直

比也麥北方以爲大秋德恩
惠也直伸也得以伸其志

碩鼠碩鼠無食我苗

音三歲貫女莫我肯勞逝將去女適彼樂郊樂郊樂郊誰之永

號比也食黍食麥猶待其熟食苗則未熟而已徵斂勞苦也言不肯以為勞苦永號長呼催科之聲蓋不特欲遠其殘且求

免聞其聲以為樂也

碩鼠三章章八句魏大夫貪戾而民去之。蓋國小每重斂以圖強而不知民貧國亦難保故子

錄諸篇末著魏之所以亡

魏國七篇十八章百二十八句鄭康成謂當平桓之世魏之變風始作蘇轍曰魏地

入晉已久其詩疑皆為晉而作故列於唐風之前猶邶鄘之於衛然考其義未有以見其為平桓之世康成特臆度

之詞而全詩亦無為晉作者則自成其為魏風而非邶鄘可比也觀季札如魯為之歌魏曰美哉大而婉儉而易行

以德輔此則明主也是魏之為國固非小者特史無世家可考故多臆詞若先於唐風則猶是不與衛得滅邶鄘之

意今直就本文訓解而其他諸說不悉辨即魏地狹隘之說亦置之勿論云

唐一之十唐本帝堯舊都始居晉陽後遷河東平陽周成王封弟叔虞於其墟故曰唐實封太原南有晉

自四句歎時
光之不畱而
以樂自遣下
四句恐嬉遊
之荒職而曠
懷良士後世
長繩難繫日
自古共悲辛
有此曠懷無
此禮節矣

水至子燮改曰晉三世至成侯徙曲沃八世至穆侯徙絳
十世至昭侯又徙翼自昭侯以曲沃封桓叔其孫武公并
晉又自曲沃徙絳春秋景公又遷新田曰新絳其地在冀
州太行恆山之西太原太岳之野晉詩而曰唐蘇子由曰
此堯之舊而非
晉惠之所及也

蟋蟀在堂歲聿其莫今我不樂日月其除音無已大康職思其

居好樂無荒良士瞿瞿賦也蟋蟀今促織也一名蜻蛚楚曰王

白露降則鳴生草土者身柔生磚石者體剛聿遂莫晚除去也

太康過於樂職主也居職位瞿瞿卻顧之貌言歲莫不樂則勞

而無節第樂不可荒當思其職業而勉蟋蟀在堂歲聿其逝今

我不樂日月其邁無已大康職思其外好樂無荒良士蹶蹶賦

逝往邁去之速也外餘也所居之外凡有蟋蟀在堂役車其休

今我不樂日月其惓無已大康職思其憂好樂無荒良士休休

賦也役車方箱可載任器以供役歲晚則百工休農事畢惓藏

也傳曰以樂惓憂謂日月循環亦有退藏之候憂意外之患休

休安閒之貌蓋張弛者聖人之道歲晚勞農休息之時固宜爲樂而必以太荒爲戒可謂賢矣

蟋蟀三章章八句

唐俗勤儉其民歲晚燕樂而作此詩以相戒蓋帝堯之遺風遠也

附解序刺晉僖公申之者曰儉不中禮作是詩以閔之朱子不從其見卓矣愚謂聖人於變風之首每錄其賢者以見國之所以造唐叔虞之政教不可考而其民樂而不荒如此季札曰思深哉其有陶唐氏之遺民乎故說者皆以爲堯之遺澤遠也而非叔虞有以繼而存之亦不至此

山有樛櫨有榆子有衣裳弗曳弗婁子有車馬弗馳弗驅宛其

死矣他人是愉

興也樛刺榆也鍼刺如柘葉如榆類有十種愉白枌也皆可淪爲蔬曳行而衣曳婁衣防行而

婁繫之走馬曰馳策馬曰驅宛坐見貌愉樂也言山則有樛櫨則有榆造物生材以爲人用今子有衣裳車馬而弗及時爲樂

人生日用倫常無非樂境衣裳車馬鐘鼓琴瑟禮樂之事具焉優游其中天機自暢非縱情肆志之謂也

一旦身死貽諸他人則愚矣蓋徧嗇者瘠身以畜財而不知禮貴乎中當樂則樂之矣

山有栲

音糗

櫨有杻

末二句爲蠅
聲之徒棒喝
非詩人作莊
列之見也

子有庭內弗洒弗埽子有鐘鼓弗鼓弗考音宛其死矣他人是

保

音剖。興也。栲山樗也。讀作糗。似樗色。小白。葉差狹。材可爲車輻。粗櫪也。葉似杏而尖。白色。皮正赤。材可爲弓弩。榦考擊也。抑之詩曰。洒埽庭內。維民之章。關雎之詩曰。鐘鼓樂之。然則洒埽鐘鼓亦政教所關也。保守而有之。山有漆隰

有粟子有酒食何不日鼓瑟且以喜樂且以永日宛其死矣他

人入室

興也。漆栗見衛風。定中章。易曰。需於酒食。貞吉。禮曰。君子無故不撤琴瑟。然則酒食琴瑟亦禮樂之大端也。人

室則長據之矣

山有樞三章章八句

此詩與前篇若爲唱和之詞。蓋賢者勤職業以自樂而敝其相與之意

樂而不過其節儉而不違乎禮夫子錄之以其得乎中正之則可以爲世法也

附解序謂刺晉昭公毛氏曰有財不能用鐘鼓不能自樂朝廷

不能洒埽云云殊牽合無理且詩本無刺意朱子故不從之

第其所謂答前篇之意者是也所謂解其憂者非也人之生

也固非徒爲飲食衣服日用自娛之計然五倫維繫莫非有情之世宙也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夫夫婦婦兄兄弟弟各將其至性之纏綿各盡其規矩之肅穆而日用飲食無非樂境也卽克勤克儉莫非慮其卽於惰淫違乎天則第有以節之而禮無使離樂無使流正以長保其樂非謂不必樂也世之奢縱者悖禮法而肆私情職業不修倫常不盡前章之所謂太康者也矯之者瑟縮以爲禮局促以自封至於情義乖離禮樂崩壞此詩之所謂是愉者也太過不及皆非中道此二篇詩人志良士之瞿瞿而不敢太樂亦警他人之是保而不敢太憂是其勉勉於職分之所當爲而未嘗廢禮優游於日用之燕閒而未嘗太康當時賢者相與唱和之作而夫子取

當時曲沃強
盛必陰結晉
侯左右以為
窺伺計故此
人本不樂而
以為云何不
樂且言不取
害人蓋無權
職而有憂國
之心者歟不
然則知而不
明告君以興
患之道是為
不忠者矣

以冠唐風以明聖人之教不過如斯矣後代若兩晉風流陳
隋詩酒讀山樞而不讀蟋蟀若王戎鑽李祖約障簾讀蟋蟀
而未讀山樞是皆未識聖人之道者也

揚之水白石鑿鑿素衣朱襮從子于沃既見君子云何不樂也

鑿鑿巉巖貌襮領也諸侯之服朱中衣而繡黼此云素衣朱襮降於諸侯也沃曲沃今聞喜縣子桓叔云何不樂設為問之詞以明其不樂也蓋大夫奉晉侯之命使於桓叔見其強而知其將叛故言揚之水不能轉石比昭侯微弱不能制沃而因言己見桓叔有不樂者曰云何不樂實則不樂之甚也揚之水白石皓皓素衣朱襮從子

于鵠古音既見君子云何其憂比也朱繡即朱襮襮上繡為黼形也皓皓石見水中甚明比沃

之強盛鵠曲沃之邑曲沃為都而旁更揚之水白石粼粼我聞

有命不敢以告人比也鄰鄰水淺而石厓露也比晉弱而沃強逼人我大夫自謂言我知其謀不敢以告人

實已告晉矣

揚之水三章二章章六句一章四句

晉昭侯封其叔父成師於曲沃是爲桓叔

其後沃強晉弱大夫知其謀爲此詩以貽晉昭侯昭侯闇弱蓋不能用也

附解序云刺昭侯朱子謂國人將叛晉歸沃作此詩然昭侯特微弱耳非有大失德也何以刺之考左傳及史記晉潘父弑昭侯而納桓叔晉人攻桓叔桓叔敗還曲沃晉人立昭侯弟孝侯誅潘父孝侯八年桓叔卒子鮮代立爲曲沃莊伯十五年莊伯伐翼弑孝侯晉人復攻卻莊伯立孝侯子郯爲鄂侯鄂侯六年卒莊伯聞喪又興兵伐晉周平王使虢公伐曲沃晉人立鄂侯子光爲哀侯哀侯二年曲沃莊伯卒子稱代立爲曲沃武公哀侯八年晉侵陘庭陘庭啟曲沃伐翼虜哀侯晉人立哀侯子小子侯小子侯元年武公使韓萬弑哀侯小

子侯之四年武公誘小子侯殺之周桓王使虢仲伐曲沃武公立哀侯弟緡二十八年曲沃武公伐晉侯緡滅之以其寶器賂周釐王釐王命爲晉君自桓叔初封以至武公滅晉凡六十七年晉人屢拒曲沃豈初封之時卽爲所用而代諱其事哉惟嚴粲詩緝以爲作詩者設爲國人相語之詞曰我聞有命不敢告人正所以泄沃黨之謀而非叛晉者之自作其說近是矣愚謂此乃大夫之賢者知桓叔將謀不軌作此詩以貽晉奈昭侯昏弱莫之能防夫子錄之以見凡國之蠹忠臣義士未有無先知者特上昏庸不識則忠言徒切耳然潘父雖弑昭侯納桓叔卒弗克而反爲晉所殺則此詩雖未見信於君猶必見信於眾人故得有備而卒殺潘父耳若邪亂

祇就椒聊反
復嗟歎不啻
長沙痛哭矣
情交悱惻在
二且字

之臣互相容隱聖人豈錄其詩也哉

椒聊之實蕃衍盈升彼其之子碩大無朋

朋有鵬崩二音此與蒸韻協

椒聊

且遠條且

興而比也椒樹名其實味辛而香烈聊爾雅曰枏者聊蓋木下曲而復上干者喻曲沃本臣下而上凌朋

比也且歎詞遠條長枝也椒性芳香而少實今蕃衍盈升則非其常矣比沃反盛強非晉之福因歎息椒之愈遠愈盛不可不

先事而預防也椒聊之實蕃衍盈匊彼其之子碩大且篤椒聊目遠條

且

興而比也兩手曰匊言椒之聊而下曲者隨手取之可以盈匊比曲沃之黨隨處皆是也篤謂相與之固

椒聊二章章六句

曲沃初封詩人知其將大爲此詩以悟昭侯也

附解序云刺昭侯而申之者曰君子見沃之盛強能修其政知其蕃衍子孫將有晉國鄭康成亦以爲有德考之史傳昭侯封其叔父以大邑未爲失親親之道使桓叔能體本支之誼如周公之於成王維持安全之可也乃乘其闇弱倖據強都

卽謀翦公室其罪不容於誅曷以見沃之能修其政有德可紀哉朱子覺序說之不安故曰不知所指或以爲桓叔初封師服憂之而作蓋本左氏以言其說甚爲有見而必云師服所作則不必耳蓋上篇揚水作於沃將襲晉之時此篇作於桓叔初封之日其詞顯然易見春秋篡奪甚多然以同姓翦滅大宗晉實爲魁首故夫子錄二詩以惡曲沃論者不察反若爲美沃之詞不特是非謬於聖人豈人心天理之公哉然桓叔至武公恃強以陰謀滅晉而武公之子獻公卽自殺其子再傳兄弟叔姪爭奪天道曷嘗爽哉至椒有數種有香亦有臭者爾雅釋木曰杻上聊郭註邢疏均云未詳然旣曰上曲曰喬下曲曰杻則首旣下曲而復上喬者爲聊也集韻亦

禮生於有而廢於無婚姻之禮廢而室家不正如此何者憂之深而思之遠也

云聊木名但聊木無考而此詩云椒聊之實蓋謂木下曲而

復上聊之椒實比沃八五下而反凌上非美詞也識者詳之

綢繆束薪三星在天與薪今夕何夕見此良人子兮子兮如此

良人何賦也綢繆纏縣也三星心也建辰之月昏始見於東方古人嫁娶之時良人夫之稱子謂新婦民貧不得婚嫁

幸有然者草率不備禮詩人見而咏歎之言其綢繆束薪貧之至矣三星在天幸其猶未晚也今夕何夕喜其成室家也如此

良人何勗其相夫以有成且憂之也綢繆束芻三星在隅今夕何夕見此邂逅子

兮子兮如此邂逅何賦也芻賤於薪隅東南隅昏見者轉而在隅夜已久也子謂主人邂逅詩人自謂蓋

姻族中相禮者言其貧無以為禮亦無以為賓歡故曰如此邂逅何也綢繆束楚三星在戶音今

夕何夕見此粲者音子兮子兮如此粲者何賦也楚小於薪芻益見其貧也戶在

室南在隅之星轉而在戶夜已分也子謂娶者粲者新婦言其得此粲者固可幸矣然室家之累方長將如此何益憂其貧而

不繼國之瘠甚矣

綢繆三章章六句

民貧失時而後婚嫁其族黨見而作此歎之

附解序云刺晉亂申之者曰婚姻不得其時諸儒大略相似朱子謂此但爲婚姻者相得而喜之詞未必爲刺晉之亂然作相喜之詞蓋若後世催妝之詩其語狎褻無關大義於唐風初不類也惟

折衷以爲閔貧甚得詩意蓋當時民貧不能備禮當初婚之夕族婭見而賦此言所綢繆者不過束薪束芻則四壁蕭然可知矣三星在天雖過時而猶幸其得爲婚姻特貧窶已甚夫恐難以養婦婦恐難以相夫主亦無以酬賓故閔之而歎之也夫子錄此以見晉昭侯之所以微弱而椒聊之蕃衍非椒聊之能乃授之以柄而不自強之故春秋公室貧私家富大

著意在無兄弟第二句兄弟不特不足恃而且相軋則不得不望助於行人矣其詞苦矣

類如此於此詩足以觀焉

有枕之杜其葉漚漚獨行踽踽豈無他人不如我同父嗟行之

人胡不比焉人無兄弟胡不飲焉比也枕特生貌杜赤棠子翬而酢無味漚漚枝葉不相比

踽踽無所親行人謂臣民我設為昭侯之言比輔佐助也言杜特立而無偶如昭侯踽踽而無親何以然哉人情莫不以同

父為親而昭侯則反被桓叔之害是同父不足恃矣故嗟歎而深冀焉謂其弱如此行人何不輔之既無兄弟何不助之蓋深

惡沃而憫有枕之杜其葉菁菁獨行裊裊豈無他人不如我同

姓古音嗟行之人胡不比焉人無兄弟胡不飲焉比也菁菁盛貌比昭侯雖

弱猶可為也裊裊無所依桓叔與太子仇同父與昭侯同姓

枕杜二章章九句曲沃侵陵晉侯微弱詩人冀晉人效忠而作

附解序謂刺時申之者曰君不親宗族獨居而無兄弟將為沃

所并夫曲沃於晉兄弟也以臣犯君以支翦宗不之罪而獨

朱虛存漢仁
傑反周此大

罪昭侯乎且所謂不親宗族者史傳固無明文故朱子不從
而但以爲無兄弟而自歎之詞然考左傳及史桓叔恃強侵
陵至於屢誘殺晉君天子兩遣王師助晉則其凶橫可見夫
子錄詩第敍其強而不存懲惡之意當必不然況此詩明言
人無兄弟胡不佞焉其望扶危助困之意顯然而次於揚水
椒聊其爲惡曲沃無疑若謂自求助於人人無兄弟人字胡
不字俱無著落而承接亦強蓋一起三句歎昭侯微弱豈無
二句歎桓叔反常末四句冀臣民助晉頓挫抑揚流連詠歎
桓叔之可惡昭侯之可憫莫不畢見矣夫桓叔不親其兄弟
而其子孫亦兄弟相殘孰謂倫常之正可以稍逾哉

羔裘豹祛自我人居居豈無他人維子之故

比而賦也祛袂羔裘大夫之服羔能

夫其流亞歟
惜乎無繼之
者而曲沃竟
篡也

羣而豹有力比大夫之仁且勇也居居集臣民我人指大夫
他人暗指曲沃言大夫之仁而且勇吾儕之能居居而不渙散
者自我人之故所以民心安集雖
沃強晉弱以子之故不忍去也
羔裘豹褰自我人究究豈無

他人維子之好

音丑○比而賦也褰猶祛也究究集而能
安鴻雁之詩曰其究安宅是也好賢也

羔裘二章章四句

沃強晉弱晉大夫猶有
忠主庇民者詩人美之

附解序刺時也申之者曰刺在位不恤其民朱子曰詩中未見
此意而又以居居究究僅見爾雅不敢據以釋經可謂慎矣
然玩詩意本美詞

折衷曰潘父之弑昭侯也晉人立孝侯莊伯之弑孝侯也晉人
立鄂侯武公之弑哀侯也晉人立小子侯以曲沃之強暴而
晉屢世立君此必有大夫焉能撫其民而用之故民不散而
國猶存甚爲允當也敬從之若居居究究但卽本字會意詰

竭忠即所以盡孝也而君上不能恤民則怨周王晉君皆失其綱以致曲沃叛逆民平日未之有以知君上之恩而徒知王師之必不能勝也則太息而嗟咏之

解不從爾雅九是

肅肅鵠羽集于苞栩王事靡盬不能藝稷黍父母何怙音悠悠

蒼天曷其有所興也肅肅鳥孔氏曰鵠羽連蹠樹棲則苦苞叢栩櫟

也鹽與蠱同壞也靡盬無使至壞藝樹也怙恃也言鵠不樹止而今集栩失所矣民以王事之故不得養其父母亦如鵠之失

所因呼天而告何時而有所乎春秋隱公五年王命虢公伐曲沃而立哀侯於翼桓公九年虢仲芮伯欒伯荀侯賈伯伐曲沃

此王事之實肅肅鵠翼集于苞棘王事靡盬不能藝黍稷父母何食

悠悠蒼天曷其有極興也極已也黃佐曰征役已則得耕田以供子職肅肅鵠行集于

苞桑王事靡盬不能藝稻粱父母何嘗悠悠蒼天曷其有常興也

鵠性如雁羣居有序故曰行常常道君臣上下各安分爲有常曲沃以臣犯君君不能制而王師助之亦不能正則反常矣人

事反常詩人無告而訴之於天

鵠羽三章章七句

曲沃侵晉王師助晉攻沃而晉微弱無以恤民民從征役者作此

附解曲沃以臣叛君王師助晉討之此理之正也民宜喜於從
事何乃怨靡盬而嗟父母乎蓋王平日果能修明紀綱諸侯
聽命則曲沃之叛命將討而正之可矣否則晉侯果能自強
則曲沃之逆亦無難翦而滅之也乃天子不能命方伯以討
罪晉君不能修德以自強徒勞師旅從征者知師之必不成
功難以顯斥君上之非則第歎於王事之靡盬父母之失所
以致其諷刺夫子錄之以戒君上持綱恤民當裕之於早也
不然此詩不爲亂民乎而聖人何取之也

豈曰無衣七兮不如子之衣安且吉兮

賦也侯伯七命其車旗衣服皆以七爲節衣三

簞逆之徒亦欲其衣之安且燠而求王命以飾之然罪狀昭彰實不足爲安也

章華蟲火宗彝裳四章藻粉黼黻也子天子之使曲沃武公以寶器賂周釐王因王朝卿士以獻而作此詩貽之言其有衣不如子衣安且吉皆命於天子求其代爲請也豈曰無衣六兮不如子之衣安且燠兮

賦也

聖人錄其辭
以見其喪心
滅理而猶欲
欺人之意

天子之卿六命車旗衣服亦如之燠煖也言已但求如
子之六命亦可以爲安燠蓋天子之卿受地視侯也

無衣二章章三句

曲沃武公滅晉以其寶器因王左右賂
王求爲諸侯而作詩貽之夫子錄之以

著王之失與
武之罪也

附解序云美晉朱子曰武公篡弑大逆不道乃王法所必誅何
以美之其說正大足以誅千古之賊黨但以子爲天子似非
毛氏據史記謂武公并晉國其大夫爲之稟命於天子之使
而作是詩其言近是蓋周天子初不直曲沃屢以兵助晉及
釐王立則未聞之武公於王三年滅晉以其寶器賂周是時
必有王臣爲之先容王乃受之毛氏謂天子之使蓋指此詩
所稱子衣安吉正以美王卿而使代請命之詞夫子錄之一
以見周之不綱一以著武公之惡所謂直書其事而義自見

冀其肯適我
而飲食之蓋
方求賢也文
公得士而興
其必有此懷
抱也

誅奸諛於既死與春秋同旨也後世若莽操全祖此術然掩耳盜鈴欲蓋彌彰亂臣賊子能勿汗顏

有杕之杜生於道左彼君子兮噬肯適我中心好之曷飲食之
末二句以之字咏歎爲韻。比也道左猶道旁噬韓詩作逝發語詞曷何也言杕杜不足以蔭行人喻德薄不足以來賢士君子亦安肯適我哉然中心好有杕之杜生于道周彼君子兮嚙之則願何時得飲食之也

肯來遊中心好之曷飲食之
比也周曲也遊朝遊不但適也

有杕之杜二章章六句
或曰晉文公求賢而作

附解序刺晉武公毛氏曰武公兼其宗族而不求賢自輔朱子謂其全非詩意而但曰此人好賢恐不足以致之其見甚是或又以爲美武公好賢逆取而能順守之夫逆取順守之言大非理也且武公好賢亦何所據篡亂之徒卽能下士亦不

過材智歸之如曹操招致謀士豈能屈臥龍輩哉有謂美文
公好賢者文公爲公子時卽有人望從亡諸臣半皆卿材其
平日必有好賢之實而反國之後能修政刑晉用以興則以
此詩歸之較爲可通衛亡於鶉奔而子次以定中見衛所以
亡而不亡晉篡於無衣而子次此詩以見晉之所以宜滅而
不滅於義不爲無關也若朱子闕疑之意亦佳但於晉國盛
衰治亂之迹若無所考云

葛生蒙楚薺蔓于野

神與反

予美亡此誰與獨處

賦也薺草名似
枯蔓葉盛而細

有赤白黑三種蔓延也予美婦人謂其夫亡卒也蓋婦人送
其夫之葬而歎葛薺蔓生之處夫亡於此獨處而無與也

葛

生蒙棘薺蔓于域予美亡此誰與獨息

賦也域塋域何楷曰此
其夫所葬之地息止也

角枕粲兮錦衾爛兮予美亡此誰與獨旦

賦也角枕錦衾斂襲
之具粲爛鮮明此臨

婦哭夫之詞
後世不少然
務求深遠轉
少情文此但
就寢處恆情
反復嗟咏而
意已懇到乃
至淺至深之

文也

其穴而悼之言獨宿至旦而無與也夏之日冬之夜百歲之後音歸歸于其居賦也

也言夏日永冬夜永百年之內無時不思要卒而相從耳歸于其居則竟與同處也冬之夜夏之日百歲

之後歸于其室賦也室壙也歸于其室則有與同息且同旦矣蓋貞一之志如此

葛生五章章四句

婦人送葬其夫而作蓋夫死或父母在子未成人均無從死之理而矢志同

歸則堅貞純一矣

附解序云刺晉獻公毛氏曰好攻戰人多喪朱子曰未見其果

作於此時婦人以其夫久從征役而不歸然葛藟之興初無

義理而亡此之言又非思存

詩義折衷以為婦人送夫之葬而作覺字字有著落蓋蒿里薤

露之先聲也

采芩采芩

力珍反

首陽之巔人之為言苟亦無信舍旃舍旃苟亦

輕信亦不信總在

自身有鑑衡而後去取至當莫售其欺也詩人再言苟亦無反覆丁寧爲已至

無然人之爲言胡得焉

此也苓大苦也首陽山名在河東蕪坂縣南亦曰雷首山巔頂也苟且也舍置

施之也然果舍之也胡得不行其讒言有言采苓於首陽之巔者且無信之以爲相欺而舍之乎且亦無然蓋不遽信之亦不遽棄之要在審慎察實而後行如此則言者胡得售其欺哉采苦采苦首陽之下

音人人之爲

言苟亦無與舍旃舍旃苟亦無然人之爲言胡得焉

此也苦苦菜生山田

及澤中與許也

采葑采葑首陽之東人之爲言苟亦無從舍旃舍旃苟

亦無然人之爲言胡得焉

比也從聽而行之

采苓三章章八句

此戒信讒之詩

附解此戒人聽讒苓不生於巔不足信也在山下則或然亦勿便與之至葑亦水草讀平聲非蕪菁也晉之所無奇而視之則更謬三者喻讒言捏撰分三事信與從亦由淺及深不遽信亦不輕信勿爲所欺亦不以人廢言如此則嘉言罔攸伏

而萋斐不得行詩詞固甚爲周密也不然第以爲不足信而
已有時君子之言亦以小人之心測之烏知不反貽誤乎故
詩兩層兼到至苓或曰本古蓮字引枚乘蔓草芳苓與下巔
字叶然苓苦菜生於隰非山巔所有明知其不可信勿輕信
亦不遽置耳

唐國十二篇三十三章二百三句

唐本堯舜故都民俗勤儉唐叔以下失德無聞

故能葆前聖之遺風自桓叔父子祖孫翦滅同宗抗拒王命爲元惡大憝而唐俗大壞矣雖其後晉文創霸主盟中夏然先王之遺風罕有存者其後韓趙魏卒分晉室若腫武公故智而行之者故夫子敘詩仍魏唐舊國之名而不云晉風誅亂臣賊子之意與春秋同矣若獻公自相屠戮天道宜然有詩曷足錄哉故序云美沃刺獻諸說皆當以朱子之辨爲是而詞義則一以本文語氣斷之云

秦一之十一

秦隴西谷名其地近雍州烏鼠之山今秦州昔伯益佐禹治水有功賜姓嬴氏其子孫或

得人心者雖其行事不皆合乎道而亦可與秦居戎狄之地初創國基其規模粗具人心樂之如此錄之以誌文武周公之禮樂所由變也

在中國或在夷狄有中潏者居西戎以保西垂六世孫大駱生非子事周孝王養馬於汧渭之閒封爲附庸而邑之秦其曾孫孫秦仲爲宣王大夫伐西戎不克見殺幽王被弑仲孫襄公勤王王封爲諸侯曰能逐犬戎卽有岐豐之地遂有周西都八百里之地而秦始大玄孫德公徙於雍其後竟代周有天下崔氏述謂柏翳非伯益非

有車鄰鄰有馬白顛未見君子寺人之令

力珍反。賦也。鄰鄰車眾之聲。白顛額有

白毛。一曰戴星馬。又曰的顛。君子秦君寺人內小臣令使。阪有也。言秦君車馬之盛如此。而又有此寺人之官。體統肅矣。阪有

漆隰有栗既見君子竝坐鼓瑟今者不樂逝者其耄

賦也。阪漆也。栗所種

之樹。鼓瑟蓋初有琴瑟也。八十曰耄。言秦地種植盛而秦君九能以情接下。與羣臣鼓瑟相歡。故臣下樂及時以相歡。其得人

心可見矣。阪有桑隰有楊既見君子竝坐鼓簧今者不樂逝者其亡

賦也。簧笙中金葉吹笙則簧動。故曰鼓逝而不返曰亡。逝者其耄。言老境轉盼卽至。逝者其亡。言壯年不可復得。

車鄰三章一章四句二章章六句

秦仲始受命爲大夫而國人美其強盛且言其

能通下情也

附解秦雖伯益之後然不再傳而微弱費昌歸湯中衍中滴在
殷世爲戎狄諸侯不得與中華齒也秦仲當周之盛受命爲
附庸史伯曰嬴之雋也其將興乎則其英毅有爲蓋大異於
從前此詩序及毛傳皆以爲美仲理當然也車鄰馬顛畜牧
盛矣漆栗桑楊種植備矣鼓瑟鼓簧音樂興矣寺人之令以
見其體統之尊嚴竝坐爲樂以見其上下之浹洽蓋莫非興
國之規模而欣喜之私意然誇技產稱寺人喜竝坐草草規
模豪放習氣如目覩焉夫子錄此以明秦之爲秦不過如斯
而已其強也固其所以亂也歟若夫開國首重寺人若預兆
望夷之禍者聖人其亦有意乎

駟驥孔阜六轡在手公之媚子從公于狩

賦也驥驪馬駟驥四馬皆驪孔甚阜大也

即媚子以見小臣皆有技

藝以概其餘
也與獵之什
誇美略同而
整暇過之與
車攻相軋則
王霸之業迥
異矣

君子行役而
婦人念之者
情也然此詩
毫無怨詞則

四馬八轡言六轡者兩驂內轡納之於缺故在手者止六轡也
嬀子所親愛之人從公于狩習武事言馬壯而人嫻於御以從
公爲奉時辰牡辰牡孔碩公曰左之舍拔則獲賦也時是辰時
樂矣夏獻麋春秋獻鹿豕之類奉之者虞人翼以待射也碩肥大公
曰左之逐禽左也拔矢括舍拔則獲矢不虛發言射獵善而法
令嚴遊於北園四馬旣閑轡車鸞鑣載獫狁驕賦也田事已畢
也調習也轡輕也鸞鈴也效鸞鳥之聲鑣馬銜置鈴於銜之兩旁
故曰鸞鑣獫狁歇驕皆犬名以車載者休息之也又言其田畢而
整暇如此

駟驥三章章四句

秦人美其君田獵之詞○夫秦地周之舊也而秦人以武勇開國競尙材技觀

其射御嫻熟左右用命駿駿乎英鸞逼人固宜其嘯興而周先王仁厚之道亦幾盡矣故子錄之以致慨蓋亦秦仲時作舊說以爲美襄公非也

小戎伐收五檠梁輶游環脅驅陰鞫塗續文茵暢轂駕我騏驎

言念君子溫其如玉在其板屋亂我心曲

賦也小戎兵車也伐淺也收軫也車前後

秦之能用其民亦可見矣至描寫車馬不啻考工之文亦非後世所能及也

兩端橫木收斂所載者大車軫深八尺兵車四尺四寸故曰淺收桑文貌輶輶也梁輶輶上鉤衡穹如梁懼其不堅也五分其穹各以皮束之其文歷錄然也游環勒環也在服馬背上貫駢馬之鞵於其中前卻無定所以制駢馬使不外出脅駢當服馬脅以皮爲之前繫於衡後繫於軾所以止駢馬使不內入陰揜軌之橫板輶引車之韋帶塗續陰板之上有續輶之孔銷白金以沃灌之地文臣以虎皮爲車褥暢長也轂車輪之中外持輻內受軸者大車轂長尺半兵車長三尺二寸故曰暢轂馬青色曰騏左足白曰驥君子婦人日其夫溫其如玉美其德板屋西戎之俗以板爲屋心曲心中委曲之處言其君子以此車馬伐戎但君子溫然恐不堪勞

四牡孔阜六轡在手騏驎是中

古音蒸

駟驪是驂

音森

龍盾之合塗以鰲輶言念君子溫其在邑

音臣

方何

爲期胡然我念之

駟也赤馬黑鬣曰駟中兩服馬黃馬黑喙曰駟驪黑色盾干也畫龍於盾合而載之以爲

車衛鰲環之有舌者輶驂內轡置鰲於軾前以係輶故曰鰲輶亦銷白金以爲飾邑城也在板屋野處在邑則築城久居矣方將也言歸期尙不可定我 賤駟孔羣公矛塗錞蒙伐有苑虎韞何爲而念之以義制情也

鏤膺交韞二弓竹閉緄滕言念君子載寢載興厭厭良人秩秩

德音

賦也。倭駟以淺薄之金被馬欲其輕便羣和也。公矛三。三

別名畫雜羽於干上。苑文貌。虎韞以虎皮爲弓室。鏤膺鏤金以飾馬胸之帶也。交韞交二弓於韞中。顛倒安置之。閉弓檠一作韞。起居不寧。厭厭安重。秩秩有序。旣閱其勞而又思其德性。勛其必能成功也。

小戎三章章十句

西戎先殺秦仲後弑幽王秦襄公奉王命伐之婦人美其軍容之盛而思其君

子冀其必能成功也

附解前二篇美車馬射御之長雖英驚不羣然猶不免西戎慄

悍之俗其爲秦仲時詩無疑此篇則詳述其軍容而美其君

子之德性已無戎習矣合上二章而觀駸駸日盛用夏變夷

故季札曰此之謂夏聲夫能夏則大大之至也其周之舊乎

蓋言其由戎而徙西都浸染周之舊俗月異而歲不同也夫

子錄之亦以著當周之衰而秦之造邦如此其一種強武奮發之氣見於行閒豈周室所能馭哉或謂襄公遣大夫征戎勞之而作詩意未見其然序專以為美襄公亦非

蘩葭蒼蒼白露為霜所謂伊人在水一方遡洄從之道阻且長

遡游從之宛在水中央

此也蘩水草似荏而細高數尺亦曰蘩堅實牛食之肥疆葭葦也蒼蒼盛而將

岐周舊壤文武成康之遺澤豈無賢士而秦不能用幸無以興道致治比美三代詩人所為流連太息於伊人之遠也

老伊人賢人一方猶彼方宛坐見貌逆流而上曰遡洄順流而下曰遡游言秋月深而露將為霜比秦政嚴急雖盛而不可恃所謂賢人肥遯水涯可望而不可即其所挾持甚遠也遡洄喻不以道見遡游喻順理而求 蘩葭淒淒白露未晞所謂伊人在水之湄遡洄從之道阻且躋遡游從之宛在

水中坻

比也淒淒蕭瑟晞乾也湄水草之交躋升言難至如升高小坻曰坻言氣已肅而法益嚴非無賢人君子但不

以道則難見耳 蘩葭采采白露未已所謂伊人在水之渼遡洄從之道

阻且右

音遡游從之宛在水中坻比也采采摧折已止右不相值而出其右也小渚曰坻

蒹葭三章章八句

周之遺民有避秦而隱於水濱者詩人思之○蓋秦襄雖盛然無文武好德之

遺故賢者去之而詩人作此夫子錄之以見其所以不能繼周之德也

附解序刺襄公毛氏曰未能用周禮將無以固其國朱子以爲其說近鑿而所謂彼人者仍不知其何所指或謂賢人隱於河上秦人慕之其說近是

折衷曰秦襄始封作西時而祀上帝位在藩臣而臚於郊祀文公嗣立初定三族之刑僭禮變法之端已兆於此與三代聖治如春溫秋肅相反周之獻民抱道不仕而隱於水濱焉愚謂秦本戎狄秦仲始爲王朝大夫襄公始受命奄有岐西浸淫夏俗車鄰以下三詩雖見發奮有爲之氣而仁厚之意缺如則斷以此詩爲周之遺民肥遯信而有徵矣且曰遯澗從

西戎擾害岐周而平王不能制民苦戎之暴喜秦之君實周王不能恤民而棄之也夫子存此其無深慨也夫

之道阻且長遡游從之宛在水中央言非道則難見順禮則可求又見伊人非愬然於世而秦實無道以致之也其爲慨惜昭然矣

終南何有有條有梅

音迷

君子至止錦衣狐裘

音箕

顏如渥丹其君

也哉

音資

○興也

終南山

名其地

廣袤在今

西安府

條山

楸君

渥丹赤色而澤其君也哉言稱其爲君言襄公始受命爲諸侯

伐戎得岐東之地至於終南山下容貌衣服皆與之相稱也

終南何有有紀有堂君子至止黻衣繡裳佩玉將將壽考不忘

興也紀山之廉角堂山寬平處黑與青謂之黻其狀亞兩已相戾五色備謂之繡將將佩玉聲壽考不忘欲其久居此位毋忘

戒愼也

終南二章章六句

襄公始受命爲侯伐戎得岐東之地而詩人美之

附解序戒襄公也毛氏曰大夫美襄公戒勸之考史周平王封

殯葬之事誠
非人理自此
詩雷傳而孔
子又推其風
乃革此詩之
爲功大矣其
詞哀迫恰肖

襄公爲諸侯賜岐以西之地曰能攻逐戎卽有其地襄公於是始與諸侯通十二年伐戎而至岐卒蓋已略得岐東周之地故詩云至終南下也不得謂文公始收周餘民所有之地疑此詩非襄公惟其初爲侯又闢地故美之而曰其君也哉壽考不忘則欲其無愧爲君長懷恭順亦賢者之詞且終南西至褒斜又西至於隴首以臨於戎東至於商顏又東至於太華以距於關其地甚遼則襄公至於其下正無可疑

交交黃鳥止于棘誰從穆公子車奄息維此奄息百夫之特臨

其穴惴惴其慄彼蒼者天殲我良人如可贖兮人百其身

興也交交

飛而往來之貌從穆公以之從死子車氏奄息名特傑出之稱穴壙也惴惴懼貌慄慄殲盡良善贖買也蘇轍曰臣之託君猶鳥之止木黃鳥交交而和鳴三子乃不得其死曾黃鳥之交交不如因想於天言若可贖以他人皆願百其身以易也

其事固不堪卒讀

黃鳥止于桑誰從穆公子車仲行維此仲行百夫之防臨其穴

惴惴其慄彼蒼者天殲我良人如可贖兮人百其身

興也防當也言一人

可以當百

交交黃鳥止于楚誰從穆公子車鍼虎維此鍼虎百夫之

禦臨其穴惴惴其慄彼蒼者天殲我良人如可贖兮人百其身

興也禦止其侮也

黃鳥三章章十二句

秦穆公卒其子康公以子車氏之三子爲殉國人哀之而作

附解三良殉葬左氏責穆公死而棄民然穆公好賢禮士必不

至此故鄭康成謂三良自殺以從死而蘇東坡因之爲詩曰

昔公生不殺孟明豈有死之日而忍用其良乃知三子殉公

意亦如齊之二子從田橫古人感一飯尙能殺其身今人不

復見此等乃以所見疑古人古人不可見今人益可傷顧謂

見後而作不
侯終日君子
之如晨風也
十年樹木百
年樹人櫟駁
之所以不得
擬君子也憂
之之意豈徒
慨遺賢歟

康公迫三良殉葬可也謂三良自殺爲忠則非蓋臣之事君
死生以之固已然豈以殉爲賢乎使三子果自戕則亦不足
爲賢尤不足爲哀而詩人悱惻纏綿固不爾也自當是康公
之罪朱子曰其初特戎狄之俗而其後習以爲常王政不綱
諸侯擅命殺人無忌莫知其非誠至論矣而獨沿左氏以責
穆公予以公平生及書錄秦誓信其必無以賢殉葬之事

歟彼晨風鬱彼北林未見君子憂心欽欽如何如何忘我實多
興也歟疾飛貌晨風鷦也似鷦青黃色燕頤句喙嚮風搖翅乃
因風急疾擊鳩鵲食之鬱盛密貌君子謂賢人欽欽憂之
不已言晨風飛疾而北林茂密比君子之不易見是以未見
而憂心欽欽思賢人何故而不與我欲致其招徠之術也山

有苞櫟隰有六駁未見君子憂心靡樂如何如何忘我實多也興

櫟柞櫟苞叢也駁陸璣曰馬梓榆也樹皮青白駁犖遙視似駁
馬故謂之駁也六據所見之數言櫟駁非良材喻朝無正士也

故未見則不樂而思賢之何以忘我也 山有苞棣隰有樹檉未見君子憂心如醉

如何如何忘我實多

興也棣唐棣檉赤羅也實似梨而小酢可食一名山梨一曰楊檉鹿梨鼠梨皆是如

醉憂之深矣

晨風三章章六句

詩人憂賢者之不得見而作或穆公求賢之詩也

附解序刺康公說者曰忘穆公之業始棄其賢臣諸儒皆從之朱子改爲婦人念其夫之詞引屢屢歌爲證謂秦俗也然未見與不見微別周南曰未見君子亦旣見止相呼應之詞此但云未見而云如何如何忘我實多若求其故而不得者故憂之深而至如醉也非婦念夫可當若如序說康公旣無棄賢實事而下篇渭陽方且美之不應此獨爲刺且未見二句謂以穆公之意責康公尤屬牽強愚謂穆公好士西取由余

民之仇戎甚矣故喜王之興師使平王因民心之悅布德行惠別賞秦以封爵而命賢者鎮撫岐豐如後思周京之制思何至遽微弱也請此能無三歎

於戎東得百里奚於宛求丕豹公孫於晉詢茲黃髮昧昧思賢故能創霸西戎此詩殷殷以未見君子爲憂而曰如何如何忘我實多蓋思所以不得乎賢者而歎其遐棄可謂誠且切矣卽以穆公當之亦可作泛泛思賢詩亦可要必其語意穩協不得以古人未有此說爲疑

豈曰無衣與子同袍王于興師脩我戈矛與子同仇

興也袍衣有著者純

著新縣曰繭雜用舊絮曰袍戈長六尺六寸矛長二丈皆槍屬土于興師奉天子命伐戎也戎弑幽王殺秦仲故爲秦仇言己有衣而願與同袍興王有事而願與同仇以其爲公憤也豈曰無衣與子同澤

音

王于興師

脩我矛戟

音

與子偕作

興也澤一作釋褻衣也近垢澤故曰澤戟車戟也長丈六尺旁有枝格作起也

豈曰無衣與子同裳王于興師脩我甲兵與子偕行

興也裳下衣行往也

無衣三章章五句

秦襄公奉天子命伐戎周民喜而賦此蓋西戎侵并周地民心憤之一旦命

秦征伐故喜於舍己相從亦可以見
文武畱遺之厚民心之大可爲也

附解序刺用兵毛鄭皆謂刺康公王志長曰詠古以刺今朱子
謂序意與詩情不協秦俗强悍樂於戰鬪故平居相謂如此
而王于興師初無著落金仁山據史記周宣王召莊公昆弟
與兵七千使伐西戎破之於是復予秦仲後及其先大駱地
大北竝有之爲西垂大夫秦人作此其說近之矣然考周厲
王無道西戎反王室宣王卽位命秦仲誅西戎不克仲爲戎
所殺宣王又使其子莊公伐戎是王先已伐戎莊公已是第
二次不應詩人乃作此美之且莊公破戎僅復其先世大駱
犬北之地非岐西故壤莊公立四十四年卒不能如戎何其
長男世父擊戎反爲戎虜次男是爲襄公襄公當幽王之難

將兵勤王後周徙雒邑戎乘勢奪取岐西地王命襄公伐之於斯時也犬戎有弑逆大惡而又侵奪王室蹂躪生民民深憤之特王室微弱不能致討民故飲恨吞聲受戎暴掠一旦襄公奉天子之命伐之民心欣幸故爲此詩言己非無衣而願舍己之衣與子同袍者以王命討賊大義宜然亦以己平日受戎之患深也厥後襄公伐戎至岐子文公因之遂盡有岐豐之地若非民心悅從安能竟破戎而據有周疆哉故或以爲襄公伐戎之詩義無可疑特簡篇流傳次序偶誤當序於小戎之後而誤列於此故後人疑爲康公時作然事實與經文甚不相蒙也

我送舅氏曰至渭陽何以贈之路車乘黃

賦也舅氏秦康公之舅晉公子重耳渭水

何以贈之言物不足以達

其情也路車
玉佩皆舅所
有以乘黃瓊
瑰為異欲其
長享諸侯之
榮也

大賢仕以行
道非徒夏屋
四簋可羈也
卽此亦不能

名秦時都雍至渭陽者東行送之也
路車諸侯之車乘黃四馬皆黃也
我送舅氏悠悠我思何以

贈之瓊瑰玉佩
賦也悠悠長也送舅氏而念其母故長思瓊玉
名瑰美石序以為時康公之母穆姬已卒故康

公送其舅而念母不存也
其詞可謂情致纏綿矣

渭陽二章章四句

秦穆公送晉重耳反國康公時為太子
送之渭陽而作此詩○夫舅者母之兄

弟也孝於母者安得不篤於舅後世崇重外戚不擇賢否
而任之以權故為亂若別賢任能恩義兩盡豈有是哉聖

人錄此所以廣孝也善乎
折衷之言曰伯叔者父之兄弟舅氏者母之兄弟列國非同姓

宗族即異姓婚姻苟能因愛父而愛伯叔因愛母而愛甥
舅則講信修睦兵戎何自起哉康公篤於舅氏文公得入

晉國定伯而安中原因親廣愛其仁普矣世儒以外戚干
政為忌動云防制外戚然三代之興皆由外戚豈不擇賢

否概棄之乎因外戚之不臣者而遂棄外戚如
兄弟伯叔有不肖者因而不弟伯叔可乎

於我乎夏屋渠渠今也每食無餘于嗟乎不承權輿
賦也夏大

廣貌承繼也權輿始也作量自權始以準量由此而生作車自
輿始以益軫由此而起故謂始曰權輿言康公始有渠渠之夏

繼其簡可知
即藉祿仕以
爲養者亦去
之矣况大賢
肯俯就乎

屋以待賢者而其後禮意寢
衰不能繼其始故歎之也
於我乎每食四簋音九今也每食不
飽于嗟乎不承權輿此與騶虞章同調賦也簋瓦器容斗二升方曰簋圓曰簋蓋古爲竹器而周人始
瓦四簋兼盛稻粱黍稷禮食之盛也

權輿二章章五句

秦康待賢有始無終穆公之業始衰故詩人刺之

附解序刺康公說者謂忘先君之舊臣朱子初從其說後著集
傳則泛言之而章末引楚元王事猶是序意也愚謂不必定
指其棄先君舊臣大抵言其待賢有始無終而夫子錄之以
見秦所以中衰也不然以穆公之強使子孫仍能繼武引用
賢人文襄之後晉亦寢衰秦以此時修方伯連帥之職翼戴
天室豈可量哉而不能然遂至與晉爲讎反與翟合終春秋
之世以夷狄視之皆自康公爲之厲階也故子序此詩於篇

末

秦國十篇二十七章百八十一句

秦本戎狄之俗自秦仲為周大夫為王室死難

其子莊公亦能奉王命至襄公勤王伐戎盡有岐西而秦始大推原其由則以忠義故也德公徙雍其子三人宣公成公遞讓國以及穆公好賢禮士秦因以伯穆公卒康公立黃鳥權輿大反穆公之舊而秦遂中衰惟渭陽一什見思母之誠秦之不遂凌夷蓋賴乎此夫子錄詩一本此意以為權衡至其開國惟尚武勇而不修文教中葉棄賢而不能匡周經史固昭然可見而說者謂夫子知秦將代周齊桓晉文以後列國不振而秦始強故齊晉之後繼以秦風然要以人事卜乎天命非有億中揣測之術也後之讀者其盡心焉

陳一之十二

陳國名本太皞伏羲之墟在禹貢豫州之東其地廣平無名山大川西望外方東不及孟

諸帝舜之後闕父為周陶正武王以元女大姬妻其子嬀滿而封於陳今河南陳州與黃帝帝堯之後共為三恪是為胡公

子之湯

音蕩

兮宛北之上兮洵有情兮而無望兮

賦也子大夫也湯與蕩同放曠

先王制樂導和無論何人

皆可嫻習陶情第專務而無禮以節之則蕩此詩所以譏也

也宛北地名四方高中央下曰宛北洵信也望瞻望也陳之大
夫日遊宛北自行放曠詩人言子蕩如是信有情致矣而無威
儀可望坎其擊鼓宛北之下音戶無冬無夏音戶值其鷺羽賦也坎擊鼓聲值植

也鷺鷥絲步於淺水好自低昂故一曰春鉏以其羽爲翳舞者之所持言其無時不歌舞於是也坎其擊缶宛

北之道無冬無夏值其鷺翮賦也缶瓦器可以節樂翮翳也徐

教以詩書今值其鷺翮則無時不舞書所謂恆舞也

宛北三章章四句

陳大夫恆遊蕩於宛北詩人刺之

附解序刺幽公也毛傳子指大夫鄭康成則曰子斥幽公朱子
曰陳國小無事實幽公但以惡諡故得遊蕩無度之詩未敢
信也至爲卓識而不以爲指大夫亦非詩言無望明係有位
之人蓋陳俗習爲遊蕩歌舞皆自其上化之其擊鼓而竝擊
缶蓋與下人徵逐以爲樂也夫子錄此篇首以見有位者棄

其國恤而荒於慢遊是陳之所以衰而大舜之德所以微若
 大姬婦人好巫覡禱祈鬼神歌舞之事民俗化而為之之說
 經傳皆無明文漢儒始為此論果爾是胡公不能操政而任
 姬巫禱甚至釀成風俗武王何取於公妻而封之而武王周
 公明聖姬乃妄行姬既愚而武王周公亦不禁其為明備之
 累多矣是蓋傳聞之誣而康成信之據以為說決不可從

東門之枌宛止之栩子仲之子婆娑其下音戶。賦也枌白榆也先生葉卻著莢皮

男女習為遊
 嬉政教可知
 也直敘其事
 而失自見亦
 春秋之旨也

色白枌一名杼柔木也其實阜一曰橡亦栗屬徐州人謂櫟為
 栩其子為阜斗子仲氏也子仲之子貴族之子鄭康成曰男子
 也婆娑舞貌何楷曰或舞於枌下穀旦于差與麻南方之原不
 或舞於枌下明其非一時一處也

績其麻市也婆娑賦也穀旦良辰也差擇也高平曰原穀旦于

逝越以礪邁視爾如蒞貽我握椒賦也逝往越於礪眾邁行也蒞茝茝一名荊葵又名錦葵

花似五銖錢大色粉紅有紫文縷之言穀旦往邁於是以其眾行而男悅女色如菽女貽男以握椒互相歡好詩人述其事以歎之王安石以為宛北之應是也

東門之枌三章章四句

陳俗競為遊蕩男女無別舍業而嬉詩人敘其事以刺之○蓋宛北

之大夫以此倡而下從夫子類序以明陳之始衰非胡公大姬之過也

衡門之下可以棲遲泌之洋洋可以樂飢

賦也衡門橫木為門棲遲止息也泌水名

洋洋流動深廣貌言門雖淺陋而可居水難充飢而可飲隨遇而安也

豈其食魚必河之魴豈其

取妻必齊之姜

比也魴美魚姜貴族飲食男女人大欲存焉而違道營求亦由茲起矣隨其所處而可自適

舉二者以概其餘

豈其食魚必河之鯉豈其取妻必宋之子

比也子宋姓陳政既

衰賢者隱居不仕蓋有感於徇祿忘身者而發

衡門三章章四句

賢者慨世營求身家之計而作此詩以刺之

附解序誘僖公也毛氏申之曰愿而無志故作是詩誘之朱子

賢者非無意於世第不肯枉道求榮耳安有希求富貴之子而可望致君澤民者乎詩人目觀世俗之徒營營不已故作此詩慨之亦使其早自新也

麻紵皆草野之物喻淑女生於寒賤可以宜家不必貴族之麗人也其詞含蓄味深

謂未見其然改爲隱居自樂無求者之詞亦是但作詩人自言其樂殊爲鄙陋此蓋賢者見求富貴利達多爲宮室飲食男女等事營營苟苟甚至寡廉鮮恥故作此詩慨之蓋患生於不知足而道奪於嗜欲惟能安貧乃能樂道夫子錄此非特美賢亦以見陳之將亡君子之肥遯如斯也

東門之池

古音沱

可以漚麻彼美淑姬可與晤歌

興也漚漬也治麻者必先以水

漬之淑姬賢女晤對也歌相切化也言池水可

東門之池可以

漚紵彼美淑姬可與晤語

興也紵麻屬科生數十莖不歲種宿根在地中至春自生答問曰語

東

門之池可以漚菅彼美淑姬可與晤言

興也菅葉似茅而滑澤莖有白粉柔韌宜爲索

言議論也

東門之池三章章四句

詩人諷好色而進之以德也

借男女期會
之意以刺蓋
朋友間之詞
也不露一毫
正意詩人之
常

附解序刺時也毛氏曰疾其君之淫昏而思賢女以配君子朱
子謂男女會遇之詞然其詞氣無狎褻譴浪之意先儒已議
之則序謂刺時是也必以爲刺君則非蓋夫夫婦婦而家道
正人倫立世衰道微娶妻者重色而不重德故詩人諷之言
池水可以漚麻興淑姬可以晤歌何必取淫豔之婦乎彼美
淑姬言此淑姬卽爲美也蓋美其賢非美其色前人誤解

東門之楊其葉牂牁昏以爲期明星煌煌賦也牂牁盛貌煌煌

地昏所約之時言如期俟於其地久而不至故刺其失信也東門之楊其葉肺肺昏以爲期

明星晢晢賦也肺肺密貌晢晢小

東門之楊二章章四句刺無信也

附解序刺時也毛氏申之曰昏姻失時朱子以爲男女期會而

負約不至之詩然詩意亦無褻狎

折衷曰刺無信也引離騷曰黃昏以為期兮羌中道而改路其

說始定

墓門有棘斧以斯音其之夫也不良國人知之知而不已誰昔然

矣比也墓門墓道之門惡木喻公子斯析也夫謂陳佗已去

喻佗為公族惡人而言國人皆知其惡而墓門有梅有鴉萃止

夫也不良歌以訊古音諱之訊予不顧顛倒思予音與○比也梅

也鴉惡聲之鳥訓狐也鵬也喻陳佗萃集也言佗黨萃於宮闈

也歌謂作此詩訊告也謂告桓公告之而不顧至於顛倒而後

墓門二章章六句陳佗將為亂國人知之而莫敢言詩人以此訊陳桓公其後佗卒弒太子免而

代之

知之而不斧斯之養惡貽禍痛之深而詞亦悲矣

附解序刺陳佗也毛氏申之曰無良師傅以至於不義朱子初從其說後定集傳不以爲然陳佗事見春秋國史所傳序固不爲無因且佗以宗族弑君比以墓門鴉棘語義親切國人皆知而不敢言佗之凶惡公之闇蔽均可概見斧斯望其斷昔然警其覺不顧冀其聽顛倒惕其禍通首語意皆有著落特不必添出師傅一層耳故

折衷亦從序說又楚辭天問何繁鳥萃棘負子肆情王逸註云解居父聘吳過陳之墓門見婦人負其子欲與之淫泆婦人引詩刺之曰墓門有棘有鴉萃止列女傳又曰陳辯女陳國採桑之女也爲歌曰墓門有棘墓門有梅其說更異或又謂孔寧儀行父從君淫亂泄洫刺之而作合觀四說益知序之

顛倒是非以欺予美忠愛者能無切惕此離騷之所以作也

善矣

防有鵲巢邛有旨苕誰侑予美心焉切切

比也防堤也邛止也旨美也苕苕饒也莖

如勞豆而細葉似蒺藜而青莖葉綠色可生食如小豆藿與陵若異侑張誑也予美謂君切切憂貌鵲巢大樹而以爲在防苕

生下溼而以爲邛有比讒人之妄語言誰爲此以誑予美者令我切切心憂也

中唐有甃邛有旨鵲

音逆

誰侑予美心焉惕惕

比也唐廟中路甃甃甃也郭璞曰甃甃鵲也郭璞曰甃甃鵲也郭璞曰甃甃鵲也

也上章以無爲有此言似有而實非有比設爲恍惚之詞以誤君也憂之深而懼知國已危矣

防有鵲巢二章章四句

陳君信讒君子憂之而作

附解序謂憂讒賊而毛氏申之曰刺宣公朱子謂男女有私憂

或間之之詞然意殊無褻狎故程子亦從序說而以予美爲

心所賢者第以上二句爲正興則少意味今從

折衷之說或謂泄治內子所作於文義無著矣又博物記謂邛

昏夜有月則皎闇世而賢者益見奈何無所觀也詩人所以勞心而反復嗟歎之

地名在陳縣北防亭在焉亦不可從

月出皎兮佼人僚兮舒窈糾

音矯

兮勞心悄兮

比也皎月光佼猶美人謂賢者也僚

好貌舒舒遲窈糾舒遲貌獨憂曰悄夜昏暗而月出則光明月比時昏而有賢者則心快因想其從容有度以不見為憂也

出皓兮佼人慍

音柳

兮舒憂受兮勞心慍兮

比也皓月光盛慍美而清言其神宇清亮

優受寬綽怡悅之意慍煩亂也月出照兮佼人燎兮舒夭紹兮勞心慘

音燥比也

照則光與人親燎光輝見於面目天紹猶夭矯言其矯矯不羣慘哀痛也

月出三章章四句

時政衰闇詩人思君子之度以不見為憂傷也

附解序刺好色也毛氏曰在位不好德而悅美色朱子謂不為

刺詩乃男女相悅而相念之詞然其詞意雍容悱惻未有以

見其為淫詩也或以為朋友相期不至而作愚謂此詩與株

林連敍蓋陳國危亂三綱不明正如昏夜故詩人以月出譬

賢者而想其德容光輝以不得見爲憂傷夫子錄之以見君
聞則臣昏賢者遯世如皎月之不常出有識者憂之而當局
不知陳所以亡也卽謂爲朋友相念亦可然其所以勞心悄
惓則非爲契闊悲而深爲國悲也數兮字反復流連其味遠
矣

流連沈溺非
復人理而不
直斥之忠厚
至矣

胡爲乎株林從夏南匪適株林從夏南

賦也株林夏氏邑寰宇記陳州南頓縣三十里

有夏亭城城北五里有株林夏南徵舒字也言胡爲乎株林哉

從夏南也又歎其事在此而意在彼昏惑爲恨也朱子曰淫乎

夏姬不可言也故以從其駕我乘馬音姥說于株野神與反乘我乘

駒朝食于株賦也說舍也馬六尺以下曰駒說暮來而不返朝

非微行也朝暮流連肆行無恥喪心甚矣株林二章章四句靈公淫於夏姬朝夕而往株林詩人刺之○夫淫亂之人固未有不忌其國與

賢上孤立何
救於敗亡况
又未專任之
也碩大且儼
明非美女之
貌則以為男
女相悅者誤

身家而至以君父下淫則三綱淪人道絕矣衛之新臺陳之株林為狄入衛楚入陳之由聖人錄之以戒天下後世其亦甚不得已也

彼澤之陂

古音波

有蒲與荷有美一人傷如之何寤寐無為涕泗

滂沱

興也陂澤障也蒲水草可為席者荷芙蕖也美人賢人一

有蒲荷相為掩映而國止有美一人則孤立無助矣因思

彼澤

之陂

興為

有蒲與荷有美一人碩大且卷

音權

寤寐無為

音譌

中心

惓惓

興也蘭也卷髮之美言其丰儀美盛惓惓猶悵悵也

彼澤之陂有蒲菡萏有美一

人碩大且儼寤寐無為輾轉伏枕

輾興也菡萏荷之華儼矜莊意輾轉伏枕不能成寐憂其孤

危也

澤陂三章章六句

忠臣孤立於朝詩人憂之而作

附解序刺時也毛氏曰靈公君臣淫於其國男女相說憂思感

傷朱子以爲與月出相類而說者曰澤陂株林之應也然其詞義蘊藉不似淫詩或謂泄冶被諫而死國人傷之然未有以見其實爲泄冶作也第泛作慨惜孤忠之人作而泄冶亦在其中矣夫子書陳殺其大夫泄冶稱官言不愧其官稱國言國之大夫惟此而陳殺之則國無人矣蓋忠臣乃國之幹使靈公能用治言猶或可以轉禍爲福子錄此詩篇末著陳所以亡也

陳國十篇二十六章百一十四句

陳本舜後胡公有德而後武王妻而封之鄭康

成乃謂大姬好巫覡歌舞後成風俗於理難信且舊說多作男女夫婦之詩而呂東萊以爲變風終於陳靈然按之經義不爾且列國之風不盡可錄夫子錄其可存者而終以檜曹思周之舊次以幽風見周之德與公之所以盛非遂終於陳靈也

檜一之十三

檜國名在豫州外方之北榮波之南今河南榮澤縣昔顓頊之子曰黎為火正能光融天

下賜號口祝融其弟吳回繼黎後生陸終陸終生子六人四曰會人是為檜之祖祝融之後八姓惟姁姓居於檜周武王所封本王畿之國周衰鄭武公滅之夫子於鄭惡其侵收王略於檜憫其先遭并吞故存檜風不繫於鄭且又

神明之後也故與舜之後類次焉

習為華靡燕雀處堂不知

羔裘逍遙狐裘以朝豈不爾思勞心忉忉賦也羔裘狐裘皆大

大廬之將傾詩人所以去之而猶憂之也

爾狐裘以適朝惟華鮮之是尚而不修國是詩人故微言以諷之

忉忉是以不羔裘翱翔狐裘在堂豈不爾思我心憂傷賦也堂

而傷之深而傷也羔裘如膏音告日出有曜豈不爾思中心是悼賦也如

而明有曜照之有光悼私心悲也

羔裘三章章四句

檜政奢惰賢者在野其友招之為此詩以辭而諷以宴安之不可恃

附解序大夫以道去其國不甚瞭如毛氏謂檜君不用道好潔

衣服逍遙遊燕而不能自強於政治鄭康成謂三諫不從待
放而去說益模糊矣此蓋朝政疏慢有位者苟圖祿仕賢者
去之其友挽留而其人作此詩以曉之也言我豈不愚與爾
同仕而無如時尙曰非矣夫子取冠篇首著檜之所以亡卽
衣服之華鮮繪怠荒之情形只就臣言而君已可知毛鄭點
君身說以爾斥君於義難通且曰豈不爾思豈不二字下句
自應爲轉語而勞心忉忉仍作正承爾思言於文義亦欠貫
今正之

庶見素冠兮棘人欒欒兮勞心忉忉兮

賦也庶幸也縞冠素紕旣祥之冠也黑經白緯

註已詳明但當逐句玩味

曰縞緣邊曰紕棘瘡也季本曰棘葉少而枝瘦故謂居喪骨立者爲棘人欒欒毀瘠之貌忉忉憂勞之貌常時喪禮衰廢未祥

而縞詩人言幸見此素冠兮觀其毀瘠之狀非不知致哀於父母者而未祥卽爲此服三年之喪秉彝之性孰非人子而忍忘

其親哉當時喪禮已廢未祥卽爲素冠是不如禮然其哀戚之誠亦有不能已者樂樂毀瘠詩人見而憂傷之慨民有秉彝上不能教化也其庶見素衣兮我心傷悲兮聊與子同歸兮賦也詞曲折之至矣庶見素衣兮我心傷悲兮聊與子同歸兮見人素衣而傷悲天性中自然之戚詩人可謂賢矣聊與子同歸言其有哀戚之誠猶賢於無哀戚者也庶見素韞兮我心蘊結兮聊與子如一兮賦也韞蔽膝也以韋爲之從裳色素衣裳則素韞矣蘊結猶鬱結如一不忘其志專一不忘其親

素冠三章章三句

三年喪廢賢者見素冠之人哀其志之誠而歎其興教之無人也

附解序刺不能三年喪也是也而先儒解曰庶幾見一行禮者而不得思念至於憂勞令本文三句一直說下殊爲語硬三兮字神味索然按喪禮始死衰麻餽粥而當時不講始喪卽素冠賢者以爲喪禮已廢庶幸得見此素冠兮不幸中之一幸矣而觀其形容則棘人樂樂兮哀痛之誠足以生感矣然

而不免棄禮則非此人之爲也我思其故而勞心博博兮蓋
悲民之未嘗無良而禮教之不興二三章言悲傷蘊結則有
以動其天性之哀而不能自己又曰聊與子若節取其志謂
其賢於忘親之流而言外歎教化之無人也

隰有萋楚猗儺

音阿那

其枝天之沃沃樂子之無知比也萋楚羊桃也葉長而

無知與無家
室非人情所
願也而處亂
世轉覺此等
人無係累其
詞悲矣

挾華紫赤色過尺則引蔓子赤如鼠糞故一名鼠矢兒童食之
其葉與實皆似桃猗儺柔順也天少好貌沃沃光澤貌子指萋
楚以萋楚喻微賤之人羨其無知而自適其生己不如也隰有萋楚猗儺其華音敷天之沃沃

樂子之無家

音姑比也

一門之內曰家

隰有萋楚猗儺其實

天之沃沃樂子之無室

比也夫婦所居爲室樂無室者苦不能養其室也

隰有萋楚三章章四句

政亂國危世臣無權者憂之而作

附解序疾恣也毛氏曰疾其君淫恣而思無情慾者鄭孔從之

賢人君子有
撥亂反正之
學而苦於無
權誰將西歸
所屬望於君
臣者深矣

呂大臨祖謙亦云然朱子謂詩人歎其不如草木之無知而
無憂是也而謂民不堪其苦玩詩意似非夫草木皆無知也
何獨言萋楚蓋國家將危世臣舊族誼不容以去國而又無
權挽救目覩衰辱知難免於偕亡轉不如微賤者可畱可去
保室家而少憂危也國語富辰曰檜之亡由於叔姪此序說
所由防乎然疾恣慾而至樂無室家理非中正決不可從

匪風發兮匪車偈兮顧瞻周道中心怛兮

賦也發揚起貌偈疾

怛驚憂貌周道大路借以喻周之道言非

匪風飄音

兮顧瞻周道中心弔兮

悲悼也飄回旋貌漂搖不安貌弔誰能

亨魚漑之釜鬻誰將西歸懷之好音

興也漑滌也鬻大釜也大

剛柔劑平從容漬味喻治國損益得中從容漸摩之意西歸歸
於周好音德音言苟有志於周則己願玉成其事以復周之舊

也

匪風三章章四句

檜本畿甸東遷周室微而檜因不振故賢人作此

附解序思周道也而朱子以爲適周之路然詩本意是思文武之道不第謂道路前人已云其然至周室衰微賢人憂歎而作此詩其意與序略同則是也夫檜王畿之邑王室不振畿內諸侯先遭破滅故子序檜於變風之末明王室所以衰而而又繫此詩篇末思西周之盛

檜國四篇十二章四十五句

周制畿內諸侯九爲近藩鄭首滅檜故陳傳良以爲東周

之始夫畿內諸侯不足爲藩而後借助於外侯桓文之霸局開王畿之卿士盡矣觀檜詩四篇羔裘朝政衰素冠喪禮廢萑楚民生蹙檜如此而周可知故匪風思周道焉子錄此以慨周衰之故且思文武成康之隆故拳拳於懷好音之什也

服之不衷無異蜉蝣欲挽救之亦夫子寧儉寧固之意也

曹一之十四

曹國名其地在兖州陶北之北雷夏荷澤之野周武王以封其弟振鐸今曹縣屬山東兖

州府凡十八葉爲宋所滅

蜉蝣之羽衣裳楚楚心之憂矣於我歸處

比也蜉蝣渠略也似蜣螂而小有甲角大

如指長三四寸甲下有翅能飛夏月陰雨時地中出朝生暮死楚鮮明貌言蜉蝣之羽亦文彩可觀而不能久比矜飾而無

遠略者己心憂之欲其於我歸處歸處者得所而安也蜉蝣之翼采采衣服

反

心之憂

矣於我歸息

比也采采華彩息安靜也歸於樸實則可安靜無事

蜉蝣掘閱麻衣如雪心

之憂矣於我歸說

比也闕與穴通管子曰掘閱得玉如雪鮮潔意麻衣喪服亦如雪則居憂亦脩飾矣說講

論欲其講求禮度

蜉蝣三章章四句

時俗奢麗賢者憂其非禮而冀其從己以匡俗

附解序刺奢也而毛氏以爲刺昭公鄭箋孔疏因之然以蜉蝣

比君語太不倫故朱子泛言然以爲刺玩細娛而忘遠慮細

娛意欠熨帖不如仍從刺奢之說其曰於我歸處者必老成之士爲新進子弟不受箴規而作蓋奢靡之俗少年尤易其始第求鮮潔其既越禮犯分亦爲之此服美於人驕淫矜夸敝化奢麗萬世同流所以慨也以蜉蝣喻之已爲菲薄之至而曰於我歸處歸息歸說憫其無所歸宿無所休息而欲與講明義理急求全身保家之道也不然無端而令人從己殊爲迂窒

彼候人兮何戈與祿彼其之子三百赤芾

賦也候人掌其方之禁令以衛賓客者其

此章諷刺顯然而意實委曲首章言盜賊繁興而在位多人二三章申言其不

進至三百之多其朝政可想矣維鵜在梁不濡其翼彼其之子不稱其服

蒲北反○比也鵜洿澤水鳥也一名鵜鶘俗曰洿河形如鵜而大喙長尺餘頷下胡大如數升囊羣

恐沾身已不
稱服矣而其
貪求方盛未
乃歸咎於君
之不明小人
長而君子消
也

其籽水滿胡渴水食魚梁魚梁鵝本人水取魚而今維鵜在梁
在梁不濡其翼比小人在位不盡其職服不稱矣
不濡其味古音注 彼其之子不遂其媾古音故 比也味喙遂稱
無厭不濡翼不入水取魚不濡味則魚出水 薈兮蔚兮南山朝
而亦不喙方且貪欲無厭若不遂其求者
薈婉兮變兮季女斯飢顧氏炎武曰詩有一句之中而兼用一
一韻婉變自爲一韻而薈飢又自爲一韻所謂天籟自然應節
者也○比也薈蔚草木盛多貌南山曹南山寰宇記在曹縣東
南薈雲氣升也婉少貌變美貌季女少而未字喻賢人也言南
山之草木陰翳而雲氣又朝而已升閭蔽之至婉變從何而辨
以此小人盈朝守貞待字之
賢無由登進有長貧賤而已

候人四章章四句

曹君遠君子而近小人詩人刺之

附解序刺近小人是也毛氏益之曰遠君子以君子小人不竝
立也然以候人卽君子爲之按候人上士六人下士十有二
人史六人皆職官不得荷戈被其徒百有二十人或荷之君

子值小人之時豈猶甘爲奔走服役且通章皆刺小人末章季女句乃一點遠君子也或謂荷戈祓爲赤芾者前導亦通但二彼字不甚分明細味文義乃怪而歎之之詞蓋候人掌其方之道路與其禁令官以候迎爲名有四方來者則致之於朝今荷戈祓則盜賊擾攘賓客戒嚴國之政令可知矣而之子赤芾者方盈廷則君上不明小人壅蔽其聰甚矣次章乃言其尸位素餐惟恐民生國計累及身家不但不求民隱卽有事及己亦惟恐黏與寫庸臣之狀曲盡矣而語特蘊含媮作昏媮解重昏曰媮又陰陽交媮和合之意故凡情意相洽者爲歡媮史記發重使爲媮是也此詩借言歡欲之情小人但計身家安知國計民生凡情欲稍有不遂卽戚戚然故

細擬君子之德容經濟而終之以胡不萬年蓋歎不然者之必速斃也非實有君子之德者安能為此言曹固未嘗無人

媁當作歡欲解不必泥字書所無孔疏援左傳晉文公入曹數之以其不用僖負羈而乘軒者三百人也且曰獻狀以毛傳云其公故也朱子疑其強合左傳鄭漁仲謂毛公時左氏猶未出經無明文正不必泥定其公而言

鵙鳩在桑其子七兮淑人君子其儀一兮其儀一兮心如結兮

與也鵙鳩結鞠也一名布穀餽子朝從上下暮從下上其性平均故鄒子曰鵙鳩氏司空也如結如物固結而不散見鵙鳩養子平均而思淑人君子之儀一又推原其儀一本於心鵙鳩在結蓋誠敬積於中而英華發於外故不一者皆一也

桑其子在梅淑人君子其帶伊絲其帶伊絲其弁伊騏興也帶大帶用

素絲有雜色飾弁皮弁騏馬青黑色弁色如之一作綦鳩在桑而子在梅以有定而馭無定之意興君子帶弁從容鎮靜以御

羣鵙鳩在桑其子在棘淑人君子其儀不忒其儀不忒正是四

國興也棘惡木忒差也子在棘而鳩仍在桑以平易鵙鳩在桑馭艱難之意因思君子其儀不忒而四國自正也

其子在榛淑人君子正是國人正是國人胡不萬年

古音寧。興也。榛木。

叢生鳩在桑而子散處有國人之象因思君子一人正萬人國人皆正君子之德普矣一國同親一人胡不久安也

鵲鳩四章章六句

詩人思聖君而歎今之不然

附解序刺不壹也蓋亦陳古刺今之意朱子以爲詩無刺意泛謂美君子然曹自振鐸以下無足當此者而正四國之言又不止爲諸侯咏傳說直謂爲美曹叔然詩乃序於蜉蝣候人之後疑亦未合

折衷曰曹叔太姒之少子承文王后妃之訓習覩武王成王之政而深識治化之原曹之人猶有聞而知之者故思聖王焉其說允當敬從之夫思古卽所以傷今也且其語皆想像之詞而終之曰胡不萬年言有如是之德何不享如是之壽而

西周之時天子仁義方伯宣化今皆不然故寤歎無已也未章指斥當時尤爲顯然

今之不然意在言下矣人知下泉爲思周京而不知此章乃周京之道之實夫子以先下泉有以夫

冽彼下泉浸彼苞稂懽我寤歎念彼周京

音疆○比也冽寒也下泉泉下流者叢生

曰苞稂童梁莠屬實如黍一名狼尾草狗尾草水浸則病懽歎息之聲周京周之西京王命不行大國侵害小國如下泉之浸苞稂不安其生詩人愾歎而思周京之盛也冽彼下泉浸彼苞蕭懽我寤歎念彼京

周比也蕭蒿也稂猶害穀蕭則野生而已而寒泉亦浸之比當時小國有罪無罪皆不免侵削京周西京之周言不同於東

遷之冽彼下泉浸彼苞蕭懽我寤歎念彼京師比也蕭菁草似賴蕭青色科生

警靈草勝稂蕭遠矣而亦被浸比小國雖賢不得免也京高止師眾也高止而眾居之昔公劉營京以居民後因以爲王都之

號芄芄黍苗陰雨膏之四國有王郇伯勞之比也芄芄美盛貌郇國名解縣西北

有郇城文王子封於郇爲侯昭王六年王錫郇侯命蓋繼召伯爲伯故曰伯也言黍苗芃芃然又有陰雨以膏之四國皆知有

王無敢自專蓋有郇伯以勞之傷今之諸侯如五霸者皆不能然所以寤歎而念周京也

下泉四章章四句

周衰大國侵陵小國日削王綱解而方伯無人賢者傷之而作

附解序下泉思治是也而毛氏申之曰曹人疾共公侵刻下民朱子以爲不然泛作思古極得然考其公時晉侯初霸執曹伯畀宋人又分其田後欲殺之又賴賄以免似浸苞稂之實證而思郇伯以刺晉文頗不謬矣但詩言浸則非一朝一日又言苞稂苞蕭苞著則非一國是必春秋之時賢者覩吞并之風而作不可以晉文一人事當之夫子以終變風非特爲曹慨而爲天下慨也若以爲美晉文云傷天下之無霸其舛已甚至陳氏謂檜亡東周之始曹亡春秋之終亂極而不治變極而不正則天理滅聖人於變風之篇末繫以思治之詩以示循環之理言亂之可治變之可正則至爲允當程子引

剝卦碩果之義意亦同然治亂之故多起於人心人心正而後風俗淳誠意正心之學不傳雖禮法至詳久亦必弊故孔孟敎人求仁養氣存心養性所以冀天下之長治久安而卽有衰亂聖賢之臣存焉撥正易也

曹國四篇十五章六十八句

周衰王政不行道湮俗敝變風斯作然其變也不自知其

變也上無道揆下無法守或直敘其情事而是非自陳或賢者之憂傷而興衰悉具聖人錄之使人知變故所由生而早愼其始列國之風不盡於此而此已得其大全故止於此矣若其繫匪風下泉於終尤顯然見救變之意故詩雖變而自子刪存之則皆正矣若如舊說半屬淫亂之詞而繁而不殺聖人奚取焉學者當以夫子之意說詩而不必拘泥先儒之說可也

豳一之十五

豳國名在雍州之北今邠州三水縣后稷棄始居於邠夏衰太康廢農官棄子不窋竄居

戎狄之間歷數傳而至公劉能修后稷之業立國於豳太王徙居岐陽王季文王繼之而武王遂爲天子武王崩成

公劉創為民
閒一切制度
而又有仁恩
以結之是以
民樂於耕桑
稼圃之事優
游咏歌忠愛
其上瑣細寫
來讀之覺太
和氣象宛然
在目宜乎周
公採以為法
而合朝野上
下皆弦歌之
也後世若儲
韋田家詩亦

王幼周公相之述當日民間歌咏公劉之詩以明王業所
由謂之豳風後遂以及民間祈賽等皆用之本止七月一

篇夫子以周公事附後明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以為
變風非周公不能正夫子得志於時猶周公也七月之詩

本風也而鴟鴞東山皆周公作明主幼國危非周公正之
則風變矣故風之變皆君臣失其道而變垂戒為至深焉

七月流火古音喜九月授衣上聲一之日感發二之日栗烈音厲無衣

無褐何以卒歲音試三之日于耜四之日舉趾同我婦子饁彼南

畝反田畯至喜賦也七月夏之七月後凡言月者放此流下

而西九月霜降天始寒婦功成授衣之候也一之日一陽之月

二之日二陽之月變月言日前人謂陽生矣則言日陰生矣則

言月是也後凡言日者放此感發風寒栗烈氣寒褐毛布歲夏

正之歲二之口為歲終也于往也耜田器也舉趾舉足而耕饁

餉之也田畯勸農之官周公述公劉之教以衣食為先故言大
寒在一二之日而七月已為之謀收穫在建酉之月而三四之
日已為之計見王政之豫
民心之勤為全詩總絜也
七月流火九月授衣春日載陽有鳴
倉庚古音女執懿筐遵彼微行爰求柔桑春日遲遲采繁祁祁

殊樸雅而無此氣象其神采亦遜然後知至治之時民氣和樂草野咏歌皆非後人所能彷彿也至商正建丑而此詩仍用夏正可知三代民事皆從夏時特朝正告朔則于丑寅稍異耳愚於春秋亟解詳之

女心傷悲殆及公子同歸

賦也載始也陽溫和倉庚黃鸝深而美遵循也微行小徑柔桑釋桑遲

遲日舒暄意蘩白蒿也蠶生未齊先以此食之祁祁眾多公子公女也再言流火授衣言蠶事之所由起而幽民心之所豫計

也因言當春日始和倉庚初鳴之候女則執懿筐以求柔桑且非特一人一家爲然也當春日遲遲采蘩以養新蠶者甚多而

採桑與蘩之女感時傷悲此日與公女同蠶而私心竊憂或將同歸以遠其父母爲悲也蓋其時上下以勤儉相師而女子以

忠孝爲志風俗之淳性情之正俱可觀矣七月流火八月萑葦蠶月條桑取彼斧斨

以伐遠揚猗彼女桑七月鳴鵙八月載績載玄載黃我朱孔陽

爲公子裳

賦也萑葦卽蒹葭也可爲曲薄蠶月治蠶之月條桑枝落之而取其葉斯斧屬斧隋銍斨方銍遠揚遠枝

揚起者取葉存條曰猗謂束縛而采之女桑小桑鵙伯勞也一曰伯趙似鵙鵙而大喙黑鳴能制蛇夏至應陰而鳴冬至止故

少皞氏以爲司至之官鵙以五月始鳴而言七月三陰之後聞之知寒氣將至也績緝麻也玄黑而有赤朱赤色陽明也又承

上章而言蠶事不始於春當七月流火之時已念及之故於八月卽蓄萑葦以爲曲薄至次春蠶月乃肆爲採桑以曲薄早具

取而用之至便也蠶事既備又於鳴鵙之候麻熟之時績以爲布而由是以蠶績所成染色以供公子之裳蓋勤勞而不自愛

以奉其上上之所以惠下者亦可想矣以上二章專言蠶績申首章授衣之意四月秀蓂五月鳴蜩八

月其穫十月隕獐一之日于貉取彼狐狸爲公子裘二之日其

同載績武功言私其縱獻豸于公賦也不榮而實曰秀蓂遠志也蜩蟬名穫早禾可收也實

墜曰隕葉落曰獐于貉周禮有司裘貉貉乃將獵而祭之名同竭作以狩績習而繼之豕一歲曰縱三歲曰豸因上章言授衣

之事而推及於武功言陽極而陰必生治極而亂必伏故先公之習兵戎卽寓於農桑之閒當四月純陽而微陰已胎歷五十

八日至一之日而寒氣烈矣因取彼狐狸爲公子裘以終授衣之事而二之日卽同習田獵肄習武功至其田獵所獲則必先

公後私益教民忠愛之五月斯螽動股六月莎雞振羽七月在義而不徒遂其材勇也

野神與反八月在宇九月在戶十月蟋蟀入我牀下音穹窒熏鼠

塞向瑾戶嗟我婦子曰爲改歲入此室處賦也斯螽蚣蝢也一名蜺卽一種大青

蚺蝓股長而鳴甚響動股股成而奮迅之也莎雞蟲名頭小羽大有青褐兩種率以六月振羽作聲連夜札札不止其鳴以時

故有雞之號其聲如紡絲之聲故一名梭雞其鳴時又正當絡絲之候故一名絡緯俗曰絡絲娘蟋蟀促織也亦名蜻蛚一名

吟蜚以夏生秋初得寒始鳴好吟於土石磚甃之下尤好鬪勝
輒矜鳴其聲如急織故曰促織又其鳴時正織之候故以戒婦
功在野在宇在戶入牀下將寒有漸是物隨之而入也故以其
率萬物以出入名曰蟋蟀穹空穴室塞也向北牖墀塗也改歲
歲終將更始也五月陰生而斯螽動股感其氣也七月暑平故
在野八月露寒故在宇九月霜降故在戶十月雨雪故入牀下
物性通於天道也聖人觀物宜民農功畢而入息幽民習知之
故修理其在邑之室而語其婦子以將改歲可入室處也以上
二章因授衣而推言以終首

章無衣無褐何以卒歲之義 六月食鬱及薁七月亨葵及菽八

月剝棗十月穫稻

古音島

爲此春酒以介眉壽

上聲

七月食瓜

音孤

八

月斷壺九月叔苴采荼薪樗食我農六

賦也鬱唐棣之類樹高五六尺實大如李正赤

食之甜薁一名薁一名燕薁一名郁子鬱類故同時熟葵菜名
大莖小葉華紫黃色可茹菽豆也剝莖也穫晚稻皆收穫稻以
釀酒春酒凍醪也介助也壽則眉長故曰眉壽壺瓠也叔拾也
苴麻子荼苦菜樗惡木也又承上文而言衣裘具宮室安矣則
飲食之需宜有以助之且別之也果酒嘉蔬以佐梁肉所以養
老瓜壺苴茶以佐蔬食所以食壯植果於園藝蔬於圃種瓜壺
於場畔采苴茶於原野計周而業勤茶樗儉薄養
老豐厚民知孝弟安分其養也卽所以爲教歟

九月築場圃

十月納禾稼

古音

黍稷重穆禾麻菽麥嗟我農夫我稼既同上

入執宮功晝爾于茅宵爾索綯亟其乘屋其始播百穀

賦也場

春則耕治以爲圃秋則堅築以爲場也穀連稟稭曰禾秀實在野曰稼先種後熟曰重後種先熟曰穆再言禾者舉以該諸禾

也同聚也入爲上出爲下入居邑廬宮功宮府之役于茅往取茅綯絞也絞茅爲索乘升也屋謂在田之廬與瑾戶在邑者別

播種也此章總言農事之終始而極道其憂勤之意言禾稼既納可以稍休而不敢安也又當入都邑而執宮功宮功既畢可

少休矣而又不能不儲明年覆屋播種之務其急公遠慮如此二之日鑿冰沖沖三之日納于

凌陰四之日其蚤獻羔祭韭九曰肅霜十月滌場朋酒斯饗

古

聲曰殺羔羊躋彼公堂稱彼兕觥萬壽無疆

賦也沖沖鑿冰之聲凌陰藏冰之室

蚤初旬也韭菜名四月上旬以羔韭祭司寒之神而啓冰於是先薦寢廟肅嚴也滌埽也毛傳兩樽曰朋眾也饗鄉飲也躋升

稱舉兕觥大爵也疆竟也此章陳其急公奉上之樂所謂君以民爲心民亦以君爲樂而上下相孚無已爲全詩結束也言藏

冰一事乃君上調燮陰陽之務而喪祭賓客無不賴之故民也二之日三之日鑿而藏之不敢或怠爲其至四之日卽當獻羔

祭非取以薦也至於歲晚務閒則早完農功行鄉飲之禮而躋公堂以稱觥祝其遐壽變理之道行於日用而孝弟之禮達於里黨忠愛之忱仁壽之福上與下無間然此所以爲全詩之亂也以上三章言農圃飲食祭祀燕樂以終首章後半之意

七月八章章十一句

此公劉之民敘事歌頌之詩而周公陳之以戒成王竝令民肄習之以迎

寒暑順天時授民事養教之法禮樂之模悉寓於此矣

附解聖人治世之道不外富教二字而因時制宜適得乎中非易言也此詩以衣食爲本農桑爲經而婚姻祭祀田獵宮室場圃之事無不畢具當其初不過公劉以治幽而其後則文武周公以治天下雖麟官禮悉本於斯蓋萬古不易之王道也而曰幽風者公劉之民歌咏其事言皆徵實太王王季文武循之以興周公恐成王未知故陳於王且定制民間習其事頌其詩夫子所以斷爲幽風也正不必兼后稷后稷始教

稼未必規制卽詳密如斯至篤公劉繫於雅而此不然者彼專言公劉締造之勤而此則詳幽民風俗之事故應爲風不獨其文體有風雅之異也序云周公遭變而作牽連下數章而爲此說夫子明明云幽風是此章爲幽詩無疑矣因詩爲周公所陳而武王末受命成王年冲卽有流言武庚之變非公善爲安定民風必變故附其詩於此章之末以見治亂無常惟有德可以正之可以繼幽風者惟公也先儒乃以幽風爲變風不亦誤乎若夫周禮籥章敝幽詩則令民服習先公之教毋忘其初之意至幽雅幽頌之云者此詩本風也而可以歌於朝可以歌於廟與凡風詩不同故亦稱雅頌而鄭氏三分此詩以當之然半分其詩不成節奏朱子嘗疑之王安

石則謂豳詩雅頌今其詞亡朱子亦不以爲然以楚茨大田甫田爲豳雅噫嘻載芟豐年諸篇爲豳頌然以雅頌之詩而被以豳其說亦爲難通烏知豳雅豳頌卽此詩乎此詩之外別無雅頌之豳亦非以此章三分而爲雅頌蓋風者邦國之風雅者廟廊之言頌者廟祭之樂此章則雖風詩而周公制作導揚先烈重農桑之原詳養教之意其義通於雅頌故播諸樂章而凡上下皆可用之故其事掌於籥章籥章之官專主籥器及敝籥之聲章則豳雅豳頌蓋以雅頌之音節合之耳以其爲豳之風俗則曰風以其爲國家正始之道則曰雅以其頌揚祖德則曰頌又何待別生枝節多爲之說耶

鴉鴉鴉既取我子無毀我室恩斯勤斯鸛子之閔斯

此也爲言以

以下乃為周公之言痛念王育子之勞咎己不能先事綢繆其詞悲切纏綿未許草率讀過

告王也鴟鵂惡鳥鴟類攫鳥子而食之喻武庚子喻管蔡也室鳥自名其巢喻王室恩愛勤勞鬻養閔憂也周公為鳥言以呼鴟鵂言既取我子矣毋毀我之室我昔恩勤鬻子備極憂勞蓋追念文考文母鞠子之哀而痛三叔之見取以傷天倫有變已無道以善全也夫子為文考之子室亦文考之室我子我室若為文考之詞以深自咎責且動成王以追念先王毋以討亂為喜也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今女下民或敢侮予與

○此也迨及也徹取也桑土桑根綢繆纏綿也牖巢之通氣處戶其出入處也亦為鳥言以自咎責言使我先事而綢繆何至有侮予之憂蓋深咎己之不能先事預防至武庚不終三叔不成也子手拮据予所捋荼予所蓄

租予口卒瘁曰予未有室家音姑○此也拮据以爪揭草捋取也荼荏苒可藉巢者蓄積租聚也

卒盡瘁病也室家巢也兄弟子孫相仁愛為室家之正亦為鳥言申明首章恩勤鬻子之意言當日之成此巢也辛苦備嘗曰

予未有室家以比武考當日積德行仁欲其子羽譙譙予尾脩子孫之仰體而無相害非謂其謀王業也

脩子室翹翹風雨所漂搖予維音嘒嘒比也譙譙殺也脩脩倣也翹翹危也嘒嘒急也

此乃歎今日之禍亂而冀王惕厲以保將來承上言昔之勤勞如此而今日竟有毀巢之禍予羽則已譙譙喻三叔見取傷羽

翼也予尾則已脩脩喻殷民罹害如尾敝也予室則已翹翹喻王室幾危也所以然者巢木自乏綢繆而風雨又漂搖之喻己本無先事之明而武庚又挾三叔以爲亂也予維音嘒嘒言己所以深悲而哀訴願王之毋以旣平武庚爲幸而當以兄弟翦傷爲悲武王封殷之德不終爲戚蓋動以先王惕其憂患所以爲聖人至忠至仁之心也

鴟鴞四章章五句

武王克商封武庚以存殷祀三叔輔之武庚及三叔作亂周公奉王命平亂追

傷自咎而作此詩竝以感悟成王使憂懼也

附解此詩先儒紛紛註解均非詩意致當日情事不明竝周公之心亦晦序曰周公救亂猶無大失也毛氏申之引書而云成王未知周公之志公乃爲詩以遺王蓋未明書詞似周公辨謗者然於是鄭康成謂恐成王不知三叔流言之意多罪其屬黨而孔疏衍之通篇取譬意皆迂晦宋儒多從毛鄭歐陽公力辨避居東都之說甚是而朱子亦從鄭說至蔡沈遂

謂居東二年東征往返又三年則又衍鄭氏而更誤其他論說尙煩茲難殫述然大抵皆謂周公因流言之故恐成王疑之而作此詩以貽王也故其解此章詩皆公自敍之詞亦大非聖人本意矣今正明之夫武王之封武庚也豈爲是虛文虛意哉紂爲不道天下諸侯叛之孟津之會不期而集者八百豈武王要結之哉彼其苦紂之虐耳周之仁同時畔紂若山東豪傑之反秦先入關者王使武王不出而統一諸侯諸侯亦必殺紂而斬殷祀然成湯之道遂將掃地而血食亦復無存天下諸侯尤必有乘亂侵奪東西爭帝者元元塗炭伊於胡底故武王不得已而應之諸侯素懷周德服其命令紂聞諸侯畔已倉卒自焚非武王逼之也使紂王不自焚武王

除君側之惡修成湯之政安慰天下諸侯各歸封域已畱輔
王室庶幾君之一悟如其不然如伊尹放桐更立賢君亦可
不幸紂已自戕微子早遜箕子佯狂武庚又不堪爲君其主
無人若不順天下而王殷後難存生民難安故遂爲天下主
修成湯之政使天下仍戴湯德於無旣故曰反商政政由舊
此時微箕二賢未出武庚紂之亂也封之舊都使仍如世守
因其不德故命三叔輔之記曰天子使大夫爲三監監於諸
侯之國國三人蓋古之制非恐其爲亂監制之也如恐其爲
亂何不勿封卽封亦何必於故都三叔不知武王至公至仁
之心旣不能教化又從而煽誘之武庚遂畔當時成王尙幼
公受武王命輔翼義不當避嫌而墜先緒故告二公曰我之

弗辟我無以告我先王辟法也言不執法討亂避小嫌而毀
國家則無以對先王之靈於是以王命東征至於三年然後
平之故曰公居東二年則罪人斯得言三年以其餘月統言
也以公之聖何以至於三年蓋周家世處岐西太王王季文
武僅治其國非能號令天下六州歸化亦聞風感慕率德改
行心向往之非竟歸屬之也紂王無道海內受其殘毒而王
畿之內習染淫酗尤深故康叔之封武王再三申告而武庚
以不肖之才仍舊都之封心懷不忿民間未能深知周德三
叔以周公獨秉政權欲撓敗之故誘武庚作亂公不遽加以
兵威而先宣以德意是以遲遲三年三年者計公徂東至歸
來時耳非武庚公然拒敵公暫不能勝破斧缺斨言其時之

久非謂其戰之疲也想武庚不久破滅公特因殷民頑固畱
宣德政故其歸也民戀戀之此詩乃公平亂之後公恐成王
以戡亂爲喜不知返躬自責故作此詩書曰于後公乃爲詩
以貽王名之曰鴟鴞蓋公當流言之後隱其詞於鳥言使王
自悟先王締造之難發今日憂勤之意而王未能深知詩意
也故曰王亦未敢謂公謂譏議言雖不知詩意亦未敢以公
爲非非謂王猶疑之也特未遂迎公入國耳書言如此毛氏
增王猶未知周公之志也一句遂使此詩之旨不明似公斤
斤於自辨者且詩曰旣取我子子固指管蔡矣我屬公自言
理何通哉而居東與東征異書何嘗有是豈知周公之心深
咎己之不德悔不先事綢繆旣使武庚不終又致三叔不咸

太王以下至
文王雖仁被
六州而國於
西陲紂之民
知其仁未親
觀其禮教也
及武王滅商
禮樂未備而
武王卽世且
武王之封武
庚也仍於朝
歌使仍修其

故不勝其情之悽惻而託爲鳥言若先王冥冥責備者反復
沈潛意味無極煞見聖人至情至性一團天理若如舊說何
以爲周公耶朱子門人謂此詩幽奧難解蓋亦疑其師說學
者先博觀諸儒之說再細繹愚言必有恍然者蓋就經文自
然語氣釋之非故反前人也

我徂東山惓惓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我東曰歸我心西悲

制彼裳衣勿士行枚蝟蝟者蠋烝在桑野

神與反

敦彼獨宿亦在

車下

音戶。賦也。三監在周之東軍行必依山爲固故言東山惓惓久也零落也濛雨貌裳衣平居之服士事也行枚軍

行銜以止語者如箸東歸西悲言自東而歸西思久役轉生悲惓惓謂痛定思痛也蝟蝟動貌蠋桑蟲如蠶烝衆也敦堆也衆軍聚處貌而曰獨宿者謂無家室也周公爲歸士之言曰我往東山亦旣久矣當我來自東之時值零雨濛濛備嘗辛苦今自東而歸欲還家門轉生悲惓惓因而整理衣裳念自今以往不事行枚之苦矣彼蝟蝟者蠋衆聚於桑野可謂得其所止而此歸

禮物以存成
湯之舊殷民
士亦敦然各獨宿於車下安
靜無譁不事戰陣之勞矣

我祖東山惓惓不歸我來自東零

固猶未見周
之禮樂也兄

雨其濛果羸之實亦施于宇伊威在室蠨蛸在戶町唾鹿場熠

爾時禮樂尚
未明備應未

耀宵行亦可畏也伊可懷也

賦也章首四句重疊言之所以深著往來之苦也果羸枯樓也施蔓

頌行天下三
叔流言誣周

延果羸野生而施於宇室久無人故也伊威鼠婦也室不埽則有之多足色如蛆背有橫紋蹙起大者長三四分多在鼠坎中

公不利孺子
殷民所以惑

鼠背負之故一名鼠負蠨蛸小蜘蛛也俗名喜子戶無人出入則結網當之町唾室傍隙也無人故鹿以為場熠耀螢火也院

也故周公東
征不恃兵力

落無人則終夜羣飛可畏謂荒蕪幽陰可懷謂此境常縈寤寐此承上章獨宿車下而懸想家室之詞蓋軍士在外神遊於其

服之而從容
經理至於三

家而有如目覩聖人擬其情狀而有如身受我祖東山惓惓不所以為類情通德之仁也非周公其孰能之

年此亦如苗
民逆命數以

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鸛鳴于垤婦歎于室洒埽穹窒我征聿

文德蓋欲民
之知周之德

至有敦瓜苦烝在栗薪自我不見于今三年

古音寧○賦也鸛水鳥似鴻而大長

及公之志自
然不與三叔

頸赤喙白身黑尾翅巢居知風穴處知雨天將雨而蟻出壅土見之長鳴而喜又泥其巢一傍為池含水滿之置魚其中稍稍

為黨也不然
以國家全盛

以食其雛垤蟻封也朔地有高大如塚者謂之蟻塚此章至家而溯從前幸今日之歸聚也言自祖東山常逢零雨鸛鳴於垤

之時公之明
智滅此朝食
何難而遲至
三年乎觀此
詩及下章公
之仁民與民
同情何等浹
洽而先儒不
察至畱千載
疑案可慨也

則其婦思行者之勞常歎于室時洒埽穹室以待我歸及我自
從征至家則有敦瓜苦已繫蔓於栗薪之上因歎曰自我不見
家庭此景于今已三年矣我徂東山惓惓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倉庚于
飛熠燿其羽之子于歸皇駁其馬音姥親結其縢音羅九十其儀
俄其新孔嘉其舊如之何賦也倉庚飛昏姻時也熠燿鮮明如螢火之閃倏不定也黃白曰皇駮白
曰駁綺婦人之幌母戒女而爲之施衿結幌也筐篚之儀或九
或十言多也新新婚謂初嫁時舊謂新歸之舊夫婦此章代其
夫婦慶聚之詞言我自徂東山室家久別今之歸也倉庚于飛
熠燿其羽春光明媚久客歸來暢然歡聚因憶昔日之子于歸
皇駁其馬母戒諄倦視以偕老禮儀之豐情誼之隆彼時新婚
誠孔嘉矣今之久別歸聚雖屬舊夫婦也而經從軍之苦念別
離之况一旦歡會較之新昏樂何如也蓋別久團聚無異新昏
所以深體其聚首之情而慰其勤勞之隱
折衷曰離別之憂上亦憂其憂懽會之樂上亦樂其樂所謂惟
君子爲能通天下之志是也

東山四章章十二句

周公東征而歸作此以勞歸士○曲體其室家之懷而深明其忠勤之志

說以使民民忘其死聖人之所以能盡人情而固民氣也

殷民初未見
公及公之禮
教既見而知
公之哀其染
於淫醜也故
其詞之悅服
如此

既破我斧又缺我斨周公東征四國是皇哀我人斯亦孔之將

賦也隨瑩曰斧方瑩曰斨樵蘇之用借以明征伐不道若去木之枉撓也四國四方之國皇匡也將大也東征歸士言周公東

征破斧缺斨非得已也所以除不正而匡四國然公不自安也以我輩蒙犯艱險撫懷殷勤無所不至其哀我人斯豈不甚大

也哉既破我斧又缺我錡古音阿周公東征四國是吡哀我人斯亦

孔之嘉賦也錡釜屬下有足蓋軍行以炊之物吡化也四國聞武庚叛不無疑畏周公伐殷以化四國之疑嘉禮也不

惟待之有恩而且有禮既破我斧又缺我錄周公東征四國是邇哀我人

斯亦孔之休賦也錄鑿屬或曰今之獨頭斧邇聚而固之殷不平則民心散休息也言從軍似苦而時嘗安息蓋

公有以逸之也

破斧三章章六句

從征之士作此以美周公蓋公不爲一己私計而以安天下爲心又有以曲

體乎士卒之勤故人諒其志而感其恩樂其正四國如此

附解朱子曰管蔡流言謗公使公有一毫自私則撫之雖勤勞

之雖至從役之士豈能不怨哉今觀此詩可見公之心大公
至正雖披堅執銳之人皆能以公心爲心范氏曰象日以殺
舜爲事而舜封之管蔡敗商以叛而周公誅之迹雖不同其
道則一蓋象禍及於舜而已管蔡流言將危周公以閒王室
得罪天下故公誅之非周公誅之天下之所當誅也周公豈
得而私之哉二皆皆得聖人之心蓋民無不樂居太平也以
周之仁代商而王四國安有不欣然者武庚作亂四國及民
心不免皇皇及公平之而後喜可知也於此見公之不得已
而盛德有以入民心者深

伐柯如何匪斧不克取妻如何匪媒不得

比也柯斧柄也克能也媒通二姓之言者

殷民因公而知周之德乃得歸周以樂

益戡亂以武定亂以禮惟周公兩全之故以伐柯之用斧比東
莊之用斧斲而以取妻之用媒比周公之以禮和合殷眾想殷

太平是公不

新也見公
之禮而得公
之則尤深悅
服是其則不
遠也

民初爲三叔武庚所惑故周公畱鎮三年公以殷民未喻朝廷之意以禮感動而招徠之不徒恃威相劫故殷遺有以明公之志而倒戈從王武庚三叔遂至破滅爲其宣示伐柯伐柯其則朝廷之恩德和合已叛之人心故取喻於媒也

不遠我覲之子籩豆有踐

比而賦也則法也我東人自謂之子謂周公籩竹豆木豆禮器也踐行

列整齊之貌東人歸服之後既喜於維新而言伐柯以爲柯其則不遠卽所執之柯而是我初惑於流言誤從三叔今覲之子見其禮樂雍容凡從公者無不有文有本是卽我之則也而有不及時更新服公之教安公之德哉蓋公以禮示而民卽歸心于羽舞而有苗格籩豆踐而殷頑歸前聖後聖其揆一也

伐柯二章章四句

周公以禮靖亂東人喜於從公而作

附解序美周公也說原不謬而毛氏申之曰大夫刺朝廷之不知遂使箋疏妄說諸儒附會朱子始亦從序既改爲東人喜得見公而言則亦幾於得之矣而比意欠明今從

折衷而更疏通其文義如此

愛之而欲雷
之又知其不
可久雷也悅
服之至矣若
非此前後數
章詩後人不
將疑周公以
万服人乎

九罭之魚鱗魴我覲之子衮衣繡裳

比也九罭九囊之網也鱗似鱗而鱗細眼赤魴魴也

皆常魚也殷民之賢者自言平日求賢如網魚之子謂周公衮衣裳九章一龍二山三華蟲四火五宗彝皆繪於衣六藻七粉

米八補九黻皆繡於裳天子之龍一升一降上公但有降龍以龍首卷然故謂之衮周公平殷亂雷撫殷民殷之賢者喜而曰

九罭所得之魚至美不過鱗魴而已喻平日所見不過如此今覲之子則衮衣繡裳威儀莊肅非復他比蓋三叔武庚爲亂不

遵周公禮法殷人始亦未知今見周公乃欣歎其儀度之盛而服其德隅如此夫光武中興民曰不圖今日復覲漢官威儀裴

度入蔡李愬郊迎使知朝廷體統之尊况以公之德與威容乎鴻飛遵渚公歸無所於女信處

比也遵渚也渚小洲歸謂其來東再宿曰信又言鴻本高飛暫時遵渚公本冢宰暫時來東當優禮之但惜此地微小亦如渚

然無可以安公之所今於鴻飛遵陸公歸不復於女信宿高比也女信處不可不敬重也

曰陸歸謂歸王朝又言鴻飛遵陸則將高飛公歸王朝亦是以不復來今於女信宿不久之綢繆九當思所以厚公也

有衮衣兮無以我公歸兮無使我心悲兮

賦也是謂殷地是以有言不易有也言惟

公因撫我之故暫雷於此我東國乃有衮衣兮王其不來迎公無以我公歸兮則無使我心悲矣夫以暫時之雷而愛戀如此

信乎聖德之
入人深矣

九罭四章一章四句三章章三句

周公平武庚亂暫留安輯殷民民樂其德其賢

者九愛之故
咏之如此

附解序美周公也亦無大謬毛氏以爲周大夫刺朝廷不知傳箋孔疏義皆牽強朱子改爲東人喜得見公乃得經旨而以九罭鴻飛爲興了無意義令詩人之心不明今以本文神理詰之然後見公之德入人者深而詩詞之纏綿有由來也起訖皆重言袞衣蓋紂王蕩棄湯之典型禮樂衣冠存者如綫商民未見公時爲武庚所煽動及見公而覩其禮樂衣冠欣然肅然故以取魚興起言己平日網羅賢俊欲存先王之舊然所得者皆緒餘如以九罭網魚所得不過尋常今見之子

袞衣繡裳乃先王之舊安得不鄭重而敬愛之是以謀其處
宿欲久畱之旣而知其不可久畱則曰自公之來是地乃有
此袞衣兮毋以公歸而使我悲兮夫聖人之德蘊於中者難
知而著於外者易見公之盛德感人其一見而卽心悅誠服
者人亦不自知其所以然也而愛敬之心流連於衣冠言動
閒故其言如此而爲此詩者亦必賢者也爲見公而喜亦爲
殷民有公而喜欲久畱之又言己求賢士如網魚則其平日
關心世教可知或曰子以公爲畱撫殷民毋乃臆乎曰武王
克商所以救民且其甫下車而卽封武庚至公至仁之心殷
民固已諒之及武王崩成王幼三叔流言謂公將不利於孺
子殷民惑之恐公果有二志不復體文武之心也及公東征

殷民始以三叔爲是既則斥以爲狼而美公德音人之心之公好如此

禁之以武和之以禮民遂豁然故武庚卒滅當成王甫立公之制作禮樂蓋猶有未周及於天下而三叔武庚謀亂其不遵公禮樂可知公平亂而安輯民人然後歸朝請於成王析殷地而別封國君求微子以繼殷後此書籍之事可考而知者惟殷人喜於見公樂其禮而懷其德是以願留之衷至於以公歸爲心悲古人記載簡質往往有可得諸文字外者况公東征本末至詳者乎

狼跋其胡載寔其尾公孫碩膚赤舄几几比也狼牡獾牝狼似犬銳頭白頰高前廣後獸之有才智者喻管蔡也跋躓也寔踏也孫讓碩大膚功也赤舄朱履几几安重貌狼奸貪前高其胡以張望則後挾其尾以助力以比管蔡武庚相挾以爲助亂也公以鎮靜處之遂其大功而不居危疑已甚仍從容如常也以赤舄爲言者人心有感足容易動故觀此狼寔其尾載跋其胡公孫碩膚德音不瑕而寵辱不驚可知

古音胡○比也德音令聞瑕疵也言狼既寔尾以得力則益跋胡以進取比管蔡既煽動民人益起跋扈之心乃流言四起而公之令聞卒未嘗少損蓋盛德之至天下皆信之也

狼跋二章章四句

周公居東安民之時正危疑之候公處變如常詩人知公之忠且美其不改常

度故詠之如此而子紱於篇末以見如公之德則天下無不可正之事所以示救變風之道也

附解此詩諸儒之說皆同惟毛傳謂狼跋胡寔尾進退有難然而不失其猛以狼比周公於義欠安且既跋前寔後是有難事矣又曰赤舄几几文義不貫故從我

朝

折衷之說

豳國七篇二十七章二百三句

舊說以豳齊於十四國之風同爲變風而文中子以

爲君臣相誚其能正乎其說大謬夫風之變也上之教化衰也夫子冠二南以見周之所由興敘邶鄘以下十二國

見周之所由弱列邦之風氣不同而其思治惡亂則一也故夫子多採其傷今思古之詩以明無不可興於治特無人以治之耳因於曹檜之末列匪風下泉以見久亂則思治愈急而以豳風承之焉夫豳之風太王王季文武所本也故特錄之武王崩成王幼周室幾危治道幾墮公陳七月以戒成王而犯危疑以靖大難文武之德所以成而周公之仁政所以既於無疆故又以周公之事附焉是則聖人敘列國之詩非第存其變而已自將以周公之治治之而不果施行則惟於篇什寄其意耳若所謂君臣相誚則毛氏成王猶未知周公之志一句誤之書曰王亦未敢誚公則成王未嘗疑公也特未卽親迎耳使王疑公公尙安能以四國之士東征哉東征三年奉王命乎不奉王命乎奉之則王固不疑不奉則王方疑而公擅專與輦帥師何異焉然則以成王誚公已不可矣而况云公誚成王乎至謂終以豳風言變之可正惟公能正之則義之允當者學者當明乎聖人之心則說之誤者不難決矣是豈可不於窮理盡性加意哉

詩經恆解卷之二終



詩經恆解

晚年定本

詩經恆解卷之三

晚年定本

雙流劉

同門諸子參校

小雅二

雅者正也有位者爲風敎之主言行當爲坊表或作詩歌必可以被之樂章爲人取正故名其詩曰

雅小大之名則夫子刪詩時略分別其義類而排次之因簡編不一以小大別之猶後世書策分上下篇之意而其詩雖皆朝廷之作亦微有不同小雅所載多朝臣事雖有天子詩不過燕享勸戒及庶政之事大雅自文王至卷阿皆述先德規君上之詞民勞以下亦多規箴當宁國家安危大事所繫則夫子小大二字固非無因而孔氏謂大雅述大政小雅述小政亦略近之矣至蘇氏謂小雅言政事大雅言道德歧道德政事而二之於理不合鄭氏創爲正雅變雅之論蓋仿正風變風之意而云然然聖人以詩垂戒無論正變皆關勸懲音有正變義無正變十五國之風猶可以正變云雅則不可以是云矣故弗從之

鹿鳴之什二之一

雅頌無諸國之別積卷旣多每十爲卷而謂之什猶軍法十人爲什又以卷首

之篇爲什長卷
中之篇皆統焉

呦呦鹿鳴食野之苹我有嘉賓鼓瑟吹笙吹笙鼓簧承筐是將

人之好我示我周行

比而賦也呦呦和聲也苹蕭陸生者也我主人自謂嘉賓或本國之臣或諸侯之

使瑟笙所用之樂凡燕饗之樂皆鼓瑟而工歌吹笙以閒之簧笙中金葉承奉也筐所以盛幣者將行也奉筐而行幣帛飲則

以酬賓送酒食則以侑賓勸飽周行大道以鹿之和鳴喻君臣和樂卽飲食菲薄亦相歡娛旣自謙而又願其竭忠告蓋不特

通上下之情而實呦呦鹿鳴食野之蒿我有嘉賓德音孔昭視

民不佻君子是則是倣我有旨酒嘉賓式燕以敖

與也蒿藋也蒿草之高者

其類至多蒿更賤於苹矣孔甚昭明視如字看待也佻偷薄言其平日厚於民也君子凡有位者敖游也欲久留之敖游謙言

己飲食之菲而心則服膺君子之深美其平日脩己呦呦鹿鳴

治人是以竭誠相敬穀雖薄而酒旨欲其久燕敖焉食野之芩我有嘉賓鼓瑟鼓琴鼓瑟鼓琴和樂且湛我有旨酒

以燕樂嘉賓之心

興也芩卽黃芩莖如釵股葉如竹蔓生芩則味苦矣琴瑟堂上之樂湛久也燕安也又謙

也次第詠
嘉賓之德
以
也
以
瑟
詠
將以旨酒豈
徒酒食燕樂
哉

馬疾而道遠
至於馬倦人
疲敍行役之
苦盡矣然而
不遑者無已
時上之曲諒
臣下之忠
勤奉上而面
俱徹

言已飲食不佳而不以為嫌者君臣和樂相信已久以此燕樂
其心忘乎外物矣三章萃蒿芩每下愈況惟琴瑟旨酒不易琴
瑟和而正酒之酣人如德之薰
蒸此所以為聖賢燕飲之正也

鹿鳴三章章八句

此燕饗羣臣賓客之詩○蓋先王所作
而其後推及於諸侯卿大夫賢士以教

上下和悅必如是而後可以後世
燕樂無禮者參觀之而得失見矣

四牡騤騤周道倭遲豈不懷歸王事靡盬我心傷悲

賦也騤騤
行不止貌

周道大路倭遲迂遠也靡盬見唐風傷悲憂勞王事蓋忠臣於
王事實有不容已之至情非勉強塞責也言乘四牡而遠行久

歷勞苦豈不懷歸乎特因王事
靡盬是以悲傷不能自己於行四牡騤騤嘽嘽駉馬

音姥
豈不懷

歸王事靡盬不遑啓處

賦也嘽嘽喘息之貌白馬黑鬣曰駉駉
馬強而耐遠至於喘息則病甚矣遑暇

啓跪處坐也項安世曰古者席地跪即
起身居則坐言其無一時之安息也翩翩者騅載飛載下

音戶

集于苞栩王事靡盬不遑將父

興也翩翩飛貌騅祝鳩孝鳥也
言騅之飛也亦下集於苞栩而

孝子為王事故不遑養父母
蓋探其道途所見以興也

翩翩者騅載飛載止集于苞杞王

事靡盬不遑將母

滿以反。興也。杞枸杞也。先下而後止。集之勢也。先父後母言之序也。此二章申言其懷

歸之

故駕彼四駱載驟駸駸豈不懷歸是用作歌將母來諗

賦也。驟馬

行疾也。駸駸驟貌。諗告也。言以不得養親之情告君。此非實事。乃探其情而勞之也。母思遊子意尤篤。故專言之。以該父

四牡五章章五句

此勞使臣之詩。不得已而使之憫其不能養父母而曲敘其情以慰其意。

附解人臣忠於事君卽所以孝親也而君則不敢自安必曲諒

其思親之懷深憫其行役之苦先王所以視臣如子而深得

其心力也儀禮謂爲上下通用之樂蓋以其教忠勸孝之義

寓焉故以是爲上下勸也

皇皇者華

音

敷于彼原隰駢駢征夫每懷靡及

賦也。皇皇猶煌煌。華草木之華。高平

此詩蓋採風之使故兢兢

於咨諏抑古曰原下溼曰隰。駢駢疾行之貌。征夫行人懷思也。言使臣奉命而行見皇皇者華被於原隰而駢駢前征不暇流覽物華所以

所使皆令其如不及思採訪以裨朝廷也

然者憂國奉公每有所思常

我馬維駒六轡如濡載馳載驅周

治得失及守
土者之賢否
故諸侯雖各
君其國而吏
治無不在天
子洞鑒中歟
奉使者必得
賢人亦可見
矣

爰咨諏

賦也如濡鮮澤也四章皆美其六轡所謂登車有光可

善為咨咨事為諏周官擇人之職掌誦王志道國政事以巡邦

國而語之則是使臣之職原欲其周咨也又小行人之職萬民

之利害為一書焉我馬維騏六轡如絲載馳驅周爰咨謀

有咨事之義焉我馬維騏六轡如絲載馳驅周爰咨謀

也絲條理也謀籌畫叔孫曰咨難為謀小行人之職悖逆暴亂

作慝犯令者為一書札喪凶荒厄貧為一書有咨難之義焉

我馬維騏六轡沃若載馳載驅周爰咨度

賦也沃若光潤度裁

度小行人之職禮俗政事教治刑我馬維騏六轡既均載馳載

禁之逆順為一書有咨禮之義焉我馬維騏六轡既均載馳載

驅周爰咨詢

賦也陰毛雜白曰騏均齊一也咨詢叔孫曰咨親

為詢小行人之職康樂和親安平為一書有咨親

之義焉

皇皇者華五章章四句

此遣使臣之詩儀禮以為上下通

以同之然非聖賢之君臣使之

者與使者皆未必有此懷抱也

附解毛氏云送之以禮樂言遠而有光華誤解華字甚非詩意

朱子謂美其行道之勤而述其心之所懷亦未見穩協蓋先
王遣使臣固各有專事而亦必藉之採訪故勛望如此首章
言駢駢靡及則固已深諒其勞而曲體其心下四章美其登
車有光冀其諏謀度詢是所以靡及之故而己所以遣之之
意亦明焉叔孫以爲君敎使臣良以此也其分析諏謀度詢
意義尤美叔孫去古未遠其語必有所受不必如朱傳變文
協韻之說或疑遣之當慰藉不當責望不知先王遣使非但
免於驛騷且必冀其有裨國政及其還役則以其果不辱命
而勞之如前章所云立言次第與情事先後二詩固相因也
且此詩亦未嘗無慰藉意

古人無故不
廢弦歌周公

常棣之華鄂不

音夫

韡韡凡今之人莫如兄弟

興也常棣棣也如李而小子如櫻桃

作此詩使人
燕兄弟則歌
之用以發其
至情而勸以
敦倫其教深
矣其詞情文
悱惻尤不堪
卒讀一起即
常棣之鄂不
相依而美言
相親並美莫
如兄弟味無
窮矣接言試
觀死喪失所
恃有兄弟可
聲感人矣又
言急難外侮
皆勝於朋友
之相顧為淺
人說法以其
易見者曉之

可食與唐棣異程子曰今玉李也華萼相承甚力鄂與萼同不
當作柎韓韓光明貌言常棣之華萼柎叢生相比榮發故韓韓
然興兄弟相親相助家道
乃昌他人莫如兄弟也 死喪之威兄弟孔懷原隰哀古音蒲
矣兄弟求矣賦也威畏懷思哀聚也以死喪之難可以畏怖見
惟兄弟求之此舉變故以該其 脊令在原兄弟急難每有良朋
處常而下文反復申明之也 脊令在原兄弟急難每有良朋
況也永歎興也脊令爾雅作鴈鵠一曰離渠水鳥也大如鸛雀
則搖首尾相應爭先赴之曰急況與悅同又以脊令在原飛鳴
行搖比兄弟相依患難相急當此之時豈無良朋然每悅然長
歎而已不如兄弟之急也蓋良朋非不 兄弟閱于牆外禦其務
關切然兄弟近處故其急難為尤先 兄弟閱于牆外禦其務
每有良朋烝也無戎音汝○賦也閭門內之闕也務春秋傳作
偶有鬪爭然苟有外侮則出禦之蓋天性之自然不可得而沒
也每有良朋不過周旋解釋雖眾而無助力之理是尤可見兄
弟之親 喪亂既平既安且寧雖有兄弟不如友生賦也承上言
於友也 喪亂既平已得安寧矣遂有 賓爾籩豆古音田 飲酒
有兄弟及喪亂既平已得安寧矣遂有 賓爾籩豆故反 飲酒
視兄弟不如友生者其忘本悖理甚矣

五章乃斥其
輕忘兄弟六
章教以毋忘
孺子之性未
二章導以功
效反復詳明
莫逾於此矣

之飫兄弟既具和樂且孺

賦也僨陳飫饜具俱也孺孩提之狀此下乃勉其宜於兄弟言陳邊豆而

飫飲酒兄弟同歡無異於孺子和樂之時則孩提之良可以保也

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

翁和樂且湛

賦也翁合也妻子凡兄弟之妻子兄弟之不和每由妻子誠使以身感化而皆相歡合如鼓瑟琴由

是兄弟益覺和樂而且能久蓋其所以正妻子者亦至也

宜爾室家樂爾妻帑是究是圖

其然乎

賦也帑與孥同子也室家凡一家中男女男有室女有家故曰室家宜善也妻帑和兄弟者一人之妻帑一家

之人皆和樂且湛而後己之妻帑長保其樂究窮其理圖謀其事直信也乎疑詞不自以為信而使反求諸心蓋世之私其妻子而薄兄弟者以為可保室家也而豈知天倫既乖道不行於妻子妻子亦將畔之宜室家者幾何哉即使其妻子相宜相樂然黨惡助非亦不久而旋滅耳

常棣八章章四句

此燕兄弟之樂歌而說者以為為管蔡發非也

附解自鹿鳴以下至菁莪昔人皆以為周公制作禮樂使天下歌之其說甚正此詩先儒亦以為周公作序曰燕兄弟也蓋

周公制作有樂卽有詩歌故爲此以燕兄弟而毛氏申之曰
閔管蔡之失道故作焉朱子亦以爲然而謂左傳國語所載
一是一非遂生疑竇夫管蔡之事周公尙忍言哉其犯天下
之不義成王奉天誅之周公又奉王命誅之討管蔡者天非
成王周公也然返諸公心豈能無戚戚乎故鴟鴞之詩反復
自責未嘗有絲毫芥蒂三叔之見况作詩歌以教弟而乃自
言兄弟之變示人豈復成爲周公且本詩詞義無一毫干涉
管蔡何必從而附會之曰然則左傳國語之言其不信乎曰
讀者不得其意非誤也國語富辰云周文公之詩曰兄弟鬩
于牆外禦其侮明乎其爲周公作也左傳富辰曰周公吊二
叔之不咸故封建親戚以藩屏周下云召穆公思周德之不

類故糾合宗族於成周而作詩當厲王時周衰同姓失歡周公此詩蓋鮮肄習故召穆公糾合之而重宣此詩以教作修作樂歌非謂召穆公作也故下文曰召穆公亦云則周公作而召公述之明矣不然富辰一人之言而兩不相侔左氏妄不至此朱子蓋泥死喪數章故附會毛氏然詩卽處變以明天性之良文章進一層說法非謂管蔡也朱子惟泥於管蔡故於章意承接不明而又以急難鬪牆二章爲益輕以約尤非詩意死喪之威兄弟孔懷言卽死喪而兄弟性真可見矣原隰哀矣二句正證其孔懷之實脊令在原兄弟急難申言兄弟密邇相關有難則必急救往往有良朋關切撫心長歎而就近急救終讓兄弟居先卽或兄弟素不相睦而一有外

侮無不出力相禦至於朋友卽十分相關其人雖眾然無爲
戎首之理二章一言兄弟相處至近一言其分誼至親皆所
以申明死喪章之意也前人誤解遂有疑輕朋友而重兄弟
者何可不詳繹之末三章細細詠歎室家和樂必由兄弟之
宜所以然者其義該大學中庸在內聖人不言非言所能盡
也妻帑室家解者亦誤是皆大義所關經文久晦不可不爲
明辨之也

詩爲燕朋友
而作敘所以
求友之義而
以和平二字
該之祝之蓋
友所以輔仁
成德道相合
而聲氣宏卽

伐木丁丁鳥鳴嚶嚶出自幽谷遷于喬木嚶其鳴矣求其友聲
相彼鳥矣猶求友聲矧伊人矣不求友生神之聽之終和且平
興也丁丁伐木聲嚶嚶兩鳥聲和也幽深遷升喬高相視矧况
也神之聽之忠信之至通於神明朋友以成德輔仁故友聲宏而
和平之福亦致伐木者斲削以成材交友者切劘以成德故三
章皆以伐木起興伐木者非一人可爲故言伐木於山其聲丁

明神亦鑒之
而有和平之
福極言友聲
之重也二三
章乃言飲食
之事及殷勤
之情並極言
歡聚之事寫
友聲二字十
分酣足

丁然而鳥驚起鳴其聲嚶嚶然且出自幽谷遷於喬木若相引
日進於高明者一己然欲其侶之皆然夫以彼鳥耳尚求友聲
况人而不求友生乎果能求賢友以相輔而聲應氣求則彼伐
此結契之誠神亦鑒之喜其能以道德相師和平之福可致伐

木許許醺酒有藇既有肥羜以速諸父寧適不來微我弗顧於

粲酒埽陳饋八簋

音九

既有肥牡以速諸舅寧適不來微我有咎

興也許許眾人共力之聲淮南子曰舉大木者呼邪許醺酒濫
酒而去其糟也藇美貌羜小羊諸父朋友之同姓而尊者適偶
微無顧念也於歎詞粲鮮明貌八簋食器之盛也諸舅朋友之
異姓而尊者先諸父而後諸舅親疏之序咎過也又言伐木人
多則聲許許然而有勢以興朋友多則道廣因言醺酒之藇當
與朋友共歡而朋友以德相與初不必其等夷也凡諸父諸舅
道德之所存即莫非吾友既有肥羜以速之矣而尤殷勤藇
幸曰豈其或不來乎幸無我弗顧無我是咎也蓋速之之意切
也伐木于阪醺酒有衍籩豆有踐兄弟無遠民之失德乾餱以
愆遺音有酒湑我無酒酤我坎坎鼓我蹲蹲舞我迨我暇矣
飲此湑矣興也衍多也踐陳列貌兄弟同異姓之等輩者無遠
親近也乾餱食之薄者愆過也湑亦醺也酤買也坎

豫古音矣

坎鼓聲蹲蹲舞貌迨及也又言伐木于阪人多則歷陂險而不懼以興朋友交歡則可備艱險是故以釃酒之多邊豆之踐燕我兄弟無使相遠凡民之失德往往因口腹之閒甚至乾餱亦以自私其愆孰甚若我今日則不然也我樂友而友亦相信聚會之時喜而謂曰彼此相契不必盛禮爲歡也苟有酒歟則湑我而可苟無酒歟則酤我亦可卽坎坎鼓我可也卽蹲蹲舞我亦可也迨我暇時卽從爾而飲此湑矣蓋甚言其相交之深卽不必肥豸八簋亦足爲樂也

伐木三章章十二句

此燕朋友故舊之樂歌亦上下可以通用也

附解朋友五倫之一凡君親兄弟夫婦之際皆必賴賢友匡救輔成故甚重焉然朋與友有別朋同類而已友則愛也親愛交孚曰友以德相合以信相固修齊治平無事不可成夫子之繫易也曰蘭臭述鶴鳴卽此章友聲之義友也而何云聲德行道藝非友不成非友不廣文王有四友孔子亦有四友在一時則道義孚而氣類日宏在後世則淵源衍而教澤無

盡故果友賢士而成聲則日進於高明如鳥之遷喬也其曰
神聽和平者宇宙本有情之世界情日疏而五倫不相維繫
戾氣以增有聖賢之師友道相契而誠相孚格金石感風雷
明神有不福之者乎唐虞師濟洙泗師徒千秋彪炳神之聽
之其時可想見矣首章伐木丁丁以協力工作嚶鳴遷喬興
朋友進德修業相與上達相彼鳥矣四句勸之以求神聽二
句極言其效二三章專就伐木以興而二章言友當先施三
言朋友相歡喜其無遠失德有酒湑我以下極言其浹洽無
閒勿論有酒無酒及樂舞之厚薄暇時卽相歡飲此友聲所
以成也友道未施而求應非友此施而彼不應亦非友兩面
說來斯爲勸厲曲盡諸父諸舅何以及之孟子曰友也者友

人君奉天道
承祖德以天
之心為心必
以民之命為
命此詩極其
顯禱而卑言
羣黎百姓編
為爾德九集
福之本首三
章重言天保
定爾明非臣
下之私祝云
爾

其德也忘分親賢則不必年之相若不畏勢之相臨且朋友
易狎臨之以尊長而禮益肅然敬益惕然故燕朋友而必有
諸父諸舅其親炙嚴憚友之意未嘗不在其中而故舊燕飲
此詩亦可用矣

天保定爾亦孔之固俾爾單厚古音何福不除俾爾多益以莫

不庶賦也保護定安也爾指君謂君為爾者稱天以為言如天

告語也固堅單盡也單厚鄭箋盡厚天下臣民除開也天

下之福自君而開多益道德日增庶眾也臣下稱天以祝曰天

之保定於爾亦甚固矣天愛民而俾爾以德盡厚天下臣民天

下何福不自爾而開乎故天之意欲俾爾積累功德日多日益

以濟於人莫不眾破爾德此章總挈福由德致之意言平日所
望於君
天保定爾俾爾戩穀罄無不宜受天百祿降爾遐福維
日不足賦也戩盡穀善罄亦盡也祿以所養言遐遠也福該眾
美而言此乃正言君之受福承上言天保定爾果能然
矣君奉天俾爾所行皆善施之天下無不得宜是以受天百祿
以天下奉一人而非過且不但一時又降爾久遠之福惟日不

足有加
無己
天保定爾以莫不興如山如阜如岡如陵如川之方至

以莫不增
賦也興起也盛也德福相因興起而日盛高平日陸

則突露岡則峻出陵則廣大喻福之蓄積而高大顯露也川之

方至其流方盛繼續未艾增繼而益多也此章又祝以德福日

增毋稍倦
吉蠲爲饔是用孝享禴祠烝嘗于公先王君曰卜爾

萬壽無疆
賦也吉諏日擇土皆吉蠲齋戒滌濯皆潔享獻也宗

稷以下至組紺先王太王以下君曰卜爾祭畢君命卜神享否

而得兆曰萬壽無疆也承上德爲天眷以之事先而先人亦福

之神之弔矣詒爾多福民之質矣日用飲食羣黎百姓徧爲爾

德
賦也神總承上天與先公先王弔至也詒遺質實也黎黑也

猶秦言黔首徧普也承上言天祖之眷不特祭時乃然德之

既脩則神無時不至而詒爾多福所以然者民生之事簡質無

多惟此日用飲食今皆爾德所徧爾之德莫非爾之福也書曰

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不識不知若
如月之恆如日之

升如南山之壽不騫不崩如松柏之茂無不爾或承

賦也恆本作繼弦也

升出也月上弦而就盈日始出而就明言久照而長騫虧也山
亘古而常存不虧崩也松柏之葉新舊相乘而長春承奉而弗
違承上文言神人皆和則自天申之其福新盛如日月之初升
而且悠久如南山松柏之長存蓋始焉以福應德天與神司其
權繼焉以德必福天自我操其券故一切無不爾或承也

天保六章章六句

人臣頌君之詞或君燕享賞賚之而以
此頌也抑其所以頌祝者必本於天祖

之眷推原其善世宜民之德
頌不忘規固爲盛世之雅音

附解此詩舊說義多重複今集諸家而疏櫛之要令字句分明

章意貫串而已

采薇采薇薇亦作

音

止曰歸曰歸歲亦莫止靡室靡家玁狁之

故不遑啓居玁狁之故

興也薇菜名見草蟲篇作初出土也莫
晚玁狁北戎遑暇啓跪斥處也勞戍役

而代其自言曰我之出戍也薇始作止其初出也亦曰庶幾早
歸而不覺歲莫矣豈上之人故勞我哉所以遠離室家玁狁之

故所以不遑安居亦玁狁
之故蓋知上之不得已也采薇采薇薇亦柔止曰歸曰歸心亦

詳味此詩揣
其憂心歎其
勤勞固已慰
藉之者至矣
而克敵制勝
不久勞師尤
見善政

憂止憂心烈烈載飢載渴我戍未定靡使歸聘

興也柔始生而弱烈烈憂貌人

憂則心火熾載則也定止聘問也言薇亦柔矣久不得歸則憂甚且飢渴可謂苦矣而忠勤不懈念戍事未定且不使問其宰

家以苦汎告也采薇采薇薇亦剛止曰歸曰歸歲亦陽止王事靡盬不

遑啓處憂心孔疚

古音

我行不來

音釐

興也既成而子剛也陽十月也嫌於無陽故曰陽

孔甚疚病也言既至戍所薇亦剛矣而獾狁侵擾不已王事正無已時我雖不遑啓處戍卒無多難以應敵是以憂心成疾豈

朝廷但以我行役作戍而不以王師來乎起下章之意

彼爾維何維常之華

音敷

彼路斯何

君子之車戎車既駕四牡業業豈敢定居一月三捷

興也爾華盛貌常常

隸路戎車君子謂將帥業業壯也捷勝也承上言既而常隸華時王師至矣君子軍容整暇我亦不敢定居効力行間途一月

而三捷焉駕彼四牡四牡騤騤君子所依小人所腓四牡翼翼象弭

魚服

蒲北反

豈不日戒

音急

玁狁孔棘

賦也

騤騤強也依憑也腓釋文曰避也謂兵士所依以避

患翼翼閑整也象弭以象骨飾弓梢魚魚獸似豬其皮背上斑文腹下純青可爲弓韃矢服服盛矢器也戒警備棘急也古人

車戰故卽四牡以言軍容又言戰勝之後整齊其車馬而備預其器械日目不忘警戒所以然者獵狁勁敵其難甚急恐其攻我無備也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行道遲遲載渴載飢我心傷悲莫知我哀

音噫○賦也楊柳蒲柳依依春色宜人貌遲遲長遠言其歸來憶去時方

春歸時歲暮念道遠而常飢渴轉生傷悲蓋人情每於平寧之日思患難之時喜而反生悲也莫知我哀上之代言其情非真莫知也

采薇六章章八句

此勞戍卒之詩揣其情而表其忠勤慰其勞瘁焉

附解此詩舊謂遣戍役細玩其詞蓋遣戍之後獵狁侵擾不已王師臨之戰勝還師勞戍卒之詞獵狁族類甚多環繞西北周時屢爲邊患周時以德服人來寇則禦卻之未嘗窮追此詩三捷之後卽還師是也秦漢而下乃與爭勝攻伐然中國亦因之疲敝矣

一二章敘出兵之始軍生欣喜之情在矣字上傳神則文王平日仁政可知三章美南仲四章表南仲忠勤之心五章言兵捷時人欣頌南仲之情六章乃言還師其情意纏綿文情斐亶在雅詩中尤爲出色

我出我車于彼牧壘音矣自天子所謂我來音矣召彼僕夫謂之

載矣王事多難維其棘矣賦也牧養馬之所北方民以養馬爲務也天子殷天子載軍裝棘急也文

王奉殷命以伐西戎而詩人先述從軍者之詞言我出我車于牧因西伯有命奉天子命令我出車即召僕夫載軍裝以從所

以然者王事多難不可緩也我出我車于彼郊矣設此旐矣建彼旐矣彼旐

旐斯胡不旐旐憂心悄悄僕夫況瘁賦也郊外則成行矣設旐注旐於旗干之首鳥隼曰旐前車所建所謂前朱雀而後玄武也旐旐飛揚貌悄悄憂貌謂文王也況當作況言出車在郊

軍容甚盛旐旐旐旐而文王憂心悄悄若有不懌者蓋王命南

憫僕夫之况瘁耳言僕夫以該士卒見文王使民之仁王命南

仲往城于方出車彭彭旐旐央央天子命我城彼朔方赫赫南

仲玁狁于襄賦也毛氏曰王殷王南仲文王之屬是也方朔方今寧夏等處蓋北狄與西戎相通朔方介戎狄之

開城朔方則西北之路不通彭彭眾盛交龍爲旐央央鮮明也赫赫威盛意襄駕出其上也此乃正敘其事命南仲者西伯也

而曰王命本西伯之志言之言文王承王命而命南仲往城朔方以扼要害一時軍容之盛出其不意據險築城乃宣王命以

告士卒言此城朔方者天子之命而赫赫南仲實董其事玁狁由是失其外援此策實駕玁狁之上也 昔我往矣

黍稷方華音敷今我來思雨雪載塗王事多難不遑啓居豈不懷

歸畏此簡書賦也往謂出壘而往城方華秀也來來歸壘載滿塗路也簡書天子策命上三章敘事此章乃表南

仲忠勤之心而爲其自言言初往城方之時黍稷方華今我來歸營壘則雨雪載塗可謂久矣然王事未了不敢寧居豈不欲

卽歸乎以天子之命當奉若無違是以畏之而不敢怠 嘒嘒草蟲趯趯阜螽未見君子憂

心忡忡既見君子我心則降音烘赫赫南仲薄伐西戎興也鄭氏曰草蟲鳴

阜螽躍而從之喻近戎諸侯聞南仲伐戎踴躍鄉望之是也君子謂南仲南仲已城朔方移伐西戎時值草蟲方鳴因以起興

此章述近戎之人欣愛南仲之意而亦爲其自言言近戎諸侯素受戎患聞南仲伐戎喜而就之因言未見則心憂既見則心

降赫赫之南仲竟伐戎安民也蓋南仲文王之賢臣諸侯素嚮文王是以見南仲如見文王而喜其安己也 春日遲

遲卉木萋萋倉庚喈喈采芣苢祁祁執訊獲醜薄言還歸赫赫南

仲玁狁于夷賦也卉草也萋萋盛貌倉庚黃鸝喈喈聲之和也訊其魁首當訊問者醜類也同謀者還歸國夷平

也此乃言還師之事春和鳥鳴草木榮盛於此時而執訊獲醜
平戎歸國計初出車至今爲時亦已久矣非南仲何以至斯故
美其赫赫

出車六章章八句

文王爲方伯奉王命征戎而南仲能其官於其凱還廷臣美之周公以其能盡

上下之情因以爲凡勞還帥之詩

附解此詩勞還帥諸儒無異詞惟天子與王論者紛紛謂自鹿
鳴以下皆周公所定之樂則此詩當屬文王無疑矣王卽天
子毛傳之說甚優當從之或謂文王無伐獫狁事不知文王
爲西伯逼近戎狄獫狁繇亘西北種類甚繁中夏不能別其
醜類概以獫狁其不時侵擾邊疆勢所必有文王旣爲西伯
則隨時防禦亦理之常南仲能勝閩外之任城朔方而禦西
戎詩人美之厥後周公定禮樂以其述事議論頌揚均中情

事因以爲凡勞將帥之詩耳當時玁狁欲結西戎以爲患文王故遣南仲城朔方以斷戎狄之交乃移兵伐戎戎服而玁狁自夷此文王之明亦南仲能善其事也蓋將帥得人必由朝廷主帥雖能必賴人心悅服此詩首從軍士歡欣鼓舞而起文王之仁已見次言南仲亦由王命歸美上下詞義曲盡故周公以之爲法

有杖之杜有皖其實王事靡盬繼嗣我日日月陽止女心傷止

征夫遑止

興也皖實圓貌嗣續也陽十月遑暇也爲成役之言曰特生之杜有皖其實蓋一年之歲功成矣而王事

靡盬方繼續而無已時因念日月陽止之時其妻必思己而傷以爲征夫可稍暇也有杖之杜其葉萋萋

王事靡盬我心傷悲卉木萋止女心悲止征夫歸止

興也杖杜復生則春

又來而將暮而王事猶靡盬是以我心傷悲又念卉木萋止其妻悲念必以我爲將歸

陟彼北山言采其

戎役無戰陳之勞特久別家庭思親念室情所必至此詩故詳敘之若曰爾之所懷如此我固知之特遣戍有萬不得已者非故使

爾違色養而久別離也後世瓜而不代甚且如秦之勝廣然後歎先王慮之周而法之善

杞王事靡盬憂我父母

反滿以

檀車幪幪四牡瘠瘠征夫不遠賦

檀木堅宜為車幪幪敝貌瘠瘠罷貌承上言女心傷悲望己之歸非但私情也有父母在故急欲其歸養因言己陟山采杞以望父母而憂遙憶父母之憂子彌甚必曰為時既久檀車亦敝四牡亦罷矣征夫當不遠而將歸蓋揣其思親而又揣其親之思己先王曲盡人情可以感泣臣下矣匪載匪來憂心孔疚音期逝不至而多為

恤卜筮偕止會言近

音記

止征夫邇止

賦也載裝疚病逝往恤憂偕俱會合也此承上章言

父母思己之久不見其束裝而來憂之甚病至於過期而猶不至則百端交集矣於是卜與筮俱作以占來否而其繇告曰征夫近矣於是父母信之以為征夫果邇止矣蓋無可奈何聊以自慰成者思至於此其情悲矣而上之人知之曲得其狀若此非聖人而能為是乎

杜四章章七句

此勞還役而探其未還之思以慰之

附解此詩朱子作室家思役者之詞

折衷作戍役思家念己之詞甚優敬從之首二章先言其妻思

己後二章乃言其親思己豈故倒置哉女心之傷悲正爲其有父母在欲征夫歸而侍養耳不然苟無父母王事靡盬乃其職分秦風之婦人尙知胡然我念制其私情而文武之民乃溺情忘義哉詩於妻之思己僅言時物變態女心傷悲而於父母則曲揣其車敝馬罷孔疚多恤至假之於卜筮以曲狀其癡情先王能體人子之心是以人子皆能移孝以作忠也至鄭氏謂遣將帥及戍役同歌同時欲其同心反而勞之異歌異日殊其尊卑記曰賜君子小人不同日其說亦善也

南陔

序曰孝子相戒以養也此與下篇白華華黍皆笙詩毛公以其無辭升魚麗以足鹿鳴什數而移此於下

篇之首朱子依儀禮正之是也或疑三詩相比而什何析之然什之爲言特因簡篇太多以十編次則此三詩之析

乃傳習者之誤亦無關大義損益仍之可也

鹿鳴之什十篇一篇無辭四十六章二百九十七句

白華之什二之二

白華

序曰孝子之絜白也

華黍

序曰時和歲豐宜黍稷也

附解以上三詩皆笙詩本有辭而亡之毛公爲其無辭升魚麗以足鹿鳴之什而附三詩於後朱子依儀禮正之今從之惟以爲有聲無辭殊非按鄉飲酒禮升歌三終歌鹿鳴四牡皇華鼓瑟和之歌瑟既止笙入堂下磬南北面立奏南陔白華華黍以磬節之所謂笙入三終也笙磬既止堂上歌魚麗堂下笙由庚堂上歌南有嘉魚堂下笙崇北堂上歌南山有臺堂下笙由儀所謂閒歌三終也由是合樂堂上堂下笙磬竝

作歌周南召南工歌關雎笙以鵲巢合工歌葛覃笙以采蘋
合工歌卷耳笙以采蘋合所謂合樂三終也夫笙歌相閒皆
有樂章聖人豈以有聲無詞之空名寄之雅中乎且旣無辭
矣竝南陔白華華黍之名義於何而起善乎郝氏敬之言曰
詞生於心聲託於器凡樂由心生聲由詞生有詞然後有聲
聲無詞不成章若笙自爲笙歌自爲歌一歌閒一笙風雅頌
之歌三百卽合有三百笙奚獨南陔白華五六篇朱子又謂
儀禮於鹿鳴四牡以下曰歌於南陔白華華黍曰笙曰樂曰
奏而不言歌以此爲有聲無詞之徵然鄉飲射亦儀禮也云
奏騶虞貍首而騶虞有詞亦云奏國語稱金奏肆夏樊遏渠
肆夏卽時邁樊遏爲韶夏卽執競渠爲納夏卽思文皆有詞

而皆云奏則奏亦詞也南陔白華之名卽九夏之類而獨無
 詞乎又周禮籥章以籥吹豳亦猶笙吹南陔白華華黍也豳
 有詞而此獨無詞乎禮記文王世子明堂位祭統升歌清廟
 下管象象卽維清也管有詞而笙獨無詞乎謂歌有詞可歌
 笙有腔譜無詞愚謂有腔譜則腔譜之音自成詞腔譜所以
 調詞也王者作樂頌功德未有有腔無詞之樂所謂鼓瑟而
 歌者手彈口和故曰歌口吹而詞奏乎其中故曰笙曰樂曰
 奏序謂其詞亡者是也此說甚明合樂三終孔穎達謂工歌
 關雎葛覃卷耳笙吹鵲巢采芣采蘋近是而朱子謂當從賈
 公彥夫合樂者堂上堂下笙磬同作也三終則二南六詩三
 奏若第歌而不以笙磬和之則不得爲合矣朱氏載埴亦以

孔氏爲非殊謬又鄭康成始未見毛詩註儀禮謂今亡其義
去聞後得毛傳乃云亡於戰國及秦之世而於六月序又云
南陔廢則孝友缺白華廢則廉恥缺華黍廢則蓄積缺是不
得不以儀禮註疑詩箋矣然康成解南陔三詩之義冰亦未
合愚詳味升歌笙歌閒歌之禮及夫子關雎之亂洋洋盈耳
之言知先王制禮自有深意升歌之詩所以教忠笙歌之詩
所以教孝閒歌之詩所以明上下交而時物順成至合樂三
終則以明二南爲風化之原頌聲所由作而以此爲亂欲人
體之也夫子洋洋盈耳之歎非特幸其音之猶存亦以幸其
義之不沒奈書缺而傳又復亂之聖人之意遂隱矣識者玩
之

古人食必以樂至燕饗尤備樂備禮此下三言皆賓主相頌之詞而其言有序此章初燕之時故但美其飲饌之豐下章乃承出嘉賓而敘其相樂南山有臺則詳其光於邦家為民父母頌以德音而祝其黃耇保艾蓋燕饗之樂由平日以德相與之深非後世口腹之流所得藉口也

魚麗于罍鰾鯨君子有酒旨且多

賦也麗著也罍以曲簿為符而承梁之空者也鰾揚也今

黃頰魚似燕頭魚身形厚而長大頰骨正黃魚之大而有力解飛者鯊鮪也狹而小常張口吹沙故又名吹沙君子指主人言

罍之取魚甚逸而麗罍者則大如鰾小如鯊皆有可知物產之豐矣君子以之燕賓而其有酒又旨而且多蓋由仁民之政及

於庶物乃得有如魚麗于罍鰾鯨君子有酒多且旨

賦也鰾元禮也圓長

而斑點有七點作北斗之象夜則仰首北拱有自然之禮故從禮鰾獨甘可食有舌鱗細有花文一名文魚與蛇通氣多且旨

適口魚麗于罍鰾鯨君子有酒旨且有

音以○賦也鰾額白魚也有常有字指曰鰾鯨

其性浮鰾鯨其性沈而罍則寡婦之笱其用功寡又以待魚之自至今麗罍者沈浮大小美惡與其形色之異具有則餘物盛

多可知物其多矣維其嘉矣

賦也此承上而推廣言之物謂水陸之羞多恐不精擇其嘉者而用

之物其旨矣維其偕矣

賦也物欲其旨恐味偏勝而不和乃又偕矣

物其有矣維其

時矣賦也物欲其有恐強求之而違性乃又時矣

魚麗六章三章章四句三章章二句

此燕饗賓客而美主

物產繁昌由於仁政翔洽雖美其
穀飲而實以美其德不徒口腹也

由庚

序曰萬物得由其道也鄉飲酒
禮堂上歌魚麗則堂下笙由庚

南有嘉魚烝然罩罩君子有酒嘉賓式燕以樂

興也南謂江漢
之閒嘉魚鯉質

鱗肌肉甚美出於河南之丙穴烝眾也罩筐也所以籠魚者
罩罩以罩罩之也言南方有嘉魚則羣然罩之矣興國中有賢
人則多方求之是以君子有酒惟賢者相與式燕以相歡南有嘉魚烝然汕汕君子有酒嘉

賓式燕以衍

興也汕櫟也爾雅作巢今之撿苦范處義曰恐魚
逸則罩之使入恐魚伏則汕之使出衍樂之甚也

陸佃曰君子求賢上籠之如罩下撿之如
汕君子誠於求賢故賢者樂之而醉飽

南有樛木甘瓠纍之

君子有酒嘉賓式燕綏之

興也甘瓠瓠之甘者樛木下垂而甘
瓠纍之君子誠於好賢而賢人附之

其情固結而不解綏安之而不去也傳
曰苦瓠不材於人甘瓠以明其材也

翩翩者騅烝然來思君

子有酒嘉賓式燕又

音肆興也騅孝鳥思語詞騅鳥翩翩來集
甚眾興君子多賢故式燕無已極言

其禮意之
遞加厚也

南有嘉魚四章章四句此燕賢者而樂其相與以有成也。蓋人君勞於求賢而逸於任人。

求賢無已賢者畢集則明良相慶其燕樂如此

崇止序曰萬物得極其高大也鄉飲酒禮堂上歌南有嘉魚則堂下笙崇止

南山有臺北山有萊樂只君子邦家之基樂只君子萬壽無期

興也臺夫須謂匹夫所須可為衣不可為笠編之為衣若甲斐而垂萊藜也爾雅作釐葉香可食兗州人烝以為茹曰萊烝

基本也言其為國育材如山生草南山有桑北山有楊樂只君

子邦家之光樂只君子萬壽無疆興也桑楊之用至博其材可

國用故為邦家之光榮南山有杞北山有李樂只君子民之父母滿以樂反

只君子德音不已興也杞樹如樗一名狗骨承上二章言其興賢育材如此而平日尤能愛民如子故其德

音不已也杞李可食之物南山有栲北山有杻樂只君子遐不

眉壽樂只君子德音是茂興也栲山樗可為車輻杻櫪也可為弓弩幹遐何也承上德音不已而言

山有栲櫨利用而堅久此樂只之君子何有
不睂壽者是以祝其德音日新月盛於無窮南山有枸北山有

楸樂只君子遐不黃者音占樂只君子保艾爾後音虎興也枸

白楊有子著枝端大如指長數寸噉之甘美如飴八月熟亦名
木蜜木餕實形卷曲核在實外亦名白石木石木實人君燕食
之差楸鼠梓木理如楸亦名苦楸黃耆老人髮黃而面凍梨色
如浮垢也保安艾養也此承父母而言枸登於羞俎楸利於梁
棟此樂只之君子何有不黃耆者乎因祝其長保子孫首二章
之祝壽願之也有是德宜有是壽末二章之祝壽必之也既有
是德斷無不得是壽篇中取
興草木皆就目前食物而言

南山有臺五章章六句此燕飲嘉賓而祝其壽且美其德也

附解序樂得賢也毛氏曰得賢則能爲邦家立太平之基蓋魚
麗嘉魚賓頌主此章主頌賓諸侯世守以承天子之化君燕
樂而願望之如此當年本燕羣侯之詩其後通用於上下或
疑萬壽二字不知萬壽猶言多壽與俗稱萬福同非如後世

專以爲美天子之詞也臣祝君以萬壽君亦祝臣萬壽所以爲相得之盛鄉飲酒用之亦以明興賢育才之意爲已仕與未仕者勸或謂嘉賓美主人或又以爲臣頌君然鄉飲酒以燕賓不應自爲頌祝自當以序爲正也

由儀

序曰萬物之生各得其宜也鄉飲酒禮堂上歌南山有臺堂下笙由儀

附解笙詩六篇有詞而亡之說已見華黍乃或謂詩三百十一篇而史記孔子世家云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漢書藝文志亦曰凡三百五篇王吉以三百五篇諫龔遂曰誦詩三百五篇人事浹王道備則餘六篇爲無詞之詩有明徵不知史記漢書及諸人所言皆旣亡之後所見而非先秦古本也若據三百五篇之言以證六詩無詞則孔子曰詩三百誦詩三

此章與下章
若相酬答之
詞故當從
欽定折衷作
諸侯受賜而
美天子乃字
字有著落其
情文斐亶亦
足見忠愛至
誠之概也

百執以論今竝五篇不將爲贅乎鄭康成始註儀禮未見毛
傳故曰其義未亡及得毛傳乃曰六篇亡於戰國及秦之時
後未及改正儀禮註朱子據以言經亦考之未詳矣而諸儒
必附和朱子又不可解

蓼彼蕭斯零露漙漙兮既見君子我心寫

音暑

兮燕笑語兮是以有

譽處兮

興也蓼長大貌蕭蒿之香者漙露潤貌鄭康成曰君子天子
也以德稱曰君子寫抒也譽聲譽處安也諸侯既見天子

而賦之言蓼彼蕭斯微物耳而零露漙漙兮君子之恩澤及人何
異於此我是以既見君子則得以抒誠於上而且天子略分言
情與我燕樂笑語是以諸侯蒙
獎借而保有名譽安其職也蓼彼蕭斯零露漙漙既見君子

爲龍爲光其德不爽壽考不忘

興也漙漙露蕃貌龍寵也光榮
也爽差也又言零露漙漙被於

蓼蕭光瑩被潤既見君子則龍光無有不周蓋王者以一德視
諸侯無彼此厚薄之異其至仁至公如此宜其壽考而不可忘

也蓼彼蕭斯零露泥泥

音彌

既見君子孔燕豈弟宜兄宜弟令德

壽豈

興也泥泥露濡而厚孔燕燕禮甚厚豈樂弟易壽豈壽而

思亦然既見君子燕禮甚厚一出以至誠和樂之心而凡諸侯

之為兄弟者尤有以宜之蓋由其令德性成篤於親親固宜其

壽而且豈也上章言其德不爽是待之一體然諸侯之中固有

誼屬親親九宜厚者故又言此乃見同仁之中亦寓篤親之意

無兼愛也蓼彼蕭斯零露濃濃既見君子儻革沖沖和鸞雛雛萬

之弊也福攸同在軾曰和在衡曰鸞雛雛和聲攸所也同聚也蓋天子

既燕諸侯而錫之以車馬故言露零蓼蕭潤澤加厚與天子既

燕而又錫子恩澤甚濃賜之車馬儻革則沖沖和鸞則雛雛是

萬國諸侯受福所同也采菽之詩曰君子來朝何錫予之雖無

予之路車乘馬韓奕之詩曰王錫韓侯簞茀錯衡儻革金厄即

其事也

蓼蕭四章章六句

諸侯朝天子喜於燕賜而賦此詩

附解序澤及四海也蓋謂天子恩及諸侯四海諸侯無不被恩

未為大失而朱子謂其臆說淺妄改為天子美諸侯蓋從傳

說然於各章詞義俱不穩貼今從

折衷而又條析其本義如右至左傳宋華定來聘享之爲賦蓼蕭則節取其語以美華定非謂來朝可以受寵福也華定弗知又不答賦昭子曰燕語之不懷寵光之不宜令德之不知同福之不受將何以在其分解各章文義亦祇斥其無知非謂受魯之福不可據以明此爲天子美諸侯詩

上章諸侯以露零喻恩膏此卽借其言而答之言此露匪陽不晞

湛湛露斯匪陽不晞厭厭夜飲不醉無歸興也湛湛露盛貌陽夜飲私燕也楚茨之詩曰備言燕私儀禮燕禮宵則兩階及庭門皆設大燭言湛湛之露非至曙不乾興厭厭之夜飲不醉無歸蓋天子畱諸侯夜飲湛湛露斯在彼豐草厭厭夜飲在宗載以盡其私恩其言如此考興也豐茂也禮夜飲必於宗宗宗宮蓋路寢之屬燕禮膳宰具官饌於寢東是也考成也劉瑾曰在宗室而成燕禮言豐草深茂而湛露在焉興室深邃而夜飲宜焉可以期其成禮而後歸蓋諸侯不敢當夜飲必辭讓焉而天子畱之盡歡故其詞

子有德而可
親飲之於宗
親如股肱其
平日既有令
德久飲而有
令儀今日之
樂不為靡也
其詞亦曲折
盡致矣

如湛湛露斯在彼杞棘顯允君子莫不令德音的○興也陸佃
令德謝枋得曰顯者其心明達允者其心忠誠此燕久而賓益
恭故君子美之也言湛露在彼杞棘而杞棘能勝之不為靡也
興此顯允之君子飲多而不亂德故莫不令德蘇氏轍解
折衷引之將言其無不醉故以豐草言將言其醉而不亂故以
杞棘言其桐其椅其實離離豈弟君子莫不令儀興也陸佃曰
況令儀離離垂也令儀善其威儀蘇轍曰椅桐實繁而枝不拔
君子雖醉而儀不亂黃樛曰上之所以繩下者愈寬而下之所
以自繩者愈嚴此所以為盛時也

湛露四章章四句天子燕諸侯而道其殷勤喜其有禮也

附解鄭康成以二章為燕同姓三章燕異姓四章燕二王後蓋
泥於在宗之言然儀禮燕禮有宵設燭之禮則夜飲亦所時
有但非常之恩臣不敢當必讓之而君不許故首二章道其
畱款之意期於必醉成禮及燕畢而喜其令德令儀則美之

止鄭重彤弓
及饗禮用大
樂而受賜者
之賢可知其
曰一朝云者
恩加於一朝
而相信則在
平日故曰右
也壽也

章意甚明箋說不可從也春秋傳甯武子曰諸侯朝正於王
王宴樂之於是賦湛露蓋必如詩之所咏而後爲君能樂臣
臣能樂君也宗或以爲宗廟然燕禮不於宗宗不必定指宗
室人君內室卽稱宗室猶言宗宮耳

白華之什十篇五篇無辭二十三章百四句

彤弓之什二之三

彤弓 昭兮受言藏之 我有嘉賓 中心貺之 鐘鼓旣設 一朝饗之
賦也彤弓朱弓也昭弛貌受弓人獻而受之藏之以待有功不
輕與也嘉賓諸侯貺與也中心貺言其誠鐘鼓大樂也用大樂
者饗於廟饗大飲也周語曰王饗有體薦公當饗是也一朝禮
成於朝也劉彝曰湛露燕也彤弓饗也燕以示慈惠故至夜而
不爲過所以致其厚也饗以訓恭儉故終朝而卽成禮所以致
其敬也言彤弓慎重而藏之不敢輕以與人今旣有嘉賓則中
心誠而與之且不徒與也必於彤弓昭兮受言載祭音之我有嘉
大廟之中隆以養禮而厚之

賓中心喜

去聲

之鐘鼓既設一朝右

音意

之

賦也載抗之也載於弓檠抗弓體使正言藏之

謹也喜悅也悅其有功右尊也古人以右為尊言待之以賓禮也

彤弓昭兮受言橐之我有嘉

賓中心好

音丑

之鐘鼓既設一朝醕

之

賦也橐韜也韜於弓衣使色常新言藏之密也好愛

也言不止喜其功實愛其人醕厚也主人獻賓賓酢主人主人又酌自飲而遂酌以飲賓交勸為歡故為情之厚也

彤弓三章章六句

之

諸侯有功天子賜之弓矢而以此詩樂春秋傳曰諸侯敵王所愾而獻其

功王於是乎賜之彤弓一桂曰王制所言謂天子

一彤矢百旅弓矢千以覺報宴胡子命諸侯征伐故賜弓矢以將王

靈耳春秋傳所載皆諸侯有功賜之彤弓以旌伐功非謂既賜即得專征也呂東萊曰不敢輕與之則必以誠與後

世武庫兵賜弄臣朝鐵券而暮屠戮者異矣

菁菁者莪在彼中阿既見君子樂且有儀

音俄○比也菁菁盛也莪蘿蒿即角蒿也

生澤田漸洳之處葉似邪蒿味香美似萋蒿大陵曰阿中

而細科生三月中莖可生食蒸食阿阿中也君子師儒也儀禮也言

莪本澤生而在中阿喻凡民之秀來自田間既見君子皆樂其教化而敬其有儀如莪之菁菁盛也周禮保氏掌教六儀祭祀

辟讎造士必得名師乃人得之所以盛才之治之所而至此詩樂見君子而云

我心喜休比
於百朋之錫
盛先王興賢
育才之雅意
重託於師儒
改其流連反
復如斯也

賓客朝廷喪紀軍旅
車馬之容儀蓋指此
菁菁者莪在彼中沚既見君子我心則喜
比也莪在沚中資其灌溉比士在泮宮受其教澤君子之教人
也樂且有儀如此故天子見之而喜喜其能為國家育才也
菁菁者莪在彼中陵既見君子錫我百朋
言其多莪出沚而在陵以比選造之士進而在位君子之善教
如此則國家收得人之效故天子喜之言所以錫我者不啻百
朋之汎汎楊舟載沈載浮既見君子我心則休
多矣汎汎楊舟載沈載浮既見君子我心則休
沈載浮無定也休安而樂之也此乃總承而歎美之言楊舟汎
汎浮沈無定以比人才新進成敗未可知天子蓋常憂念焉既
見君子則以師道得人
賢才易就心樂而休也

菁菁者莪四章章四句

折衷曰天子視學
而燕師儒也

附解序樂育才也自漢唐以下諸儒皆從之朱子始亦從序說
而後改為燕賓客之詩然燕飲經無明文攷文王建豐水之

辟離而詩歌之曰於樂辟離武王建鎬京之辟離而詩詠之
曰無思不服成王繼治禮樂明備造士之法王制具詳育才
之盛蔑以加矣此詩雖未定其何王之作而與上諸詩比類
當是周公相成王時所定之樂故從詩義

折衷之說又按莪即蘆蒿蒿之為言高也蒿類甚多爾雅曰繁
之醜秋為蒿言春時各有種名至秋老成通呼為蒿皆入藥
品此章莪蒿即角蒿于以采繁之繁白蒿也食野之蒿為蒿
蒿即本草草蒿也匪莪伊蒿為牡蒿即本草馬先蒿也蒿易
繁生比人才之易成

六月棲棲戎車既飭四牡騤騤載是常服玃狁孔熾我是用急

王于出征以匡王國

音役。賦也。六月建未之月周雖以子月為歲首民事皆用夏時也棲棲猶皇皇不

藏狁在西周盛時未嘗為中國患也厲王虐而始張

中一
之烈其
安之貌
車三闕
師之車
爲衣而
言當六
已而應
諒之
也
外攘文
餘以爲
也

安之貌戎車兵車也有五一戎路王在軍所乘二廣車橫陣之
車三闕車所用補闕之車屏車對敵自蔽隱之車輕車馳敵致
師之車飭整也駢駢強貌常服暑日之常服以韎韋爲弁又以
爲衣而素裳白鳥未戰時載之於車也獬豸北狄熾盛匡正也
言當六月之時而棲棲出師者以獬豸之患甚急是以王不得
已而應之司馬法冬夏不興師詩人知王匡國應敵故不怨而
諒之
也
比物四驪閑之維則維此六月既成我服
反
我服既成

于三十里王于出征以佐天子
賦也
四驪力與色皆齊也周官校人
凡軍事物馬而頒之閑習則法也習之使合法再言我服既成
者六月炎熱軍在道必服之天子知恤兵眾皆使備之也三十
里爲一舍古者軍行日三十里上章言王出師之意此章軍士
自敘也言比物而得四驪又皆閑習法度當此六月出師既成
我服即從容就道不失其常蓋軍實素強教之者
豫是以民喜而言王今出征願佐天子禦敵也
四牡修廣其

大有顓薄伐獬豸以奏膚公有嚴有翼其武之服
反
其武之

服以定王國
音役
賦也修身之長廣腹之充也顓首之大前
章四驪士卒之馬此將帥之馬也膚公大功有嚴

紀律嚴有翼陣法善其恭同武服軍事此言其軍紀之善也言
將帥所乘之四牡則修廣而有容以此伐獬豸而成大功中軍

節制而左右輔之則有嚴而有翼矣而且三軍皆各恭其獫狁

事號令嚴明眾皆用命以此禦狄而定王國誠有無難者獫狁

匪茹整居焦穫侵鎬及方至于涇陽織文鳥章白旆央央元戎

十乘以先啓行賦也茹度整居久駐也焦穫鎬方皆地名焦鎬

渭北織幟同鳥章鳥隼之章前軍所建白旆以帛爲旆後軍所

建中央鮮明貌元戎軍之前鋒啓行猶言啓程此乃正敍戰事

言獫狁不自量力大衆久駐焦穫而以其遊兵侵鎬及方深入

至於涇陽蓋欲致人而不致於人也我乃以奇兵勝之中軍堅

壘不動使前軍選鋒十乘先行而後軍戎車旣安如輕如軒四

繼發使之驚擾於是侵者還居者走矣

牡旣佶旣佶且閑薄伐獫狁至于大原文武吉甫萬邦爲憲賦也

安安詳輕車覆而前軒車卻而後凡車後望如輕前視如軒則

車平而安之至也佶壯健閑調逸大原山西太原蓋獫狁不一

類近大原者當其屬侵鎬及方時亦乘機侵擾大原故伐之承

上言以奇兵擾之而獫狁果驚而走我師乃不勞而驅逐之車

安馬閑矣於是勝兵伐獫狁之在大原者至於大原懼之使

走而不窮追所以然者由此時吉甫爲大將有文武全材文足

以綏眾武足以威敵

吉甫燕喜旣多受祉來歸自鎬我行永久

可以爲萬邦之法也

凡飲御諸友

音以

以魚鼈膾鯉侯誰在矣張仲孝友

音以○賦也燕天子燕之社福

燕而喜之賜予便蕃故多受社鎬獫狁所侵之地非鎬京御侍也諸友眾臣此乃言凱旋飲勞之事言吉甫奏凱而歸天子燕而喜之多受福社所以然者以吉甫來歸自鎬我師之行已久實有勤勞故也於是燕飲之際天子復命吉甫諸友侍之而饌則魚鼈膾鯉取其時珍不敢愛也而諸友之中其人爲何如孝友之張仲是其一焉而他可知矣蓋是時天子明聖方務修德以來遠人其侍從之臣莫非以孝友相先故卽張仲以例其餘而吉甫之賢又不特薄伐一事可想此詩人立言之純所以其雅也

六月六章章八句

宣王承厲王之亂能修明文武命尹吉甫禦狄詩人歌詠其事如此

附解整居焦穫侵鎬及方至于涇陽薄伐獫狁至于大原或謂鎬方在涇陽外焦穫又在其外大原更在焦穫外據漢書池陽屬左馮翊涇陽屬安定不應先至焦穫乃至涇陽非孔疏之說又謂大原爲晉陽是獫狁西來周師東出不知詩明言

上二承厲王之衰不得不振威以服敵非比文武盛

玁狁整居焦穫乃屯兵於此而以偏師侵擾他處非以次進兵之謂至薄伐至于大原又言聲罪致討之事非蒙上文一時事也元戎十乘先啓行以禦侵軼者矣而又從大原進兵以伐之蓋玁狁縣亘西北本非一處今山西沿邊皆其黨也上文明言侵鎬及方朔方在北言侵擾西北甚且至於涇陽見狄之強也不得疑周兵止卻其侵兵未嘗又伐玁狁自此篇至何草不黃鄭氏以爲變雅正變之說六經不言而康成始言之前人固有辨其非者矣其說已見鹿鳴篇首此詩毛氏謂王自親行鄭氏孫毓皆以爲王不自行當從孫鄭之說薄言采芑于彼新田于此菑畝滿以反方叔涖止其車三千師干之試方叔率止乘其四騏四騏翼翼路車有奭簟茀魚服滿北反

時文德素孚
不勞師旅故
其用眾至三
十萬而詩人
亦再三言之
美其能用眾
也尤重在方
叔之賢故各
章皆提唱之
而再言蒞止
再言顯允是
其所以戡亂
而成至治宜
王之明於低
人可知矣

鉤膺脩革

音棘。比而賦也。芑似苦菜，青白色，摘其葉，有白汁，肥可生食，亦可蒸爲茹，卽苦蕒菜。馬亦可食，用一歲。

曰：舊二歲曰新田。方叔宣王卿士，爲將者蒞臨也。兵車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又二十五人，將重車在後，凡百人，其車

三千，則三十萬眾也。蓋蠻荆以厲王之故，窺周微弱，故以大眾威之，使不戰而屈也。師眾也，干扞也，試肄也，聚眾而習，扞禦之

方訓練之也。率總率之，翼翼順序，貌路車戎車，夾赤貌，簞茀以竹，簞爲車蔽，魚服蓋以魚皮飾車，若魚軒之屬。鉤膺樊纓也，脩

革轡首也。言采芑，或此或彼，以比天子徵師，或於內采，或於外服，而三十萬眾方叔統之，馬閑車盛，軍容肅然也。薄言

采芑于彼新田，于此中鄉。方叔蒞止其車，三千旂旐，央央方叔

率止約軫，錯衡。

古音杭。

八鸞瑯瑯服其命服，朱芾斯皇，有瑯蔥珩。

古音戶。郎反。比而賦也。中鄉，民所居也。交龍曰旂，左軍所建。龜蛇曰旐，後軍所建。旂旐，央央五軍皆啓行也。約軫，以皮束轂。

錯衡，雜物以爲衡之飾。鈴在鑣，曰鸞。馬口兩旁各一四馬，故八鸞以三十萬眾而聞鸞聲。瑯瑯行有紀律也。命服，出率則王命

加等。朱芾，黃朱之芾。皇，鮮明。瑯瑯，玉聲。蔥蒼色。珩，佩首。橫玉也。言采芑中鄉，以比天子選兵於農，皆所素練之眾，而方叔馭以從

容卽領兵在道，冠裳佩玉，不易其常，則馭彼飛隼。古音之水，其師行有紀，而方叔之儒雅，亦可見矣。馭，彼飛隼，反與止協。其

飛戾天亦集爰止方叔涖止其車三千師干之試方叔率止鉦

人伐鼓陳師鞠旅顯允方叔伐鼓淵淵振旅闐闐比而賦也隼驚鳥一名雀

鷹今呼爲鶻戾至爰於也鉦鏡也鐳也鐳也伐擊也鉦以靜之鼓以

動之鉦鼓各有人而曰鉦人伐鼓互文也鞠告也將戰而誓告

之顯允不尙奇詭而昭信明義伐鼓進兵淵淵聲和不暴怒也

振止旅衆闐闐徐行聲也言飛隼戾天亦集爰止比王師猛疾

而亦安靜以三十萬衆而方叔率止鉦鼓齊集誓告詳明由方

叔顯允孚於衆人故軍衆安其德而服其制進兵赴敵鼓淵淵

而不聞暴厲振旅還軍旅闐闐而不聞躁蠢爾蠻荆大邦爲讎

動蓋其馭衆若寡實有將將將兵之才也蠢爾蠻荆大邦爲讎

方叔元老克壯其猶方叔率止執訊獲醜戎車嘽嘽嘽嘽

如霆如雷顯允方叔征伐玁狁蠻荆來威賦也蠢爾無知之貌讎敵也大邦猶言中

國齒德俱尊曰元老壯大猶謀也執訊執其爲首者訊問之獲醜獲其同謀之類嘽嘽衆也嘽嘽盛也霆疾雷如霆雷車聲也言蠻荆無知敢與大邦爲敵意實輕中國耳方叔元老而有善謀以三十萬衆方叔率之而能軍行有紀秋毫無犯執訊獲醜不勞而舉迨其班師歸朝乃聞戎車嘽嘽且也嘽嘽嘽嘽如霆如雷之盛以如是之衆師出以律勝敵而民不擾由顯允之方

叔足以示信於眾人是以蠻荆望風來服也

采芑四章章十二句

蠻荆背叛宣王命方叔征之軍眾而行有紀蠻荆迅服詩人歌詠之

附解此詩第陳軍容之盛而不及戰陣之事蓋蠻荆因厲王之亂謂中國微弱故敢背叛宣王欲以威威之使不戰而服故命方叔以三十萬眾征之第兵眾難將而方叔雍容儒雅紀律森嚴忠信昭著兵臨蠻荆荆果懾服投誠故詩人歌美之而篇中屢言其車三千方叔率止詳及出師振旅之事蓋非顯允而克壯其猶不能從容將眾如此先儒乃謂其車三千極言其盛未必實有是事又謂方叔嘗與於北伐之功是以蠻荆聞其名而畏服失其旨矣

折衷曰漢高雄才不過能將十萬秦之伐楚也王翦用六十萬

人始皇以為怯使李信將二十萬伐之不克卒用六十萬而後定項籍之戰垓下也淮陰侯將三十萬眾自當之楚兵來而少卻楚兵卻而復乘指揮如意卒困項王蓋皆祖方叔之餘智然方叔之用眾也期於不戰而服之不惟我師無鋒鏑之苦竝敵人亦蒙好生之德此則三代以上之將略非王翦韓信所能知也

我車既攻我馬既同四牡龐龐

古音龍

駕言徂東

賦也攻堅固同齊也毛傳曰宗

目車徒射獵
明會在道及
事細細描
寫無不周至

廟齊毫尚純也戎事齊力尚強也田獵齊足尚疾也龐龐充實東洛邑也言車攻馬同四牡肥壯乃往東都蓋其田賦足而軍

而天子明聖
諸侯肅恭及
軍容德教皆

非一日矣

田車既好

音丑

四牡孔阜東有甫草駕言行狩

賦也田車田獵

昭然可見至
音調之工氣
度之雅又其

之車好善也阜盛大甫草甫田之草宣王時屬東都畿內後乃為鄭所有也承上言既至東都將田以講武而有甫草之地可

得地也冬田曰狩此則舉以為田獵之統名耳

以行狩蓋田不時則傷農不地則害物故美其

之子于苗選徒

餘事羽獵長
楊視此風斯
下矣其餘久
何論焉

囂囂建旒設旒搏獸于敖

賦也之子有司也大司馬之屬夏獵曰苗錯舉與上狩同義選數也囂囂

聲眾盛旒以致眾故建之旒注旒於旒首也搏獸校勇也敖駕山名在榮澤縣西十五里此章言將狩而選眾肄武之事

彼四牡奕奕赤芾金舄會同有繹

賦也奕奕連絡散布之貌赤芾諸侯之服金舄

赤舄而加金飾時見曰會殷見曰同繹連屬不絕此

決拾既攸

弓矢既調射夫既同助我舉柴

賦也決以骨爲之著於右手大指以鉤弦拾以皮爲之著於左

臂以遂弦一名遂攸比也手指相比次調弓之強弱與矢之輕重相得也射夫諸侯之人同協也柴說文作棼謂積禽也凡薪

禽之積皆曰柴此言諸侯之人皆助天子出獵而閑習武事如此

四黃既駕兩驂不猗

於戈不

失其馳

古音陀

舍矢如破

賦也猗偏倚馳驅之法劉瑾曰五御之法三曰過君表五曰逐禽左即田車

之馳法舍矢如破巧而力也此乃總言天子射御諸侯亦同射獵而安詳有法從容命中如此蕭蕭馬鳴悠悠

旆旌徒御不驚大庖不盈

賦也蕭蕭悠悠整暇之貌徒步卒御車御驚喧譁大庖君庖不盈取之有

度也古者田獵獲禽面傷不獻踐毛不獻不成禽不獻擇取三等自左膘而射之達於右隅爲上殺以爲乾豆奉宗廟達右耳

本者次之以爲賓客射左脾達右肱爲下殺以充君庖每禽雖多擇取三十焉其餘以與士大夫習射於澤宮者是以獲雖多而不盈也此言其旣田之後軍容整肅寂然無譁惟聞馬鳴之惟見旆旌徒御不驚擾君庖不充盈禮法嚴而仁儉昭矣

子于征有聞無聲允矣君子展也大成

賦也允信展誠也此總言其自始至終但聞其

師之行而不聞其行之聲紀律整嚴恩信昭著信乎其爲君子而爲德業之大成也

車攻八章章四句

周公相成王營洛邑爲東都以朝諸侯周衰禮廢宣王修明德政復會諸侯於

洛因肆武而田詩人美其事如此

附解周都去山東諸侯遠巡狩之典難以常行諸侯來朝道里

不均周公故營洛邑爲東都天子時往而諸侯就朝之則巡

狩無煩供億述職無庸遠行甚爲盛典洛誥曰其自時中又

萬邦咸休此之謂也夷厲以來久廢不行宣王興復舊制而

平日養教有方臨時軍紀修明至諸侯悅服之心士眾材力

之美天子穆然諸侯肅然始終秩然此詩無不備見信乎中興之盛烈也晁氏乃謂周公意欲遷洛成王卒不果遷車攻之詩宣王欲成周召之志惜夫宣王亦不果遷至平王遷而周衰其說謬甚矣又曰宣王嘗狩于岐石鼓之詩亦偉而夫子弗錄得非岐之狩爲常而東都之狩非常乎不知田獵本非異事東都之狩乃以厲王之亂王靈不振諸侯不無疑貳宣王旣修文武之政乃選車徒以行狩靖彼攜貳之心而此詩言諸侯來會者工於射御助我舉柴則其平日誠服修文飭武已非一朝故爲中興規模下篇吉日之詩卽岐陽之狩也石鼓文義安能及此詩之詳盡與音調之諧和前人以爲宇文氏之物良然而韓昌黎倡言貴之後人遞相稱述好奇

而不酌理反矯云孔子西行不到秦故未採錄之真庸妄之

見矣

吉日維戊

音壯

既伯既禱

音斗

田車既好

音丑

四牡孔阜升彼大阜從

其羣醜

祭馬祖也

戊剛日也內事用柔日外事用剛日伯說文作禱

也醜類也

羣醜獸之羣分類者升大阜而從之試馬也既禱而又試之慎之也

吉日庚午既差我馬

音姦

獸之所同麇鹿麇漆沮之從天子之所

賦也庚午亦剛日差分其等次同聚也麇

北鹿麇麇多也漆沮二水名漆水自同官縣東北來經華原縣合沮水沮水出北地郡直路縣東自子午嶺出下合榆谷慈馬

等川遂爲沮水至華原縣合漆水二水在周西都畿內涇渭之北所謂洛水自延韋流入酈坊至同州入河周禮所謂雍州其

浸渭洛并河南之洛順合曰從言天子從漆沮既合之地而田獵以從天子

瞻彼中原其祁孔有

音以

儻儻俟俟或羣或友

音以

悉率左右

音以

以燕天子

賦也中原原中祁大也儻儻疾

走俟俟徐行也獸三曰羣二曰友左右軍士也田獵之法作圍

田以習武事而又以供賓祭之需若素無教化則豈張陵競之風作矣此詩敘得整肅和雅其民氣之靜可見不似後人鋪張揚厲但取華麗而已

田獵之法率左右而其効其材
以樂天子則有勇知方可知矣
既張我弓既挾我矢發彼小豝
殪此大兕以御賓客且以酌醴
賦也發發矢豝豝也言能中微又
能制大中微巧也制大力也御進也
齊坊記曰醴酒在室醢酒在堂是也
言所獲之禽不止燕賓客且以奉
宗廟也

吉日四章章六句

宣王田獵講武民安其教詩人美之
蓋周家寓兵於農田獵講武所以修軍

實昭忠信而賓祭之用資焉厲王中衰宣王修明政紀民
附國強上篇美其東都會同見外藩之所以服此篇美其
畿內田獵見內政之所以修而愛戴之誠
恩威之洽具可觀焉故為田獵之雅也

鴻雁于飛肅肅其羽之子于征劬勞于野

神與反

爰及矜人哀此

鰥寡

古音古○此而賦也大曰鴻小曰雁肅肅羽聲之子流民
征行也劬勞病苦矜憐也老無妻曰鰥老無夫曰寡以鴻

雁于飛肅肅未集比流民轉徙劬勞未已爰及父子兄弟
離散並其家有可憐之人皆不暇顧如鰥寡是是可哀也鴻雁

于飛集于中澤之子于垣百堵皆作雖則劬勞其究安宅

音鐸比

此救荒之詩也首章拯民之苦九重鰥寡次章百堵皆作以工代賑末以恤哀鳴者為哲人否為愚人播

之樂章所以
發人主哀矜
之意者爲至
焉

百官待漏而
一人燕安匪
特廢事亦無
以諒臣下之

而賦也中澤澤中一丈爲板五板爲堵板廣二尺究終也此言
以工代賑安集流民之法蓋救荒老弱婦女殘廢則賑之丁壯
任之以工鴻雁集于中澤則得所矣比流鴻雁于飛哀鳴嗷嗷
民築室爲堵則得安居雖暫勞而終逸也
維此哲人謂我劬勞維彼愚人謂我宣驕比而賦也哲人賢君
宣示也謂示民以驕
蹇之習言鴻雁未得所止則哀鳴嗷嗷流民未得所安必怨望
于上惟賢君則知民之劬勞急爲安集若玩視民瘼之愚人則
不以爲劬勞可憫而且謂長
民之傲蓋宣王以戒羣臣也

鴻雁三章章六句

天災流行國所時有宣王遇災
安集流民而爲此詩以戒羣臣

附解此詩諸家皆本序說謂美宣王是也惟以之子爲使臣殊
謬朱子用序說而謂流民自爲此詩若然則此詩當爲風而
非雅今正之

夜如何其夜未央庭燎之光君子至止鸞聲將將

賦也其語詞
央中也庭燎

大燭也諸侯將朝則司烜以物百枚并而束之設於門內君子
諸侯也將將車行鸞鑣聲王將視朝惟恐晏起故不安於寢而

子之至止而驚心向晨一片憂勤故人宜為萬世君之法

喪亂之後新君整肅乾綱明斷固宜第患其發之太

度曰夜如何乎尚未央乎然而庭燎
已有光矣朝者至而鸞聲將將矣
夜如何其夜未艾庭燎晰

晰音制君子至止鸞聲噦噦賦也艾盡也晰晰小明天將曙則火光微噦噦車止而聲徐也夜如

何其夜鄉晨庭燎有輝音薰君子至止言觀其旂音芹○賦也鄉晨近曉也輝火

氣天將明則見火煙觀其旂辨色也

庭燎三章章五句宣王警於晏起而作

附解序曰美宣王也列女傳曰宣王嘗晏起姜后脫簪珥待罪

於永巷宣王感悟於是勤政以成中興之業然則此詩蓋宣

王自警之詞而夫子以為得人君勤政之體故列之於雅也

若以為美宣王之詞經文語義轉多不合

沔彼流水朝宗于海音喜歟彼飛隼載飛載止嗟我兄弟邦人諸

友音以莫肯念亂誰無父母滿以反○比也沔水流滿也諸侯春見天子曰朝夏見曰宗水流歸海猶

驟或不先訓
戎使之改過
此詩委婉勸
戒明知其弊
不遽加刑威
而導之以情
諭之以法示
之以敬誠忠
厚之詞仁義
兼盡者也

諸侯朝天子也我宣王自謂兄弟同姓諸侯邦人諸友異姓諸
侯大夫言流水當朝宗於海飛隼飛止有常比諸侯拱衛天子
有威當戢今內外臣工莫肯念亂抑思誰無父母乎沔彼流水
國不寧家何以保當同獎王室忠君即所以孝親也

與隼其流湯湯歟彼飛隼載飛載揚念彼不蹟載起載行心之
憂矣不可弭忘

止也言諸侯盛強不知斂戢我心憂其不久蓋宣王曾戒諭
之而諸侯狃於故習不知斂戢故此又申警之欲其速改也

彼飛隼率彼中陵民之訛言寧莫之懲我友敬矣讒言其興也

率循也中陵不高不卑中正之地喻諸侯之循分者訛僞懲警
也言飛隼率彼中陵如諸侯安其職分而民猶或訛言謂其不
靖寧不以之爲戒而小心敬慎我友邦果皆
敬矣讒言其猶興乎戒其忠敬而免嫌疑也

沔水三章二章章八句一章六句

厲王虐而被出共和代
治諸侯多不靖宣王興
作此以
諭戒之

附解序規宣王也毛鄭以下皆從之朱子改爲憂亂之詩然核

即爲朱子謂必陳善納誨之詞而發明詞義殊欠允協愚按
宣王中興賢臣如吉甫輩相望於冊固多世臣豈無拔自草
茅得諸流俗者哉苟非賢士贊襄宣王亦安能成中興之業
此詩卽其求賢之詩也蓋殷殷求賢恐羣下拘於資格囿於
見聞故言賢士不自表暴人才不必求備冀其相汲引其言
深得求賢之道故夫子錄之通篇全用譬喻不露正旨是以
後人無從測識然細玩詞義相承之意固顯然可知康成解
鳴皋魚潛四句最爲近之而餘復不合今爲疏通之至如諸
儒之說推廣詩意節取斷章亦各有見而非作詩者之本旨
則不可曲爲傳會也

彤弓之什十篇四十章二百五十九句

祈父之什二之四

官而告
勤以

養哀
而不傷

祈父子王之爪牙音胡轉予于恤靡所止居賦也祈與圻通祈父畿內司馬書曰

圻父薄違是也予兵士自謂爪牙鳥獸所用以為威軍士自喻也轉移恤憂也祈父役民無度而民怨之自言乃王爪牙胡移

我於憂恤之地使無止居乎祈父子王之爪士胡轉予于恤靡所底止賦也

爪牙之士底至也祈父亶不聰胡轉予于恤有母之尸饗賦也亶誠尸主也熟食曰

饗獨子無兄弟已從
征而母主饗殮也

祈父三章章四句厲王之時祈父虐用畿甸之民民怨之而作此詩夫子錄之以戒虐民者且以

見厲王虐
民之概也

附解序謂刺宣王而毛傳實之曰宣王之末司馬職廢姜戎為

敗其言蓋據史記而史記本於國語國語之言已不足信矣

其詞曰宣王即位不藉千畝虢叔諫之王不聽三十九年王

之語義多強細紬繹之乃宣王戒勸諸侯之詞也當厲王出
居於彘共和代理其時諸侯或驕恣或怠玩共和亦不能深
罪罰之日久習爲固然宣王卽位猶必多仍故態者王不遽
爲削地黜罪之舉而內修德政復爲此詩以勸戒諸侯首章
明君臣相依當思承父母世守之遺念亂以獎王室次章言
有驕蹇之輩不忠不靖必遭罪罰己不忍遽加以刑而實爲
之深憂使反側子聞而畏懼改行三章言訛言多云諸侯不
靖卽守法奉公尙多讒言況不小心供職勉之以敬詞意懇
切周至雖明明有賞罰必行之意而出以蘊含俾賢者感奮
不肖者悚然誠中興之明訓也

鶴鳴于九臯聲聞于野

神與反

魚潛在淵或在于渚樂彼之園爰

賢者聞望攸
隆而隱顯莫

測非殫心攻錯者靡由踪跡之此詩曲盡其旨矣

有樹檀其下維擇他山之石可以爲錯

比也鶴鳥名長頸疎身脚高頂赤身尾兩翼末

端黑白者秉金性爲上餘次之常夜半鳴聲聞入九里澤曲曰皋九皋九曲之澤言幽深也葦落葉錯礪石也言鶴鳴九皋而聲聞於野喻雖隱居而聲譽常昭也特其不求聞達見隱無常如魚或潛淵而或在渚有道則見無道則隱初無定居是以當殷勤物色之雖賢有大小不盡皆純然舍其所短取其所長不足爲病如彼園有樹檀其下維擇或大醇而小疵取檀而棄葦錄可以爲錯也蓋深明立賢無方之義鶴鳴于九皋聲聞于

天魚在于渚或潛在淵樂彼之園爰有樹檀其下維穀他山之

石可以攻玉

比也聞于天則不止野喻大賢在渚而潛淵喻已仕而或歸隱穀一名楮惡木也葦猶檀之葉穀則

惡木相參喻賢人溷於庸眾攻玉則不但可以爲錯且大有裨於君子矣

鶴鳴二章章九句

宣王求賢自輔而爲此以告羣臣使廣登進也

附解序誨宣王也蓋謂臣下納誨之詞鄭箋謂教宣王求賢人

之未仕者然人臣勸君求賢而隱約其詞不實力薦賢亦何

耶爲朱子謂必陳善納誨之詞而發明詞義殊欠允協愚按
宣王中興賢臣如吉甫輩相望於冊固多世臣豈無拔自草
茅得諸流俗者哉苟非賢士贊襄宣王亦安能成中興之業
此詩卽其求賢之詩也蓋殷殷求賢恐羣下拘於資格囿於
見聞故言賢士不自表暴人才不必求備冀其相汲引其言
深得求賢之道故夫子錄之通篇全用譬喻不露正旨是以
後人無從測識然細玩詞義相承之意固顯然可知康成解
鳴皋魚潛四句最爲近之而餘復不合今爲疏通之至如諸
儒之說推廣詩意節取斷章亦各有見而非作詩者之本旨
則不可曲爲傳會也

彤弓之什十篇四十章二百五十九句

其官而告
且動以
尸褻哀
矣而不傷
厚

祈父之什二之四

祈父子王之爪牙

音胡

轉予于恤靡所止居

賦也祈與圻通祈父畿內司馬書曰

圻父薄違是也予兵士自謂爪牙鳥獸所用以為威軍士自喻也轉移恤憂也祈父役民無度而民怨之自言乃王爪牙胡移我於憂恤之地祈父子王之爪士胡轉予于恤靡所底止

使無止居乎

祈父子王之爪士胡轉予于恤靡所底止

賦也

爪牙之士底至也

祈父亶不聰胡轉予于恤有母之尸褻

賦也亶誠尸主也熟食曰

褻獨子無兄弟已從征而母主褻殮也

祈父三章章四句厲王之時祈父虐用畿甸之民民怨之而作此詩夫子錄之以戒虐民者且以

見厲王虐民之概也

附解序謂刺宣王而毛傳實之曰宣王之末司馬職廢姜戎為

敗其言蓋據史記而史記本於國語國語之言已不足信矣

其詞曰宣王即位不藉千畝虢叔諫之王不聽三十九年王

師敗績於千畝據其言不藉千畝乃王初卽位事而以其不聽號公之諫後至三十九年乃以王師敗績於千畝爲匱神乏用之報何其謬哉考宣王中興吉甫申伯張仲韓侯之流贊襄致治使其終身不耕藉而猶能內安外攘理必不能若初卽位不藉而以遙遙三十九年後之敗績爲不藉之應尤屬不通此經所載六月車攻等詩非重農務本何以能然太史公本紀旣言宣王卽位二相輔之修政法文武矣而以不藉千畝爲十二年後事與國語顯背且旣法文武斷無不藉之事苟不耕藉卽無以致車攻吉日之盛是非彼此決不容誣故不藉千畝敗績姜戎乃詩書所不載吾儒以孔子刪定者爲宗而他矛盾者直存疑視之何可據以解經乎杜預云

介休縣南有地名千畝王師與姜戎在晉地而戰夫然則千畝非藉田矣晁氏曰天子藉田千畝非晉地夫然則千畝乃藉田之數非地名矣二說者均不能無疑焉謂千畝爲晉地則敗績之說可通而不藉不可通謂千畝爲藉田則不藉之說可信而敗績於千畝之說不可信國語史記皆以料民大原爲敗績姜戎之後大原與晉千畝相近則於義或然然宣王以中興聲靈平生所向皆克一敗於姜戎何以便計無所出况謂以姜戎之故至虐用爪牙之士致其怨恨而作此詩豈可信哉然則此詩果何爲作蓋厲王在位榮夷公之流虐用畿甸故軍眾作此也傳曰王虐國人謗王道路以目又曰榮夷公爲卿國人畔王則當時爲祈父者必爲夷公輩無疑

惟其平日虐民至爪牙之士皆怨故國人畔王莫爲扞禦而
太子靖匿召公家國人亦圍迫之至於召公以己子易之而
後免若非爪牙與百姓一心安能變亂至此王出奔彘周召
共和十四年而後宣王立夫子錄此詩以見厲王致亂之由
祈父畿甸司馬爪牙六軍之士故其音不列於風而列於雅
考成周兵制六軍之士出自六卿本應從軍特祈父不如法
而虐用之耳鄭康成謂征行之事例不取王爪牙之士指虎
賁司右之屬言然虎賁之士居守王宮舍守王閑近天子左
右祈父不能如眾虐用之孟子言武王之伐殷也虎賁三千
人以明聖王不尙戰陳且當時虎賁之士祇是護衛勇士後
周公制禮乃以爲王宮衛士官名此詩白文無虎賁字樣其

守道不屈之
以嘉客
其德誨
蓋曰百聖王
隆禮耆俊所
以養成一代
氣節也其詞
反復纏綿藹
然抑然之意
如見

云爪牙乃喻六軍之士衛天子如爪牙耳

皎皎白駒食我場苗

音

繫之維之以永今朝所謂伊人於焉逍

遙

賦也皎皎潔白駒馬之未壯者賢者所乘也場圃也苗菜茹之始生者繫絆其足維繫其鞫永久伊人賢者逍遙遊息也

言白駒食我場苗亦所不惜但使賢者稍畱即於心大快蓋愛其人因愛其駒畱其人先畱其馬也皎皎白駒食

我場藿繫之維之以永今夕所謂伊人於焉嘉客

音恪○賦也藿本作藿菽

之少者苗藿非飼馬之物形容不惜之意耳嘉客以客禮賓之暫客雖終當去猶幸其愈於即去也皎皎白駒與

反賁然來思爾公爾侯

音

逸豫無期慎爾優游勉爾遁思

賦也賁然

光采之貌謝枋得曰賢人所至山川草木皆有光采思語詞爾謂賢人慎戒也遁思去志言賢者若肯賁然來思則以爾為公

為侯極其尊榮不至勞以吏事逸豫無期矣又安見在朝之樂不如在野哉是以願其戒勿過於優游勉其遁思毋太忽置也

皎皎白駒在彼空谷生芻一束其人如玉毋金玉爾音而有遐

心賦也生芻新刈之芻言賢者終不可畱皎皎白駒已在彼空谷矣而且餽贈一無所受第取生芻一束秣駒而已是其人

品清純潔如美玉因又祝之曰爾高尙其志朝廷不相強屈然尙冀時誨德音以匡不逮毋金玉爾音而有遐心遂絕人以逃世也

白駒四章章六句

時有尙志不屈之士周王優禮慰留而作此詩○蓋求賢固不可不切而有一

於肥遯者亦不可不成其高尙也此人薄公侯而甘空谷朝廷禮慰之如是士安得不矜其廉節而勸於忠愛哉故以是爲凡留賢之雅章也

附解序大夫刺宣王也鄭氏謂刺其不能留賢然詩初無刺意朱子曰爲此詩者以賢者之去而不可留也其說是矣而亦以宣王晚年怠心一生小人乘閒用事觀祈父之詩則司馬非其人小人在位賢者不得志故留賢者而不肯留然細玩詩詞纏綿悱惻禮意優隆旣知其不可留而猶必曲致其留之之誠終美其人之如玉而未嘗以不肯留爲罪且惓惓於

後此之嘉言欲毋金玉爾音而有遐心可謂愛賢之至矣夫豈不能用賢之人所言哉如使宣王果簡賢棄禮矣而猶能爲此詩乎若謂詩人作以刺王王棄賢之事經又無明文乃以誤解祈父之詩竝誤解此篇烏乎其可漢高不屈四皓光武不屈子陵唐德宗之闇猶能優禮鄴侯當周盛時賢士如林有一等高尙之士如子陵輩不樂仕進朝廷禮而聘之堅辭不就因以此詩餞而燕之所以養成天下節義於無窮也此其詩所以爲雅而非風人諷刺之音讀者奈何不細味文義

黃鳥黃鳥無集于穀無啄我粟此邦之人不我肯穀言旋言歸

復我邦族

比而賦也穀惡木解見鶴鳴穀善也黃鳥蓋黃雀非黃鶯也鶯不啄栗喻有位之人無集于穀喻勿爲惡

諷有司虐民而第以鳥喻無集無啄

言此邦之人
不我肯穀亦
隱諷有司不
穀已當去耳
此詩人忠厚
善於諷諭之
法

無啄我粟喻無侵害此邦之人不我肯穀言爾若不善我當黃
即去非果人不容之也邦族父兄隱諭以當相親愛之意

鳥黃鳥無集于桑無啄我梁此邦之人不可與明彌郎言旋言

歸復我諸兄虛王反○比而賦也桑木之美者梁粟黃鳥黃鳥

無集于桷無啄我黍此邦之人不可與處言旋言歸復我諸父

比而賦也處安其身
諸父族中之尊者

黃鳥三章章七句時有賢而寓者見有司不臧爲此詩以
諷之作者亦有位之人故不爲風而爲

雅

附解序刺宣王也鄭箋謂刺其以陰禮教親而不至聯兄弟之

不固然於詞義牽強呂東萊謂宣王之末民有失所者亦屬

臆詞朱子謂未見其爲宣王之詩信矣而第云民適異國不

得其所故作此詩不知雅音皆朝廷之作此蓋賢者退位在

昏姻亞於宗族故孝友者必睦姻而富人澆薄往往厭棄貧親此詩所以可爲鍼砭也

家值有司不職作此以諷戒之若民間怨刺之作則當入於

風詩漢時賢士有司每延訪吏治本境賢士亦得獻可替否

蓋沿周俗之遺而夫子錄之亦以守土不賢正士早爲思避

民可知矣後世有司高自位置戒清議干擾於是延見吏民

長老問民疾苦之事寥寥則此詩之義隱矣

我行其野

神與反

蔽芾其樛昏姻之故言就爾居爾不我畜復我

邦家

音姑○賦也樛惡木也婿之父婦之父相謂曰昏姻畜養也言我行其野有樛焉雖惡木而蔽芾可以休息以昏姻

之故言就爾居則所望非特如樛之庇也我行其野

神與反

言采

其遂昏姻之故言就爾宿爾不我畜言歸斯復

賦也遂牛薺惡菜也似蘆蕒而

莖赤可淪爲茹滑而美俗謂之羊躡菜宿則暫於居言采遂尙可療飢今以昏姻之故言就爾宿而爾不我畜則言歸斯復而

已斯復復其舊業也我行其野言采其菑

古音方墨反

不思舊姻求爾新特誠

不以富

古音方二反

亦祇以異

賦也蓄惡菜商陸也華白者卽蓄赤者別名蔓茅河內曰蓰幽州曰燕蓰

其根正白可著熱灰中溫噉荒歲可蒸以禦饑特匹也承上言爾旣不我畜矣我雖家貧采蓄可以禦饑亦無須必求畜我但我與爾誼屬舊姻爾乃於舊姻全弗思念而別求爾之新特因歎人情厚薄誠不必在富者亦祇以其人異於刻薄之流則能恤昏姻也

我行其野三章章六句

時有富貴而不恤昏姻者其昏姻作此刺之

附解序刺宣王也鄭康成謂刺其不正嫁娶之數而有荒政多

淫昏之俗殊爲牽強朱子曰依其昏姻而不見收恤故作此

詩近之矣然以爲民適異國則非蓋古無不貴而富之人此

乃在位者不推解昏姻其人作此刺之其云言歸對就宿就

居而言祇是歸其家耳先王躬行仁義而又以孝友睦婣任

恤六行教民夷厲之衰斯道弗講故有此詩宣王中興修明

政教以其可風有位而存之夫子亦錄於宣王諸詩之列美宣王也前人未達其旨故謬爲之說今正之

宮室所以棲
止豈必故爲

秩秩斯干幽幽南山

古音

如竹苞矣如松茂矣兄及弟矣式相

樸陋但必有德者斯能不

好丑音矣無相猶矣

賦也秩秩齊也斯此也干水涯南山終南山
苞叢生而固也猶无也此章總冒頌禱之意

奢不飽久安而長子孫此

言此室之成取材於水厓山中竹取其堅者松取其茂者似續室之成也亦然居此室者必兄弟相好而無怨尤祝之也

詩詳言作室之美而首明

妣祖築室百堵西南其戶爰居爰處爰笑爰語賦也似嗣也妣祖猶言父母倒

兄弟式好屢
言君子攸芋

言就韻耳百堵言其多西南其戶在東者西戶在北者南戶舉西南以該東北也爰於也此下乃敍作室之事言嗣先人之業

攸寧是其所
以長保此室

而爲室居處笑語其中當鄭重砥行也

而生男女皆有發祥之兆

君子攸芋賦也約束板也閤閤上下相承也極築也蒙蒙杙聲除去也芋大也此言築牆之事言板築旣興無風雨

也其以爲考室之樂歌不

鳥鼠之害上下四旁無不牢如跂斯翼如矢斯棘如鳥斯革

亦宜乎

如翬斯飛君子攸躋躋也躋立翼勑也勑齊也勑也此言堂戔綏則有

急則直聾變聾知踊于也止言堂於益距

[illegible]

也言其規模嚴整如人之竦立而翼如其四隅廉正如矢

之耀而飛也是君子所升而聽事之所殖殖其庭有覺其楹噲噲其正噦噦其冥

君子攸寧賦也殖殖平正也庭寢之前庭覺高大而直楹柱也

皆完整是君子所以居之而安寧也下莞上簟乃安斯寢乃寢

乃興乃占我夢莫勝反吉夢維何維熊維羆古音波維虺維蛇音陀

也莞蒲席也竹葦曰簟羆似熊而長頸高腳猛憨多力能拔樹

虺蛇屬細頸大頭色如文綬大者長七八尺上文言室之制已

備此下乃為頌禱之詞此與下一章大人占之維熊維羆男子

之祥維虺維蛇女子之祥賦也大人卜之屬占夢之官也熊羆陽獸在山而強故為男子之祥虺

蛇陰蟲穴處而弱故為女子之祥朱子曰人之精神與天地陰

陽流通故晝之所為夜之所夢其吉凶善惡各以類至是以先

王設占夢之官其於天人相與之際察之詳而敬之至矣故曰

王前巫而後史卜筮瞽侑皆在左右王中心無為也以守至正

乃生男子載寢之牀載衣之裳載弄之璋其泣嗶嗶皇音朱芾斯

皇室家君王

賦也半圭曰璋皇大聲也朱芾三命以上之服皇猶煌煌也室家君王言能成其室家荷君王之寵

蓋受君王恩室家斯大也頌其生男子而成德以輔君王

乃生女子載寢之地

古音陀

載衣之

裼載弄之瓦無非無儀

音俄

唯酒食是議

古音魚賀反

無父母詒罹

音羅

賦也寢地明其分卑裼明其內飾瓦製玉作瓦形非磚瓦也瓦土成器者之總名取婦人從夫如瓦合而成好合之意曾見古玉有長闊寸許如瓦形者若磚瓦重實豈初生之孩可弄者哉非過失儀容飾惟酒食是議頌其得賢夫而享安平之福但議酒食以相燕樂無詒罹勛其益脩德也

斯干九章四章章七句五章章五句

宣王承厲王之後築室既成命臣工作此

燕歌且爲凡
考室之樂

附解宮室所以居處不可廢也第當豐儉適中足以耐久而尤

必有脩身正家之德然後可以久安居而長子孫古宮室之

制貴賤有度非如後世可以任意爲之而北方風勁尤必堅

實亦非如東南之易成此詩蓋宣王成宮室時命臣工爲此以入樂章且爲凡考室者用之故其詞若雜亂不一言斯干南山則確有其地如跂殖殖二章言堂室規模非凡作室者可爲室家君王亦似專屬天子則爲宣王之室矣而首章戒以兄弟相好無相尤次章以居處笑語爲幸又非所以施於天子且熊羆虺蛇以喻男女弄璋弄瓦別於初生及酒食是議無父母詒羅尤不可以頌君上矣故愚詳悉詰之如右室家君王不必作爲天子解無儀舊說無善謂有非非婦人有善亦非婦人大謬夫地道無成婦人有善而不居可矣若謂無善乃可任姒之德何以爲王化所基君子之道何以造端乎夫婦無非無儀謂其無失德亦不修容飾議酒食謂其得

賢夫而相之正內正外平安好合常以酒食燕樂無父母貽
罹祝其如此而不願其如彼此爲頌禱之詞也儀本訓容無
非無瑕可指無儀不尙容飾故爲賢女自古聖人皆重夫婦
以爲化本曷嘗謂婦人但議酒食哉其篇中殖殖噲噲噦噦
等字蓋當時常語詩人用之後世字書音義互異不可強以
詰古人矣故通其意而爲之詞

誰謂爾無羊三百維羣誰謂爾無牛九十其牯爾羊來思其角

泮泮爾牛來思其耳溼溼賦也爾詩人指牧人黃牛黑牛日特三百維羣每羣三百牛之特者九十

其非特者尙多也泮泮和集也聚而不相觸也溼溼潤澤牛瘦則耳燥肥則耳潤飼而動其耳溼溼然也誰謂云者美牧人能

修其職若爲之解也或降于阿或飲于池音陀或寢或訛爾牧來

思何蓑何笠或負其餼古音胡三十維物爾牲則具賦也訛動何荷同揭也蓑

古尙田賦不似後世積金故畜牧最重千乘百乘以此而名故考牧爲重此詩蓋亦宣王命臣下作以爲考牧燕歌之用其描寫物

情至爲曲肖
何啻畫工也

笠雨具晴則荷之物謂毛物齊其色而比之每物三十也凡性
陽事用駢陰事用黝望祀各以其方之色每色三十則牲無不
具備也此乃正言其牧之善降阿飲池水草豐也爾牧來思以
或寢或訛適其性也所以然者由牧人能順其性爾牧來思以
薪以蒸以雌以雄音盈爾羊來思矜矜兢兢不騫不崩麾之以肱
畢來既升賦也麤曰薪細曰蒸雌雄謂弋禽也矜矜健行兢兢
墜也此句言牧人間取薪禽縱羊所之亦不外馳不墜險肱臂
既盡也升入牢也又言牧人出其餘閑採薪搏禽而牛羊壯健
調馴迨採薪鳥既畢而來就之不假篲楚牧人乃夢眾維魚矣
但以手麾之使來則畢來使升則畢升也
旄維旗矣大人占之眾維魚矣實維豐年旄維旗矣室家溱溱
賦也頌其事而託於夢與前篇意同蓋未來之事故假此以頌
之也眾謂眾人旄郊野所建統人少旗州里所建統人多溱溱
眾也夢眾人捕魚又夢旄忽爲旗於是大人占之以爲魚喜羣
游豐年穀熟之兆旄忽爲旗室家生子繁衍之兆蓋蕃庶物所
以育人民牧事之成由於富庶就牧人之夢言以爲頌禱

無羊四章章八句

宣王致民富庶而牧事亦修命
臣工作此爲勞牧人燕歌之用

附解舊謂宣王考牧之詩而末章不應自爲頌禱蓋古人飲食必有樂宣王考牧喜牧人能修其職勞之而命臣下作爲樂歌臣下奉命美牧人而亦歸美天子故末章及於豐年室家也周禮有牧人牛人羊人犬人雞人惟無豕人鄭以爲豕屬司空冬官亡故不見夏官又有牧師主養馬此詩獨言牧人者牧人掌牧六牧而阜蕃其物則六畜皆掌於牧人牛人羊人之徒各掌其事以供官之須者也牧人來思蓋牧人所屬下士史徒之流牧人乃夢則牧人之官也獨舉牛羊以該眾畜卽畜牧之繁而人民富庶可知故終之以豐年溱溱禮曰問庶人之富數畜以對周官牧人掌供祭祀之牲牷蓋事神養人之大端不可以爲細事而忽之也

國之安危繫於任相不恤人言不畏天變引用小人千古奸相皆然此詩曲盡之矣

節彼南山維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憂心如惓不敢戲談

國既卒斬何用不監

興也師尹周大師尹氏具俱瞻視惓惓燔卒猝斬

絕監戒也言山石高危可畏大師尹氏萬民所瞻而不敢言抑思國其危更甚於巖石使人憂心如焚人畏其威而不敢言抑思國既猝然斬絕矣爾又何能長保富貴乎何爲而不以爲監也節彼南山有實其猗於戈赫赫

師尹不平謂何天方薦瘡喪亂弘多民言無嘉懣莫懲嗟

興也實草

木之實猗長茂貌言南山雖若高危而能生成物類則實非危矣若赫赫之師尹居高而不平乃實可危其謂之何哉薦荐通重也瘡病宏大懣曾懲創也天方重加災病喪亂甚多民尹氏言怨咨無一吉祥之語而大師曾無懲創咨嗟之意可乎尹氏

大師維周之氏秉國之均四方是維天子是毗俾民不迷不弔

昊天不宜空我師

賦也氏本均鈞也維持毗輔弔愍空窮師眾也此乃承上二章而明告之言尹氏位大師

爲政本國樞所以維持四方者也所以輔天子使之不危導萬民使之不迷今既不平其政不見愍於昊天則宜引退不宜久居其位而使弗躬弗親庶民弗信弗問弗仕勿罔君子式夷式

已無小人殆

音

瑣瑣姻亞則無廡仕

音始

○賦也躬身任之親

瑣小貌瑁之父子謂王式語辭夷平已止也小人尹氏所用者瑣

瑣用賢言政令之大爾弗躬弗親獻納之輩爾弗問弗仕何以

危殆所有瑣瑣姻亞則無廡仕庶幾一

昊天不傭降此鞠訥昊

天不惠降此大戾君子如屈

音記

俾民心闕

音氣

君子如夷惡怒是

違

古音遺○賦也傭均鞠窮訥亂戾乖君子謂尹氏屈至闕息

天亦爲不均而降此鞠訥爾惟不順是以昊天亦爲不順而降

而事必求其至平則民之惡怨亦遠蓋天怒驗之於民故冀其慰民心以回天也

不弔昊天亂靡有定

平式月斯生俾民不寧憂心如醒誰秉國成不自爲政卒勞百

姓賦也酒病曰醒成平也卒終也承上轉下言尹氏乃不能改

使民不得安寧我心憂之如醒不可自解因歎誰駕彼四牡四

秉國成乃委政小人以致勞弊百姓而莫解也

駕彼四牡四

牡項領我瞻四方蹙蹙靡所騁

賦也項大蹙蹙縮小之貌言四牡壯健可騁而四方無可適者

小人

方茂爾惡相爾矛矣既夷既懌如相醕矣

賦也茂盛相視夷平懌悅承上

言小人朋比之狀方其以惡相讎則視矛如欲鬪者既而平恨相悅益爲歡附如相醕酢然蓋尹氏導引小人內外盤踞四方

之所以昊天不平我王不寧不懲其心覆怨其正

賦也不得已而復歸之於

天言國亂若此其昊天實使之乎是以我王不得安寧而尹氏不自懲戒其心反怨人之正己者蓋必使忠良結舌以遂其心

而後

家父作誦

音宗

以究王訕式訛爾心以畜萬邦

音崩○賦也家氏父字究

推訛化畜養也家父蓋周世臣同國休戚故不憚禍而終言之如此上文言覆怨其正則規尹氏者皆不免於禍矣家父自言

我作此詩以究王室之所由亂爾尹氏當速化爾心以畜萬邦則上無負於君下無愧於民蓋望其速改變之至也

節十章六章章八句四章章四句

尹氏用小人以亂政家父刺之而作

附解序以爲刺幽王韋昭以爲平王時作孔穎達謂春秋桓十

五年天王使家父來求車古人以父爲字或累世同之未必

爲一人其見甚是故朱子從之惟引呂東萊以卒章爾心爲
王心則於義未穩蓋家父深刺尹氏任用小人亂王之政其
曰昊天不平我王不寧憫之而呼於天忠愛之心也究王訕
言王之亂皆由尹氏專罪之而使訛其心又自言己作此詩
深疾元惡略無忌諱所以爲忠直之臣若斥王爲爾則非臣
子之禮而又公然言己作此詩以正王心不幾無忌憚之甚
乎雖雅主於規正亦必溫厚始得至章名古本名節應如其
舊不必加南山字

正月繁霜我心憂傷民之訛言亦孔之將念我獨兮憂心京京

哀我小心癘憂以痒

賦也正月正陽之月夏四月民謂羣小

音疆氏曰憂不去也癘憂幽憂痒癘同痒病多從憂鬱而成鼠病於
穴不知所出且性多畏故謂幽憂爲癘憂詩人蓋遭讒被謗者

俯仰身世憂
國憂民推原
亂本指斥小
人悱惻纏綿
不自禁其意
之複而詞之

悲非宗臣則
不必如此矣

故言正陽之月而繁霜陽和變爲肅殺災異至矣民之訛言以
我賊善類亦孔之將不啻繁霜矣小人成羣念我獨抱忠直憂
此小京而不釋人或以我爲小心太過不知我非得已因自哀
之意父母生我胡俾我瘡不自我先不自我後音好言自口音
苦莠言自口憂心愈愈是以有侮賦也瘡愈同病瘳也莠言似
瘡憂以痒而言父母生我惟恐其疾今我之痒父母卽甚愛我
有何術可使能愈乎蓋此疾非由外致乃憂國而成因己不先
不後適丁小人得志之時好言莠言無有鑒別而正之者一任
小人之口故痒病不特不愈而憂心日甚一日徒招侵侮大負
父母之仁也忠孝一原憂國之誠不憂心惇惇念我無祿民之
能自解又歎累及父母忠孝之志也

無辜并其臣僕哀我人斯于何從祿瞻烏爰止于誰之屋

賦也惇惇

子然獨憂之貌無祿猶言不幸辜罪并俱也古者以罪人爲臣
僕祿養也此乃正言己之所以憂病也言己憂心惇惇念我不
幸而當此時不悲一己之窮而悲生民之苦政刑失當無罪罹
殃哀我人斯於何而獲安養之所乎譬彼烏飛無屋可止蓋小
人盈朝民瞻彼中林侯薪侯蒸民今方殆視天夢夢莫勝既克

坐困矣

瞻彼中林侯薪侯蒸民今方殆視天夢夢

反

既克

有定靡人弗勝有皇上帝伊誰云憎

比而賦也侯維殆危夢夢不明有定謂成敗究竟之

時勝理伸而勢屈也皇大也上帝天之神此承上而推言其禍起於小人言中林宜有梁棟之材而今瞻之則但薪與蒸而已比朝廷宜有賢人而今但聚小人民今危殆方甚無所控告而視天若夢夢然者豈天果不明歟特其禍敗尙未顯耳迨久而事定則爲惡者罰無有能與天相抗而天弗能勝者今則小人之勢方張而正士反爲所侮是非不明竟不知有皇上帝伊誰云憎也蓋深信天理之不謂山蓋卑爲岡爲陵民之訛言寧莫爽而慨天心之未悔過

之懲召彼故老訊之占夢

莫滕反

具曰予聖誰知烏之雌雄

音盈賦

也山脊曰岡廣平曰陵懲戒占夢官名具俱也此又申言上文薪蒸之實言訛言之流以無爲有如謂山爲卑實則爲岡爲陵昭然耳目之前小人乃肆行如此朝廷之上寧遂無有懲治之者蓋由眾小人共相固結一倡百和卽召彼故老有深識者訊之占夢可前知者然皆不敢直言其故何也小人平日罔上脅下具自以爲聖智卽有一二明人亦畏禍全身於訛言之是非悉諉如雌雄之莫辨此所以謂天蓋高不敢不局謂地蓋厚不敢不躋維號斯言有倫有脊哀今之人胡爲虺蜴

賦也局曲身躋累足維惟

同號長言之也倫序春理蜴蜥蜴蝻蝻蝻守宮皆一物也
小人害人如毒蟲也承上言羣小蔽明正士結舌是以天高而
己不敢不局地厚而已不敢不踣惟以忠愛之心不得已而時
或號呼一進正言自問所言亦殊有序有理而無如小人之不
聽也因歎小人胡爲必肆毒以害人不一發其仁心乎蓋詩人
明哲保身又未嘗不效其忠告所以委曲進言哀今之人而欲
止其虺
瞻彼阪田有苑其特天之抗我如不我克彼求我則如
蜴耳

不我得執我仇仇亦不我力

比而賦也阪田山田苑盛貌特特生之苗喻賢者處閒僻而自適其

性抗艱脆執迫脅仇仇如仇仇之力功也承上言已踣踣如此
何以不引去哉蓋受職在昔臨危去之義有不可瞻彼阪田有
苑其特彼處於閒僻之地固宜然矣若我義不可去而又無能
爲力蓋天實使我艱脆而不得寧天方抗我如不我克我亦安
能辭其抗哉憶彼初求我以爲則之時如恐不得及其後授我
以事權又掣肘於我幾於以仇仇我雖夙有功勞亦不我念也
然則詩人蓋受先王之
恩而不可遽去者乎
心之憂矣如或結之今茲之正胡然厲

列矣燎之方揚寧或滅之赫赫宗周褒姒威

音

賦也正政也厲暴惡也火

田爲燎揚盛也宗周鎬京褒姒幽王嬖妾威滅也承上言亡義
不可以遽去而目擊朝政又不能遣是以心之憂也如或結之

歎中興之盛烈未遙今茲之正胡忽暴厲如此迹其厲政如燎
方揚莫能撲滅則赫赫宗周將來必爲褒姒所滅蓋褒姒之進
皆由小終其永懷又窘陰雨其車既載乃棄爾輔載輪爾載將
人也

伯助子

比也永懷懷長久之道陰雨比女子小人輔衛車之物
如今人縛杖於輻以防輔車喻賢士也輪墮也將請也

伯或者之謂承上言女子小人惑亂如此王聰亦有偶然明白
之時而善念不終譬如欲晴明矣又窘陰雨然當國之政如載
大車棄賢不用如棄爾輔車覆乃呼助子者則已晚矣無棄爾輔員于爾輻屢顧爾僕不

輪爾載

音即終踰絕險曾是不意

音臆○比也員益也屢數顧視
僕將車者喻近習也承上言無

棄爾輔輔大有益於爾輻者也爾誠不棄爾輔而又屢顧爾僕
則可不輪爾載而終踰絕險之地蓋宗賢用事近習得人國自
安也而曾不魚在于沼亦匪克樂去聲潛雖伏矣亦孔之炤憂

心慘慘

音懔念國之爲虐

比而賦也沼池也炤明易見也承上言
小人安於危亡正如魚在于沼自以爲

安而自旁觀視之則亦不可爲樂也蓋魚以深潛遠害爲安今
沼地淺狹即潛居沼底雖若伏矣而岸上見之甚明何以爲安
今者樂安利危我安得不憂之夫其所以憂者非欲自全也念
小人虐民亂政非止虐我一人乃一國之爲虐烏有一國受虐

而王可彼有旨酒又有嘉穀洽比其鄰昏姻孔云念我獨兮憂

心慙慙賦也彼小人治比和合也隣謂眾小人云周旋獨獨憂國也慙慙憂而心痛也承上言小人爲虐於國不知有

君惟知自利故彼有旨酒又有嘉穀以洽比其黨而厚昵其婚姻念我一人獨以君國爲憂是以至於慙慙而心痛也此

此彼有屋蔌蔌方有穀民今之無祿天天是桮斝矣富人哀此

惇獨賦也此此小貌蔌蔌窶陋貌穀祿天禍桮害斝可獨單也承上言惟小人結黨害民是以小人皆富此此彼有屋蔌

蔌方有穀矣而民遭侵削今皆無祿是殆上天降禍桮害斯民乎蓋不得已而諉之於天難以顯斥王忠厚之意也小人所求者利在富人尙可賄免惟此惇獨之人實爲可哀己是以反復而憂歎之也

正月十三章八章章八句五章章六句宗臣之賢者傷讒小蔽王禍民而作

附解人臣以道事君不可則止何至危亡將及乃反復憂歎而

不知幾故此乃宗臣世戚之言篇中祇赫赫二句指斥褒姒

因小人進褒姒故及之其餘皆斥小人未斥王也憂國憂民

先敘災變次歎小人盈朝而歸責於皇父終言不敢自逸蓋忠直盡職之臣也

反復無已徐氏謂旁引曲喻嗚咽淋漓已開離騷門徑知言哉

十月之交朔日辛卯日有食之亦孔之醜彼月而微此日而微

今此下民亦孔之哀

賦也十月夏正建亥之月交晦朔之交辛卯日干支皆陰日月者眞陽眞陰之精卽

天地之象也天地未分日月渾於無形天地既分精華昭於日月先儒謂行度同則相食不知食者其氣偏盛也否則雖當食而不食醜災惡卽下文凶字之意言純陰之月日而日食此大災也彼月已嘗食矣今又日食則陰陽不和莫此爲甚今此下民必有亂離之禍可哀也日月告凶不用其行四國無政不用其良彼月而

食則維其常此日而食于何不臧

賦也行道也不用相侵犯承上言日月告凶不由常道皆

由四國無政不用其良所致蓋人者天地之心也而天子九三才之主政事乖違則謫見於天月食猶陽勝陰日食則陰勝陽其凶更甚故憂燿燿震電不寧不令去聲百川沸騰山冢峩崩高

岸爲谷深谷爲陵哀今之人胡憯莫懲

賦也燿燿震電光貌震雷也寧息令時沸溢出騰

湧盪山頂曰冢萃崔嵬岸崩故爲谷谷塞故爲陵儼曾也言不但日食而已又有諸災異如此是天警告欲人改過修省哀今之人胡曾莫懲也 皇父卿士番維司徒家伯維宰仲允膳夫聚子內史

蹶維趣馬

音姥

橘維師氏豔妻煽方處

賦也皇父家伯仲允皆字也番聚橘蹶皆氏也卿士

六卿外更爲都官兼統羣職者司徒掌邦教宰大宰小宰皆卿也膳夫上士掌王之飲食膳羞內史中大夫掌爵祿廢置殺生予奪之法趣馬中士掌王馬之政師氏亦中大夫掌司朝得失之事美色曰豔豔妻卽褒姒煽熾也方處其寵方固承上言災異之來由小人用事於抑此皇父豈曰不時胡爲我作不卽我外嬖妾蠱惑於內故也

謀媒

徹我牆屋田卒汙萊曰予不戕禮則然矣

賦也抑發語詞時上文災變疊

見之時作動也謂遷動之卽就卒盡也汙停水萊草穢戕害也皇父尤爲小人之首徙民以富其私邑故特咎之言皇父豈不知天時者故爲動我遠徙並不就我以謀遽毀我之牆屋荒蕪我之田畝此其戕我實甚而猶曰不戕下供上役禮則然矣所謂天變不懼民怨不恤者也 皇父孔聖作都于向擇三有事亶侯多藏不愆

遺一老俾守我王擇有車馬以居徂向

賦也向地名在東都畿內所謂河陽也三事大

夫也直信侯維藏蓄也懋者心不欲而自強之詞有車馬者富
民也俱往也言皇父自以爲聖作都于向擇三事大夫之富者
及富民徙居於向不肯留人以衛王室又徙
居富民自強其邑無禮於君莫此爲甚矣
黽勉從事不敢告

勞無罪無辜讒口囂囂下民之孽匪降自天噂沓背憎職競由

人賦也囂囂眾也孽災也噂聚沓重複職主競力也言已平日

民之災非天降之皆此讒諂之人聚則面諛悠悠我里亦孔之

瘁四方有羨我獨居憂民莫不逸我獨不敢休天命不徹我不

敢傲我友自逸賦也悠悠長遠瘁病羨餘徹均也又寬其詞以

猶有餘隙可安我獨常居憂困是眾人皆逸我獨甚勞矣然此

乃天命之不均我亦不敢傲我友之自逸蓋隱寓王之不察而

十月之交八章章八句

皇父秉政而侵并人地以自強其私邑詩人亦有位被侵者作此詩

附解周語幽王二年三川皆震而史以爲三年又稱六年十月

朔辛卯日有食之蓋卽據此詩言也史又云涇渭洛竭岐山崩而此詩云百川沸騰蓋史不勝書也幽王所用之人傳稱虢石父此詩稱七人而以皇父爲首是皇父尤用事者周制畿內諸侯皆有采邑向城在東都畿內去西都千里皇父何以作都于向蓋周公營洛必有東都之田邑當亦歸王所有巡狩之典久廢東都地多荒涼則王失其政皇父擅權作都于向徙王室卿士及富民以實之如漢徙豪傑以實五陵也不修德政專擅擾民故詩人歎之抑皇父妄爲弊由君上篇中詳敘天變以見致災有由指斥小人明言徂向之事而王之失政在隱約之間忠厚之言臣子之體也故不當作刺王而作刺皇父爲是或云同州有向城卽此非也

讀此詩想見
東遷時士民
各顧其私隨
意去畱罕有
爲國計者此
所以東遷之
後一蹶而不
復振也

浩浩昊天不駿其德降喪饑饉斬伐四國音旻旻天疾威弗慮弗

圖舍彼有罪既伏其辜若此無罪淪胥以鋪

賦也浩浩廣大貌吳廣也言其廣大貌

日昊天仁覆閔下曰旻天駿大德惠也穀不熟曰饑菜不熟曰饉慮圖皆謀也舍置淪陷胥皆鋪徧也言昊天以好生爲德而

今浩浩之昊天亦不駿其德降喪饑饉斬伐四國則天之怒甚矣夫天固仁愛下民者今也旻天如此疾威豈無故乎而執政

者弗慮弗圖早爲彌縫致使禍敗至此彼有罪之人遭此饑饉則理所宜然既伏其辜矣若此無罪之民亦被牽累淪胥而徧

罹於難爲周宗既滅靡所止戾正大夫離居莫知我勩三事大

夫莫肯夙夜音豫邦君諸侯莫肯朝夕庶曰式臧覆出爲惡賦也周宗

周之宗社戾定也正大夫六官之長我從遷者自謂勩勞也三事大夫執事之臣也言西周宗社已滅東周播遷尙無定局六

卿之長各居其邑不肯從遷既莫知我之勞苦矣而三事大夫從遷者雖不離居莫肯夙夜在公附近東都之邦君諸侯亦不

肯朝夕覲王我猶望之曰卽不勤王勇義或能撫綏人民如何以有寧宇乃反乘亂暴掠出而爲惡是誠出人意意外矣

昊天辟言不信如彼行邁則靡所臻凡百君子各敬爾身胡不

相畏不畏于天

賦也辟言法言也當東遷之時必有以正言諫阻者臻至也凡百君子通指上文正大夫三事

邦君之流又言國家東遷似有天意不然何以辟言不信王必東行此番遷都未知後事如何如彼行邁無所底至凡百君子各宜敬畏勉効忠誠以圖新造胡爲不相敬畏不畏于天而苟安乎辟言不信而猶忠告之詩人之厚也

饑成不遂曾我誓御懔懔日瘁凡百君子莫肯用訊

音懔聽言則

答譖言則退

賦也戎西戎也西戎常侵擾成兵患遂順也年豐順成誓御近侍詩人自謂懔懔憂貌瘁病訊問也

聽言阿順之言譖言讒毀之言承上不畏言今西戎兵禍已成而不退饑歲久而不順成曾我誓御小臣憂之至病而凡百君子

無人問此災變第於阿諛可聽之言則喜而答之譖毀逆耳之言則排退之如此好諛惡直安得有靖亂之策曾之爲言不

必憂而

哀哉不能言匪舌是出

音吹去聲維躬是瘁哿矣能言巧言

如流俾躬處休

賦也哿可也承上言好諛惡直如此故正人君子似不能言實爲可哀非不能言也匪但舌出

而不能挽且必招禍而瘁其躬可以能言者其惟巧言如流者乎彼能變亂是非阿意曲從故不特無罪而且使身處安樂之

地維曰于仕孔棘且殆云不可使得罪于天子亦云可使怨及

朋友

音以。賦也。于往棘難殆危也。言當此喜諛惡直之時仕途亦極難矣。云小人不可使則得罪天子。若王云其可亦

云可使則朋友必怨我之枉道。此乃微露王任用小人之意。

謂爾遷于王都曰子未有室家

音姑

鼠思泣血無言不疾昔爾出居誰從作爾室

賦也。王都東都鼠思思之狹陋

無聲曰泣疾病也。言其貪戀故居婦子私悲竊恨無言不是病遷之語此乃責羣臣之不肯從遷。言謂爾遷於王都則言此去新都子未有室家私居鼠思泣血無言不病遷徙然既爲王臣理當從遷爾昔先人初居此地誰爲爾作室者蓋亦國恩遺畱爾乃得以有室家也。今王室燬敗遷都圖存爾乃不從君父以効忠勤其可乎哉。

雨無正七章二章章十句二章章八句三章章六句

東遷之初

羣臣有憚於從遷者誓御之臣作此曉之

附解序曰雨無正韓詩作雨無其極卽此詩多雨無其極傷我

稼穡二句蓋夫子已刪之矣詩之篇名往往節取首二句名

篇本無深意故聖人仍其舊而不改朱子謂饑饉之後羣臣

離散其不去者作詩以責去者然玩詩詞正大夫離居周宗
既滅遷于王都等云云其爲東遷以後詩顯然故劉氏瑾亦
疑是東遷之際蓋平王東遷固非良策然詩人既已不能諫
阻又不忍竟棄君而去則隨王東遷亦臣子之誼當然况當
時乘輿播遷民心靡定捍衛道途安輯新都亟須忠勤之士
乃朝臣不願遷徙或竟棄王他適所謂離居者也或戀戀室
家所謂鼠思泣血者也而三事大夫邦君諸侯等又乘播遷
之隙騷擾民間所謂覆出爲惡者也詩人是以深悲之而因
王不納辟言輕棄舊都不便斥言委之於天推原其由以王
惑於巧言信任小人也末云得罪于天子言王不明在隱約
之間其反復曉譬皆責凡百君子所以爲臣子之體忠厚之

心舊解多非令本文語義皆晦矣

祈父之什十篇六十四章四百二十六句

詩經恆解卷之三終



詩經恆解

晚年定本

詩經恆解卷之四 晚年定本

雙流劉

同門諸子參校

小旻之什二之五

旻天疾威敷于下土謀猶回遹何日斯沮謀臧不從不臧覆用

音庸我視謀猶亦孔之邛賦也敷布猶與歎同回邪遹辟沮止臧善覆反邛病也言旻天本仁慈乃疾威

布于下土致使謀猶回遹如此不知何日方止亦不得已而呼天以訴非天實使人如此也下二句正言回遹之實末歎其為

病於滃滃訛訛亦孔之哀謀之其臧則具是違謀之不臧則具

是依我視謀猶伊于胡底賦也滃滃相和訛訛相詆具俱底至也申言謀猶之回遹以羣小人黨類

多也故時而滃滃附和時而訛訛排詆毫無公是惟憑私心亦甚可哀矣惟然故於君子之謀甚臧者必違之於小人之謀甚

不臧者亦依之蓋其心惟欲固結黨與我龜既厭不我告猶謀

謀議必集眾善而持以公允國事昏亂之時羣小曉曉是非顛倒而正人君子謹論遭禍前明末季以此傾覆此詩可以為炯鑒也

夫孔多是用不集

音讎

發言盈庭誰敢執其咎如匪行邁謀是用

不得于道

賦也集成也盈庭眾小人同聲相和承上言小人黨同伐異如此是以非甚明哲鮮不爲所惑亂者豈無

龜卜可以決疑然人事反常神明亦不降鑒故問之於卜而我龜既厭不我告猶矣一事而羣小人爭之謀夫孔多是用不集

彼小人發言則盈庭矣卽有一二正人誰敢排之而身任其咎然小人之謀雖固究竟一無所成蓋事非徒坐談也必課其實

今小人之謀如欲行遠不行不邁而坐謀所適是以不達於道路謀之雖詳究何裨於實用也哀哉爲猶匪先

民是程匪大猶是經維邇言是聽維邇言是爭如彼築室于道

謀是用不潰于成

賦也先民古聖賢程法猶道經常潰決也承上不達於道而申言之彼小人豈不欲其謀

之成然不以先民爲法大道爲師維淺近疎陋之言是從無識之輩競肆其說如彼築室而與行道者謀終無決斷不能成也

國雖靡止或聖或否民雖靡盬或哲或謀

音迷

或肅或艾如彼泉

流無淪胥以敗

賦也止定聖通明否不以爲然者廬法也艾又同治也泉流清喻正人此下乃勉其虛心納善

言謀之不臧如此豈無正人可採乎國雖無一正論然有聖而先覺其非者焉有否而心非其議者焉民雖無法可守然有明

哲能謀者焉有恭肅治事者焉誠改行從善卽有不敢暴虎不
善謀奈安於不臧如彼泉流淪胥入于下以敗也
敢馮河人知其一莫知其他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賦也
徒搏曰暴徒涉曰馮戰戰恐懼兢兢戒謹臨深恐墜履冰恐陷
也承上淪胥而言暴虎馮河危險易見人情只知其一不知其
他尋常謀議之失以爲無傷也不知國家喪敗卽由於此君子
則必謹小慎微戰戰兢兢如臨深履薄不敢稍肆然後不至淪
胥以敗而維持國是於無已也

小旻六章三章章八句三章章七句

周大夫憂耶謀之誤國冀其從善而作

附解聖王至聰明矣然必關門納俊明目達聰况常人乎國家
任一賢相則吐握虛衷可以來天下之善一不賢則矜己信
讒可以阻忠諫之口此詩故深歎之舊說大夫以王惑於邪
謀不能斷以從善而作然玩詩意未嘗顯刺於王第反復歎
謀猶之不臧耳末歸於無淪胥以敗戰戰履薄益忠愛之臣

處亂世而求
免惟以承先
立德戰兢自
持爲要異乎
流俗趨避之
見矣其文愷
切悲鳴讀之
令人慨處叔
季之難

既憂羣小亂謀又冀其改行從善不徒指斥以自賢舊說欠
貫末二章尤無著至篇名與小明其所言之事偶然與召旻
大明異不必謂夫子以小別之也蓋篇名皆採詩時已定者
夫子未嘗筆削之

宛彼鳴鳩翰飛戾天我心憂傷念昔先人明發不寐有懷二人
興也宛小貌鳴鳩斑鳩翰羽戾至也明發將旦先人謂先王二
人謂父母也言至小之鳴鳩而飛欲戾天勢微不可得也我今
觀世衰亂私心憂傷念昔先人創造艱難今將敗滅然位卑力
薄無如之何亦如鳴鳩空欲戾天而已惟是明發不寐思所以
保身承天之道有懷二人恐貽親人之齊聖飲酒溫克彼昏不
憂是以不得不致望於兄弟也
知壹醉日富音係各敬爾儀天命不又音肆。賦也齊整肅聖睿思也克勝也富猶甚也又
復也當時昏酣尤甚故首戒之言人之齊聖者飲酒溫恭自克
不爲酒亂彼昏不知壹以醉爲主日甚一日我與汝當各敬爾
儀苟敗德不謹則天命一去不復又來爲可惕也
中原有菽庶民采之螟蛉有子蜾蠃

負古音房以反

之教誨爾子式穀似

以音

之興也中原原中菽大豆螟蛉土蜂螺贏桑蟲也土蜂

取桑蟲入穴生卵使負之卵化為子而蟲盡式用穀善也又言不獨自善其身又當善教其子彼中原有菽而庶民采之以養生螟蛉有子而螺贏負之以成形凡有情之物皆曲全其愛况以父教子近取諸身不等中原之菽以父教子豈同螺贏之勞當教誨爾子以善為法使其相肖可也

題彼脊令載飛載鳴我日斯邁而月斯征

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

興也題視也脊令飛則鳴行則搖載則而汝忝辱也此乃正言敬爾儀之實言

敬儀而誨子要必本於修身視彼脊令則且飛而且鳴矣我與汝誼同脊令我日斯邁不敢暇逸汝月斯征不自怠功夙興夜寐求無辱所生可也

交交桑扈率場啄粟哀我填寡宜岸宜獄握粟出卜

自何能穀

興也交交往來之貌桑扈竊脂也有青質素質二種醬曲食肉好盜脂膏不食粟填與瘕同病也岸與犴

通鄉亭之獄也朝廷曰獄握粟持粟問卜也管子曰握粟而筮者屢中史日者傳曰卜而有不當不見奪糈古人多用之此乃曉以時勢之難起下戰兢之故言政亂年荒桑扈無肉可食至率場而啄粟填寡本宜矜宥亦宜岸而宜獄時事如此欲求全身之道試握粟而卜溫溫蒸人如集于木惴惴小心如臨于谷之於神何自能善乎

戰戰兢兢如履薄冰

賦也溫溫和柔貌如集木恐墜惴惴戒懼如臨谷恐陷也承上言惟溫溫之恭人其

平日持身涉世如集于木惴惴小心如臨于谷用能養晦而全身我與汝當法之凡言行動靜戰戰兢兢如履薄冰庶乎可也

小宛六章章六句

周大夫戒其兄弟敬德之詩○蓋兄倡弟隨友弟乃無愧於孝而長男所以貴

也聖人故錄之以爲法

附解朱子曰兄弟遭時之亂而相戒以免禍是矣第篇中言爾儀爾子而月斯征多戒警語自是兄戒弟之詞夫兄弟等也而聖人以敬兄立教何哉父母而壯所以先訓長者之道必賴其誘弟父母而衰凡父母言行必長者身體以爲弟倡率故恭兄亞於事親非徒以長尊之也奈世俗不知長者以尊自居不友其弟而弟遂傲慢焉此兄弟之所以乖離也舜惟自責恐不足以爲弟之型是以象至無禮而不咎此詩處亂

父母天地也
天地不和萬
物摧傷父母
不和人子何
依孟子所以
取此詩之怨
也尤以其無
慰父母之心
宜曰後不得
為孝子而作
此詩時或在
憂患中天真

世而以敬慎修德勉弟竝望其教誨後人不為他趨避之計

賢矣其明發不寐恐忝于所生正其所以愛弟之由夫子錄

之以為世勸六經罕有兄友弟之詞此詩不可不詳玩也至

桑扈竊脂爾雅明言而邢氏謂竊脂為淺白如竊玄竊黃之

例殊不必淮南子云馬不食脂桑扈不食粟

弁彼鸞斯歸飛提提民莫不穀我獨于罹音羅何辜于天我罪伊

何心之憂矣云如之何興也弁拊翼貌鸞雅鳥孝鳥也斯語詞

飛而提提以有父母可依也民皆有親故莫不穀而我獨罹於

憂則鸞之不如矣因思何辜于天我罪伊何思而心憂之蓋怨

己有罪而不自知是以憂也踽踽周道鞠為茂草我心憂傷惄焉如擣假寐

永歎維憂用老心之憂矣疾如疾首比而賦也踽踽平易周道

塞之惄思也擣春也不脫衣冠而寤曰假寐疾猶疾也言國政

為小人所蔽塞己心憂傷惄焉如擣假寐永歎未老而先老不

發見亦情所
有而不以其後
而沒此詩之
旨可也自古
迄今天倫不
幸之遭蓋所
時有聖人錄
此詩以教豈
私宜曰一人

病而如
維桑與梓必恭敬止靡瞻匪父靡依匪母滿以不屬于

毛不離于裏天之生我我辰安在音止。賦也桑梓二木名父

麗也裏心腹也辰猶時也安在言不為所眷此乃自責其不得

於父母言桑梓父母所植尚必恭敬以非父母無所瞻依也我

豈不屬離於父母之毛裏乎何不能得親之歡心苑彼柳斯鳴

疑我方生之時即不為天所眷乃至見絕於親也

蜩嘒嘒有灌者淵萑葦淠淠譬彼舟流不知所屈心之憂矣不

遑假寐興也菀茂盛貌蜩蟬也嘒嘒聲也灌深貌淠淠眾也屈

而葦植已獨失其庇蔭而無以自存譬彼舟隨水流

不知所至矣雖欲假寐有所不遑其憂何時解耶

維足伎伎雉之朝雛向求其雌譬彼壞木疾用無枝心之憂矣

寧莫之知比也伎伎竝足而俟也雉鳴曰雛壞說文作痍傷病

申后被黜已亦被放而託諸喻言結以心憂寧莫之知蓋冀幸

王之憐之也鹿奔而猶戀其麋比人皆愛其子雉朝雛而求雌

比人皆愛其妻而今不然惟餘已相彼投兔向或先之行有死

人尙或瑾之君子秉心維其忍之心之憂矣涕旣隕之興也相視也先

縱也行道瑾埋也旣盡也此言王不哀憐母后己是以不能不

憂也免急投人尙有憫其窮迫而縱之者路有死人尙有哀其

暴露而埋之者君子秉心未免太君子信讒如或醺之君子不

忍己是以憂之而涕淚皆盡也

惠不舒究之伐木掎古音居矣析薪古音徒矣舍彼有罪予

之佗矣賦而比也醺旅醺惠愛舒緩究察掎倚也以物倚其巔

忍心者由於信讒言而卽行之也所以信讒言由君子本不加

惠於母后不肯徐察讒言之是非耳彼伐木者於其將仆尙不

遽傾之而王之棄母后何猝也析薪者欲其剖斷必用手披之

而王於母后之言何不細爲剖析乃舍彼有罪而加諸無罪乎

不顯言罪母而曰子之佗諱父之莫高匪山莫浚匪泉君子無

失且猶望父之察其冤悟其讒也

易由言耳屬于垣無逝我梁無發我笱音矩我躬不閱遑恤我後

音戶○比而賦也言高者莫非山深者莫非泉喻左右近習皆

險巇難測願王無易由言小人朝夕伺探一有漏言卽生變端

逝梁發笱喻變亂朝政也末又言己身不知所終

遑恤其他蓋深憂而故爲無聊之詞以自歎也

小弁八章章八句

幽王黜申后廢太子宜曰宜曰爲此詩以自傷

附解趙岐古註王充論衡皆謂爲尹伯奇被放作而序謂刺幽王毛傳則謂太子宜曰之傳所作詳味詩詞反復沈痛非伯奇之事可當孟子曰親之過大而怨又曰小弁之怨親親也則其爲宜曰之詩無疑因宜曰忘親戍申非純乎孝者故先儒以爲其傳所作然第卽詩論則誠得怨慕之旨故孟子有取焉而朱子謂維其忍之不舒究之明是怨親然其言不惠不究皆謂王於母后非謂王罪己父母一也使己被廢而母無恙猶可以解王黜申后乃放太子是其禍由母得罪而起傷父母不諧痛母后無辜安得不惡讒言雖宜曰未必有十分恭順之心而其詞則有可原况國家覆敗由斯而始故孟

大意言天如父母不至降
亂於無罪之
人特執政者
惑於讒邪長
亂而拂天意
是以亂生而
深望君子察
之且讒人本
無他長去之
尤不難也

子以爲過大而怨不怨是愈疏蓋此詩之怨全由痛母之冤

冀父之悟得人子之正且父母竝言未嘗十分顯斥而心之

憂矣凡五見其事屬於君父其害關於宗社反復憂傷出於

天性之不容已夫子亦錄之也若專爲放已而怨曷足取哉

悠悠昊天曰父母且無罪無辜亂如此憮昊天已威予慎無罪

昊天泰憮予慎無辜賦也悠悠遠大貌且語詞威猶怒也憮愁

然應愛我矣乃今民人無罪無辜遭亂如此其大何也是必民

實有罪天乃降災予惟慎修無至於罪且天太愁悶予慎無有

小罪欲人畏天威而亂之初生僭始旣涵亂之又生君子信讒

君子如怒亂庶遄沮君子如祉亂庶遄已賦也僭始不信之端

指當國者遄速沮止祉福也去讒卽爲福民承上而言天災所

由生由執政者優容小人故讒人得以售其欺如使君子聞讒

而卽怒之亂何由起如使君君子屢盟古音彌亂是用長君子

子不信讒而信福生亂已矣

信盜亂是用暴盜言孔甘亂是用餒匪其止其維王之邛賦也

也盟要誓讒人蠹國害民故曰盜餒餅也以肉餅甘而餌之曰餒共恭同止其沮止靖其之流也邛病也承上言君子不惟不

怒小人而又屢盟以長讒間不惟不思造福而又偏信盜臣以益暴亂夫盜言甚甘君子惡逆耳之言是以小人得以其說為

餌而進豈知小人非但沮止靖共之臣且將為王大病何不思也奕奕寢廟君子作之秩秩大

猷聖人莫之他人有心予忖度之躍躍鳧兔遇犬獲之賦而比也奕奕

大也秩秩序也猷謀莫定他人謂執政鳧狡也此戒其自立而勿任小人言奕奕之寢廟惟君子能作之秩秩之大猷惟聖人

能定之朝廷大功業非小人所可任小人志量卑狹有如躍躍鳧兔雖若易制而遇犬則獲之君子以其易於操縱任之而不

知貌為恭順荏染柔木君子樹暑音之往來行言心焉數之蛇蛇內實陰險也

碩言出自口音矣巧言如簧顏之厚音矣比也荏染柔貌喻小人行言悠悠之口喻

小人之言數辨也蛇蛇貌為安舒也碩言善言簧笙中金葉如簧悅聽也顏厚碩不知恥也又言小人如荏染之柔木其勢易

去而君子樹之始焉喜其柔媚使得近己既而遂信其言如往來行路之言無關得失亦心焉數之不知其從容先飾為碩言

出諸其口心實無有君子信之繼乃以巧言惑
聽如簧悅聽盡皆僞託君子奈何爲所愚也 彼何人斯居河

之麋無拳無勇職爲亂階音基既微且燠爾勇伊何爲猶將多爾

居徒幾何

賦也何人斥讒人也賤而惡之故爲不知其姓名者斯語詞水草之交曰麋拳力階梯也胥瘍爲微腫足

爲燠猶謀將大也此乃正斥讒人歎君子若去之難也言彼何人斯名位卑微居河之麋處於疏賤又無勇力而以口舌職爲亂階爾實有微燠之疾爾勇伊何爾爲猶雖大且多爾所與居之徒亦有幾何人哉甚言其不難斥逐而慨執政之暗且懦也

巧言六章章八句

大夫刺讒人而規執政也

附解序謂刺幽王而朱傳謂大夫傷於讒而作然詳味詩詞殊

無陳己誣屈意第反復憂亂既咎聽讒者之非又警讒人欲

啓其悟蓋忠良規戒同列之詞君子向謂指王以維王之邛

句推之當指執政者爲是蓋執政爲讒人所惑爲王之邛詩

人憂心君國自不得不反復規告若直刺王躬味如嚼蠟不

斥艱險而冀
誠壹之士以
壹則不欺何
至爲暴也仕
途挾詐傾擠
不愧于人不
畏于天祇是
不爲壹者耳
詩故反復而
歎冀之

特失臣子忠厚之禮也其字句舊解尤多含糊今各著於本
文不復贅

彼何人斯其心孔艱胡逝我梁不入我門伊誰云從維暴之云

賦也何人若不知其姓名忠厚之意也孔甚艱險也逝行也梁
水橋喻己之政誰云從與何人爲黨維惟同暴虐戾於民下文
所謂禍也言彼何人斯其心甚難測度向與我相善今胡逝二
我梁而不入我門伊誰相與黨同一旦惟以暴戾爲事如此二
人從行誰爲此禍胡逝我梁不入我門我始者不如今云不我可
賦也從行同行唁弔失位也承上言此過我門者有二人此二
人同行暴戾之禍果誰爲之蓋爲寬恕之詞意爲暴者或非必
故人也然果非實欲爲暴胡逝我梁不入我門我則其心已忘憶
我始之相厚不如今之忽然其不入我門我蓋以我之所爲爲不
可彼何人斯胡逝我陳我聞其聲不見其身不愧于人不畏于
天賦也陳堂塗更近於梁喻己之位也聞聲不見其身蓋陰奪
己位而亂其政也故言如此詭譎豈不愧人知不畏天鑒乎
蓋故爲疑詞 彼何人斯其爲飄風胡不自北胡不自南胡逝我
以警之也

梁祇攪我心

賦也飄風暴風攪亂也承上言彼實何人其爲飄風乎飄風無情喻其變態不常使非飄風胡不自

北胡不自南胡逝我梁祇攪我心而不他適也

爾之安行亦不遑舍

音舒

爾之亟行遑脂

爾車壹者之來云何其盱

比而賦也安徐遑暇舍息亟疾車脂則宜於駕壹者誠一之人來謂居其

位云何猶如何盱張目望也此申上文飄風之意言爾之如飄風也由平日性情躁妄惟逞嗜欲不思義理無一毫誠壹之狀

譬諸行道爾卽徐行亦不知休息爾若疾行尙暇脂爾車哉我是以望壹者之來當如何其盱之也蓋至誠專壹之士與反側

之人相反己是以望其來而其濟於國言此以明己非惡其代己爲其才不足代己耳

爾還而入我心易

也還而不入否難知也壹者之來俾我祇也

比而賦也還旋也

其門喻與己謀議也易平否不善祇安也承上言己不以失政爲戚惟以共濟國事爲望爾如知之我與爾本故交爾還而入

我之門共籌可否我心易也豈不盡誠以相告哉爾如長此嫌疑還而不入則政令必壞將來終難知也如或有壹者之來則

可使我心安蓋雖知其惡猶以壹者望之也厚也

伯氏吹壎仲氏吹箎及爾如貫諒不

我知出此三物以詛爾斯

比而賦也伯仲兄弟之稱土曰壎竹曰箎皆樂器壎大如鵝子銳口平底

似稱鍾六孔簾長尺四寸圍三寸七孔一孔上出徑三分凡八孔橫吹之貫繩連之諒誠也三物犬豕雞刺其血以詛盟承上言我之望爾如此者以比肩事主有兄弟之誼同寅協恭乃臣子之職譬諸伯氏吹塤仲氏吹篪和聲並濟國事乃成我與爾情誼相屬如繩貫物繫屬甚親爾乃如此則爾誠未知我之心矣無已願出此三物以與爾詛盟爾其亦諒我而從我之言乎蓋深望其共濟不念其排己也為鬼為蜮則不可得有覩面目視人罔極作此

好歌以極反側

賦也蜮短狐也伏水中含沙以射水中人影其人輒病而不見其形覩見人貌極窮反側反復

不正也承上作轉言奈爾反復性成詛盟亦不相信蓋謂可以欺人耳然惟為鬼為蜮則不可得而測度耳若有覩面目以人視人豈有無可窮極之事而反側者顧詭祕禍人欺其不知我故作此好歌以窮反側之情果知陰險之無益則不為反側矣

何人斯八章章六句

時有擠陷同列亂政病國者詩人作此告之

附解序及毛鄭均謂暴公為卿士而譖蘇公蘇公作詩刺之朱

子曰詩中只有暴字而無公字及蘇公字不知序何所據而

得此事世本云暴辛公作塤蘇成公作簾九紕繆譙周又從

而傳會之不知適所以章其繆辨之當矣而集傳仍從序說則以此外無考之故然暴字原不必定指人言但作者與爲暴者平昔交好如兄如弟不料其懷欺詐傾己之位忘昔之交而其才實不足以濟國家故反復歎之欲其改過自新何必暴公蘇公鑿以求之乎其心孔艱所以艱者安在維暴之云則其艱之事也誰爲此禍禍何所指卽上所謂暴也逝梁逝陳聞聲無形不愧不畏飄風擾心皆曲繪其陰狡之狀而逝梁逝陳尤非但謂其窺伺也蓋喻其奪己之位紊己之政陰下石而不使人知爾之安行節則歎其才不勝任將誤國家爾還而入節則冀其謀及於己告以舊令尹之政伯氏節又明其分誼相關要之以盟誓欲其相信不怨其擠排而冀

其和衷濟國詩人所以爲賢而夫子取之也若但惡其譖己則同列相詬詈之言聖人何以登之哉末節正言曉之亦非明斥其爲鬼蜮只是曉以反側之無益冀其至誠共濟昔人不將白文本義細細紬繹而拘泥傳說故令作者之意不明識者詳之

萋兮斐兮成是貝錦彼譖人者亦已大甚

比也萋小文相錯斐眾文交錯也貝水中

介蟲有文彩似錦言以萋斐之小文組織而成貝哆古音昌兮

果反侈古音昌兮成是南箕彼譖人者誰適與謀

音迷。比也哆微張侈大也南箕四

星二爲躔二爲舌躔狹而舌廣有漸張大意天文箕主口舌故以喻譖者六七月間箕見於南詩人就當時所見言故曰南箕

也此申言其奸巧太甚之事始焉微言巧中漸乃肆其讒毀緝

哆兮侈兮遂成箕口之大不知誰爲之謀而巧於簸弄如此緝

緝翩翩謀欲譖人慎爾言也謂爾不信

賦也緝緝口舌聲翩翩輕猥貌此下警戒之承

譖人者非至明不能覺之至勇不能去之寺人而見及此蓋文武之遺侍御僕從猶有正人也聖人錄以告譖人與聽讒者而世人能悟者鮮可慨也

上言小人不必有與謀者其平日緝緝其口翩翩其形專以譖
人爲事但作惡無不敗露者因戒之日爾雖工於譖久久人必
覺而不信可捷捷幡幡謀欲譖言豈不爾受旣其女遷捷便利
貌幡幡反覆貌申上不信之實言爾自恃其長口則捷捷而便
利情則幡幡而反覆時時謀欲譖言彼豈不聽受然爾能譖人
人亦將譖爾卽聽受爾言 驕人好好勞人草草蒼天蒼天視彼
者必旣而遷怒於女也

驕人矜此勞人

賦也驕人得志之小人好好樂也勞人忠勤之
人草草憂也言讒人如此是以小人得志善人

無聊因思天道不爽視彼驕人必
有以懲之矜此勞人必有以慰之彼譖人者誰適與謀取彼譖

人投畀豺虎豺虎不食投畀有北有北不受投畀有昊賦而比
也投棄

畀與也有北幽都猶言投諸鬼神也承上蒼天意而極言之言
蒼天福善禍惡必不容此讒人想讒人必有同謀者人雖不察
天必深惡我思取彼讒人投畀豺虎使食之然豺虎亦不敢食
之其投畀有北使幽禁之然有北亦不受之則維投畀有昊庶
幾惟天可以誅之蓋言其惡逾豺楊園之道猗于畝止去其
反寺

人孟子作爲此詩凡百君子敬而聽之比而賦也楊園下地道
路猗倚也畝止一畝之

北高地寺人內小臣孟子其字也言楊園之路甚卑然依近畝
北所見未必皆卑也寺人近侍王宮職雖卑而所見未必亦卑
今述譜人者之情狀以告凡百君子其
敬而聽之毋忽通言庶於國家有裨也

巷伯七章四章章四句一章五句一章八句一章六句

巷

內道伯其長也蓋寺人之賢者述
讒人之狀以告有位而啓王聰

附解序刺幽王毛傳謂寺人遭讒被宮刑爲巷伯者所作班固
司馬遷贊亦云迹其所以自傷悼小雅巷伯之倫故朱子從
其說然被宮刑爲巷伯詩中無明文詳味詩言自傷之意殊
少且但自傷而已則其見甚隘聖人宜無取焉觀其末章自
言位卑而言善冀凡百君子之敬聽蓋寺人之賢者灼見眾
讒人之爲害旣不克自進言於王又無權力去之則爲此詩
以告投畀有昊冀王之覺悟凡百敬聽冀諸臣之襄力以寺

孔子於五倫惟朋友言交以不交則不成朋友也故曰義合友既相棄何必定與之交而聖人何以錄此詩也蓋有位之人當爲國求賢況於故舊而乃忘德記怨輕棄貧交故錄之以戒也

人而其見如此可謂賢矣故夫子取之

習習谷風維風及雨將恐將懼維予與女將安將樂女轉棄予

興也習習連續不斷谷風山谷之風谷風常迅甚者雨即應之喻患難也風雨相須如朋友相應言憂患之時予與女常相親

矣何安樂而轉棄予乎習習谷風維風及頽將恐將懼寘予于懷將安將

樂棄予如遺興也風焚輪曰頽風雨陰晦其恐懼猶小谷風與頽風大作而無雨則患難之大者也寘置同于懷

親之也如遺忘去當將恐將懼女常寘予于懷矣奈何安樂而棄予如遺乎習習谷風維山崔嵬無

草不死無木不萎忘我大德思我小怨末二句韻未詳。比而賦也崔嵬山巔風在谷

而山甚崔嵬喻上下皆不善草盡死而木皆萎喻友大難也當大難時友全之其德不小故歎其忘大德而思小怨且禍之矣

自言小怨不自以爲無過也其意厚矣

谷風三章章六句

當時有位者晉篤於友誼患難周全之其後友富貴而忘恩記怨作此以歎之

附解舊第云朋友相怨詳味其詞乃在位有德於友而其人得

志棄之又加石焉故作此慨之夫友所以輔德若有德於我
尤不可忘奈富貴中人往往忘舊德而思小怨子故錄此以
戒也其言谷風陰怨以漸而甚將恐將懼至於草死木萎益
少小相交經歷許多患難又曾拯救之而友忘棄為禍古今
如此甚多故子錄以戒也

蓼蓼者莪匪莪伊蒿哀哀父母生我劬勞

比也蓼蓼長大貌莪
藥也始生為莪長大

為蒿莪猶可食蒿則無用比父母生子以為美材長大乃
無用也劬勤也念父母生已勤勞而不得其養為可哀也蓼蓼

者莪匪莪伊蔚哀哀父母生我勞瘁

比也蔚牡蒿也蒿猶有子
蔚乃無有更不如蒿矣瘁

病也勞而至於
病則憊甚矣餅之罄矣維嚳之恥鮮民之生不如死之久

音

矣無父何怙無母何恃出則銜恤入則靡至

比也餅嚳皆盛水
器餅所以注水於

嚳餅盡則嚳無水子所以養父母子因親何所依嚳盡鮮寡也
有父母而如無若孤寡然怙之為言怙也父覆育降祐恃之為

父母之恩何
可言盡此詩
卻已道盡故
遂為千秋絕
調矣忠孝一
原竭忠何暇
內顧然至於
父母失所孝
已大虧忠安
用之故以之
為戒焉

言恃賴也隨時依賴以生恤憂也靡至無歸也此乃正言其不能孝養之實是所以匪我而蒿蔚也餅罄爲壘之恥子不能孝養其爲父母之恥不甚大乎因歎已同孤獨宜死已久乃虛生於世而父母不存無所怙恃出則含憂人則無所依歸也父

兮生我母兮鞠我拊我畜我長我育我顧我復我出入腹我欲

報之德昊天罔極

賦也生者本其氣鞠局也成其形也拊撫摩

而無乖戾顧父母或前必迴顧其子復常反復愛戀之腹常在親腹之中罔無極窮也此乃正言劬勞勞瘁之實是所以哀哀也言父母之於己如此欲報之以德而其恩之大如天無窮今乃無一毫報而徒畱哀痛也

南山烈烈飄風

發發民莫不穀我獨何害

比而賦也烈烈高危險犯之貌發發迅疾貌害亦何也穀善也此下方言其所以不

得終養之故南山烈烈而難犯飄風發發而難當喻時政暴虐已不得安養父母故歎民莫不善而我獨何爲遭此害也

南

山律律飄風弗弗民莫不穀我獨不卒

比而賦也律與律同弗比而賦也律與律同弗

終也山律律而不可干風弗弗而不順情則雖有終養之志亦必不遂所以傷己之不卒也

蓼莪六章四章章四句二章章八句

忠臣遭困不得養其父母作此以自哀

附解序刺幽王毛氏謂民人勞苦孝子不得終養朱子從之然此乃有位之詞非人民作故列於雅也蓋人臣事君惟聖人忠愛不分窮達或爲貧而仕微職亦必盡忠終身窮困不忘致君澤民若大用之則必傾心委任乃出而圖君下此庶司百職不必有伊周孔孟之材而竭忠盡職亦爲良臣若圖祿位而仕卽小人矣然人才不一非純乎道者不能致身有才
能者得一官一邑可以自効亦欲仰事俯畜無憂飢寒亦人情之正也故聖王優禮大臣而羣臣亦待以忠信重祿安有
用其子而不養其父母使之移孝作忠者乎此詩哀念父母
十分沉痛必非但苦貧苦其在朝也桎梏之奴役之必有去
不得去辭不得辭之事去則獲罪更貽親憂畱則困窮不贍

平王因西戎殘燬宮室故遷東都其宴安之志蓋未嘗思發奮恢復只圖逸樂故東遷之後重取於民以自奉此詩極陳苦累可以戒後世之徵求無厭者故聖人錄之也

朝夕故哀切如此而夫子錄之以戒人君當體恤臣下然後孝治浹而忠賢効命也其自言鮮民又言民莫不穀則爲有位昭然以南山飄風喻朝政亦非但勞苦而已識者詳之

有饒簋飧有捄棘七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君子所履小人所視

睠言顧之潛焉出涕興也饒滿簋貌飧熟食謂黍稷捄長貌棘七以棘爲七所以載鼎肉而升之於俎周

道周之王道砥礪石如砥平也如矢直也君子在位履行小人下民睠反顧猶言追溯潛涕下貌詩人卽己所食以起興言有

饒滿簋之飧有捄棘爲之七已堪果腹因思先王制禮但取其宜不求其侈卽此簋與七而推之凡事無不有其制周道固至

平如砥至直如矢君子所宜行小人所視爲則也乃至今日而迴視先王之禮不禁潛焉出涕則逾制久矣蓋東國厚斂只緣

奢侈故卽此起興小東大東杼柚其空糾糾葛屨可以履霜佻佻公子

行彼周行旣往旣來使我心疚音几。賦也小東大東東方小大之國杼持緯者梭也柚受經

卷織者也空盡也佻佻薄弱貌公子貴族周行大路疚病也承上言所以出涕者由王制盡壞奢取虐民東方大小之國杼柚

皆盡至於躡葛屨而履霜桃桃之公子亦奔走道路往來供億民不堪命使我心疚也 有冽泚泉無浸穫

薪契契寤歎哀我憚人薪是穫薪尚可載也哀我憚人亦可息

也 比也冽寒意泉側出曰泚穫刈也契契憂苦憚勞也尚庶幾載載以歸也承上言民困如此使上之人及是時而休息之

猶可蘇也彼薪乾而後可爨民養而後可用故有冽之寒泉毋浸穫薪薪浸則腐矣我契契而寤歎哀我憚人亦如薪之不可

再浸薪是穫薪尚可載歸用之 東人之子職勞不來西人之子

粲粲衣服 反 蒲北 舟人之子熊羆是裘 音箕 私人之子百僚是試 賦也

東人諸侯之人職專主也來慰撫也西人從王者自西而來故曰西人舟人為西人操舟者私人為西人服役者僚官試用也

承上言民宜休息而乃竟不然不但不息而已且東人之子專主勞苦曾無慰撫之者西人之子則粲粲衣服方競奢麗下逮

舟子亦衣熊羆之裘私人之子皆或以其酒不以其漿鞞鞞佩試百僚之位則東人不堪命甚矣

璲不以其長維天有漢監亦有光跂彼織女終日七襄 賦也鞞鞞貌

璲瑞玉也漢天河也監視也跂舉踵望也衛風跂予望之織女星名在漢旁三星跂然如隅也襄駕也謂織女星終日間自卯

至西歷七次至捷也承上言東人甚苦而西人方奢或饋之以酒而西人不以為漿或與之以鞞鞞之佩璫而西人不以為長蓋難給無厭之求矣因思維天有漢視之儼然有光則傾天河以為酒庶可供其飲乎跂彼織女終日而歷七次則倩織女使為佩庶可給其衣乎甚言民力竭而求助於天也雖則七襄不成報章皖彼牽牛不以

服箱東有啓明

彌郎反

西有長庚

音剛

有挾天畢載施之行

賦也報章成章

也皖圓明貌牽牛河鼓狀如牽牛星者然服駕也箱車箱啓明長庚一星而早晚異名以其先日而出曰啓明後日而入曰長庚天畢畢星也其星八二星直上如柄六星曲為兩行張其口如掩兔之畢行列也承上言求助於天而天不能助彼織女雖則七襄徒有織之名實不能成章以供布縷之征也皖彼牽牛雖以牛名亦不能服箱以助轉輸之勞也且也徵求惟日不足東有啓明西有長庚亦豈能使日長晝以資營作之勤至於有挾天畢酷肖掩兔之綱宜乎可以助我網取禽獸供上之欲矣然亦不過施之行列則維南有箕不可以簸揚維北有斗不可天固無如無厭何也

以挾酒漿維南有箕載翕其舌維北有斗西柄之揭

賦也箕斗二星夏秋

之交見於南方詩人即時所見而言斗仍曰北者以斗為天樞不更易其號也箕四星在天漢之中上二為踵下二為舌踵反

在上故曰翕其舌翕引也斗柄西指正秋時又言南箕旣不可以簸揚糠粃北斗亦不可以挹酌酒漿而箕引其舌反若有所吞噬斗西揭其柄反若有所挹取於東是天非特不能益我乃亦若助西人也蓋無聊之極觸處愁怨譚大夫曲繪其情以告病故不嫌詞之甚也

大東七章章八句

東遷之初王室重斂民困於役譚大夫作此以告病

附解此詩先儒無異詞惟鄭箋謂譚大夫尤苦征役非也詩明言小東大東蓋東國大小皆困譚大夫作此告王使知民病惟出於旁觀之詞故怨怒無聊不嫌徑直聶夷中田家詩鄭俠流民圖遜其沈痛矣陳氏曰古者諸侯無私史邦國之志小史掌之藏於周室故譚大夫之詩得入於雅然當時陳詩之典已廢此譚大夫當是王朝卿士非譚國之大夫也古譚國今山東濟南府歷城縣東南王室無緣役及之序刺亂范

雅詩皆朝廷之作此詩因行役而傷殘賊告哀於有司是忠愛之意也若但自絀其苦亦何取焉

處義云刺幽王不合平王東遷故都之府藏已爲西戎殘燬王室新定一切費用不得不重取於東諸侯而從王之人皆西周來者故詩怨之也觀春秋初年天王使來求車求金則王室之征求可想有饒簋飴二句鄭箋牽強朱傳無義周道與周行同解上下文義不貫均不可從

四月維夏

音戶

六月徂暑先祖匪人胡寧忍予

魚語二韻。比而賦也。四月六月初

行役之時徂往也匪人非他人言至親也忍予忍視其遭禍難也首三章以行役之時喻時政不善而歎已適當其時不忍坐視又無權以正之秋日淒淒百卉具腓亂離瘼矣爰家語作奚其適此以盛夏酷暑喻歸比而賦也淒淒蕭瑟意卉草木之通稱腓病離流離瘼病之深奚何適之也此以秋日淒慘喻百卉具腓觸目所見如民

之亂離亦病甚矣冬日烈烈飄風發發民莫不穀我獨何害而

賦也烈烈猶栗烈發發疾貌言時又臨冬日烈烈而風發發征人尤不堪矣因歎民莫不善而我獨何爲罹害不言民罹害而

言已受害以告哀於 山有嘉卉侯栗侯梅廢為殘賊莫知其尤

羽其反。興也嘉美侯維廢變殘禍賊傷也尤過也此下三節

乃言已行役所見之事民困苛政故勉其地有司盡職此章言

有位不臧有美材可為善者皆被 相彼泉水載清載濁 古音直

毀傷是誰之過日莫知忠厚也 我日構禍曷云能穀 興也相視載則構合也言泉水尚有清濁

不言民受禍而日己構禍曷云 滔滔江漢南國之紀盡瘁以仕

能穀無一善者非謂己不得穀 寧莫我有 音以。比也滔滔大水貌江漢二水名即其所見以

之使盡忠愛民言民困如此有位者何以忍而禍之豈因去朝

廷遠雖竭忠而莫知乎然人臣愛民乃所以盡忠果能仁民如

水澤物積之於久民賴其生善政豈能終掩彼滔滔江漢為南

國之紀為其澤民也果盡瘁以仕君即莫知民寧忘之而莫我

有 匪鵠匪鳶翰飛戾天匪鱣匪鮪潛逃于淵 賦也鵠或作鵠鵬

乎 日鵠也鱣鮪大魚此乃言己所以不敢去位之故言君臣義不

可逃時雖亂離豈可愬然而去之彼鵠鳶則飛戾天鱣鮪則潛

于淵而人臣非其類也既仕 山有蕨薇隰有杞桋君子作歌維

以告哀

比而賦也蕨薇杞皆見前棣赤棟也樹葉細而歧銳皮理錯戾叢生山中大者可爲車輞又言有司尊卑不一

然各有職業皆當有益於國與民彼山則有蕨薇隰則有杞棣皆可爲民食用位雖卑也豈不可以澤民古之君子當下情不能上達亦惟作歌告哀我今亦惟作此詩以告冀有益於民也

四月八章章四句

大夫行役哀民困於虐政而作此以告有司

附解序謂刺幽王毛氏申之曰在位貪殘下國構禍怨亂竝興鄭孔附會之而其說牽強或謂大夫遭讒流離南國而作稍近之矣而義亦未暢孔叢子曰於四月見孝子之思祭節取先祖匪人立義耳而王肅遂附會焉孫毓難之而所言亦謬集傳以爲遭亂自傷之詩蓋覺諸說之不安也然於文義亦多未融惟朱氏善謂大夫行役而憂時之亂乃爲得之然以爲懼禍則非也此乃忠臣行役見民困苦俱由有司暴虐故

愷切風之皇華之詩勞使臣而勉以咨諏咨謀蓋聖王恐下情不能上達故詳戒之此詩猶見良法之遺國家衰亂固視君相之賢否而羣有司分職効勞尤多親長之官三代而下往往守土之吏不賢剝民自利朝廷不能遠矚至於民不堪命土崩瓦解雖欲救之而無從故聖人錄此詩以明有司不良忠賢太息而堂廉高遠不及知之爲衰亂所由來也前人何以忽之

小旻之什十篇六十五章四百十四句

小旻之什十篇序皆謂刺幽王然細

核其詞義不盡爲幽王作也今各就本文釋之務求通順不敢拘傳註而晦經文識者辨之

北山之什二之六

陟彼北山言采其杞偕偕士子朝夕從事王事靡盬憂我父母

王稱大夫此亦

大夫蓋執政者而詩人亦必諒居貴戚故明知不均而不可不從夫子錄之則以戒乎後世

滿以反。比而賦也。北山寒峻，杞非可食之物。喻陟險行役，所任非要事。偕偕強壯貌。士子詩人自謂言陟彼北山而所事者，采杞耳偕偕之士，子朝夕從事，本非要事。執政者以王命役之，然王事何窮？我亦何敢辭？但父母無所養，堪憂耳。此章正意已盡。

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大夫不均，我從

事獨賢。

音形。賦也。溥，遍率。循，濱涯也。此乃承出大夫來。大夫執政者，言土廣臣眾而執政不均，獨以我為賢而役之。

明其實非王命也。

四牡彭彭。

音旁。

王事傍傍，嘉我未老。鮮我方將，旅力方

剛。經營四方。

賦也。彭，彭行不得息。傍，傍勞不得已。嘉，善。鮮，少。以

之意而言。大夫豈真以我為賢哉？假王事役我使不得休息，特以我年壯堪任勞苦耳。經營四方，四方皆至也。或燕燕

居息，或盡瘁事國，或息偃在牀，或不己于行。

賦也。燕，燕安。間，貌。此下就已推開言。

不均之實。或安居于家，或盡瘁于國。或高卧于牀，或奔走于道，苦樂相懸矣。

或不知叫號，或慘慘劬

勞，或棲遲偃仰，或王事鞅掌。

賦也。叫，呼號。召也。慘，慘苦貌。鞅，掌。失容也。或耳不聞徵發之聲，或面

常帶憂苦之狀，或退食從容而俯仰作態，或經理煩劇而倉卒失容，極言不均者之眾。

或湛樂飲酒，或慘

慘畏咎或出入風議或靡事不爲

音譌。賦也此又言不止勞逸不均而已或湛樂飲酒逸

而益縱其欲或慘慘畏咎勞而猶恐得罪或出入風議已不任勞而且持勞者之短或靡事不爲憑權藉勢以苦同列

北山六章三章章六句三章章四句

大夫假君命以役臣不得孝養其親其人

作此刺之

附解序謂大夫刺幽王詩傳謂懿王之時大夫勞於王事朱子則但以爲大夫行役而作然詩明言大夫不均非刺王矣謂大夫行役勞苦而怨尤非人臣盡職盡瘁乃其本分卽不得侍親亦忠孝不能兩全安得怨謗玩其詞義乃執政專擅以天子命役使同列而其人或係世戚忠賢義不可去惡其不均將使賢能解體故作此刺之夫子錄之亦以權臣擅命以私意役使忠賢順則引爲己黨逆則加以罪戮往往有之故

小人不可共
事况衰亂之
時欲因以成
功乎後世賢
臣不明此詩
之義者甚眾
是以無濟於
國而徒殞其
身也

以此爲戒也不然君子之仕也揆之於義義不容辭則盡瘁
鞠躬義不可畱則全身高蹈若受祿而不任勞戀棧而任不
均乃小人之尤夫子何以取之哉

無將大車祇自塵兮無思百憂祇自疢

當作痕

兮

比也將扶進也
大車任載重物

喻執政者也祇適疢病也忠臣欲襄執政以濟國而不知其不
可與故詩人箴之曰君子慎其所與憂國必求其有濟不然無
益於國有累於身也譬彼行道無將大車將之則大車未必可
行而塵反蔽目人臣遇事不可爲亦惟潔身全道無徒思百憂
以自病也無將大車維塵冥冥無思百憂不出于類比也冥冥昏
其身也無將大車維塵雍兮無思百憂祇自重兮比也雍猶蔽也
重累也又言小
於類也

人不難與圖
功且將爲所累

無將大車三章章四句

時有忠臣欲輔執政濟國而不
知其非也詩人作此箴之

附解序云大夫悔將小人朱子謂行役勞苦而憂思者之作然以大車喻小人行役均未當也大車者執政之位時小人當國君子憂國思相與扶持而安全之其意固美但小人昏庸不可與明而徒失身無濟於國故詩人戒之欲其知止也一章言徒自病二章言小人不明必不見用三章言不惟無益而有累文義甚明不必舍經從傳也古今忠義之士誤從小人欲濟國而無益罹禍者甚多

明明上天照臨下土我征徂西至於芄野

神與反

二月初吉載離

寒暑心之憂矣其毒大苦念彼其人涕零如雨豈不懷歸畏此

罪罟

賦也征行西畝在晉地芄地名蓋畝之近邑野遠之稱二月周正丑月初吉朔日毒禍共人周召共和二相懷思罟

屢言豈不懷歸而終勉以無恆安息其爲朝臣問答之作顯然後世擬蘇武李陵贈答之作但敘私情無

網大夫從王於彘而告朝臣言明明上天照臨下土固無微不察今日之亂良不虛生也我行往西至於芄野之遠其始來也

關國政其心
跡本相懸也

二月初吉今已幾易寒暑心之憂者此禍太酷念彼共和守國之人不得同朝涕零如雨豈不懷歸乎但以大義不容棄君而去以干昔我往矣日月方除曷云其還歲聿云莫念我獨兮我

事孔庶心之憂矣憚我不暇

音豫

念彼其人惓惓懷顧豈不懷歸

畏此譴怒

賦也除歲除周之二月歲除之時曷云其還何能還也獨從王無他人庶多憚勞惓惓勤厚之意懷顧共

和諸臣遣使問訊也譴責也言已往之時日月方除業已從王不得還已曷云能還乎歲忽已暮念已少同僚任事甚多心

所憂者勞我以不暇而無濟於事念彼其人惓惓懷顧遠人我豈不懷歸恐干大義而受譴怒耳

昔我往矣日

月方奧曷云其還政事愈蹙歲聿云莫采蕭穫菽心之憂矣自

詒伊戚

音促

念彼其人興言出宿豈不懷歸畏此反覆

賦也奧與隩同歲除

之時民皆隩處也蹙窮急也詒遺戚憂出宿欲遂歸反覆謂始從而中變申言已從王已久王不得復歸則已何時還乎自出

居至今時益久矣而王無自怨自艾之心政事益壞歲云莫矣采蕭以爲薪穫菽以爲食其困如此心之憂矣豈他人爲之乎

亦自詒伊戚耳蓋言王自取而諱其詞於已念彼其人興言出宿遂欲徑歸然終不歸也豈不懷歸畏此反覆之行不可以對

耳其人嗟爾君子無恆安處靖共爾位正直是與神之聽之式穀

以女賦也君子謂其人恆常安處安居朝廷也靖者盡心共者盡職與助也聽式憑也式用穀祿以猶與也此乃勉共和

之善爲圖國故嗟歎而言爾君子毋以安處朝廷爲幸當靖共爾位與正直之人共圖國是則神明式憑必穀女矣嗟爾

君子無恆安息靖共爾位好是正直神之聽之介爾景福賦也

安也好愛介助景大也又言君子無恆安息而忘戒懼當靖共爾位正直之人不特當與同謀更當好之而以誠相信則神之

聽之必介爾景福蓋自甘勞苦又勉內臣忠勤詩人可謂賢矣

小明五章三章章十二句二章章六句厲王出居於彘大夫從王爲此詩以

復朝臣之問也

附解序曰大夫悔仕於亂世鄭箋孔疏解說生強朱傳主行役

說於文義亦多不明或曰厲王流於彘大夫之從行者歷時

既久悲念而作是也而猶未盡宣詩義今疏通之蓋厲王暴

虐國人流王於彘周召二公共治號曰共和夫國人旣出王則畔矣非周召二公鎮撫百姓保護王身豈有不大亂者想二公之賢亦不亞於厥祖乃能處變定亂出王於彘必爲賢臣以輔翼之而且內安百姓外撫諸侯晏然無恙共和十四年之久宣王藉以中興甯俞子鮮從衛君識者歸功推挽則當日周召可知國人之所以逐王以其虐耳周召以仁安之所以亂已而且從王之賢臣亦必周召所遣使之啓沃冀王改行復辟奈王不然故詩言政事愈蹙而心憂不得還國旣知王必不能改行將終老於彘故勉共和諸人靖其正直以待新君必知爾忠正不至降罪厥後宣王中興果如其言詩人之賢可知矣然非周召實有才德誠心爲國豈免於罪此

樂以導人心
之和周室雖
衰禮度猶存
草野賢士大
夫猶有肆及
之者故能以
雅以南以籥
不僭也詩人
聞之而反復
咏歎所以思
淑人不已也

事與伊尹放桐同一盛烈蓋千古所無非此詩何以明之若
子西保路田單復齊亦彷彿似之然難易殊而功業亦異矣
至小明篇名因大雅有大明此曰小明歐陽公謂名篇者偶
爲誌別不關詩義信矣

鼓鐘將將淮水湯湯憂心且傷淑人君子懷允不忘

賦也將將聲也淮水

出桐柏山今河南信陽州東會泗至淮安府安東縣入海湯湯水流動有聲貌淑善淑人君子謂先王先公允信也言鼓鐘將將與淮水之湯湯相應聞之而憂心且傷念先王以此和民之情至久而遺音猶在淑人君子令人懷思之深而不忘也
鼓鐘喈喈淮水潋潋憂心且悲淑人君子其德不回

賦也喈喈眾樂和聲潋潋

眾水流聲悲則更甚於傷回邪也古者作樂先擊鐘而眾音始作故鼓鐘以導樂而眾音和鳴與淮水眾聲相應聞之憂心且悲者思淑人君子有是德而後有是樂今鼓鐘伐鼗淮有三洲徒樂存而不同之德杳矣所以憂悲也
鼓鐘伐鼗淮有三洲

憂心且妯淑人君子其德不猶

賦而比也鼗役鼓周禮以鼗鼓鼓役事是也洲水中之地水滿

而洲見妯動也猶似也言鼓鐘甚樂而忽伐磬鼓民困于役樂者自樂憂者亦憂如淮水方盛忽有三洲不盡安流是以憂心而妯思淑人君子當年鼓鐘欽欽鼓瑟鼓琴笙磬同音以雅以和民其德不如此也

南以籥不僭

賦也欽欽聲有節琴瑟堂上之樂笙磬堂下之樂同音言其和雅朝廷正始之音南二南風化之樂

籥舞器僭差也言鼓鐘有節而琴瑟笙磬無不諧和其音則合於雅南籥舞亦不差其節此皆先王遺澤之久長而今也政治不若徒有此樂使人不能無思古之悲也

鼓鐘四章章五句

大夫淮水之上聞樂而念先王歎今之不如古也

附解序刺幽王齊魯韓三家謂刺昭王考之載籍皆無確據或以爲穆王而援祈招之悒悒以爲相類似矣然彼明言思我主度式如玉式如金形民之力無醉飽之心此則咏樂突接憂心且悲復言淑人君子承接語意殊甚隱躍再三玩味前人謂傷今思古其說是矣而必以爲刺王流連則非蓋流連

之樂尙安得有以雅以南之盛況必明指何王實無所稽今
卽本文釋之蓋周衰先王禮樂之教猶有存者周公作樂無
論朝野皆有詩歌樂舞樂與詩俱不可一日離也但禮主於
敬樂主於和敬者易肆久而弛焉和者樂趣久猶習焉此人
於淮水之上聞鼓鐘及諸樂猶有古音而禮教廢弛故思先
王和民情必先節民性今也不然是以思淑人君子而歎其
德不猶德之不猶只以鼙鼓微露之民非不可教也上無德
則無以導民樂雖存而所以樂之道不存故反復流連慨喟
深焉蓋文武周公德澤在人朝廷政雖衰亂而草野遺音猶
存夫子所以錄之爲主世教者勸也簡兮之碩人執籥秉翟
而思西方之美人其亦同此懷抱歟

神庇民者也
民氣樂而歲
豐稔又能致
敬盡禮神斯
享之此詩曲
盡其義其詞
則被諸弦歌
其義則歸美
君上故不列
於頌而列於
雅也

楚楚者茨言抽其棘自昔何爲我藝黍稷我黍與與我稷翼翼

我倉既盈我庾維億以爲酒食以享以祀以妥以侑古音以介

景福賦也楚楚盛貌密貌茨蒺藜抽除也我主祭者自謂與與翼翼皆繁盛貌露積曰庾十萬曰億享獻安安坐也禮曰詔

妥尸是也侑勸食介助景大也言翦除茨棘先人何爲如此勤勞乎蓋以藝黍稷也黍稷豐盛倉庾充盈然後以爲酒食享祀

先人妥之侑之以大其福蓋力農爲祭祀之本也濟濟跄跄絜爾牛羊以往烝嘗或剝

或亨古音普或肆或將祝祭于祊古音祀事孔明彌郎先祖是

皇神保是饗孝孫有慶古音報以介福萬壽無疆賦也濟濟跄

曲禮曰大夫濟濟士跄跄絜與潔同冬祭曰烝秋祭曰嘗剝解其皮亨熟其肉肆陳其骨體於俎將奉持而進之祊廟門內不

知神之所在於彼於此故祝祝祭門內以求神祀事祭祀之事孔明禮甚備皇君臨之也神保保先祖以來者護從之屬慶幸求

神而神來乃孝孫之慶慶其得神之歡從茲將報以大福與遐壽此節重祀事孔明言執事恪而禮儀備以此神保享而福壽

來執爨蹠蹠音爲俎孔碩音或燔或炙音君婦莫莫爲豆孔庶

鵲音為賓為客獻酬交錯禮儀卒度笑語卒獲神保是格音報音以

介福萬壽攸酢

賦也鬻竈也禮有饗鬻以煑肉在門東南北上有廩鬻以炊米在饗鬻之北踏踏敬也俎所以

載牲體碩牲體大也言薦熟也燔燒肉炙炙肝言從獻也禮曰主人獻尸賓長以肝從主婦獻尸兄弟以燔從君婦主婦莫莫

敬而靜凡祭必夫婦親之所以備內外之官也豆所以盛肉羞庶羞君婦所為庶多也賓客四方來助祭者賓長為賓眾賓為

客獻酬互飲也主人酌尸主婦亞獻賓三獻畢主人遂酌以獻賓主酌賓日獻賓飲主日酢主又自飲而復飲賓日酬交錯旅

酬眾賓與兄弟皆遍也卒盡也禮儀盡合法度而笑語盡得其宜古者於旅也語恩澤行於禮法之內和樂生於誠敬之中也

格至也前言福壽初獻而冀幸之詞此則神至而果降以福壽如與之酬酢也此節推言凡執事之人及主婦眾賓皆無失禮

神九喜之我孔熯矣式禮莫愆音工祝致告徂賚孝孫苾芬孝祀神

嗜飲食卜爾百福如幾如式既齊既稷既匡既敕永錫爾極時

萬時億

賦也熯竭勞之意工祝工於祝者徂往賚錫苾芬香也卜予也幾期式法也齊整肅稷敏給也匡正敕戒極至

也承上二節而言主人甚勞而行禮莫愆故神使工祝往告孝孫而賚賚之日爾孝祀芳潔神是以嗜爾飲食而予爾百福使

爾有求即如期而來不遲晚也所得皆如法豐足不偏歉也所以然者非但享爾飲食之故爾之於禮既整齊又敏給既正大又謹敕故不特資爾於一時且永錫爾為眾禮儀既備音鐘鼓善之主萬億無已蓋言長為建極之尊也

既戒音急

孝孫徂位工祝致告音幣神具醉止皇尸載起鼓鐘送尸

神保聿歸諸宰君婦廢徹不遲諸父兄弟備言燕私

賦也既備禮成也既

戒樂止也徂位祭祀畢而主人往阼階下西面之位致告祝傳尸意告利成於主人神無形而言具醉者誠敬之至如見之也

尸稱皇尊之也神依於尸神醉故尸起鼓鐘金奏肆夏也送尸而先祖歸故神保亦歸前同享今同歸也諸宰眾宰非一人之

稱也廢去也不遲者以疾為敬亦不畱神惠之意祭畢既歸賓客之徂同姓則畱與之燕所以尊賓客親骨肉也燕而言私非

狎昵之謂也祭重公義雖諸父亦在臣子之列燕伸私恩故天子諸侯皆尊諸父而與兄弟齒也此節言送神之事也樂

具入奏

古音族

以綏後祿爾殽既將莫怨具慶

音羌

既醉既飽小大

稽首神嗜飲食使君壽考孔惠孔時維其盡

上聲

之子子孫孫勿

替引之

賦也凡廟之制前廟以奉神後寢以藏衣冠祭畢而燕於寢故祭時之樂皆入奏也綏安也人神之主也神享

既受福燕又推神惠以及人故曰以綏後祿爾穀卽所徹之羞莫怨具慶神惠遍也既皆醉飽又稽首而言神嗜飲食既言君壽考矣則推此誠敬之意以達於人民使民皆受其惠使事各當其時天下事無不盡得其宜子子孫孫長守此道勿廢其禮且引而伸之蓋必如是始爲福壽之實而神之所賚以人心所願而益信也此節卽燕私之慶言以收束通篇

楚茨六章章十二句

周初民和年豐祭事既成羣臣頌禱君上而作後遂爲祭畢燕飲之樂歌

夫子錄之以明洽神人和上下之義下三篇彷彿此

附解序謂刺幽王毛鄭皆言思古非今然按之詩文無刺意朱子以其在小雅非天子詩改爲述公卿有田祿者力於農事以奉其宗廟之祭然鼓鐘送尸使君壽考非公卿可當篇中自農事重粢盛起詳敘祭事始末而多頌禱語則明非天子自作亦非祭時所用蓋周之盛時百度俱脩上恬下熙自天子宗廟以迄士庶皆能重農力本以安室家而奉祭祀此篇

則羣臣美天子而頌之下篇信南山美諸侯甫田大田則大夫士也其初止是臣下頌祝之言其後相沿遂爲祭畢燕樂之樂歌夫子存之以見盛世上下和樂神人相孚之概也神保朱子以爲尸之嘉號如楚詞靈保之意然觀五章之下又言皇尸載起神保聿歸則神保非卽尸也蓋詩人神其先人以爲雲從之者有人且不敢遽言先祖是享而言神保猶言其騶從亦旣享我則先祖可知謙敬之詞也故敬從

折衷之說

信彼南山維禹甸之昉昉原隰曾孫田之我疆我理南東其畝

滿以反
○賦也

古者田祿最重奉宗廟而長子孫胥於是賴此詩所以言明斯義向子孫之克

折衷曰信與伸通言山之緜亘如引伸而不窮也南山終南山維惟同甸治也昉昉墾闢而平均也曾孫主祭者之稱曾重也

承先業保世
滋大之事皆
寓其中所以
制爲樂歌而
使懷永不忘
也

自曾祖以至無窮皆得稱之疆以定其經界理以達其遂溝畝
壟也地之大勢東南南下爲田必疏其下以利水故舉以例西北
言信乎南山之廣袤惟禹能甸之此昉昉之原隰亦惟曾孫能
田之而我亦得因其疆理之舊得有此田畝也蓋正疆界治田
畝諸侯之事詩人本其先世言之而並上天同雲雨雪雰雰益
美其子孫以爲祭祀粢盛之所由來

之以霖霖旣優旣渥

古音屋

旣霑旣足生我百穀

賦也同雲雲一色也將雪之候

如此雰雰雪貌霖霖小雨貌優渥多也霑足遍治也冬

有積雪春而益之以小雨則饒洽矣又言得天之時

翼黍稷或或

古音于逼反

曾孫之穡以爲酒食畀我尸賓壽考萬年

賦也場田畔也翼翼整飭貌或或茂盛貌畀與也承上言地利
得而疆場翼翼天時和而黍稷或或以曾孫之穡爲酒食而畀
尸與賓乃能荷神之福壽考萬年蓋言曾孫有德卽地利
天時豐稔以該之非第謂以酒食奉祀卽得福也

中田有

廬疆場有瓜

音孤

是剝是蒞獻之皇祖曾孫壽考受天之祜

古音古

賦也中田公田也八家同井其中爲公田內以二十畝與八家
爲廬舍於畔上種瓜以盡地利瓜成剝削淹漬爲蒞而獻皇祖
此又推言不獨酒食凡小物亦備矣三牲之俎入簋之實美物備
矣水草之蒞陸產之醢小物備矣三牲之俎入簋之實美物備

矣而此獨言中田之瓜蒌者田中稼穡之美不待言即他物亦繁茂則曾孫平日養民以受天庥可知故終之以壽考受祐

祭以清酒從以騂牡享于祖考執其鸞刀以啓其毛取其血膋

賦也清酒鬱鬯之屬騂赤色周所尚也鸞刀刀環有銚者膋脂膏也啓其毛以告純取其血以告殺取其膋以升臭合之黍稷

實之於蕭而燔之此乃正言祭事祭重黍稷之馨故清酒爲主而從以騂牡以是享于祖考執其鸞刀啓毛取血取膋以求神

焉是烝是享苾苾芬芬祀事孔明彌郎先祖是皇報以介福萬

壽無疆賦也烝進也享薦也苾苾芬香也言薦熟也此總結上文言以是烝享而苾苾芬孝祀禮甚明備先祖尊嚴臨之報

以介福而壽無疆也

信南山六章章六句

諸侯爲天子守土治民民安歲稔祭獲福而臣下頌之

附解序刺幽王毛氏以曾孫爲成王朱子陋之是矣而曰與楚

茨大意略同今按篇中美曾孫能疆理原隰以富民得天時

而歲稔以此祭享而神福之周制惟諸侯世守大夫賢乃世

官不賢第世祿則疆理爲諸侯明矣其不詳祭之事者天子爲人神之主必主祭而百神享之治民而百姓安之乃能永祚諸侯則予奪聽於天子惟是土地受之先君治民事神分天子之政化故祇言疆理得宜時物順成則賢可知矣其爲樂歌之義已見上篇不贅

念己祿養所由來而鄭重農事爲民祈年卽爲民祈福情文愷切作者之賢可知

倬彼甫田歲取十千我取其陳食我農人自古有年今適南畝
滿以反或耘或耔黍稷薿薿攸介攸止烝我髦士
賦也倬大也韓詩作薊甫亦大也
也十千計公田之入也一成十里以萬畝爲公田一同百里以萬夫爲公田皆十千之數我在上者自謂陳舊制也農人助耕公田者有年豐年適往也耘除草耔壅本也薿薿茂盛貌介際也謂眾人聚集際會之處烝進髦士秀士古者士出於農故力農者多美士言倬彼之甫田歲取其十千之入什一之征古舊制也我取其陳補其餘以食我農人農人足食乃不匱故自昔以來常有年也古旣如此今我適南畝而勸相見農人或耘或耔黍稷薿薿於是於所際所息之處進髦士而勞之言民之多

也秀以我齊明彌郎與我犧羊以社以方我田既臧農夫之慶音

琴瑟擊鼓以御田祖以祈甘雨以介我稷黍以穀我士女齊賦也

桑同禮云稷曰明桑是也犧羊純色之羊社后土方祭名迎四方之神以祭臧善慶福也御迎也田祖先嗇謂始耕田者即神

農也周禮凡祈年於田祖則吹豳擊土鼓以樂田畯穀善也承

上言農人多秀良而能勤穡事故我得以我齊明與我犧羊祭

社祭方明神佑而田臧農夫之慶且作

樂以祈田祖冀長此有年以穀我士女

曾孫來止以其婦子饁

彼南畝反田畯至喜攘其左右嘗其旨否禾易長畝見終善

且有音曾孫不怒農夫克敏音米。賦也曾孫爲人子孫者之

餉攘取也旨美易治長竟有多敏速也承上言祈神而神果相

之曾孫來止偕婦子而餉農人田畯甚喜取其左右所饁嘗其

旨否以獎農人禾易而竟畝如一知其終善且有曾孫不必怒

嗔而農夫自克敏也此篇與下篇言田畯至喜皆於饁彼之時

田畯勸農之官故喜其勤而楚

茨信南山不言天子公卿尊也

曾孫之稼音古與如茨如梁曾

孫之庾如坻如京音乃求千斯倉乃求萬斯箱黍稷稻粱農夫

之慶

音羌

報以介福萬壽無疆

賦也

秀實曰稼茨屋茨言密比也梁車梁言穹隆也庾露積也坻水

中高地京高北也箱車箱承上言神人兩協是以曾孫秀實之稼其在野也如茨如梁及其既收也曾孫之庾如坻如京乃求千倉萬箱以斂之黍稷稻粱無所不有此皆農夫之功所致祈神宜報以介福萬壽無疆蓋歸美於下欲報以無窮之福古言萬壽猶今人言萬福非必天子始云爾也

甫田四章章十句

大夫能治民而安之重農務本以奉祭祀爲此詩以祈而其後遂爲凡有位祈

年之樂歌也

附解序刺幽王毛鄭附之朱子不取之云公卿力於農事以奉

方社田祖之樂歌當矣蓋農固爲國本而周家祿采皆取於

田其事九重其勸勞之法至多禮經具詳此詩敍祭祀止以

我齊明數句其餘皆敍農事而歸美於農夫與上二篇不同

者大夫之分與天子諸侯異也大夫采地其得失尤易頓殊

農爲衣食之
原無貴賤皆

幸有采田或受之先人亦係國恩當鄭重而愛民竝慰勞之
况周家農卽士士卽農髦士出焉非可虐用其民浚脂膏而
使不暇耕也篇首卽言不過取於民冀古之有年適南畝而
烝髦士蓋勸農之中課士亦寓矣次章言己之得奉祭祀與
爲民祈年皆賴農夫是以己不敢怠荒嘗饁餉之而農夫不
俟怒責俱自克敏自謙之言也而其人平日有澤於民可知
矣末章言稼庾充盛隨所取攜而不窮此皆農夫之慶己乃
得分其慶祈神報以介福萬壽無疆結二語乃祈神之詞前
人不明其旨所以疑朱子之非耳此大夫采田受之先人者
故自稱曾孫亦以其係對神而言自云乃爾也

大田多稼旣種旣戒旣備乃事以我覃耜俶載南畝

滿以播厥反

賴之而士庶
九親其事此
詩詳種戒田
功等事及苗
稼情形除害
祈神雨澤豐
稔具備正爲
士庶人食田
力穡乃其本
職而雨田先
公後私餘利
以贍寡婦教
卽寓焉故夫
子錄以爲法
也

百穀既庭且碩曾孫是若

賦也種曰稼斂曰穡種擇其種也戒

若順也言田大而種多故先事而擇其種斂其具然後以其利

器始有事於南畝耕而播之其生既直遂矣又碩大焉以是順

曾孫之所欲力田者孝養既方既早既堅既好不稂不莠去其

螟螣及其蝻賊無害我田稗田祖有神秉畀炎火

音毀○賦也

始生也阜粒汁未滿也稂童梁莠似苗皆害苗之草食苗心曰

螟食葉曰螣食根曰蝻食節曰賊皆害苗之蟲稗幼禾也上文

庭碩言其苗耳此則言其秀而方阜實而堅好既實之後並稂

莠而去之則稼美矣然猶螟螣蝻賊之爲害此非人力所及也

祈田祖之神取而畀之炎火盛夏有渰萋萋興雨祁祁雨我公

之時炎帝司令故其禱詞如此

田遂及我私彼有不穫穉此有不斂穧彼有遺秉此有滯穗伊

寡婦之利

賦也渰水雲貌萋萋盛也祁祁徐也雲盛則雨多雨

徐則入土公田曾孫之田也井九百畝其中爲公田

八家皆私百畝同養公田穉晚禾之幼者穧束秉把也滯刈之

所不及者承上言諸害果無而甘雨復以時澍公田私田皆及

於是收斂之時豐穰非常彼有未穫之穉禾此有不斂之禾束

彼有遺忘之秉此有漏滯之穗不盡取之畱以爲寡婦之利先

公而後私利及於寡婦忠敬之忱仁惠之俗皆可覩焉曾孫來止以其婦子饁彼南畝以滿

反田畯至喜來方禋祀以其騂黑與其黍稷以享以祀以介景

福方墨反。賦也曾孫來止省斂也。饁餉穫者也。禋之爲言煙也。潔祭之名。臭陽達於上之義。望祀各以其方之色。獨舉騂黑者以秉畀炎火之故。禮南方以報祝融雨我公田之故。禮北方以報玄冥也。言方稷之時曾孫來止田畯亦喜而以禮報願神降之福長茲有年介景福焉

大田四章二章章八句二章章九句

此士庶以下祈年報賽之樂歌亦周盛時

朝廷所作使士民用之而後遂沿爲典常者也

附解序刺幽王言矜寡不能自存專以寡婦之利句爲說迂陋

甚矣周家重農其法制詳密載籍具見前三詩天子諸侯大

夫此士庶祈年報賽之樂歌或制自朝廷或元公制作之時

所製皆不可考而必非民間之作故列於雅也篇中稱曾孫

田祖享祀義固昭然而前人或以為幽雅大非愚已著其說於七月之詩茲不贅矣

會諸侯而修武事其平日九有德威惟畏之實諸侯乃頌美之如是也

瞻彼洛矣維水泱泱君子至止福祿如茨韎韐有奭以作六師

比而賦也洛水名出宏農郡上洛縣冢領山至洛陽而始大泱泱浩蕩貌喻國家明盛之勢且據形勝也君子至止會諸侯於

東都也如茨積厚也韎茅蒐韐韠也茅蒐染韠士大夫之戎服奭赤貌作起也六師天子六軍也言洛水之形勝天子朝會諸

侯於此臣民以天子之至為榮恩施所及福祿如茨百官皆備戎服以從行也瞻彼洛矣維水泱泱君

子至止韠琫有珌君子萬年保其家室比而賦也韠刀韐琫刀上飾琕刀下飾蓋天子

亦戎服如今之行裝也家室王室天子以天下為家言天瞻彼

子至止亦著戎服德威並著知其能萬年保固王室也瞻彼

洛矣維水泱泱君子至止福祿既同君子萬年保其家邦博工反

比而賦也既同天子有福與諸侯同之邦諸侯之國天子有德則大畏小懷不特保王室兼保萬邦矣

瞻彼洛矣三章章六句天子朝諸侯於東都德威兼著諸侯頌之如此

附解序刺幽王而思古明王欠安朱子謂天子會諸侯於東都
諸侯美之是也而云講武事則偏周公營洛邑以朝諸侯一
者省諸侯時見之煩二者巡狩述職並具以考禮正刑一德
然必天子平日九經之義俱全大畏小懷罔敢隕越而後六
軍所至臣民歡洽此詩言六師王行必以六軍從也天子輶
琫行裝也非爲講武而然吉日車攻美宣王以其值周衰而
中興能振乾綱此則武王成康盛時恬熙之候雖朝會而田
講武亦所不廢然所以福祿如茨不在乎此朱氏善謂周人
尙文其弊必趨於弱故周公戒成王以詰戎兵畢公戒康王
以張皇六師似聖人惟恐威權不立者然不知聖人文德武
功本無偏廢德威惟畏自有相維相輔以一天下之人心者

後世強武則慮其暴仁慈則慮其弱由本原不清故好尚各偏周之盛時豈容有此儒者解經每因所處之時寓規諷之意而各主一說然已令經文本意大晦且於聖人維世立教特存載籍之意不明不可不辨也

裳裳者華其葉湑兮我覲之子我心寫音湑兮我心寫兮是以有

譽處兮興也裳本作常常棣也湑露浥而茂盛也之子謂諸侯寫譽處義見蓼蕭以裳華之浥露而潤澤興之子之容

采秀潤而言己一見則心為傾寫蓋喜其實能為己宣勞是以有聲譽而安於其位也裳裳者華芸其黃

矣我覲之子維其有章矣維其有章矣是以有慶音羌矣興也芸黃盛也

章文章言其文采昭著於外是以有福慶也裳裳者華或黃或白音博我覲之子乘其

四駱乘其四駱六轡沃若興也或黃或白非一色也興之子或有德有文或善射御才亦不一沃若

柔而潤上章美其左何之左之君子宜音俄之右音以之右之君

美諸侯之有德有容有才
有技而喜於
觀止上下相
親君臣一德
之象宛然在
目

子有以音之維其有之是以似之賦也左右猶言外內才著於外德存於內承上二章言其才全

德備左之左之以試其才而才無不宜右之右之以考其德而德無不有然見於外者本乎內德者才之本也惟其有之是以著於外者似乎內此以見先王取人必由其本而後取其末也

裳裳者華四章章六句

天子美諸侯之詩所以答瞻彼洛矣之意

附解前人多謂天子美諸侯義實優於序說朱子以爲答瞻彼洛則尤得其情事也蓋天子會諸侯於東都諸侯美天子之德威而天子答之美其文武才能歸於內之有德蓋天子以乾綱爲威諸侯以承宣德意爲要故其頌禱之意各殊且因東都朝會而燕飲故與蓼蕭湛露燕閒之詩不同

北山之什十篇四十五章三百三十四句

桑扈之什二之七

古者諸侯各
君國子民刑
賞子奪不盡
山天子惟禮
樂制度一稟
王章方伯之
權最重上承
天子下帥諸
侯苟非其人
凌替所由作
也知此則知
此詩之意

交交桑扈有鶯其羽君子樂胥受天之祜

比也交交羣飛往來貌鶯羽有文采扈之

羽類之桑扈應侯而交飛比諸侯如期而旅見其羽鶯然而有文比諸侯秩然而有禮也諸侯以禮來朝天子喜而饗之與之

和樂期其必受天之福也胥語詞也交交桑扈有鶯其領君子樂胥萬邦之屏也

比也領頤屏蔽也言眾諸侯之中其尤賢者禮儀更盛如交交之桑扈其領九鶯然天子是以樂與之燕以爲方伯萬邦恃之爲屏

也之屏音丙之翰百辟爲憲不戢不難乃多反受福不那也屏之爲

物禦外以蔽內翰之爲物障土以築牆辟君憲法也不丕同戢斂難慎受福謂天子賴其力那多也承上言以此爲屏爲翰百

辟皆以爲法蓋方伯賢明宣布天子德威諸侯皆斂戢戒慎我之受福甚多美其平日之功如此兕觥其觶旨

酒思柔彼交匪敖萬福來求賦而比也兕觥兕性剛好觸以兕角爲爵其狀鱣鱣然觶角上曲貌

酒易發人之剛故以此寓戒思柔意謙下也彼兕觥其觶剛直之象似之而非以剛凌人也內德溫恭常思謙退卽旨酒適口

易於亂性而思則甚柔所以平日邦交諸侯不生傲慢無意於福而萬福自來求也

桑扈四章章四句

方伯以其屬旅見於天子天子燕之作此詩以美也

歸美君王臣
子之常而頌
其畢羅以明
懷柔有道則
規在其中矣

附解序謂刺幽王詩無刺意朱子謂天子美諸侯是也但詩意
淺深相承重美屏翰以美方伯之詞與湛露彤弓意自各別
又三章三不字舊說皆作豈不解亦通但書丕克遠省馬融
作不周頌不顯不承猶書丕顯丕承故秦詛楚文曰不顯大
神巫咸泰和鐘銘曰不顯皇祖古不丕字原通則作丕字解
較爲直捷

鴛鴦于飛畢之羅之君子萬年福祿宜

魚何反

之

比而賦也鴛鴦匹鳥也止則相

耦飛則爲雙喻諸侯相親如後世所謂鴛行也畢小網長柄者
羅罔也君子謂天子方伯承前篇天子之美而言己非有能乃
天子神聖能懷來諸侯譬則鴛鴦于飛或畢之或羅之天子德
意足以固結諸侯而諸侯附親萬年之福祿惟君子宜之也

鴛鴦在梁戢其左翼君子萬年宜其遐福

方墨反○比而賦也石絕水爲梁戢斂也

張子曰戢左翼以相依于內舒右翼以防患于外是也遐遠也
言諸侯來朝內附天子斂其才智如鴛鴦于飛戢其左翼此皆

天子神聖羣辟拱附萬年之遐福允相宜也 乘馬在廐摧之秣迷去聲之君子萬年福

祿艾之

賦也乘馬諸侯所駕摧莖秣粟艾養也承上言天子有德於諸侯而諸侯附之即如今之來朝也燕惠錫子固

不必言下至細微亦皆恩及諸侯之乘馬在廐必摧之焉必秣之焉蓋其恩意周至即此已見其概而歎君子萬年福祿永為

受養也

乘馬在廐秣之摧之君子萬年福祿綏之

比而賦也綏安也謂長享安平

之樂即摧秣一事以例其餘故反復咏歎以致流連不盡之意

鴛鴦四章章四句

方伯答前篇之意而歸善於君自遜其美也

附解序說無理朱子以為諸侯所以答桑扈是矣第於詞義取

興未盡熨帖今為疏通之

有頍者弁實維何爾酒既旨爾殽既嘉豈伊異人兄弟匪他

鳶與女蘿施于松柏未見君子憂心奕奕既見君子庶幾說懌

賦而比也頍古規字弁圓貌弁皮弁旨嘉皆美也鳶寄生也鳥食物子落枝節間感氣而生葉似橘而厚軟莖似槐皮而肥

有位者能惠及親戚則民不偷兄弟甥舅以見君子為樂則平日之憂可

第以酒
喪無日無幾
相見尤道得
沈痛

照三四月開黃白花六七月結實色黃如小豆女蘿兔絲也蔓
連草上黃赤如金君子謂主人奕奕憂心不定也言有頍者弁
伊何人乎言宗族姻黨多貴者也因設燕而來非異人皆兄弟
也兄弟至戚又素蒙恩誼如薦與女蘿施於松柏幸得所依故
未見君子之時憂心奕奕既見有頍者弁實維何期爾酒既旨
君子庶幾說懌而暢所懷矣

爾殽既時豈伊異人兄弟具來薦與女蘿施于松上未見君子

憂心忼忼

音

既見君子庶幾有臧

賦而比也

期會也時得其時
具俱也忼忼憂盛滿也臧善

也不但悅懌而且欲有善以相及也言有頍者弁何爲而期會
乎因爾殽豐美兄弟相約具來如薦蘿施于松上便可干霄故
未見而憂心忼忼既見則有頍者弁實維在首爾酒既旨爾殽
獲益無窮庶幾有臧矣

既阜豈伊異人兄弟甥舅如彼雨雪先集維霰死喪無日無幾

相見樂酒今夕君子維宴

賦而興又比也

阜猶多也霰雪之始
凝者也將大雨雪必先微溫雪自上

下遇溫氣而搏之爲霰迨寒勝則大雪矣言頍弁宜於首興酒
旨穀阜宜乎燕樂兄弟甥舅因歎良時不再年將老而先衰如
雨雪之先霰恐死喪無日相見無幾多時是以樂酒今夕君子
特與親戚同宴也蓋主人樂賓惟恐不及賓故揣其意而美其

今夕之宴如此

頍弁三章章十二句

兄弟親戚因燕飲而美主人之詩

附解序刺幽王非也或以爲燕王族或以爲燕親戚朱子兼用之然玩其詞義乃卿大夫能篤於宗族昏姻而賓美主人也三章皆以有頍者弁起其爲有位之詩可知人倫之道自愛親敬長而推以及於宗親孝友睦婣任恤所以六德六行相兼而善近人或偏厚或簡棄皆非也

閒關車之牽兮思變季女逝兮匪飢匪渴德音來括雖無好友

音以式燕且喜

賦也閒關車聲轆轤聲轆轤也無事則脫行則設之變美貌逝往括會也言閒關然設此車轆轤者蓋

昏姻人倫之始然必以令德相成始爲正家之本聖人以此詩燕樂新皆使人涵泳而得其中正其詞亦

以相喜樂依彼平林有集維鵠辰彼碩女令德來教式燕且譽好爾

嫺嫺有致也

無射

轉音豫。比也。依茂木貌。鵠雉也。微小於翟走而且鳴。其尾長頭上有肉冠。冠上鰲毛長數寸。辰時碩大令善也。前

言其少故曰季。此言其德故曰碩。前往迎之故望來。括今已至。止故言來。教譽美也。爾即季女射厭也。言鵠集平林。以比碩女來於己家。蓋於其初至即知其有令德。幸其必有以。雖無旨酒教己而式燕且譽好之。無射重其德非以其色也。

式飲庶幾。雖無嘉殽。式食庶幾。雖無德與女。式歌且舞。

賦也。此正言其

燕也。女指碩女。謙言雖無旨酒嘉殽。冀其飲食已。雖無德以女之德且為歌舞以慶之。然使其果無德亦安能好德如是也。

陟彼高岡。析其柞薪。析其柞薪。其葉湑兮。鮮我覯爾。我心寫兮。

賦而比也。柞堅韌之木。新葉將生。故葉始脫。其材十年中。椽二十年。中屋即析柞之事。以比女德。方茂易成家也。湑盛鮮少。鮮

我覯爾。倒句法。言如爾德我罕覯也。惟其鮮覯是以覯而心寫此下皆成婚以後之事。

高山仰止。

音昂。

景行

行反。

止四牡。騤騤六轡。如琴。覯爾新昏。以慰我心。

比而賦也。景行大道。

也。如琴謂六轡調和。此乃相為慰勉之詞。言高山則宜仰止。景行則宜行止。喻正身齊家之道。宜於遵行。然必夫婦諧和而後可不觀之車馬乎。彼四牡騤騤六轡如琴。則可以行遠。今者覯爾新昏。觀爾之德可以相勸成家。我心以慰也。

車牽五章章六句

賢士大夫得賢配於其始至燕樂之而夫子錄以爲娶妻之法

附解序謂大夫刺幽王毛鄭孔氏傳會之殊甚牽強朱子以爲燕新昏是也但昏禮無燕新昏之文何以有此詩蓋當時士大夫有得賢婦者作此以相戒勉而夫子以其得倡隨相勸之正故錄之闕雎爲房中之樂周公制禮以正內正外教人固不禁其相燕樂也但燕樂而相勸以令德自與狎昵不同抑此詩之作也其必周之盛乎常棣之詩言妻子好合兄弟既翕手足伉儷皆和樂且湛矣而後云宜爾室家樂爾妻帑此樂新昏者其亦必然不然兄弟未翕父母未順而第自喜得賢妻而已君子亦何取焉此際最宜詳辨前人解常棣妻子好合樂爾妻帑混而莫別似詩言重複者然愚已詳釋本

文參觀會通詩義乃明毋忽也

說詔亂明干
古同憾以汙

營營青蠅止于樊豈弟君子無信讒言

比也營營往來飛聲青蠅汙穢能變黑白多集

賤之質結黨
窺伺外則亂

往來可以亂聽比小人能變是非樊藩也豈明切也弟樂易也君子謂王也言營營之青蠅其質汙穢常止于樊不可近之彼

四國內則構
君臣語雖不

弟君子亦猶是也豈營營青蠅止于棘讒人罔極交亂四國比也

多而意已盡

木多刺古執囚之處多樹棘止于棘比讒人萃處作梗以興營獄訟罔極言其禍無窮交亂離罔四國使諸侯畔王于外

營青蠅止于榛讒人罔極構我二人比也榛枝葉密比蠅亦止焉喻讒人藏身之固窺伺

為姦二人聽讒與被讒者構架造也架空捏造構二人使君臣不和

青蠅三章章四句

忠臣諫王勿信讒言也

賓之初筵左右秩秩籩豆有楚殽核維旅酒既和旨飲酒孔偕

鐘鼓既設舉疇逸逸大侯既抗

音

弓矢斯張射夫既同獻爾發

酒以成禮合
歡而其失也
與德失儀淫
靡肆虐此詩
與酒誥俱為
紂都遺俗而

功發彼有的以祈爾爵

賦也初筵初即席筵因射而燕也左右賓主揖讓秩秩有序也楚列貌殽豆實

云先言射祭
當飲亦必以
禮下乃細陳
飲酒之失描
寫惡態千載
如生妙筆也

也核加邊也旅陳也和旨甘美也借多而齊也賓主皆威儀齊
一既飲而設鐘鼓者將射收縣也舉醕舉所奠之醕爵也主人
獻賓賓酢之主人醕賓賓受而奠之至旅乃舉是爵而相醕逸逸
閑習而安也大侯君侯也天子熊侯白質諸侯麋侯赤質大夫
布侯畫以虎豹士布畫以鹿豕抗張也大侯張而弓矢亦張節
也射夫既同比耦也射禮選羣臣爲三耦大夫士爲之三耦之
外其餘各自取匹謂之眾耦獻猶奏也發發矢的侯之中處祈
求也爵豐上之解不中者所飲也言時而求中者非好勝也祈
爾飲酒也姚氏際恆曰此章言惟射乃飲酒也前八句言射初
燕飲下六句言射事祈爾爵則飲不勝者言奏爾發矢之功發
而中矣求爾爵以飲我爲不勝者之詞謙言己必不中願飲爾
爵不以不勝爲恥而反若以飲爲榮夫子所謂其爭也君子也
籥舞笙鼓樂既和奏則故烝衍烈祖以洽百禮百禮既至有壬

有林錫爾純嘏子孫其湛其湛曰樂各奏爾能音賓載手仇室

人入又

音

酌彼康爵以奏爾時

賦也籥舞文舞也秉籥而舞與

功之祖洽合也百禮言其備也王任通謂執事者林眾也爾主
祭者純嘏大福湛久也各奏爾能謂子孫各酌獻尸也仇讀曰
斂挹酒也室人有室中之事者謂佐食也又復也賓手挹酒室
人復酌爲加爵也康安也康爵沾上之爵時時物也賓既獻後

室人皆入又康爵以獻尸進時物以佐飲此言祭而飲之事也
言用盛樂備大禮以祭烈祖百禮既備任事之人林立無敢或
怠肆者是以三獻之後神錫之福祝傳神意使其子孫長久子
孫聞神受享降福皆喜樂之於是各奏爾能賓長手挹酒酌以
獻尸室人又復加爵以獻之其後又酌康爵進時
物以佐飲祭之需酒如此亦非以淫泆爲樂也 賓之初筵溫

溫其恭其未醉止威儀反反音番曰既醉止威儀幡幡舍其坐遷

屢舞僊僊其未醉止威儀抑抑古音於逸反曰既醉止威儀忸忸是

曰既醉不知其秩賦也此賓之初筵謂非射非祭而燕飲者反

僊軒舉之狀抑抑慎密忸忸嫺嫺也秩常也此言凡飲酒者常

始乎治而卒乎亂未醉如此既醉而如彼由既醉則不知禮序

也姚氏曰此下三章乃言飲酒之失古人飲酒酒酣必起舞以

屬一人漢人謂之屬某故二章皆以舞言然舞可也屢舞不可

也故皆以屢舞言而屢舞又有初醉至極醉之不同僊僊猶是

僅遷徙其坐蹢躅自得傲傲欹傾貌無復僊僊之狀且亂有楚

之邊豆僭僭盤旋不休致使弁側由淺賓既醉止載號載呶音古

而深備極形容此詩中有畫醉客圖也 賓既醉止載號載呶音古

奴亂我邊豆田故屢舞傲傲是曰既醉不知其郵音移側弁之俄

屢舞傴僂既醉而出

音赤

竝受其福

方墨反

醉而不出是謂伐德飲

酒孔嘉維其令儀

音俄同過也

賦也號呼

嘽嘽也傲傲傾側狀郵九

此極言醉者之狀恥之也又言不幸而醉但當亟出則賓節飲

而主盡歡彼此皆無失德是竝受福也若醉而不出傲傲傴僂

如此是自伐其德何福之有古人飲酒而孔嘉者惟其有令儀耳奈何弗慎之

凡此飲酒或醉或否既

立之監或佐之史彼醉不臧不醉反恥式勿從謂無俾大怠匪

言勿言匪由勿語由醉之言俾出童羖三爵不識矧敢多又

肆音

賦也監司正也史則其屬燕禮鄉射竝立司正淳于髡日賜酒大王之前執法在旁御史在後亦其類也式發語詞從謂隨

其意而與之言凡人見醉者多隨其意而謂之是使醉者益放肆而至于太怠故戒與飲者勿如此也童羖無角之羊今陝甘

有之三爵獻酬之禮三爵而已不識謂不善飲者識記也此乃正言戒酒之意古人制禮燕飲之際既立之監或佐之史以糾

儀而肅德意至詳也今醉者恬不知愧而不醉者畏觸其怒隨其意而謂之是以醉者益肆然則伐德之事與飲者亦有過焉

誠使勿從其意而與之言無使太肆不當言者勿言不當從者勿與醉者雖號呶無人與之酬答亦將廢然而止若有從醉人

之意而與言者罰之使出童叟如是則不醉者爲醉者之規戒而醉者亦少矣蓋酒能亂性惟賴禮以維之三爵之後於事已多遺忘矧敢又多飲乎戒其勿多飲失禮也

賓之初筵五章章十四句

衛武公惡困於酒者而作此以戒人

附解序謂衛武公刺時毛氏以爲幽王太泥韓詩謂武公飲酒悔過而作朱子從之愚按武公睿聖觀淇澳之詩美公盛德不諉何至飲酒失儀雖不爲酒困夫子亦嘗自謂不能然子亦以身示戒非果猶爲酒困蓋衛本紂之舊都淫湎成俗武王以酒誥戒之數傳而後至武公時又有蔑禮沈湎者公因作此示戒所以不列於風而列於雅夫酒之爲用大矣祭賓孝養禮必需之而且禦寒解穢發舒陽氣和暢神氣消憂益興奈世人不知有節喪德失儀長傲助惡自酒德有頌八仙

即小以見大
而君臣燕喜
太平之象宛
然

有歌而文人才子風流相尚每託於此詩酒陶情貌爲太白
猶可言花柳相酣大千禮法不可言也揆厥由來皆由任情
而無養性之學性者不動之心也情者氣質多偏也養浩然
之氣性定而情亦純聖人也有克己之學節情以養性賢人
也謹守禮法惟恐亂性亦爲佳士天質優者自然不耽麴蘖
亦可貴焉非是數者其失不可勝言商紂是也伯倫青蓮有
託而逃豈得以之爲例哉

魚在在藻有頌其首王在在鎬豈樂飲酒

興也重言在者甚安之詞也藻水草頌大

首貌天子爲元首故以起興鎬地名在今長安縣西北十八里武王始居之豈凱同和也言魚在于藻得所憑依而資養其首

頌然而大王在于鎬據形勝以爲天下先天下歸心豈樂飲酒以享昇平也

魚在在藻有莘其尾王

在在鎬飲酒樂豈

興也莘長貌諸侯爲天子之翼故以尾起興言魚在藻而尾長王在鎬而諸侯賓服君臣

無事但飲酒
樂豈而已

魚在在藻依于其蒲王在在鎬有那其居

興也那安也藻

在水內蒲則出水外矣魚在藻而又依蒲叢密無網釣之害王在鎬而畿內與外諸侯環拱無傾危之患故其居甚安也

魚藻三章章四句

諸侯朝于鎬京天子燕之而諸侯頌美之後遂以爲樂歌也

附解序以爲刺然詩本無刺意黃氏震曰此與王在靈囿於物
魚躍氣象同輔氏廣曰此與鴛鴦相類詞雖簡而意則切不
頌其德者德盛非言所能盡二者庶爲近之愚謂此武王始
居鎬京諸侯初朝見京都形勝樂天子恩德而頌美之也或
謂以魚興君似覺不倫不知太平日久中外晏然萬物無不
得所諸侯遊於囿沼因所見以起興卽一魚而民物豐盛昇
平景象如覩卽在鎬而北辰居所之象亦宛爾目前古人之
文簡盡其取興不必遠大每如此後世則非神聖文武覆載

與上篇皆
時偶有所
而後世遂
以為君臣燕
樂唱和之樂
歌

日月不能取譬時勢固不同也因其為燕飲頌美之詞故編
於小雅

采菽采菽筐之筥之君子來朝何錫予之雖無予之路車乘馬

音姚又何予之玄衮及黼興也菽豆蓋牢禮所需故因以起興君

而畫以卷龍上公之服也黼如斧形刺之于裳子男之服自玄

衮以及於黼五等之服皆具也言將采菽則必先備筐筥以興

將朝諸侯則先備錫予何感沸檻泉言采其芹君子來朝言觀

其旂其旂淠淠鸞聲嘒嘒載駟載駟君子所屆興也感沸泉出

泉芹菜名菹醢所需亦就其事起興也淠淠動而徐也嘒嘒細

而節也駟馬數言有駟復有駟形容車馬之盛也屆至也言

檻泉盛而芹茂興君子有德而外觀旂淠淠鸞嘒嘒非但光耀
古人鸞和采章皆有禮度可覘德也駟駟之多諸侯非一也蓋
初至而喜見之赤芾在股邪幅在下音戶彼交匪紓天子所予樂只君子
天子命之樂只君子福祿申之賦也赤芾冕服之鞞脰本目股
邪幅偪也邪纏於足如今行縢

所以束脰故在股下彼交旅見相交際已至而近視之不特朝見敬謹卽彼同僚相周旋亦不怠慢紆緩也匪紆不怠慢言諸侯服此芾幅見於天子是天子所與也歎此樂只之君子天維子命之於朝又命之於廟而福祿申之此正言其入覲也

柞之枝其葉蓬蓬樂只君子殿天子之邦博工反樂只君子萬福

攸同平音駢平左右亦是率從興也柞見車輦篇蓬蓬盛貌殿鎮

之臣從人朝者上章正美諸侯此美其左右以見其德之盛也言柞枝盛而其葉蓬蓬興樂只之君子能殿天子之邦必受萬福同眾諸侯同也並其左右之人亦率從厥德也汎汎楊舟紉纚維之樂只君子天子

葵之樂只君子福祿膺之優哉游哉亦是戾矣興也紉緯也緯竹爲索以維舟

使行纚綏也舟止以繫於樹維繫也葵揆同膺厚也是謂王朝戾止也言楊舟汎汎則紉纚以維之興諸侯將去則天子揆度而雷燕之蓋尤厚於其賢者也因祝此樂只之君子福祿膺之且欲其優游善養長此來相見旣惟恐卽去又冀其常來厚之也至也

采芣五章章八句天子燕諸侯而美之所以答魚藻之意也

附解序刺幽王諸儒皆不從之以詩無刺意也或謂諸侯免喪入朝王賜之燕於義太强惟朱子之說爲優第章內取興之意或有未明今悉正之

駢駢角弓翩其反矣兄弟昏姻無胥遠矣

比而賦也駢駢調和也角弓以角飾弓翩

反貌弓之爲物張之則向內弛之則外反故以爲比言駢駢之角弓忽然弛之則翩其反矣兄弟昏姻本相諧和然苟一不謹

必生離怨當無相遠爲善此章渾言不宜遠

爾之遠矣民胥然矣爾之教矣民胥傲

矣賦也爾謂在上之人言兄弟昏姻之睦必倡自在上有位者遠則民亦胥遠不遠而以身教則民胥傲之矣此章言有位

者九此令兄弟綽綽有裕不令兄弟交相爲瘝賦也令善也兄九親故特言

之綽綽寬也裕饒瘝病也此乃承出不令來起下章言兄弟之善者兩讓焉而常覺寬裕其不善者兩爭焉而至於交病民

之無良相怨一方受爵不讓至于已斯亡

賦也民暗指有位不令者諱而託言於民

一方猶一隅所見淺限囿於隅也執一隅之見責人而不責己受爵不讓兄弟相爭至於喪亡也

老馬反爲駒

五倫惟兄弟不易處舜有象周公柳下有兄聖人以至誠感之多方敬讓之惟舜以兄化弟耳弟於兄則九難惟仁讓二字白盡其誠詩人爲有位言故反復警戒之如此

不顧其後

音戶

如食宜餽如酌孔取

承比也

為去聲餽飽也孔甚也

孫計耳然己之兄弟不讓其子孫之兄弟又安能不效尤此如老馬反為駒計而不顧其後之貽害無窮因歎貪得者所獲已

多如食亦既餽矣而如酌方且奢取之何無厭乎

毋教猱升木

轉音暮

如塗塗附君子有

微猱小人與屬

音注猱猱屬附也此乃明其傷風敗俗言民本無知

不識恩誼而在位復以不讓倡之是如教猱升木以塗附塗也抑思爾本在位君子有親親之善謀則小人亦將革薄從忠何

乎乃然雨雪瀼瀼見睍曰消莫肯下遺式居婁驕

貌也瀼瀼雪盛也瀼瀼見睍曰消莫肯下遺式居婁驕

貌也瀼瀼雪盛也瀼瀼見睍曰消莫肯下遺式居婁驕

也式語詞居平居也婁屢同此乃推其故而戒以毋信讒言讒邪易消譬彼雨雪瀼瀼見睍則化誠以骨肉為重讒言何由惑

亂無如負氣不肯相下是以平居屢長其驕而兄弟之誼至於不可復合也

雨雪浮浮見睍曰流如

蠻如髦我是用憂

比也南夷曰蠻西夷曰髦承上而歎之言雨雪雖盛而不久見睍則流矣乃不察之以其

一言遂堅信之至使骨肉至親如蠻之異類少小相親如髦之忽棄我是以憂之而相告也

角弓八章章四句

有位者兄弟不和至於敗亡詩人作此歎之

作功臣被罪
引退解則見
幾之明忠厚
之意皆見而
意味亦長識
者玩之

附解此詩序及諸家皆謂王不親九族而好讒佞使宗族相怨

然玩詩言未有以見其爲刺王也曰爾遠爾教明非指斥君

上之詞蓋有位者不睦兄弟至於敗亡詩人歎之因以爲凡

兄弟戒亦有位者所作故列於雅也首言兄弟昏姻後專言

兄弟兄弟者昏姻之本也薄其所厚未有厚其所薄故概言

之受爵不讓至於已斯亡是當時實事蓋參辰相克久而如

蠻如髦出之有位其壞裂倫俗何窮是以憂之而長太息也

有苑者柳不尙息焉上帝甚蹈無自暱

古音匿

焉俾予靖之後予

極焉

比而賦也柳喻權臣尙貴也上帝喻王也蹈踐也喻王甚

俯就之暱近也靖安也極求之盡也言柳可蔭而今不貴

息焉所以然者上帝甚俯就而蹈其地以柳爲可息而暱

之予嘗爲之矣彼凡事使予安靖之而其後薄我已極

有苑

齊柳不尙惕焉上帝甚蹈無自察焉俾予靖之後予邁焉

比也

療病也邁遠行
驗貶斥之也
有鳥高飛亦傳于天彼人之心于何其臻易予

靖之居以凶矜
古音居銀反。興也。傳臻皆至也。彼人權小易何也。居處凶矜猶凶禍也。言鳥之高飛亦至於

天以比人當避患而去之意言鳥高飛亦至於天人之避患何不如之彼人之心有何厭乎如其有極何爲恃我安靖而處以

凶禍前車可鑒不宜更畱也

苑柳三章章六句
蓋忠賢有功小人反傾陷之而王不知畏罪引避寮友或畱之爲此詩以答也

附解序及諸家皆言王者暴虐諸侯不欲朝然君卽無禮臣安

可以不忠此乃有功臣反爲權小所陷而王不察如秦檜

害武穆嚴嵩禍椒山高宗世宗未之知也人主以小人爲伊

傅委任不疑忠賢獲罪天下騷然而朝廷以爲無事鼠竊狗

偷至於土崩後知亦已晚矣此人有功不賞反居凶矜故爲

此以復挽駕之人故夫子錄以爲小人蔽明之戒蹈踐履也

卽容服以覘
禮度卽士女
以見衰情傷
今思古情詞
排側

言上帝喜柳之苑而常蹈其地喻王俯就小人方親任之也
戰國策作上帝甚神集註從之則上下文俱不順矣

桑扈之什十篇四十三章二百八十二句

此什之詩序皆以爲刺幽王義

殊穿鑿朱傳駁之是也而亦多晦解今集諸家之說而折衷焉期於合本文語義非必故與前人異也

都人士之什二之八

彼都人士狐裘黃黃其容不改出言有章行歸于周萬民所望

賦也都周之西都黃黃狐裘色也不改有常章文章周周室也
行歸于周行事一遵王制無失禮也望望以爲法此言當年貴
者容服言彼都人士臺笠緇撮彼君子女綢直如髮我不見兮

我心不說

賦也臺夫須草也緇撮緇布冠也其制小僅可撮髻
草笠布冠寒素之士君子女女之賢者綢韜也直但

也言韜髮別紛之屬但求如髮不加飾也彼都人士充耳琇實

彼君子女謂之尹吉我不見兮我心苑結

賦也琇美石實瑱也
尹氏吉氏周舊臣也

賢臣有忠勤
之志而君上

苑鬱也此承上二章言此其人皆貴族而以禮防身以儉率下
今已無有我心所爲鬱結也風俗之變每始於貴族而奢汰婦
人爲甚故詩人卽彼都人士垂帶而厲彼君子女卷髮如蠶我
女子反復言之

不見兮言從之邁

賦也厲帶垂貌禮大帶垂三尺卷髮短髮不
可斂故上卷也蠶蠟其尾上曲邁遠行此言

當時士女感於在上之行俱有儀度質素
之美欲從之遠邁西都庶幾得一見之也

匪伊垂之帶則有餘

匪伊卷之髮則有旃我不見兮云何盱矣

賦也旃揚也言髮揚
起如旃盱張目望也

承上而歎想之言帶非故垂禮當垂也髮非故卷其不可
斂者猶如旃非矯飾爲之也我不得見其冀望當何如也

都人士五章章六句

東遷俗敝有位之賢思
西周風俗之美而作

附解此爲思西周美俗不待言惟周字毛傳誤作忠信解朱子
謂鎬京毛解鑿空朱註不錯通篇皆言周初風俗之美於此

一點周字文法之妙也

終朝采綠不盈一掬予髮曲局薄言歸沐

賦也自旦及食時爲
終朝綠王芻也兩手

怠玩不知此
詩所以憂之
也憂時之意
首二句提明
下皆太息之
意

曰采芣曲局曲而不展謂髮結也采綠采藍皆貧賤之事言終朝
采綠而不盈一掬者心有所憂也以憂之故予髮久已卷曲聊
歸沐之此與卷
耳首章同調
終朝采藍不盈一襜
藍染草也前襟曰襜詹瞻同五日六日蓋君約相見之
期又言無心采藍所以然者期五日而六日尚不見也
之子于
狩言韞其弓
肱之子于釣言綸之繩
比也之子謂其君狩喻戡
亂釣喻求賢韞韞之也綸
紉之也言其君苟奮發有為欲狩乎則已願韞
弓以從欲釣乎則已願綸絲以待甚冀之也
其釣維何維魴
及魴維魴及魴薄言觀者
音渚○比也魴魴大魚喻大賢也薄
言觀者大賢人之所喜見也言使一
旦而釣則魴魴可得此魴魴者眾所
願往觀也而我之喜亦從可知矣

采綠四章章四句

賢士憂國君欲用而不果作此自歎

附解序謂刺怨曠毛鄭從之朱子以為怨曠者自作然則宜為
風而不宜為雅且三四語義不協此蓋賢士貧居君已知之
而欲見之如魯平公將見孟子既而不果故作詩以自歎夫

賢士非汲汲於自見也憂世憂民之切如斯期月三年夫子

豈自詡哉故錄此以戒見賢而命者

芄芃黍苗陰雨膏之悠悠南行召伯勞之興也芃芃盛貌陰雨細雨膏潤也悠悠遠

意南行召穆公往營謝也勞撫慰之也言芃芃黍苗惟陰雨能

忘勞如時我任我輦我車我牛古音疑我行既集蓋云歸哉音資

也我民自謂也任負任者輦車也牛所以駕大車集成也

蓋語詞行役者互相勸勉言雖任輦車牛皆自民閒而為公集

來毋煩苦也我徒我御我師我旅我行既集蓋云歸處賦也

行者御乘車者五百人為旅五旅為師傳曰君行師從卿行旅

從召伯天子之卿視諸侯故言師旅也上章民之轉輸者相勸

此章從軍者相勸亦方肅肅謝功召伯營之烈烈征師召伯成

之賦也肅肅嚴正意謝邑名申伯所封國今河南信陽也烈烈

言公德惠盡言之下止敘赴役者之樂事勸功而重贊其功在王室所謂實處發揮虛處傳神實無虛非實無實非虛也

營之又曰王命傅御遷其私人是申國舊原隰既平泉流既清人皆遷於謝故曰烈烈征師召伯成之也
召伯有成王心則寧賦也土治曰平水治曰清言功成之後形勝得而民享原隰水泉之利王心安之蓋
謝在鄧宛之閒南方要地王封申伯於此將使南邦是式非徒尊寵元舅也召伯能慰王心而行役之人又能慰召伯之心以慰天子誠上下一體者乎

黍苗五章章四句

宣王封申伯於謝命召穆公往營城邑能和其眾以成其功而行役者美之。

夫國家興作必勞民而奉使之入往往不能上宣君意下洽民心此詩所以可貴也此與崧高同一事而列於小雅

者

折衷曰彼作於王朝之卿士而意在申伯此作於行役之軍人

而專美召伯也

隰桑有阿其葉有難

乃多反

既見君子其樂如何

比也隰下溼之地阿與嬰通條

始觀其儀容繼聆其言語而終以心藏不忘由淺而深知之真故愛之切也

長而垂也桑之用在葉故以喻君子有用之才難與讎通葉鮮而嫩也隰桑有阿以比賢人在下位其葉有難比君子雖窮約而德容美好如是之君子既得見之其樂當何如哉幸之也

隰桑有阿其葉有沃既見君子

云何不樂

比也沃光澤貌葉沃比君子之英華發越也鄒泉曰其樂如何欲自言而不能形容也云何不樂欲自止

而不能

遇抑也隰桑有阿其葉有幽既見君子德音孔膠

比也幽黑色孔氏曰難爲

葉之茂沃葉之柔幽葉之色是也膠固也以葉之幽比君子之深厚是以其言深入人心而有合焉如膠之固也

心乎

愛矣遐不謂矣中心藏之何日忘之

賦也遐與胡通謂猶告言己曾言之於君也何嘗不

盡情薦舉而無如不聽中心愛慕何日能忘也

隰桑四章章四句

賢士隱於貧賤有位者蓋嘗薦之而不用作此以表其人致歎惜之意

附解序刺幽王朱傳曰喜見君子之詩然雅詩多朝廷作但喜

見君子而不達於上何取焉此必有位之臣薦賢不用因作

此以見有賢如此失之當前爲可惜也隰卑下三章皆以爲

比則未用可知其樂如何云何不樂亦虛擬之詞言既見而

樂則不用爲可惜三章言葉有幽則竟無人知矣惟己見之

申后賢否無所考而幽王所寵者褒姒則后之不容其必與姒涇渭殊途矣此詩反復憂碩人之被惑而歎天步艱難溫柔敦厚固為賢淑之驗小弁之詩猶遜其恭見傳作乎

故與相契而如膠遐不謂矣乃言其薦引不聽無可如何思念斯人何日能忘向謂與菁莪類者非也

白華菅兮白茅束兮之子之遠俾我獨兮

比也菅似茅而滑澤無毛根下五寸中有

白粉宜為索漚乃九善未漚為野菅其華白采白華而漚菅紉白茅以為束喻妻雖脩潔恃夫以為約束今因之子之故而遠

于王使我獨處

英英白雲露彼菅茅

音

天步艱難之子不猶也

英英輕明之貌白雲水土之氣當夜而上騰者露即其散而下降者天步猶時運猶謀也言白雲英英上騰降而為露被於菅

茅則夜色冥濛矣喻王志荒怠如天步艱難如雲露漸已蔽明正當謀所以救正之而之子不然方以專寵蠱惑為事誤矣

漉池北流浸彼稻田嘯歌傷懷念彼碩人

比也漉流貌北流水溢而逆行也浸淹也

謝枋得曰懷傷而嘯歌者長歌之哀同於痛哭碩人謂王也下放此承上言雲露積而雨零池水漉流北淹稻田此其患孰使

之哉我是以嘯歌傷懷念彼碩人而心憂矣

樵彼桑薪印烘于熤維彼碩人實勞我

心比也樵采也印我也烘燎熤無釜之竈也申后被廢蓋有賢臣諫諍者而王不用故言桑薪甚美乃僅烘於熤賢人可用

而王不明故念鼓鐘于宮聲聞于外念子懞懞視我邁邁比也

碩人而勞心也愁不申也邁邁遠行也此歎褒姒之將亂天下也言內鼓鐘而外聞喻宮闈不正天下因而不安今我念子憂愁不申而子視

我遠行不顧何哉蓋撫躬自責之詞有鶯在梁有鶴在林維彼碩人實勞我心也

鶯禿鶯也性貪惡一名扶老如鶴而大長頸赤目其毛荷水毒頭高八九尺善與人鬪好啗蛇梁魚梁也鶯鶴皆以魚爲食而

清濁則有問今鶯在梁而鶴在林是鶯鴛鴦在梁戢其左翼之飽而鶴飢王之黜后嬖姒亦猶是也

子無良二三其德比也申明上文之意言鴛鴦在梁則戢其左翼比賢如能讓也今褒姒之無良豈鴛鴦類

哉彼二三其德必且亂王之有扁斯石履之卑兮之子之遠俾

我疵兮比也扁卑貌疵病也言石卑則履之者亦卑王非不賢寵褒姒而亦卑矣盛德之累王不之知之子之遠俾我

病兮非以其遠我爲病以王爲所累而病也

白華八章章四句

幽王嬖褒姒而黜申后申后作此

附解此詩諸儒同解惟解本文語氣頗涉怨懟

賢士不苟就
非自高也有
命世之才一
官一職安能
自効詩人歎
之其亦曾汲
引之歟

折衷以爲申后思幽王之子指褒姒碩人指王其說甚善敬從之

縣蠻黃鳥止于北阿道之云遠我勞如何飲之食之教之誨之

命彼後車謂之載之

比也黃鳥鶯也縣蠻聲相連如縣而如蠻語喻德音也阿北之幽曲處我詩人自謂

後車副車也言黃鳥之聲縣蠻可聽而止于山北幽曲之處賢士言足以興而不求聞達我欲致之於朝而道遠不能強之使

仕我思勞苦何如也其必吾君飲之食縣蠻黃鳥止于北隅豈之教之誨之命後車而載之乃可致耳

敢憚行畏不能趨飲之食之教之誨之命彼後車謂之載之也

北隅則顯矣而又高也憚畏也趨疾行喻趨公赴事此下二章申言賢士止而不出之故言賢士豈不欲仕畏不能專任可以

自効或小用之縣蠻黃鳥止于北側豈敢憚行畏不能極飲之

食之教之誨之命彼後車謂之載之

興也側旁也有欲起去之勢極盡也謂不足以盡其

才

繇蠻三章章八句

賢者有濟世之才而不肯小就詩人作此美之冀朝廷用之也

附解序云微臣刺亂申之者曰大臣不仁遺忘微賤朱子以爲非刺大臣而猶用其遺忘微賤之意曰勞苦而託爲鳥言然按之詞義殊不相附夫黃鳥乘春而巧囀君子有道而言揚正相似也乃止于北阿而不動其爲喻賢士抱道不仕明矣知之者欲薦引之而不肯小就是以思之而勞冀朝廷以隆禮致之伊呂非湯文不遇孔明謂其友曰公等仕進不過郡守非常之才必待非常之遇詩人所以歎美而冀君上之優禮周衰而賢士猶多如孔孟者未必無其人也

幡幡瓠葉采之亨

普郎反

之君子有酒酌言嘗之

賦也幡幡葉動貌采瓠葉而烹

燕飲以通情好必求豐美則人難之矣故此詩爲維

之以爲蒞君子有位者嘗主人先嘗也

有兔斯首炮之燔之君子有酒酌言獻之

風勵俗之一要

詩中矣字兮
字連用皆言
有盡而意無
窮之意不言
所以東征之
事而但歎其
勞且久時事
可知矣

賦也斯析也析其首而以獻炮去其毛燔燒其肉以爲羞獻之主人既嘗乃酌而獻於賓也

炙之君子有酒酌言酢之而舉於火上酢報也賓既卒爵而酌

主人有免斯首燔之炮之君子有酒酌言釃之賓既釃導飲也

又酌而自飲以導之然後復酌而進於賓張彩曰一物而三舉之以禮有獻酢釃故也酒三行而役惟一免益見其約矣

瓠葉四章章四句 美大夫之儉也卽其燕飲以明之

折衷曰俗壞由奢而燕飲爲甚聖人錄瓠葉使知田園所種且弋所獲隨取一二卽可行禮主無過費賓無失儀厚民俗

而儲福君子有位之稱故不列於風而列於雅

漸漸之石維其高矣山川悠遠維其勞矣武人東征不遑朝矣

賦也漸漸層層高峻貌悠長遑暇武人漸漸之石維其卒矣山

川悠遠曷其沒矣武人東征不遑出矣賦也卒與萃同謂山巔

登歷何時而可盡也不遑有豕白蹢烝涉波矣月離于畢俾滂

沱矣武人東征不遑他矣賦也躋蹠烝眾也離月所宿也畢星名好雨豕性喜水羣涉波而蹠白雨
已多矣而月又離畢俾之滂沱言久役又逢大雨勞苦甚矣不遑他不暇他顧蓋有他當慮而不必東征者故云然徐氏謂申與犬戎在西爲患理或然也

漸漸之石三章章六句

折衷曰將士苦東征也古者諸侯有事天子命方伯連帥征之
王朝卿士鄉遂之師不輕出今命武人東征經歷險遠大雨時行天時人和均失矣

苕之華芸其黃矣心之憂矣維其傷矣比也苕陵苕也亦名紫葳亦名凌霄花紫赤今

世衰民敝常人忽之君子憂之不如無生沈痛極矣

芸然而黃者衰而將落也周室衰微如花將落是以心憂之而感傷
苕之華其葉青青知我如此比也其葉青青花落而葉盛比諸侯強王室弱也痛己無以挽回而不欲生忠憤之至也牂羊墳

首三星在罍人可以食鮮可以飽賦也牂羊墳大也羊瘦則首大罍筍也罍中無魚水靜

而見三星又言百物凋敝苟且得食鮮能飽者王室微而饑饉又至是以憂傷也

茗之華三章章四句

王室微而諸侯背畔忠臣憂傷之詞

附解序云憫時諸儒亦第云傷其不久而已詳玩詩言首章以芸黃比衰謝而言憂傷世運之晦意已盡矣次章言葉青青則非芸黃可比而下言不如無生是甚於憂傷也故義當爲比諸侯強畔末章又推及於民物之凋殘則己之不欲生非爲一人矣此殆賢臣在下位者乎雖與有蒞萑楚略相同而作自臣工故當爲雅其詞痛切幾乎靈均之志矣

何草不黃何日不行

戶郎反

何人不將經營四方

興也草衰則黃將助也困行役

小人當國不知內治而欲經營四方徒騷擾無已時此詩可以鑒矣

不立何人不矜

居銀反

哀我征夫獨爲匪民

興也立赤黑色既黃而立草枯落矣

矜鰥通以草益病興人久而皆矜蓋無還期矣匪民不得爲人也

匪兕匪虎率彼曠野

神與反哀

我征夫朝夕不暇

音豫。賦也。率循也。兕虎野獸。宜在野。而征夫亦然。朝夕不暇。所以爲匪民也。

有芄

者狐率彼幽草有棧之車行彼周道

比也。芄。長尾貌。狐。邪獸。喻小人當國者也。棧。棚也。有

棚之車。士所乘也。言狐安處於幽草之中。而土日乘棧車行彼周道。小人得志。是所以爲匪民之由也。

何草不黃四章章四句

小人當國。力役繁興。賢大夫行役。作以憂時也。

附解此詩與我獨賢勞相似而意在深斥小人蓋小人役使君

子以君命將之忠臣每不敢辭而已爲匪民猶甘心勞苦非

賢者不能以此殿小雅誌周之衰亦以見先王之遺澤長也

都人士之什十篇四十三章二百句

此什序多以爲刺幽王義甚牽強前人已

斥而辨之十篇之中刺時者有而咏賢才者尤多參觀詳味足見文武周公培植之原毋徒太息時衰也

詩經恆解卷之四終



詩經恆解

晚年定本

詩經恆解卷之五 晚年定本

雙流劉

同門諸子參校

大雅三 說見小雅

文王之什三之一

文王在上於昭于天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有周不顯帝命不時

文王陟降在帝左右

音以口賦也於歎辭昭明也不顯晦也不時靡常也左右言親近詠歎而起言文王

起訖皆以天言蓋敬天乃能敬德法祖即所以承天命心而永天命也

雖沒而其神在上昭明于天周雖舊邦其受天命今已維新矣周本僻居西陲人罕知其德者本不顯也帝命不時亦難測也

而命何以新哉以文王德盛文王雖沒如生其 疊疊文王令聞

不已陳錫哉周侯文王孫子文王孫子本支百世凡周之士不

顯亦世

賦也疊疊自強不息也陳敷也錫施與也哉語助詞周周徧左傳曰陳錫哉周能施也侯維也本本宗支支子



也承上言文王所以如此者由其自強不息故德盛而令聞不已所以敷施於民者德極周徧逮文王孫子本支至百世之久凡周之士未嘗顯者亦顯世之不顯厥猶翼翼思皇多士生此克世其家爲國之楨也

王國王國克生維周之楨濟濟多士文王以寧

賦也世之不顯言周未有天下

時猶謀也翼翼小心敬飭思語助詞皇美大也楨幹也濟濟多貌承上章言周士何以亦世由周世未顯時文王德化已敷士之先人厥猷翼翼皆有令德所以思皇多士生此王國惟其君臣同德乃能生此賢子孫爲周之楨文王賴以寧也此申言不顯亦世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假哉天命有商孫子商之孫子之意

其麗不億上帝既命侯于周服

蒲北反○賦也穆穆深遠意也歎辭緝續熙明也假大麗眾也

不億不止於億侯維也此乃推言生前之德言文王沒有神靈慶畱世德所以然者以文王穆穆而其德淵深緝熙而敬止不息有如是之大德故天之天命降之有商孫子其眾不僅十侯萬上帝既命則皆臣服于周矣所以思皇多士爲周之楨也

服于周天命靡常殷士膚敏裸將于京

音

厥作裸將常服黼冏

王之蓋臣無念爾祖

賦也殷士殷之臣也膚大也敏速也裸灌鬯將行也京周之京師冏殷冠也朱子曰

先代之後修其禮物作賓王家時王不敢變焉亦所以爲戒也
王成王蓋忠也爾祖謂文王也承上言商孫侯服于周非周迫
之乃天命無常歸於有德是以殷士之膚敏者悉裸將于京其
裸將之時所服者猶是殷之黼黻此亦可見雖聖人之後無德
則且服於有德王之蓋臣觀於殷士能無念爾祖文王無念爾
乎不敢斥言成王而託爲告蓋臣也此節承上起下

祖聿脩厥德永言配命自求多福方墨反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

宜鑒于殷駿命不易

賦也聿發語辭永長配合也命天理師眾也駿大也承上言念祖在於脩德當省察

言行長思合於天理則多福乃致試觀殷未失天下時其德足以配上帝而天享之今其子孫乃如此宜以爲鑒而省焉天之
大命甚難保也命之不易無遏爾躬躬韻不協未知古宣昭義問有虞

殷自天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儀刑文王萬邦作孚

古音浮也遏絕遏躬

猶言自絕於天宣布昭明義善也問聞通有又通虞度以事承物曰載溯天之所以爲天若有載之以行者故曰載也儀象刑法孚信也言天命不易無疏放自絕其躬當布昭令聞於天下又度殷之所以廢興者思其何以興之自天廢之亦自天知天心則能保天命矣顧上天之載本無聲臭非有形象言思之可擬惟以文王爲法斯萬邦信服矣蓋天道備於文王法文即可

以合天故
以此勉之

文王七章章八句

周公述文王之德以戒成王欲其法祖而敬德以配天命

附解魯詩曰周公追述文王之德明周家所以受命而代商者作詩歌於清廟受釐陳戒之時以訓嗣王諸儒之說略同以其辭義非周公莫能作也篇中反覆言文德配天欲成王法之以承天意首言在帝左右非侈而誕也人心易肆知上天鑒臨祖宗靈爽乃敬畏而能慎獨蓋天道一人道也盡人之理則可以合天心享天命而所以盡道者無他亶亶穆穆緝熙敬止而已亶亶言其功之勤穆穆想其德之邃緝熙敬止該內外動靜而言此其中有本末次第之功焉不顯作丕云豈不顯非也聖人豈以顯爲心以德之顯望人哉皇矣之詩

美文王也曰帝謂文王予懷明德不大聲以色中庸言君子之道闇然而終以不顯之德天下可平以此詩無聲無臭結之世儒斤斤於功業之著以言效應而不知聖人自脩其德無一毫求人知求功效之意也卽或達而君相亦祇就其心之所得舉而措之人皆謂盛德大業聖人則欲然如無有也故曰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君子樂之所性不存焉樂樂其無負所職不存非性分中與天地合德之本也此詩爲周公作成王年幼惕之以天祖勉之以敬德而明周之德亦特舉多士以言所以明合天在德德大乃能生多士得多賢臣又言天命不易宜鑒於殷以致其警戒豈如後世侈陳天命以有天下爲榮欲萬歲不替哉序曰受命作周蓋謂受天眷

顧造周而漢儒誤以爲受命王天下朱子辨赤雀丹書之說
矣而亦以三分有二爲受命作周其註中庸大德受命亦謂
受命爲天子不知聖人盡人道則合天心或爲君相或爲師
儒爲天心所倚賴卽是受命此篇受命亦如此解其言文王
沒而神靈由生而敬德故不特佑其子孫亦竝及於臣庶成
王欲保天命亦惟自敬其德所以深明天命之難承而非徒
自誇其有天下之烈也陋儒乃謂文王受命改元稱王歐陽
公蘇子瞻游定夫皆能辨之茲不贅

古無實錄之
典故周公爲

詩述先烈以
戒成王使常
吟弦歌毋忘
法戒非卽後

明明在下赫赫在上天難忱斯不易維王天位殷適使不挾四
方賦也明明之至也赫赫威之顯也卽其照臨於下而言曰
明明本其威神於上而言曰赫赫皆謂天也忱信也殷適殷
之嫡嗣謂紂也挾有也言天照臨下土威光赫赫至難憑信不
易爲者維君從前大位付於殷適今竟不使有四方則難忱可

陳符瑞
光史冊也
切勿誤認

見摯仲氏任自彼殷商來嫁于周曰嬪于京音疆乃及王季維德

之行反戶郎大任有身生此文王賦也摯國名仲中女也摯國任

諸侯嬪婦也京周京詩人追稱之謝王季文王父行齊也身孕

也將言文王而追本其所從來者如此言大任來歸王季同德

此文王也無忝乃能生維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反方墨厥

德不回以受方國賦也小心翼翼恭慎貌昭明也心與上帝一

不違方國四方歸化之國言文王敬事上帝日常對越用能集

福於己而其德又能永貞是以四方之國心皆向往文王能受

也天監在下有命既集文王初載天作之合在洽之陽在渭之

涘文王嘉止大邦有子賦也監視集就載年合配也洽水名在

翊縣入河嘉婚禮也大邦莘國子女也謂大姒也將言武王亦

推其本而言天監在下其命既集于周矣故當文王初年而天

已默定其配洽之陽渭之涘文王求婚之大邦有子俁天之妹

時大邦已有子焉蓋曰非人之所能為也

文定厥祥親迎于渭造舟為梁不顯其光賦也俁譬也文禮祥

吉也造舟為梁浮橋

也傳曰天子造舟諸侯維舟大夫方舟士特舟張子曰造舟爲
梁文王所制而後遂以爲天子之禮是也不如字言文王之德
與天爲一而大邦之子其德足以配之譬則天之妹也文王卜
吉而以納幣之禮定其祥乃親迎于渭造舟爲梁焉聖人而得
聖配周德已有光大
有命自天命此文王于周于京疆纘女維

莘長子維行

反戶郎

篤生武王保右命爾變伐大商

賦也纘繼也莘國名長子

長女右助變和也承上不顯其光而言天既命此文王來嫁于
周嬪于京地繼大任之德者乃莘國之長女天以之命文王生
武王而保之助之命之後來伐商實由乎此明不偶然也伐殷
商而曰變言天人翁應和洽夫子應天順人之言所本也

商之旅其會如林矢于牧野

神與反

維予侯興上帝臨女無貳爾

心賦也會說文作詹如林眾也矢陳也牧野邑名在朝歌南七
十里侯諸侯興尊尚也貳疑也女爾謂武王也上言變伐大

商由天保佑恐成王誤認謂有天下專恃天命故此下二章言
伐商之事諸侯歸心賢臣夾輔言牧野陳師之時殷商之旅其
會如林可謂眾矣而我周則眾諸侯歸心推以爲主且恐武王
不免疑畏羣告武王曰上帝眷爾之德亦既臨女矣爾毋疑貳
蓋己本無伐紂之心而諸侯推戴迫之使
起此所以爲天命之實也詳見下五篇
牧野洋洋檀車煌煌

駟駟彭彭音旁維師尙父時維鷹揚涼彼武王肆伐大商會朝清

明彌郎反彭○賦也洋洋廣大貌煌煌鮮明貌駟馬白腹曰駟彭

飛擊言猛迅也涼漢書作亮佐也肆遂也會朝猶言終朝承上

言上帝下臨故紂眾不戰而潰第見牧野則洋洋無禦敵之兵

也檀車則煌煌駟駟則彭彭車馬安靜如常不似戰鬪之象也

維師尙父時年已耄而應天順人欣然從事亦有鷹揚之象佐

武王以伐商不崇朝而遂清明也蓋言天既命武王以伐商

竝早與之以賢才故能一旦洗汙穢之俗答上帝之心也

大明八章四章章六句四章章八句周公恐成王以大下

由於天命而先述其先人之生以見世有厚德非偶然而致以爲戒也

附解一起卽將天命不易提清見紂失位之速下乃言周積累
之難知其得之難則不敢不遵先人之德知其失之易則不
敢任一己之私以此爲戒而非徒侈受命之祥伐商之烈也
夫生民不可無主故天必立之君長而非有德則不能體天

心以惠民德必由己而修凡爲君長者其才智必不猶人而
父母師保訓誨貽謀尤要此詩述武王而推本王季文王初
婚以明世德相承已非一日至武王而乃膺天命聖人之言
天命必本於德而言德之重又如此後世草竊之徒篡逆之
輩視天命爲尋常而庸臣賊子又阿諛之可恨可歎又可笑
也抑武王伐紂後人以其代天討罪尊之曰伐在武王初未
嘗有伐商之心也紂爲不道天下畔之不期而會於孟津者
八百諸侯共謀伐商以周有世德羣推戴之迫之使起故曰
維予侯興使武王不爲安輯眾諸侯亦必滅紂且乘亂爭奪
暴掠生民天下被害而商祚亦不能延一線皆勢所必至者
故武王不得已而安撫諸侯聲明其罪紂聞天下畔己倉皇

擁寶玉自焚非武王迫之也人心翕應即天心所在而天下之歸周亦非一日故夫子曰應天順人而後人尙有異言愚於論孟已詳言之竝見下文下武篇茲不贅若漢唐於秦隋似天命矣而民避水火非漢唐果有動天之德黃袍加身似人歸矣而畔亂相襲非趙氏果有順人之德維世教者安可不明辨之

緜緜瓜瓞民之初生自土沮漆古公亶父陶復陶穴未有家室

大王避狄遷岐是時商天子尙明聖而未嘗禁狄之暴恤周之危者大王自公劉以來自經營於荒裔之地未受商之寵命故此詩

比也緜緜不絕貌瓞小瓜也瓜之近本者常小至末而後大喻周初興尙微而後大也民周人自謂也土齊詩作杜水名也在扶風杜陽縣南沮漆二水名水經沮水出北地直路縣東入於洛漆水出扶風杜陽縣俞山東北入於渭此以其上流而首在幽地與書所云異百公大王號亶父其字也陶窰也復重窰穴土室也言周人初生在土沮漆三水發源之地至古公亶父之時尙多陶居穴處未有家室也按七月詩云入此室處即幽事也公劉豈無家室蓋幽近戎多山谷其俗多復穴故舉而言且

述大王遷岐
營造家室之
事後遂爲周
興一王之制
而末終以文
王之蹶厥生
亦由大王之
遺解此則湯
武俱非夏殷
世臣而應天
順人所以無
慙至德愚於
論語附解已
屢言之矣

別之曰民之初古公亶父來朝走馬音姥率西水滸至于岐下音

爰及姜女聿來胥宇賦也此言大王避狄而遷岐也來朝明早

敏也率循也滸水厓濞沮之側也岐下岐山之下亦名天柱山

今陝西岐山縣姜女大王妃大紀云古公娶於齊有駟氏曰大

姜是也胥周原膺膺荼如飴爰始爰謀音媒爰契我龜音曰止

日時築室于茲賦也周地名在岐山之南廣平曰原大王始遷

莝葵也荼苦菜飴錫也莝荼皆苦而甘如飴極言其地之肥美

也始己始之謀與人謀契所以然火灼龜儀禮所謂楚焯也曰

止日時龜卜之繇詞迺慰迺止迺左迺右音迺疆迺理迺宣迺

謂可止而適時也

畝滿以反自西徂東周爰執事賦也慰安止居左右公宮在中營

其道路宣導其溝洫畝治其田疇岐在雍西自西徂東者拓地

向內也周徧也爰於也凡所當爲之事無不周徧此言定民居

產也即制民乃召司空乃召司徒俾立室家音姑其繩則直縮版以載

作廟翼翼賦也司空掌營國邑司徒掌役事故召之乃之云者

民事既定而後興役也縮束也凡營作者先以繩直

之而後東版以載土首言作廟者君子將營宮室宗廟爲先也翼翼嚴正也宗廟之工理宜敬謹也

之薨薨築之登登削屢馮馮百堵皆興磬鼓弗勝賦也抹盛土於器也陬陬度

投土聲度納土於版也薨薨眾聲登登杵聲削屢牆成而削治再三也馮馮牆堅聲五版爲堵磬鼓以鼓役事言民欣事樂功

百堵共作不俟音迺立皋門音有伋音迺立應門應門將將迺

立冢土戎醜攸行戶郎反○賦也毛傳曰王之郭門曰皋門伋高貌王之正門曰應門將將嚴正也朱子曰

大王始創此二門名之如此而其後遂尊以爲天子之制是也戎醜大眾也

起大事動大眾必有事乎社而後行蓋大王避狄遷都其勢宜弱詩言其經畫規爲之備而又特表冢土之立以爲戎醜攸行

則其勃興有爲之象可見肆不殄厥愠亦不隕厥問柞械拔矣

行道兌矣混夷駮矣維其喙矣賦也殄絕愠怒隕墜也問問通柞櫟械白椶也皆叢生之木拔

起也兌通也駮奔突喙張喙而息也承上言大王草創之始規爲宏遠如此故於狄人之侵擾雖不能殄絕之然舍舊圖新民

心悅附亦不隕其聲聞蓋其仁心孚於眾者已久故遷徙而能重新國勢也及乎末年則生聚益繁歸附益眾凡幽箐皆辟柞

械拔矣行道兌矣混夷畏而奔竄如馬之駭
矣雖畏之而無如何惟有張喙貼息而已
虞芮質厥成文王

蹶厥生子曰有疏附予曰有先後音戶予曰有奔奏予曰有禦侮

賦也虞芮二國名其君相與爭田久而不決朝周質之入其境
耕者讓畔行者讓路入其邑男女異路斑白不提挈入其朝士
讓爲大夫大夫讓爲卿二君感而相謂曰我等小人不可以履
君子之廷乃相讓以所爭田爲閒田而退天下聞而歸之者四
十餘國虞在陝之平陸本帝舜後所謂西虞也芮在陝州芮城
縣西二十里蹶動而疾也生起也予詩人自謂疏附率疏者使
親附先後相導之使安固奔奏宣布之使沛澤禦侮捍衛之無
侵凌承上言大王遷岐盛德規模如此此周家王業之本也故
論者以虞芮質成之年爲文王受命之日謂文王蹶然突興矣
予則謂文王雖聖然實由大王以來卽有盛德所以培植人材
者至深故文王得以光而大之是有疏附之臣乃能懷柔遠
人也有先後之臣乃能推挽成功也有奔奏之臣乃能宣布德
意也有禦侮之臣乃能折衝萬里也然則大王之造周正如瓜
之有瓞至文王而成瓜子孫思肇造之難能無惕然法祖乎

緜九章章六句

周公述大王造周之事以
戒成王使知創業非易也

附解序曰文王之興本由大王也深得詩意而註疏不能申明

之或曰周報大王周公述其事以訓嗣王意亦猶序也而歷代儒者泥末章虞芮質成謂竝美文王莫知此詩專爲大王而言則誤矣蓋周家王業由大王遷岐故高山荒作武成大誥皆云而追王自大王始前二篇已備言文武受命之事矣此又追述大王肇造之事而終以文王親說蹶急行突起之貌言虞芮質成之日人以爲文王德盛突然而興不知實由大王締造畱遺歷王季而至文已多賢士有四等賢臣仿之文王乃興欲成王念肇造之原亦廣儲人材以光祖烈此所以爲戒也前人疑末章突入文王殊爲不順而蹶厥生三字亦不得其故詩本言人謂文王突然而興予則曰有疏附云云前人之締造已非一日如此解予曰有之義始明而非

頌文王與大王混也

天地生才無

盡然必君相

培養有道斯

父作子述師

學弟承恆有

賢才足供上

用周家世有

聖君至文王

而益宏雖野

人游女皆有

賢才此詩特

述之以勸成

王追琢二句

乃育賢之實

中有誠正脩

齊禮陶樂淑

許多功夫在

毋忽神也

也我周自大王以來世有令德至文王而又追琢其章金玉其

加壽考所以培植人才者豈不至深且厚乎

也我周自大王以來世有令德至文王而又追琢其章金玉其

加壽考所以培植人才者豈不至深且厚乎

也我周自大王以來世有令德至文王而又追琢其章金玉其

加壽考所以培植人才者豈不至深且厚乎

相勉勉我王綱紀四方

比也追琢也金曰追玉曰琢相共也言金玉追琢而後成章相輝比人才必教

化而後成德勉勉敬而無息我王謂成王也凡網張之爲綱理之爲紀承上言賢才之盛必由培養彼追琢以成章則金玉相觀而有耀勉勉我王其綱紀四方毋使人才或息則可以繼文武之業而享得人之樂於無窮矣

棫樸五章章四句

周公述人才之所由盛而勉成王以育賢也

附解序謂文王能官人歐陽公附會之朱子不從其見卓矣而

第以爲詠歌文王之德於詞意多欠分明夫人才之興至不

易矣卽天賦英明亦必由學問造就周自大王王季聖德化

民至文王而享國尤久所以裁成作育人才者至周且備故

野人游女皆爲美材成王嗣位周公作此以告冀其綱紀四

方以育賢才述文王之壽考作人以見人才之興非一朝夕

綱紀二字有許多禮樂教化在所謂追琢者也讀此詩可知

周家封建之故武王周公剖土分符諸侯各世其國卿大夫多世其家豈不慮其後之弗率哉蓋周自公劉以降世有令德至文王而累洽重熙和氣薰蒸正人積聚武王受命亦在末年故大定之後選建賢能不難惟其所用書云侍御僕從罔非正人若非文王壽考作人安得如許賢才而用之其封建而世傳非特公天下而不以爲私也亦以謂當時所用皆聖賢其脩身齊家以訓子孫者必有典則後世不至卽爲非類况制作明備禮樂刑賞有以維之上下等威有以一之苟敬承勿懈自可長治久安無如數傳而後世繼之制遂生驕淫世祿之恩反爲濫予人心難制風俗用衰聖人豈能預禁哉夫壽考作人不易得也人主能勉勉綱紀以育賢才則世

世不乏名世即隨時可以救弊扶衰若斤斤以法令相繩而
誠正脩齊之學罕有能者既渴而後掘井如前明莊烈焚香
卜相小人滿朝嗟何及矣

瞻彼旱麓榛楛濟濟豈弟君子干祿豈弟

比而賦也旱山名在漢中南鄭縣麓山足

也榛似栗而小楛似荊而赤莖似蓍可以爲箭上黨人織以爲
斗筭箱器又揉以爲釵濟濟衆多豈弟樂易也君子謂先王干
求也言瞻彼旱麓平衍而榛楛乃叢生之豈弟之君子因豈
弟而祿乃降之其干祿也乃惟以豈弟也此全詩之旨也瑟

彼玉瓚黃流在中豈弟君子福祿攸降

戶工反○賦也瑟繩密也玉瓚圭瓚毀帝乙時

王季受圭瓚和鬯之賜爲西伯受此玉瓚用於宗廟詩人故即所見以
王季而始受命爲方伯受此玉瓚用於宗廟詩人故即所見以
明福祿之實承上言君子之豈弟干祿曷由見之哉彼瑟然之
玉瓚黃流在中此何物哉蓋先王以德受賜遺諸子孫是豈弟
君子福祿所爲飛戾天魚躍于淵豈弟君子遐不作人比而賦
降其明徵也鸛飛戾天魚躍于淵豈弟君子遐不作人比而賦
類戾至遐何也承上言豈弟之君子所以有福祿者非徒自全
而已彼鸛則飛必于天魚則躍必于淵率其天性之固然而自

極于高深君子以豈弟自修卽以豈弟化人何不可清酒既載

以作人乎得人而後可以有福祿以此勸成王也

驛牡既備以享以祀以介景福方墨反○賦也載在尊也承上言君子豈弟而能作人縣延以迄於今然後以其德馨享于神明故清酒既載驛牡既備以是而享以是而祀以介景福固非偶然

也致此瑟彼柞棫民所燎矣豈弟君子神所勞矣比而賦也瑟茂密貌勞慰撫之

也承上言以德享于神明非徒儀物之豐盛譬諸瑟然茂密之柞棫其材中于薪民自燎之豈弟之君子和樂宜於民人故神

自勞莫莫葛藟施于條枚豈弟君子求福不回比而賦也莫莫濃密貌不回久

而不變也此又勉其以豈弟和神人久而勿懈承上文而歎之言莫莫葛藟施于條枚故長此莫莫豈弟之君子久于其德作

人和民以此求福不同其德則有無窮之祿此爲干祿之道也

旱麓六章章四句成王親政而初祭周公作此以戒之明受福必本于豈弟也

附解序曰受祖也申之者曰周之先祖世修后稷公劉之業大

王王季申以百福干祿朱子謂其誤而曰百福干祿不成文

理然以爲詠歌文王之德於本文語意亦多未融愚謂序說頗近而未明透諸家則祇益支離耳成王親政初蒞祭事周公恐其祇知祭以求福而不知必有豈弟之德作人之化然後人和而神降之福干祿之云就常人言之也祀事求福人情類然不知必由豈弟故一起卽揭明斯意次章以先王受命證豈弟得祿三章言育賢爲豈弟至要之事四章言己豈弟而臣亦豈弟乃可以介景福五章申明介福由德至而神自勞之自然之應非有所強末章更勉其久道篇中意義相承本無難解前人殊爲草草蓋因比喻離奇未得其旨故強爲之說而詩意晦矣至其言主德而第曰豈弟何哉人君不患不尊嚴而患不與臣民相洽浹豈弟則忘其尊而謙敬以

下人恩禮周至其平日仁育義正天下愛而親之和氣浹故

神亦降福耳

思齊大任文王之母

反滿以

思媚周姜京室之婦

音喜

大妣嗣徽音

則百斯男

音寧

賦也思存心齊莊敬周姜大王妣大姜也思

媚常思孝敬以媚之媚柔順意京周京大妣文王之

如徽美百男舉成數而極言其多也言思齊之大任為文王之

母其思媚之周姜則京室之婦亦賢婦也而大妣又嗣其徽音

用能光大周家有百男之慶此章為全詩綱領也

惠于宗公神罔時怨神罔時恫刑于

寡妻

妻與弟自為韻

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

博工反

賦也惠順也宗公宗廟之先公本其未追

王時而言恫痛也孔子曰妻也者宗廟社稷之主也刑與型通

法也寡妻寡德之妻大任大妣自謂也御治也承上言大任大

妣之賢能順于宗公使神無所怨恫所以然者何也妻也者相

夫而主宗廟社稷大任大妣平日敬承夫子輔之以德惟願其

君正身修德刑于寡妻至于兄弟由

離離在宮肅肅在廟不顯是而推以治邦家故能享於神明也

亦臨無射亦保

賦也離離和也肅肅敬也不顯幽隱之處也射與數同敗壞也上文言其承先正家乃虛寫之

方埋陽教后
理陰教非判
不相入也
若正身以齊
家后肅恭以
輔君孔子故
曰夫夫婦婦
而家道正正
家而天下定
矣後世不知
大學之教惟
禁婦人不干
外事而宮闈
不肅內治不
修婦人亦弗
自貴則此詩
之誤解貽之
咎也

詞此乃實指其敬德之實言大任大姒閨門則極其和在廟則極其敬雖幽隱之處不敢惰肆亦若有臨之者雖無失德之事保所以神罔怨恫也肆戎疾不殄烈假不瑕不聞亦式不諫

亦入戎此下二章韻不可考未知古人作何讀也。賦也肆故也假大瑕過也聞前聞式法入採納也承上言大任大姒之德如此故能和王季文王等成功業外來大患雖未盡平而內行之光大毫無瑕玷夫婦人深處宮闈未必多識前聞而大任大姒則不聞而亦合于法度宮中嬪御未必能諫諍箴規而大任大姒則不諫亦能採納是其天性肆成人有德小子有造古人之美大明之篇所謂天命之也肆成人有德小子有造古之人無斃音妬譽髦斯士賦也冠以上為成人小子童子也造為也古之人指大任大姒無斃無失德譽名髦俊斯士指成王時賢士而言承上言其德如此故周之子孫成人者皆能有德小子亦皆有造不徒多男為慶而已今雖再世而賢士挺生由古之人無有失德是以譽髦斯士如此眾盛也嗣王可不念哉

思齊五章二章章六句三章章四句之德明文武所由興

以戒成王使知內治修而後家國理也

附解序曰文王所以聖亦知詩意不專美文王也而不能究其說陳氏櫟以爲詠歌文王之德由有賢母賢妃是已而不敢以爲專美任妃蓋泥於地道無成之義不應置王季文王而專美其妃不知夫子釋坤卦之義而以臣子妻道配之無成者不居功也所謂不以寵利居成功坤承天而時行柔順爲德故象如此若論天地之正則乾元坤元一動一靜互爲其功不可一毫偏勝太極動靜而有五行五行生成天地同之陽奇生陽而陰成之陰偶生陰而陽成之非天專主生而地專主成也於人亦然君父夫主三綱要矣而無臣子與妻人倫何以立家國何以齊治大易一書祇此一陰一陽參伍錯綜而成六十四卦義文周孔反復發明祇是言陰陽和平中

正爲妙稍有偏勝則凶不謂陰戒其盛而陽遂不憂其亢也
文王言家人利女貞夫子釋之曰男女正天地之大義也正
外正內其責同其功同其效亦無二致自天子至於庶人未
有內無賢妻而可以修其身齊其家者况欲治國平天下乎
周公制禮以關雎爲房中之樂明夫婦爲起化之原而葛覃
以下四章皆表后妃之德二南之什婦人女子之詩居其大
半所以鄭重於陰教者何如後世止知婦人不可專任而不
知事親相夫教子全賴賢助其賢者夫當敬之以修己其不
賢者夫當正己而化導故曰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世俗重
色輕德言好合則但私昵言夫綱則肆凌虐而夫之不賢妻
無敢匡正五倫不修禮樂不行由此其始矣有夫賢矣而婦

不肖或姑息優容則其所謂賢者亦何足爲賢乎周家世有
令德天卽篤生賢配以佐之大明之篇已嘗頌述然義主於
追述文武內配之賢未暇縷述也此章故特詳言以告成王
欲其謹於閨房燕私之際深察乎風化敬肆之原用意良至
深遠論者謂離宮肅廟亦臨亦保亦式亦入乃聖人至德恐
非任姒所及不知修身寡過爲心則自能和以處眾敬以持
身亦臨亦保特戰兢惕厲之常亦式亦入則善念純熟之故
學者苟從事於克己反求此等境界卽非難至後人惟任其
私而不檢薄仁義爲常談故於此種意義視如神明則實學
不講之故也任姒等不如此卽不足以爲賢亦安能篤生至
聖哉至刑于寡妻自是指王季文王而言惟其對夫自稱故

詳敘列聖創
造皆由天命
而天命之眷
實由有德以
此爲嗣王法
戒非若後世
頌揚瑞應之
此也

曰寡妻耳若謂周公美文王之詞是直以大姒爲寡德於義
何安且篇首大書特書稱其思齊嗣徽忽又云寡妻何耶故
特辨之讀者平心察理就本文上下語脈求之以其事實證
之乃知愚言非妄耳

皇矣上帝臨下有赫監觀四方求民之莫維此二國其政不獲
維彼四國爰究爰度上帝耆之憎其式廓乃眷西顧此維與宅
賦也皇大臨視赫威明也莫定也二國夏商之後不獲失道也
四國四方之國究尋度謀也耆嗜同好也憎當作增式廓猶規
模此謂岐周之地言上天臨下甚明監觀四方求民之安定當
大王時夏殷二國之後其政不得天心故於四方之國察其能
定民者而謀以爲君惟周爲上帝所喜以其僻在戎狄有意作
增其式廓乃眷然顧視西方以此岐周之地爲大王居宅也作
之屏與平協之其菑其翳修之平之其灌其桷啓之辟與剔協之其

桷其桷攘之剔之其桀其柘

古音之恕反

帝遷明德

與配協

串夷載路

天立厥配受命既固

賦也作拔起也屏去之也苗立死者翳倒死者修治平均叢生曰灌橫列曰柯啓辟

開墾檉河柳也赤色生水邊一名雨師枝葉似松今日三春柳

楮橫也腫節似扶老可爲杖今靈壽也攘剔穿剔去其繁冗使

長成廩山桑也與栢皆美材可爲弓幹又可蠶也明德謂大王

串夷卽昆夷載路滿路而去所謂混夷駢者也配謂大姜承上

言天以岐山爲大王宅而其地則幽箐險阻又近昆夷者也大

王不辭勞瘁於菑翳無用者則拔去之灌桺叢雜者則治而疏

之檉楮有用者則啓辟而廣植之廩栢美材則攘剔之使成材

所以然者由其有明聖之德故闢土開疆以貧民人帝早知之

故特遷明德於此而串夷載路而去然不特大王有明德也當

未遷岐之前天已爲立賢配姜氏而偕來胥宇則周之受命已

固矣帝省其山柞棫斯拔松柏斯兌帝作邦作對自大伯王季維

此王季因心則友

音以則友其兄則篤其慶

音載錫之光受祿無

喪聲奄有四方

賦也省視也拔兌見緜篇作邦興其國作對並生聖賢無獨而有對始自大伯王季也因心無

勉強也善兄弟曰友兄謂大伯篤厚慶前人所畱之福載則也

錫與光後人所受之榮奄大也覆蓋之義承上言大王遷岐之

後帝視其山木拔道通民歸者眾是大王實能承天意矣於是

天益眷之既作其邦又爲之竝生賢嗣不特文武始然自大伯

王季已肇其端維此王季友愛出於自然能友其兄大伯欲讓以國知其必不肯受故託事以逃而王季乃不得已而立然自王季立後而周先人之餘慶益以篤厚竝錫光於後人所以鉄鐵專征受祿無喪而其勢已足奄有四方矣維此王

季帝度其心願其德音其德克明克類克長克君王此大

邦克順克比比于文王其德靡悔既受帝祉施于孫子

賦也度

與莫通靜默也德音言也克明能察是非克類能分善惡克長

克君伯仲皆去爲家之長而國之君也王讀去聲言與周使大

順順於事理比親於臣民比于至于也悔遺恨也承上而言篤

慶錫光之實言王季因二兄俱去不得已而嗣位非利而爲之

上帝早知其心故王季雖不自明而其德自彰及嗣位之後果

克明克類無愧於爲長爲君遂使周邦興王蓋惟王季之德凡

事皆順乎天理而恩意洽乎臣民是以篤慶錫光至于文王而

王季之德無有稱遺憾者以是受帝祉而施于孫子也王季之

至遠乎

帝謂文王無然畔援無然歆羨誕先登于岸密人不恭

敢距大邦

博工

侵阮徂共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以按徂旅以篤

周祐以對于天下

音戶○賦也帝謂設爲天命文王之詞蓋理

本於天賦也帝謂設爲天命文王之詞蓋理

也畔離而去援引而來無畔援心純於道無離合歆心動有所
喜羨過而猶慕好無歆羨心超於物無嗜好也岸水涯人心有
欲則溺而昧道文王不然故早登道岸將言伐密密崇而先言此
以見文之征伐本於天意無一毫之私見也密密須國姑姓括
地志密在涇州鶡鵒縣西大邦謂殷阮國名在涇州徂往也其
阮之地名涇州有其池旅周師按遏也徂旅密師之往共者祐
福對答也承上言王季篤慶而及文王文王之德足以合天天
以文王之心無有畔援歆羨早能先登道岸故眷之使專征伐
於時密人見殷衰微不恭其職甚敢距王命而事侵陵乃擅兵
侵阮至於其邑文王赫然震怒爰整其旅以遏徂共之眾蓋當
時文受命專征凡不廷者皆可奉命討之密人不恭天下所怒
王往遏之而密人不得爲禍其澤及於民益以篤周之福而答
天下仰望之心也依其在京音疆侵自阮疆陟我高岡無矢我陵我陵我
阿無飲我泉我泉我池音佗度其鮮原居岐之陽在渭之將萬邦
之方下民之王賦也依安親京周京矢陳也我之云者本其得
第見爲陵得而墾之則見爲阿我泉我池者飲泉以爲池也鮮
原地名將側也方向也王歸往也承上言遏徂旅之事言文王
安然在京而使奇兵從阮疆以侵之密人方侵阮不意周師之
猝至也於是倉皇投竄而由是我師陟我高岡無敢陳師於我

陵者我陵皆爲我阿闕之以居民矣無有飲我之泉者我泉皆
爲我池引之以灌溉矣王見密人所遺之地肥饒可以濟民遂
乃度得鮮原之地爲邑以居然非越境而他據也其地居岐之
陽在渭之將蓋猶是周之境內然天下見文王無畔援歆羨實
能除暴以安民萬邦以此向往下民亦以此歸往矣蓋密雖與
周國接壤文王初未嘗有意外伐之囚其恃強橫暴整旅伐之而
兵始至阮密已投竄無矢陵無飲泉則民皆棄密而歸周矣文
王無意得之囚度地居民作邑以安集流亡故天下知其非貪
地黷武咸歸往也以此爲無畔援歆羨之實詩言至精密焉而惜乎舊解之誤也 帝謂文王予懷明德
不大聲以色不長夏以革

音棘

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帝謂文王詢

爾仇方同爾兄弟以爾鉤援與爾臨衝以伐崇墉

賦也予設爲上帝之自稱

也懷眷念也明德文王之德聲色謂外觀之美長上聲夏申夏
革改也首三句言天眷文王隱德不長三句申明之言文王未
長於中夏而德化涵濡足以革西陲之陋俗故民潛移默化自
順天理而行不識不知渾樸也帝則天理著爲法則者仇方謂
凡不忠於殷不順於理之國惟文王以尊主庇民爲心故天亦
惡其所惡不然天豈爲人遂讎忿哉兄弟諸侯鉤援雲梯也臨
臨車在上臨下者衝衝車從旁衝突者崇國名今鄠縣墉城也
崇侯尊糾無道欺君虐民文王所應仇者言文有明德不侈外

觀之迹上帝眷之其不大聲色若何文僻處西陲未長於中夏而以德革戎民之俗民日遷善而不知咸順帝之則是誠體天詢之心以爲心者故帝又謂文王凡不道之國爲爾仇方者爾其以爾鉤援與爾臨衝伐其庸焉上章伐密是奉紂命伐侵陵者此則崇侯已得罪於紂紂命伐之故文伐之而曰仇方者謂其不臣當仇也世傳崇侯譖文王而囚之詩人恐人以伐崇爲報怨故歸之帝命而其實史記所記文王釋囚歸三年伐崇之說亦不足信也譖者崇侯而囚之者實紂也文王忠敬方且引罪之不足信而乃遷怒崇侯哉且紂方囚之幸而得釋不久卽報怨於崇紂其容之哉無論紂容與否也且跋扈臨衝閑閑崇如此何以爲文王凡此皆關聖人大節不可不辨

墉言言執訊連連攸馘安安是類是禡古音暮是致是附四方以

無侮臨衝薊薊崇墉仡仡是伐是肆是絕是忽四方以無拂賦也

閑閑徐徐言言完固也連連相續馘割耳軍法不服者殺而獻其左耳安安罪止於不服者不驚擾也類將出師祭上帝禡至

所征之地而祭始造軍法者蓋黃帝蚩尤也致招之使來附使附於軍侮意狎之薊薊強盛仡仡堅峻也伐聲其罪肆陳其兵

絕滅其爵忽亡之速拂顯違之也承上言文王伐崇雖上帝命之而不敢遽期其服也故其始臨衝雖設而不用閑閑然也崇

壙可攻而不攻言言然也間或獲其將卒必一一訊之不輕戮一人其有不服者則依軍法馘之而民皆服罪安安不驚擾也類以出師禍以施令未嘗以詭道行之蓋文之意惟欲其服罪來歸不欲徒逞兵力故或招之使至或附之軍伍以誠相待人皆悅服而四方聞之知文推誠及物無有貌從而心侮者矣及其再伐臨衝弗弗蓋修教之後師直益壯猶是軍器獨見其強矣崇墉屹屹城池如故無所用之矣文王於是聲其罪陳其兵而崇人來降爵命以絕敗亡忽焉矣四方知文非無勇者特以德而不恃力故皆畏服無有違逆者矣春秋傳曰文王伐崇三句不降退修教而復伐之因壘而降與此正合而舊解錯誤並聖人之意亦不著矣

皇矣八章章十二句

周公述大王王季文王之德以戒成王明三聖無利天下之心而天命眷

德欲王慎之也

附解此詩專咏大王王季文王之事蓋武王武成大誥已明述三后之德周公制作又特追王恐後人第知三聖肇造王業而不知其小心敬德初無利天下之心故特爲此詩以告成

王也篇首卽高唱皇矣上帝臨下有赫見天命不可倖邀繼
乃言大王遷岐天實啓之然大王初不知也第辟土居民盡
其當爲而帝省其山知其果克凝承乃興其邦昌其嗣王季
越二兄而立大伯又未顯然讓國人鮮知之則不能無所疑
故特表其友兄篤慶至文王伐密伐崇著人耳目不知者又
或疑文有招八州而朝同列之心豈言帝謂文王明其無一
毫私利而奉天征伐無非除暴安民無侮無拂所以明其順
人心而合天理非詡其能興王也舊說於語義多欠分明幾
等聖人於莽操之輩卽如篤慶錫光解者云王季與其兄以
讓德之光當日大王未嘗欲廢嫡立少也不過文王明聖鍾
愛形於辭色此亦人情抱孫之常大魯本淡情富貴又見文

王英妙亦喜後嗣有人欲傳位及之然苟顯讓大王王季必
不從故託採藥以行竝挈仲雍同去及大王卽世伯仲不在
舍季斷無可立夫子稱伯至德正以其讓隱微非大王愛文
大伯讓季皆有并商之心而王季乃力圖王業與其兄以讓
國之名也弊由不解作對二字因以自大伯王季爲由大伯
而讓季故上下文義皆強附耳王此大邦奄有四方竟作王
業解爾時商辛未立遽以王事歸季周公豈不誣其祖乎大
邦指周謂文王怒不順己者擅征伐之可乎萬邦方下民王
比於經營宅中謂文王有心經營強大以圖吞并可乎左傳
載文王聞崇德亂而伐之三句不降後修教而復伐之因壘
而降錯解此詩謂文王報怨興師可乎夫以子孫而追其祖

烈似不嫌於辭之侈然聖人之所以爲聖人正以其析天理於毫芒行事如青天白日使大王王季文王預有圖王之心周公盛稱其祖能開王業而不顧義理之安何以爲聖人故凡周公稱述前人皆推本於明德屢言天命難保正是恐成王以帝王爲吾家故物不知祖宗一片小心翼翼之道而後作爲詩歌反復指陳也公私理欲不容兩立毫釐之差謬以千里愚安得不詳辨之哉曰然則文王何以伐崇曰紂因崇侯譖囚西伯旣而釋之復命爲伯專征則紂固有以諒文之忠非徒以其獻女贖罪如史所云也左傳稱崇亂文伐之則崇必有不法之事文乃奉命討之卽如密人侵阮徂其其爲畔亂顯然故文伐之我陵我阿我泉我池云者密阮疆域僻

在荒陲殷天子羈縻之地非內地可比文旣正其罪紂卽以
賜文如周平王賜秦伯岐西之地文乃辟土居民故詩人美
之云云也卽如邠岐亦是荒域非公劉大王不能營國布治
詩所以又言度其鮮原以明文闢疆安民之實而又申之曰
岐陽渭將言地雖初闢實亦岐陽接壤非不遵王命越境侵
并也詩詞甚明奈何舍經從傳以理揆之紂初聽讒囚文旣
而知文寃釋之仍命爲西伯得專征故伐密伐崇戡黎文皆
以天子命伐之惟密地近周紂以賜文其崇黎皆仍歸紂屬
在文王則討不靖之國使忠於殷在旁人則見其德日盛有
不久於有國之勢故祖伊奔告惟戒王而無一言及周之非
也聖人大節詩書安可不詳參之

詩義誌與附
解已詳但當
涵泳白文得
其咏歎不窮
之意乃見周
公遠先德而
感嗣王但言
其事欲王味
之無窮也

經始靈臺經之營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經始勿亟庶民子來

賦也經始創造國之有臺所以望氛祲察災祥文王創為之而
民稱曰靈臺神之也周後有天下遂以為天子之制其地今長

安西北界經之度之也營之謀之也文王方經營之庶民即攻
作之不數日而遂成雖文戒令勿亟而庶民之來如子趨父事

孟子曰民王在靈囿古音麀鹿攸伏蒲北麀鹿濯濯白鳥嚶嚶

王在靈沼於仞魚躍賦也靈臺之下有囿囿中有沼鹿牝鹿伏

其所言民安而王聞適鳥獸魚鼈咸若也虞業維樅賁鼓維鏞

於論鼓鐘於樂辟靡賦也虞植木以懸鐘磬其橫者曰柶業柶

鐘磬處以綵色為崇牙其狀樅樅然也賁大鼓鏞大鐘也論倫

也言得其倫理辟璧通靡澤也毛傳曰水旋北如璧以節觀者

蓋文王講禮於此為小池以止煩囂而後人遂以為制曰靡於
取其和也言文王不徒以為優游之所而即於此興禮樂焉

論鼓鐘於樂辟靡鼂鼓逢逢博工矇瞍奏公賦也鼂似蜥蜴長

鼓眸不見曰矇無眸子曰矇樂工也樂工用瞽者以其善聽而
審於音公公庭也承上而歎美之言此於論之鼓鐘於樂之辟

豈待與民同樂哉聞鼙鼓之逢逢無不感動而矇瞍奏樂於公庭所以化人於和平潛消其鄙穢者在焉古之教士以樂為主學樂誦詩舞勺舞象小子已然周禮大司樂以樂德樂語樂舞教國子而典樂教胄則虞舜已然殷學名曰瞽宗故此詩亦然云然

靈臺四章二章章六句二章章四句

文王始爲靈臺辟廱而民歡樂之周公述

以見先王遊觀之所卽爲教化所由興也

附解序民始附也文王受命而民樂其有靈德以及鳥獸昆蟲牽強不通魯詩曰文王遷都于豐作靈臺以齊七政奏辟廱周公述之以訓嗣王呂東萊曰皆述民樂之辭二說略近之夫周家世居荒鄙太王王季至於文王民安物阜乃漸興禮樂靈臺以望雲物察災祥蓋自古有之文王爲此不爲異也因民心樂附遂目之曰靈而文王優游於此思人無不欲燕

閒歡樂因於暇時聚民於此講禮肄樂久之而民化於禮樂
益以醇和周公故述之以告成王使知人君怡情適意無不
可以立教化民非第詡文王勞民而民不怨也孟子引之以
告梁王則意主於歡樂同民與詩本旨自別至辟廱爲大學
乃後人立學借此爲名文王並非於靈臺之地立學何得便
以爲大學名乎且文當時布德行仁惠鮮懷保遍乎遠邇而
卑服卽田功周召各分治其意欲民無不得所非如後世立
學以教士耕稼以安民劃爲兩途知聖人化民之道不外大
學中庸則秀頑皆可造就若漢代臨雍講學襲古之貌便爲
盛典周公所以望成王者非此意也

武維周世有哲王三后在天王配于京

音疆○賦也下對上之辭後也賤也武武

其忽創業之
由特述武王
能承世德欲
王繩其祖武
非徒侈陳先
烈也

功李厚菴曰人以周滅紂而有天下武功大矣不知下武者實
維周是也哲王明君三后大王王季文王也京周京居周京以
配三王也言我周代商而興人或以爲武功特盛不知下武者
維周其所以興者由世有哲王之故大王王季文王三后之德
極盛其靈在天而武王配于京世德作求永言配命成王之孚
王乃配之于周京也王配于京世德作求永言配命成王之孚
音音浮○賦也作求於三后所作而求之謂踐其功也永言配
命常思不令天心孚信也言王之所以配于京者以其以世德
爲求遵而行之常恐不合天理故能成王之孚下土之式永言
成王者之大信於天下而天下歸也

孝思孝思維則

疑賦也式則皆法也三后服事殷家而武王代商

繼善述乃所以爲達孝也承上言所以成王者之信者謂其行
事可爲下土之式故天下信其與三后無二心在武王引罪自

責常恐有失三后之德而一片孝思天下已以爲法矣中庸
言繼述不失天下顯名與此詩義正相合而疑武王者謬矣

茲一人應侯順德永言孝思昭哉嗣服

蒲北反○賦也媚愛也
一人謂武王應侯應天

下諸侯之求順德順人心天理之正昭明也嗣服嗣先王服事
之事承上言孝思何以維則蓋天下之歸武王非私之也天下
被紂之虐民不聊生眾諸侯會集推戴武王求其拯民水火武
王不得已而應之故天下愛戴武王爲其能應諸侯之求順天

理人心之安而無一毫利天下之心也然則武王雖代商而王其心何嘗與三后異哉是故武王長言孝思而不忘昭哉嗣三后之事也昭茲來許繩其祖武於萬斯年受天之祜音古○賦也後世也謂成王之世繩繼武迹也承上言武王孝思昭明不特光大前人實昭茲來許使後世子孫長繼祖德則萬年皆受天之福矣受天之祜四方來賀於萬斯年不遐有佐賦也四方兼外方外夷皆來慶賀於萬斯年長爲藩屏豈不遠有輔佐乎此上二章皆勉成王之辭也

下武六章章四句

周公述武王繼述之善以訓成王使繩武而受祜也

附解序繼文也武王有聖德復受天命能昭先人之功窺見詩意矣而以爲繼文不知三后在天非特謂文也其言未能瞭如魯詩謂康王大禘報祀成王奏大武六成旣畢受釐陳戒之詩朱子不從謂只當如舊說是矣而承接語意亦未盡協

至下武下字諸說紛紛皆爲牽強本

朝李厚菴光地其說獨優且下本訓後也賤也與上字相反
當從之蓋自文王以下八篇皆述先烈而武王頗略此篇故
特表武王且三后服事殷商而武王改步疑其有失前人之
雅周公特明武王之心猶是前王之心正夫子所謂善繼善
述不失天下之顯名者也後儒於武王伐紂不無異說只因
不識此章文義竝孔子之言亦朦朧未晰今疏明之然後見
文武周公孔孟心理相符無毫髮之隔礙也識者詳之

文王有聲通駿有聲通求厥寧通觀厥成文王烝哉

賦也聲令聞通紹述

一代之興必有發祥之地然地之靈固由人之傑也文武作豐鎬豈必規圖王

也書曰祗通乃文考駿大寧安成成功烝盛也說文火氣上行熾盛言文王有聲於天下而不知前人已有聲文王紹述功大乃益有聲耳蓋自先公以降皆無自利之心惟求民生安寧而文王能紹述之前人之功乃觀成是以前其聲益著也然則文王

業亦以安集
民人而已而
重之或
其地不
思其由此詩
所以作也

之德誠盛矣哉文王受命有此武功既伐于崇作邑于豐文王烝哉氏顧

皇武曰八章末句合爲一韻○賦也受命受天子命伐崇事見

之言因作邑以居民豐地在鄂縣杜陵西南豐水出其東南承上

言文王惟以紹述前人忠勤爲事故紂雖無道亦鑒其忠當受

命專征乃有此武功既伐崇而討其罪築城伊瀋作豐伊匹匪

棘其欲適追來孝音王后烝哉賦也韓詩作洳成溝也方十

匹稱棘急也追來孝自公劉以降皆闢土以求寧而文王心亦

若是也王后言爲王爲后至公之意承上言建國築城非徒防

衛所以奠民居而啓溝瀆文王之作豐也意亦如斯故成間有

洳其廣不過十里文王作豐恰與之稱非急欲完固以遂其欲

乃追述先人求寧之心而來致其孝也王公伊瀆維豐之垣四

方攸同王后維翰王后烝哉賦也公功也濯新也垣卽城也王

心此卽以王后日之翰蔽也承上言文王作豐安民而非以自

利故王功日新卽此城豐而益著矣四方知王之忠歸王之仁

不而協其無剪商之心且恃以爲商之翰衛誠哉其爲王豐水

東注維禹之績四方攸同皇王維辟皇王烝哉

興也豐水出鄠縣東南終南山

自發源北流經縣東二十里北流入渭又東注于河皇王有天下之號辟君也此章及下章乃美豐鎬言文王作邑於豐武王

作鎬雖非有心求盛而德盛則地亦效靈也豐水東注本由禹績自文王城之而四方歸心以其有皇王維辟之德然則文雖

未嘗君天下也豈不儼有鎬京辟靡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皇王之勢而烝烝日盛哉

不服

蒲北反

皇王烝哉

賦也鎬武王所營在豐水東去豐邑二十里武王有天下後尊為京思心也此言

武王繼文而作鎬京竝作辟靡於時周德已盛雖未代商而四方無不心服誠哉為王者自然之化極其盛哉

王宅是鎬京

音疆

維龜正之武王成之武王烝哉

賦也考稽也凡理可而以卜考

之慎也宅居正決也此章及下章乃言豐鎬之盛由於天命欲成王以德承而守之言武王作鎬非喜事紛更蓋考之於上天

實啓之龜示其機而武王以理斷之乃成其功此又武王所以適追來孝也武王豈不烝哉

豐水有芑武王

豈不仕詒厥孫謀

音媒

以燕翼子武王烝哉

賦也芑苦菜別種莖青白花或紫或白子

大如珠熟時或赤或黑可生食竝可蒸為茹仕事也詒遺燕安翼輔也子孫互言之也又言豐水之地肥美常生芑菜武王豈

以其不美而別事經營哉因廣文王之制考卜而天意若啓之
故遂作邑於此不意遂詒孫子萬世之謀安翼子於是地然則
文武本無利天下之心而德盛民歸遂成王業
豈得以豐鎬形勝遂專恃地利爲萬世之業哉

文王有聲八章章五句

周室旣興豐鎬遂爲發祥之地周
公恐成王誤以爲文武有意爲之

而不知以德保
世故作此戒之

附解序繼伐也武王能廣文王之聲卒其伐功止說得一半集
傳亦止云言文王遷豐武王遷鎬之事而不知其旨也夫聖
人視天下如敝蹤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爲夷惠
且然何況文武其作豐鎬也不過立國建都之常公劉疆理
居豳大王拔山通道皆開闢草萊立室家以自位竝爲施政
蒞民之計文武作豐鎬亦因民人漸稠國土漸廣非此不足
以正位施教而豈若後世窺覲之徒據地利圖自強哉因紂

無道武王順八百國之心不得已而止亂安民天下大定遂以鎬爲京師而竝尊豐邑若兩京之意文武初心未及此也但成王年冲襲前人之遺周公恐其以興王之地爲非常之業故作此詩以告述作邑之美原本先人而以孝思言之蓋大王王季以德興周文武能承之故益光大每章皆以烝哉贊之謂其德日新月盛如火氣熾盛也言王公王后皇王謂其德以漸而光大由公而王而后而君皇王皆由德盛之故終以維龜正之武王成之見人事也而天命屬焉結以燕翼欲成王體先人之德乃能保世滋大豈後世侈陳形勝祝萬世而不替者乎首章求寧觀成該大王王季文武之事冒起二三章敘伐崇而後作豐止是適追來孝四章言文王祇思

長爲殷之屏翰而其實已有王后之德五章六章言豐亦禹之舊蹟鎬亦武王徧文辟靡之事爲之而不料四方攸同無思不服七章乃承出中有天意然止云龜正而已未誇張天命如何也末章又特言作鎬非有意圖王不守文王豐邑以鎬爲京師故特言之篇中次第甚明前人不得其解多矣

文王之什十篇六十六章四百一十四句

此什皆周公相成王時述先德

以告戒之辭而先儒多誤會今悉正之學者各就本文玩繹則文武周公之意明孔孟所言亦明矣

生民之什三之二

厥初生民時維姜嫄生民如何克禋克祀

以音

以弗無子履帝武

句

敏音

歆句

攸介攸止載震載夙載生載育

益音

時維后稷

賦也

天生百穀以養民惟五穀得中和之氣后稷始教民稼穡所以粒食之利功配

也姜姓嫄名炎帝之後有郃氏之女也禋潔敬也弗不也以弗無子承上句來言以此不可無子也履踐武跡曰帝武神之也

彼天也其生不偶其沒也靈此詩特詳其義而後世有天下者或悉尊其祖以配天然功德無愧者頗罕矣

敏足拇指姜嫄之拇非大人跡之武歆動攸所也介際也止凝也震妊夙昔也育養也生育仍上文生民非謂生后稷下文彌月先生乃言后稷之生言民無食則死其初生民者實惟姜嫄蓋嫄生子能生民即姜嫄生之也生民如何嫄尙未適人而平日以敬脩德當粒食未興獨能潔己敬祀上帝鑒之以其不可無子是以無心履武而已拇忽動其氣若有所際營衛止而不可行遂妊焉其妊也非偶也天命夙定將生聖誕彌厥月先生如人生育萬民故有此異是后稷之所由來也誕彌厥月先生如達不圻不副音闕無菑無害以赫厥靈上帝不寧不康禋祀居然

生子

賦也誕發語辭彌終也終十月之期先生首生也達小羊羊子易生者也圻副皆裂也赫顯也康安享居然猶儼然

也言姜嫄有身之故如此宜其必有怪異乃誕彌厥月其生如達竝無圻副之苦以菑害其母此亦足以顯其靈異矣而姜嫄則以無端而妊事屬不經豈上帝之心有不寧乎平日禋祀帝不安享之乎何爲而儼然生子也此則其見棄之由也誕

寅之隘巷牛羊腓字之誕寅之平林會伐平林

二林字自爲韻

誕寅之

寒冰鳥覆翼之鳥乃去矣后稷呱矣實覃實訐厥聲載路

賦也隘狹

腓脛腓字乳也蓋牛羊以腓衛而乳之如虎乳子文也會值也值人伐木也覆蓋翼藉也以一翼覆之一翼藉之呱呱聲覃長

討大載路其聲滿路承上言姜嫄疑子不祥而棄之乃寘之隘
 巷無人之地而牛羊腓字之又寘之平林益幽僻矣適值有人
 伐木不果乃寘之寒冰則必斃矣而鳥又覆翼之迨鳥去而后
 稷號聲滿路於是姜嫄異而始收養之蓋天之所生非人所能
 也誕實匍匐音必克岐克嶷以就口食蓺之荏菹荏菹旆旆禾役

穠穠麻麥幪幪瓜瓞嗶嗶賦也匍匐手足竝行岐峻立嶷端重

知之如下所云也荏菹大豆旆旆枝葉揚起黍稷稻粱皆曰禾
 役行列穠穠多實美好幪幪茂密嗶嗶與瓞同嗶嗶瓜實多也言
 其匍匐之時即有岐嶷之象於口食就而別之稍誕后稷之穡
 長種蓺菽禾等物均繁盛異常蓋其天性然也

有相之道第厥豐草種之黃茂實方實苞實種實裒實發實秀

實堅實好實穎實栗即有邠家室賦也要其成功而言故專言

第治也黃茂嘉穀方房也苞甲而未拆也謂漬其種也種甲拆
 而種之衰漸長發長盛秀吐華堅莖節堅好枝葉完好穎實繁
 而穎垂栗穎粒圓足言后稷之穡有輔相天地之道故自始至
 終完美如此堯嘉其功乃封以官使即其母家而居以主姜嫄
 之祀故周人亦世祀姜嫄周誕降嘉種維秬維秠維糜維芑恆
 官大司樂所謂享先妣者也

之秬秠是穫是畝恆之糜芑是任是負以歸肇祀賦也降嘉種于民書曰稷

降播種是也秬黑黍秠黑黍一稗二米者也糜赤粱芑白粱也恆徧也謂徧種之肇祀始以奉祀后稷以前未嘗無黍稷之種

也特莫辨其美惡而各遂其生性自后稷始別而藝之大降嘉種于民其中尤美者則有秬秠糜芑四種自稷降之於是天下

徧種秬秠刈穫成畝民或任或負以歸而奉祀先神實稷始之也誕我祀如何或春或揄或簸

或蹂釋之叟叟蘇九反烝之浮浮載謀載惟取蕭祭脂取羝以軋

載燔載烈以興嗣歲賦也春擣於臼揄抒曰也既春而抒米以出曰簸箕揚之蹂手揉之釋淅米也叟叟

其聲浮浮烝之氣謀備祭具惟誠專也蕭蒿也脂脾膋也以蕭合脾膋烝之尚臭也羝牡羊軋祭行道之神鄭康成曰行在廟

門外之西為軋壤厚二寸廣五尺輪四尺祀行之禮北面設主于軋上燔燒也烈炙也所以為羞也嗣歲新歲言備物盛禮報

祀而祈來歲之有年也承上言祀事如此叩盛于豆于登其香始升上帝居歆

胡臭亶時后稷肇祀庶無罪悔以迄于今賦也叩我也木器曰豆以薦菹醢瓦器曰

登以薦太羹居安也鬼神食氣曰歆胡何也臭香亶信時是也承上言后稷肇祀之事如此至今日而遵為典禮我每以黍稷

盛于豆登其香始升而上帝即安享之胡爲黍稷之臭其誠信若是哉蓋由后稷有神明之德肇祀以達幽明其心恆惕修省在天誠足爲子孫凝承之地此所以祀于郊而以之配天也

生民八章一章十一句三章章十句四章章八句周公制禮

尊棄爲稷神祈穀上帝則以配之而作是詩以明其由也

附解此詩諸儒皆謂周人尊后稷以配天然猶有不可不辨者古以柱爲稷神自商以下祀棄周因之而周公作此詩以明其故啓蟄之月上辛之日祈穀于上帝以后稷配魯之郊祀即謂此非燔柴祭天之郊也後儒誤認爲一故於夫子言郊禘非禮及或問禘章義不明愚於論語及禮記郊禘非禮節已詳辨之茲不贅履武敏歆毛公謂姜嫄履帝嚳之迹而行將事齊敏然無解於棄之之說故鄭箋孔疏均惛恍而王基

駁王肅尤詳朱子亦云其引張子天地之始未嘗先有人之說已爲善矣然猶有未盡者天地者萬物之父母而人尤得其正氣神聖之生皆由祖功宗德積累至深人之正氣與天地之正氣合而後篤生聖人其下則氣質多駁須學問以變化之迄乎成功陰滓盡而天理純心亦合乎天心氣亦貫乎陰陽矣姜嫄之生后稷本於克禋克祀則其寅畏天命有非常者魯頌所謂其德不回上帝是依者也履大人跡亦非有心史乃云欣然踐之不亦誣妄乎惟無心踐之而忽若有感遂震故甚以爲不祥也天愛養萬民生稷以明稼穡事旣無所師法則人必獨稟神靈履武敏歆曷足怪哉第天之生稷爲生民計非爲周家發祥計觀稷之後不再傳而卽失官竄

于戎狄則天非私于姜嫄一人矣若公劉大王等不克修德
行仁安見后稷之緒不墜故人事者天命之本周公此詩亦
是敘稷功德見其德可配天非故誇神異首章不善解之卽
同妖妄故愚字字詰之後世僭竊之流亦概尊祖配天然不
忠卽爲不孝其禮是而其所以非也舊云姜嫄帝嚳之妃果
然則履大人跡棄之隘巷皆不可通馬融以爲姜嫄妊而帝
嚳崩崩十月而生子恐眾疑之不可申說知稷神奇必不可
害故棄之以著其神尤爲妄說夫夫在而孕必非竟無人知
孕十餘月而生亦屬常事堯固十四月而生者也元妃之尊
豈同委巷之婦而以逾十月之期自懷疑畏姜嫄亦村婦行
徑耳然何以又知其神奇神奇之實安在寒冰陋巷不可以

殺嬰孩乎腓字翼覆惟出於不及料故復收之而豈知其不
死故棄之乎漢儒篤信緯書必委曲以實其說不思經文明
明詳載其事不可誣也因經文人多誤解遂使實事不明今
正明之庶人知其事雖異實不出情理之外也唐陸鴻漸不
知所生有僧晨起聞湖畔羣雁喧集覆一嬰兒遂收養之既
長以易筮之得蹇之漸乃以陸爲氏名而字之左傳齊頃公
之母惠公賤妾也頃公初生而棄諸野亦有狸乳羶覆之異
元史亦都護三尙公主子孫世襲高昌王而其先世產於樹
瘦夜郎王祖產於竹中夫餘國王之母索離國王之侍兒也
侍兒無夫而生子棄於豕牢又棄於馬欄豕馬皆以氣噓之
得不死高句麗之先其母感日光而生皆史傳之有徵者况

天生聖人辨五穀以養民爲萬世利乎姜嫄必是未婚之女其克禋克祀詩明其有敬天修德之意因履武而震周公神之故云天以其不可無子使然耳若嫄夫尙存非處女則天第佑之使生賢子足矣何必履武惟未嫁而生故嫄自咎上帝不寧不康禋祀有此怪異而棄之馬融乃謂預知其神異豈非不解經文乎姜嫄就母家而居故后稷旣長堯命之仕仍就有郃國而成家室前人誤以爲封於有郃大誤蓋郃與駘通本古國名若謂爲后稷始封之國則大王何以又娶於有駘氏不啻失官未聞有國也至姜嫄若果譽元妃則稷嫡子也何以不立而堯立堯洪水時年已七八十稷亦耄老堯始知有稷乎匍匐而就口食亦非胄子所爲史記生代尙不

天爲至尊不能襲見宗族燕射燕私之禮邇兄弟以致其親愛天子且然則下此兄弟宗族之宜相愛何如故以此詩爲燕兄弟之樂歌也

知高祖父母名氏何以上知古人之實故當以詩書斷之耳

敦彼行葦牛羊勿踐履方苞方體維葉泥泥戚戚兄弟莫遠具

爾或肆之筵或授之几比也敦聚貌謂叢生也行道也勿戒止之詞苞甲而未拆體成形泥泥柔澤貌

戚戚憂貌謂兄弟之疏遠而戚戚者具俱同爾然也肆陳也筵

席几案也言初生之行葦牛羊勿踐履之然後茂盛彼疏遠之

兄弟常懷戚戚當莫遠而與之親近親而安之或肆之筵或授

之几蓋周篤宗盟此詩專爲同姓兄弟而言故以行葦喻之葦

在行本易敗而牛羊又踐之何以長成兄弟宗族本肆筵設席

易疏而非親邇之何以能安此章爲全詩總冒也肆筵設席

授几有緝御或獻或酢洗爵奠俎古音醢醢以薦或燔或炙嘉

穀脾臠或歌或嘏賦也緝續御侍也有相續代而侍者也進酒於客曰獻客答之曰酢主人又洗爵酬客客

受而奠之不舉也夏日醖殷曰罍周曰爵醢肉汁醢肉醬燔燒

肉炙炙肝殽切肉而升於俎國語曰親戚燕饗則有殽烝是也

臠口上肉也歌者比於琴瑟徒擊鼓曰嘏此言燕饗

親兄弟也肆筵設席承上以爲文非已肆又設也敦弓既堅

四鍤既鈞舍矢既均序賓以賢敦弓既句顧氏讀拘既挾四鍤古音

四鍤如樹序賓以不侮

賦也敦雕通畫也鍤鉤停也簇與幹輕重

稱也舍發也均皆中也賢射中多者也句鼓通引滿也射禮摺三挾一四鍤皆挾則皆發矣如樹如手就樹之言皆中也不侮敬也不侮為德此言燕賓兄弟亦與也

曾孫維主酒醴維醕酌

以大斗

古音滴主反

以祈黃耆

音矩

黃耆台背以引以翼壽考維祺以

介景福

方墨反○賦也曾孫主祭者之稱醕厚也大斗長勺也柄長三尺勺挹於尊而注諸爵斗挹於大器而注諸尊

也祈求也黃耆老人之稱猶曰以祈眉壽云耳台隆起之意老人腰曲故背隆起引導翼輔也祺吉也言冀兄弟咸壽考輔導曾孫壽考維祺以介景福此言祭畢而燕兄弟也以上三章申明首章之意

行葦四章章八句

此燕同姓之詩蓋周公訓成王而後遂為凡燕兄弟之樂歌也

附解此詩序說無謂朱子駁之允當而以為祭畢而燕父兄者

老葢主末章立義然於首二三章殊不貫也詳味詩意行葦

何以比兄弟葢同姓之疏遠者其繫於一本如葦叢生其漸

遠恩薄幾如行路故以爲比而牛羊之踐則以爲外人賤薄之意也周家大封同姓不盡文昭武穆周公爲此詩以告成王言兄弟服屬疏遠不蒙恩惠久則愈疏戚戚之兄弟所謂鬱鬱不得志者也莫遠具爾言毋遠之使凡兄弟皆相親厚首章先揭明遠兄弟宜加親厚下乃以燕禮射禮燕私三事明莫遠之意夫兄弟之睦必愛敬周至非徒酒食也而天子高遠與兄弟相親頗難此詩故舉禮之所在以明其概舊說不得其義故割裂偏缺也何氏元子據吳越春秋列女傳潛夫論謂此詩美公劉然三書皆誤解此詩抑或斷章取義何可以爲正旨

開端卽言飽
德則非徒酒

既醉以酒既飽以德君子萬年介爾景福

方墨反○賦也醉酒言飲食之豐飽德言

食矣承出高
明令終歸於
公尸嘉告所
以嘉告由其
孝思錫類頌
而有規豈尋
常諛詞可比

禮意之厚介助也感之
而祝以萬年之景福

既醉以酒爾殽既將君子萬年介爾昭

明謂人有敬德則天啓其明此上二節先祝以福德昭明有融

高朗令終令終有俶公尸嘉告

賦也融明之盛春秋傳曰明而

終俶始也公尸君尸也公尸通指先公以上承上言君子之景

景福也然其令終有所由始其敬德不特孚於臣民早已通乎冥漠當祭祀受釐之時公尸已有嘉言以告矣其告維

何遵豆靜嘉朋友攸攝攝以威儀

告之詞靜嘉嚴肅而精潔朋

友助祭之賓客攝檢也承上言公尸之嘉告維何言其明德以

薦馨香遵豆靜嘉即助祭者皆能威儀肅敬而君子可知矣

威儀孔時君子有孝子孝子不匱永錫爾類

公孝子主人也匱竭也類善類也承上言朋友之威儀皆本於

主人之威儀其威儀孔時誠哉君子之孝子也孝為萬善之原

錫祚胤

賦也壺宮中之巷也祚福胤子也承上言錫其類者維

君子萬年永錫其胤維何天被爾祿君子萬年景命有僕賦也景命

以凝福之子天之命僕天既畀以賢其僕維何德即被之以祿使君子萬年景命猶有附屬之者

釐爾女士釐爾女士從以孫子賦也釐予也女士女有士行者從隨也孫子女子所育承上言

其僕維何其胤既賢又予其胤以女士之賢配從而孕育子孫無不賢也

既醉八章章四句

祭畢而燕羣臣頌美其君歸本於神明之詩也

附解序曰太平也醉酒飽德人有士君子之行全非詩意朱子

以爲答行葦然前詩非祭畢而燕父兄也此篇則祭畢而燕

宗族羣臣頌美其君其詞次第相承本無難解前人未達其

旨遂令明者皆晦至先儒以此詩爲備五福君子萬年壽也

天被爾祿富也室家之壺康寧也昭明有融攸好德也高朗

令終考終命也然即本文核之其所謂富與康寧者殊不似

也詩意美君上而歸本於昭明至孝固非徒貢諛而已後世
頌禱每援經義以飾之往往失實洪範言五福本於皇極之
建以為歛福錫福之原此詩亦非徒祝以多福人臣以聖人
望其君主德昭明令終萬福斯來豈必區區以五福配合哉

鳧鷖在涇公尸來燕來寧爾酒既清爾殽既馨公尸燕飲福祿

來成比也鳧水鴨鷖鷗也鳧鷖水鳥之謹愿者其行徐其性馴

不備也寧安也公尸有清明之德而主人不足以安之則誠與禮

將以敬潔不至陳腐也來成祭祀所受之福祿至此而成鳧鷖

在沙音娑公尸來燕來宜音俄爾酒既多爾殽既嘉公尸燕飲福祿

來為音譌○比也沙水旁宜禮宜然也多豐嘉美為助也沙漸

則意安而以為禮亦然也酒多殽嘉莫鳧鷖在渚公尸來燕來

尸以相神敬
尸如微神而
為尸者皆臣
獨則必有拘
詳之意此詩
而次第言其
情貌蓋惟恐
尸意不安即
祭者尊親神
明之意不洽
非徒頌美公
尸而已曰爾
公尸若為

神式憑告語
之詞以此互
相慰也

處爾酒既湑爾殽伊脯公尸燕飲福祿來下

音戶。比也。渚水
中高地處則身亦

安之拘謹忘而歡情洽矣。湑酒去糟脯乾肉湑脯則非但祭食
又有佐者來下主人尊尸初不意其愉悅醉飽故若福祿自天

而下 鳧鷖在渚公尸來燕來宗既燕于宗福祿攸降

反。工公尸

燕飲福祿來崇

比也。渚水會也。比尸燕于宗室聚會之地。來宗
眾皆尊之于宗在宗室也。言公尸來燕于宗凡

同姓無不尊而將敬先人親親 鳧鷖在臚公尸來止熏熏旨酒

欣欣燔炙芬芬公尸燕飲無有後艱

比也。鄭康成曰。臚之言門
也。水流峽中兩岸如門。熏

熏微醺意無後艱後無患難之事。言鳧鷖在臚比公尸燕畢而
送于門外。因言公尸來止其意熏熏然樂主人之誠禮交至。覺

旨酒猶欣欣燔炙猶芬芬蓋有餘歡者。若有餘味也。因歎公尸
之樂如此。祭事始終庶無咎失。自今燕飲之後庶無有後艱矣。

孫鑛曰。見古人之
兢兢戒慎意是也。

鳧鷖五章章六句

此燕公尸之樂歌
蓋周公所制也

附解漢唐宋諸儒皆以此詩爲祭之明日繹而賓尸無可疑者

毛公以爲燕宗廟之尸其義尤長蓋古人祭必有尸尸以象神必擇其有德者但於行爲孫屬使第祭則用之過卽置之幾如兒戲矣故祭之明日繹而賓尸繹者以申餘敬且告將以神嗜之飲食賓尸而明神惠也聖人孝敬其先安得不敬爲尸之人第尸皆臣屬恐主人易視之則非制此禮之意或尸不安於爲賓尤非分神惠以禮尸旣祭猶不忘敬先之意周公故爲此詩令賓尸奏之若以爲主人頌尸尸頌主人則爾字及公尸字俱說不去而文義阻滯矣故正之鄭康成分帖宗廟天地社稷山川四方萬物七祀之尸近鑿歐陽公知駁鄭說矣而謂沙渚渚臺皆不過水旁囿圖殊誤豈知詩人立言固有次第公尸當祭祀之後齋肅之意猶存拘謹之情

亦甚詩比以在涇清之至也在沙則漸遠於水比公尸謹畏
漸舒故下云來宜在渚則無水在渚比于宗在疊謂送出于
門外蓋在公尸則以爲尸之後嚴肅未舒得主人之愛敬而
漸次坦然在主人則方祭之後餘敬猶存喜公尸之盡歡而
幸無罪咎古之人爲一事則必至誠專一盡其一事之理而
惟恐遺憾况尸者所以象神爲之者必本有德乃能合神明
之體而通幽顯之情主祭者對尸如對天祖故不特將敬於
臨時尤必致忠敬於祭後卽此一詩而當時人心義理之熟
精誠之通可以見焉非聖人不能致亦非聖人不能作也讀
者能無盡心哉至朱子謂公尸燕飲受福祿蓋泥下篇公尸
答鳧鷖故不言主人之受福也然文義自明無容曲說

天子頌公尸
必以答天子
宜也而其詞
頌不忘規所
以爲盛時之
作歟

假樂君子顯顯令德宜民宜人受祿于天保右命之自天申之

賦也假當作嘉君子君也顯顯光明民庶民人有位者也右與佑通申重也言可嘉可樂之君子有顯顯之令德以宜民人是其保右之命于無窮此章總冒下文也干祿百福方墨子孫千

億穆穆皇皇宜君宜王不愆不忘率由舊章必天以下干上如

求之焉百千億極言其多穆皇鄭氏口天子穆穆諸侯皇皇是也愆過忘遺率循由行舊章成法也承上言天何保佑申命蓋

君子有德干祿而百福應之子孫至於千億或則穆穆或則皇皇皆有君王之度不過於度不忘前王率由舊章有是令德故

天之也威儀抑抑德音秩秩無怨無惡率由羣匹受福無疆四方

之綱賦也抑抑謙下秩秩有序匹類羣匹謂庶民也天子雖貴

民上者多卑視斯民徇私悖理君子則威儀抑抑而不自恃德

音秩秩而不改常無有私怨無有私惡惟視乎民心天理之公

率由而行是以民心悅而天命之綱之紀燕及朋友以音百辟卿

士媚于天子不解于位民之攸墜賦也燕安也朋友羣臣從上

謙下言曰朋友從下奉上言

曰百辟卿士也媚愛不解敬也暨息也承上言持其綱而紀亦理以此朝廷清明天下無事安及朋友而百辟卿士亦體上之意親愛天子不解其位民之所以安息也勉其敬持綱紀以永天命

假樂四章章六句

此公尸受燕而奏此樂歌以答鳧鷖亦周公所制也

附解序曰嘉成王也輔廣謂不明所用則僅奉上之諛詞朱子曰大雅受釐陳戒之詞自行輩以下四篇其受釐之詞歟以此詩有戒意不敢斷然以爲公尸答鳧鷖而但作疑詞然詳玩之開端卽頌以嘉樂令德美其宜民人而受福若在羣臣無緣突作此頌禱之語且繫於上篇之次則爲公尸之詞無疑第非公尸作以答也周公制燕公尸之禮卽爲此二詩一頌一答以盡賓客之歡卽以寓儆戒之意首章頌其受天申命下文申言其義本甚瞭如後人未明大旨故論說多而詩

意轉晦耳

前此周人世處夷域至公劉國避狄遷豳始經營立國自疆里民居宗廟兵戎器具以及賓旅皆有規模此詩詳悉寫來無不周至兩京賦視此為詞費矣

篤公劉匪居匪康迺場迺疆迺積迺倉迺裹餼糧于橐于囊思輯用光弓矢斯張干戈戚揚爰方啓行

賦也篤深厚之意書曰公劉克篤前烈言其德

厚而謀遠也公劉鞠陶子稷遠孫公號劉名也如古公之稱亶父康安場小界疆大界積露積餼乾糧糧米食無底曰橐有底曰囊輯和戚斧揚鉞方始也言周自不密失官竄于戎狄篤厚之公劉不以其地為可居而即安之迺經理疆界裕其積倉迺裹餼糧盛以橐囊思輯和其民人用光大其國家竝繕其弓矢斧鉞之備於是啓行而遷都于豳焉深謀遠慮動出萬全此公劉之所以為篤也篤公劉于胥斯原既庶既繁既順迺宣而無永歎陟

則在巘音復降在原何以舟之維玉及瑤鞞琫容刀

賦也于往胥相原平

原庶繁謂民從之眾順安宣布巘山頂舟帶也鞞革鞞琫玉飾謂鞞容飾也尋常應用小刀佩之以為容飾故曰容刀承言公劉啓行而往斯平原維時從者甚眾然皆樂遷公劉既順民之欲迺宣布其教令示以相土安民之意民雖遷徙而無永歎於是公劉乃陟巘降原以揆土宜然從容暇豫初無驚擾也篤公為觀其儀何以舟之則第見佩玉佩刀下上於山原之地篤公

劉逝彼百泉瞻彼溥原迺陟南岡乃覲于京音疆京師之野神與反

于時處處于時廬旅于時言言于時語語賦也逝往也謂遠至其地百泉地名杜佑

云唐爲百泉縣屬平涼郡魏於其地置原州溥原亦卽其處南岡百泉之南山觀遇京地名師衆言京地居民甚衆爲都會之地而後世因以所都爲京師也時是也處處其已處之民廬

旅安其新從遷之民毛傳直言曰言論難曰語謂施教令也承上言公劉陟嶽降原所相伊何地哉蓋遠適至于百泉見此百

泉知其必有異者迺陟南岡乃遇京之美地此京地者衆民所會平曠之野公劉審其可以建國於是處其舊已處者廬其初

旅附者于是言言以施教令于是語語以致丁寧蓋初立國新爲訓化也

舊民人必詳篤公劉于京斯依音倚蹢蹢濟濟俾筵俾几既登乃

依乃造其曹執豕于牢酌之用匏食之飲之君之宗之二之字自爲韻

○賦也依安也地利人情符合故安之蹢蹢濟濟祭之容也建國以宗廟爲先俾使也筵几爲神而設祭統云鋪筵設同几爲

依神也登謂升主于筵依安也曹羣牧之處執豕用匏新國從殺禮也食之飲之頒惠也君尊以爲主宗隆以爲法之名承上

言公劉既立國于京于是以京爲依乃先嚴宗廟之事以一人心於是羣臣執事于廟者蹢蹢濟濟皆有威儀公劉乃使爲筵

凡以安神位既登筵而依凡矣乃造羣牧之處執豕于牢酌以
匏尊頒神惠于羣臣飲之食之且使臣民各立廟以祀其先人
使有所統屬立宗法以齊其會卑使有所
稟承蓋萃渙之義初建國而即急務之也篤公劉既溥既長既

景迺岡相其陰陽觀其流泉其軍三單度其隰原徹田爲糧度

其夕陽豳居允荒

賦也溥廣也言土地漸闢既廣且長也景測日岡升岡相視也陰陽向背寒煖之宜流泉

水泉灌溉之利三單大國三軍以其餘卒爲羨公劉初立三軍無羨卒故曰二單也徹通也一井之田九百畝八家皆私百畝

同養公田使通力合作而收其所入以爲糧周之徹法自此始周公蓋因而廣之耳山西曰夕陽曹粹中曰豳在梁山之西其

東蓋迫于山乃復自西而度之以益其封域允信荒大也承上言宗廟既建遂及闢土居民之事篤公劉地既廣長矣於是考

日景升高岡相陰陽以定土宜察水泉以疏溝洫而其荷干戈戚揚偕來者合成兵卒可足三軍之制但無羨卒耳此三單之

軍非徒軍也皆授之田野寓兵于農其下隰高原畫井分疆徹田爲糧助國用而充軍實又廣其夕陽之地益務墾辟於是民

附而兵強豳居於此益大矣篤公劉于豳斯館涉渭爲亂取厲取鍛止基迺

理爰眾爰有

以音

夾其阜澗迺其過澗止旅迺密芮鞠之即

賦也館客

舍橫渡曰亂張守節曰公劉從漆水橫渡渭水而至南山也厲
砥鍛鐵也止基謂館基理治也眾來歸者多有財用富足皇過
二澗名夾水而居遡汭水而上止旅居止之賓旅密繁稠茂
水名鞠水外卽就也承上言幽居益大公劉乃于幽營館舍以
安處賓旅由漆沮而涉渭爲亂取厲鍛以供用於是居止之館
基乃理遠人聞而趨之人益眾財益足有夾皇澗而居遡過澗
而來者及其日久居止旅人益密幾無所容則就芮鞠而居
之蓋新附之眾莫非公劉之篤有以致之而周遂日興矣

篤公劉六章章十句

此詩述公劉締造之事以見創業非易而序以爲召康公作也

附解序召康公戒成王而說者曰公以成王將蒞政當戒以民
事詳玩詩文美公劉艱難創造之意多民事之意少以爲召
康公作理或然也金仁山以爲幽之舊詩與七月同然夫子
編之於雅則必周召二公所作前人謂詩中無戒辭然敘述
祖德第言其事使後人知而慎守亦不必定有戒辭也公劉
舊以爲后稷曾孫然與十五王而文始平之之說不合卽以

殷家世紀核之亦不合愚於孟子引公劉詩附解已詳之茲
不贅朱子謂公劉遷豳蓋不出其封內非也周自不窋失官
竄於戎狄之間卽今慶陽府也與戎狄雜處地皆荒裔非夏
殷封之公劉有聖德而人多歸之迺道慶陽經今平涼府而
達於今西安府之邠州疆理立國周家之慶自此而篤所以
稱之爲篤公劉亦非若太王避狄乃遷豳也前人未明此義
故以周爲商之世臣而於武王克商不免疑議愚於四子註
已詳辨之茲亦不贅邠州乃涇流所經而百泉自平涼來入
于涇水故詩及之維玉及瑤佩玉也鞞琫容刀佩刀也鞞刀
鞘琫刀上玉飾琫刀下玉飾此但言琫不言琫容刀君宗三
單及各章承接次第舊說紛紜今悉正之皆詳本註不復贅

採納意止於
比意反復咏
歎而情致彌
佳美君子亦
止豈弟二字
蓋豈弟二字
不誤以豈下
賤爲人親附
也

辨李安溪謂處處廬旅是權且住下商量行事則下章卽說
到踰踰濟濟承接不去又云幽地多高山少夕陽人苦寒故
度其有夕陽處斯人不苦寒然上文已言徹田爲糧田非無
夕陽之地可爲此句自連下句說凡若此類似新而實與上
下文義不貫凡講家之說當以此類推之亦不悉贅

洞酌彼行潦挹彼注茲可以饒饒豈弟君子民之父母

○滿以反也

洞遠也行潦流潦挹取也孔穎達曰取而置之夫器待其澄清
又挹而注之小器是也饒飯將熟而沃之饒酒食也豈弟和易

悅安也君子成王也言行潦至賤然採納親近可裨聖聰故惟豈弟
茲則可以饒饒矣民雖至賤然採納親近可裨聖聰故惟豈弟
之君子爲民之父母美王也洞酌彼行潦挹彼注茲可以濯壘豈弟君子民

之攸歸

可比也壘祭器言行潦雖賤挹而注之不特可以自養亦
可濯壘以事神故豈弟之君子親民而得其歡心民心

所歸卽神所憑依也洞酌彼行潦挹彼注茲可以濯漑音豈弟君子民之

攸墜

比也漑滌器而去其垢比引民之善以自去其慝墜息也小民一言一行之善上不採錄則無所用之豈弟之君子

片善必取故民皆以爲安息之所也

洞酌三章章五句

成王親政而能採擇善言召公作此美之

附解序云召康公戒成王言皇天親有德饗有道意太廟落朱子亦以爲戒成王然玩詩詞竝無戒意上二句採善下二句歎美係就現成說當是成王親政之後能虛己下賢召公作此美之蓋將順其美俾益發奮自強乃人臣之義也觀成王告君陳言嘉謨嘉猷入告而顧命猶云文武之臣罔非正人已嗣守文武大訓無敢荒豫則王之採納善言不自滿足可知夫子敘此於十六篇之後以見周公輔導周詳卒致其君爲令主而次以卷阿明天下清明人才蔚起所以承文武之

非有德者不能同民樂即不能自樂其樂成王賢君召公賢臣於時禮樂興而民物安和成王偶遊卷阿

化而致刑措也序以此及上下篇皆召公作其傳授必有所本仍之無害也行潦無餽餽酌鬯之理極言採擇愚賤可以裨至德耳兒子椅文問曰周召一也此詩及下篇多頌詞周公何以不然曰豈特召公太公亦同夾輔矣而無詩周公位冢宰以叔父而兼師保之尊且專制作故告戒獨詳所作詩亦多孟子言太公望散宜生見知而不及周召論古豈可執一以概哉

有卷者阿飄風自南豈弟君子來游來歌以矢其音

興也卷曲也阿大陵

也君子謂王矢陳也卷阿幽曲而風人之興僻地而王來游飄風自南暑月也作歌以矢其音蓋王偕羣臣避暑歌中必有美臣鄰贊襄之詞故召公亦歸美於王竝以讎階勉羣賢也伴與爾游矣優游爾休矣豈弟君

子俾爾彌爾性似先公曾矣

賦也伴與精神舒展優游起居自適休暇也彌充而滿之也曾久也

作歌自適召
公答之以此
展言豈弟君
子重美人才
眾多此其所
以不妨伴與
優游此其所
以能伴與優
游文情容與
悠揚亦風致
無窮

承上言來游來歌若此伴與優游休暇甚矣惟王有豈弟之德
勤政慮其過勞今以此涵泳德性彌益充其和平則可壽考似
先公之爾土宇版章亦孔之厚音矣豈弟君子俾爾彌爾性百
久矣

神爾主矣賦也版當作版版章猶版圖也言爾土宇版章亦甚
厚矣山川城邑無處不有神靈願豈弟之君子益充

滿其德性不徒暇逸以百神皆於爾是主爾受命長矣第祿爾
蓋民神之主惟豈弟之性純神斯主之也

康矣豈弟君子俾爾彌爾性純嘏爾常矣賦也命天命草多謂
之第祿言得福蕃

茂也常常享之承上言似先公而為百神主則爾受命甚長而
第祿爾安矣然九願豈弟君子益彌爾性純嘏長享於無窮

有馮有翼有孝有德以引以翼豈弟君子四方為則賦也馮者
忠諒可託

心膺翼者才猷可任股肱孝仁於親德全其性引導之於前翼
輔其左右承上言君子得以優游彌性受天純嘏豈倖致哉蓋

由君子選賢與能有馮翼孝德之人或引於前或輔於左右是
以豈弟君子四方奉為法則而後得此伴與優游之一日也

顒顒印印如圭如璋令聞令望豈弟君子四方為綱賦也毛氏
曰顒顒温

貌印印盛貌圭璋皆瑞玉剡上為圭半圭為璋令聞美譽令望
威儀也為綱為賢士之主承上言君子有馮翼孝德之士為輔

而因以自彌其德性是以體貌顯顯叩叩性情如圭如璋而令聞宣昭令望爲法豈弟君子四方賢士咸以爲綱領也上言得賢故爲四方之則此言己德實可爲賢士之綱義相足也

鳳凰于飛翾翾其羽亦集爰止藹藹王多吉士維君子使嬀于天子

興也鳳靈鳥雄曰鳳雌曰凰其象麟前鹿後蛇頸魚尾龍

文龜背燕頤雞喙五色繡飛則眾鳥從之翾翾羽聲藹藹和羣貌忠厚慈祥曰吉鄭康成曰因時鳳凰至故以爲喻而言鳳凰爲百鳥之王非時不見今則翾翾其羽而飛集爰止矣此藹藹王多有之吉士因豈弟之君子而至維君子使各親愛于天子

亦如百鳥鳳凰于飛翾翾其羽亦傳于天藹藹王多吉人維君

子命嬀于庶人興也吉人亦吉土也在朝曰上在外曰人嬀順愛于民承卜言彼鳳凰于飛翾翾其羽則傳於

天矣此藹藹王多吉人非但嬀于天子其維君子命嬀于庶人民心即天心也民心悅而天應之如鳳凰之傳于天所謂善言天者必驗鳳凰鳴與生矣于彼高岡梧桐生矣于彼朝陽萃萃

萋萋離離喈喈比也山之東曰朝陽萃萃萋萋梧桐生之茂離離喈喈鳳鳴之和總承上二節而言吉士吉人嬀

天子而及庶人皆維君子使之故是則非君子不能有眾賢非眾賢亦無以輔君子彼鳳凰鳴矣則于彼高岡梧桐生矣則于

彼朝陽惟梧可以棲鳳惟鳳可以樂梧故君子之車既庶且多

君子之馬

音姥

既閑且馳

音佗

矢詩不多維以遂歌

賦也車馬所以

賢庶閑習

馳中法也遂達也謂達其歌意此總結上文言君子之件與優

游彌性由于得賢人之力如此則得人之樂固君子所以成其

豈弟而不可一日忘者也即今來游卷阿君子之車既庶且多

故我因王之歌而作此詩其詞不多惟求達王歌詞之意蓋成

求賢自輔長
享太平也

卷阿十章六章章五句四章章六句

召公從成王遊因王之歌而作此詩欲其

附解聖賢進德修業終日乾乾未嘗一息荒怠也然當事舉政

修之候亦不妨伴與優游以適其性蓋心不可肆以禮節之

心不可鬱以樂和之故曰張而不弛弛而不張非文武之道

也成王游于卷阿喜而作歌雖人情之常其歌中必有君臣

詩人諷勸多
婉辭而此詩
嚴正故必老
成規新進之

同樂之意伴與優游實景實事也召公卻推原所以得伴與
之由由于多賢且祝其彌性以似先公而主百神此爲頌不
忘規蓋游覽之時無往而非學問之意也彌性者涵養中和
蓋人勞則神疲鬱則氣滯人君得人而任伴與優游以養其
清明之體則天機暢而志氣日新非如世俗陶情聲色詩酒
日增昏垢反以爲達也後世人主耽於逸樂諧臣競效頌揚
間有一二規諷者罕能推見本原深微若此至若詞臣曲士
侈宏博之才諷一勸百雖曲終而秦雅實推波而助瀾君子
是以歎三代之君臣不可及也

民亦勞止汔可小康惠此中國以綏四方無縱詭隨以謹無良

式遏寇虐憯不畏明

彌郎

柔遠能邇以定我王

賦也汔幾也中國中詭隨懷

辭屢言民勞
發其仁心終
言玉女啓其
忠忱曰小子
曰女非可施
之於等夷也
凡君上乎

詐而面從也謹斂束之意憺會也明天之明命柔寬而撫之能
馴而習之也言民已勞矣庶幾可以少安其施惠於此中國以
緩四方蓋中國安而後四方安也惠緩之道無他無縱詭隨而
已詭隨之人無良而肆爲寇虐憺不畏明神者誠無縱之則無
良之人肅寇虐無畏之人止民亦勞止汔可小休惠此中國以
乃可柔遠能邇以定我王也

爲民逮無縱詭隨以謹愬忒式遏寇虐無俾民憂無棄爾勞以

爲王休

賦也休息也逮聚也民得休息則聚而不散愬忒亂

則可以柔遠能邇爲天下望此章言民亦勞止汔可小息惠此
無縱詭隨乃可以承先烈而爲王休

京師以緩四國無縱詭隨以謹罔極式遏寇虐無俾作慝敬愼

威儀以近有德

賦也罔極爲惡無已惡匿於心曰慝此章言既

以近有德蓋非親賢不能遠小人非身修則賢亦不可得而親也民亦勞止汔可小惕惠此中

國俾民憂泄無縱詭隨以謹醜厲式遏寇虐無俾正敗戎雖小

子而式弘大

賦也惕猶憩也泄猶洩也勞憩則憂洩矣醜穢厲

爲穢言以害正人也小人害正則正人必

敗而所以爲寇虐者酷矣戎汝也小子年幼也蓋世卿秉政者言汝雖年幼而進君子退小人爲式於國者甚大不可以不謹也民亦勞止汔可小安惠此中國國無有殘無縱詭隨以謹繾繾式遏寇虐無俾正反王欲玉女是用大諫賦也殘害繾繾固正反與正道反小人以非爲是以是爲非國人化之則正亡矣玉寶愛之意言王欲玉成於汝委任方隆我是以大諫於汝曉以君恩自明其忠告也

民勞五章章十句

蓋世卿有年少而柄政者周召之徒作此規之

附解序謂召穆公刺厲王然詩明言定我王爲王休王欲玉汝何以爲刺王哉或曰厲王之時公卿憂亂同列相戒而作其說近之然未有以見其爲厲王時也詳玩詩文五章皆言民勞可休無縱詭隨蓋成康之世昇平日久老成漸凋周家世官如周召子孫世爲王朝卿士有新受命爲卿者老臣之徒

年衰致仕慮其優柔養奸故戒以嚴斥小人親近有德安民而定王曰無縱無俾無棄小子玉女詞嚴義正其必十亂之內老成告戒之辭非同列相戒者也

上帝板板下民卒瘁出話不然爲猶不遠靡聖管管不實於亶

猶之未遠是用大諫

賦也板木板片也平正之物俗稱一定不移者爲板板板言天道有常平正不變也卒

周初宗族多賢如周召其最著也數傳之後宗臣或非賢而秉政此詩所以大諫而始終以敬天惕之意其時君德已衰惟望執政者畏天命而恤民隱故不以君威怵之而以天意聳之自稱老夫亦世臣勳舊

盡瘁病猶謀靡聖非聖也管管見小也言其非聖而固執管見亶誠也言天道有常而今下民盡病何哉惟任事之人出話無理謀事甚疏不以聖人爲依據不實措諸至誠之事彼固自以爲率心而行不知謀國如此非所以爲遠慮我是以大諫也此章冒全篇之辭天之方難無然憲憲天之方蹶無然泄泄辭之輯矣民

之治矣辭之懌矣民之莫矣

賦也憲憲猶欣欣蹶蹶而起也泄泄猶杳杳也辭卽上文出話也輯

和治合懌悅莫定也承上文板板出話而言天運艱難無憲憲而自喜天步方蹶無泄泄而怠弛誠能出話之際求其順理爾辭能和則民合矣爾辭能悅則民定矣我雖異事及爾同僚我何至有不然者哉而民亦何以卒瘁哉

卽爾謀聽我囂囂我言維服勿以爲笑先民有言詢于芻蕘賦也

事職事僚同官也卽就也囂囂自是也服事也實可見諸施行所謂實於亶也先民古賢人芻蕘採薪者此承上文爲猶不遠

而言我與爾雖異職事同爲王官我卽爾謀欲遠猶以利國也爾乃囂囂而不受言豈知我言切於事情爾勿以爲迂闊而笑

之先民有言當詢及芻蕘况僚友乎天之方虐無然謔謔老夫灌灌小子蹻蹻匪

我言耄爾用憂謔多將煇煇不可救藥賦也謔戲侮也老夫詩人自稱灌灌猶款款忠

告之狀蹻蹻蹻蹻貌耄老而昏憂謔以憂爲戲煇煇熾盛也承上二節言出話不然爲猶不遠者非他以爾童心未化戲侮善言

也然天方暴虐爾無依然謔謔老夫灌灌以抒誠而爾小子蹻蹻以自是其意以我爲耄豈知我言非耄乃爾以憂爲戲耳及

今猶可挽回若玩侮益多將天之方憊無爲夸毗威儀卒迷善

人載尸民之方殿屎則莫我敢葵喪亂蔑資曾莫惠我師賦也憊怒

也夸毗體柔也夸飾其外而內比於人所謂色厲內荏也威儀卒迷亂其度也載尸善人緘默無用如尸殿屎說文作唵呻吟

吟也葵揆也蔑資無所藉以生惠順師眾也承上言何以多將煇煇哉蓋今天方含怒宜承之以忠正無爲夸毗之狀盡喪其

威儀而使善人尸居也天之方濟何以驗之民生不聊愁苦殿屎莫有敢揆其所以者則以當國不納善言故也方今勢雖未蹙而饑饉喪亂民多無資矣豈天之牖民如堦如簾如璋如圭身秉國政曾無以順眾人之心

如取如攜攜無曰益牖民孔易民之多辟無自立辟

賦也牖窗天啓其明

如室暗而開牖使明也堦倡而簾和璋判而圭合取物在他處而取之攜物在地上而手舉之益自利益辟邪也承上言莫惠我師豈以天爲無知乎豈知天以民爲主觀天者必驗諸人天之愛民而啓牖之也如堦如簾之相和無二氣也如璋如圭之相合無二形也只此一理命於天而具於人如取攜之甚便不他求也在上者誠攜誘其民無徒自求利益則牖民亦甚易也況今喪亂蔑資民多邪辟豈可自立於辟以導之乎

价人維藩大師維垣大邦維屏大宗維

翰懷德維寧宗子維城無俾城壞無獨斯畏

賦也价善也藩籬師眾垣牆大邦成

國之諸侯大宗大夫之強宗宗子同姓蓋執政者爲貴戚之卿故云然無獨斯畏言無獨自隕越貽人憂也承上言無自立辟亦惟以德而已蓋國之所與立者不一善人爲國輔衛如藩大眾爲國依賴如垣大邦諸侯維屏而作障蔽大宗強族維翰而爲捍衛此四者必懷之以德乃可恃以爲安而尤要者則在同姓之宗子蓋宗子勳戚重望於國則如城也藩垣屏翰雖美然

不得與城北今爾以宗子而秉政允宜無自立辟無敬天之怒

無敢戲豫敬天之渝無敢馳驅昊天曰明彌郎反及爾出王昊天

曰旦及爾游衍賦也豫怠也渝變也馳驅縱恣也王與往同衍舒徐也承上言修德之事不外於敬敬者畏天

命以自謹其心也方虐方憐天之怒也敬之則不敢戲豫而諱

諱夸毗之狀除矣方難方蹶天之渝也敬之則不敢馳驅而憲

憲泄泄之態斂矣且天之當敬亦不待其怒與渝也雖平居作

息天何處不在焉昊天明矣爾必有所出有所往天亦及爾游

王無之而不隨也昊天旦矣爾必有所游有所衍天亦及爾游

衍無所處而不在也知而敬之則戒愼恐懼不敢懈於隱微此

修德之功而遠猶所由本也

板八章章八句時有宗臣柄政戲怠無誠者老成作此戒之

附解序曰凡伯刺厲王然玩其詞非臣下所以施於君上或謂

責用事之臣近之蓋當時宗室世胄柄政怠玩自用不信老

成而老成作此戒之其反復言天理以警之而終以旦明敬

畏之學非聖賢而能言此乎夫子類編之以見周家再傳之後老臣重望猶有人焉而因以戒夫少年新進不可自用忽於老成也舊說各章承接未明价人節尤不順李安溪略辨之而獨字亦誤解且未貫通上下今疏通之如右板板管管舊解云板反也言天道反常天道有常人自反常耳安得云然管管猶言區區區區執管見耳

生民之什十篇六十一章四百三十四句

蕩之什三之三

蕩蕩上帝下民之辟疾威上帝其命多辟天生烝民其命匪諶

靡不有初鮮克有終

古音眞○賦也蕩蕩廣大貌辟君也疾威猶暴虐辟不正命多辟謂災異不正之事

烝眾也謹信也言廣大之上帝固民之主也今乃疾威下民多災異不正之事豈天生烝民其命不信忽而愛之又忽而禍之

厲王監謗則其肆虐拒諫可知此詩託爲文王歎商之言臚陳弊政可謂痛哭

流涕之情也
而王竟不悟
所以亡矣

哉蓋以人之承天者無常有始鮮終
故天亦難以全之此起下文之詞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曾是

彊禦曾是培克曾是在位曾是在服天降滔德女興是力賦也此下

託爲文王之詞以儆厲王曾是不當然而然之詞彊禦暴虐指
克聚斂服事也滔漫興起也力用力託爲文王嗟歎殷紂而言

其用人不明曾是彊禦培克之臣使之在位任事是其人皆滔
德之人以爲天降滔德實女極力興起其人使爲害也而豈眞

天降之哉文王曰咨咨女殷商而秉義類彊禦多懟流言以對寇攘

式內侯作侯祝靡屆靡究賦也而爾也秉用也義善也懟怨也

仇害善類寇攘不在外而在內作讀作詛祝咒同屆至究窮極
也承上言女興滔德豈女之本志哉蓋其始爾用善類亦欲致

治也其奈小人彊暴嫉賢妒能見女用善類反生怨懟而採取
流言以對誣謗善類是故善類不能安於其位寇攘居內君子

無由進身而民心愁怨詛咒無所窮極矣上章
言其興滔德此章乃推其故由於正不勝邪
文王曰咨咨女

殷商女包休于中國斂怨以爲德不明爾德時無背無側爾德

不明以無陪無卿古音羌○賦也包休武健貌怨指詛咒而言

背反側傾陪貳三公卿六卿也承上言民多

咒詛宜自修飭庶可弭謗而女不然也女恃其暴戾方且包然于中國斂怨而自以爲德雖小人盈朝爾德不明則以爲無反復傾側之人也故爾德不明遂至無陪無卿非真無也非其人則有如無也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天

不酒爾以酒不義從式既愆爾止靡明靡晦式號式呼俾晝作

夜音豫○賦也酒沈溺也式用也止容止言爾德不明以女溺於酒也夫酒者祭祀燕饗所需亦天之爲也然以之行禮非

以之亂性天固不酒爾以酒也因爾不義是從故遂爲所困至于喪德失儀無有明晦號呼痛飲以晝作夜沈湎如此安得明

乎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如蜩如蟴如沸如羹音岡小大近喪人尙

乎由行反內熨于中國覃及鬼方賦也蜩蟬之一種形大而黑五月鳴聲雄壯蟴一名

蠓首方廣有一角如花冠黃碧色四五月先諸蟬而鳴沸水湧小大指政言近喪將喪亡熨本作爨多目以視之也國語曰厲

王使衛巫監謗道路以目詩蓋指此覃延也鬼方北方夷名以其幽遠號之此云鬼方以該夫凡外夷也承上言王湎於酒上

下若狂如蜩如蟴無靜默之時如沸如羹無清淨之所小大政事皆幾喪亡矣尙且由此而行不知變更人民蓄怒忿盼內滿

於中國延及鬼方皆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匪上帝不時殷不用

然怨怒亦已甚矣

舊古音忌雖無老成人尙有典刑曾是莫聽大命以傾賦也上帝眷顧則得

天時不時不爲天所佑也舊卽下典刑老成耆碩有德典刑舊法也承上而歎之導以用賢法祖也言非上帝不以天時佑汝

乃自不用舊故天棄之今雖老成凋謝而典刑尙在曾是莫聽是以大命傾覆而莫救也文王曰咨咨女殷

商人亦有言顛沛之揭枝葉未有害本實先撥音撇殷鑒不遠在

夏后之世音泄○賦也顛沛仆也揭本根蹶起之貌撥絕也鑒視也夏后桀也總承上文言人亦有言大木將仆其

枝葉未害而根本先絕故遂揭然而不可挽今殷商所爲如此其爲根本之傷不已多乎昔夏后之衰桀虐用其民至於喪亡

殷之所當鑒者不在其遠卽夏后可知矣託爲文王歎剝欲其鑒夏實欲厲王以商紂爲鑒也

蕩八章章八句厲王無道詩人託詞以諫之

附解序曰召穆公傷周室大壞申之者曰厲王無道天下蕩蕩

無綱紀文章蘇氏曰蕩蕩名篇以首句有蕩蕩字耳序說非

詩本意是也朱子謂詩人知厲王之將亡故爲此詩然詩意

極陳弊政終之以殷鑒不遠是深冀王之改過非徒歎其將
亡而已惟託爲文王之詞乃得痛指流弊盡其忠告漢代文
人多言亡秦之弊全祖此詩舊謂厲王無道召穆公諫之託
詞諷諫託詞諷諫無可疑者惟必指召公則無以明其然袁
子才嘗謂韓昌黎拘幽操天王明聖句爲不通以此詩文王
曰咨咨女殷商云云謂文王不以紂爲明聖然詩人託詞非
文王果有是言也亦可謂鹵莽矣昌黎不知文王非殷世臣
亦相沿而談

抑抑威儀維德之隅人亦有言靡哲不愚庶人之愚亦職維疾

祭哲人之愚亦維斯戾

音賦也

抑抑謙下隅廉角內德著於威儀如物有廉角不能自祕也哲明職主也

人君尊重疇敢面斥其非武公自省其身作此使人諷誦時時入耳警心則平

言抑抑威儀爲德之廉隅外見者何今日而明者亦不知哉人言無智不愚以其不自知則愚也然庶人之愚不知威儀固其

日念念克己
可知矣其詩
反復丁寧大
抵不越敬慎
二字而詞繁
而不殺蓋以
被之管弦彌
爲流連盡致
也

氣質昏昧常有此疾若哲人而亦愚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有

覺德行四國順之訏謨定命遠猶辰告敬慎威儀維民之則也

競爭也無競維人與物無爭之意卽上章所謂抑抑也覺明也
謂自明其德行訏大謨謀定命定其命令於早謂慎於未事也
辰時也則法也承上言威儀何以貴抑抑哉蓋哲人莫患於自
恃而凌人誠能無爭而虛以從人則四方皆將以善來告矣自
反而德行有覺則四國自將聽命而行故抑抑者必先求之於
己審之於先大其謀以預定其命而不爲淺隘倉猝以至遠之
猶時時播告深慮小心若此此其在于今興迷亂于政顛覆厥

德荒湛于酒女雖湛樂從弗念厥紹罔敷求先王克其明刑也

今武公自謂興尙也女公使人命己之詞後凡言女言爾言小
子者放此紹緒共恭同刑法也承上言威儀之當敬慎如此而
至於今所尙者迷亂于政顛覆厥德荒湛于酒汝雖湛樂是從
獨不念女承先王之緒竟不求先王之成法而敬守之其愚不
已甚乎肆皇天弗尙如彼泉流無淪胥以亡夙興夜寐洒掃廷內

維民之章脩爾車馬弓矢戎兵必良用戒戎作用邊蠻方

賦也弗尙

厭棄之淪陷胥相章表戒備過遠也承上言湛樂于酒皇天所弗尙蓋一耽湛樂必廢時失事職業不脩如泉流然愈趨愈下爾毋淪胥以亡也必當夙興夜寐以圖自強洒掃廷內不敢怠荒爲民之表果其文德既修又以其暇修爾車馬弓矢戎兵用戒兵事用以戒飭蠻方蓋康叔受命爲方伯武公承之亦有統馭遠人之責故云然也 質爾人民謹爾侯

度用戒不虞慎爾出話敬爾威儀音俄無不柔嘉白圭之玷尙可

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爲音譌也賦也質對也侯度諸侯之法度不虞意外之患話言柔嘉安和而善

玷缺也承上言自修若此用以質諸人民謹爾侯度常以意外之事爲戒不得謂身脩可以無患人民觀法於爾言動之微視爲向背必當慎爾出話敬爾威儀無不柔嘉蓋一言雖微其得失眾著彼白圭有玷尙可磨去斯言有玷卽悔之無能爲也此章又言臨民尤當敬慎 無易由言無曰苟矣莫捫朕舌言不可逝矣無言

不讎無德不報惠于朋友音以庶民小子子孫繩繩萬民靡不承

賦也易輕苟草率捫持逝去讎答承奉也承上言言語之當慎不特臨民也卽平居皆當無易由言無曰出之無心雖莫捫朕舌言固不可逝矣蓋人與人相接必以言爲先無言而人不答無有言之德而人不報故當審慎於理而言務求順于朋友以

及庶民小子則言無不善不特一時感服即子孫繩繩萬民視亦靡不承矣言其可易乎哉極言慎言之效捷而遠如此

爾友君子輯柔爾顏不遐有愆相在爾室尙不愧于屋漏古音路

無曰不顯莫予云觀古音故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轉音思

賦也視視以爲法友君子朋友中之君子輯和不遐不至愆過相亦視也屋漏室中明處觀見格至度測矧况射數通厭也承

上言出話威儀之當慎固已然其功必取集于人愆之于獨視爾友中有君子焉親而敬之輯柔爾顏庶不至于有愆矣而退

而獨居之時尤宜敬慎蓋爾室之中有默相之者庶幾立心動靜不愧于屋漏夫爾室非眾著可比矣然無曰不顯無人見也

神明降格不可測度持之以敬尙恐有罪矧可厭歟而不敬乎此又推及于顯微皆慎功愈密而理愈精矣辟爾爲

德俾臧俾嘉淑慎爾止不愆于儀音儀不僭不賊鮮不爲則投我

以桃報之以李彼童而角實虹小子賦也辟君也辟爾爲德謂正其君德即上文所謂侯

度也止容止僭差賊害則法童而爲角欺誑之輩謂小人也虹與誑同潰亂也承上言動靜敬慎如此則成爾人君之德俾無

不善而見於容止者淑慎不愆施諸政事者不僭不賊人鮮不以爲則矣敬者德之興我敬人人乃敬我譬諸投我以桃報之

以李彼謂可以不必慎而人服者如以童爲角必無桂染柔木之理實虹小子而已此章推其效於及人以歆動之

言緒之絲溫溫恭人維德之基其維哲人告之話言順德之行

其維愚人覆謂我僭民各有心言興也荏染柔忍貌緒綸也承上言敬慎之效如此此所以抑抑

爲民之則者也上言敬慎功效此下乃勉之以聽從言荏染之柔木乃可以受綸溫溫之恭人乃可以成德其在哲人則告之

話言卽順之行而無所忤其在愚人則反謂我言有差蓋民各有心不可強也我今言抑抑威儀之實如此爾其願爲哲人耶

愚人耶蓋與首章相應而翼其聽言也於乎小子未知臧否匪手攜之言示之事

匪面命之言提其耳借曰未知亦旣抱子民之靡盈誰夙知而

莫成賦也盈滿足也靡盈多不足也承上言哲愚惟所自命於乎小子今猶未知臧否則我甚慮其不爲哲而爲愚也今

言詳盡如此匪但手攜又示以事匪徒而命又提其耳矣豈猶不知耶借曰知識未開亦旣長大而抱子矣凡人才德靡有足

者惟在知而自脩苟知不足而從善誰蚤知而暮乃成德者寬其詞以勉之也昊天孔昭我生靡樂視

爾夢夢我心慘當作慘誨爾諄諄聽我藐藐匪用爲教覆用爲

虐借曰未知亦聿既耄

賦也我託爲誦詩者自言靡樂不敢安樂夢夢昏也慘慘憂貌諄諄詳熟也貌

貌忽略貌虐害也八十九十曰耄時武公年九十有五也承上言若安於不足而不知臧否則非上天設君治民之意矣人君

代天治民天鑒至明可危懼而無可安樂今觀爾夢夢無知我心實憂誨爾諄諄亦甚不得已矣爾乃聽我藐藐不以我爲教

爾反以我爲虐爾借曰無知亦聿既耄矣何不悟耶於乎小子告爾舊止聽用我謀

音庶

無大悔天方艱難曰喪厥國取譬不遠昊天不弔回遹其德俾

民大棘

賦也舊舊章止語詞喪國蓋當時有亡國者弔差回邪適僻棘急也又咏歎而言我告爾前人舊章聽用我謀

庶無大悔恨事方今天運艱難鄰國有喪亡者矣前鑒不遠昊天福善禍淫無有差忒若不敬愼而回遹其德則民將大困而

爾亦何以自全乎

抑十二章三章章八句九章章十句

朱子曰衛武公作此詩使人日誦於其側

以自警蓋所製之樂歌也

附解序說刺厲王亦以自警章昭註國語謂懿卽抑以此詩當

之疑之者頗多而姚際恆辨駁尤詳然詳味其詞曰爾曰小子語亦嚴正必非臣子斥君之言序旣云刺厲王又云自警故來疑者之口胡一桂劉瑾疑武公詩何以入雅不知雅者朝廷之作箴規諷戒之詞武公諸侯其詩何不可入雅且史言其佐周平戎有功平王命之爲公則疑嘗爲王朝卿士第書缺無考矣開端從威儀起言哲人亦易有愚時蓋威儀爲德隅臨民之要也自恃哲人而不納善卽愚之根也其爲自戒意已顯然次章申明敬慎爲威儀之本三章入敬慎反面以酒酒爲荒迷之證蓋武公所深惡者酒也四五六章敎以脩職業慎話言皆威儀之實事故下章卽接言輯柔爾顏當本於慎獨不可藐視神天八章承言如此則德脩而威儀爲

厲王虐國人
逐之於旄而
推周召當國
二公因民之
欲撫輯而共
治之王亦無
忘國賴以安
此爲權而不
失其正若在
後世則變亂

民之則民必親而尊之如投桃報李矣桂染以下三章乃諄諄告以聽此告戒爾也小子也抱子也既耄也雖戒朋友不可云爾而况君乎末章正言所告皆前人之舊以喪亡惕之以毋回適終之其爲武公自警又何疑哉至懿抑二字相通則不知韋昭何所本以全詩文義斷之他說無容泥而詳辨可也

菀彼桑柔其下侯甸捋采其劉瘼此下民不殄心憂倉兄填

釋文

音釋

今倬彼昊天寧不我矜

居銀反○比也菀茂甸與均同毛氏曰陰均也捋歷取采摘劉伐也瘼病

殄絕倉兄與愴怳同填塞也言憂傷氣塞倬明貌矜憐也言菀然之柔桑其陰之濃蔭下甚均然一朝而捋之采之劉之則無以蔭庇瘼此下民矣以周之盛而一旦凋敝何以異茲我是以不殄心憂而倉兄填胸彼昭明之昊天寧不我矜乎此章總挈大意
四牡騤騤旟旐有翩亂生不夷靡國不泯音民靡有黎具禍

興矣蓋當年輔弼之權至重亦實有裨於國家如此觀此詩指陳利弊曲盡事宜苟良夫固賢者而當時去文武未遠朝廷猶多正人亦可見矣

以燼於乎有哀國步斯頻

賦也駢駢不息貌翻飛揚也夷平泥滅王滅則國皆滅也黎黑言憂心髮

白也燼灰餘也頻蹙也承上言吾何以倉兄憂填哉當今天子蒙塵兵戎起於輦轂四牡則駢駢矣旗旄亦有翻矣亂生不平

無國不有滅亡之憂民心愁甚首無復黎俱受禍而等國步蔑於灰燼於乎可哀國運之蹙至矣此言厲王被逐之事

資天不我將靡所止疑云徂何往君子實維秉心無競誰生厲

階至今爲梗

賦也國步猶國運蔑無資賴國賴於民民畔則無所資將扶持意止疑以止爲疑徂亦往也言民既

居王於毓則只合順其意而居之無所疑者否則欲徂又何往乎君子指王維思也無競言勢已至此王試思之何可與亂人

爭勝不如且安居以圖復因歎誰生厲階而使憂心慙慙念我至今爲病蓋咎榮夷公之流也此傷王居毓也

土宇我生不辰逢天憊怒自西徂東靡所定處多我覲瘠孔棘

我圉

賦也土宇謂社稷憊厚也覲瘠遇難也棘急也我圉謂王室承上言王既出居民怨已甚無可奈何我之憂心慙慙

者念我土宇耳我生既不遇時逢天盛怒今民畔王奔中外洵洵自西徂東無所定處人以我之遇難甚多爲惜而我則不自

傷但憂王室不安爲甚急耳申起二

爲謀爲毖亂況斯削告爾

憂恤誨爾序爵誰能執熱逝不以濯其何能淑載胥及溺

古音弱○

賦而此也悲愼也況景況削滅也憂恤撫民序爵用賢也執熱手持熱物淑善也承上言民叛王奔國家無主此時謀安定之

必須愼密而後亂況斯可滅也謀愼之道安在惟有憂恤百姓

序用賢人蓋王虐民棄賢以致斯亂今以此救亂如執熱以濯誰能執熱逝不以濯者如謀之不愼猶往執熱而不先預備濯

攝政定亂安民蓋芮伯實贊成之故其言如此如彼遡風亦孔之僂民有肅心莽云不

逮好是稼穡力民代食稼穡維寶代食維好

賦也遡鄉僂也肅心懼心莽茲也代

食相代而食謂百工交易也申言憂恤之事言當今恤民與平常異民怨王而畔亂若必以威禁之眾怒難犯如彼遡風而行

必多僂者即善處之使解散民有懼禍之心且以我爲相罔凡有所使竝云力不能逮故今恤之道惟使農者歸農不農者

歸工蓋民各顧其身家無罪而各歸本業愛其稼穡仍保一家工者仍以力代食保其身命則民安矣

天降喪亂

滅我立王降此蝥賊稼穡卒痒哀恫中國具贅卒荒靡有旅力

以念穹蒼

賦也痒病也恫痛具俱贅贅疣危如贅也卒盡也荒蕪廢旅與簪同穹蒼天也穹言其形蒼言其色申言

上文之意言天降喪亂既滅我所立之王矣又降此蝨賊禍君
禍民使民失業愁痛稼穡盡病久矣中國哀恫視此生俱如贅
疣稼穡盡荒似無有旅力以自給者常以此念穹蒼而哀恫今
使歸農故民安易也蓋厲王任用小人剝民已甚流離失所者
多蕪田亦眾苟良夫故以維此惠君民人所瞻古音章秉心宣猶

考愼其相維彼不順自獨俾臧自有肺腸俾民卒狂

賦也惠君慈惠之主

謂其和二相也相輔也狂惑也此乃勉周召二公安民定國也言當此具贅卒荒之日所恃以定國者惟二公二公有順德爲慈惠之師民人所瞻仰其秉至公之心宣布謀猶不敢自是必考愼其輔相之人蓋一以國事爲重無私心也維彼不順之人則不以爲是獨出意見自以爲臧則是別有肺腸使民狂惑無主二公勿顧忌之蓋當時同朝有不順二相妄出意見者故詩人告以勿避忌瞻彼中林甡甡其鹿朋友已譖不胥以穀人亦而力任其事

有言進退維谷

興也甡甡衆多竝行之貌譖謗也胥相穀善谷窮也言中林之鹿尙和羣而竝行今當危疑之時

朋友已多譖言不相善而自用若以爲避維此聖人瞻言百

里維彼愚人覆狂以喜匪言不能胡斯畏忌

賦也上章慰勉之而此又譬曉之言

維彼聖人則能見遠察微安定邦家雖百里如在目前維彼愚人則反覆狂悖自喜其狂也不自以爲無能又何所畏忌乎何必慮之蓋當時妄言阻擾者多故明其狂使二公勿信也維此良人弗求弗迪古音維彼忍

心是顧是復民之貪亂寧爲荼毒

賦也迪從也顧復重念也荼苦菜氣能殺物故曰荼毒上

三章告以勿忌小人此乃勉以仁民言覆狂之人於良人則弗求教弗信從於彼殘忍之人則既顧而又復之善惡顛倒以致民不聊生今民方貪亂寧可又用小人以害之乎大風有隧有空大谷維此良人作爲

式穀維彼不順征以中垢

古音古○比也隧道式用穀善征行也中垢中心汙穢此二章又言朝中

小人成羣居心不良結黨拂善使二公慎防之蓋指小人之有權者言大風之起必有隧道其道維何有空大谷是也人之善惡由心猶風之起由空谷維此良人其心爲私而不爲公所行皆以中垢其出於善維彼不順之人其心爲私而不可得也即託言爲國實圖私便可勿防哉大風有隧貪人敗類聽言則

對誦言如醉匪用其良覆俾我悖

比也又言小人結黨惡正當斥去之言大風有隧猶人之

有類貪人以貪爲事同類之言則對非其類者規誦之言則如醉不省此等人使在高位必不用善良且多方阻擾使人悖亂

覆反也我設身
為二公言也
嗟爾朋友予豈不知而作如彼飛蟲時亦弋獲

既之陰女反予來赫

音壑○賦也朋友指小人飛蟲弋獲蠅蜚之屬飛食小蟲間弋獲之言倖中也陰陰

同陰女倒裝句謂已受其蔭也赫威怒也言今日之事予豈不知而作愚者千慮亦有一得如彼飛蟲時亦弋獲今日之言因平日予以女為蔭庇故効忠告豈反怒我多言乎民之罔極職涼善背為民不利如云

不克民之回遁職競用力

賦也為去聲職涼專為涼薄之事善背善反覆也為民不利謂不能定亂

不克不勝也職競盡職自強用力竭忠也此又勉以盡力襄助二公言民心無極專主涼薄之見雖貌作實善相背今為民安能盡職自競用力圖治則以上治下何患不克可共勉之也民之未戾職盜為寇

古音苦故反

涼曰不可覆背善背雖曰匪予既作

爾歌

音箕○賦也戾定也陰取曰盜明取曰寇涼信也覆背善言言民必不能遽信爾雖用力必反復背逆且加之詈言

今民之所以未定者以多為盜寇也盜寇之人安知順理信必以安定之為不可則爾所云不克者亦有由也然爾當各盡其職徐徐化導雖爾平日嘗言喪亂匪予之咎然今日義不容辭當勉力効忠以安社稷予既為爾作歌告爾以已亂之道如上

文所云矣安
可自諉哉

桑柔十六章八章章八句八章章六句

厲王虐周人逐之周召二公共和攝

政而大臣尚有小人芮良夫作此詩勸二公且安小人其反復詳盡可謂忠愛周至矣

附解序云芮伯刺厲王朱子以其與春秋傳合從之又疑滅我立王詩當作於共和之後而未敢定

折衷亦謂作於厲王失國時或謂追刺厲王則非也詩凡十六章繁複無逾於是者故前人之說多不得其條貫今細繹之庶詩意以明夫民敢逐天子則皆畔矣然怨止於王一人不似後世焚劫擅立君長等事故周召二公以好言安慰居王於毓而其立國政恕民之罪使各還本業民知二公忠賢必能安己且幸免誅戮亦遂解散其王居於毓二公自必爲之

夾輔厚奉起居故王亦安之以終其身此當時一定情事亦
千古僅有之事一者文武成康之德在人二者當時天子止
治畿內王虐畿內之民畔天下諸侯之民未畔三者周召望
散之裔尙多忠賢王所任小人不過榮夷公類此詩所謂中
垢貪人剝民自肥導君逸樂非有擅權覬覦如莽操之輩故
只當如此善辦不然民也而敢逐天子若斬木揭竿之徒其
可優容姑息乎故此詩夫子錄之以存此事情形使後人知
之惜解者囿圖未晰芮良夫賢者不深斥王非但委曲爲周
召畫策以滅我立王歸於天意先勉二公盡心定亂使民復
業次戒其勿爲小人所惑蓋小人雖壞有君子正之亦可革
面反正當攘亂之時勢不能一朝盡斥但當專意公忠勿聽

其言則不能阻擾功業矣至小人情狀不過自恃貪亂中垢
結黨等弊歷歷言之使二公慎防屏斥然國已無君二公以
臣攝君欲同僚甘心聽命已難况小人異類暫且不能使之
改行又不能盡行黜退使之在位又不聽其言保無忿怨生
禍乎故後數章又婉言勸慰稱曰朋友自謙弋獲曉以民之
回遁勸其職競用力若不知其平日不良反謂其忠於國家
者使之聞而心喜庶幾改惡從善在彼有自新之美在二公
亦收得人之助此心寬厚化導妙用如云不克雖曰匪予皆
小人平日諉過之辭故代白其心而勸其勿以不克自謝勿
以禍不由己自安其懇懇勸慰欲其與二公襄贊可謂苦口
婆心矣舊解含混甚多明者細察之自當瞭然

桑林之後僅
見此詩其詞
痛切可泣鬼
神矣

倬彼雲漢昭回于天王曰於乎何辜今之人天降喪亂饑饉薦

臻靡神不舉靡愛斯牲圭璧既卒寧莫我聽

賦也雲漢天河也其象似雲非雲故

曰雲漢漢金之散氣其本日水天將雨其兆先見于漢故望雲漢而占之昭回光隨天而轉也薦荐通重也臻至也靡神不舉

所謂國有故則索鬼神而祭之也圭璧禮神之玉也卒盡也寧猶何也言雲漢昭回久晴無雨王嗟歎而言人有何罪致此至

于禱祀甚勤早既大甚蘊隆蟲蟲不殄禋祀自郊徂宮上下奠

瘞靡神不宗后稷不克上帝不臨

音隆

耗斁下土寧丁我躬

賦也蘊隆

陽氣蓄積驕亢蟲蟲熱氣熏也殄絕郊祭天地宮祭宗廟上祭天下祭地奠置之于地瘞埋之于土皆禮神之物酒食牲玉之

屬宗尊也斁敗也丁當也言旱既甚而禱祀無功后稷欲救旱而不能上帝能救旱而不至與其耗斁下土寧使我躬當其災

不愛其身以救早既大甚則不可推兢兢業業如霆如雷周餘

黎民靡有子遺昊天上帝則不我遺胡不相畏先祖于摧

賦也推去

也兢兢恐也業業危也如霆如雷畏之甚也子孤特貌遺畱也不我遺民無則我亦不遺也摧滅也言旱甚而無術以去之兢兢

業畏懼恐周之民無子遺民靡有遺則昊天上帝亦不我遺矣
如此胡不相畏慮先祖之祀將自此而滅蓋憂民竝憂先祖而
欲君臣共相戒懼可謂誠切矣 旱既大甚則不可沮赫赫炎炎云我無所大命

近止靡瞻靡顧羣公先正則不我助父母先祖胡寧忍予 賦也

也不可止久也赫赫日威炎炎熱燄也無所無容身之所大命
近止死將至也瞻仰顧望也羣公先正零祀所及百辟卿士之
有益于民者又言旱甚而不可止赫赫炎炎人皆云置身無所
死期將近此時無所瞻顧惟望羣公先正助之而竟不然父母
先祖則至親矣何忍而使我至此極 旱既大甚滌滌山川旱魃

爲虐如惓如焚我心憚暑憂心如熏羣公先正則不我聞昊天

上帝寧俾我遜 平聲○賦也滌滌山無木川無水如滌濯也魃

日在頂上走行如風名曰魃所見之國大旱一名旱母惓燒火
田曰焚憚畏重灼遜逃也言旱甚而山川如滌皆旱魃爲虐之
故故其勢如惓如焚我心憚之憂心如熏矣而羣公先正則旱
不我聞豈昊天上帝將使我遜位以謝之乎甚言己無德也旱

既大甚暵勉畏去胡寧瘝我以旱僭不知其故祈年孔夙方社

不莫昊天上帝則不我虞敬恭明神宜無悔怒賦也去邈也胡寧寧也瘕病也

懽會也祈年孟春祈穀于上帝孟冬祈來年于天宗也方祭四方社祭上神莫暮同虞度悔恨也承上言己欲黽勉畏罪而去

又念上天至仁寧故病我以旱蓋必有自取之故也無如我曾不知其故若但以禱祀而論則我祈年甚早方社亦不暮宜昊

天上帝之我諒矣而竟不然則我但有其文無敬恭之實德故也自今以後敬恭明神上天宜無恨怒于我旱既大

甚散無友紀鞠哉庶正疚哉冢宰音趣馬師氏膳夫左右音靡

人不周無不能止瞻卬昊天云如何里賦也友紀人君以羣臣爲友君持其綱臣理其

紀故曰友紀鞠窮也謂窮于治略庶正眾官之長疚病也謂內省有疚冢宰相臣趣馬師氏膳夫見十月之交左右侍御僕從

靡人無賢人也周至也密也無不能止言皆已所得正之者里理同治也上章以敬恭自勸此乃言己用人行政之失思所以

治之言旱既大甚其殆由我無乾綱之德以至散亂而無友紀或庶正窮極其欲于民或冢宰實有大疚或趣馬之官蕃畜牧

以嚙民食或師氏之人置朝廷之得失于勿問或膳夫恣珍奇以長奢或左右工逢迎而不直凡諸此類皆非其人政事不周

我無有不能止而正之者自今悔過瞻卬昊天有嘒其星大夫更新瞻卬昊天如何治之而後可也

君子昭假無贏大命近止無棄爾成何求爲我以戾庶正瞻卬
昊天曷惠其寧賦也晷明貌贏餘成勞也何求爲我何所求以助我戾定也承上言今祈免于旱而瞻卬昊天有晷其星則尚無雨徵也大夫君子無謂昭假上帝者已無餘憾雖大命近止宜益加修勵無棄爾之成勞當各自思何所求以助我不逮用以定庶正而爲之法如此不忘勤修瞻卬昊天或惠我以安寧乎然尙不知其在何時也

雲漢八章章十句

宣王承厲王之後遇旱而懼引罪自責作此以祈且告羣臣也

附解此詩諸儒無異說惟序以爲仍叔作或以爲史籀作不同
夫天災流行國所時有也然賢君則不敢以爲氣數之適然
必增脩其德慄慄危懼宣王作此詩以自責告於神天且告
有位觀其詞之反復沈痛可見其心之悱惻周詳而其修明
政刑亦可知矣故夫子錄以爲法沈氏守正曰或曰三年餘
一年之食九年餘三年之食遣人掌邦之委積以待施舍此

詩人美申伯
實美宣王此
舉之當也而
贊成之者惟
言甫故始終
以吉甫言前
人弗詳釋之
何也

周制也先時無備臨變而君臣同憂是棄本而修末也蓋雲
漢承厲王之後百物凋弊有不可得爲者其說是也舊解後
三章不合語氣今正之

崧高維嶽駿極于天維嶽降神生甫及申維申及甫維周之翰

四國于蕃四方于宣

賦也崧嵩同申嶽崧高維嶽言其最高爲五嶽之尊甫尹吉甫申申伯翰幹蕃蔽也

言崧高維嶽之首其大上極于天維嶽降神以輔王室生尹吉甫與申伯維申及甫維周之翰四國于蕃蔽四方于以宣治者也蓋吉甫有文武才實與王定謀封申伯以控制南方故詩人美申伯而竝美之詩故以吉甫始終也 疊疊申伯

王纘之事于邑于謝南國是式王命召伯定申伯之宅登是南

邦博工世執其功

賦也疊疊勤勉纘繼也王纘之事王以前人方伯之事使纘之也謝在南陽鄧宛之間南

方要地也式法也召伯召穆公虎也登進也世執其功使世守其功言此勤勉之申伯王知其賢使繼前人之事其事維何南方隣于蠻服易多邊患王爲之邑都以居之相度要害于謝而邑之使爲南國之式又不欲煩其自營也王命召伯定申伯之

宅進于南邦諸侯之上子孫世執其功王命申伯式是南邦見因是謝人以作爾

庸王命召伯徹申伯土田王命傅御遷其私人賦也因是謝人順謝人之欲庸

功徹徹法也傅附御治輔以治事者蓋召伯之副貳也召公世為司空建國營繕蓋其所職私人家人遷使就國也承上言王

命申伯式是南邦非徒威制也蓋南邦遠極海隅謝人素願重臣鎮輔之故戒申伯順謝人以為之式又思土田荒穢命召伯

以徹法理之又命召伯傅御之屬遷申伯私人以實之蓋所以體申伯者至矣申伯之功召伯是營有

俶其城寢廟既成既成藐藐王錫申伯音博四牡蹻蹻鉤膺濯濯

賦也俶始作也藐藐高深貌蹻蹻壯貌濯濯光明貌承上言申伯之功而召伯營之始為城垣次成寢廟其既成也高深藐藐

足為雄鎮王乃錫申伯以四牡之壯馬又錫以馬首之金鉤馬膺之樊纓而濯濯可愛焉王遣申伯路車乘

馬音姥我圖爾居莫如南土錫爾介圭以作爾寶往近王舅南土

是保賦也遣使之國圖謀也爾雅圭大尺二寸謂之玠圭何楷曰介圭天子之鎮圭王命申伯鎮撫南國故使執介圭如

天子之自行是也王舅即申伯往近王舅南土是保倒裝句法言女往而南土之人得近王舅恃以為保也此章述王命之詞

申伯信邁王餞于鄱申伯還南謝于誠歸王命召伯徹申伯土

疆以峙其粳式遄其行

戶郎反○賦也再宿爲信邁行也鄱地名在陝西鳳翔府鄱縣曹粹中曰鄱近

岐周先王之廟在岐申伯受封冊於先王之廟時王在岐因飲餞于鄱也江漢言召虎亦曰于周受命還南申伯之國在南也

謝于誠歸始誠歸于謝峙積粳糧遄速也言申伯從容信宿而後行又受命于岐周王餞之于鄱申伯然後還南決意而歸于

謝此後則無畱滯矣蓋召伯營謝之時已徹土疆而斂其賦稅預峙其粳倉廩實而廬市有委積申伯故得速行歸國蓋王之

爲申伯計者周密矣此言啓行之事申伯番番既入于謝徒御嘽嘽周邦咸喜戎

有良翰不顯申伯王之元舅文武是憲

賦也番番武勇貌嘽嘽眾盛也周邦通指天下

諸侯而言戎汝也隣邦指謝人之詞翰幹也不丕同承上言王命申伯原以控御南方及其就道果見申伯番番而有威武既

入于謝則徒御嘽嘽頓覺改觀於是周之庶邦咸喜天子得人謂謝人曰女今有良翰矣此丕顯之申伯爲王元舅而其才兼

文武又足爲憲故甫入申伯之德柔惠且直揉此萬邦聞於四謝而人已共慶之也

國吉甫作誦其詩孔碩其風肆好以贈申伯

賦也以手搏物曰揉有不如意揉之

又吉甫氏尹誦作詩以贊其行孔碩義理甚大風之爲言諷
又剛直不撓其在此乃總結全詩之意言申伯之德柔和惠愛而
採而治之名譽早已聞于四國此行也吉甫與王定謀旣優其
恩禮而吉甫又作誦以慰勉之具所誦之詩義理甚大風示申
伯之意甚好而以贈申伯益堅其行蓋吉甫贊成之功爲不可
沒矣

崧高八章章八句

宣王封申伯于謝以撫南邦尹吉甫始其事召伯成之詩人爲詩以美也

附解序謂尹吉甫美宣王天下復平能建國親諸侯褒賞申伯
朱子非序而以爲尹吉甫送申伯然吉甫送申伯自云其詩
孔碩其風肆好何以通耶家父作誦以究王訥因尹氏箝諫
者之口家父忠憤自陳作誦欲其式訛爾心不畏強禦也寺
人孟子作爲此詩自謙卑賤冀凡百君子之聽也下篇穆如
清風亦旁人之詞美其誦以冀其永懷也若自贊孔碩肆好

則不可同論且以爲吉甫作故首章生甫遠舉作呂刑之甫
侯朱子覺其不安則曰作呂刑者之子孫鄭註禮記時未見
毛詩以甫爲仲山甫王伯厚謂外傳稱樊仲山甫則樊國之
君必不得與申伯同爲嶽神所生凡此曲說皆一誤再誤也
不知宣王因南服多故選重臣以鎮撫之尹吉甫文武足備
與王定謀封申伯于謝控制蠻方又命召伯營之於其行也
吉甫作詩以贊其行詩人美宣王君臣此舉之善而作此詩
至吉甫所作之詩固未傳也先儒誤以爲所作卽此故令本
文不明又許白雲據史記四岳佐禹有功虞夏之際或封于
申謂申舊國非宣王始封然史但言或封或疑詞也此詩詠
召伯營謝鄭重周悉其爲新建之國何疑考周初封建惟中

原爲版圖其他多聽其君長之自爲治鬻熊爲文王師而但
爵之以子封于楚國何也楚地據江漢之上游下極吳越上
通巴渝旁包苗獯不止數千里多蠻荒故以大賢鎮撫之至
宣王時土地益闢風俗益張厲王無道南方乘釁侵擾宣王
卽位命方叔征定之因與吉甫輩籌畫封申于邑于謝據要
害以制之王纘之事王纘武王之事申伯纘鬻熊之事也先
儒因地志謂國在宛謝城在棘陽申謝兩地故以爲遷徙實
則地志不可信者居多且安知非封謝後又遷徙乎至崧卽
嵩也尹吉甫申伯生世不可考大都皆近崧嶽人故神其降
生以美之毛鄭拘泥姜姓之說謂四岳之後遠舉呂刑之甫
竝稱而朱氏善竟謂四岳佐堯有功故其後愈久不替孔穎

達謂四岳掌岳祭當岳神之意故岳降神助其子孫然詩人
之意不過美其誕育不偶耳豈必四岳之後岳始降神也哉
又云堯之建官惟立四岳不主中岳不知四岳四方諸侯之
長尊其官曰岳故亦稱太岳非舉五岳而遺其一也四岳受
姓爲姜其後繁衍未嘗長爲四岳之官詩言崧之高也維嶽
非凡爲山比也駿極于天正言其高生甫及申爲時良佐句
意甚明何勞曲說舊說多誤若傳御往近信邁周邦等義今
皆正之不能悉辨也

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天監有周昭假于下

音保茲天子生仲山甫

賦也烝眾則法秉執彝常懿美監視昭明假至保佑也仲山甫樊侯也言天生

城東方之事不可考蓋亦所當城者第山甫重望吉甫不欲久留於外欲以此

眾民有一物必有一理以宰之爲之表則此理無論貴賤皆然故民秉此常性而生凡全此物則之理而有懿德者民皆好之

王也至
其山甫之
德善無迂滯
而謬無迂滯
後人談理之
文鮮有及者

此天理也有周有懿德上天監其能昭假于下故仲山甫之德

柔嘉維則令儀令色小心翼翼古訓是式威儀是力天子是若

明命使賦賦也柔嘉美柔而能嘉非徒柔也中禮而和美也

言有令儀而不敢懈肆命令賦布也承上言仲山甫之懿德若

何蓋其德性柔嘉可以為則故以一身而言則有令儀以容貌

而言則有令色小心翼翼惟古人之法言是法威儀王命仲山甫

式是百辟纘戎祖考王躬是保出納王命王之喉舌賦政于外

四方爰發賦也式法戎女也祖考謂周公與獻公權德輿曰魯

也出承而布之納行而復之喉舌所以言也發起而應之也此

言其平日懿德王以其有懿德命式是百辟纘女祖考之事以

保王躬出納王命如王之喉舌賦政于外四肅肅王命仲山甫

將之邦國若否仲山甫明彌郎之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夙夜匪

解以事一人賦也肅肅嚴也將奉行若順也否不順也明察理

哲通微保身身無過舉則安而且久解怠也一人

天子也承上言其素有懿德如此故肅肅王命惟仲山甫將之
邦國順否惟仲山甫明之既明察而於理無不通且濬哲而幽
微畢貫以此保其身于無過夙夜匪懈以事一人則德全而忠謹尤至矣人亦有言柔則茹之剛則

吐之維仲山甫柔亦不茹剛亦不吐不侮矜寡音古不畏彊禦賦

人亦有言諺語也茹納也不茹柔故不侮矜寡不吐剛故不畏
彊禦又言仲山甫立朝之風節如此而其柔嘉維則非柔曲亦
可知人亦有言德輶如毛民鮮克舉之我儀圖之維仲山甫舉

之愛莫助之袞職有闕維仲山甫補之賦也輶輕儀度圖謀也

不敢斥言王闕故曰袞職有闕也承上言山甫之全德如此人
亦有言德輶如毛其理細微民鮮克舉之我儀圖之維仲山甫
舉之故人愛慕之然無以助其高深也此人此德袞職仲山甫
有闕維仲山甫補之言其當畱輔王室不宜徂齊也

出祖四牡業業征夫捷捷每懷靡及四牡彭彭八鸞鏘鏘王命

仲山甫城彼東方賦也祖行祭業健貌捷捷疾貌每懷靡及

奉命徂齊之事四牡騤騤八鸞喈喈仲山甫徂齊式遄其歸吉
勤而不怨也

甫作誦穆如清風

方凡反

仲山甫永懷以慰其心

賦也式遄其歸不欲其久於外

也吉甫作誦蓋別有所作非卽此詩穆淡遠穆如清風言淡而有意也永懷欲其深思所言勿忘朝廷其心卽吉甫之心蓋尹

吉甫亦不欲山甫久于外也

烝民八章章八句

宣王命仲山甫遠城東方詩人爲此送之而冀其遄歸

附解序謂吉甫美宣王於義無著朱子曰宣王命樊侯仲山甫

築城于齊尹吉甫作詩送之然自言作誦穆如清風於義欠

安蓋山甫此行吉甫嘗作詩以送之而其詩未傳其意亦與

詩人合故詩人稱之而欲山甫味其詞思其意也毛氏謂齊

獻公元年徙薄姑都治臨淄孔氏謂獻公當夷王時與此傳

不合朱子曰豈徙於夷王之時至是而始備其城郭之守歟

愚按史記云胡公徙都薄姑哀公之同母弟山怨胡公率營

止人襲殺胡公而自立是爲獻公獻公元年盡逐胡公子因徙薄姑都治臨淄果如史言諸侯篡奪私徙夷王旣不能治宣王卽位不問其罪足矣又爲之城理所必無者蓋必別有所防禦而城之或又謂毛公在馬遷前其言當有據鄧展註韓詩以爲封于齊杜欽亦云諸家之說不一愚謂使不當城而城山甫吉甫必明白諫諍山甫不至勉強以行吉甫亦必不徒以詩諷然則城東方之事亦理所當行但不必山甫往耳山甫重臣宜相朝廷故詩人備陳其德以感悟王亦使山甫知此意勿久畱於外也開端卽以民好懿德起末以式遄其歸作結想宣王必未深知山甫有不愜於心者故出之於外而詩人乃作此詩也至國語言宣王晚年事多不臧今以

韓侯入覲便
道迎親詩人
備敘其事虔
共而幹不庭
其人必有文
武才蓋北方
要地得人鎮
撫所以喜而
詳美之也莊
重語與風雅
語竝行大事
與瑣事同敘
各極其妙以
成全文後人
未易有此筆
力

詩書考之夫子未嘗言其失當闕疑

奕奕梁山維禹甸之有倬其道韓侯受命王親命之纘戎祖考

無廢朕命夙夜匪解虔其爾位朕命不易幹不庭方以佐戎辟

賦也奕奕大也梁山在涿郡水經注云濕水經良鄉北界應梁山是也甸治也毛傳曰禹治梁山除水滌是也倬明也韓國名

武王之後王肅曰涿郡方城縣有韓侯城纘繼戎女虔敬幹正也不庭不來庭之國辟君也

折衷曰禹之功大矣今將修明其道故命韓侯爲方伯王親命之重其事也韓侯祖考有曾爲方伯者故命纘之朕命不易言

寵命不易得戒之也欲其正不庭之國以佐女君四牡奕奕孔此命爲方伯之詞是也蓋本其受命之初以發端

脩且張韓侯入覲以其介圭入覲于王王錫韓侯淑旂綏章簞

韋錯衡玄衮赤舄鉤膺鏤錫鞞靽淺幘偉革金厄賦也脩長張大也介圭天

子之鎮圭命爲方伯者錫之崧高之詩曰錫爾介圭是也淑善也旂之善者交龍曰旂綏章染鳥羽或旄牛爲之注於旂竿之

首爲表章者也簞韋錯衡見采芑玄衮孔氏曰王子母弟出封者侯伯車服皆如上公也鏤刻金也鉤膺樊纓錫當盧也鞞革

也鞞軾中也兩較之間橫木可憑者以鞞持之使牢固也淺虎皮幘覆式也一作幣又作幘以有毛之皮覆軾上脩革轡首金厄以金爲環纏轡首蓋厄蟲大如指似蠶以金接轡之端如厄蟲然也此乃許其入覲錫予之禮韓侯出祖出

宿于屠顯父餞之清酒百壺其殽維何𩚑鼈鮮魚其𩚑維何維

筍及蒲其贈維何乘馬路車邊豆有且侯氏燕胥賦也既覲而返國必祖者

鄭氏曰尊其所往去則如始行也屠地名卽杜也古屠杜字通晉杜蒯亦作屠蒯顯父王之卿士奉王命而餞之也𩚑菜殽也

筍竹萌蒲蒲弱也蒲始生取其心中入地弱大如匕柄正白生噉之甘脆鬻而以苦酒浸之如食筍法路車乘馬王所贈也且

多也胥相也言韓侯與顯父相樂榮君寵也此韓侯取妻汾王詳序其餞贈燕飲之禮昭恩示儉悉於是具矣

之甥蹶父之子韓侯迎止于蹶之里百兩彭彭音旁八鸞鏘鏘不

顯其光諸娣從之祁祁如雲韓侯顧之爛其盈門賦也汾王厲王也厲王流

于蒯在汾水之上故名汾王猶言莒郊公黎比公也蹶父周卿士姑姓蹶之里蹶父之采邑也諸侯娶夫人迎送皆以百兩不

不同諸娣諸侯娶同姓媵之以娣姪從獨言娣者舉其貴也祁祁徐而覲也如雲眾多也楊氏慎曰儀禮親迎御輪三周下車

曲顧韓侯所以顧也蓋正其始男先于女者禮體之嚴止而說男下于女者禮用之和此又敘韓侯親迎之事族貴而禮隆也

蹶父孔武靡國不到爲韓姑相攸莫如韓樂孔樂韓土川澤訐

訐魴鱣甫甫麀鹿嘒嘒有熊有羆有貓有虎慶旣令居韓姑燕

譽賦也靡國不到爲王聘使之人也婦人稱姓以姓配夫之國故曰韓姑相攸擇可嫁之所也訐訐甫甫大也嘒嘒衆也貓

似虎而淺毛慶喜令善也喜其有善居燕安譽樂也又言蹶父周覽列國爲女擇嫁莫如韓者韓爲樂土水陸之產無所不有

旣幸其有此善居卽韓姑亦安樂之蓋夫溥彼韓城燕師所完婦和樂爲成家教國之原故備舉之也

以先祖受命因時百蠻王錫韓侯其追其貊奄受北國因以其

伯實墉實壑實畝實籍獻其貌皮

音婆

赤豹黃羆

音波

○賦也溥大也韓城在涿

郡王肅曰聖水出方城縣北東南經韓城卽此詩所云是也燕召公之國師衆也韓初封時召公爲司空王命以其衆爲築此

城先祖受命韓侯之先祖曾受命爲伯以撫百蠻時是也追貊北方之國墉城壑所以畜水貍白狐也一名執夷毛赤而文黑

曰赤豹毛白而文黑曰白豹羆大於熊其脂如熊白而羆理不如熊白美也此章總收全篇言韓城築自先朝其祖昔受命撫

百蠻王今錫韓侯以追貊之國統制北國以爲方伯復爲築城垣通水道定疆畝籍民數而韓國益大韓侯果能續其祖考虔共匪懈幹不庭方於是獻其貔與赤豹黃羆之皮而天子遂無北顧之憂矣

韓奕六章章十二句

王命韓侯爲方伯以靖北方詩人敘其事以美之

附解詩意甚明而序曰尹吉甫美宣王能錫命諸侯於義不全諸儒因謂此詩無甚大義程子曰文武盛時不以爵賞有度錫命有禮爲盛至於厲王衰微賞罰不行於上則褒美申伯爲可嘉錫命不行於下則錫命韓侯爲可嘉不知詩稱先祖受命因時百蠻是武周盛時震疊懷柔已不廢鎮撫之策因厲王失政百蠻復橫韓侯英年嗣位卽有才略王因命爲方伯使續其祖考奄受北國君臣相際允爲中興盛軌何得少之且王之命之也曰夙夜匪懈虔其爾位幹不庭方深得大

體而且錫命之隆賚予之盛足令重臣感恩永作藩籬北顧
無憂豈不以此何得謂爲但美錫命也又按周初武王封建
周召太公鬻熊皆上聖而熊僅子爵周召太公遠封東北所
以然者楚地遠極南方淮奄時方盛強多肆侵擾故以伯禽
呂伋賢嗣鎮之而二公遙制其柄北則玁狁之屬毗連西戎
其類不下百十餘種但時未鴟張故召公封此至宣王時蓋
漸強大矣故薄伐玁狁詩美中興而此詩亦因此特美韓侯
前人不明地理又不察時勢妄爲之詞疎矣

江漢浮浮武夫滔滔匪安匪遊淮夷來求旣出我車旣設我旗

匪安匪舒淮夷來鋪

賦也江漢二水名並舉之者漢至夏口合于江也征淮夷而言江漢者是時蠻荆已

周初規方定制險遠各聽其君長之自爲治東南之

不封建者多矣後彌傳而服江漢道通故徵南國之師使順流而下繞出淮夷之後以絕其去路也浮浮水盛貌滔滔順流貌匪安不遑處匪遊不遑息

彌雜恃以侵
者王與克亂
宣猷用綏中
外賴有賢臣
佐之此詩及
後章可以見
其文德武功
兼用之概蓋
與文武初興
時之遇不同
而其氣象之
英烈亦異時
勢宜然也

求責也聲其罪以責之舒緩鋪陳也既至而陳師以伐之江漢
者王者之師有征無戰揚天威以臨之使懼而服斯已耳江漢
湯湯武夫洸洸經營四方告成于王四方既平王國庶定時靡

有爭王心載寧

賦也湯湯安流貌洸洸武貌勝而威也四方淮

夷即畏服江漢則湯湯而安武夫則洸洸而武淮夷既平又經
營其四方之國使皆向化而後告成功于王蓋淮夷倡亂四方
必多觀望四方既平王國庶定天江漢之漭王命召虎式辟四
下無有爭鬪而後王心始寧也

方徹我疆土匪疚匪棘王國來極于疆于理至于南海

賦也尚水厓也

虎召穆公名辟與闕同疚病棘急來極猶歸極也書曰淮海惟
揚州自淮至于南海中界大江凡徐揚之域皆江漢之漭也人
繁而地廣故王命召虎以勝兵開闢疆土一以徹法行之非以
時民亦非急于辟疆也乃使之咸歸王化故以次疆理至于南
海莫非歸化之土則淮夷之平其關係大矣王命召虎來旬來宣文武受命召公維

翰無曰予小子召公是似肇敏戎公用錫爾祉

賦也旬與徇同撫徇之也宣布

言召公康公爽也予小子王自稱也肇開敏疾也戎汝公功也
言其肇開疆理之事敏疾而功大也承上言疆理已畢王命召

虎爾來爲我撫徇人民宣布德意昔文武受命之時爾祖召公爲翰今日之事爾無日以予小子之故也惟召公之業是嗣此疆理南方之事爾肇開敏速可爲大釐爾圭瓚秬鬯一卣告于功予用是錫爾以福如下文所云也

文人錫山土田于周受命自召祖命虎拜稽首天子萬年

賦也釐賜

也秬鬯以秬黍爲鬱鬯卣尊也文人文王書曰追孝于前文人是也周岐周召本康公分陝之采地畿內之國宣王以岐內山與土田益封召虎召祖虎之祖康公承上錫祉而言賜以圭瓚秬鬯告于文人錫山土田于岐周先王之廟受命又自召祖康公之廟命之蓋重以先王使似其祖也虎拜稽首受王命之策書稱天子萬年朱子曰人臣受恩無可報謝者但言使君壽考而已謝枋得曰三代令主不徒責臣子以事功而惟勉之以忠孝本於人心天理以感動之是也虎拜稽首對

揚王休作召公考天子萬壽明明天子令聞不已矢其文德治

此四國

賦也對答揚稱休美考成也作召公考成召公之功矢陳也承上言虎拜稽首對答而揚王之美曰今日聞闢

疆土成召公之成功非臣之能實天子萬壽有文武之令德而臣因得以効微勞願明明之天子益勉令聞永無已時陳其文德使教化四國則臣之榮多矣嚴粲曰王方以武功褒虎而虎乃以文德勉王不矜己功而引君於道意度遠矣

江漢六章章八句

詩人美召穆公平淮夷而竝述其君臣詔對以見其尙德之意

附解此詩諸儒無異詞惟序以爲尹吉甫作未見其必然黃氏

樵謂詩乃召公還師奏凱論功行封之時所作近之陳鵬飛

曰淮夷之地不一此章是淮南之夷下章是淮北之夷然此

篇伐淮夷下篇伐徐雖徐亦近淮而徐夷與淮夷自二也南

邦在周初爲荒域今江浙閩粵以及苗獯等地皆羈縻之統

於鬻熊惟近楚上游諸地析爲小國以封諸姬其時百蠻皆

少騷動故南國化行文武無用兵此地之文至宣王而多事

非宣王中興平治則南方不靖不待春秋時矣此詩美召公

紂平夷武功少紂疆里旬宣意重蓋美其君臣能繼文武召

公故竝述君命與召公對答之言而以作召公考明明天子

雙收終之曰矢其文德洽此四國詩人固非徒侈平淮夷之功也文武受命召公維翰卽此可知召公布文王之化至於南蠻荒服之地此甘棠所以遺愛歟後世奏凱紀功頌揚之詞罕有如詩人者豈獨臣工見不及此抑其內安外攘所由來者異耳召公疆里至於南海蓋於是南土盡屬周疆爲後世吳越閩廣之所由肇夫子錄此美其君臣亦以見天下大勢日漸開闢之故

折衷曰虎之式闢四方至於南海其功偉矣然詩未嘗侈言之當經營之初已期庶事靡爭銷兵革於不用暨式闢之後惟事疆理旬宣奠生民于永安至其錫命對揚君惟訓臣以忠孝臣惟告君以道德三代君臣之際所以互相勸勉者此足

以見焉

中興與創業
事似所以必
徐方也
武之謂
附解已
其鉅用兵
及王猶
備極詳
有英
驚之氣末終
以和平之音
事業與文章
均妙矣

赫赫明明王命卿士南仲大祖大師皇父整我六師以脩我戎

音既敬既戒惠此南國賦也赫赫威嚴明明光顯也萬時華曰夷厲以來威靈不振宣王奮然親總六

師如雷霆乍驚日月重朗是也王命親命之也卿士舉其官見其爲王之親臣也大祖始祖此下六句皆王命之之詞大師皇

父之兼官皇氏父字蓋傳世稱之者也言淮夷不靖王赫赫明明震怒興師乃命卿士皇父曰南仲昔佐文王著有武功實爲

爾之大祖爾今又爲大師世臣勳臣惟爾是任今淮夷不法南方騷動爾其整我六師以脩我戎敬慎戒懼順此南國之望也

王謂尹氏命程伯休父左右陳行戒我師旅率彼淮浦省此徐

土不畱不處三事就緒音渚○賦也尹氏吉甫也程畿內邑在豐伯爵休父名也皇父大將故王親命

休父副之故令尹氏命之也左右陳行副中軍也浦水濱使休父將前軍先行循淮濱以覘徐土也萬尙烈曰淮在徐南其勢

相倚此徐夷逃匿之所王師自西北來若惟直搗順攻不爲東南塞截之計彼將愿淮浮海而遁故命將之初卽定策循淮浦

以省之使不得越淮南奔卽後所謂截彼淮浦者也畱逗畱處久處三事三卿之事天子自將三卿居守三卿從行司馬掌戰

伐司徒比卒旅司空平道塗治營壘牧誓曰嗟我友邦冢君御
事司徒司馬司空是也兵貴相連故戒以勿遲畱久虎早如計
行比天子之來而三事所掌莫不赫赫業業音有嚴天子王舒
就緒矣所謂先人有奪人之心也

保作匪紹匪遊徐方繹騷

音搜

震驚徐方如雷如霆徐方震驚

賦也

業業敬也嚴威也舒從容意保安作行也紹緩也繹絡繹騷擾
動也承上言王命將已定乃率眾親征赫赫然業業然人皆畏

敬有嚴之天子矣而王乃從容安行非故爲遲緩亦非遨遊自
適也蓋此行因徐方絡繹騷動故親征以震驚之豈必兼行疾

馳哉但王一親行卽如雷如霆徐方已震驚矣蓋王奮厥武如
徐方恃其險遠不意王之親征故聞風而已震驚王奮厥武如

震如怒進厥虎臣闕如虢虎鋪敦淮漬仍執醜虜截彼淮浦王

師之所

賦也闕勇貌虢虎之自怒言將自忠奮非激而怒之也鋪陳敦厚其陳也漬厓仍就截堵也言天子至淮而

徐猶不服故震怒奮武移師前進爪牙之臣勇如怒虎厚集其
陳於淮漬而時出奇兵以執其醜虜天子又以王師居於淮浦
而截其去路彼欲拒不能欲奔不可所以服也前言王旅嘽嘽
由江漢以伐淮截淮夷之後此又截徐戎之後也

如飛如翰如江如漢如山之苞如川之流緜緜翼翼不測不克

濯征徐國

賦也。嘽嘽眾盛貌。翰羽苞固濯洗也。凡戰陣之法，分合動靜縱橫奇正而已。王師眾盛當其分也。如飛如

翰兩翼並張及其合也。如江如漢，二水交會時而靜也。如山之苞不可搖時而動也。如川之流不可禦縱而計之，縣縣相續不絕橫而觀之，翼翼比附不亂。當其用奇變化無端，不可測也。當其用正紀律嚴明不可克也。用以洗徐方之汙染而征之，咸與維新。此爲正。王猶允塞徐方，既來徐方，既同天子之功。四方既其不正也。

平徐方來庭徐方不同王曰還歸

賦也。猶謨也。允信塞實庭朝還歸班師而歸也。承上言徐

方服矣。而所以服徐者，則不專係乎戰也。由平日王之德政信實而無詐僞。徐方僻遠，早蓋未知。今見天子如此，遂來服而自同於諸侯。此天子之功，非武臣之力也。徐方服則四方皆平。徐方來庭，徐方感於王猶之允塞而革回邪之心也。天子初意原欲服其心而非黷武。徐方不同王曰還歸，無多求矣。此則所謂正人之兵，所以爲常武者也。

常武六章章八句

宣王自將以平徐而詩人美之

附解徐伯益之後也而淪於東夷一叛於三監流言之時再叛於伯禽就封之日穆王失馭遂爾僭號其負固可想矣宣王

指斥弊政痛
哭流涕可謂
切矣玩其詞
豈宗戚老臣
之作歟不然
何言之直也
且王亦豈不
譏之屢言

以其屢服屢叛故親征以威之蓋夷性難馴綏之以德德立而不知恩則生狎臨之以威威行而乃畏服則施恩王之初行也卽命大師敬戒以惠南方爲安民計非爲耀武計也其繼又從容而行期於止其繹騷但令震驚朱氏善所謂先服其心者是也徐旣怵兵威乃知天子平日以德懷柔非不足於武者而來同來庭自不容後詩人以爲此德威竝立即馭制遠夷之道故名之曰常武而前人之說尙未全也

瞻卬昊天則不我惠孔填不寧降此大厲邦靡有定士民其瘵

賦也填久厲亂瘵病也

蟲賊蟲疾靡有夷屆罪罟不收靡有夷瘳也蟲賊害苗之蟲自外來曰賊自內生曰疾夷平屆止罟網瘳愈也言昊天不惠甚久不寧矣國政大亂無一定之經士民皆受其病如穀之受害有蟲賊焉有蟲疾焉內外交病靡有平夷止極之期如張網羅以陷人於罪而日夜不收則民之病無有平愈之日矣此章總

天以棟之終
以皇祖感之
冀之者深矣

冒下

人有土田女反有之人有民人女覆奪之此宜無罪女反

收之彼宜有罪女覆說之

賦也反覆收拘說縱也此乃入小人亂政殃民言先王分人以上土田民人

所以崇德報功也必有其罪然後褫之今則人之土田女無故而反有之民人女無故而反奪之此宜無罪女反收之則善人無所容身彼宜有罪而女覆脫之則惡人日益縱肆此其所以大厲而為士民瘵也

城懿厥哲婦

房以反

為梟為鴟婦有長舌維厲之階亂匪降自天

生自婦人匪教匪誨時維婦寺

賦也哲智也城猶國也哲婦蓋指褒姒傾顛覆懿美也梟鴟惡

鳥長舌多言也階梯時是也寺人奄人也此乃申明蝨賊蝨疾之事言男子為國家之主故有智則可成城若婦人陰干陽位

逞其私智則足以傾城今美其哲婦以為可用而不知其為梟鴟此婦長舌能辯亂是非維厲之階然則亂匪降自天也特生

自婦人耳夫婦人何能亂國彼固以夫君為依歸者乃不教誨之而維婦寺之言為是是以得階亂也寺人與婦人常相倚為

奸故鞫人忮忮譖始竟背豈曰不極伊胡為慝如賈三倍君子

是識婦無公事休其蠶織

賦也鞫窮忮害忮變也譖不信也竟終背反極至慝惡也三倍獲利之多

識志同公事朝政休息也承上言小人婦寺以其智辯窮人其
心忮害變詐既譖妄於前至後而其言不驗則又背其前說以
自解此其為害豈曰不極乎而信任之者則曰伊何能為害是
以其黨益熾競為指克之行如賈收三倍之利古君子有言婦
人無公事今則休其蠶織而干預朝政矣天何以刺何神不富方二反舍爾介狄維予

胥忌不弔不祥威儀不類人之云亡邦國殄瘁

賦也刺責富猶福也介狄猶言

大惡蓋齒小人於狄也胥相忌害弔憫殄盡瘁病也承上文而
惕以天災言神天庇民今天何以責爾王神何以不富爾王因
王舍爾為大害之人惟予胥忌是以天不弔之神不降祥非天
與神無恩實由王威儀不類現已賢士無人邦國不久而將殄
瘁矣將奈何哉天之降罔維其優矣人之云亡心之憂矣天之降罔維

其幾矣人之云亡心之悲矣

賦也罔不正謂小人也幾危也承上言小人道長君子道消天降罔

類甚多矣正人安得不亡我是以心憂而不可解天降罔
甚危矣正人已亡勢安可久我是以心悲而無如之何

感沸

檻泉維其深矣心之憂矣寧自今矣不自我先不自我後

音藐

藐昊天無不克輦

音

無忝皇祖式救爾後

興也

感沸湧貌檻泉

鞏固也以泉之日出喻亂之日甚不先不後適當其時也欲救不能欲恕不忍所以心憂又言昊天雖遠而神功不測雖壞亂之極無不能鞏固之者苟能改過自新無忝皇祖則已往不諫來猶可追式救爾後不至於殄瘁也此作詩之本意

瞻卬七章三章章十句四章章八句

幽王嬖褒姒任小人忠臣被斥爲此詩以

刺小人而冀王之改過弭亂焉

附解序刺幽王大壞朱子亦曰刺幽王致亂然詩一起卽言天降大厲次言人有土田民人女有且奪之則爲指斥小人之詞顯然矣三章承出哲婦言小人由褒姒而進四章言小人情狀剝民罔利褒姒內爲之主五六章仍歸到天降大厲由小人得志君子罹殃則小人倚褒姒而專政不特剝民亦禍賢士末章乃歎禍日益深已遭其難冀王法祖補救曰女曰爾皆謂小人也何嘗明斥幽王而刺之傳註誤會語氣曲爲

周家封建諸侯各君其國各子其民惟賴天子有道能主禮樂征伐之權乃可賓服由王無道諸侯背散所以疆宇日蹙而此詩所太息也

之說又或以爲專刺褒姒寺人帶說皆非玩舍爾大狄二句作者蓋已被斥去位而猶冀王改過救亂忠厚之至也惟作詩者已去位故此詩未嘗告王而但私作以刺小人且欲王聞之而感悟耳

旻天疾威天篤降喪瘕我饑饉民卒流亡我居圉卒荒

賦也篤厚瘕病

卒盡也居國中圉邊陲也言仁覆閔下謂之旻天今則疾威可畏蓋天既厚降我以喪亂病我以饑饉人民盡皆流亡中國邊陲莫不荒蕪不天降罪罟蟲賊內訌昏椽靡其潰潰回遁實靖

夷我邦

博工反○賦也訌潰也昏椽昏亂椽喪之人謂刑餘也共恭同潰潰潰散亂也回遁邪僻靖治夷平也承言天所

以降罪者由於蝨賊自內而生小人昏椽不共其職而潰潰回遁乃以之執政欲其治平我邦旻天安得不疾威

皋皋

訛訛曾不知其玷兢兢業業孔填不寧我位孔貶

賦也皋皋愚頑傲慢訛訛

煩言讒謗玷缺也填久也承言小人潰潰回遁之實小人皋皋訛訛曾不自知其玷而是己非人兢兢業業敬慎之流甚久不

寧矣而我位亦加貶黜
蓋其毀正排賢若此

如彼歲旱草不潰茂如彼棲苴

洪武正韻音阻

我相此邦無不潰止

賦也潰遂也棲苴水中浮草棲於水上者相視潰亂也止語詞承上言君子無所容

身如彼歲旱草不遂茂如彼棲苴枯槁無
色我視此邦無不潰亂者蓋小人甚多矣

維昔之富不如時維

今之疾不如茲彼疏斯稗胡不自替職兄斯引

賦也時是疾病疏粗糲也稗精

米替廢也職專主也兄况同引引用小人承上言於此之時君
子貧而小人富且受其害昔時朝臣亦有欲富者不如今小人

之甚君子亦有受害者不如今之病譬諸禾稼小人特
疏與稗耳何不自量早辭職而况又引用小人於朝乎池之竭

矣不云自頻泉之竭矣不云自中溥斯害矣職兄斯引不裁我

躬

比而賦也頻當作濱厓也溥廣引大也池水之所鍾也其竭必由外之無水而今不自頻竭喻禍由內生指褒姒也泉水

之所發也其竭由內之不出而今不自中溥喻禍由外生指小
人也本內寵小人互相為害反易其詞以言之忠厚之旨也現

在害已溥矣况若等專務更益
大為害有不害及我躬者乎

昔先王受命有如召公曰辟國

百里今也日蹙國百里於乎哀哉維今之人不尙有舊

音忌○賦也先

一謂宣王也受命謂中興召公謂召穆公也爲宣王式辟疆里
之事蹙促也此乃陳先王用人之明效以冀王之覺悟也言昔
先王受命中興有如召公助王宣化日辟國百里曾幾何時今
也日蹙國百里乎於乎哀哉遺澤未遠維今之人不尚有舊臣
如召公者乎苟一旦起而用之則依然中興之業也奈
何不然哉不尚有舊上文所謂兢兢業業之流是也

召旻七章五章章五句二章章七句

幽王棄賢用奸饑饉喪亂詩人憂傷而作

此以悟王

附解篇名召旻朱子曰因其首章稱旻天卒章稱召公故曰召

旻以別於小旻是也詩意與前篇大略相同而此章指斥內

寵小人互相固結賢士無所容身尤切觀我位孔貶不裁我

躬亦忠臣被黜者作而無顯刺幽王之語終之以今人尙有

舊臣欲王替小人而用之其忠厚與前篇類末以召公爲言

者周家諸侯各理疆土原有易於跋扈之勢全賴天子總禮

樂征伐之權召公佐宣王中興觀江漢所咏之事見公能承
宣王之德式辟四方疆里至于南海王因以中興幽王若能
任用賢臣以撫諸侯則雖嬖褻似猶不至大亂故特言之曰
蹙國百里以諸侯多畔悚之忠臣不得已之苦心也陳氏傳
良曰周南係於周公召南係於召公豈非化之盛者必有待
乎二公也至於風之終係以幽雅之終係以召旻豈非化之
衰者必有思乎二公也其言夫子編詩之意自合

蕩之什十一篇九十二章七百六十九句

大雅之終繫以幽厲而中多宣

王中興之詩蓋以文武厚澤不容遽斬先之以厲國幾危而復興繼之以幽亂彌甚而不滅此以見文武之澤之長而當其昏亂忠臣賢士反復陳詞冀以挽救作人雅化奕禩未艾尤足以觀此固聖人編詩之意而不特以其詞莊嚴愷切乃繫之於大雅也

詩經恆解卷之五終

詩經恆解

晚年定本

詩經恆解卷之六

晚年定本

雙流劉

同門諸子參校



頌四

頌古容字通用大序曰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也而考之此書亦不盡然周公當太平之後制此

以為樂歌頌先王先公及羣神歸美於神明先德而其後遂相沿頌禱君親等皆謂之頌張老發趙文子成室亦曰善頌

禱矣故夫子以商魯附焉周頌三十一篇鄭康成謂作於周公攝政成王即位之初蓋因國語時邁思文為周文公之頌

王褒云周公詠文德而作清廟故云然也然今考其詞義殊不盡然則當各以本文斷之而不必拘牽先儒之說至列魯

於頌孔子所以思周公之德文武之功所以成也次商於魯所以明征誅之局禪讓之德無以愧也

周頌清廟之什四之一

於穆清廟肅雝顯相濟濟多士秉文之德對越在天駿奔走在

廟不顯不承無射於人斯

賦也於歎詞穆深遠清廟賈逵曰肅然清靜也肅敬雝和顯光明相助祭

廟中樂歌主於頌揚先德然亦未嘗不勉勵子孫之

承先也蓋周
公制禮時所
作垂爲典耳

之公侯也濟濟美盛多士執事之人秉執對配越於也駿大而疾不丕同承尊奉也射數同斯語詞言於穆哉清廟其助祭之公侯皆敬且和而凡執事之多士又無不秉文之德其德之合既可對越其在天之神而其執事之敬又駿奔走於在廟之際所以然者文德久而愈光明故人心久而愈尊奉無有厭射於人也蓋神之靈靈以德德至而人心嚮之非徒廟祀尊嚴也然人之德不足以合神則亦無以知神之盛詩言文王之顯承而先言肅雝秉德所以發明文之德在人人之德契於文彌久而彌光天人始終一以貫之矣

清廟一章八句

周公奉成王朝諸侯於明堂因率以祀文王之樂歌

附解序謂周公既成洛邑朝諸侯率以祀文王或曰成洛而奉成王見諸侯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昊天上帝其說尤長蓋詩意重美文王止首句贊美清廟下言今日之肅雝顯相濟濟多士莫非秉文之德對越駿奔在天在廟之靈若或使之以此見文之顯承人心自然無射是合萬國之歡心以祀其

顯德在身心無可名言至爲深遠德造乎純其穆亦如天不
顯字與上篇字不同者上篇與不承連文自當如書所云讀
此篇與於穆對言明是說德在身中原是不顯者故先以於
乎歎詞起言文王不顯之德人不能窺見也而其德之純乃
亦如天之穆先儒以豈不顯詰此詩而於不顯維德又云借
以爲幽深玄遠之意以下文無聲無臭之喻不能易其詞也
夫心性之理安有顯而易盡者聖人著於外者不過言行動
靜雖可觀德豈能盡德之全先儒避忌空玄之說將聖人心
性之功俱說向外邊然無解於淵淵浩浩江漢秋陽等義也
苟不明正之天下人馳驚於外者無已卽檢攝於外者亦不
能詣中和之極其禍豈淺鮮哉

維清緝熙文王之典肇禋迄用有成維周之禎賦也清清明緝
祀迄終也此總上二篇言文德如是故其清明緝熙垂為典則
者曾孫所當法其肇造周室有此禋祀苟子孫篤守勿替久遠
終有成功是即
周之禎祥矣

維清一章五句

此承上二篇而終言篤之之事

附解以上三詩皆同時祭文之樂歌

折衷曰清廟初獻之樂維天之命受嘏維清送神愚按其用雖
次第不可考而三篇文義相足其為一時之樂歌無疑序以
此章為奏象舞朱子曰詩中無象舞之意最為卓見蓋文王
雖有象箎南籥然詩未及之不得舍本文而別為之解也

烈文辟公錫茲祉福惠我無疆子孫保之無封靡于爾邦

博工反

維王其崇之念茲戎功繼序其皇之無競維人四方其訓

或讀為馴

諸侯助祭不特効職合萬國之歡心以事其先人孝

之至也故主人必有以酬之以神惠惠之以此詩奏而侑之若先王式憑酬之者然故列於頌而不列於雅也

之不顯維德百辟其刑之於乎前王不忘賦也烈美也辟公諸侯也祉福所止也封殖靡奢侈也王謂先王戎皇皆大也無競莫強也言此烈文之辟公今日來助祭事使我獲福則是諸侯錫此祉福而惠我無疆使我子孫保之也我將何以報哉亦惟願爾諸侯念先王之靈無封靡于爾邦則先王當崇尙而福之又念爾從前助定天下之大功願爾子孫繼序而益大之所以然者何也莫強于人爾能無封靡則四方其訓之莫隱于德爾能常保戎功則百辟其刑之要必法前王而行蓋我君臣相與保邦致治受福無疆皆前王之德也今日對越如在平日亦何可忘乎於乎念念體先王可也

烈文一章十三句

成王卽政諸侯來朝助祭三獻尸後主酌酒獻賓歌此詩以美之

附解序曰成王卽政諸侯助祭朱子謂詩中未見卽政之意然頌作于成康之時若成王卽位諸侯祭而無樂歌則後當不復有之矣且篇中詞義森嚴和婉非周召之徒莫能作蓋成王時諸侯助祭之詩而後遂以爲凡諸侯助祭之樂歌朱公

士業發祥之
所必有望祭
祭必有樂歌
雖頌先王九
望子孫之保
之也

遷曰賓三獻尸後主人酌酒獻賓歌烈文序說非誤毛鄭之
解之者誤也或以爲成王祭宗廟而獻助祭諸侯之樂歌九
爲簡明從之義見頂批

天作高山大王荒之彼作矣文王康之彼岨矣岐有夷之行

反子孫保之

賦也天作猶言天造地設高山謂岐山也荒治康安也岨險僻之意夷平行路也言天作此高山以

待我周而大王始荒之既作之于前矣而文王復安之於是拔山通道大畏小懷彼岨險之岐山其行皆成坦道雖創自大王而文王實成之子孫具兢業保持世世勿替也

天作一章七句

此祭岐山之樂歌

附解序以爲祀先王先公然詩只有大王文王而無先公朱子

以爲祭大王而遺文王二者殊爲偏漏自漢唐以下諸儒大

抵皆從序說然祭先王何以獨言岐山蓋周之王業由大王

遷岐而始盛文王益光大之後得天下於巡方祭嶽之外更
祭岐山如今報祭長白山之類作此以爲樂歌易曰王用享
於岐山卽此詩可知矣其竝及文王者文王大王之孫以德
承祖無意於求福而子孫光大成王文之孫也今以岐爲發
祥之所豈知大王非擇而居之若非文王有德豈及此乎以
此明子孫保之之意耳

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成王不敢康夙夜基命宥密於緝熙單

厥心肆其靖之

賦也成定也二后文武也成王名誦武王之子也基積累於下以承藉乎上者也宥宏深密靜

密於歎詞單盡也靖安也言昊天眷德本有一定之命二后能受之而成王繼二后之烈惟恐失墜不敢康寧夙夜基天命於宥密之中於哉其德繼續而光明盡其心以承文武故遂安定天下亦能受昊天之命也

昊天有成命一章七句

此祀成王之樂歌

成王之德略於書而詳於詩此章尤爲簡盡

附解序說郊祀天地朱子從國語及歐陽公之言斷以爲祀成
王無可疑者成王世稱令主其德人多不知此詩實已發明
至矣惜罕有能識者命者何天之理而我之所以爲德宥密
人身太極之所也天地之理氣流行不息而其主宰渾然動
而無動靜而無靜萬古不窮者所謂上天之載也人受天地
之中以生得天之命爲我之性未生以前渾然在中者與天
地同故人性皆善旣生以後氣質拘而七情擾非復受中之
本然故必有復性之學知宥密而基命於此緝續而不已光
明而日新單心不留一隙之疏主靜立極之要盡矣成王之
德如是則周公之教而文武聖學之的傳世儒以宥密爲心
而已不知心在後天不能純乎天性養性者退藏此心止於

其所一念不生萬象渾忘至虛至靜而中致矣一或動而爲
言行一切以禮準之是則擴充非則克治此動察也誠意也
卽所以致和也要惟靜存者有主然後動察者無疏靜者動
之本而靜非強持此心也養浩然之氣必先有諸己而後充
實光輝化神以次而幾基命宥密至虛至靜而浩然之氣生
焉故不動心必由乎此孔子之立與不惑至不踰矩其功皆
自此爲基緝也熙也則基命之久而理純自然不息性體虛
明自然光輝然猶曰單厥心何也性心之體心性之用心純
乎性固已動靜皆天理矣然虛靈之用逐物而易遷故曰人
心惟危純一之性有感而易雜故曰道心惟微聖人於理精
且一矣猶必允執其中不以爲德至而無煩敬慎也單厥心

者動靜交養務盡其心夫文王之德不過緝熙敬止而成王亦如是可不謂至德乎三代以下三教分門只因不知宥密所在卽有知之者亦不能循序深造盡其始終本末之功孔子曰成性存存道義之門聖人洗心退藏於密大學曰至善中庸曰天下大本皆謂此也曰元化丹鑪曰性海法竅名稱甚多無非以宥密爲天人所共不敢名言設爲譬喻而儒者不察以虛無清寂爲異端不知其乃言存養之功耳心不可以強制必至虛而後寂然無則虛之至矣至清而後理純靜則清之極矣夫豈謂人倫日用皆虛無擲之哉聖人與天合德極於無聲無臭亦不外此四字故佛曰空子曰屢空言其虛明耳道曰玄言虛明之妙耳誠者實有此理於身人所得

於天曰德天地人止此一理如路然故曰道曰性人所以生之心曰仁天地生生之理而豈外此有他途哉因僧道怪妄而咎歸佛老將因儒生不肖而咎孔孟乎世俗相沿以偽亂真至使人人所有之理人人所能爲之事視爲畏途於是天地人合一之旨不明安得不詳辨之

我將我享維羊維牛

音疑

維天其右音暗之儀式刑文王之典曰靖

四方伊嘏文王既右饗之我其夙夜畏天之威于時保之

賦也將奉

天至尊也惟聖人立德以承天而天之功乃就此所以祀天而以文王也然文王豈遂與天配哉小心翼翼昭事上帝文之德也畏天之威于時保之子孫

享獻羊實柴之羊也周禮羊人凡祭供其羊牲是也先柴而後獻故羊先於牛右饗右神位西而向東故在饗右儀威儀式制度刑與型通法也伊語詞嘏錫福也言我有所將享以祀上帝所將維何羊是也所享維何牛是也天道高遠或者降鑒而在饗右乎夫天亦何所私於我也我昔文王能代天以垂法我今威儀制度一法文王之典日以安靖四方爲念伊錫福之文王既在右而享我祭矣天其獨棄我乎然我雖冀天之享實不敢妄期必於天亦惟夙夜敬慎畏天之威于時保之庶幾不悖文

體文德以事天者也

王卽不至獲罪于天也

我將一章十句

蓋季秋祀上帝于明堂而配以文王之樂歌

附解孝經曰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所以發明德莫大於孝意其實乃郊天而以后稷配祀天于明堂而以文王配也儒者倒其詞謂此詩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抑思詩首稱將享牛羊維天其右之言物薄而意微未敢必天之降也下文儀式刑文王云云乃轉一解言天昔日不棄文王我今刑文之典日靖四方文王既享想天亦必享我然其冀天之享不過愛天之誠而敬畏則不敢懈以此庶保天威是其意專於享天而藉文之德以邀天眷是所以配以文王之故也經義甚明諸儒何用曲說天地之氣機一陽

生於子而老於南河圖所以天地定位於此四時之氣化生
於東而成於西冬至祀天於圜北一陽之始生氣所胎配以
后稷生之始也稱天以其氣言季秋祀帝于明堂萬物所悅
成功之地配以文王德之成也稱帝以其神言古人祭祀必
有配享天地至尊必以功德之配天地者配享之其實周公
制禮之意義主於敬天地非徒誇耀其先人否則瀆天且誣
其祖矣諸儒之說多非茲不悉辨

山川百神分

時邁其邦昊天其子之實右序有周薄言震之莫不震疊懷柔

者故首言昊

百神及河喬嶽允王維后明昭有周式序在位載戢干戈載橐

以得祭山川

弓矢我求懿德肆于時夏允王保之

賦也時巡狩之期書曰六年五服一朝又六年王乃

武修文以安

時巡是也邁行也邦諸侯之國右尊也尊之於諸侯之上序次也次之於歷代帝王之列震動疊服懷來柔順允信也在位指

享之也而豈徒求諸祀禱

凡有位者載語詞載斂橐韜肆陳布夏中夏也言人君以時巡狩遠至諸侯之國代天布化昊天其子之乎天亦何私惟能安民者則子之今天實右序有周使天下人震動維新天下固莫不震服矣而予則益加寅畏惟恐不當天意故因巡狩而告祭懷柔百神及于河之深嶽之喬無不敬禮庶乎信可以爲天下君乎我明昭有周奉天以治世凡在位者皆度德量能式序之焉而干戈弓矢戢橐不用惟求懿德之人布於中夏以敷王化祈神相之庶乎信可以爲王而爲百神所保乎

時邁一章十五句

武王克商巡狩祭告山川所作而其後遂爲巡狩祭告之樂歌

附解春秋傳曰武王克商作頌曰載戢干戈而外傳亦以爲周文公之頌詳味詩言爲武王巡狩祭告山川之詩無可疑者而曰其子之允王維后允王保之皆自謙希冀之詞蓋不敢謂天誠子之神卽保之也天子人神之主愛民如子者未有不敬天巡狩以周知下情故時邁而冀昊天天子之天心眷屬然後人心益固故有序震之天下斯莫不震疊民安而神懷

乃無愧於后其所以協乎神人者則由以懿德式序在位偃武修文也此見武王所以得天下治天下者皆無愧於心而兢兢惟恐不當天意未嘗自詡也後世創爲封禪之舉黷天誇功誕妄無禮而託於聖經賢傳其僭誣不亦甚乎夫天子奉天出治卽已治已安猶恐一夫不獲盈滿爲災堯舜三代至治極隆未嘗曰吾德已至無可議也而陋儒乃謂大平功成告成於天援禮器因名山升中于天句爲證夫升中之禮卽柴望之事而豈必登泰山禪梁父玉檢金泥以誇功哉天人一理心理無愧天自享之奚俟登高而天始知鄭孔諸儒無識貽誤後人而諧臣媚子從而附會之可恨可笑至呂叔玉以肆夏卽時邁因有肆于時夏之語然亦未見其必然也

文武創業而
成康守成其
功德等也凡
廟于祖廟必
祭則必有樂
歌此詩蓋頌
成康之樂歌
疑其後凡廟
主則歌之欲
後王法成康
也然不可考
矣

執競武王無競維烈不顯成康上帝是皇自彼成康奄有四方

斤斤其明

彌郎反

鐘鼓喤喤磬筦將將降福穰穰降福簡簡威儀

反反既醉既飽福祿來反

賦也執競自強不息之意烈功也不

而大將將聲和而清穰穰多也簡簡大也反反猶翩翩安詳之
意來反反覆而不窮也言執競之武王無與爭烈而不顯之成
康克繼其緒于上帝立君立師之意益光而大之自彼成康奄
有四方不敢以治安為喜敬慎小心保其明察今日入廟而將
事鐘鼓喤喤磬筦將將莫非成康守成太和之韻以此祖廟
而凝天休降福穰穰具多且降福簡簡其大助祭之臣威儀反
反贊襄盛儀既醉既飽樂成康之澤於無窮以此福祿來反也
周制七廟親盡則祧而文武有世室不祧文武創業者也成康
守成德足以繼文武
故有此樂歌以頌

執競一章十四句

此祭成康之樂歌守成有令德克紹武王故頌之以為凡守成者勸

附解序以為祀武王鄭孔諸人從之歐陽永叔始駁其謬朱子從之斷以為祭武王成王康王然合祭三王于義無考篇中

不祧之廟其樂歌止頌其稼一事而不多陳其德蓋古人之賢實如此

再言成康意重其守成有令德克紹武王以此享上帝而致福祿甚明至呂叔玉以此詩爲樊遏渠亦無以見其必然蓋九夏之詞皆不可考矣而獨肆夏樊遏渠爲此章及前後二詩其名又異安得輕信之韋昭又以邁爲韶夏亦臆說也

思文后稷克配彼天立我烝民莫匪爾極貽我來牟帝命率育無此疆爾界陳常于時夏

賦也思文以敬慎之心保文明之德思所以作容容所以作聖也立成立

人無食必死故謂粒食爲立極至也來小麥牟大麥也率遍育養陳布常倫常也言思文之后稷克配彼天立我烝民其德至焉天生民而欲養之非有能輔相天者不克全其功后稷則辨五穀而貽我來牟帝命率育斯人無此疆爾界皆得安養然後陳布倫常之理于中夏蓋養爲教本五倫之道非率育不全也

思文一章八句

此祀后稷之樂歌

附解生民之詩陳后稷之事以告成王此頌其德祀以配天文

義顯然故諸儒無異說惟鄭箋謂立當作粒未知立字之義
又歐陽公謂來牟爲麥他書無見直毛鄭二家臆說王應麟
辨之甚詳當從王氏至呂叔玉以此爲渠或又謂卽納夏皆
臆說闕之

清廟之什十篇十章九十五句

周頌臣工之什四之二

臣工已經理
勸農一切之
務而天子特
治其成然不
敢以農事旣
修卽有康年
故祀以求神
相也祈先農
而推本于明
昭上帝上帝

嗟嗟臣工敬爾在公王釐爾成來咨來茹嗟嗟保介維莫之春
亦又何求如何新畬於皇來牟將受厥明明昭上帝迄用康年
命我眾人唐乃錢鎛奄觀銍艾賦也嗟嗟重歎以祈鑒也臣工
允釐百工成成功咨訪問茹度也保介農官之屬田二歲曰新
三歲曰畬於歎詞皇美也來牟見上篇明上帝之明賜迄竟也
康年猶豐年眾人甸徒也痔具也錢銍鎛鋤也一作鑄銍鏹也
艾穫也歎息而言臣工敬其在公無敢荒豫者王復親耕以治

神之主也

其成猶恐未得乎土宜人情之利也來咨于眾來茹于己其勤如此豈有他求哉嗟嗟保介之儔勤動不恤值茲春暮亦又何求但念新畬之田初經墾治未知所產如何耳第即目前之象而論於皇之來牟榮滋日盛似將受厥明者然未可必也伏願明昭上帝終賜我以康年我將命我眾人疇乃錢鏹奄觀鉅艾期其必有獲也

臣工一章十五句

王耕籍而祭先農之樂歌

附解序謂諸侯助祭天子遣之于廟義甚迂曲朱子以為誤而曰戒農官之詩後儒謂戒農官當列于雅何次于頌或以為祭先農之詩甚得其解國語曰農祥晨正日月底于天廟王乃使司徒咸戒公卿百吏庶民司空除壇于籍命農大夫咸戒農用王即齋宮三日及期鬱人薦鬯犧人薦醴王裸鬯饗醴乃耕籍此則戒臣工而釐爾成之實事也蓋先農始稼穡以利民者天子述己君臣勤農之意以告先農庶幾鑒而相

祈穀禮終歌
此以頌惠
而為欣幸慰
籍之詞亦以
勸也

之迄用康年先儒不得其解是以疑竇叢生也

噫嘻成王既昭假爾率時農夫播厥百穀駿發爾私終三十里

亦服爾耕十千維耦

古音魚矩反。賦也。噫歎詞。獨舉成王。康王將祈穀卜于成王之廟也。昭明也。

假與格通至也。爾謂農官時是駿大發耕也。私私田民忠於上則曰雨我公田君惠其民則曰駿發爾私見成王之愛民方里而井三十里極言其廣萬盈數也。十千維耦極言其多不可拘泥耦二人並耕也。康王卜郊受命于祖廟作龜于禰宮龜卜既從而作此樂歌曰噫嘻成王既昭格而許爾矣。當率時農夫播厥百穀不特籍田公田為急當及時駿發爾之私田終三十里之廣亦服爾耕十千維耦并力齊心無有棄地庶乎不虛神惠蓋既祈於上又恐農疏於業故奏此樂歌以勸之。

噫嘻一章八句

康王卜郊作龜于禰宮而述己祈穀之意作此樂歌

附解序謂春夏祈穀于上帝歷代諸儒遵之朱子以為誤而目

為戒農官之詩然詩列于頌則樂歌耳非以詩戒農官也本朝

欽定折衷援禮記卜郊受命于祖廟作龜于禰宮及春秋傳益

二王之後隆
以賓禮於其
來助祭也必
特燕之此詩
及有客是而
微子九賢夫
子錄此以見
之

獻子之言啓蟄而郊郊而後耕謂康王作龜于禰宮作此良
是蓋郊有二日至之郊不卜祈穀之郊則卜春秋襄公七年
卜郊不從孟獻子曰既耕而郊宜其不從也卽此詩之事康
王卜郊受命成王之廟卜之而從故作此以頌竝諭臣工明
神惠必需人工當及時爲之被雷管弦凡祈穀卽奏之也

振鷺于飛于彼西雝我客戾止亦有斯客在彼無惡在此無斃

庶幾夙夜

豫音

以永終譽

興也振夏其羽鷺白鳥雝辟雝在西郊故曰西雝卽所謂澤宮也客微子賓王

戾止來燕于澤宮斯指鷺也彼微子在我之國數厭也言振鷺于飛于彼西雝以潔白之姿親文明之澤我客戾止亦有斯客蓋其志行之修潔不自今始矣其在彼國則人安其化無惡之者其在此則人敬其德無厭斃之者尙冀永修厥德庶幾夙夜弗懈以永終其名譽美而戒之也殷尙白故以鷺喻

振鷺一章八句

微子來助祭而燕于澤宮奏此樂歌以美之

附解序曰二王之後來助祭諸儒無異詞惟取興西雝不得其
解李安溪謂初立學宮祭樂祖瞽宗之樂章我客謂來學之
士然以學者爲客究於義不協按辟雝卽西雝無可疑者記
曰天子設四學辟雝卽成均也東膠卽東序也瞽宗卽右學
也周之學成均在中其左東序其右瞽宗爲太學虞庠在國
之西郊爲小學國老養於太學庶老養於小學記曰天子視
學命有司行事祭先聖先師焉卒事遂適東序設三老五更
之席夫天子視學則成均也命有司行事祭先聖先師卽祀
先賢於西學所謂祭於瞽宗也卒事適東序設三老五更之
席卽養國老於東膠所謂視三老五更於太學也天子將祭
選射於澤宮中多者得與於祭中少者不得與於祭此蓋微

子來朝適逢祭期隆以賓禮不在選射之例故作此樂歌燕而頌之以振鷺爲比殷尙白也非二王之後皆來畿外諸侯無必來助祭之禮諸儒謂來助祭未嘗大非而李氏竟以爲祭於瞽宗則無以證其禮之必然韓文公學宮詩亦用振鷺朱子亦以西雝爲澤宮蓋皆心儀其然特未悟二王之後所以特燕于此之故朱子曰看此文意都無告神之語恐是獻助祭之臣不知燕于澤宮雖爲祭而設然猶未逮事神故不及告神語二王之後助祭未必二國恰逢祭日東樓公之賢無所考詩言無惡無射終譽是本有德而有譽故勉以終譽非微子不可以當以振鷺之雍容潔白喻其容爲殷尙白故自當指宋公也禮記曰客出以雍徽以振羽卽此詩可想見

報享神功以
烝祖妣洽百
禮爲幸非自
喜溫飽而已
也

此亦樂歌也故列于頌

豐年多黍多稌亦有高廩萬億及秭爲酒爲醴烝畀祖妣以洽

百禮降福孔皆

賦也稌稻也黍宜高而喜晴稌宜下而喜雨黍稌皆多是雨暘時若高下皆收也藏粟曰倉藏

米曰廩高廩富室也十千曰萬十萬曰億穀之數也陳粟曰秭新穀繼陳穀而藏之所謂餘一餘三陳陳相因也藏穀既多不止爲食并爲酒醴烝進畀予也洽百禮百禮俱需酒食以和合之也皆遍也百禮既洽則神之降福甚遍也盛稱豐年之美以頌神惠是所以索祭而報饗之也

豐年一章七句

此秋冬報祭之樂章

附解序謂秋冬報也王安石以爲祭上帝陳祥道呂東萊謂秋報爲大享明堂曹粹中謂秋冬大饗及祭四方八蜡天地百神無所不報同歌是詩朱子定爲報賽田事之樂歌蓋指田祖先農方社之屬然詳觀此詩言饗祖考洽羣神百禮咸備

考祀典秋冬大亨于明堂上自天地下至方蜡靡祀不舉則曹說爲甚優矣國語觀射父曰日月會於龍甬土氣含收天明昌作百嘉備合羣神頻行國於是乎烝嘗家於是乎嘗祀百姓夫婦從其時享昭祀先祖合其州鄉朋友婚姻比爾兄弟親戚於是乎彌其百苛姸其讒慝合其嘉好上所以教民虔也下所以昭事上也其卽此詩之意歟

有瞽有瞽在周之庭設業設虞崇牙樹羽應田縣鼓鞀磬祝圉

賦也。瞽樂官無目者也。再言有瞽非一人也。言周庭者合六代之樂。樂官各有所專。肆猶先代之瞽亦在。

周庭也業虞崇牙見靈臺篇樹羽置五采之羽于崇牙之上周制也應小鼓田大鼓縣懸之也縣鼓亦周制鞀如鼓而小有柄兩耳持其柄而搖之則兩耳自擊磬石磬祝狀如漆桶以木爲之中有椎連底掎之令左右擊以起樂者也圉亦作敔狀如伏

樂以和神人而格上下言薦于祖廟不敢侈言功德也故但言眾音皆備先祖可以聽我言可以觀成而當時和平之治則讀者

可于言外得之矣

虎背有二十七鉏鋸刻以木長尺揲之以止樂簫編小竹管爲之管如遂併兩而吹之者也喤喤聲大肅敬離和也鳴相應也我客二王之後及諸侯助祭者成樂之一成也此詩該樂之全節而言始言有瞽升歌之人也諸樂器及簫管笙入之具也肅離和鳴先祖是聽堂上堂下備舉也永觀厥成合樂而舞亦入故曰觀也成則六成九成之成樂之終也我客多先代神明之後崇德象賢同觀厥成以是明和神人而格上下也

有瞽一章十三句

序曰始作樂而合乎祖蓋周公合前代之樂與大武竝行而爲此樂歌以祀先

王也

附解上天之載無聲臭而一元之理氣著爲萬物聲臭卽寓焉自人心多變幻失其至中至正之本原而形質所梏聲臭亦雜聖人中和位育祇是天命之性全備於身故存諸中者渾然粹然卽發於外者亦無偏駁樂之作也豈非以其德盛而化神自然現於歌舞者皆天機之洋溢哉易象雷出地奮爲

豫夫子曰先王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一元之氣
蘊於坤元蓄之者深斯發之者大而由復至泰天地和平矣
至大壯而雷始作聖人仁育義正萬物得所矣又加以涵濡
薰陶迄乎人心習於中正太和成焉乃作樂崇德以事天祖
天地止此中和之極聖人與天地同德無毫髮之念不合乎
天故聲臭潛孚而祖考九聲臭之一貫者也周自公劉以來
聖人迭起仁恩覃敷至文武而和氣翔洽周公制作合前代
之樂與大武竝用以事神化民而又作爲樂歌俾人由其辭
知其義踐其義諧乎聲內有以養其中和外不至戾於禮法
較前代獨用一樂者不同雖先代之樂亦所用有時不一而
此詩則初作樂旣成合而歌之於祖廟非第二云合樂之器數

而已惟周公知樂必有聖人之德而後可享帝享親自黃帝
堯舜迄文武又皆聖人而爲天子凡樂之所以通乎天地神
明洽於人心物類者無弗備焉故合六代之樂以垂教後世
而且爲此樂歌以誌惜乎聖學失傳聖樂亦湮而樂之薦上
帝配祖考者人多昧昧矣噫

猗與漆沮潛有多魚有鱸有鮪鰈鰾鰻鯉以享以祀以介景福

魚第取之漆沮以爲先王之遺也天子未薦魚不敢先嘗而士庶可知當時阜成育物之治可想故以爲可介景福也不然一薦魚而遂希福祿哉
方墨反。賦也。猗與歎詞。漆且岐。周二水名。太王所居。於此取魚不忘本也。潛藏之深也。鱸鮪類。鰈鰾白鯈也。鰾鰾類。鰻鮓也。鯉類。白虎通曰。天子不親取魚。薦廟乃親行取魚。有其時有其制。魚食物之美者。故時薦必用之。而漆沮又發祥之地。魚備有之。以此明今日庶物繁昌。皆先人功德所遺。以之享以之祀。皆可以介福而民安。物阜之政可想矣。

潛一章六句

時薦禮也。薦必有樂。樂必有歌。薦魚其一端也。夫子存此以爲薦禮之法。

附解聖人事亡如事存既制爲祭祀之禮矣而又有隨時薦新

之典顧柔盛而外且及物命惟聖人有德於民民享樂利物亦不傷胎卵等患其生時功德甚厚其沒後遺惠尤多故子孫思其嗜好以此薦之尋常人薦新則但思慕之忱卽物以將仁孝之志聖人亦不禁之而取之有節有時用之有禮非可藉事先爲詞屠害物命而不惜也夫子曰伐一樹殺一獸不以其時非孝釣不綱弋不射宿曷嘗教人戕生恣欲哉魚游于淵本無害於人以其爲飲食之需故必薦之然苟盡取多取常常取非禮也故夫子編詩存此篇以爲凡取物薦祭者之法月令季冬薦魚春薦鮓解之者曰冬則魚肥鮓岫居至春始出味美故薦其說亦是但考之詩禮不盡然古人隨時薦新凡物新得卽思父母先人不必定以其時月令漢人

頌文武之功
德而始以助
祭之賢歸于
燕及皇天蓋
不以介祉爲
易事也其詞
皆已事之詞
故爲徽歌

所輯以時教人亦一法而不可盡拘也凡禽獸古人食祭皆
用之而鳥飛魚潛尤物之無害人者安得以口腹而苛取之
故夫子鈞弋門人記以爲則若牛犬豕羊祭則特畜之食則
牛非耕牛犬非守犬豕必五十始恆用他物之不甚益於生
命者卽不食矣今人毀放生戒殺之說不知聖人之意故詳
論之

有來雝雝至止肅肅相維辟公天子穆穆於薦廣牡相予肆祀

假哉皇考綏予孝子宣哲維人文武維后音燕及皇天克昌

厥後音綏我猗壽介以繁祉既右烈考亦右文母音燕及皇天克昌

有來者皆雝雝以該其餘也雝雝和也肅肅敬也相助祭也辟
公諸侯穆穆天子之容也於歎詞廣牡大牲也肆陳假大皇考

武王也綏安也孝子成王自謂言武王綏己以已成之業使得
盡承先之孝也宣布哲明宣哲維人宣布明德惟賢人也文文

德武武功燕安也右尊享之也烈考文王文母大妣也言來雖
離而止肅肅辟公之助祭者皆然天子則但穆穆以交于神明
而已此離離肅肅之倫於哉而薦廣牡相予肆祀孰致之哉蓋
由大哉之皇考安定天下選建賢能緩予小子得以凝承稍盡
其孝思今日離離之辟公皆昔時遺畱之忠賢也國家宣布明
德惟賴賢人而皇考文德武功兼美故遂燕及皇天克昌厥後
今日在天之靈如在既綏我以眉壽又介我以繁祉使我得右
享烈考亦右文母然則皇考之德一文王之德而我今日之得
告無愧于文王皆皇考之教也蓋不
敢遽謂能享文王故歸功於其考焉

離一章十六句

成王祭于文武而徹饌之樂歌

附解序曰禘太祖也箋疏以爲成王禘祭文王太祖卽文王毛
萇以烈考爲武王鄭康成以皇考爲文王王安石以皇考爲
武王烈考爲文王呂祖謙以周王天下得行禘禮於太祖者
皆文王武王之功故作此歌以告太祖是譽與后稷俱在所
告之中蓋皆以爲禘祭也至朱子以禘所自出則經無譽與

后稷之意以吉禘于文王則與序已不協恐屬序誤改爲武
王祭文王之詩其不從禘祭之說是也而禘于文王皇考目
文王孝子目武王又以烈考爲武王與文母竝稱文義不順
且謂武王祭文王則皇考綏予宜直貫下八句而又曰旣右
烈考亦有文母虛實字義皆爲觸背或以爲成王祭文武之
詩核之詞理乃爲妥協然竝祭文武而多言武王之德人猶
疑之不知周稱文武昔稱唐虞堯舜合德而成時雍文武合
德而成邛治文王服事武王克商疑其若不相合而夫子美
其繼述恆言竝稱文武以文武道同德同也武王光有天下
文德賴以昭明成王蒙業守成得以右烈考與文母不敢竟
以己爲能享文王而盛稱皇考綏予以此頌其父卽以此頌

諸侯享禮必
于廟而天子

其祖人子之道立言之體當然先儒不明大理多生枝說致
本文承接不順安可弗辨周禮樂師及徹帥學士而歌徹鄭
康成以爲卽此詩以論語以雍徹推之理或有然姚氏謂徹
非祭名譏周禮之謬然周禮言徹與語言徹祇是云徹饌
非謂祭名何得妄議至昌不避文王之諱蘇子由曰周所謂
諱不以其名號之耳不遂廢其文也李氏樛曰穆王名滿襄
王名鄭當時有王孫滿衛侯鄭孔子作春秋匡王名班而書
曹伯班此詩克昌厥後噫嘻駿發爾私皆未嘗諱其說亦是
然不聞廟中不諱乎此詩在成王時周公作樂卽作樂歌豈
當諱而不諱之耶

載見辟王曰求厥章龍旂陽陽和鈴央央儼革有鴈休有烈光

燕饗諸侯則不然然以此詩之意觀之似天子于諸侯朝已而率以朝廟事亡如存其君臣上下一體嚴敬之意可想特其禮不可考矣

率見昭考以孝以享以介眉壽永言保之思皇多祐烈文辟公

綏以多福俾緝熙于純嘏

賦也載始也辟王成王章法度也交龍曰旂陽陽色明也軾首曰和旂上

曰鈴中央聲和也倅革轡首有鶴金飾也休美也昭考武王皇大也美也祐福也言諸侯來朝天子述職求章其車服之盛休哉足爲光于王國天子於是率以見于昭考以致孝享祈先王之靈介諸侯以眉壽永保君臣之盛大集多祐而烈文辟公亦

當思先王之明德益懋贊襄綏我以多福俾緝續光明于純嘏蓋重以先王之靈助以恪共之誼典隆而意謙矣

載見一章十四句

諸侯來朝成王率以見于武廟而作

附解序曰始見乎武王之廟也毛氏訓載爲始朱子以載爲語

詞謂毛解未必然然諸儒多從毛氏

折衷言成王免喪諸侯來朝成王率以祀武王義爲至允記曰

古者明君爵有德而祿有功必告于大廟示不敢專以尊先

也諸侯述職來朝成王率以見于武王一以明耆定之烈一

喜其來而惜其去不言其德而美其從者皆虛處著筆愛慕無窮之意

以明丕承之恭而重以先王美其綏福所以震疊懷柔之意皆在其中毛氏之說固優于朱子而

折衷發明尤曲盡也

有客有客亦白其馬

音姥

有萋有且敦琢其旅有客宿宿有客信

信言授之繫以繫其馬

見上

薄言追之左右綏之既有淫威降福

孔夷

賦也客微子也作賓王家故曰客重言有客鄭重之也亦白殷尙白微子修其禮物不特冠裳皆白馬亦白也萋盛

也如草之盛且多也韓奕曰籩豆有且敦琢治玉之名旅其卿大夫從行者言其才美如玉也一宿曰宿再宿曰信繫其馬固雷之也追之送之也綏安也左右綏之衛送左右無方也淫大也威威望言其平日德行有大威望夷平也平安之意微子來朝天子以賓禮之燕于廟而作此樂歌美之致其愛敬祝以降福與凡諸侯不同夫子存之以見武王代商一秉至公無我之心而微子受封延成湯之禮樂宗祀非醜顏而事人者可比也

有客一章十二句

微子來朝天子告于廟而享之作此詩以頌也

附解紂爲無道天下叛之紂皇遽自焚非武王迫之天下推戴
武王武王不從天下必亂湯祀斬而生民殃故不得已順人
以安天下武庚既無君德而天下諸侯厭紂已深卽武王强
立武庚諸侯亦必不服且將乘釁爭亂故夫子以爲應天順
人旣代商而修復成湯之政書曰反商政政由舊蓋湯之政
卽堯舜禹相傳之道修其道以安民聖人之心所同非如後
世以爲榮也天下已定復封武庚于殷使之仍守舊疆無替
典物此足見武王至公之心使三叔爲監如舜使吏治其國
且徐徐化導之非監制之也天子使其大夫爲三監監於諸
侯之國國三人本古制不意三叔不肖不能知武王之意武
庚頑劣同歸澌滅微子初本行遜武庚旣喪周乃求得之以

承殷後微箕皆大賢也非有以灼見武王至仁至公之心安肯受其封爵此詩美其儀從致其流連喜其降福皆循環諷咏實有欣幸無已之誠足見周與微子皆肫然在天理融洽中舊謂微子來見祖廟而作然武王封微子于宋待以賓禮其始封之時蓋已告廟此當是成王初立復來朝見天子告于廟而享之爲此詩以頌也古享禮必于廟天子于諸侯不盡然惟二王之後以賓禮待則告于廟而享之理所必有此詩所以列于頌而不列于雅也舊以萋且爲言享禮淫威爲言紂膺天罰然自言享禮之盛面斥微子先君之惡皆非聖人所爲故特正之也

於皇武王無競維烈允文文王克開厥後嗣武受之勝殷遏劉

言其無二而
儒者猶多疑
之愚于論孟
及詩註屢辨
之此詩亦是
見一斑也

耆定爾功

賦也於歎詞皇大也允文信乎其有文德勝殷以德止其暴非爲兵伐之也遏止劉殺也武王應天順人

以止天下之暴掠耆鄭康成曰老也爾語詞言大哉武王其功烈莫與爭者蓋文德之文王克開厥後武王嗣之用以德止暴而定亂年老而後成此功未嘗汲汲于代殷也美武而本于文明武德一文德也

武一章七句

周公象武王之功爲大武之樂此其樂歌也

附解何氏楷曰聲以節舞唐賈氏謂詩爲樂章與舞人爲節是也春秋傳曰武王克商作頌其卒章曰耆定爾功蓋謂因克商而作此詩非謂武王自作也武王沒周公定制作乃作此詩爲大武之樂其以此爲武之卒章賚爲武之三桓爲武之六與前人言者異朱子以爲今之篇次非舊是也武王克商無一毫私利之見宋儒亦未能知愚已屢言前篇亦已詳之要以夫子應天順人及言湯放桀武王克紂時也信之竝非

臆測耆字毛曰致鄭曰老鄭義爲長言武王嗣文之德因遏
劉而後應天順人已在暮年與中庸所謂末受命合且足見
武王代商述文之心未嘗汲汲于利天下也或曰武王旣非
以力克商何以謚武而樂又名武不知武之爲字義取止戈
蓋以止亂爲武非以殺伐爲武文王六州歸化而安服事紂
惡不悛天下苦其暴而畔之因平曰戴周推戴武王人心也
卽天心在焉武王若不應而順之諸侯必互相雄長紂亦必
亡湯祀必斬惟不得已而順之湯之政湯之裔皆不墜而天
下又安民心大定此非常功德所以無慚於堯舜而孔孟皆
恆以堯舜文武竝稱也奈何不信孔孟而信先儒

臣工之什十篇十章一百六句

周頌閔予小子之什四之三

閔予小子遭家不造嬛嬛在疚

音兒

於乎皇考永世克孝念茲皇

祖陟降庭止維予小子夙夜敬止於乎皇王繼序思不忘

賦也閔與

告廟樂章有先王所已定者有時王新製者子孫傳之而夫子錄其義可取者此二詩之所以作于成王而列于頌也二詩皆見得成王兢業紹述之意

愍同傷也予小子成王自謂造成也嬛與莞同無所依怙之意
疾哀病也皇考武王永世終身也皇祖文王也陟降庭止常若
降臨于庭止語詞皇王兼指文武也序緒也言傷予小子遭家
不造而居憂今雖免喪莞莞常在疚也每念皇考終身盡孝惟
皇祖之道是遵小子今將繼皇考而致治亦惟遵皇祖以無忝
念茲皇祖神明在天常如陟降于庭維予小子夙夜敬止以體
先人於乎皇王繼其序而常思不忘尚冀有以默相之也

閔予小子一章十一句

成王免喪始朝先王之廟作以自警。黃氏樵曰成王之時王業已

成而詩有慄然危懼之詞蓋治常生于戒慎亂常起于驕
盈故天下雖有泰山之安而聖人常以累卵爲心此其所
以保治于無窮也大誥曰予維小子若涉淵水又
曰予造天役遣大投艱于朕身皆此詩之意也

武王已定之業而成王成

訪予落止率時昭考於乎悠哉朕未有艾將予就之繼猶判渙

之書言肯構
肯堂即率時
昭考之意問
子何以圖始
成先人之業
蓋兢兢以不
克負荷為懼
也首句誤解
竝通章神理
皆非

維予小子未堪家多難紹庭上下音陟降厥家休矣皇考以保

明其身

賦也訪問落始也止語助辭悠遠艾治也自治其咎孟子曰自怨自艾將扶持意判渙分散也多難猶多故謂

武庚之事也庭家互文言紹述武王于庭與家常若自上而下陟降在旁也休美也保明佑之使明也言今日之事變予將圖治於何而始乎亦維率是昭考而已歎昭考之德甚遠朕奈未

訪落一章十二句

蓋武庚不靖成王將討之而告廟之詞亦樂歌也

附解序曰嗣王謀于廟謀廟無著朱子曰成王既朝于廟因作

此詩以道延訪羣臣之意蓋泥於訪落二字也然詩特設為

問語發端又摘取訪落二字名篇初無他意夫延訪羣臣何

必定于廟中且延訪于人乃反曰訪予耶蓋武庚之亂成王

命周公討之必告廟而行故以此祈祀武王言已不能繼武王之志不早自艾反躬自咎祈武王保之落始也謂圖治之始此亦樂歌古人告神必以其詞被之管絃否或歌詩以寓意此以告廟故爲樂歌不然上篇閔予小子已是免喪朝廟之作不應重出如愚所言乃于章句悉有著落非故異于前人不取屈經而從傳也或謂周公代作然書有大誥則此詩爲成王作亦宜

言言敬之申
言陟降恭惕
以天祖之靈
勉于緝熙之
學以敬事天
卽以敬嗣文
王此足見周
室之薪傳也

敬之敬之天維顯思命不易哉無曰高高在上陟降厥士日監在茲維予小子不聰敬止日就月將學有緝熙于光明

彌郎佛反

時仔肩示我顯德行

戶郎反。賦也。重言敬之無息而不敬也。顯明也。思語詞。命天理之主宰。厥士凡爲

民監視也。小子成王自謂不聰敬不明察止語詞。將行也。緝熙接續而明。佛振也。關振轉移時是也。指上文不聰而言。佛時言

轉是不聰之質也仔肩任也言敬之敬之天至顯明受天之命至不易哉勿言天之高遠日日鑒此下民如陟降之子小子不聰亦惟遵敬止之學日就月將庶有緝熙之光明冀天轉移是不聰之質仔肩天下重任惟祈示我以顯德行不墜文王之緒已而

敬之一章十二句

成王親政初祀天地而作此樂歌以自警

附解序曰羣臣進戒嗣王則不當列於頌朱子曰成王受羣臣之戒而述其言又自爲答之之言一詩也述人言又自爲答之之言於義欠協不知此成王親政之後於周公戒王皇自敬德召公戒王疾敬德等語已是身體力行卓然有得因郊天祀地自作樂歌以祈天眷而自警也或疑祈天眷佑詩中何以無祈佑語不知聖人事天如事親惟體天理以修身及人天與人止此一理全天之理卽與天通文王帝懷明德孔

子知我其天皆此意也但常人敬天不過念念克己凜臨保相在之義至天子得祀天代天理物必有天地之心天地之道始可以事天而爲人神之主成王得文武的傳基命宥密學已至於緝熙之候故此詩重言敬之先言天曰監於人己不能聰如文王可通於帝謂而體先人敬止之學曰有所就月有所將庶緝熙於光明以此振其不聰之質以是仔肩大任尙冀上天示我以光顯德行之應其詞義顯然對天稱予小子曰示我非第求言於臣下也天無私覆人主欲當天意豈徒工祈禱可得以敬德自勵德修而天命自合此不祈佑而天自保佑申命也何得以世俗祈禱妄念解聖賢之事乎或又云郊天不聞有樂歌不知古人祭祀工祝致告爲陳信

於鬼神之詞而已意亦別爲達之則有樂歌堯舜之文遠矣
無考湯武受命皆告天地成王受周公戒力行聖學於其親
政爲此以告天自警冀天相其顯德乃小心翼翼昭事上帝
之的傳緝熙二字此詩自言之昊天有成命祀成王亦言之
文王之敬止成王不已善承之乎惜乎讀者未細求之耳鄭
康成解學有緝熙于光明謂欲學于賢中之賢者周公于是
有居攝之志孔疏傳會之謂周公若已居攝則王不得朝廟
謀政周公之攝因王自知不堪思任輔弼居攝之志於此而
興其爲誣罔實堪噴飯夫周公攝政因武王崩成王幼不能
蒞阼故以冢宰總百官施教令於天下而一切施爲皆奉天
子命行之非竟自爲也古有天子諒闇百官總己以聽冢宰

之禮而周公又以叔父之親受武王顧託之重輔相沖人曲
 為成就非特盡忠成王蓋所以成文武之德也其後王齒稍
 壯能敬承文武之道此閔予小子以下諸詩所由作且即諮
 諏善道察納雅言亦哲王之令軌明良之美談奈何因不聰
 敬止之言妄為穿鑿以害義耶

王喻夾寫風
 扇扇頌詩
 然者之風韻顯

予其懲而毖後患莫予弄蜂自求辛螫肇允彼桃蟲拚飛維鳥
 未堪家多難予又集于蓼賦而比也懲有所傷而知戒也毖慎
 并使也蜂小物而有毒螫毒傷也肇
 始允信也桃蟲蟲名能化為鳥無確證可考詳見附解喻武庚
 也蓼一名薺辛苦之菜言予今其懲乎前事而慎其後患乎前
 者莫有使予就蜂者而我自求辛螫又復誰九今始信桃蟲之
 小拚飛則化為鳥患每起于忽微若不以為戒既未堪家多難
 矣予又集于蓼悔何及哉蓋武庚初畔王未能不惑於
 流言既而知之周公東征而還王以此告廟自咎也

小毖一章八句

成王既平武庚之亂告
 于羣神奏此詩以自警

附解序曰成王求助鄭曰求忠臣早輔助己以救患難朱子謂亦訪落之意然朱解前章已謬此詩又承其謬益覺支離詩名小毖乃摘毖一字括詩意名之無他意也訪落武庚始畔時告廟出師之詞此詩既討武庚告廟自戒之詞而無告神之語者三叔流言時周公必曾告王王未知情實一時未卽示諭三叔告以周公輔政勤勞無他之意又未諭武庚以先王封彼朝歌作賓王家至公無我之心遷延歲月以致武庚畔勢已成不可復宥三叔亦因之獲罪故此詩自咎言己初念第以其爲小腆不早爲之防而懲戒於將來其詞該卻許多情事在內周公曰我之弗辟無以告我先王及作鷓鴣詩貽王則公當流言初起武庚未畔時必有告王之語先事綢

繆之謀王年幼以爲小事置之遷延日久武庚果畔王始悔之然無及矣辟法也周公謂成王未更事已不得避嫌勿執法而行成王雖聽公東征而年少膽怯終未釋然卽大誥猶屢言卜破斧缺斨至於三年以公神武平定何不迅速蓋三叔武庚煽誘東方蹂躪人民不少故曰周公東征四國是皇使非成王猶豫方流言時卽聽公所爲必不至此此詩所以深自咎責也王告於羣廟故無專指之詞至桃蟲無可考郭璞以爲鷦然鷽鷽至小之蟲所謂巢於蚊睫者也安能化鳥別有鳥名鷽鷽亦小鳥所謂棲一枝者也郭氏混而爲一以桃雀爲桃蟲夫桃雀本鳥則不得云拚飛爲鳥矣蟲化鳥鳥化蟲世恆有之而不知桃蟲化鳥果屬何物又謂鷽鷽生鵬

盛陳年豐之
象而始言人
力之勤終以
飫香之慶所
謂民和而報
享于神天時
與人事交盡
也

則彌大矣想桃蟲至小必不能大而益大若此凡物類至繁
難究非確然不謬固不如闕疑耳

載芟載柞其耕澤澤千耦其耘徂隰徂畛侯主侯伯侯亞侯旅
侯彊侯以有噏其饁思媚其婦反有依其士有略其耜俶載
南畝播厥百穀實函斯活驛驛其達有厭其傑厭厭其苗縣縣
其庶載穫濟濟有實其積萬億及秭爲酒爲醴烝畀祖妣以洽
百禮有飫其香邦家之光有椒其馨胡考之寧匪且有且匪今
斯今振古如茲賦也芟除草柞除木也澤澤春雨澤而土疏耕
田畔十夫所同故耦徂往也主家長伯長子亞仲叔旅眾子弟
也彊民之有餘力而來助者遂人所謂以彊予任毗者也能左
右之曰以大宰所謂閒民轉移執事者若今傭力之人也噏眾
飲食聲媚順依愛士夫也言餉婦與耕夫相慰勞也略利俶始
載事也函含活生也既播之其實含氣而生驛驛苗生貌達出
上也厭受氣足也傑先長者厭厭苗皆滿足也縣縣詳密庶同

穠耘也濟濟人眾也實穀實積聚藏也萬億及秭四句見豐年
有饒芬香言其饌也有椒言其酒也且此也振古起古也言農
事自芟柞播種以至收穫其力之勤而積之盛如此用以爲酒
醴而享先備禮推之于燕享賓客則邦家之所以光也共之于
養老則胡考之所以寧也然此乃生養之常匪獨此處有此稼
穡之事匪獨今時有此豐年之慶蓋起古以來卽如此欲其共
相勤勉以獲
豐穰之樂

載芟一章三十一句

歲暮民間相勞苦爲酒食以慶豐年此其樂歌也

附解序曰春籍田而祈社稷孔氏謂王者籍田以勸農又祈社
稷序本其所由以明作頌之意經則專說年豐故其言不及
籍社朱子疑詩無祈田之意故云未詳所用然又謂辭意與
豐年相似用應不殊則亦以爲祈報也按豐年之詩曰降福
孔皆故爲秋冬報享之作而此詩則無其文是謂祈與報者
皆非也月令臘先祖五祀勞農以休息之其事近是或疑臘

秦時始有不知蟋蟀之歲聿其暮好樂無荒七月之十月滌
場朋酒羔羊皆臘祭意特秦始盛行且以爲典耳因六經無
明文惟左傳有虞不臘句人以爲僞然古人非以臘爲祭也
古惟蜡祭索祭萬物而饗之蜡祭後民間燕樂相勞苦聚而
飲食若蟋蟀豳風所云本非以祭因古人凡食必祭及歲晚
閒燕聚食亦必將食而先祭先祖五祀然非爲祭而設不過
終歲勤動至此相勞苦周公不爲之禮制正欲其得以盡歡
仁也而義亦在乎其中迨後禮制漸頽民間遂合蜡臘而一
之左傳所以有虞不臘之文而先儒亦多以蜡臘爲一考臘
之名東周始興至秦而益盛行月令臘先祖五祀之文則沿
所見聞而爲之者至此詩本無祭享意烝畀祖妣二句只言

篇中多已事
之詞蓋今歲
已收來歲冀
然以似以續
豐稔不窮以
是爲勞苦慰
籍之詞也

年豐始爲酒醴享祀燕樂非謂此詩爲祭用也第古人食必
有樂樂必有歌則此詩止是相燕樂之樂歌儒者執詩書無
臘之名卽以左傳爲妄然蜡本古禮久已不行而民間猶臘
祭實則猶蜡之意而誤者耳禮有古有今亦有古無今有者
但使不悖於理卽可行之何容執一以相訾也

粳粳良耜俶載南畝

滿以反

播厥百穀實函斯活或來瞻女戴筐

及筥其饌伊黍其笠伊糾其縹斯趙以薺荼蓼荼蓼朽止黍稷

茂止穫之捥捥積之栗栗其崇如墉其比如櫛以開百室百室

盈止婦子寧止殺時惇牡有捄其角

錄音

以似以續續古之人也

粳粳刃利貌餘見前或來瞻女餉之者天子下勞之詞筐筥餉具也黍餉之美者笠所以禦暑雨糾輕舉貌縹縹類趙刺土也薺去草也茶一名委葉陸草蓼水草也草朽則苗疏而土肥故禾茂也捥捥眾穫聲栗栗顆粒圓密櫛理髮器言密也其秉之

道如墉之崇其穗相比如櫛之密積禾于場之象也百室眾室萬向烈曰春在田邑室皆開稷則百室皆開以所積者入之是也積多則室盈而婦子之入此室處者身心安寧矣黃牛黑唇曰犝禮曰社稷之牛角尺揅角曲貌殺牡以答神貺禮所謂大割牲也似效之也言效續古人之舊典不替其先也

良耜一章二十三句

天子祈來年于天宗大割牲于公社並勞農人賜之酒食此其樂歌也

附解序曰秋報社稷朱子謂未見有所報之意然詩言殺時犝牡似續古人未嘗無報之意特周制犝牡非庶人可擅殺古有報社之禮此蓋秋成之後天子報社而並勞農獎勵之故細陳農功美其盈寧而勸其長久如斯似續古人其曰殺時犝牡則謂今日太牢報社雖賴神佑非女等勤勞豈及此或來瞻女女指農人或來天子臆其事而詳道其苦也即女之一字足見其爲勞農而非但報社前篇載芟民自相勞苦此

篇天子勞苦之蓋聖人重民力愛民生如此其禮本周制而秦尙踵之月令紀天子祈年於天宗大割牲于公社臘先祖五祀勞農以休息之蓋合此二詩之事而一紀之或秦時此禮已混淆記者猶聞古禮罔圖記之亦未可定夫子存此二詩而此禮可明第前人未之詳察耳至先儒以思文臣工噫嘻豐年載芟良耜等篇卽所謂豳頌然豳雅豳頌卽七月一詩而以雅頌之聲調合之非別有詩也詳見七月篇附解茲不贅

養者以教民
興讓故不吳

不敖乃胡考
之所以休也

而禮率雍容
之致可想矣

絲衣其紾載弁俅俅自堂徂基自羊徂牛鬻鼎及鼐兕觥其觶
旨酒思柔不吳不敖胡考之休

賦也絲衣爵弁祭服也紾潔貌
載戴也俅俅恭順也門側之堂

謂之塋其下則基也鼐大鼎鬻小鼎也柔酒甘則相柔思柔者
欲其甘美也兕觥見桑扈吳譁也休美也言絲衣載弁之士恭

順執事自堂以至于基省其地以定位次自羊以至于牛省其牲以定品味又潔其鼎肅酌以兕觥期于甘和養老而將事之際無有喧譁怠傲者是以胡考之人得所養而受其美也

絲衣一章九句

此養老之樂歌

附解序曰繹賓尸也高子曰靈星之尸毛鄭諸儒皆從之朱子以爲序誤高子尤誤然曰祭而飲酒之詩詞義殊多無著

折衷據孔穎達引周禮黨正國索鬼神而祭祀則以禮屬民而飲酒于序以正齒位斷爲養老之詩按鄭康成註月令大飲烝謂農功畢天子諸侯羣臣飲酒于大學以正齒位謂之大飲別之于他孔穎達疏黨正之文亦曰飲酒而正齒位嘗考周衰禮多廢弛惟養老之禮未替故漢興猶有三老而漢高不屈四皓月令所記蓋實有所見而鄭氏亦非臆說也夫養

遵養時晦人
誤解以爲待
時舉事似武
存莽操之志
大失聖人之
心周公制禮
使人十三舞
勺所以導之
莊敬和平玩
詩詞竝無武
健囂張之氣
可以知矣

老重典三代聖王所同豈可無詩雖頌祝遐壽詩多言之而
非專爲養老之作以此詩當之夫復何疑詩言絲衣爵弁之
士臨時省牲省具告潔其爲非正祭之詩亦明若以爲繹祭
鳧鷖之詩其義已詳而不吳不敖胡考之休于繹祭無當至
高子以爲祭靈星其謬更不足辨矣

於鑠王師遵養時晦時純熙矣是用大介我龍受之蹻蹻王之
造載用有嗣實維爾公允師賦也於歎詞鑠盛遵養遵天理以
易所謂內文明而外柔順者也純熙大明謂天意永清四海也
介助也大介助天安民所助者大也龍寵也龍受寵受天命蹻
蹻行疾健意造爲也載語詞嗣謂嗣文王爾指天下臣民爾公
天下人之公心允信師眾也言於哉鑠然之王師人第知其盛
矣不知其本無利天下之心當紂惡未極天命未去武王遵天
道以養德深自晦藏惟恐有失忠貞有違天道及紂惡已甚天
意欲洗腥聞而臻平治時純熙矣乃應天順人是用大助天而
戡亂遂寵受天命是其動靜隨時一本天命譬諸行路其止非

需其行甚捷躑躑王之所爲用以嗣文王服事之德而不失天下之顯名實由順爾臣民之公願信眾人皆不願戴紂也然則王師之鏖鏖以德豈耀以武哉

酌一章八句

蓋大武之樂歌明其代商之至公也

附解朱子曰酌卽勺也漢禮樂志言周公作勺儀禮燕禮若舞作勺鄭康成曰旣合鄉樂萬舞而奏之故朱子以爲內則十三舞勺卽以此詩爲節而舞之理或然也至酌之名篇義不可考前人泥遵養句以爲酌其時之可而伐商故曰酌然聖人隨時處中本無成心事至物來義之與比無心泛應自然曲當豈有一毫適莫之見或周公所作謂武王應天順人斟酌義理至當而名之則可也武王不得已而應天順人其心有大不憚者此大武之所以未盡善世儒不知聖人心事於

湯武一錯皆錯愚已屢辨之矣此詩言武王柔順服事一同
文王爲自晦其德其應天除暴爲助天行事本無伐商之志
順諸侯之請除暴安民爲躋躋王之造惟無利天下之心以
是嗣文王服事之志結維爾公允師卽所謂順人也夫子存
此以見武王之實而使後世共知奈知之者竟少以其爲武
之樂章無疑序云酌先祖之道則大非也

綏萬邦屢豐年天命匪解桓桓武王保有厥士于以四方克定

厥家於昭于天皇以聞之

賦也綏安也屢豐年大軍之後必有凶年而武王除害安民故屢獲豐年

定亂以綏萬邦所謂神武不殺者保有厥士德昭于天也名之曰桓武王之所

傳所謂周饑克殷而年豐也桓桓武貌厥士賢士厥家天子以天下爲家皇君也聞代也言武王除暴以安天下屢獲豐年之慶天命眷周久而不厭如此所以然者商紂放逐囚奴賢士屏息桓桓之武王順天之意錄用而畀以爵位其治四方克定厥家其德於哉昭助于天故使爲君而代商位也

孟子言武王之勇與此詩同旨矣

桓一章九句

亦大武之樂歌明其應天而興選賢其治也

附解據左傳楚子謂武六成之樂歌序以爲講武類禡或後世用之詩本無其意也以保士定家爲武是示天下以桓桓之道也故名曰桓

己繹思文王亦欲諸侯繹思己求定之意名之曰賚以爲封建賢能以彰有德且使天下蒙其賜也

文王既勤止我應受之敷時繹思我徂維求定時周之命於繹思賦也勤勞應當也敷布也繹尋繹徂往也時周之時是也於歎詞言文王忠主庇民施仁天下既勤止矣我應受之而繼其志故我當敷政之時凡事皆尋繹文王所爲而行所以往會諸侯于孟津者以人心已去變亂已形志惟求定亂耳凡此不得已之心是周之所以受天命而興於哉爾諸侯其繹思而體求定之志可也

賚一章六句

亦大武之樂歌蓋作于封爵之時也

附解左傳以爲大武之三章而序曰大封于廟蓋封爵之時武王所作而後周公定以爲大武之樂章也傳謂賚予也本周

有大賚之言不爲無見第于句義欠明書曰我文考文王克成厥勳誕膺天命以撫方夏大邦畏其力小邦懷其德言其施仁之事非謂欲成大統勿誤認此詩起句卽其意也我徂惟求定所謂無畏寧爾也非敵百姓也未歎息而欲臣下之繹思諸侯同心畔紂推戴武王武王不應諸侯亦必滅紂斬湯祀害人民禍有不可勝言者故於克商之後以此告戒諸侯舊以二繹思爲一故謬也

於皇時周陟其高山墮山喬嶽允猶翕河敷天之下哀時之對

時周之命

賦也於歎詞皇大時是也陟升也墮山之凹連者喬山之特起者允實也猶與由同翕河河之合處蓋河

周都于雍而宅洛以會諸侯非但免煩勞諸侯亦以使述職而行黜陟也對揚天子以承天命是聖人保

入中國至大陸以北始播爲九河武王顧瞻伊洛則在河合之地也敷普哀聚時是對對揚也言大哉周之有天下也嘗因巡狩陟其高山墮山喬嶽無不望祀又由翕河以瞻中州定爲王會之所敷天之下皆聚于是而對揚天子是周之命所以懷柔

又無窮之心而震也與

般音盤一章七句

亦大武之樂歌蓋武王嘗于巡狩瞻伊洛有宅洛之志而後周公成之作大武以此

樂章奏之明宅洛爲武王之意

附解般義不可考蘇子由曰般遊也近是蓋武王遊伊洛而有宅中之志故周公相成王作東都後作樂爲此樂歌以明武王之志使子孫識之也史稱武王憂天保之未定謂周公曰我南望三塗北望嶽鄙顧瞻有河粵瞻伊洛毋營天室營周居于洛邑未及爲之而崩以此詩文義核之適相脗合左傳楚子曰武王克商作頌其卒章云云止言其三而其三不可考前人因謂武酌桓賁般皆武之樂章今核其詞義良然第斷以爲六成三成等則不敢信也按楚子曰夫武禁暴戢兵

保大定功安民和眾豐財今卽詩考之言文王克開厥後武
受之以勝殷遏劉文王旣勤止武王受之以求定及祭告天
地山川祈昊天百神之蔭述陟山道河宅中朝會之規贊於
鑠之王師明遵養時晦之本志克殷年屢豐保土定家文義
相屬以爲大武之樂與楚子所言七德實多脗合但諸詩非
一時之作周公制禮定樂始彙爲大武樂章其章次紊淆則
流傳之過非夫子刪訂卽然姚際恆等必訾毀之非也至樂
記夫子告賓牟賈謂武始而北出再成而滅商三成而南四
成而南國是疆五成而分周公左召公右六成復綴以崇大
子乃舞之容此諸詩爲舞之樂歌各不相礙毋容強相比附
者也

閔予小子之什十一篇一百三十六句

附解右周頌三十一篇半不可叶朱子曰清廟之瑟朱弦而
疏越一唱而三歎歎卽和也謂一人唱而三人和也陳氏
第曰此言似是然其半又可叶何也愚謂頌以美盛德之
形容其詞與律呂相和成音非如歌之專以人聲和笙管
可叶韻可不必叶韻當時周公作樂自必有相諧成調之
實今則周樂不傳惟存其詞故不可得而強協也

魯頌四之四

魯少皞之墟在禹貢徐州蒙羽之野成王以
封周公子伯禽其地今山東兗州府青州府

登州府寧海州等處周公成文武之德制作明備不特爲
周之所以盛蓋自唐虞以來聖王之法至公而集其大成
伯禽之始封也朝廟蓋有樂歌久而猶存一二閔宮一詩
猶能援祖德以效箴規夫子錄其近理者以誌周公之遺
思周公也其詩四篇
皆樂歌故列於頌

則馬之蕃盛而民富庶可知其蕃盛也而神陰相之也第神佑必於有德德之修否在於慎思故以思之無慝自勉而告於神非自誇其思目自誇其富庶也

駟駟牡馬在坰之野

神與反

薄言駟者音渚有駟有皇有驪有黃以

車彭彭

音旁

思無疆思馬斯臧

臧鄭康成曰必牧于坰野者避民居也

與良田也驪馬白跨曰驕黃白曰皇純黑曰驪黃驛曰黃彭彭盛貌思無疆指平日一切政事思之廣遠臧善也毛氏曰諸侯

六閑馬四種有良馬戎馬田馬駑馬此章言良馬也言駟駟然之牡馬在坰之野其駟也非一有驕皇驪黃之盛以之駕車彭

彭壯盛所以然者人君平日行政思慮廣遠無疆即斯牧政亦詳慮之然後馬斯臧也駟駟牡馬在坰之

野薄言駟者有騶有駟有騂有騏以車伋伋思無期思馬斯才

賦也蒼白雜曰騑黃白雜曰騶赤黃曰騂青黑曰騏伋伋有力貌無期無期必之奢望才材力也孔穎達曰上章言良馬朝祀

所乘故云彭彭有容也此章言戎馬戎馬貴力故云伋伋有力也張氏未曰臧者言其德才者言其用陳於禮者尚德用于戰

者尚才駟駟牡馬在坰之野薄言駟者有驪有騶有雒以

車繹繹思無斁思馬斯作

賦也青驪白騄曰驪今之連錢驄白馬黑鬣曰騶赤身黑鬣曰騄黑身白

鬣曰雒繹繹不絕貌斁厭怠也作生發不窮孔氏曰此章言田馬田獵尚疾故言繹繹善走駟駟牡馬在坰

之野薄言駟者有駟有馱

古音胡

有驪有魚以車祛祛思無邪思

馬斯徂

賦也陰白雜毛曰駟彫白雜毛曰馱駟白曰驪兩目白曰魚祛祛健貌無邪思之正也徂行也常行而不疲也

孔穎達曰此章言駟馬主給官役故曰祛祛強健也

駟四章章八句

魯公考牧而祀馬神之樂歌

附解序曰頌僖公僖公能遵伯禽之法足用愛民務農重穀牧于坰野魯人尊之季孫行父請命于周而史克作是頌朱子以爲事實皆無可考詩中亦無務農重穀之意其說是也而猶以爲僖公之詩則非蓋頌作于周公當時朝廟祭享之樂歌皆公爲之伯禽傳成王有明德其就封也蓋亦自爲樂歌以將享祀其後久而失傳僅存數篇夫子存之以識周公之遺惟閟宮一篇則作于僖公之時耳范處義曰魯頌之異于

商周者四商周天下頌之魯國人頌之一也商周以告神明而魯用以燕樂二也商周子孫頌其先魯臣下頌其君三也商周多事實魯多頌禱四也然范說亦未盡協蓋頌者頌其功德以寓箴規古人樂不斯須廢以導人心之和平而化其暴慢樂必有歌或人歌之或以絃管吹之則爲樂歌用之於神用之於人多主頌揚以寓箴戒諷諭故頌不可以一端盡也前人只知頌美之義而不知頌之所用不同故於魯頌商頌夫子錄之之意不明而姚際恆竟謂惟天子有頌魯有頌爲僭可謂瞽說范氏謂燕樂而無事實乃未得各詩正解之故其實本文非徒燕樂而無事實也卽如此篇考牧軍國重事周家田賦出車天子諸侯大夫以萬乘千乘百乘計夫子

政通人和君臣同樂以誌一時之盛卽以冀孫子之克遵蓋世以爲飲燕之樂歌而夫子時猶存也

言有馬借人以此徵民風則伯禱之祭必有樂歌特古詩不傳而魯猶有此頌故夫子存之也詩言畜牧之蕃歸本于思之無疆無期無斁無邪其平日富教之謨何如卽一斑可見全豹古人文字往往如斯何弗察而妄言耶若僖公則何足以當此詩也

有駉有駉彼乘黃夙夜在公在公明明

彌郎反

振振鷺鷥于下

鼓咽咽醉言舞于胥樂兮

賦而興也駉馬肥健貌重言有駉非一馬也乘黃四馬皆黃來燕者所乘

公燕所如躋彼公堂之公明明禮文辨治也振振羣飛貌諸侯泮宮有水澤故鷺集焉而詩人因所見以起興于下翔集也以興醉舞也咽與淵同咽咽鼓節也胥相也樂民之樂民亦樂其樂是相樂也有駉有駉彼乘牡

九莫

反夙夜在公在公飲酒振振鷺鷥于飛鼓咽咽醉言歸于胥樂

兮

賦而興也乘牡四馬皆牡也會飲者不乘牝也飲酒大飲烝也于飛將去也以興歸也不醉無歸所以盡懽醉而言歸所

以成禮也有駟有駟彼乘駟夙夜在公在公載燕自今以始歲其

有音以君子有穀詒孫子于胥樂兮賦而興也青驪曰駟今鐵驄也年豐而蜡飲故祝自今以

後皆有年也穀善也息農養老禮之善物故曰有穀以遺孫子也願天常錫豐年願人常行善道可謂善頌善禱矣

有駟三章章九句

此大飲烝之樂歌

附解序頌僖公君臣之有道朱子謂未見君臣有道之意而以爲燕飲而頌禱之詞然頌以致祝非燕飲所用何氏曰大飲烝也農事畢諸侯與羣臣飲酒于太學蓋得其解而以爲僖公亦非

折衷曰蜡而飲酒也孟冬蜡祭勞農以休息之乃飲酒于序以養老與何氏說合而又引禮運仲尼與于蜡賓雜記子貢觀于蜡孔子曰賜也樂乎以明魯行蜡禮之實尤爲有據愚按

豐年之詩報祀百神載芟臘祭先祖五祀良耜蜡祭報社絲衣養老此詩言在公明明以振鷺爲興則爲魯君與羣臣大飲之樂歌而非民間蜡祭及大割牲以報社也第其禮行于蜡祭之時故

折衷以爲蜡而飲酒耳伯禽之時政修人和君臣大飲作爲詩歌以頌觀其言在公之明明有穀以詒孫子固謂一時盛事可詔後來特頌之也他國無此盛舉或有而其詩不傳非天子始可作頌而侯國不可也

思樂泮水薄采其芹魯侯戾止言觀其旂

音

其旂棧棧鸞聲噦

噦無小無大從公于邁

興而賦也思發語詞泮泮宮之水也天子之學曰辟離諸

有費誓益靖

周初徐奄淮夷多肆侵擾伯禽始封卽有費誓益靖

東夷以安東侯之學曰泮宮芹水菜戾至也觀其旂望之也棧棧草葉多貌旂下垂如葉之多也噦噦聲和也小謂童子大成人也舉國

一要事然非
文德克修亦
無由制勝此
詩所以詳言
之也策勳告
廟爲此樂歌
故爲頌也

皆從公而往蓋喜其視學而樂聞其教也思樂泮水薄采其藻魯侯戾止其馬蹻蹻

其馬蹻蹻其音昭昭載色載笑匪怒伊教興而賦也藻文章也

也載色其容溫載笑其聲和溫厚和平不怒而明教思樂泮水

薄采其茆魯侯戾止在泮飲酒既飲旨酒永錫難老順彼長道

屈此羣醜興而賦也茆薺葵也葉大如手赤圓而滑江南謂之

于先老遂設三老五更羣老之席位諸侯亦然永錫難老祝老

者使壽考長道猶大道屈服羣醜謂淮夷既飲之後與耆老謀

伐淮夷淮夷不靖越制害民故伐之爲順大道穆穆魯侯敬明

其德敬慎威儀維以之則允文允武昭假烈祖靡有不孝自求伊

祐賦也允信昭明假至烈祖謂文武祐福也言此穆穆之魯侯

觀其育才養老信乎其有文屈此羣醜又信乎其有武夫文武

者烈祖之德也今魯如是則可以昭格烈祖是故其所行無非

孝道而揆文奮武其福皆自求之矣明明魯侯克明其德既作泮宮淮夷攸服

反

矯矯虎臣在泮獻馘

古音國

淑問如皋陶在泮獻囚

賦也明明即穆穆之著見

者矯矯強貌馘殺而取其耳也淑善問訊也因所虜獲者王制曰出征執有罪反釋奠于學以訊馘告承上言此允文允武之魯侯克明其德是以教化興而遠人服既作泮宮淮夷攸服不服者馘而殺之使矯矯如虎之臣在泮獻馘已服者囚而訊之使善問如皋陶者在泮獻

東南烝烝皇皇不吳不揚不告于訥在泮獻功

賦也廣推而大也德心善意

狄與逖通東南淮夷在魯東南烝烝眾也皇皇大也吳誼譁揚矜躁誦爭訟也承上言淮夷之所以服者由魯侯素有教化從征之濟濟多士克廣德心桓桓于征至彼東南之遠師雖眾盛而軍行整肅不吳不揚即克敵之後亦無訥訟爭功者惟從容而在泮獻功此則魯侯之

允文其被于士者然也 角弓其觶束矢其搜戎車孔博徒御無斃既克淮夷孔淑不逆式固爾猶淮夷卒獲

賦也觶弓健貌五十矢爲束搜

勁疾也博廣大斃懈逆違命固慎密猶謀獲得也上言文臣之賢此言武臣之順也言魯侯之征淮夷也武臣用命角弓其觶束矢其搜戎車孔博戎具既無不修矣而徒御皆無厭斃之心既克淮夷亦無恃功驕恣者孔淑不逆惟以上之心爲心國事

爲重共慎固其謀猶足以淮夷卒獲
此則魯侯之允武被于武臣者然也
翩彼飛鶚集于泮林食我

桑黽懷我好音憬彼淮夷來獻其琛
元龜象齒大賂南金

泮北也泮林

泮宮有木成林鶚惡聲之鳥黽桑實也鶚食之則變聲惡聲之鳥食桑黽而變聲比不善之人感德化而從善憬悟也琛寶也龜尺二寸爲元龜大猶廣也賂遺也南金荆揚之金言飛鶚集于泮林食黽則變其音今魯侯以文德而兼武功淮夷是以翻然覺悟來獻其琛既有元龜象齒又大賂之以南金蓋歡服之至非重寶不足以將誠也然則魯侯興賢育材之化豈不遠哉

泮水八章章八句

伯禽興賢養老既克淮夷告廟而詩人作此頌之以被於絃歌

附解序曰頌僖公能修泮宮朱子曰飲泮宮而頌禱之詞而非序以僖公克淮夷之事無所考也按本詩詞義僖公誠不足以當之明堂位言頌宮周學也建國者必立學况周公伯禽賢聖而魯之泮宮當時未建乎書費誓載淮夷之事甚詳此詩蓋卽作于此時伯禽以文教化魯本于穆穆明明之敬德

信乎周公之薪傳詩人頌美其泮宮教養之功而卽淮夷一事以明武功悉本于文德故始終以在泮爲言此允文允武所以能昭格烈祖也若僖公雖嘗從齊桓會于鹹會于淮左氏以爲爲淮夷之病杞病鄫然豈足以當此詩哉故從

折衷之說至楊升菴據戴氏謂泮乃魯水名僖公建宮于上因水名宮如楚渚宮晉虬祁特以僖公不足當詩言而爲此言姚際恆遂謂泮宮非學名其言甚辨然使泮宮爲泮水上離宮而詩人於此美魯侯克明德服淮夷不亦支離乎且果若是則諧臣媚子之言而夫子錄之乎泮宮卽頌宮頌泮蓋古通用頌宮有水有林亦未爲不可但不必定云如半壁耳漢儒去古未遠其語豈可盡非執一二字以議之而不顧全詩

僖公承喪亂
之後新廟制
廊上疆此詩
遂修陳之以
用公之明德
宜有興者而
所以可錄者
不過如此存
其詩亦以寄
慨也

語義毋乃鹵莽實甚升菴又云魯僖滅項伐邾取須句訾婁
及夫人姜氏會齊侯淫惡不正夫子存魯頌見當時上下相
蒙好諛悅諂非以為美此言尤非頌主頌揚豈曰非美蓋未
知此詩以上三章皆非僖公詩也至錄閼宮之意詳見後篇
閼宮有恤實實枚枚赫赫姜嫄其德不回上帝是依無災無害
彌月不遲是生后稷降之百福方墨反黍稷重穋稊稷麥菴有
下國俾民稼穡有稷有黍有稂有秬賦也菴有下土閼深續禹之緒
宮廟也閼宮魯廟以其宏深美之曰閼宮也恤清靜也實實鞏
固枚枚藟密也姜嫄后稷之母回邪依眷顧也先種曰種後種
曰穡菴有下國菴有下土盡地利也禹平水土稷繼播種故曰
續禹之緒也言此閼宮有恤其制實實枚枚然所以得有此廟
者非偶然也溯赫赫之姜嫄其德不回上帝是依乃后稷之孫
生后稷教民稼穡續禹之緒為周家世德所由始

實維大王居岐之陽實始翦商至于文武續大王之緒致天之

屈于牧之野無貳無虞上帝臨女敦商之旅克咸厥功王曰叔

父建爾元子俾侯于魯大啓爾宇爲周室輔賦也實始翦商謂大王肇開王業武

王翦商之業實始于此從其後而推論之非大王已有其志也

屈極也言商之天命已極無貳無虞天下歸心無違慮也敦治也旅眾也咸同也言武王治商之眾皆周公同之王成王叔父

周公元子魯公伯禽啓開宇居也承上言自后稷肇祀大王文

武遂代商而治民與之同功者則周公也故乃命魯公俾侯于

東錫之山川土田附庸周公之孫莊公之子龍旂承祀六轡耳

耳春秋匪解享祀不忒皇皇后帝皇祖后稷享以騂犧古音許

是饗是宜音俄降福既多周公皇祖亦其福女賦也附庸小國也

而附于大國者也莊公之子有二閔公短祚此僖公也龍旂交

龍爲旂也四馬故六轡耳耳柔從也春秋錯舉四時也忒差也

后帝上帝言皇皇之后帝而后稷功與之竝謂郊祀稷也騂犧

牲用騂牡也周公稱皇祖始祖也承上言魯公始封山川土田

附庸恩禮已渥數十傳而周公之孫莊公之子猶得龍旂承祀

六轡耳耳春秋匪懈享祀不忒其澤長矣且皇皇之后帝而皇

祖后稷之功與之配每歲郊祀稷神享以騂犧凡所饗皆秋而宜稷降之福既多即周公皇祖亦必喜其象賢而福女也

載當夏而楅衡反白牡騂剛犧尊將將七魚載羹邊豆大房

萬舞洋洋孝孫有慶音俾爾熾而昌俾爾壽而臧保彼東方魯

邦是常不虧不崩不震不騰三壽作朋如岡如陵名賦也嘗秋祭

木于牛角以止觸也秋用而夏楅衡者夙戒也白牡用殷禮也

成王令魯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于太廟四時之祭夏曰禘

今移其時于六月而用殷天子之禮以尊公比于白馬賓王所

用禮文與周天子實異成王之權而不失其正也騂剛則周之

所尚此錯舉其祀禮之盛而言犧尊尊作牛形而鑿其背以受

酒也將將盛也毛魚去其毛而魚之哉切肉羹肉汁也太羹不

和鉶羹則和之也大房俎也其制足間有橫木下有跗如堂後

有房然萬舞名震騰驚動也不虧不崩言其壽不震不騰言其

臧也三壽作朋人與岡陵同壽如友朋也此乃詳言魯之祀事

極陳其儀物之豐而祝其熾昌壽臧常保魯邦壽等岡陵是闕

宮之實公車千乘朱英綠滕二矛重弓肱音公徒三萬貝胄朱綬

事也

烝徒增增戎狄是膺荆舒是懲則莫我敢承俾爾昌而熾俾爾

壽而富黃髮台背壽胥與試俾爾昌而大俾爾耆而艾萬有千

歲眉壽無有害

賦也公車千乘大國之賦也方十里爲成出革車一乘甲士三人左持弓右持矛中人御步卒

七十二人將重車者二十五人千乘之地則三百六十里有奇也制國不過千乘地雖廣大以千乘爲限朱英所以飾矛絲滕所以約弓也二矛夷矛酋矛重弓重于鬯中備折壞也徒步卒也三萬舉成數也車千乘法當用十萬人步卒則七萬二千人然不盡用之故大國三軍而已三軍爲車三百七十五乘三萬七千五百人步卒不過二萬七千人舉其中而以成數言故曰三萬貝冑以貝飾冑綬綬也朱綬所以綴貝增增眾也膺當也彼來而我禦之也懲創也我伐而彼畏之也西戎北狄荆楚之別號舒亦楚地承禦也黃髮台背老人之象壽胥與試言老成皆爲公用耆而艾老如少也眉壽無害久安長治也此又推言其車徒之盛可以懲禦強敵而祝其昌熾壽富老成効用益以昌大久而治安蓋承上孝孫有慶而引申之也按膺戎狄懲荆舒蓋虛爲頌禱之詞非僖公實事

泰山巖巖魯邦所詹奄有龜

蒙遂荒大東至于海邦淮夷來同莫不率從魯侯之功

賦也泰山魯之

望也詹與瞻同龜蒙二山名春秋書齊人來歸鄆鄆謹龜陰田子曰顓臾先王以爲東蒙主且在邦域之中所謂奄有龜蒙也荒

治也大東極東之國海邦近海之邦春秋書公敗邾師于偃敗莒師于鄆邾莒在魯東而近海所謂遂荒大東至于海邦也又書公會諸侯于淮益淮亦與國也所謂保有鳧繹遂荒徐宅至淮夷來同歟此又言其拓土開疆之績

于海邦淮夷蠻貊及彼南夷莫不率從莫敢不諾魯侯是若也

鳧繹二山名魯之南境也鄆縣志鳧山在兗州鄆縣東南二十里繹山一名鄆山在鄆縣南二十二里踰鳧繹則至于徐矣

宅居也謂徐國也春秋書僖公十四年楚伐徐公孫敖救徐則徐服魯久矣諾應若順也南方之夷徐爲大徐服則淮夷南夷莫不應而順之此又承上而極稱天錫公純嘏眉壽保魯居常其定遠之功以結上文兩章之意

與許復周公之宇魯侯燕喜令妻壽母

滿以反

宜大夫庶士邦國

是有以既多受祉黃髮兒齒

賦也常或作嘗魯邑名許許田也魯朝宿之邑齊桓公反諸侯之侵

地常許復歸于魯故詩人頌之曰復周公之宇也令妻聲姜壽母成風也兒齒老人齒落更生壽徵也總承上文而頌之言天錫公以純嘏使其眉壽長保魯國常與許皆魯故地常入于齊許入于鄭至僖公而復得之公是以燕喜無憂又有令善之妻壽考之母以成家慶又能宜于大夫庶士以有附屬之邦國既多受祉矣而黃髮兒齒又明有壽徵是錫純嘏而得眉壽之實

也徂來之松新甫之柏是斷是度是尋是尺松栢有舄路寢孔

碩新廟奕奕奚斯所作孔曼且碩萬民是若賦也徂來新甫二山名徂來在兗州

梁父奉高博城三縣界新甫在汶陽縣八尺曰尋舄大貌路寢正寢也在廟之後所以藏衣冠新廟僖公所修即前所謂闕宮

也奚斯公子魚也曼長碩大也萬民是若順萬民之意也闕公被弑國亂廟圯公能新之民所心悅此乃正言修闕宮之實事

言取材徂來新甫斷度既精松栢是舄即路寢亦孔碩是奕奕之新廟奚斯實監作之孔曼且碩所以順萬民之意也

闕宮九章五章章十七句二章章八句二章章十句

僖公承魯

亂之後新祖廟而詩人美之後遂以為祀事之樂歌至夫子時猶存夫子錄之以其敘魯開國特詳亦有規諷意也

附解僖公非能賢也特因僖公之前子般卒閔公弑慶父內亂

季友出奔魯之宗祀不絕如綫僖公能任季友內定國亂外

交齊桓歷代廟室經亂半皆傾圯僖公新之故詩人喜而頌

之竝推原后稷肇祀文武貽謀及周公始封以見廟祀之重

然後侈其禮儀之隆頌其中興之績而祝以脤壽喜之深不覺其望之切也未仍結到修闕宮以明萬民是若美僖公而推原於后稷文武周公美其功而詳敘淮夷等事蓋冀其克承先烈奮發有爲此爲頌不忘規夫子所以錄之也闕宮祇是深邃之詞非姜嫄廟亦非祿宮魯之廟室耳楊升菴不察乃以爲刺殊謬其魯之郊祀后稷者棄爲稷神祈穀東郊之祀魯以己爲后稷子孫於祈穀郊祀亦用天子盛儀故爲僭非燔柴泰壇之郊也魯之禘禮乃夏禘而用殷天子禮比于二王之後得祭天地三辰亦非大禘先儒每未得其解愚已著于論語或問禘章茲不贅

魯頌四篇二十四章二百四十三句

魯頌四篇說已見上序云季孫行父請命

祀先必先體
先人之德篇
申言思成有
恪見湯孫之
賢是以能
衍烈祖之故
夫子錄之著
太甲之賢是
商所以興也

于周而史克作頌揚子雲則以為奚斯所作皆誤史克朱
子以為無考詩第言奚斯作廟非謂作詩近人辨論尤多
要以夫子刪詩而存魯頌之意斷之則不得橫生議論反
晦其旨文人好為議論往往摘片語單詞別生創解而是
非已謬於聖人
不可不戒也

商頌四之五

契為舜司徒封于商傳十四世而湯有天下
其後三宗迭興至紂無道而滅武王封微子

于宋修其禮樂以奉商後其地在禹貢徐州泗濱西及豫
州盟豬之野其後政衰禮樂日敝七世至戴公時大夫正
考父得商頌十二篇于周大師歸以祀
其先王至孔子編詩而又亡其七焉

猗與那與置我鞀鼓奏鼓簡簡衍我烈祖湯孫奏假綏我思成

鞀鼓淵淵嘒嘒管聲既和且平依我磬聲於赫湯孫穆穆厥聲

庸鼓有數萬舞有奕我有嘉客亦不夷懌自古在昔先民有作

溫恭朝夕執事有恪顧予烝嘗湯孫之將

賦也猗盛那多置陳也鞀鼓非一故言那

也簡簡鼓聲衍樂也烈祖有功之祖謂湯也記曰商人尚聲臭
味未成滌蕩其聲樂三闋然後出迎牲是也湯孫主祀之時王

假與格同奏假奏樂以格神綏安也思成神以思而成鄭康成
曰禮記云齊之日思其居處笑語志意所樂所嗜齊三日乃見
其所爲齊者祭之日入室僂然必有見乎其位周旋出戶肅然
必有聞乎其容聲出戶而聽僂然必有聞乎其歎息之聲此之
謂思成是也淵淵深遠也鞀鼓淵淵始奏也鼓以起樂鞀以兆
鼓也嘒嘒清亮也管堂下之樂與鼓應者旣和且平合眾音而
言之周語曰聲應相保曰和細大不踰曰平是也磬玉磬也依
我磬聲者堂上之樂依磬聲以爲節也赫盛也穆穆靜也穆穆
厥聲所謂奏假無言也庸鏞通所以節鼓也敦閒也所謂閒歌
也奕有次序合樂而萬舞也嘉客來助祭者夷平澤悅亦不夷
懌亦無不夷懌也世曰自古時曰在昔人曰先民言祭祀之事
作于古人也溫恭恭而安執事行禮恪嚴肅顧予冀烈祖之享
之將進也

那一章二十二句

此祀成湯之樂歌蓋作于太甲之時也
商人尙聲故篇中言樂特詳而本之以

思成將之以和與敬
美太甲能承湯烈焉

附解此詩先儒皆以爲祀成湯第玩詩中再言湯孫且頌之曰
於赫則非但美湯矣意必太甲率德改行之後祀于先王祇

見厥祖時伊尹之徒作此樂歌以誌太甲克紹前烈之美而後遂以爲凡祭祀之樂歌其詩意則

折衷深得其旨曰未迎神而奏鼓商制也兆以鞀而繼以管所謂下管鞀鼓也依我磬聲所謂戛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也庸鼓有數所謂笙鏞以閒也嘉客夷懌所謂虞賓在位羣后德讓也帝王一也執事有恪言行禮也禮以將敬樂以導和奏樂之時雖穆穆而莫不夷懌主于和也行禮之時雖溫溫而歸于有恪主于敬也足以見商朝之制矣

凡中興之君
值先緒將墜
之日能崛起
而繼美前人
當治定功成
告于先王臣

嗟嗟烈祖有秩斯祐申錫無疆及爾斯所既載清酤賚我思成亦有和羹既戒既平醴假無言時靡有爭綏我眉壽黃耆無疆約軼錯衡八鸞鶴鶴以假以享我受命溥將自天降康豐年穰

下爲樂章以頌之此詩是也與上章皆言湯孫可以見湯肇造之烈永堪爲子孫法守也

穰來假來饗降福無疆顧子烝嘗湯孫之將賦也秩常申重也爾謂中宗太戊本
烈祖以稱之故曰爾也及爾斯所猶言及爾身言其足以繼成湯之績也酤一宿酒也賚與也思成見上篇和羹錙羹也戒夙戒也平味調勻也饔中庸作奏無言無爭肅敬而齊一也約軻錯衡八鸞見采芑篇鸛鸛聲和也助祭之諸侯所乘以假以享來助祭也溥廣將大饗饗多也湯孫之將祝以常無愧于湯之詞歎息而言烈祖成湯以德遺後其福有常申錫無窮及于爾身克以中興而繼祖烈我今既載清酤而爾必當錫我思成又有和羹夙戒而味平奏假之時肅穆無言神明當必可接且在祭之人亦莫不莊敬齊一無有爭者是爾之神靈甚矣其必綏我眉壽俱黃耇而無疆卽今助祭諸侯約軻錯衡八鸞鸛鸛皆來假享于庭此皆中宗之餘烈也况近今以來我受命溥將自天降康豐年穰穰民和而年豐孰非中宗遺德所致今靈爽猶未遠也其來假來饗降福無疆顧子烝嘗蓋我亦猶是湯孫誠潔而將之無敢慢也其鑒而默相之乎

烈祖一章二十二句

序以爲祀中宗之樂歌是也

附解商有三宗太甲爲太宗太戊爲中宗武丁爲高宗祖有功而宗有德廟皆不毀上章美太甲此詩序以爲祀中宗玩其

告廟必自卑
謙此必臣下
所作故盛稱
高宗之功而
仍斥其名以
對祖考尊祖
頌君兼得其
義也

烈祖秩祐及爾之稱鸞鷁助祭于義良然朱子謂未見其爲
祀中宗而未言湯孫則亦祀成湯之詩然本文詞義不可沒
中興必有樂歌序說固非無稽也至湯孫鄭康成曰中宗子
孫亦是湯遠孫故得言湯孫其說良是

天命玄鳥降而生商宅殷

句

土芒芒

句

古帝命武湯正域彼四

方方命厥后

音

奄有九有

音

商之先后

見

受命不殆在武丁孫

子武丁孫子武王靡不勝龍旂十乘大輅是承邦畿千里維民

所止肇域彼四海四海來假來假祁祁景員維河殷受命咸宜

百祿是何

賦也

玄鳥鳥也契母有娥氏之女感玄鳥降庭而生

也宅居也殷地名契始封此相土乃遷商止盤庚復遷還于殷

故此言宅殷也土芒芒謂契生時洪水未平土尚芒芒下篇詳
之芒芒荒遠意古昔也帝天也帝命即天命武湯以其有武德
號之也正治也域疆理之方命厥后方各爲之立君九有九州

也武丁高宗稱武丁者在廟故稱名也稱孫子者對祖稱孫對
禰則稱子也武王湯也能旂諸侯所建交龍之旂大糴黍稷也
承奉也邦畿王畿也止居肇開假至也祁祁多也景景山員周
圍也何與荷通言商自契受天命至湯而有天下其受命久而
不殆故餘蔭及于武丁孫子武丁孫子于湯所爲之事無不勉
而勝之故克復振王業天下諸侯咸載龍旂奉大糴以邦畿千
里爲止先王正域四海久而幾湮武丁肇域彼四海四海來假
且來假者甚多殷地以景山爲鎮周以大河仗先王之靈得以
奠安宇內故今祀而禱焉庶
殷受命咸宜百祿是何也

玄鳥一章二十三句

此祀高宗之樂歌

附解序曰祀高宗也祀之而稱其名者以其能承湯德與湯竝
言故名之武王卽湯也古禮質廟中尤多不諱或以爲禘祭
或以爲祫祭然篇中詞意專詠高宗契與成湯皆係追溯之
詞未見其爲禘祫詩言成湯受命之由美其正域四方方命
厥后而言前之一統規模如此繼言受命不殆在武丁孫子

接云武丁孫子肇域四海龍旂承禧四海來假云云頌其中
興朝諸侯定四海能承先王之烈詞義甚明結以受命咸宜
冀其百祿則祀禱之詞至玄鳥一事史記據緯書謂簡狄吞
鳥卵而孕固非毛萇以爲郊禘之時適玄鳥以春分而至遂
兆其祥亦非實也高辛時洪荒粒食未興禮制未備安有此
禮吞卵而生玄鳥微禽卽吞之亦不足爲瑞是二說者皆不
可信按玄鳥雖常物而在高辛時巢居穴處宮室之制未興
玄鳥無自巢於人家簡狄誕契時忽有玄鳥降庭或入室而
其鳥又異常後生契爲聖人遂以爲瑞自古聖賢之生多有
奇兆不特電樞星繞之類卽漢高龍種且然安得謂天命玄
鳥商人妄語以誣其祖乎第其詳不可得聞而好奇者附會

世之德
湯
命
得
祭于太祖
所自出之帝
故敍湯事特
多也至功臣
配享祇以阿
衡言之他人
可例為文省
筆之法

執禮者迂談遂生許多異說此事商之子孫傳之夫子刪詩
存之固不得為虛誣者也詳見下篇

濬哲維商長發其祥洪水芒芒禹敷下土方外大國是疆幅隕

既長有域方將帝立子生商

賦也濬淵深哲明智長遠也芒芒無涯之貌敷布方四方也外大國

四夷也幅邊隕當作員圍也有域國名契之母家將大也帝天也立生命之以子生契而曰生商商有天下自契始也言商世有濬哲之君其發祥已久方洪水芒芒民多失所禹治水後乃敷土安民因而疆理天下外大國皆入版圖幅隕始遠始知有域方大天已早降玄王桓撥受小國是達受大國是達率履不越遂視既發相土烈烈海外有截

賦也玄王契也玄深遠王追稱之國語亦以契為玄

王桓勇撥開治達通率循履禮越過發興起也相土契之孫也相土作乘馬遷于商北其地日闢實開興王之基故獨稱之也烈烈光盛貌截齊也言契佐堯為司徒勇于教化撥亂反治小國大國皆明于人倫達于義理契受其成功焉凡事皆為之則使民循禮而不過遂乃省視其民則既感動而興起矣蓋其教化天下之民德厚而功深故其子孫代有興者至相土而功尤

烈烈化行海外截然不侵不叛是開
商基者契而開興王之基者相土也
帝命不違至于湯齊湯降

不遲聖敬曰躋昭假遲遲上帝是祇帝命式于九圍賦也湯齊至湯而尚

德與天齊也降猶生也不遲適當其會躋升也昭假遲遲明德以享天心無欲速聞斷之念祇敬也九圍九州分布若環規然

也承上言自契與相土以來世有明德帝命已不違矣至于湯而商之積德益厚乃與天齊足以湯應運而興不先不後恰當

其時而湯又曰新其德聖敬曰躋無欲速無聞斷昭格上帝遲遲無息惟上帝之是敬是以帝乃眷之遂命為法于九圍也

受小球大球為下國綴旒何天之休不競不綏不剛不柔敷政

優優百祿是遒經賦也球美玉小球大球小國大國所贊之玉為經營之意下國諸侯也綴結之也德足以結諸

侯之心下國如旒而我繫屬之也競急綏緩優優寬裕意遒聚也承上言式九圍之事言湯受小國大國之贊玉為下國所繫

屬如綴旒然既受天之休矣而不失之急不失之緩不過于剛不過于柔事皆得中而寬裕布之是以政治人心百祿皆聚此

言其文
受小共大共為下國駿厯古音莫工反何天之龍敷奏其勇

不震不動不難不竦百祿是總賦也共恭同恭順也師行而小國大國皆恭順之厯齊詩作驍

駿馬之良者下國有勇而我擇其良如役駿驪也龍寵也震驚
不震心無畏不動所謂歸市者不止耕者不變也難報同竦悚
同言小國大國恭順於湯咸効奔走如騏驎驅駑駘也以此荷
天之寵矣而人皆各陳其勇民心不驚民業不擾不難不竦蓋
天與人合而百祿是
總焉此言其武功也武王載旆有虔秉鉞如火烈烈則莫我敢

曷苞有三檠莫遂莫達九有有截韋顧既伐昆吾夏桀賦也武王湯也

以武定天下故名虔敬也敬將天討非好武也曷遏通苞本也
檠旁生萌檠也一本而生三檠喻夏桀韋顧昆吾也遂生達長

也韋彭姓顧與昆吾己姓皆祝融之後承上言湯文德武功裕
于平日故一旦因桀暴亂奮武載旆秉鉞虔虔肅肅將天威其勢

如火烈烈天下畏威懷德已久則莫我敢遏者譬之草木一苞
而生三檠黨惡之人眾盛然以德臨之莫有能遂能達所以然

者尤有服德之化皆早截然整齊故韋顧之逢惡者既伐即繼
伐昆吾與夏桀黃氏佐曰初伐韋次伐顧庶幾夏桀知所改圖

也及終不悛然後興南巢之師以行天討非先
剪黨翼後除本根若後世計取天下之爲是也昔在中葉有震

且業允也天子降子卿士實維阿衡戶郎實左右商王賦也葉世也中

葉指相土之後成湯之前震懼業危有震且業仲虺之誥曰肇
我邦于有夏若苗之有莠若粟之有秕小大戰戰罔不懼于非

幸是也允信天子天之子湯也予與同阿衡伊尹官號降予天以湯爲子降生尹以與之阿倚衡平也伊尹湯所依倚而取平故以爲官名也又言湯未興以前國勢危弱夏桀無道商之不絕如綫有震且業而湯能以德承天信乎可以爲天之子矣天故降予阿衡佐湯之德實左右商王以成大勳是以今禘于太祖而伊尹亦與享之也

長發七章一章八句四章章七句一章九句一章六句

此禘

于宗廟之樂歌

附解序謂此爲大禘之詩義無可疑朱子云大禘不及羣廟之主宜爲禘祭之詩愚謂先儒分禘禘爲二皆由未得禮經之意也今據大傳之文折衷諸書而斷之如左禮大傳曰禮不王不禘王者祭其祖之所自出諸侯及其太祖大夫士有大事省於其君干祫及其高祖天子諸侯皆有祫祭但非王者合祭以享其始祖所自出不得云禘蓋禘者帝也惟天子爲

能享帝故其合羣廟之主于始祖而追思其所自出名曰禘
至諸侯亦得合祭及其太祖但不得祀始祖所自出而名曰
禘不特諸侯也大夫有大事省于其君于禘及其高祖于以
下干上之詞大夫本不當有禘祭而以君命特行之故曰干
禘也諸儒誤解此文故滋聚訟蓋禘禘一事也而禘有二一
大禘一時祭也取其合羣廟之主以祭始祖曰禘取其帝祭
制始帝舜又審禘也曰禘四時之祭春曰禘夏曰禘以長夏
爲帝德甚王之時長養之地故也此詩應言商之先后及其
卿士伊尹蓋追祭始祖所自出而以羣廟之主及功臣配享
之商制也商書曰茲予大享于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正謂
此禮楊氏謂但述立王以下而不及于所自出之帝不得謂

之禘不知五年合羣廟之主於太廟而祭明一本萬支雖遠
皆親之意且竝追王所自出之帝所以推始祖之孝思及於
無窮孝之至也其始祖所自出之帝或可考或不可考皆無
妨要以事親如事天之義言之則聖德之至者通乎於穆天
親一耳德合天地而祖宗父母本一氣者反不能通乎故曰
惟聖人爲能享帝惟孝子爲能享親此詩及前篇言玄鳥生
商及帝立子生商其義甚明而前人爲祭法史記等書所誤
謂簡狄爲帝嚳次妃禘嚳而郊冥此詩言洪水芒芒之時民
生不聊禹治水後始奠民居治疆域不特中國安帖而外大
國亦疆理之乃知有娥氏有女簡狄於洪水未平時已受天
命立之子而生契堯舜禹咸知契賢遂命爲司徒敷教是有

娥本外大國而生契在洪水茫茫之時計禹父子治水十有七年則洪水之患在二十年前後契先洪水而生後洪水而出詩明言外大國之女禹敷土後疆理及之乃知帝立之子生商而乃以簡狄爲嚳如堯帝嚳子也在位數十年而有洪水堯已老舉舜舜乃命益禹契等治水鯀九載禹八年父子相繼治水已十七年計洪水之患在二十年前後詩何以言禹敷土後帝嚳乃立有娥之子爲如使契果爲嚳子帝摯與帝堯共在位一百零九年契爲堯兄弟年已百餘歲矣尙可用乎且此詩何以置嚳不言而反從禹說起止言外大國方將世儒不過以聖王必由貴族故以稷契爲帝嚳子而二人誕降之奇不信經文必從史記等書商周子孫妄造妖言誣

祇首章述湯
伐荆楚定安
王之功而已
伐荆楚亦止是

捷彼殷武奮伐荆楚采入其阻哀荆之旅有截其所湯孫之緒
賦也捷捷伐也彼謂凡不道者非一人故以彼概之殷武殷武
王謂湯也采深哀聚也湯孫高宗自言當年捷彼無道之殷武

其祖考夫子刪訂亦草草不察可通否耶夫帝嚳能序星辰
以著眾生堯能則天以明道治世足矣又奚必履武降鳥乃
生賢子且姜嫄爲元妃稷何以不立而帝嚳嚳死堯立置嫡
子賢聖不立而立摯罍之闇昧已甚凡諸種種不合世人不
詳考之而使經義不明安可弗辨故簡狄之有夫無夫不可
考而玄鳥降祥商子孫傳之夫子信而存之尙何容妄置議
哉且夫盈天地皆人卽皆天之赤子聖人不擇地而生古今
不勝屈指世儒止知中國有聖人不知六合之大九陋之至
矣

其安定可
也
先王鑒佑情
詞曲至而無
一語夸張信
平哲王之軌
也

王因荆楚不靖而奮伐之深入險阻平之安聚荆民之眾維女
截然各安其所此先王之烈而為湯孫者當繼其緒也

荆楚居國南鄉昔有成湯自彼氏羌莫敢不來享莫敢不來王

曰商是常賦也商居河洛之間故荆楚在國南鄉氏羌夷狄國

伐荆楚事曰女者告廟本神以命之也言荆楚居國南鄉本非
闕遠自成湯以來雖氏羌之遠亦莫敢不服皆曰商為常尊理

乃不靖安可不討平之天命多辟設都于禹之績歲事來辟

勿予禍適稼穡匪解言諸侯為禍是罪已也此又申言已平日

之志言上天愛養斯民命此多辟建都邑于禹績之地凡國皆
天所置也何可輕視故予平日但羈縻撫恤之祇求多辟各安

位職勿為禍譴予勤勉農功安養民天命降監下民有嚴不僭

不濫不敢怠遑命于下國封建厥福差濫刑之過也遑暇封建

封侯建國也此章乃祈神鑒佑保天下又安言上天視聽在民
天命降監人君惟視其安民與否為禍福故下民雖卑甚嚴而

可畏我惟顧畏民庶賞不僭而刑不濫不敢怠遑竝以敬
天勸民之意命于下國庶封建諸侯安民而共承福祿

商邑

翼翼四方之極赫赫厥聲濯濯厥靈壽考且寧以保我後生也賦

商邑商都翼翼謹飭意與他處不同極則也赫赫顯盛濯濯光
明謂先王也此乃祈保宗社言商邑翼翼而為四方之極惡德
薄不能為四方則惟冀先王之靈赫赫濯濯聲靈
威耀庶我亦得蒙蔭壽考且寧以保我後生焉陟彼景山松

柏丸丸是斷是遷方斲是虔松栟有栴旅楹有閑寢成孔安也賦

景山名或在商都春秋傳曰湯有景亳之命丸丸圓而直也木
長大故斷而後遷于所用之地方繩墨正之斲斧斤削之也虔
敬其事栟椽栴長也椽以長為貴旅眾楹柱閑勻整而合度也
寢見闕宮安安其神也言陟景山而採松柏斷遷方斲無敢不
虔松栟旅楹材美合度以此成寢而安先王之神冀神安之也
蓋高宗平定荆楚而歸值廟當修葺遂新廟而後告廟此章言
其事

殷武六章三章章六句二章章七句一章五句

高宗時荆楚作亂伐

而平之適值新廟工竣為此
樂歌奏凱報功且以安神也

附解序以為祀高宗諸儒從之遂令詩中詞義影響模糊今正

明之朱子以荆楚爲鬼方謂其地好鬼王伯厚覺其不安謂爲今貴州皆曲說也旣濟未濟二卦言鬼方均因坎卦取象蓋指獫狁之屬北方幽陰故名鬼方何得以此詩爲伐鬼方事乎首句撻彼殷武以撻爲疾古無此說書曰撻以記之若撻于市撻伐原有此訓商稱殷武猶周稱周武也此句誤解下文湯孫之緒不明竝全篇之語皆不明矣高宗爲誓王因荆楚不靖伐而安定之不事威服故首章述成湯當日討平荆楚哀集其民有截其所己今亦然下述荆楚向來臣服率以爲常今忽不靖蓋覬覦殷衰偶爾不逞己今平定之上體天立君之意竝仰承先王服遠之德猶恐己德不修未能安集四方以此告廟祈佑其中竝無一言誇耀武功之詞想見

一片謙謹忠厚仁恕之心高宗之賢卽此詩而可見夫子以此篇殿商頌見成湯之德所畱遺六七王之作固非偶然也若如舊說此詩之味幾如嚼蠟明者何不察之末章因修葺廟室故竝及之非始爲廟也凡古今事以情理揆之得其中正則妄說自除奈鹵莽者多不按切本文詞義而掠影妄談遂使康莊化爲荆棘矣

商頌五篇十六章一百五十五句

毛序謂正考父得之于周太史國語亦云然其

說定矣而史記云正考父作揚子法言亦曰正考父常隕井吉甫公子奚斯常隕正考甫宋咸注之司馬溫公亦信之而吳祕又巧爲之說後漢曹褒傳奚斯頌魯考甫詠殷班固王延壽亦謂魯頌奚斯作謬矣或又謂宋襄作經鍾之樂史記及韓詩謂宋襄公行仁義正考父美之作商頌前人已議其非矣博古圖有宋公成經鍾大晟樂書應天六鍾篆其帶曰莖鍾詔謂獲英莖之器于受命之邦此乃宋大觀中王黼等傳會之言其書亦非以宋成公爲襄公

以之說詩王伯厚已言其陋矣今于正義各著于
篇而餘說亦時附見他說穿鑿支離不必信可也

詩經恆解卷之六終



